

書叢本基學國

記遊客霞徐

著祖宏徐

行發館書印務商

16
2

690
c68.9=8
2

書叢本基學國

記遊客霞徐

著祖宏徐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63 1796 8

楊序一

己丑仲夏。將赴淮浦舟中。無事展閱外舅南開先生所鈔徐霞客遊記。抵寓後。既終卷。念其平生。胼胝胝。厥歷數萬里。衝風雨。觸寒暑者垂三十年。其所自記遊蹟。計日按程。鑿鑿有稽。文詞繁委。要爲道所親歷。不失質實詳密之體。而形容物態。摹繪情景。時復雅麗自賞。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悅。復堪供持贈者也。因手錄而存之。凡兩閱月而畢。曰是殆負適俗不羈之志。狂而不知取裁者與。觀其意趣所寄。往往出入於釋老仙佛。亦性質之近使然。而其爲人之奇。儼豪宕於斯。概見。未可沒也。古之殫心於天文地理之學。以成名者。莫搜閱輿曠。覽幽遐。每出於踪跡瑰異之士。自非有好奇之癖。亦孰肯蹈絕險。赴窮荒。敝精力以爲之哉。若其足以裨助見聞。正於學者。不無補也。今觀國風二雅。所陳禹貢職方所紀。以及地理河渠諸志。皆詳山川風土。以爲農田水利。施政立教。因時制宜之具。其間蟲魚草木之產。兼資多識。聖教不廢。茲非其足相發明證佐者與。切而言之。深山大澤。流峙終古。皆天地法象示人之至教。本生人所應窮歷。特以手足之力有限。百年之期若瞬。勢弗能親至而目見。得斯書也。苟力所可至。境所適逢。固可展卷披對。按所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如涉其境焉。昔夫子亟稱原泉曾氏風。零詠歸。蓋造物與遊。所以涵泳天機。陶寫胸次。案頭置此。如朝夕晤名山水於几席間。詎非仁智養心之善物耶。抑尤有足以警心者。霞客之遊也。升降於危崖絕壑。搜探於蛇龍窟宅。亘古人跡未到之區。不惜捐軀命。多方竭慮以赴之。期於必造其域。必窮其奧。而後止。學者之於道也。若覃思鼓勇。亦如霞客之於山水。則亦

何深之不窮。何遠之不屆。且入焉而安。曾無犯難輕生之虞。味焉而腴。非有飢渴疲憊之困。其爲高深美富。奚啻於洞壑泉石之奇。倍華江河之大哉。有志者可以觀此而興矣。余旣喜其書之不爲無益。且以其足爲入道喻也。爰爲之序。以自勗焉。康熙己丑八月癸卯同邑後學楊名時序。

楊序二

己丑夏秋。旣手錄徐霞客遊記而爲之序矣。重陽抵家。復得友人所藏原本校之。乃知前所鈔本。出於宜興史氏者。字多譌誤。其刪減易置處。輒於實境不符。文意不協。用歎天下之率意改竄文字。而致失作者之本來。如宜興史氏者。爲可鑒也。初余錄是集之意。謂存斯書也。他年力所可至。境所適逢。可展卷披對。按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日涉其趣焉。若如史本。則旣失其真。又安用之。爰亟爲改正。添入再手。謄一過。以復其舊。大抵霞客之記。皆據景直書。不憚委悉煩密。非有意於描摹點綴。託興抒懷。與古人遊記爭文章之工也。然其中所言名山巨浸。宏博富麗者。皆高卑定位。動靜變化之常。下至一澗一阿。禽魚草木。亦賢人君子。偃仰棲遲。審言寫心之境。正昔人所云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雖止詳其形體區域。而天地山川之性情。俟人之神會而意喻者。悉已寓之矣。其得之多寡。知之淺深。存乎人耳。夫造物之奇闕。恆有待而發。亦有待而傳。有是境而人不知。則此境爲虛矣。遊是境而默不言。則此遊爲虛矣。霞客之前境。自在天下也。而無人乎知之。無人乎言之。卽知而言之。亦舉什一於千百而已。設霞客於身到目歷之處。唯自知之。而自樂之。不以紀於書而傳於世人。又烏知其有與無耶。然則斯書之

不可沒。謂天地之迹存焉耳。而况於天地之心。生人之本。古之聖賢。心知之而身備之。而推所得。以公於世者。其遺文之可寶愛。爲何如哉。庚寅二月丙申朔。楊名時序。

潘序

文人達士多喜言遊。遊未易言也。無出塵之胸襟。不能賞會山水。無濟勝之支體。不能搜剔幽秘。無閑曠之歲月。不能稱性逍遙。近遊不廣。淺遊不奇。便遊不暢。羣遊不久。自非置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遊猶弗遊也。余覽往昔諸名人遊記。驗諸目觀身經。知其皆嘗一櫛披一節。略涉門庭。鮮窺闔奧。若余遊屐所至。必窮高極深。如遊林屋。而身至隔凡。遊鴈蕩。而目觀鴈湖。勞山則登華樓之巔。羅浮則宿飛雲之頂。自以爲至矣。及讀徐霞客遊記。而後遜謝弗如也。霞客之遊。在中州者無大過人。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迴屈曲以尋之。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徑。荒榛密箐。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衝湍惡瀨。無不絕也。峯極危者。必躡而躡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憂。行誤不悔。曠則寢樹石之間。飢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亘古以來。一人而已。往年錢牧齋奇霞客之爲人。特爲作傳。略悉其生平。然未見所撰遊記。傳中語頗有失實者。余求得其書。知出玉門關。上崑崙。窮星宿海諸事。皆無之。足跡至鷄足山而止。其出入粵西貴筑滇南諸土司蠻部間。沿溯瀾滄金沙。窮南北盤江之源。實中土人創闢之事。讀其記而後知西南區域之廣。山川多奇。遠過中夏也。記文排日編次。直敘情景。未嘗刻畫爲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山川條理。臚列目前。土俗人情。關梁阨塞。時時著見。向來山經地志之誤。釐正無遺。奇蹤異聞。應接不暇。然未嘗有怪迂侈大。

之語。欺人以所不知。故吾於霞客之遊。不服其闊遠。而服其精詳。於霞客之書。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眞實。牧齋稱爲古今紀遊第一。誠然哉。或言張騫甘英之歷西域。通屬國也。玄奘之遊竺國。求梵典也。都實之至吐蕃西鄙。窮河源也。霞客果何所爲。夫惟無所爲而爲。故志專。志專故行獨。行獨故去來自如。無所不達。意造物者不欲使山川靈異久祕不宣。故生斯人以揭露之。耶。要之宇宙間不可無此畸人。竹素中不可無此異書。惜吾衰老。不復能褰裳奮袂。躡其清塵。遂令斯人獨擅奇千古矣。吳江潘耒序。

徐序

昔劉彥和著文心雕龍五十篇。品藻千古。經緯六合。沈水部一見。卽詫爲異書。卒賴其力。以傳於世。迨傳之久而滅沒滋甚。嘉禾雲間諸刻。無完書。自錢功甫得宋槧本鈔補。而後經學之士始得見全文。以至於今不廢。昌黎韓子有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信乎人之名之傳世而行遠。莫不有爲之先後者。其於書也。亦若是焉已矣。族祖霞客公。生有遊癖。凡履齒所到。樓館山水。積記成帙。積帙成書。昔人所稱爲千古奇書者。此也。惜未脫稿而公卒。賴季君會明。爲之次其簡編。後旋綴乎兵燹。又賴公子介立。訪得義興史氏曹氏錄本。參校而遊記得復成書。於時名人巨公。莫不樂購其遺編。當臥遊勝具。卒皆以謄本傳玩。而就中改換竄易者。更不一人。迄今百有四十餘年。雖得邑中楊凝齋先生手校於前。陳君體靜再訂於後。而傳寫益廣。譌落寔多。兼之俗下書傭。競於此作生活計。而任意刪節。撞湊一如彥和嘗夢索源之文。往往使讀者莫悉漏義。是可痛也。乙未夏。適得楊陳兩先生訂定真本。比對離勸。將手錄一通。思有以信今而傳後。獨念兩先生當日細意搜討。謂可存其真。以永世。乃轉相傳寫。而訛落者。已如彼。刪抹者。又如此。予卽爲之考其缺失。訂其異同。又安保無沿別淮混魯虎者。或從而斷脛添足。無復有作者之真面目存歟。夫是書之名世傳世。均非予小子之所敢知。要使作者之精神不漸滅於煨燼之餘。更不滅沒於妄庸之手。是則後人之責。所萬不獲辭者也。爰急付梓。庶幾後世有功甫其人。或得以此比於華山槧本。則又私心之所冀幸也。夫時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秋九月孩浦族孫鎮謹序。

葉序

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輸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漢司馬子長創爲河渠書。後漢班孟堅始志地理。前宋范蔚宗始志郡國。自有史卽有志。沿及唐宋。而郡縣有志。寰宇有記。凡建置沿革疆域田賦戶口關塞險要名勝古蹟。皆在所詳。至於山川之源委脈絡。未必能知其曲折。辨其經緯。歷歷如指諸掌也。恭讀乾隆四十七年刊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書目史部地理類。開列徐霞客遊記十二卷。分注云。明徐宏祖少好遊。足跡幾遍天下。嘗西行數千里。求河源。是編皆其紀遊之文。舊本殘缺失次。楊名時重爲編訂。以地理區分。定爲此本。是書上邀乙覽。蓋能詳人所略。爲從來史志之所未備。嘉慶十一年冬。鶴谿徐氏以所梓行遊記之板歸余。廷甲生平無他嗜好。見書之有益於學術治道者。每不惜重價得之。遂積至萬有餘卷。丹鉛甲乙。日不暇給。前旣校刻楊氏全書。今復得徐氏遊記板。翻閱之。朽蝨頗多。乃借楊文定公手錄本暨陳君體靜所校本。與徐本悉心攷勘。其文之不同者。以萬計。其字之舛誤者。以千計。其文不同而義可通者。仍其舊。其字之舛誤而文義不可通者。不得不亟爲改正。抑徐刻分十冊。與進呈之楊本卷帙不同。此無從更正者。且楊陳二本。於滇遊日記卷首俱有提綱。楊本每記有總評。陳本每記有旁批。此又無從增補者。惟是霞客有遺詩數十首。石齋黃公歎爲詞意高妙。忍令其祕藏而弗彰乎。又一切名人巨公題贈諸作。俱足以考見霞客之素履。又安可不傳信於來茲乎。十三年春。延梓人於家。訛者削改。朽者重鐫。又增輯補編一卷。附於後。庶幾霞客之精神面目。

更可傳播於宇內也。雖然霞客記遊之書，豈僅此哉。前人謂霞客西出石門關，至崑崙山，窮星宿海，今所刊之本，暨楊陳二鈔本，其遊覽日記，不過至滇南雞足山而止耳。廷甲聞郡城莊氏家藏鈔本，有六十卷，戊辰三月往郡訪之，莊之後人云：先世信有之，今已散失。果爾，今之所刊，不過六分之一耳。然一展卷而浙而閩，而江右自豫而秦，而荆襄又自燕而雁門，而雲中又自楚而粵西，而貴竹而滇南，其所經歷之山川靡不辨其源委脈絡，而一一詳記之。至土風民俗物產，亦隨地附見焉。是豈獨爲山人逸士濟勝之資，凡以民物爲己任，而有政教之責者，周覽是書，於裁成輔相，左右宜民之道，不無少補焉。邑前輩文定楊公，久任滇黔利民之事，次第舉行人第，知其學術之深醇，庸詎知其於遊記一書，手錄二過，於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早已周知也哉。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霞客此書，固千古不易之書也。士人束髮受書，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大，無所不知，然後可以出而履天下之任。若僅以此書當臥遊勝具，豈廷甲補輯是書之志也耶。時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四月同邑後學葉廷甲識於冰心齋。

例言

- 一 記自萬曆癸丑訖崇禎庚辰原編十冊茲因卷帙繁重每冊又各分上下以便檢閱
- 一 癸酉以前公母在堂每歲間出先事各省名山志在有方故也丙子以後公母既歿始爲萬里遐征計由浙至滇遊屐多在西南茲刻統以遊記名之自癸丑至癸酉合爲一冊丙子至己卯分爲九冊每冊首標記年月悉按霞公墓志校正
- 一 凡隨地雜記一切風土人物事蹟諸本另作一行與日記混列茲刻凡記中比類連及者每段俱脫一字聯綴至無可比附如盤江考江源考騰邊說略永昌志等並按省郡次第附各記之後
- 一 是書善本並推楊澹齋陳韻靜茲刻全以二本作指南而又彙集各抄本參考互訂務求愜當若截趾適履以訛定訛則吾豈敢
- 一 凡記中原本脫落字句悉照介翁附註載明間有疑誤或係後人率意填湊無可訂正者謹按字數以方圈代之至諸本異同例應分載各句之下但恐與本文原註及介翁附註混列茲用裁附外編

孩浦徐鎮筠略氏識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六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徐霞客遊記目次

第一册

卷一上

遊天台山日記

遊雁蕩山日記

遊白岳山日記

遊黃山日記

遊武彝山日記

遊廬山日記

遊黃山日記後

遊九鯉湖日記

卷一下

遊嵩山日記

遊太華山日記

遊太和山日記

徐霞客遊記

目次

徐霞客遊記 目次

閩遊日記

閩遊日記後

遊天台山日記後

遊雁蕩山日記後

遊五臺山日記

遊恆山日記

卷二上

浙遊日記

江右遊日記

卷二下

楚遊日記

第一冊

卷三上

粵西遊日記一

卷三下

粵西遊日記二

卷四上

粵西遊日記三

粵西遊日記四

第二册

卷四下

黔遊日記一

黔遊日記二

卷五上

滇遊日記一

滇遊日記二

卷五下

滇遊日記三

第四册

卷六上

滇遊日記四

卷六下

徐霞客遊記 目次

徐霞客遊記 目次

滇遊日記五

卷七上

滇遊日記六

卷七下

滇遊日記七

第五册

卷八上

滇遊日記八

卷八下

滇遊日記九

卷九上

滇遊日記十

第六册

卷九下

滇遊日記十一

卷十上

滇遊日記十二

卷十下

滇遊日記十三

外編

補編

附錄丁文江所撰年譜

徐霞客遊記 目次

徐霞客遊記

卷一上

遊天台山日記浙江台州府

癸丑之三月晦。自寧海出西門。雲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態。三十里。至梁隍山。聞此地於菟夾道。月傷數十人。遂止宿。四月初一日。早雨。行十五里。路有歧。馬首西向台山。天色漸霽。又十里。抵松門嶺。山峻路滑。舍騎步行。自奉化來。雖越嶺數重。皆循山麓。至此迂迴臨陟。俱在山脊。而雨後新霽。泉聲山色。往復劍變翠叢。中山鵲映發。令人攀歷忘苦。又十五里。飯於筋竹菴。山頂隨處種麥。從筋竹嶺南行。則向國清大路。適有國清僧雲峰同飯。言此抵石梁山險路。長行李不便。不若以輕裝往。而重擔向國清相待。余然之。令擔夫隨雲峰往國清。余與蓮舟上人。就石梁道。行五里。過筋竹嶺。嶺旁多短松。老幹屈曲。根葉蒼秀。俱吾閩門盆中物也。又三十餘里。抵彌陀菴。上下高嶺。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焚去。泉轟風動。路絕旅人。菴在萬山峒中。路荒且長。適當其半。可飯可宿。

初二日。飯後雨始止。遂越潦攀嶺。溪石漸幽。二十里。暮抵天封寺。臥念晨上峰頂。以朗霽爲緣。蓋連日晚霽。並無曉晴。及五更夢中聞明星滿天。喜不成寐。

初三日。晨起。果日光靡靡。決策向頂。上數里。至華頂菴。又三里。將近頂。爲太白堂。俱無可觀。開堂左下有黃經洞。乃從小徑二里。俯見一突石。頗覺秀蔚。至則一髮僧結菴於前。恐風自洞來。以石甃塞其門。大爲



歎惋。復上至太白，循路登絕頂，荒草靡靡，山高風冽，草上結霜高寸許，而四山迴映，琪花玉樹，玲瓏彌望。嶺角山花盛開，頂上反不吐色，蓋爲高寒所勒耳。仍下華頂，巷過池邊，小橋越三嶺，溪迴山合，木石森麗，一轉一奇，殊懷所望。二十里，過上方廣，至石梁，禮佛曇花亭，不暇細觀，飛瀑下至下方廣，仰視石梁，飛瀑忽在天際，間斷橋珠簾，尤勝。僧言飯後，行猶及往返，遂由仙筏橋向山後，越一嶺，沿澗八九里，水瀑從石門瀉下，旋轉三曲，上層爲斷橋，兩石斜合，水碎迸石間，匯轉入潭，中層兩石對峙，如門，水爲門束，勢甚怒。下層潭口頗闊，瀉處如闕，水從坳中斜下，三級俱高數丈，各極神奇，但循級而下，宛轉處爲曲，所遮不能一望盡收。又里許，爲珠簾水，水傾下處甚平闊，其勢散緩，滔滔汨汨，余亦足跳草莽中，揉木緣崖，蓮舟不能從，暝色四下，始返，停足仙筏橋，觀石梁臥虹，飛瀑噴雪，幾不欲臥。

初四日，天山一碧如黛，不暇晨檢，卽循仙筏上曇花亭，石梁卽在亭外，梁闊尺餘，長三丈，架兩山坳間，兩飛瀑從亭左來，至橋乃合流下，墜雷轟河隕，百丈不止，余從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盡卽爲大石所隔，不能達前山，乃還過曇花，入上方廣寺，循寺前溪，復至隔山大石上，坐觀石梁，爲下寺僧促飯，乃去。飯後十五里，抵萬年寺，登藏經閣，閣兩重，有南北經兩藏，寺前後多古杉，悉三人圍，鶴巢於上，傳聲嘹唳，亦山中一清響也。是日，余欲向桐柏宮，覓瓊臺雙闕，路多迷津，遂謀向國清，國清去萬年四十里，中過龍王堂，每下一嶺，余謂已在平地，及下數重，勢猶未止，始悟華頂之高，去天非遠。日暮，入國清，與雲峯相見，如遇故知，與商探奇次第，雲峯言名勝無如兩巖，雖遠可以騎行，先兩巖而後步至桃源，抵桐柏，則翠壁赤城，可一覽收矣。

初五日有雨色不顯。取寒明兩巖道。由寺向西門覓騎。騎至雨亦至。五十里至步頭。雨止。騎去。二里入山。峯巒水映。木秀石奇。意甚樂之。一溪從東陽來。勢甚急。大若曹娥。四顧無筏。負奴背而涉。深過於膝。移渡一澗。幾一時。三里至明巖。明巖爲寒山拾得隱身地。兩山迴曲。志所謂八寸關也。入關則四圍峭壁如城。最後洞深數丈。廣容數百人。洞外左有兩巖。皆在半壁。右有石筍突聳。上齊石壁。相去一線。青松紫蕨。蕨蕨於上。恰與左巖相對。可稱奇絕。出八寸關。復上一巖。亦左向。來時仰望如一隙。及登其上。明敞容數百人。巖中一井。曰仙人井。淺而不可竭。巖外一特石高數丈。上歧立如兩人。僧指爲寒山拾得云。入寺飯後。雲陰潰散。新月在天。人在迴崖頂上。對之清光溢壁。

初六日凌晨出寺。六七里至寒巖。石壁直上如劈。仰視空中。洞穴甚多。巖半有一洞。闊八十步。深百餘步。平展明朗。循巖右行。從石隘仰登。巖均有兩石對聳。下分上連。爲鵲橋。亦可與方廣石梁爭奇。但少飛瀑。直下耳。還飯僧舍。覓筏渡一溪。循溪行山下。一帶峭壁巉崖。草木盤垂其上。內多海棠紫荊。映蔭溪色。香風來處。玉蘭芳草。處處不絕。已至一山嘴。石壁直豎。澗底澗深流駛。旁臨無地。壁上鑿孔以行。孔中僅容半趾。偃身而過。神魄爲動。自寒巖十五里至步頭。從小路向桃源。桃源在護國寺旁。寺已廢。土人茫無知者。隨雲峯莽行。曲路中日已墜。竟無宿處。乃復問至坪頭潭。潭去步頭僅二十里。今從小路。反迂迴三十餘里。宿信桃源誤人也。

初七日自坪頭潭行。曲路中三十餘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漸夾。有館曰桃花塢。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飛泉自上來注。爲鳴玉澗。澗隨山轉。人隨澗行。兩旁山皆石骨。攢巒夾翠。涉日成賞。大抵勝在寒明。

兩巖間，澗窮路絕。一瀑從山均瀉下，勢甚縱橫。出飯館中，循塢東南行，越兩嶺，尋所謂瓊臺雙闕，竟無知者。去數里，訪知在山頂，與雲峯循路攀援，始達其巔。下視峭削環轉，一如桃源，而翠壁萬丈過之。峯頭中斷，卽爲雙闕。雙闕所夾而環者，卽爲瓊臺。臺三面絕壁，後轉卽連雙闕。余在對闕，日暮不及復登，然勝已一日盡矣。遂下山，從赤城後還園清，凡三十里。

初八日，離園清，從山後五里，登赤城。赤城山頂圓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巖穴爲僧舍，凌雜盡掩天趣，所謂玉京洞、金錢池、洗腸井，俱無甚奇。

遊雁宕山日記 浙江溫州府

自初九日別台山，初十日抵黃巖。日已西，出南門三十里，宿於八嶽。

十一日，二十里，登盤山嶺，望雁山諸峯，芙蓉插天，片片撲人眉宇。又二十里，飯大荆驛，南涉一溪，見西峯上綴圓石，奴輩指爲兩頭陀，余疑卽老僧巖，但不甚肖。五里，過章家樓，始見老僧真面目，袈衣禿頂，宛然兀立，高可百尺，側又一小盃，偃僂於後，向爲老僧所掩耳。自章樓二里，山半得石梁洞，洞門東向，門口一梁，自頂斜插於地，如飛虹下垂。由梁側隙中層級而上，高敞空豁，坐頃之，下山。由右麓逾謝公嶺，渡一澗，循澗西行，卽靈峯道也。一轉山腋，兩壁峭立，巨天危峯亂疊如削，如攢如駢，如挺如筆，如卓如幘，一澗敬洞，有口如捲幘者，潭有碧如澄澁者，雙鸞五老接翼聯肩，如此里許，抵靈峯寺。循寺側登靈峯洞，峯中空，特立寺後，側有隙可入。由隙歷磴數十級，直至穹頂，則窅然平臺圓敞，中有羅漢諸像，坐玩至暝色，返寺。

十二日。飯後。從靈峯右趾。覓碧霄洞。返舊路。抵謝公嶺。下南過響巖。五里至淨名寺路口。入覓水籬谷。乃兩崖相夾。水從崖頂飄下也。出谷五里。至靈巖寺。絕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闢一寰界。寺居其中。南向。背爲屏霞嶂。障頂齊而色紫。高數百丈。闊亦稱之。障之最南。左爲展旗峯。右爲天柱峯。障之右脇。介於天柱者。先爲龍鼻水。龍鼻之穴。從石罅直上。似靈峯洞。而小穴內石色俱黃紫。獨罅口石紋一縷。青紺潤澤。頗有鱗爪之狀。自頂貫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孔可容指。水自內滴下。注石盆。此障右第一奇也。西南爲獨秀峯。小於天柱。而高銳不相下。獨秀之下。爲卓筆峯。高半獨秀。銳亦如之。兩峯南坳。轟然下瀉者。小龍湫也。隔龍湫與獨秀相對者。玉女峯也。頂有春花。宛然插髻。自此過雙鸞。卽極於天柱。雙鸞止兩峯並起。峯際有僧拜石。架娑伽羅。肖矣。由障之左脇。介於展旗者。先爲安禪谷。谷卽屏霞之下巖。東南爲石屏風。形如屏霞。高闊各得其半。正插屏霞盡處。屏風頂有蟾蜍石。與障側玉龜相向。屏風南去。展旗側褶中。有徑直上磴。級盡處。石闕限之。俯闕而窺。下障無地。上嵌陁峒。外有二圓穴。側有一長穴。光自穴中射入。別有一境。是爲天聰洞。則障左第一奇也。銳峯疊障。左右環向。奇巧百出。眞天下奇觀。而小龍湫下流。經天柱展旗橋。跨其上山門。臨之。橋外含珠巖。在天柱之麓。頂珠峯在展旗之上。此又靈巖之外觀也。

十三日。出山門。循麓而右。一路崖壁參差。流霞映采。高而展者。爲板嶂巖。巖下危立而尖夾者。爲小剪刀峯。更前重巖之上。一峯亭亭。插天爲觀音巖。巖側則馬鞍嶺。橫巨於前。鳥道盤折。逾坳右轉。溪流湯湯。澗底石平如砥。沿澗深入。約去靈巖十餘里。過常雲峯。則大剪刀峯。介立澗旁。剪刀之北。重巖陡起。是名連

雲峯從此環遶，迥合巖窮矣。龍湫之瀑，轟然下搗潭中，巖勢開張，峭削水無所着，騰空飄蕩，頓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傳爲詬詎那觀泉之所。堂後層級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飯菴中，雨廉纖不止。然余已神飛雁湖山頂，遂冒雨至常雲峯。由峯半道松洞外，攀絕磴三里，趨白雲菴。人空菴圯，一道人在草莽中，見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雲靜菴，乃投宿焉。道人清隱臥牀數十年，尙能與客談笑。余見四山雲雨淒淒，不能不爲明晨憂也。

十四日天忽晴朗，乃強清隱，徒爲導，清隱謂湖中草滿，已成蕪田，徒復有他行，但可送至峯頂。余意至頂，湖可坐得，於是人捉一杖，躡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數里始歷高巔，四望白雲迷漫一色，平鋪峯下，諸峯衆衆，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壺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胸壁立，內石笋森森，參差不一，三面翠崖環繞，更勝靈巖，但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湲，莫辨何地。望四面峯巒累累，下伏如邱垤，惟東峯昂然獨上，最東之常雲，猶堪比肩。導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峯，尙須越三尖。余從之，及越一尖，路已絕，再越一尖，而所登頂已在天半，自念志云，宕在山頂，龍湫之水，卽自宕來，今山勢漸下，而上湫之潤，却自東高峯發脈，去此已隔二谷，遂返轍而東，望東峯之高者趨之，連舟疲不能從，由舊路下，余與二奴東越二嶺，人跡絕矣。已而山愈高，脊愈狹，兩邊夾立，如行刀背，又石片稜稜，怒起，每過一脊，卽一峭峯，皆從刀劍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見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旣而高峯盡處，一石如劈，向懼石鋒撩人，至是且無鋒，置足矣。躡躡崖上，不敢復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級，遂脫奴足布四條，懸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從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僅容足，無餘地，望巖下斗深百丈，欲謀復上，而上巖亦嵌

空三丈餘。不能飛陟。持布上試。布爲突石所勒。忽中斷。復續懸之。竭力騰挽。得復登上巖。出險。還雲靜菴。日已漸西。主僕衣履俱敝。尋湖之興衰矣。遂別而下。復至龍湫。則積雨之後。怒濤傾注。變幻極勢。轟雷噴雪。大倍於昨。坐至暝始出。南行四里。宿能仁寺。十五日寺後。覓方竹數握。細如枝。林中新條。大可徑寸。柔不中杖。老柯斬伐殆盡矣。遂從岐度四十九盤。一路遵海而南。踰密鼻嶺。往樂清。

遊白岳日記徽州府

丙辰歲余同潯陽叔翁。於正月二十六日。至徽之休寧。出西門。其溪自祁門縣來。經白岳。循縣而南。至梅口。會郡溪入浙。循溪而上。二十里。至南渡。過橋。依山麓十里。至巖下。已暮。登山五里。借廟中燈。冒雪躡冰。二里。過天門里許。入榔梅菴。路經天門珠簾之勝。俱不暇辨。但聞樹間冰響錚錚。入菴後。大霰作。潯陽與奴子俱後。余獨臥山房。夜聽水聲屋溜。竟不能寐。

二十七日。起視滿山冰花玉樹。迷漫一色。坐樓中。適潯陽并奴至。乃登太素宮。宮北向。元帝像。乃百鳥啣泥所成。色黝黑。像成於宋。殿新於嘉靖三十七年。庭中碑文。世廟御製也。左右爲王靈官趙元帥殿。俱雄麗。背倚玉屏。前臨香爐峯。峯突起數十丈。如覆鐘。未游台宕者。或奇之。出廟左。至捨身崖。轉而上。爲紫玉屏。再西爲紫霄崖。俱危聳傑起。再西爲三姑峯。五老峯。文昌閣。據其前。五老比肩。不甚峭削。頗似筆架。返榔梅。循夜來路。下天梯。則石崖三面爲圍。上覆下嵌。絕似行廊。循崖而行。泉飛落其外。爲珠簾水。嵌之深處。爲羅漢洞。外開內伏。深且十五里。東南通南渡。崖盡處。爲天門。崖石中空。人出入其間。高爽飛突。正如

蘭園門外喬楠中峙。蟠青叢翠。門內石崖一帶。珠簾飛灑。奇爲第一。返宿菴中。訪五井橋崖之勝。羽士汪伯化。約明晨同行。

二十八日。夢中聞人言大雪。促奴起視。彌山漫谷矣。余強臥。已刻。同伯化躡屐。二里。復抵文昌閣。覽地天一色。雖阻游五井。更益奇觀。

二十九日。奴子報雲開。日色浮林端矣。急披衣起。青天一色。半月來所未睹。然寒威殊甚。方促伯化共飯。飯已。大雪復至。飛積盈尺。偶步樓側。則香爐峯正峙。其前樓後出一羽士。曰程振華者。爲余談九井橋巖傳巖諸勝。

三十日。雪甚。兼霧濃。咫尺不辨。伯化攜酒至捨身崖。飲睇元閣。閣在崖側。冰柱垂垂。大者竟丈。峯巒滅影。近若香爐峯。亦不能見。

二月初一日。東方一縷雲開。已而大朗。溽陽以足。裂留菴中。余急同伯化躡西天門而下。十里。過雙溪街。山勢已開。五里。山復漸合。溪環石映。佳趣盡溢。三里。由溪口循小路入。越一山。二里。至石橋巖。橋側外巖高巨。如白岳之紫霄。巖下俱因巖爲殿。山石皆紫。獨有一青石龍。蜿蜒於內。頭垂空尺餘。水下滴曰龍涎泉。頗如雁宕龍鼻水。巖之右。一山橫跨而中空。卽石橋也。飛虹垂竦。下空恰如半月。坐其下。隔山一岫。特起。拱對其上。衆峯環侍。較勝齊雲天門。卽天台石梁。止一石架兩山間。此以一山高架。而中空其半。更靈幻矣。穿橋而入。里許爲內巖。上有飛泉飄灑。中有僧齋頗勝。還飯於外巖。覓導循崖。左下灌莽中。兩山夾澗。路棘雪迷。行甚艱。導者勸余趨傳巖。不必向觀音巖。余恐不能兼葑盤龍井之勝。不許行。二里。得澗一

泓深碧無底亦龍井也。又三里崖絕澗窮懸瀑忽自山坳掛下數丈亦此中奇境轉而上躋行山脊二里則碁盤石高峙山巔形如擊齒大且數圍登之積雪如玉廻望傳巖岬隳雲際由彼抵碁盤亦近悔不從導者石旁有文殊菴竹石清映轉東而南二里越嶺二重山半得觀音巖禪院清整然無奇景尤悔觀面失傳巖也仍越嶺東下深坑石澗四合時有深潭大爲淵小如臼皆云龍井不能別其孰爲五孰爲九凡三里石巖中石脈隱隱導者指其一爲青龍一爲白龍余笑頷之又亂崖間望見一石嵌空有水下注外有橫石跨之頗似天台石梁伯化以天且晚請速循澗覓大龍井忽遇僧自黃山來云出此卽大溪行將何觀遂返里餘從別徑向漆樹園行巉石亂流間返照映深木一往幽麗三里躋其巔余以爲高埒齊雲及望之則文昌閣猶巍然也五老峯正對閣而起五老之東爲獨聳寨循其坳而出曰西天門五老之西爲展旗峯由其下而渡曰芙蓉橋余向出西天門今自芙蓉橋入也余望三姑之旁猶帶日色遂先登則落照正在五老間歸巷已晚餐矣相與追述所歷始知大龍井正在大溪口足趾已及而爲僧所阻亦數也。

遊黃山日記徽州府

初二日自白岳下山十里循麓而西抵南溪橋渡大溪循別溪依山北行十里兩山峭逼如門溪爲之束越而下平曠頗廣二十里爲猪坑由小路登虎嶺路甚峻千里至嶺五里越其麓北望黃山諸峯片片可掇又三里爲古樓均溪甚闊水漲無梁木片瀰布一溪涉之甚難二里宿高橋。

初三日隨樵者行久之越嶺二重下而復上又越一重兩嶺俱峻曰雙嶺共十五里過江邨二十里抵湯

口。香溪溫泉諸水所由出者，折而入山，沿溪漸上，雪且沒趾，五里抵祥符寺，湯泉在隔溪，遂俱解衣赴湯池。池前臨溪，後倚壁，三面石甃，上環石，如橋，湯深三尺，時凝寒未解，而湯氣鬱然，水泡池底汨汨起，氣本香冽，黃貞父謂其不及盤山以湯口焦邨孔道，浴者太雜，選也。浴畢，返寺，僧揮印引登蓮花菴，躡雪循澗，以上澗水三轉，下注而深泓者，曰白龍潭，再上而停涵石間者，曰丹井，井旁有石突起，曰藥鏡，宛轉隨溪，羣峯環聳，木石掩映，如此一里，得一菴，僧印我他出，不能登其堂，堂中香爐及鐘鼓架俱天然古木根所爲，遂返寺宿。

初四日兀坐聽雪溜竟日。

初五日雲氣甚惡，余強臥至午起，揮印言慈光寺頗近，令其徒引過湯池，仰見一崖中懸鳥道，兩旁泉瀉如練，余卽從此攀躋上，泉光雲氣，撩繞衣裾，已轉而右，則茅菴上下，磬韻香烟，穿石而出，卽慈光寺也。寺舊名硤砂菴，比邱爲余言，山頂諸靜室，徑爲雪封者兩月，今早遣人送糧，山半雪沒腰而返，余與大阻，由大路二里下山，遂引被臥。

初六日天色甚朗，覓導者各攜筇上山，過慈光寺，從左上，石峯環夾，其中石級爲積雪所平，一望如玉，踈木茸茸中，仰見羣峯盤結，天都獨巍然上挺，數里，級愈峻，雪愈深，其陰處凍雪成冰，堅滑不容着趾，余獨前，持杖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鑿一孔，以移後趾，從行者俱循此法得度，上至平岡，則蓮花雲門諸峯爭奇競秀，若爲天都擁衛者，由此而入，絕巖危崖，盡皆怪松懸結，高者不盈丈，低僅數寸，平頂短鬣，盤根虬幹，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松石交映，間冉冉僧一羣，從天而下，俱合掌言阻雪。

山中已三月。今以覓糧勉到此。公等何由得上也。且言我等前海諸菴。俱已下山。後海山路尙未通。惟蓮花洞可行耳。已而從天都峯側攀而上。透峯罅而下。東轉卽蓮花洞路也。余急於光明頂石笋缸之勝。遂循蓮花峯而北。上下數次。至天門。兩壁夾立。中闊摩肩。高數十丈。仰面而度。陰森悚骨。其內積雪更深。鑿冰上躋。過此得平頂。卽所謂前海也。由頂更上一峯。至平天缸。缸之兀突獨聳者。爲光明頂。由缸而下。卽所謂後海也。蓋平天缸。陽爲前海。陰爲後海。乃極高處。四面皆峻塢。此獨若平地。前海之前。天都蓮花二峯最峻。其陽屬徽之歙。其陰屬寧之太平。余至平天缸。欲望光明頂。而上路已三十里。腹甚枵。遂入缸後一菴。菴僧俱踞石向陽。主僧曰智空。見客色饑。先以粥餉。且曰。新日太皎。恐非老晴。因指一僧謂余曰。公有餘力。可先登光明頂。而後中食。則今日猶可抵石笋缸。宿是師處矣。余如言登頂。則天都蓮花並肩其前。翠微三海門。環繞於後。下瞰絕壁峭岫。羅列塢中。卽丞相原也。頂前一石伏而復起。勢若中斷。獨懸塢中。上有怪松盤蓋。余側身攀踞其上。而滄陽踞大頂相對。各誇勝絕。下入菴。黃粱已熟。飯後。北向過一嶺。躡躡菁莽中。入一菴。曰獅子林。卽智空所指宿處。主僧霞光。已待我菴前矣。遂指菴北二峯曰。公可先了此勝。從之。俯窺其陰。則亂峯列岫。爭奇並起。循之西。崖忽中斷。架木連之。上有松一株。可攀引而度。所謂接引崖也。度崖。穿石罅而上。亂石危綴。間構木爲室。其中亦可置足。然不如踞石下窺。更雄勝耳。下崖。循而東。里許。爲石笋缸。脊斜。巨兩夾懸塢中。亂峯森羅。其西一面。卽接引崖所窺者。缸側一峯突起。多奇石。怪松登之。俯瞰壑中。正與接引崖對。峯岫岫轉。頓改前觀。下峯。則落照擁樹。謂明晴可下。踴躍歸菴。霞光設茶。引登前樓。西望碧痕一縷。余疑山影。僧謂山影夜望甚近。此當是雲氣。余默然。知爲雨兆也。

初七日，四山霧谷，少頃，菴之東北已開，西南膩甚。若以菴爲界者，卽獅子峯亦在時出時沒間。晨餐後，由接引崖踐雪下塢，半一峯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幹高不及二尺，而斜拖曲結，蟠翠三丈餘，其根穿石上下，幾與峯等，所謂擾龍松是也。攀玩移時，望獅子峯已出，遂杖而西，是峯在菴西南，爲峯山二里，躡其巔，則三面拔立塢中，其下森峯列岫，白石筍接引兩塢，迤邐至此，環結又成一勝，登眺間，沉霧漸爽，急由石筍徑北轉而下。正昨日峯頭所望森陰徑也。翠峯或上或下，或巨或纖，或直或欹，與身穿透而過，俯窺輾顧，步步生奇，但壑深雪厚，一步一悚，行五里，左峯腋一竇透明，曰天窗，又前，峯旁一石突起，作面壁狀，則僧坐石也。下五里，徑稍夷，循澗而行，忽前澗亂石縱橫，路爲之塞，越石久之，一闕新崩，片片欲墮，始得路，仰視峯頂黃痕一方，中間綠字宛然可辨，是謂天牌，亦謂仙人榜。又前，鯉魚石，又前，白龍池，共十五里。一茅出澗邊，爲松谷菴，舊基，再五里，循溪東西行，又過五水，則松谷菴矣。再循溪下，溪邊香氣襲人，則一梅亭亭正發，山寒稽雪，至是始芳，抵青龍潭，一泓深碧，更會兩溪，比白龍潭勢旣雄壯，而大石磊落，奔流亂注，遠近羣峯環拱，亦佳境也。還餐松谷，往宿舊菴，余初至松谷，疑已平地，及是詢之，須下嶺二重，二十里方得平地，至太平縣，共三十五里云。

初八日，擬尋石筍輿境，寬爲天臺，濃霧迷漫，抵獅子林，風愈大，霧亦愈厚，余急欲趨煉丹臺，遂轉西南，三里，爲霧所迷，偶得一菴，入焉，雨大至，遂宿此。

初九日，逾午，少霽，菴僧慈明，甚誇西南一帶峯岫，不減石筍，有禿顛朝天，達摩面壁諸名，余拉尋陽，蹈亂流至壑中，北向卽翠微諸巒，南向卽丹臺諸塢，大抵可與獅峯競駕，未得比肩石筍也。雨踵至，急返菴。

初十日晨雨如注，午少停，策杖二里過飛來峯。此平天缸之西北嶺也。其陽塢中峯壁森峭，正與丹臺環遶二里，抵臺一峯西垂頂頗平伏，三面壁壑合脊，前一小峯起塢中，其外則翠微峯、三海門、蹄股拱峙，登眺久之，東南一里，遶出平天缸下，雨復大至，急下天門，兩崖隘肩，崖額飛泉，俱從人頂潑下，出天門危崖懸疊，路緣崖半，比後海一帶，森峯峭壁，又轉一境，海螺石即在崖旁，宛轉酷肖，來時忽不及察，今行雨中，頗稔其異，詢之始知已趨大悲菴，由其旁復趨一菴，宿悟空上人處。

十一日，上百步雲梯，梯磴插天，足趾及腮，而磴石傾側，矜呀兀兀，欲動，前下時，以雪掩其險，至此骨意俱悚。上雲梯，卽登蓮花峯道，又下轉，由峯側而入，卽文殊院蓮花洞道也。以雨不止，乃下山入湯院，復浴，由湯口出，二十里抵芳邨，十五里抵東潭，溪漲不能渡，而止黃山之流，如松谷焦邨，俱北出太平，卽南流如湯口，亦北轉太平入江，惟湯口西有流，至芳邨而巨，南趨巖鎮，至府西北與續溪會。

遊武彝山日記 福建建寧府崇安縣

二月二十一日，出崇安南門，覓舟西北一溪，自分水關，東北一溪，自溫嶺關，合注於縣南，通郡省而入海，順流三十里，見溪邊一峯橫欹，一峯獨聳，余咤而矚目，則欹者幔亭峯，聳者大王峯也。峯南一溪，東向而入大溪者，卽武彝溪也。冲祐宮傍峯臨溪，余欲先抵九曲，然後順流探歷，遂舍宮不登，逆流而進，流甚駛，舟子旣行溪間，以挽舟，第一曲，右爲幔亭峯，大王峯，左爲獅子峯，觀音巖，而溪右之瀨水者，曰水光石，上題刻殆徧，二曲之右爲鐵板嶂，翰墨巖，左爲兜鑿峯，玉女峯，而板嶂之旁，崖壁峭立，間有三孔，作品字狀，三曲右爲會仙巖，左爲小藏峯，大藏峯，大藏壁立千仞，崖端穴數孔，亂插木板如機杼，一小舟斜架穴口。

木末。號曰架壑舟。四曲。右爲釣魚臺。希真巖。左爲雞棲巖。晏仙巖。雞棲巖半有洞。外隘中宏。橫插木板。宛然嵒。下一潭深碧。爲臥龍潭。其右大隱屏接笋峯。左更衣臺。天柱峯者。五曲也。文公書院。正在大隱屏下。抵六曲。右爲仙掌巖。天游峯。左爲晚對峯。響聲巖。迴望隱屏。天游之間。危梯飛閣。懸其上。不勝神往。而舟亦以湍急不得進。還泊曹家石。登陸。入雲窩。排雲穿石。俱從亂崖中宛轉得路。窺後即接笋峯。峯駢附於大隱屏。其腰橫兩截痕。故曰接笋。循其側石隘。躋磴數層。四山環翠。中留隙地。如掌者。爲茶洞。洞口由西入口。南爲接笋峯。口北爲仙掌巖。仙掌之東。爲天游。天游之南。爲大隱屏。諸峯上皆峭絕。而下復攢湊。外無磴道。獨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明巖。更爲奇矯也。從其中攀躋。登隱屏。至絕壁處。懸大木爲梯。貼壁直豎。雲間梯凡三接。級共八十一。級盡。有鐵索橫繫山腰。下鑿坎受足。攀索轉峯而西。夾壁中有岡介其間。若垂尾。鑿磴以登。卽隱屏頂也。有亭有竹。四面懸崖。憑空下眺。真仙凡。負隔。仍懸梯下。至茶洞。仰視所登之處。巖然在雲漢。隘口北崖。卽仙掌巖。巖壁屹立。雄展中有斑痕。如人掌。長盈丈者數十行。循崖北上。至巔。落照侵松。山光水色。交加入覽。南轉。行夾谷中。谷盡。忽透出峯頭。三面壁立。有亭踞其首。卽天游峯矣。是峯處九曲之中。不隔溪。而九曲之溪。三面環之。東望爲大王峯。而一曲至三曲之溪。環之。南望爲更衣臺。南之近者。則大隱屏諸峯也。四曲至六曲之溪。環之。西望爲三教峯。西之近者。則天壺諸峯也。七曲至九曲之溪。環之。惟北向無溪。而山從水麓。諸山層疊而來。至此中懸。其前之俯而瞰者。卽茶洞也。自茶洞仰眺。但見絕壁干霄。泉從側間瀉下。初不知其上有峯可憩。其不臨溪。而能盡九溪之勝。此峯固應第一也。立臺上。望落日半規。遠近峯巒。青紫萬狀。臺後爲天游觀。亟辭去。抵舟。已入曠矣。

二十二日登涯。辭仙掌而西。余所循者乃溪之右涯。其隔溪則左涯也。第七曲右爲三仰峯天壺峯。左爲城高巖。三仰之下爲小桃源。崩崖堆錯。外成石門。由門僂僂而入。有地一區。四山環遶。中有平畦。曲澗。圍以蒼松翠竹。雞聲人語。俱在翠微中。出門而西。卽爲北廊巖。巖頂卽爲天壺峯。其對岸之城高巖。巖然獨上。四旁峭削如城。巖頂有菴。亦懸梯可登。以隔溪不及也。第八曲右爲鼓樓巖。鼓子巖。左爲大廩石。海蚌石。余過鼓樓巖之西折而北行。塢中攀援上峯。頂兩石兀立如鼓。鼓子巖也。巖高巨亦如城。巖下深坳。一帶如廊。架屋橫欄其內。曰鼓子菴。仰望巖上。亂穴中多木板橫插。轉巖之後。壁間一洞更深。敞曰吳公洞。洞下梯已毀不能登。望三教峯而趨。緣山越磴。深木叢從其上。抵峯有亭。纒其旁。可東眺鼓樓鼓子諸勝。山頭三峯。石骨挺然並盪。從石罅間躡磴而升。傍崖得一亭。穿亭入石門。兩崖夾峙。壁立參天。中通一線。上下尺餘。人行其間。毛骨陰悚。蓋三峯攢立。此其兩峯之罅。其側尙有兩罅。無此整削。已下山。轉至山後。一峯與貓兒石相對峙。巖巨亦如鼓子。爲靈峯之白雲洞。至峯頭。從石罅中累級而上。兩壁夾立。頗似黃山之天門。級窮迤邐至巖下。因巖架屋。亦如鼓子。登樓南望九曲上游。一淵中峙。溪自西來。分而環之。至曲復合爲一。洲外兩山漸開。九曲已盡。是巖在九曲盡處。重巖廻疊。地甚幽爽。巖北盡處。更有一巖尤奇。上下皆絕壁。壁間橫坳。僅一線。須伏身蛇行。盤壁而度。乃可入。余卽從壁坳行。已而坳漸低。壁漸危。則就而僂僂。愈低愈狹。則膝行。蛇伏。至坳轉處。上下僅懸七寸。闕止尺五。坳外壁深萬仞。余匆匆以進。胸背相摩。盤旋久之。得度其險。巖果軒敞。層疊有斧鑿置於中。欲開道而未就也。半晌返前巖。更至後巖。方構新室。亦幽敞可愛。出向九曲溪。則獅子巖在焉。循溪而返。隔溪觀八曲之人面石。七曲之城高巖。種種神飛。

復泊舟。由雲窩入茶洞。穹窿窈窕。再至矣。再不能去。已由雲窩左轉。入伏義洞。洞頗陰森。左出大隱屏之陽。卽紫陽書院。謁先生廟像。順流鼓棹。兩岸蒼翠紛飛。翻恨舟行之速。已過天柱峯更衣臺。泊舟四曲之南涯。自御茶園登岸。欲透出金雞巖之上。迷荆叢棘。不得路。乃從巖後大道東行。冀有旁路。可登大藏小藏諸峯。復不得。透出溪旁。已在玉女峯下。欲從此尋一線天。徬徨無可問。而舟泊金雞洞下。迥不相聞。乃沿溪覓路。迤邐大藏小藏之麓。一帶峭壁高聳。砂磧崩墜。土人多植茶其上。從茗柯中行。下瞰深溪。上仰危崖。所謂仙學堂藏仙窟。俱不暇辨。已至架壑舟。仰見虛舟宛然。較前溪中所見更悉。大藏之西。其路漸窮。向荆棘中捫壁而上。還瞰大藏西巖。亦架一舟。但兩崖對峙。不能至其地也。忽一舟自二曲逆流而至。急下山招之。其人以舟來受。亦游客初至者。約余返更衣臺。同覽一線天。虎嘯巖。諸勝。過余泊舟處。並棹順流而下。欲上幔亭。問大王峯。抵一曲之水光石。約舟待溪口。余復登涯。少入。至止止菴。望菴後有路可上。遂趨之。得一巖。僧誦經其中。乃禪巖也。登峯之路。尙在止止菴西。仍下菴前西轉。登山二里許。抵峯下。從亂箐中。尋登仙石。石旁峯突起。作仰企狀。鶴模石在峯壁罅間。藉翎朱頂。裂紋如綺。旁路窮。有梯懸絕壁間。躡而上。搖搖欲墮。梯窮得一巖。則張仙遺蛻也。巖在峯半。覓徐仙巖。皆石壁。不可通。下梯尋別道。又不可得。躡石則峭壁無階。投莽則深密莫辨。備夫在前。得斷磴。大呼得路。余裂衣不顧。趨就之。復不能前。日已西薄。遂以手懸棘。亂墜而下。得道。已在萬年宮右。趨入宮。宮甚森敞。羽士迎言。大王峯頂久不能到。惟張巖梯在峯頂六梯。及徐巖梯。俱已朽壞。徐仙蛻已移入會真廟矣。出宮右轉。過會真廟前。犬楓扶疎。蔭數畝。圍數十抱。別羽士歸舟。

二十三日登陸。覓換骨巖水簾洞諸勝。命移舟十里。候於赤石街。余乃入會真觀。謁武彞君。及徐仙遺蜕。出廟循幔亭東麓。北行二里。見幔亭峯。後三峯駢立。異而問之。三姑峯也。換骨巖卽在其旁。望之趨登山。里許。飛流汨然下瀉。俯瞰其下。亦有危壁。泉從壁半突出。疎竹掩映。殊有佳致。然業已上登。不及返顧。遂從三姑又上半里。抵換骨巖。巖卽幔亭峯後崖也。巖前有菴。從巖後懸梯兩層。更登一巖。巖不甚深。而環遶山巔。如疊障。土人新以木板循巖爲室。曲直高下。隨巖宛轉。循巖隙攀躋而上。幾至幔亭之頂。以路塞而止。返至三姑峯麓。逸出其後。復從舊路。下至前所瞰突泉處。從此越嶺。卽水簾洞路。從此而下。卽突泉壁也。余前從上瞰。未盡其妙。至是復造其不仰望突泉。又在半壁之上。旁引水爲碓。有梯架之。鑿壁爲溝。以引泉。余循梯攀壁。至突泉下。其坳僅二丈。上下俱危壁。泉從上壁墮坳中。復從坳中溢而下。墮坳之上。下四旁。無處非水。而中有一石。突起可坐。坐久之。下壁循竹間路。越嶺三重。從山腰約行七里。乃下塢穿石門而上。半里。卽水簾洞。危崖千仞。上突下嵌。泉從巖頂墮下。巖旣雄竦。泉亦高散。千條萬縷。懸空傾瀉。亦大觀也。其巖高處上突。故巖下構室數重。而飛泉猶落檻外。先在塗間。路頗奇。道者指余。仍舊路。越山可至。余出石門。愛塢溪之勝。悞走赤石街道。途人指從此度小橋而南。亦可往從之。登山入一隘。兩山夾之內。有巖有室。題額乃杜轉巖。土人訛爲賭閣耳。再入。又得一巖。有曲檻懸樓。望赤石街甚近。遂從舊路三里。渡一溪。又一里。則赤石街大溪也。下舟掛帆。二十里。返崇安。

游廬山日記江西九江府山之陰爲九江府山之陽爲南康府

戊午。余同兄雷門白夫。以八月十八日至九江。易小舟。沿江南入龍開河。二十里。泊李裁縫堰。登陸。五里。

過西林寺。至東林寺。寺當廬山之陰。南面廬山。北倚東林山。山不甚高。爲廬之外廓。中有大溪。自南而西。驛路界其間。爲九江之建昌孔道。寺前臨溪。入門爲虎溪橋。規模甚闊。正殿夷殿。右爲三笑堂。十九日出寺。循山麓西南行。五里。越廣濟橋。始舍官道。沿溪東向行。又二里。溪廻山合。霧色霏霏如雨。一人立溪口。問之。由此東上。爲天池大道。南轉登石門。爲天池寺之側徑。余稔知石門之奇。路險莫能上。遂倩其人爲導。約二兄徑至天池相待。遂南渡小溪。二重。過報國寺。從碧條香藹中。攀陟五里。仰見濃霧中。鑿石屹立。卽石門也。一路由石隙而入。復有二石峯對峙。路宛轉峯罅。下瞰絕澗。諸峯在鐵船峯旁。俱從澗底巖聳直上。離立咫尺。爭雄競秀。而層烟疊翠。澄映四外。其下噴雪奔雷。騰空震盪。耳目爲之狂喜。門內對峯倚壁。都結層樓。樓危闕。徹人鄒昌明畢貫之新建精廬。僧容成焚修。其間從菴後小徑。復出石門。一重。俱從石崖上。上攀下躡。磴窮則挽藤。藤絕置木梯。以上如是。二里。至獅子巖。巖下有靜室。越嶺路頗平。再上里許。得大道。卽自郡城南來者。歷級而登。殿已當前。以霧故不辨。逼之。而朱楹綵棟。則天池寺也。蓋巖而新建者。由右廡側登聚仙亭。亭前一崖突出。下臨無地。曰文殊臺。出寺。由大道左。登披霞亭。亭側岐路。東上山脊行三里。由此再東二里。爲大林寺。由此北折而西。曰白鹿昇仙臺。北折而東。曰佛手巖。昇仙臺三面壁立。四旁多喬松。高帝御製周顛仙廟碑在其頂。石亭覆之。製甚古。佛手巖穹然軒峙。深可五六丈。巖端石岐橫出。故稱佛手。循巖側菴右行。崖石兩層突出。深塢。上平下仄。訪仙臺遺址也。臺後石上書竹林寺三字。竹林爲匡廬幻境。可望不可卽。臺前風雨中。時時聞鐘梵聲。故以此當之。時方雲霧迷漫。卽塢中景。亦如海上三山。何論竹林。還出佛手巖。由大路東抵大林寺。寺四面峯環。前抱一溪。溪上樹大三

人圍。非檜非杉。枝頭着子蠶纈。傳爲寶樹。來自西域。向有二株。爲風雨拔去其一矣。二十日晨霧盡收。出天池。趨文殊臺。四壁萬仞。俯視鐵船峯。正可飛鳥。山北諸山。伏如聚螻。匡湖洋洋。山麓長江帶之。遠及天際。因再爲石門游。三里。度昨所過險處。至則容成方持貝葉出迎。喜甚。導余歷覽諸峯。上至神龍宮。右折而下。入神龍宮。奔澗鳴雷。松竹蔭映。山峽中與寂境也。循舊路。抵天池下。從岐徑東。南行十里。升降於層峯幽澗。無徑不竹。無陰不松。則金竹坪也。諸峯隱謎。幽悟天池。曠則遜之。復南三里。登蓮花峯側。霧復大作。是峯爲天池案山。在金竹坪則左翼也。峯頂叢石嶙峋。霧隙中時作窺人態。以霧不及。登越嶺東向二里。至仰天坪。因謀盡漢陽之勝。漢陽爲廬山最高頂。此坪則爲僧廬之最高者。坪之陰。水俱北流。從九江。其陽。水俱南下。屬南康。余疑坪去漢陽當不遠。僧言中隔桃花峯。尚有十里。遙出寺霧漸解。從山塢西南行。循桃花峯東轉。過晒穀石。越嶺南下。復上。則漢陽峯也。先是遇一僧。謂峯頂無可托宿。宜投慧燈僧舍。因指以路。未至峯頂二里。落照盈山。遂如僧言。東向越嶺。轉而西南。卽漢陽峯之陽也。一徑循山。重嶂幽寂。非復人世。里許。蒼然竹叢中。得一龕。有僧短髮覆額。破衲赤足者。卽慧燈也。方挑水磨。腐竹內僧三四人。衣履揖客。皆慕燈遠來者。復有赤脚短髮僧。從崖間下。問之。乃雲南雞足山僧。燈有徒結茅於內。其僧歷懸崖訪之。方返耳。余卽拉一僧爲導。攀援半里。至其所。石壁峭削。懸梯以度。一茅如慧燈龕。僧本山下山民家。亦以慕燈居此。至是而上。仰漢陽下。俯絕壁。與世愈隔矣。曠色已合。歸宿燈龕。燈煮腐相餉。前指路僧亦至。燈半月一廚。必自己出。必循及其徒。徒亦自至。來僧其一也。二十一日。別燈。從龕後小徑。直躋漢陽峯。攀茅拉棘。二里。至峯頂。南瞰鄱湖。水天浩蕩。東瞻湖口。西盼建

昌諸山歷歷無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峯，錚錚比肩，然昂霄逼漢，此其最矣。下山二里，循舊路，向五老峯。漢陽五老，俱匡廬南面之山，如兩角相向，而犁頭尖界其中。退於後，故兩峯相望甚近，而路必仍至金竹坪，透犁頭尖後，出其左脇，北轉始達五老峯。自漢陽計之，且三十里，余始至嶺角，望峯頂，垣夷莫詳。五老面目，及至峯頂，風高水絕，寂無居者。因遍歷五老峯，始知是山之陰，一岡連屬，陽則山從絕頂平剖，列爲五枝，憑空下墜者，萬仞外無重岡疊嶂之蔽，際目甚寬，然彼此相望，則五峯排列自掩，一覽不能兼收。惟登一峯，則兩旁無底，峯峯各奇，不少讓。真雄曠之極觀也。仍下二里，至嶺角，北行山塢中，里許入方廣寺，爲五老新刹。僧知覺甚稔，三盞之勝，言道路極艱，促余速行。北行一里，路窮渡澗，隨澗東西行，鳴流下注，亂石兩山夾之，叢竹修枝，鬱葱上下。時時仰見飛石，突綴其間，轉入轉佳。既而澗旁路亦窮，從澗中亂石行，圓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三里，得綠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傾瀉於上，流者噴雪，停者毓黛。又里許，爲大綠水潭，水勢至此將墮，大倍之，怒亦益甚。潭前峭壁亂聳，回互逼立下瞰無底，但聞轟雷倒峽之聲，心怖自眩，泉不知從何墜去也。於是澗中路亦窮，乃西向登峯，峯前石臺鶴起，四瞰層壁，陰森偃側，泉爲所蔽，不得見，必至對面峭壁間，方能全收其勝。乃循山岡，從北東轉，二里出對崖下瞰，則一級二級三級之泉，始依次悉見。其塢中一壁，有洞如門者，二僧輒指爲竹林寺門。云頃之，北風自湖口吹上，寒生粟起，急返舊路，至綠水潭，諦觀之，上有洞翕然下墜，僧引入其中，曰：此亦竹林寺三門之一。然洞本石罅夾起，內橫通如十字，南北通明，西入似無底，止出溯溪而行，抵方廣，已昏黑。

二十二日出寺，南渡溪，抵犁頭尖之陽，東轉下山十里，至楞伽院側，遙望山左脇，一瀑從空飛墜，環映青

紫天矯滉漾亦一雄觀。五里過棲賢寺。山勢至此始就平。以急於三峽澗。未之入。里許。至三峽澗。澗石夾立。成峽。怒流衝激而來。爲峽所束。廻奔倒瀉。轟振山谷。橋懸兩崖石上。俯瞰深峽中。迸珠戛玉。過橋從岐路東向。越嶺趨白鹿洞。路皆出五老峯之陽。山田高下。點錯民居。橫歷坡陀。仰望排嶂者三里。直入峯下。爲白鶴觀。又東北行三里。抵白鹿洞。亦五老峯前一山塢也。環山帶溪。喬松錯落。出洞由大道行。爲開先道。蓋廬山形勢。犁頭尖居中而少遜。棲賢寺實中處焉。五老左突。下卽白鹿洞。右峙者則鶴鳴峯也。開先寺當其前。於是西向循山。橫過白鹿棲賢之大道。十五里。經萬松寺。陟一嶺而下。山寺巍然。南向者則開先寺也。從殿後登樓眺瀑。一縷垂垂。尙在五里外。半爲山樹所翳。傾瀉之勢不及楞伽道中所見。惟雙劍嶄嶄衆峯間。有芙蓉插天之態。香爐一峯。直山頭圓阜耳。從樓側西下。壑澗流鏗然瀉出。峽石卽瀑布下流也。瀑布至此反隱不復見。而峽水匯爲龍潭。澄映心目。坐石久之。四山暝色。返宿於殿西之鶴峯堂。

二十三日。由寺後側徑登山。越澗盤嶺。宛轉山半。隔峯復見一瀑。並掛瀑布之東。卽馬尾泉也。五里攀一尖峯。絕頂爲文殊臺。孤峯拔起。四望無倚。頂有文殊塔。對崖削立。萬仞瀑布。轟轟下墜。與臺僅隔一澗。自巔至底。一目殆無不盡。不登此臺。不悉此瀑之勝。下臺。循山岡西北溯溪。卽瀑布上流也。一徑忽入山廻谷抱。則黃巖寺據雙劍峯下。越澗再上。得黃石巖。巖石飛突。平覆如砥。巖側茅閣方丈。幽雅出塵。閣外修竹數竿。拂羣峯而上。與山花藉葉。映配峯際。鄱湖一點。正當窗牖。縱步溪石間。觀斷崖夾壁之勝。仍飯開先。遂別去。

遊黃山日記後

戊午九月初三日。出白岳榔梅菴。至桃源橋。從小橋右下。陡甚。卽舊向黃山路也。七十里。宿江鄉。初四日十五里。至湯口。五里至湯寺。浴於湯池。扶杖望硃砂菴。而登十里。上黃泥岡。向時雲裏諸峯。漸漸透出。亦漸漸落吾杖底。轉入石門。越天都之脇而下。則天都蓮花二頂。俱秀出天半。路旁一岐東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趨直上。幾達天都側。復北上。行石罅中。石峯片片夾起。路宛轉。石間塞者鑿之。陡者級之。斷者架木通之。懸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森楓松相間。五色紛披。燦若圖繡。因念黃山當生平奇覽。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茲遊快且愧矣。時夫僕俱阻險行後。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覺引余獨往。旣登峯頭。一菴翼然。爲文殊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風。兩峯秀色。俱可手擎。四顧奇峯錯列。衆壑縱橫。眞黃山絕勝處。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遊僧澄源至。與甚勇。時已過午。奴輩適至。立菴前。指點兩峯。菴僧謂天都雖近。而無路。蓮花可登。而路遙。祇宜近陟天都。明日登蓮頂。余不從。決意遊天都。挾澄源奴子。仍下峽路。至天都側。從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牽棘。石塊叢起。則歷塊。石崖側削。則援崖。每至手足無可着處。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旣如此。下何以堪。終亦不顧。屢險數次。遂達峯頂。惟一石頂。壁起。猶數十丈。澄源尋視其側。得級。挾予以登。萬峯無不下伏。獨蓮花與抗耳。時濃霧半作半止。每一陣至。則對面不見。眺蓮花諸峯。多在霧中。獨上天都。予至其前。則霧徙於後。予越其右。則霧出於左。其松猶有曲挺縱橫者。柏雖大幹如臂。無不平貼石上。如苔蘚然。山高風鉅。霧氣去來無定。下盼諸峯。時出爲碧嶺。時沒爲銀海。再眺山下。則日光晶晶。別一區宇也。日漸暮。遂前其足。手向後據地。坐而下脫。至險絕處。澄源併肩手相接。度險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復從峽度。棧以上。止文殊院。

初五日平明。從天都峯坳中北下二里。石壁呀然。其下蓮花洞。正與前坑石笋對峙。一塢幽然。別澄源。下山至前歧路側。向蓮花峯而趨。一路沿危壁西行。凡再降升。將下百步雲梯。有路可直躋蓮花峯。既陟而磴絕。疑而復下。隔峯一僧高呼曰。此正蓮花道也。乃從石坡側度石隙。徑小而峻。峯頂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從其中。躡級直上。級窮洞轉。屈曲奇詭。如下上樓閣。中忘其峻。出天表也。一里得茅廬。倚石罅中。方徘徊欲升。則前呼道之僧至矣。僧號凌虛。結茅於此者。遂與把臂陟頂。頂上一石懸隔二丈。僧取梯以度。其巔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蓋是峯居黃山之中。獨出諸峯上。四面巖壁環聳。遇朝陽霽色。鮮映層發。令人狂叫欲舞。久之返茅菴。凌虛出粥相餉。啜一盃。乃下至歧路側。過大悲頂上天門。三里至煉丹臺。循臺嘴而下。觀玉屏風。三海門諸峯。悉從深塢中壁立起。其丹臺一岡中垂。頗無奇峻。惟瞰翠微之背。塢中峯巒錯雜。上下周映。非此不盡瞻眺之奇耳。還過平天缸。下後海。入智空菴。別焉。三里下獅子林。趨石笋缸。至向年所登尖峯上。倚松而坐。瞰塢中。葦石翹攢。藻績滿眼。始覺巨廬石門。或具一體。或缺一面。不若此之闊博富麗也。久之。上接引崖。下眺塢中。陰陰覺有異。復至岡上。尖峯側。踐流石。援棘草。隨坑而下。愈下愈深。諸峯自相掩蔽。不能一目盡也。日暮返獅子林。

初六日。別霞光。從山坑向丞相原。下七里。至白沙嶺。霞光復至。因余欲觀牌樓石。恐白沙菴無指者。追來爲導。遂同上嶺。指嶺右。隔坡有石叢立。下分上並。即牌樓石也。余欲逾坑溯澗。直造其下。僧謂棘迷路絕。必不能行。若從坑直下。丞相原不必復上。此嶺若欲從仙燈而往。不若即由此嶺東向。余從之。循嶺脊行。嶺橫巨。天都蓮花之北。狹甚。旁不容足。南北皆崇峯夾映。嶺盡北下。仰瞻右峯。羅漢石。圓頭禿頂。儼然二

僧也。下至坑中，逾澗以上，共四里。登仙燈洞，洞南向，正對天都之陰。僧架閣連板於外，而內猶穹然。天趣未盡刊也。復南下三里，過丞相原，山間一夾地耳。其菴頗整，四顧無奇，竟不入。復南向，循山腰行五里，漸下。澗中泉聲沸然，從石間九級下瀉，每級一下，有潭淵碧，所謂九龍潭也。黃山無懸流飛瀑，惟此耳。又下五里，過苦竹灘，轉循太平縣路，向東北行。

遊九鯉湖日記福建興化府仙遊縣

浙閩之遊舊矣。余志在蜀之峨眉、粵之桂林，及太華、恆岳諸山。若羅浮、衡岳，次也。至越之五泄、閩之九漈，又次也。然蜀、廣、關中，母老道遠，未能卒遊。衡湘可以假道，不必專遊。計其近者，莫若由江郎、三石抵九漈，遂以庚申午節後一日，期芳者叔父啓行。正楓亭荔枝新熟時也。

二十三日，始過江山之青湖山，漸合。東支多危峯峭嶂，西伏不起，懸望東支盡處，其南一峯特聳，摩雲插天，勢欲騰問之，卽江郎山也。望而趨二十里，過石門街，漸趨漸近，忽裂而爲二轉，而爲三，已復半岐。其首根直，削下迫之，則又上銳下斂，若斷而復連者，移步換形，與雲同幻矣。夫雁宕靈峯、黃山石笋，森立峭拔，已爲瑰觀。然俱在深谷中，諸峯互相掩映，反失其奇。卽縉雲鼎湖，穹然獨起，勢更偉峻，但步虛山卽峙於旁，各不相降，遠望若與爲一，不若此峯特出衆山之上，自爲變幻，而各盡其奇也。

六月初七日，抵興化府。

初八日，出莆郡西門西北行五里，登嶺四十里，至莒溪。降陟不啻數嶺矣。莒溪卽九漈下流，過莒溪公館二里，由石上步過溪，又二里，一側徑西向山峴，北復有一磴，可轉上山。時山深日醴，路絕人行，迷不知所

往。余意鯉湖之水，歷九漈而下，上躋必有奇境。遂趨石磴道，芳叔與奴輩憚高陟，皆以爲誤。頃之，境漸塞，彼益以爲誤，而余行益勵，旣而愈高，杳無所極。烈日薰蒸，余亦自苦倦矣。數里，躋嶺頭，以爲絕頂也。轉而西山之上，高峯復有倍此者，循山屈曲行三里，平曠蕩蕩，正似武陵誤入，不復知在萬峯頂上也。中道有亭，西來爲仙遊道，東卽余所行南過通仙橋，越小嶺而下，爲公館，爲鐘鼓樓之蓬萊石，則雷轟漈在焉。澗出蓬萊石旁，其底石平如礪，水漫流石面，勻如鋪穀，少下而平者多窪，其間圓穴爲窻，爲臼，爲椀，爲井，皆以丹名。九仙之遺也。平流至此，忽下墮湖中，如萬馬初發，誠有雷轟之勢。則第一漈之奇也。九仙祠卽峙其西，前臨鯉湖，湖不甚浩蕩，而澄碧一泓，於萬山之上，圍青漾翠，造物之醞靈亦異矣。祠右有石鼓，元珠古梅洞，諸勝。梅洞在祠側，駕大石而成者，有罅成門，透而上，舊有九仙閣，祠前舊有水晶宮，今俱圯。當祠而隔湖下墜，則二漈至九漈之水也。余循湖右行，已至第三漈，急與芳叔返曰：「今夕當淡神休力，靜晤九仙，勞心目以奇勝，且俟明日也。」返祠，往蓬萊石，跣足步澗中，石瀨平曠，清流輕淺，十洲三島，竟褻衣而涉也。晚坐祠前，新月正懸峯頂，俯挹平湖，神情俱朗，靜中颯颯，時觸雷漈聲，是夜祈夢祠中。

初九日，辭九仙，下窮九漈，九漈去鯉湖且數里，三漈而下，久已道絕，數月前，莆田祭酒堯俞，令陸善開復鳥道，直通九漈，出莒溪，悔昨不由側徑溯漈而上，乃紆從大道，坐失此奇。遂東裝改途，竟出九漈，瀑布爲第二漈，在湖之南，正與九仙祠相對，湖窮而水由此飛墮，深峽石如劈，兩崖壁立萬仞，水初出湖爲石所扼，勢不得出，怒從空墜，飛噴衝激，水石各極雄觀，再下爲第三漈，之珠簾泉，景與瀑布同，右崖有亭曰觀瀾，一石曰天然坐，亦有亭覆之。從此上下嶺澗，盤折峽中，峽壁上覆下寬，珠簾之水，從正面墜下，玉筍

之水從旁竄沸溢。兩泉並懸。峽壁下削。鐵障四圍。上與天並。玉龍雙舞。下極潭際。潭水深泓激碧。雖小於鯉湖。而峻壁環鎖。瀑流交映。集奇撮勝。惟此爲最。所謂第四瀑也。初至澗底。芳叔急於出峽。坐視峽口。不復入。余獨緣澗石而進。踞潭邊石上。仰視雙瀑。從空夭矯。崖石上覆如甕口。旭日正在崖端。與頽波突浪。掩暈流輝。俯仰應接。不能舍去。循澗復下。忽兩峽削起。一水斜迴。澗右之路已窮。左望有木板飛架危磴。斷磴間。亂流而渡。可以攀躋。遂涉澗從左。則五瀑之石門矣。兩崖至是。壁湊僅容一線。欲合不合。欲開不開。下湧奔泉。上礙雲影。人緣陟其間。如獼猿然。陰風吹之。凜凜欲墮。蓋自四瀑來。山深路絕。幽峭已極。惟聞泉聲鳥語耳。出五瀑。山勢漸開。澗右危嶂屏列。左則飛鳳峯。迴翔對之。亂流遶其下。或爲澄潭。或爲倒峽。若六瀑之五星。七瀑之飛鳳。八瀑之棋盤石。九瀑之將軍巖。皆次第得名矣。然一帶雲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豈必刻迹而求乎。蓋水乘峽展。既得自恣。其旁崩崖頽石。斜插爲巖。橫架爲室。層疊成樓。屈曲成洞。懸則瀑。環則流。瀦則泉。皆可坐可臥。可倚可濯。蔭竹木而弄雲烟。數里之間。目不能移。足不能前者。竟日。每歷一處。見有別穴。必穿巖通隙而入。曲達旁疏。不可一境窮也。若水之或懸或滯。可翼飛。疊注。卽匡廬三疊。雁宕龍湫。各以一長擅勝。未若此山微體皆具也。出九瀑。沿澗依山轉。東向五里。始有耕雲樵石之家。然見人至。未有不驚訝者。又五里。至莒溪之石。步出向道。

初十日。過赫嶺驛。至榆溪。開橫路驛。西十里。有石所山。巖石最勝。亦爲九仙祈夢所。聞有春遊石所。秋遊鯉湖語。雖未合其時。然不可失之交臂也。乘輿遂行。以橫路去。此尙十五里。乃宿榆溪。

十一日。至波黎鋪。卽從小路爲石所遊。西向山五里。越一小嶺。又五里。渡溪。卽石所南麓。循麓西轉。仰見

峯頂叢崖如攢如劈西北行久之有樓傍山西向乃登山道也石磴頗峻途短衣屨級而上磴路曲折木石陰翳虬枝老藤盤結危石敬崖之上啼猿上下應答不絕忽有亭突踞危石拔迥凌虛無與爲對亭當山之半再折石級巍然直上級窮則飛巖蒼覆垂半空再上兩折入石洞側門出卽九仙閣軒敞雅潔左爲僧廬俱倚山凌空可徙倚憑眺閣後五六峭峯離立高皆數十丈每峯各去二三尺峯罅石壁如削成路屈曲罅中可透漏各峯之頂松偃藤延縱目成勝僧供茗芳逸山所產也側徑下至垂巖路左更有一徑余曰此必有異從之果一石洞嵌空立穿洞而下卽至半山亭下山出橫路而返是遊也爲日六十有三歷省二經縣十九府十一遊名山者三

卷一下

遊嵩山日記河南河南府登封縣

余髫年蓄五岳志而元岳出五岳上慕尤切久擬歷襄鄖捫太華由劍閣連雲棧爲峨眉先導而母老志移不得不先事太和猶屬有方之遊第沿江沂流曠日持久不若陸行舟返爲時較速乃陸行汝鄧間路與陝汴略相當可以兼盡嵩華朝宗太岳遂以癸亥仲春朔決策從嵩岳道始凡十九日抵河南鄭州之黃宗店由店右登石坡看聖僧池清泉一涵停碧山半山下深澗交盪無滴水下坡行澗底隨香爐山曲折南行山形三尖攢立如覆鼎衆山環之秀色娟娟媚人澗底亂石一壑作紫玉色兩崖石壁宛轉色較纈潤想清流注注時噴珠洩黛當更何如也十里登石佛嶺又五里入密縣界望嵩山尙在六十里外

從岐路東南二十五里。過密縣。抵天仙院。院祀天仙。黃帝之三女也。白松在祠後中庭。柏傳三女蛻骨其下。松大四人抱。一本三幹。鼎聳霄漢。膚如凝脂。潔逾傅粉。蟠枝虬曲。綠鬣舞風。昂然玉立。半空。洵奇觀也。周以石欄。一軒臨北。軒中題詠絕盛。徘徊久之。下觀滴水。澗至此忽下。跌一崖。上覆水滴。歷其下。還密。仍抵西門。三十五里。入登封界。曰歌店。南向爲石淙道。遂稅駕焉。

二十日從小徑南行二十五里。皆土岡亂壘。久之得一溪。渡溪。南行岡脊中。下瞰則石淙在望矣。余入自大梁。平衍廣漠。古稱陸海。地以得泉爲難。泉以得石尤難。近嵩。始睹蜿蜒衆峰。於是北流有景須諸溪。南流有潁水。然皆盤伏土磧中。獨登封東南三十里爲石淙。乃嵩山東谷之流。將下入於潁。一路陂陀屈曲。水皆行地中。至此忽逢怒石。石立崇岡山峽間。有當關扼險之勢。水沁入脅下。從此水石融和。綺變萬端。透水之兩崖。則爲鵠立。爲雁行。踞中央者。則爲飲咒。爲臥虎。低則嶼。高則臺。愈高則石之去水也愈遠。乃又空其中而爲窟。爲洞。揆崖之隔以尋尺計。竟水之過以數丈計。水行其中。石峙於上。爲態爲色。爲膚爲骨。備極妍麗。不意黃茅白葦中。頓令人一洗塵目也。登隴西行十里。爲告成鎮。古告成縣地。測景臺在其北。西北行二十五里。爲岳廟。入東華門。時日已下春。余心豔盧巖。卽從廟東北循山行。越陂陀數重。十里轉而入山。得盧巖寺。寺外數武。卽有流鏐然。下墜石峽中。兩旁峽色。氤氳成霞。溯流造寺後。峽底躡崖。環如半規。上覆下削。飛泉墮空而下。舞綉曳綠。霏散滿一谷。可當武彝之水簾。蓋此中以得水爲奇。而水復得石。石復能助水。不尼水。又能令水飛行。則比武彝爲尤勝也。徘徊其下。僧梵音以茶點餉。急返岳廟。已昏黑。

二十一日晨謁岳帝出殿東向太室絕頂按嵩當天地之中祀秩爲五岳首故稱嵩高與少室並峙下多洞窟故又名太室兩室相望如雙肩然少室嶙峋而太室雄厲稱尊儼若負屨自翠微以上連崖橫亘列者如屏展者如旗故更覺巖巖崇封始自上古漢武以嵩呼之異特加祀邑宋時逼近京畿典禮大備至今絕頂猶傳鐵梁橋避暑之名當盛之時固可想見矣太室東南一支曰黃蓋峰峰下卽岳廟規制宏壯庭中碑石森立皆宋遼以來者登岳正道乃在萬歲峰下當太室正南余昨趨盧巖時先過東峯道中見峯巒秀出中裂如門或指爲金峯玉女溝從此亦有路登頂乃覓樵預期爲導今途從此上近秀出處路漸折避之險絕不能徑越也北就土山一縷僅容攀躋約二十里遂越東峯已轉出裂門之上西度狹脊望絕頂行是日濃雲如潑墨余不爲止至是嵐氣愈沉稍開則下瞰絕壁重崖如列綃削玉合則如行大海中五里抵天門上下皆石崖重疊路多積雪導者指峻絕處爲大鐵梁橋折而西又三里遠峯南下得登高巖凡巖幽者多不暢暢者又少迴蕩映帶之致此巖上倚層崖下臨絕壑洞門重巒擁護左右環倚臺嶂初入有洞呀然洞壁斜透穿行數武崖忽中斷五尺莫可着趾導者故老樵猿捷如猿猴側身躍過對崖取木二枝橫架爲閣道旣度則巖穹然上覆中有乳泉丹竈石榻諸勝從巖側躋而上更得一臺三面懸絕壑中導者曰下可瞰登封遠及箕穎時濃霧四塞都無所見出巖轉北二里得白鶴觀址址在山坪去險就夷孤松挺立有曠致又北上三里始躋絕頂有真武廟三楹側一井甚瑩曰御井宋眞宗避暑所澹也飯真武廟中問下山道導者曰正道從萬歲峯抵麓二十里若從西溝懸溜而下可省其半然路極險峻余色喜謂嵩無奇以無險耳亟從之遂策杖前始猶依巖凌石披叢條以降旣而從兩石峽溜

中直下，仰望夾崖逼天。先是峯頂霧滴如雨，至此漸開，景亦漸奇。然皆垂瀉脫磴，無論不能行，且不能止。愈下，崖勢愈壯，一峽窮，復轉一峽。吾目不使旁瞬，吾足不容求息也。如是十里，始出峽抵平地，得正道。過無極洞，西越嶺趨草莽中五里，得法皇寺。寺有金蓮花爲特產，他處所無。山雨忽來，遂借榻僧寮。其東石峯夾峙，每月初生，正從峽中出，所稱嵩門待月也。計余所下之峽，卽在其上，今坐對之，祇覺雲氣出沒安知身自此中來也。

二十二日出山東行五里，抵嵩陽宮廢址。惟三將軍柏鬱然如山，漢所封也。大者圍七人，中者五，小者三。柏之北，有室三楹，洞二程。先生柏之西，有舊殿石柱一，大半沒於土，上多宋人題名，可辨者爲范陽祖無擇、上谷寇武仲及蘇才翁數人而已。柏之西南，雄碑傑然，四面刻蛟螭甚精，右則爲唐碑，裴迥撰文，徐浩八分書也。又東二里，過崇禰宮故址，又名萬壽宮，爲宋宰相提點處。又東爲啓母石，大如數間，屋側有一平石如砥，又東八里，還飯岳廟，看宋元碑。西八里，入登封縣，西五里，從小徑西北行，又五里，入會善寺。茶榜在其西小軒內，元刻也。後有一石碑仆牆下，爲唐貞元戒壇記。汝州刺史陸長源撰文，河南陸郢書。又西爲戒壇廢址，石上刻鏤極精工，俱斷委草礫。西南行五里，出大路，又十里，至郭店，折而西南，爲少林道。五里，入寺，宿瑞光上人房。

二十三日，雲氣俱盡，入正殿，禮佛畢，登南寨。南寨者，少室絕頂，高與太室等，而峯巒峭拔，負九鼎蓮花之名，俯環其後者，爲九乳峯，蜿蜒東接太室。其陰則少林寺在焉。寺甚整麗，庭中新舊碑，森列成行，俱完善。夾壩二松，高偉而整，如有尺度。少室橫峙於前，仰不能見，頂遊者如面牆而立，輒謂少室以遠勝，余昨暮

入寺。卽問少室道。俱謂雪深道絕。必無往。凡登山以晴朗爲佳。余登太室。雲氣瀰漫。或以爲仙靈見拒。不知此山魁梧。正須止露半面。若少室工於掩映。雖微雲。豈宜點滓。今則霽甚。適逢其會。烏可阻也。乃從寺南渡澗登山。六七里。得二祖菴。山至此忽截。然土盡而石。石崖下墜成壑。壑半有泉。突石飛下。亦以珠簾名之。余策杖獨前。愈下愈不得路。久之乃達。其巖雄拓。不如蘆巖。而深峭過之。巖下深潭泓碧。儼雪四積。再上。至煉丹臺。三面孤懸。斜倚翠壁。有亭曰小有天。探幽之屐。從未有抵此者。過此皆從石脊仰攀直躋。兩旁危崖萬仞。石脊懸其間。殆無寸土。手與足代匱。而後得升。凡七里。始躋大峯。峯勢寬衍。向之危石。又截然忽盡。爲土。從草棘中莽莽南上。約五里。遂凌南寨頂。屏翳之土。始盡。南寨實少室北頂。自少林言之。爲南寨云。蓋其頂中裂。橫界南北。北頂若展屏。南頂列戟峙。其前相去僅尋丈。中爲深崖。直下如剖。兩崖夾中。壑底特起一峯。高出諸峯上。所謂摘星臺也。爲少室中央。絕頂與北崖離倚。彼此斬絕不可度。俯矚其下。一絲相屬。余解衣從之。登其上。則南頂之九峯。森立於前。北頂之半壁。橫障於後。東西皆深坑。俯不見底。罡風乍至。幾假翰飛去。從南寨東北轉。下土山。忽見虎跡。大如升。草莽中行五六里。得茅菴。磬石炊所。攜米爲粥。噉三四碗。飢渴霍然去。倩菴僧爲引龍潭道。下一峯。峯脊漸窄。土石間出棘蔓。翳之。懸枝以行。忽石削萬丈。勢不可度。轉而上躋。望峯勢蜿蜒處趨下。而石削復如前。往復不啻數里。乃迂過一澗。又五里而道出。則龍潭溝也。仰望前途。迷路處。危崖歛石。俱在萬仞峭壁上。流泉噴薄。其中崖石之陰。森蘄截者。俱散成霞綺。峽夾澗轉。兩崖靜室。如蜂房壘。凡五里。一龍潭沉涵凝碧。深不可規。以丈。又經二龍潭。遂出峽。宿少林寺。

二十四日從寺西北行過甘露臺又過初祖菴北四里上五乳峰探初祖洞洞深二丈闊殺之達磨九年面壁處也洞門下臨寺面對少室地無泉故無棲者下至初祖菴菴中供達磨影石石高不及三尺白質黑章儼然西僧立像中殿六祖手植柏大已三人圍碑言自廣東置鉢中攜至者夾攝二松亞少林少林松柏俱修偉不似岳廟偃仆盤曲此松亦然下至甘露臺土阜矗起上有藏經殿下臺歷殿三重碑碣散布目不暇接後爲千佛殿雄麗罕匹出飯瑞光上人舍策騎趨登封道過轅轅嶺宿大屯二十五日西南行五十里山岡忽斷即伊闕也伊水南來經其下深可浮數十舟伊闕連岡東西橫巨水上編木橋之渡而西崖更危聳一山皆劈爲崖滿崖鑄佛其上大洞數十高皆數十丈大洞外峭崖直入山頂頂俱刊小洞洞俱刊佛其內雖尺寸之膚無不滿者望之不可數計洞左泉自山流下匯爲方池餘瀉入伊川山高不及百丈而清流淙淙不絕爲此地所難伊闕摩肩接轂爲楚豫大道西北歷關陝余由此取西岳道去

遊太華山日記陝西西安府華陰縣

二月晦入潼關三十五里乃稅駕西岳廟黃河從朔漠南下至潼關折而東關正當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連華岳惟此一線爲東西大道以百雉鎖之舍此而北必渡黃河南必趨武關而華岳以南峭壁層崖無可度者未入關百里外卽見太華帆出雲表及入關反爲岡隴所蔽行二十里忽仰見芙蓉片片已直造其下不特三峯秀絕而東西擁攢諸峯俱片削層懸惟北面時有土岡至此盡脫山骨競發爲極勝處三月初一日入謁西岳神登萬壽閣向岳南趨十五里入雲臺觀覓導於十方菴由峪口入兩崖壁立一

溪中出。玉泉院當其左。循溪隨峪行。十里爲莎羅宮。路始峻。又十里爲青柯坪。路少坦。五里過寥陽橋。路遂絕。攀鎖上千尺。幢再上百尺。峽從崖左轉。上老君犁溝。過獼猴嶺。去青柯五里。有峯北懸深崖中。三面絕壁。則白雲峯也。捨之南。上蒼龍嶺。過日月巖。去犁溝又五里。始上三峯足。望東峰側而上。謁玉女祠。入迎陽洞。道士李姓者留余宿。乃以餘晷上東峯昏返洞。

初二日。從南峯北麓上峯頂。懸南崖而下。觀避靜處。復上。直躋峯絕頂。上有小孔。道士指爲仰天池。旁有黑龍潭。從西下。復上西峯。峯上石甃起。有石片覆其上。如荷葉。旁有玉井。甚深。以閣掩其上。不知何故。還飯於迎陽。上東峯懸南崖而下一小臺。峙絕壑中。是爲棋盤臺。旣上。別道士從舊徑下。觀白雲峯聖母殿。在焉。下至莎羅坪。暮色逼人。急出谷。黑行三里。宿十方菴。出青柯坪。左上有杯渡菴。毛女洞。出莎羅坪。右上有上方峯。皆華之支峯也。路俱峭削。以日暮不及登。

初三日。行十五里。入岳廟西五里。出華陰西門。從小徑西南二十里。入泓峪。卽華山之西第三峪也。兩崖參天而起。夾立甚隘。水奔流其間。循澗南行。倏而東折。倏而西轉。蓋山壁片削。俱犬牙錯入。行從牙罅中。宛轉如江行。調綸然二十里。宿於木柅。自岳廟來四十五里矣。

初四日。行十里。山峪旣窮。遂上泓嶺。十里躡其巔。北望太華。兀立天表。東瞻一峯。嵯峨特異。土人云。饗華山。始悟西南三十里有少華。卽此山矣。南下十里。有溪從東南注西北。是爲華陽川。溯川東行。十里南登秦嶺。爲華陰洛南界。上下共五里。又十里。爲黃螺鋪。循溪東南下三十里。抵楊氏城。

初五日。行二十里。出石門。山始開。又七里。折而東南。入隔凡峪。西南二十里。卽洛南縣峪。東南三里。越嶺。

行峪中十里出山。則洛水自西而東。卽河南所渡之上流也。渡洛復上嶺。曰田家原。五里。下峪中。有水自南來入洛。溯之入十五里。爲景邨。山復開。始見稻畦。過此仍溯流入南峪。南行五里。至草樹溝。山空日暮。借宿山家。自岳廟至木杯。俱西南行。過華陽州。則東南矣。華陽而南。溪漸大山漸開。然對面之峯崢嶸也。下秦嶺。至楊氏城。兩崖忽開。忽合。一時互見。又不比木杯峪中兩崖壁立。有迴曲無開合也。

初六日。越嶺兩重。凡二十五里。飯塢底岔。其西行道。卽向洛南者。又東南十里。入商州界。去洛南七十餘里矣。又二十五里。上倉龍嶺。蜿蜒行嶺上。兩溪屈曲夾之。五里。下嶺。兩溪適合。隨溪行。老君峪中十里。暮雨忽至。投宿於峪口。

初七日。行五里出峪。大溪自西注於東。循之行十里。龍駒寨。寨東去武關九十里。西向商州。卽陝省間道。馬驛商貨不讓潼關道中。溪下板船。可勝五石舟。水自商州西至此。經武關之南。歷胡邨。至小江口入漢者也。遂趨覺舟甫定。雨大注。終日不休。舟不行。

初八日。舟子以販鹽故。久乃行。雨後怒溪如奔馬。兩山夾之。曲折縈迴。轟雷入地之險。與建溪無異。已而雨復至。午抵影石灘。雨大作。遂泊於小影石灘。

初九日。行四十里。過龍關五十里。北一溪來注。則武關之流也。其地北去武關四十里。蓋商州南境矣。時浮雲已盡。麗日乘空。山嵐重疊。競秀怒流。送舟兩岸。濃桃豔李。泛光舞出。坐船頭不覺欲仙也。又八十里。日纔下午。榜人以所帶鹽化遷柴竹。屢止不進。夜宿於山涯之下。初十日。五十里。下蓮灘。大浪撲入舟中。傾囊倒篋。無不沾濡。二十里。過百姓灘。有峰突立溪右。崖爲水所

摧炭岷欲墮。出蜀西樓山峽少開。已入南陽浙川境。爲秦豫界。三十里。過胡郟。四十里。抵石廟灣。登涯投店。東南去均州上太和蓋一百三十里云。

遊太和山日記湖廣襄陽府均州

十一日。登仙猿嶺。十里餘。有枯溪小橋。爲郟縣境。乃河南湖廣界。東五里。有池一泓。曰青泉。上源不見。所自來。而下流淙淙。地又屬浙川。蓋二縣界址相錯。依山巒曲折。路經其間。故也。五里。越一小嶺。仍爲郟縣境。嶺下有玉皇觀龍潭寺。一溪滔滔。自西南走東北。蓋自郟中來者。渡溪。南上九里岡。經其脊而下。爲蟠桃嶺。溯溪行塢中。十里。爲葛九溝。又十里。登土地嶺。嶺南則均州境。自此連逾山嶺。桃李繽紛。山花夾道。幽豔異常。山塢之中。居廬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鱗次。不似山陝間矣。但途中蹊徑狹。行人稀。且聞虎暴。日方下春。竟止塢中曹家店。

十二日。行五里。上火龍嶺。下嶺。隨流出峽。四十里。下行頭岡。十五里。抵紅粉渡。漢水汪洋。西來。涯下蒼壁懸空。清流遶面。循漢東行。抵均州。靜樂宮。當州之中。踞城之半。規製宏整。停行李於南城外。定計明晨登山。

十三日。騎而南趨。石道平敞。三十里。越一石梁。有溪自西東注。卽太和下流入漢者。越橋爲迎恩宮。西向。前有碑大書第一山三字。乃米襄陽筆。書法飛動。當亦第一。又十里。過草店。襄陽來道亦至此。合路漸西。向過眞宮。越兩隘。下入塢中。從此西行數里。爲趨玉虛道。南躋上嶺。則走紫霄間道也。登嶺。自草店至此。共十里。爲回龍觀。望岳頂青紫插天。然相去尙五十里。滿山喬木。夾道。密布上下。如行綠幕中。從此沿

山行下而復上。共二十里。過太子坡。又下入塢中。有石梁跨溪。是爲九渡澗。下流上爲平臺十八盤。卽走紫霄登太和大道。左入溪卽湖九渡澗。向瓊臺觀及八仙羅公院諸路也。峻登十里。則紫霄宮在焉。紫霄前臨禹跡池。背倚展旗峯。層臺傑殿。高敞特異。入殿瞻謁。由殿右上躋。直造展旗峰之西。峯畔有太子洞。七星巖。俱不暇問。共五里。過南巖之南天門。舍之西。度嶺謁榔仙祠。祠與南巖對峙。前有榔樹特大。無寸膚。赤幹聳立。纖芽未發。榜多榔梅樹。亦高聳。花色深淺如桃杏。蒂垂絲作海棠狀。梅與榔本山中兩種。相傳元帝插梅寄榔。成此異種云。共五里。過虎頭巖。又三里。抵斜橋。突峯懸崖。屢屢而是。徑多循峯隙。上五里。至三天門。過朝天宮。皆石級曲折上躋。兩傍以鐵柱懸索。由三天門而二天門。一天門。率取徑峯峭間。懸級直上。路雖陡峻。而石級旣整。欄索鈎連。不似華山懸空飛度也。太和宮在三天門內。日將晡。竭力造金頂。所謂天柱峯也。山頂衆峰皆如覆鐘。時鼎離離。攢立。天柱中懸。獨出衆峯之表。四旁巖絕。峯頂平處。縱橫止及尋丈。金殿峙其上。中奉元帝及四將。爐案俱具。悉以金爲之。督以一千戶。一提點。需索香金。不啻禦奪。余入叩匆匆。而門已闔。遂下宿太和宮。

十四日。更衣上金頂。瞻叩畢。天宇澄朗。下瞰諸峯。近者鵠峙。遠者羅列。誠天真與區也。遂從三天門之右小徑下。峽中此徑無級無索。亂峯離立。路穿其間。迥覺幽勝。三里餘。抵蠟燭峯。右泉涓涓溢出路旁。下爲蠟燭澗。循澗右行三里餘。峯隨山轉。下見平邱。中開爲上瓊臺觀。其旁榔梅數株。大皆合抱。花色浮空。映山絢爛。巖隙地旣幽絕。景復殊異。余求榔梅實。觀中道士。嚳不敢答。旣而曰。此係禁物。前有人攜出三四枚。道流株連破家者數人。余不信。求之益力。出數枚畀余。皆已黝爛。且訂無令人知。及趨中瓊臺。余復求。

之主觀仍辭謝弗有。因念由下瓊臺而出，可往玉虛巖，便失南巖紫霄，與其得一失二，不若仍由舊徑上。至路旁泉盜處，左越蠟燭峯，去南巖應較近。忽後有追呼者，則中瓊臺小黃冠，以師命促余返觀。主握手曰：公渴求珍植，幸得兩枚，少慰公懷。但一洩於人，罪立至矣。出而視之，形伴金橘，漉以峯液，金相玉質，非凡品也。珍謝別去。復上三里餘，直造蠟燭峯，峭中峯參差，廉利人影中，度兀兀欲動。既度，循崖宛轉，連越數重峯頭土石，往往隨地異色。既而聞梵頌聲，則仰見峯頂遙遙上懸，已出朝天宮右矣。仍上八里，造南巖之南天門，趨謁正殿，右轉入殿後，崇崖嵌空如懸廊，複道蜿蜒山半，下臨無際，是名南巖，亦名紫霄巖。爲三十六巖之最。天柱峯正當其面，自巖還至殿，左歷級塢中，數抱松杉，連陰挺秀，層臺孤懸，高峯四眺，是名飛昇臺。暮返宮，賄其小徒，復得榔梅六枚，明日再索之，不可得矣。

十五日，從南天門宮左，趨雷公洞。洞在懸崖間，余欲返紫霄，由太子巖，歷不二菴，抵五龍，輿者謂迂曲不便，不若由南巖下竹筴橋，可覽滴水巖，仙侶巖諸勝。乃從北天門下一徑，陰森滴水，水仙侶二巖，俱在路左。飛崖上突，泉滴灑於中，可容室，皆洞真武。至竹筴橋，始有流泉聲，然不隨澗行，乃依山越嶺，一路多突石危巖，間錯於亂蕒叢翠中。時時放榔梅花，映耀遠近。過白雲仙龜諸巖，共二十餘里，循級直下澗底，則青羊橋也。澗卽竹筴橋下流，兩崖蒼蔥蔽日，清流延迴，橋跨其上，不知流之所去。仰視碧落，宛若甕日，度橋直上攢天嶺，五里抵五龍宮，規制與紫霄南巖相伯仲。殿後登山里許，轉入塢中，得自然菴，已還至殿右，折下塢中，二里得凌虛巖，巖倚重巒，臨絕壑，面對桃源洞諸山，嘉木尤深密，紫翠之色，互映如圖畫。爲希夷習靜處，前有傳經臺，孤瞰壑中，可與飛昇作匹。遠過殿左，登榔梅臺，卽下山至草店，華山四面皆

石壁。故峯麓無喬枝異幹。直至峯頂。則松柏多合。三人圍者。松悉五鬣。實大如蓮。間有未墜者。採食之。鮮香殊絕。太和則四山環抱。百里內密樹森羅。蔽日參天。至近山數十里內。則異杉老柏。合三人抱者。連絡山塢。蓋國禁也。嵩少之間。平麓上至絕頂。樵伐無遺。獨三將軍樹。巍然傑出耳。山谷川原。候同氣異。余出嵩少。始見麥畦青。至陝州。杏花始花。柳色依依。向人入潼關。則驛路既平。垂楊夾道。梨李參差矣。及轉入泓峪。而層冰積雪。猶滿澗谷。眞春風所不度也。過塢底岔。復見杏花。出龍駒寨。桃雨柳煙。所在都有。忽憶日已清明。不勝景物悱惻。遂自草店越二十四日。浴佛後一日抵家。以太和榔梅爲老母壽。

閩遊日記前

崇禎改元。戊辰之仲春。發興爲閩廣遊。二十日始成行。三月十一日。抵江山之青湖。爲入閩登陸道。十五里。出石門街。與江郎爲面。如故人再晤。十五里。至峽口。已暮。又行十五里。宿於山坑。十二日。二十里。登仙霞嶺。三十五里。登丹楓嶺。嶺南卽福建界。又七里。西有路越嶺而來。乃江西永豐道。去永豐尙八十里。循溪折而東。八里。至梨嶺麓。四里。登其巔。前六里。宿於九牧。十三日。三十五里。過嶺。飯於仙陽。仙陽嶺不甚高。而山鵲麗日。頗可愛。飯後得輿。三十里。抵浦城。日未晡也。時道路俱傳泉與海盜爲梗。宜由延平上永安。余亦久蓄玉華之興。遂覓延平舟。十四日。舟發四十里。至觀前。舟子省家早泊。余遂過浮橋。循溪左。登金斗山。石磴修整。喬松豔草。幽襲人裾。過三亭。入元帝宮。由殿後登嶺。兀兀中懸。四山環拱。重流帶之。風煙欲瞑。步步惜別。十五日。辨色卽行。懸流鼓楫。一百二十里。泊水碓。風雨徹旦。溪喧如雷。

十六日。六十里至雙溪口。與崇安水合。又五十五里。抵建寧郡。雨不止。
十七日。水漲數丈。同舟俱閣不行。上午得三板舟附之行。四十里。太平驛。四十里。大橫驛。遽如飛馬。三十里。黯淡灘。水勢奔湧。余昔遊鯉湖過此。但見穹石崿峙。舟穿其間。初不謂險。今則白波山立。石悉沒形。險倍昔時。十里至延平。

十八日。余以輕裝出西門。爲玉華洞遊。南渡溪。令奴攜行囊。由沙縣上水。至永安相待。余陸行四十里。渡沙溪。而西將樂之水。從西來。沙縣之水。從南來。至此合流。亦如延平之合建溪也。南折入山六十里。宿三連鋪。乃甌寧南平順昌三縣之界。

十九日。五里。越白沙嶺。是爲順昌境。又二十五里。抵縣。縣臨水際。邵武之水。從西來。通光澤歸化之水。從南來。俱會城之東南隅。隔水望城。如溪堤帶流也。循水南行三十里。至杜源。忽雪片如掌。十五里。至將樂境。乃楊龜山故里也。又十五里。爲高灘鋪。陰霾盡舒。碧空如濯。旭日耀芒。羣峯積雪。有如環玉。閭中以雪爲奇。得之春末。爲尤奇。邨氓市媪。俱曝日提爐。而余赤足飛騰。良大快也。二十五里。宿於山澗渡之邨家。二十日。渡山澗。溯次溪。南行兩山成門。曰苦峽。溪崖不受趾。循山腰行十里。出莒峽鋪。山始開。又十里。入將樂。出南關。渡溪而南。東折入山。登滕嶺。南三里。爲玉華洞道。先是過滕嶺。卽望東南兩峯聳立。翠壁嶙峋。迥與諸峯分形異色。抵其麓。一尾橫曳。迴護洞門。門在山岫間。不甚軒豁。而森碧上交。清流出其下。不覺神湛骨寒。山半有明臺菴。洞後門所經。余時未飯。復出道左。登嶺。石磴縈松。透石三里。青芙蓉頓開。菴當其中。飯於菴。仍下至洞前門。覓善導者。乃碎斫松節。置竹篋中。導者肩負之手。提鐵絡。置松燃火。燼輒

益之初入歷級而下者數尺。卽流所從出也。溯流屈曲。度木板者數四。倏隘倏穹。倏上倏下。石色或白或黃。石骨或懸或豎。惟荔枝柱。風淚燭。幔天帳。達摩渡江。仙人田。葡萄傘。仙鐘仙鼓。最肖沿流既窮。懸級而上。是稱九重樓。遙望空濼。忽隱色欲來。所謂五更天也。至此最奇。恰與張公洞由暗而明者一致。蓋洞門斜啓。元朗映徹。猶未睹天碧也。從側嶺仰矚。得洞門一隙。直受圓明。其洞口由高而墜。弘含奇瑰。亦與張公洞第張公森懸詭麗者。俱羅於受明之處。此洞眩巧爭奇。遍布幽奧。而關戶更拓。兩洞同異。正在伯仲間也。拾級上達洞頂。則穹崖削天。左右若青玉頰。膚實出張公所未備。下山卽爲田塍。四山環鎖。水出無路。汨然中墜。蓋卽洞間之流。此所從入也。復登山半。過明臺菴。菴僧曰。是山石骨稜厲。透露處。層層有削。玉裁雲態。苦爲草樹所翳。故遊者知洞而不知峯。遂導余上拾鳥道。下披蒙茸。得星窟焉。三面削壁。懸下墜數丈。窟旁有野橘三株。垂實壘壘。從山腰右轉一二里。忽兩山交脊處。棘翳四塞。中有石磴齒齒。繫迴於懸崖。夾石間。仰望峯頂。一筍森森。獨秀。遂由洞後穹崖之上。再歷石門。下浴菴中宿焉。

二十一日。仍至將樂南門。取永安道。

二十四日。始至永安。舟奴猶未至。

二十五日。坐待奴於永安旅舍。乃市順昌酒。浮白樓下。忽呼聲不絕。則延平奴也。遂定明日早行計。

二十六日。循城溯溪。東南二十里。轉而南。二十五里。發大泄嶺。岩隄行雲霧中。如是十五里。得平坂。曰林田。時方下午。雨大竟止。林田有兩溪。自南來。東潭亦如血。西則一川含綠。至此合流。

二十七日。溯赤溪行。久之。捨赤溪。溯澄溪。共二十里。渡坑源。上下橋。登馬山嶺。轉上轉高。霧亦轉重。正如

昨登大泄嶺時也。五里透其巔，爲甯洋界。下五里，飯於嶺南。時旭日將中，萬峯若引鏡照面，回望上嶺，已不可睹。而下方衆岫駢列，無不獻形履下。蓋馬山絕頂，峯巒自相蔽蔽，至此始廓然爲南標。詢之士人，甯洋未設縣時，此猶屬永安。今則嶺北水俱北者屬延平，嶺南水俱南者屬漳州。隨山奠川，固當如此建置也。其地南去甯洋三十里，西爲本郡之龍巖，東爲延平之大田。云下山十里，始從坑行，渡溪橋而南，大溪遂東去。逾嶺復隨西來，小溪南行二十里，抵甯洋東郭，遶城北而西，則前之大溪經城南來，恰與小溪會，始勝舟。

二十八日，將南下，傳盜警，舟不發者兩日。

四月初一日，平明，舟始前。溪從山峽中懸流南下，十餘里，一峯突而西，橫絕溪間，水避而西，復從東折，勢如建瓴，曰石嘴灘。亂石叢立，中開一門，僅容舟。舟從門墜，高下丈餘，餘勢屈曲，復高下數丈，較之黯淡諸灘，大小雖殊，懸險更倍之也。衆舟至此，俱鱗次以下，每一舟，舟中人登岸，共以纜前後倒曳之。須時乃放過此山峽危逼，複障插天，曲折破壁而下，真如劈翠穿雲也。三十里，過館頭，爲漳平界。一峯又東突，流復環東西折，曰溜水灘。峯連障合，飛濤一縷，直舟從雲漢，身挾龍湫矣。已而山勢少開，二十餘里，爲石壁灘。其石自南而突，與流相扼，流不爲却，搗擊之勢，險與石嘴溜水而三也。下此有溪自東北來合，再下夾溪，復自東北來合，溪流遂大，勢亦平。又東二十里，則漳平縣也。甯洋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浦城至閩安入海，八百餘里，甯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餘里，程愈迫，則流愈急。况梨嶺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嶺之高，伯仲也。其高既均，而入海則減，雷轟入地之險，宜咏於此。

初二日下華封舟行數里山勢復合重灘疊溜若建溪之太平踏澹者不勝數也六十里抵華封北溪至此皆從石脊懸瀉舟楫不能過遂捨舟逾嶺凡水惟濫觴之始不能浮槎若既通而下流反阻者止黃河之三門集津舟不能上下然漢唐挽漕纜跡猶存未若華封自古及今竟無問津之時擬沿流窮其險處而居人惟知逾嶺無能爲導

初三日登嶺十里至嶺巔則溪水復自西來下循山麓俯瞰祇一衣帶水耳又五里則隕然直下又二里抵溪舟行八十里至西溪西南陸行三十里卽漳郡順流東南二十里爲江東渡乃與泉東來驛道也又順流六十里則出海澄入海焉

初四日輿行二十里入漳之北門訪叔司理則署印南靖去郡三十里遂雨中出南門下夜船往南靖初五日曉達南靖以溯流迂曲也溪自南平來至南靖六十里勢與西溪同其浩蕩經漳郡南門亦至海澄入海不知漳之得名兩溪誰執牛耳也

閩遊日記後

庚午春漳州司理叔促赴署余擬是年暫止遊屐而漳南之使絡繹於道叔祖念我翁高年冒暑坐促於家遂以七月十七日啓行二十一日至武林二十四日渡錢塘波平不殺如履平地二十八日至龍遊覓得青湖舟去獨尙二十里泊於樟樹潭

三十日過江山抵青湖乃舍舟登陸循溪覓勝得石崖於北渚崖臨迴瀾澄潭漱其址際綴茂樹石色青碧森森有芙蓉出水態借結縵依之頗覺幽勝余踞石上有劉對予者一見如故因爲余言江山北二

十里。有左坑巖石奇詭。探幽之屐。不可不一過。余欣然。返寓已下午。不成行。

八月初一日冒雨行三十里。一路望江郎片石咫尺不可見。先擬登其下。比至路口。不果。越山坑嶺。宿於寶安橋。

初二日登仙霞。越小竿嶺。近霧已收。惟遠峯漫不可見。又十里。飯於二十八都。其地東南有浮蓋山。跨浙閩江西三省。獨處信甯四府之境。危峙仙霞壑嶺間。爲諸峯冠。楓嶺西垂。畢嶺東陲。梨嶺則其南案也。怪石擎雲。飛霞削翠。余每南過小竿。北逾梨嶺。遙瞻丰采。輒爲神往。旣飯。輿不能退。徧詢登山道。一牧人言。由丹楓嶺而上。爲大道。而遠由二十八都溪橋之左。越嶺經白花巖。上道小而近。余聞白花巖益喜。卽迂道且趨之。况其近也。遂越橋南行數十步。卽由左小路登嶺。三里下嶺。折而南。渡一溪。又三里。轉入南塢。卽浮蓋山北麓。邨也。分溪錯嶺。竹木清幽。里號金竹。云度木橋。由業紙者籬門入。取小級而登。初皆田畦高壘。漸漸直躋危崖。又五里。大石磊落。棋置星羅。松竹與石爭隙。已入勝地。竹深石轉。中峙一菴。卽白花巖也。僧指其後山絕頂。巒石甚奇。菴之右岡環轉。而左爲裏山菴。由裏山越高岡兩重。轉下山之陽。則大寺也。右有梨尖頂。左有石龍洞。前瞰梨嶺。可俯而挾矣。余乃從其右二里。憩裏山菴。裏山至大寺約七里。路小而峻。先躋一岡。約二里。岡勢北垂。越其東塢。下水皆東流。卽浦城界。又南上一里。越一岡。循其左而上。是謂獅峯。霧重路塞。捨之。逾岡西下。復轉南上。二里。又越一岡。其左亦可上獅峯。右卽可登龍洞頂。乃南向直下。約二里。抵大寺。石痕竹影。白花巖正得其具體。而峯巒環列。此眞獨勝。雨阻寺中者兩日。初四日冒雨爲龍洞遊。同導僧砍木通道。攀亂磧而上。霧濛棘銛。青石籠崖。猶惡如奇鬼。穿簇透峽。窺窅

者益之詭而藏其險。吼嶺者益之險而敘其高。如是二里。樹底脫峭。攀踞其內。右有夾壁。離立僅尺。上下如一。似所謂一線天者。不知其即通頂所由也。乃點火篝燈。匍匐入一罅。罅夾立而高。亦如外之一線天。第外則頂開而明。此則上合而暗。初入其合處。猶通竅一二。深入則全黑矣。其下水流沙底。滯足而平。中道有片石。如舌上吐。直墜夾中高僅三尺。兩旁貼於洞壁。洞既束肩。石復當胸。無可攀踐。逾之甚艱。再入。兩壁愈夾。肩不能容。側身而進。又有石片如前。阻其隘口。高更倍之。余不能登。導僧援之。既登。僧復不能下。脫衣宛轉。久之乃下。余猶佇石上。亦脫衣奮力。僧從石下掖之。遂得入。其內壁少舒。可平肩。水較泓深。所稱龍池也。仰睇其上。高不見頂。而石龍從夾壁盡處懸崖直下。洞中石色皆赭黃。而此石獨白。石理峭礪成鱗甲。遂以龍神之挑燈。遍闕而出。石隘處。上逼下礙。入時自上懸身而墜。其勢猶順。出則自下側身以透胸。與背既貼。切於兩壁。而膝復不能屈伸。石質刺膚。前後莫可懸接。每度一人。急之愈固。幾恐其與石爲一也。既出。歡若更生。而嵐氣忽澄。登霄在望。由明峽前行。芟莽開荆。不半里。又得一洞。洞皆大石層疊。如重樓複閣。其中燥爽。明透徘徊久之。復上躋重崖。二里。登絕頂。爲浮蓋最高處。踞石而坐。西北霧頓開。下視金竹里。以東崩坑墜谷。層層如碧玉輕綃。遠近萬狀。惟頂以南。尙鬱伏未出。循西嶺而下。乃知此峯爲浮蓋最東。由此而西。蜿蜒數峯。再伏再起。極於疊石菴。乃爲西隅。再下爲白花巖矣。既連越二峯。卽裏山趨寺之第三岡也。時余每過一峯。輒一峯開霽。西峯諸石俱各爲披露。西峯盡。又越兩峯。峯俱有石層疊。又一峯南向。居中。前簷二石。一斜而尖。是名梨頭尖石。二石高數十丈。堪爲江郎支庶。而下俱浮綴疊石數塊。承以石盤。如坐嵌空處。俱可徙倚。此峯南下一支石。多嶙峋。所稱雙筍石人。攢列寺右者。

皆其派也。峯後散爲五峯，迴環離立，中藏一坪可廬，亦高峯所罕得者。又西越兩峯，爲浮蓋中頂，皆盤石累疊而成，下者爲盤，上者爲蓋，或數石共肩一石，或一石復平列數石，上下俱成疊臺，雙闕浮蓋，仙壇洵不誣稱矣。其石高削無級，不便攀躋，登其巔，羣峯盡出，山頂之石四旁有苔，如髮下垂，嫩綠浮煙，娟然可愛。西望疊石，石仙諸勝，尙隔三四峯，而日已過午，遂還飯寺中，別之南下十里，卽大道，已在梨嶺之麓，登嶺過九牧，宿漁梁，下街。

初五日下午浦城舟，凡四日，抵延平郡。

初十日，復逆流上永安溪，泊榕溪，其地爲南平沙縣之中，各去六十里。先是浦城之溪水小，而永安之流暴漲，故順逆皆遲。

十一日，舟曲隨山西南行，亂石嶒嶸，奔流懸迅，二十里，舟爲石觸，榜人以竹絲綿紙包片木掩而釘之，止湧而已。又十里，溪右一山，瞰溪如伏獅，額有崖兩重，閣臨其上，崖下圓石高數丈，突立溪中，於是折而東，又十里，月下上一灘，泊於舊縣。

十二日，山稍開，西北二十里，抵沙縣，城南臨大溪，雉堞及肩，卽溪崖也。溪中多置大舟，兩旁爲輪，關水以春，西十里，南折入山間，右山石骨嶮削，而左山夾處，有泉落幽隙如玉筍，又西南二十里，泊洋口，其地路通尤溪，東有山曰里豐，爲一邑之望，昨舟過伏獅崖，卽望而見之，今遶其西而南向。

十三日，西南二十里，漸入山，又二十五里，至雙口，遂折而西北行，五里至橫雙口，溪右一水自北來，永安之溪自南來，至此合，其北來之溪，舟通巖前，可七十里，又五里入永安界，曰新凌鋪。

十四日行永安境內。始聞猿聲。南四十里爲壘川。上大灘十里。東南行。忽望見溪右峯石突兀。旣而直逼其下。則突兀者轉爲參差。爲崩削。俱盤巨壁立。爲峯爲巖。爲屏爲柱。次第而見。中一峯壁削到底。或大書其上曰凌霄。於是溪左之奇亦若起而爭勝者。已舟折西北。左溪之崖較詭異。而更有出左溪上者。則桃源澗也。其峯排突溪南。上逼層漢。而下瞰迴溪。峯底深裂。流泉迸下。仰其上。曲檻飛欄。遙帶不一急停舟。登焉。循澗而入。兩崖僅裂一罅。竹影偃溪內。得橋渡澗。再上有門曰長春圃。亟趨之。則溪南之峯。前所仰眺者。已在其北。乃北上。路旁一石方平如砥。時暮色滿山。路縱橫不可辨。乃入大士殿。得道人爲導。隨之北。卽循崖經文昌閣。轉越兩亭。俱懸崖縹壁。從此折入峭夾間。其隙僅分一線上。劈山巔。遠透山北。中不能容肩。鑿之乃受。累級斜上。直貫其中。余所見一線天數處。武彝黃山浮蓋。曾未見若此之大。而逼遠而整者。旣而得天一方。四峯攢列。透隙而上。一石方整曰棋坪。中復得一臺。一樹當空。根盤於上。有飛橋架兩崖間。上下壁削。懸空而度。峯攢石裂。呀然成洞。曰環玉。出洞。復由棋坪側。歷西塢而上。得一井。水甚甘冽。躋峯北隅。有亭甚豁。第北溪下。遠反以逼仄。不能俯瞰。由此左下。又有泉一泓。匯爲池。以暮不及往。乃南上絕頂。一八角亭冠其上。復從西路下山。出倚雲關。則石磴垂絕。罅間一下百丈。蓋是山四面斗削。惟一線爲暗磴。百丈爲明梯。遊者以梯下。而一線上始盡奇概。舍此別無可階也。還至大士殿。昏黑不可出。道人命徒碎木然火。送之溪旁。孤燈穿綠塢。幾若陰房。燐火道人云。由長春圃二里。有不塵館。旁又有一百丈巖。皆有勝可遊。余領之。返舟。促舟子夜行。不可。乃與奴輩併力刺舟。幸灘無石。月漸朝。二鼓泊廢石梁。下行二十里去永安止二里。

十五日抵城西橋下。橋已毀。而大溪自西來。橋下之溪自南來。依然余遊玉華時也。遶城西而南。溯南來之溪以去。五十里至長倩溪。出山右。路循山左。乃捨溪登嶺。越嶺兩重。西南過溪橋。五里。南過溪鳴橋。又五里。直凌西南山角。以爲已窮絕頂。其上乃更復愕然。不復上。循山角而南。紆折翠微間。俯瞰山底溪迴。屈曲。惟聞吼怒聲。而深不見水。蓋峻巒削岫。錯立如交牙。水漱其根。上皆叢樹。行者惟見翠葆浮空。非聞水聲。幾以爲一山也。久之。偶於樹隙。稍露迴湍。渾赤如血。又五里。與赤溪遇。又五里。止於林田。

十六日。沿山二里。有峯自南直下。峯東有小溪。西爲大溪。俱北會林田。而注於大煞嶺。西者渡小溪。循峯南上。共五里。至下橋。逶迤南躋。又八里。得上橋。一澗飛空。懸橋而度。兩旁高峯插天。度橋路愈峻。十里。從山夾中直躋兩高峯之南。登嶺巔。迴視兩高峯。已在履下。計其崇峻。大煞浮蓋。當皆出其下。南下三十五里。抵寧洋縣。

十七日。下舟達華封。

十八日。上午始抵陸。漸登山阪。溪從右去。以灘高石阻。舟不能前也。十里。過山麓。又五里。跨華封絕頂。溪從其下折而西去。遙望西數里外。灘石重疊。水勢騰激。至有一灘純石。中斷而不見水者。此峽中最險處。自念前以雨阻不能達。今奈何交臂失之。乃北下三里。得椰一塢。以爲去溪不遠。沿塢西行里許。欲臨溪。不得路。始從蔗畦中下。蔗窮。又有蔓植者。花如荳。細莢未成。復踐蔓行。上流沙。削不受履。方藉蔓爲級。未幾。蔓窮。皆荆棘藤刺。叢不能入。初側身投足。不辨高下。時時陷石坎。掛樹杪。既忽得一橫溪。大道沿之。西三里。瞰溪咫尺。灘聲震耳。謂前所望中斷之險。必當其處。時大道直西去。通吳鐘羅埠。覓下溪之路。久不

得見一小路伏叢棘中，乃匍匐就之。初猶有路影，未幾下皆積葉，高尺許，蛛網翳之，上則棘莽蒙密，鉤髮懸股，百計難脫。比脫，則懸澗注溪，危石疊嵌而下，石皆累空，間登其上，始復見溪，而石不受足，轉墮深莽。余計不得前，乃即從澗水中，攀石踐流，遂抵溪石上。其石大如百間屋，側立溪南，溪北復有崩崖，壅水。水既南，避巨石，北激崩塊，衝擣莫容，躍隙而下，卽升降懸絕，倒湧逆捲，崖爲之傾，舟安得通也。踞大石坐，又攀渡溪中突石而坐，望前溪西去，一瀉之勢，險無逾此。久之，溯大溪，踐亂石，山轉處，溪田層綴，從之始得路，循而西轉，過所踞溪石二里許，灘聲復沸如前，則又一危礮也。西二里，得小路，隨山脊直瞰溪而下，始見前不可下之灘，卽在其上流，而嶺頭所望純石中斷之灘，卽在其下流。此嘴中懸兩灘間，非至此，則兩灘幾有遁形矣。逾嶺下舟，明日抵漳州司理署。

遊天台山日記後

壬申三月十四日，自寧海發騎，四十五里，宿岔路口，其東南十五里，爲桑洲驛，乃台郡道也。西南十里，松門嶺，爲入天台道。

十五日，渡水母溪，登松門嶺，過玉愛山，共三十里，飯於筋竹嶺菴，其地爲寧海天台界，陟山岡三十餘里，寂無人煙，昔彌陀菴亦廢，下一嶺，叢山杳冥中，得邨家，淪茗飲石上，又十餘里，逾嶺而入天封寺，寺在華頂峯下，爲天台幽絕處，卻騎，同僧無餘上華頂寺，宿淨因房，月色明瑩，其地去頂尚三里，余乘月獨上，誤登東峯之望海尖，西轉，始得路至華頂，歸寺已更餘矣。

十六日，五鼓，乘月上華頂，觀日出，衣履盡濕，還炙衣寺中，從寺右逾一嶺，南下十里，至分水嶺，嶺西之水

出石梁。嶺東之水出天封。循溪北轉。水石漸幽。又十里。過上方廣寺。抵曇花亭。觀石梁奇麗。若初識者。十七日。仍出分水嶺。南十里。登察嶺。嶺甚高。與華頂分南北界。西下至龍王堂。其地爲諸道交會處。南十里。至寒風關。又南下十里。至銀地嶺。有智者塔。已廢。左轉得大悲寺。寺旁有石。爲智者拜經臺。寺僧恆如。爲炊飯。乃分行囊。從國清下。至縣。余與仲昭兄。以輕裝東下。高明寺。寺爲無量講師復建。右有幽溪。溪側諸勝曰圓通洞。松風閣。靈響巖。

十八日。仲昭坐圓通洞。寺僧導余探石笋之奇。循溪東下。抵螺溪。溯溪北上。兩崖峭石夾立。樹巖飛瀑。紛紛。踐石躡流。七里。山迴溪墜。已至石笋峯底。仰面峰莫辨。以右崖掩之也。從崖側逾隙而下。反出石笋之上。始見一石。矗立澗中。澗水下搗其根。懸而爲瀑。亦水石奇勝處也。循溪北轉。兩崖愈峭。下匯爲潭。是爲蟻獅潭。上壁立而下淵深。攀崖側懸。藤踞石。遙眺其內潭。上石壁中劈爲四岐。若交衢然。潭水下薄。不能窺其涯。溪最內兩崖之上。一石橫嵌。儼若飛梁。梁內飛瀑。自上墜潭中。高與石梁等。四旁重崖迴映。可望而不可卽。非石梁所能齊也。聞其上有仙人鞋。在寒風關之左。可逾嶺而至。雨驟不成行。還憩松風閣。

二十日。抵天台縣。(至四月六日。自雁宕返。乃盡天台以西之勝。)北七里。至赤城麓。仰視丹竈層巨。浮屠標其顛。兀立於重嵐攢翠間。上一里。至中巖。巖中佛廬新整。不復似昔時影。時急於瓊臺。雙闕不暇再。躡上巖。遂西越一嶺。由小路七里。出落馬橋。又十五里。西北至瀑布山。左登嶺五里。上桐柏山。越嶺而北。得平疇一園。羣峯環遶。若另開一天。桐柏宮正當其中。惟中殿僅存。夷齊二石像。尚在右室。雕琢甚古。唐以前物也。黃冠久無住此者。羣農見遊客至。俱停耕來訊。遂挾一人爲導。西三里。越二小嶺。下層崖中。登

瓊臺焉。一峯突瞰重壑，三面俱危崖迴繞。崖右之溪，從西北萬山中直搗峯下，是爲百丈崖。菴根澗水，至瓊臺脚下，一泓深碧如黛，是名百丈龍潭。峯前復起一峰，卓立如柱，高與四圍之崖等，卽瓊臺也。臺後倚百丈崖前，卽雙闕對峙，層崖外遠，旁絕附麗。登臺者從北嶺懸墜而下，度岫脊處咫尺，復攀枝仰陟而上，俱在削石流沙間，趾無所着也。從臺端再攀，歷南下，有石突起，窟其中，爲龕如琢削而就者，曰仙人坐瓊臺之奇，在中懸絕壑，積翠四遶，雙闕亦其外遶中對峙之崖，非由澗底再上不能登也。憶余二十年前同雲峰自桃源來，遡其外澗入，未深窮其窟奧，今始俯瞰於崖端，高深俱無遺勝矣。飯桐柏宮，仍下山麓，南從小徑渡溪十里，出天台關嶺之官道，復南入小徑，隙行十里，路左一峰兀立若天柱，問知爲青山苗，又溯南來之溪十里，宿於坪頭潭之旅舍。

十七日，由坪頭潭西南八里，至江司陳氏，渡溪左行，又八里，南折入山，陟小嶺二重，又六里，重溪迴合中，忽石巖高峙，其南卽寒巖，東卽明巖也，令僮先馳，炊於明巖寺。余輩遂南向寒巖，路左俱懸崖盤列，中有一洞，愕然洞前石兔蹲伏，口耳俱備，路右卽大溪，縈迴中一石突出如擎蓋，心頗異之。旣入寺，向僧索龍鬚洞靈芝石，卽此也。寒巖在寺後，宏敞有餘，玲瓏未足。由洞右上一視鵲橋而出，由舊路一里，右入龍鬚洞，路爲莽棘所翳，上躋里許，如歷九霄，其洞圓鑿明豁，洞口斜倚一石，頗似雁宕之石梁，而梁頂有泉中灑，與寶冠之芭蕉洞，如出一治，下山仍至舊路口，東溯小溪，南轉入明巖寺，寺在巖中，石崖四面環之，止東面八寸闊通一線。寺後洞窈窕，非一洞，右有石笋突起，雖不及靈巖之雄偉，亦具體而微矣。飯後，由故道騎而馳三十里，返坪頭潭，又北二十五里，過大溪，卽西從關嶺來者，是爲三茅。又北五里，越小澗二重。

直抵北山下入護國寺宿焉。

十八日晨急詣桃源。桃源在護國東二里。西去桐柏僅八里。昨遊桐柏時留爲還登萬年之道。故先寒明。及抵護國。知其西有秀溪。由此入萬年。更可收九里坑之勝。於是又特趨桃源。初由洞口入里許。得金橋潭。由此而上。兩山愈束。翠壁穹崖。層累曲折。一溪介其中。溯之三折而溪窮。瀑布數丈。由左崖瀉溪中。余昔來瀑下。路窮莫可上。仰視穹崖北峙。溪左右雙巒。諸峰娟娟攢立。嵐翠交流。幾不能去。今忽從右崖叢莽中。尋得石徑層疊。遂不及呼。仲昭冒雨撥棘而上。磴級既盡。復疊石橫棧。度崖之左。已出瀑上。更溯之入。直抵北巖下。蹊磴俱絕。兩瀑自巖左右分道下。遙睇巖左。猶有遺磴。從之。則向有累石爲橋於左。瀑上者。橋已中斷。不能度。睇瀑之上流。從東北夾壁中來。止容一線。可踐流而入。計其勝。不若右巖之瀑。乃還從大石間。向西北上躋。抵峽窟下。得重潭。甚厲。四面俱直。薄峽底。無可緣。陟第從潭中西望。見石峽之內。復有石峽。瀑布之上。更懸瀑布。皆從西北杳冥中來。至此繽紛亂墜於迴崖削壁之上。嵐光掩映。石色欲飛。久之。還出層瀑下。仲昭以覓路未得。方獨坐觀瀑。遂同返護國。聞桃源溪口。亦有路登慈雲通元二寺。入萬年。路較近。特以秀溪勝。故飯後仍取秀溪道。西行四里。北折入溪。溯流三里。漸轉而東。向是爲九里坑。坑既窮。一瀑破東崖下墜。其上亂峯森立。路無可上。由西嶺攀躋。遠出其北。迴瞰瀑背。石門雙插。內有龍潭在焉。又東北上數里。逾嶺山坪。忽開五峯圍拱。中得萬年寺。去護國三十里矣。萬年爲天台西境。正與天封相對。石梁當其中。寺中古杉甚多。飯於寺。又西北三里。逾寺後高嶺。又向西升陟。嶺角者十里。乃至騰空山下。牛牯嶺三里。抵麓。又西逾小嶺三重。共十七里。出會墅。大道自南來。望天姥山在內。已越而

過之。以爲會墅乃平地耳。復西北下三里。漸成溪。循之行五里。宿班竹旅舍。天台之溪。余所見者。正東爲水母溪。察嶺東北華頂之南。有分水嶺不甚高。西流爲石梁。東流過天封。遠摘星嶺而東。出松門嶺。由寧海而注於海。正南爲寒風闕之溪。下至國清寺。會寺東佛隴之水。由城西而入大溪者也。國清之東爲螺溪。發源於仙人鞋。下墜爲螺獅潭。出與幽溪會。由城東而入大溪者也。又東有檜溪諸水。余履未經。國清之西。其大者爲瀑布水。水從龍王堂西流。過桐柏爲女梭溪。前經三潭。墜爲瀑布。則清溪之源也。又西爲瓊臺雙闕之水。其源當發於萬年寺。東南東過羅漢嶺。下深坑而匯爲百丈崖之龍潭。邊瓊臺而出。會於青溪者也。又西爲桃源之水。其上流有重瀑。東西交注。其源當出通元左右。未能窮也。又西爲秀溪之水。其源出萬年寺之嶺。西下爲龍潭瀑布。西流爲九里坑。出秀溪東南而去。諸溪自青溪以西。俱東南流入大溪。又正西有關嶺。王渡諸溪。余履亦未經。從此再北。有會墅嶺諸流。亦正西之水。西北注於新昌。再北有福溪。羅木溪。皆出天台陰。而西爲新昌大溪。亦余履未經者矣。

遊雁宕山日記後

余與仲昭兄遊天台。爲壬申三月。至四月二十八日。達黃巖。再訪雁山。覓騎出南門。循方山十里。折而西南行三十里。逾秀嶺。飯於巖前鋪。五里爲樂清界。五里上盤山嶺。西南雲霧中。隱隱露芙蓉一簇。雁山也。十里鄭家嶺。十里大荆驛。渡石門澗。新雨溪漲。水及馬腹。五里宿於章家樓。是爲雁山之東外谷。章氏盛時。建樓以憩山遊之屐。今旅肆寥落。猶存其名。二十九日。西入山。望老僧巖而趨。二里。過其麓。又二里。北渡溪。上石梁洞。仍還至溪旁。西二里。逾謝公嶺。

嶺以內是爲東內谷。嶺下有溪自北來。夾溪皆重巖怪峯。突兀無寸土。雕鏤百態。渡溪北折里許。入靈峯寺。峯峯奇峭。離立滿前。寺後一峯獨聳。中裂一壘。上透其頂。是名靈峰洞。躡千級而上。石臺重疊。洞中羅漢像俱更新。下飯寺中。同僧自照。膽潭越溪。左觀風洞口。僅半規。風蓬蓬出射。數步外。遂從溪左。歷探崖間諸洞。還寺雨大。余乃赤足持傘。溯溪北上。將抵真濟寺。山深霧黑。茫無所睹。乃還過溪東。入碧霄洞。守愚上人精舍在焉。余覺其有異。令僮還招仲昭。亦踐流而至。恨相見之晚。薄暮。返宿靈峰。

三十日冒雨循流西折二里。一溪自西北來。合其勢愈大。渡溪而西。溯而西北行。三里入淨名寺。雨益甚。雲霧中仰見兩崖。重巖夾立。層疊而上。莫辨層次。衣履沾透。益深窮西谷。中有水簾谷。維摩石室。說法臺。諸勝二里。至響巖。巖右有二洞。飛瀑罩其外。余從榛莽中履險以登。其洞一名龍王。一名三台。二洞之前。有巖突出。若露臺然。可棧而通也。出洞。返眺響巖之上。一石側耳附峯頭。爲聽詩叟。又西二里。入靈巖。自靈峯西轉。皆崇巖連嶂。一開而爲淨名。一墾直入。所稱一線天也。再開而爲靈巖。巖嶂迴環。寺當其中。

五月朔。仲昭與余同登天聰洞。洞中東望圓洞二。北望長洞一。皆透漏通明。第峭石直下。隔不可履。余乃復下。至寺中。負梯破莽。率僮踰別塢。直抵圓洞之下。梯而登。不及。則斫木橫嵌夾石間。踐木以升。復不及。則以繩引梯。懸石隙之樹。梯窮濟以木。木窮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遂入圓洞中。呼仲昭相望。而語。復如法躡長洞。而下。已日中矣。西抵小龍湫之下。欲尋劍泉。不可得。踞石磧而坐。仰視迴嶂。逼天峭峯。倒插飛流。掛其中。真若九天曳帛者。西過小剪刀峯。又過鐵板嶂。嶂方展如屏。高插層巖之上。下開一隙。如門。惟雲氣出沒。阻絕人跡。又過觀音巖。路漸西。巖漸拓。爲犁尖。復與常雲並峙。常雲南下。跌而復起。爲

戴辰峰。其跌處有峭曰馬鞍嶺。內谷之東西分者。以是嶺爲界。從靈巖至馬鞍嶺。凡四里。而崇巒聳。應接不暇。踰嶺。日色漸薄。曉。二里。西過大龍湫溪口。又二里。西南入宿能仁寺。

初二日。從寺後塢覓方竹。無佳者。上有曇花菴。頗幽寂。出寺。右觀燕尾泉。卽溪流自龍湫來者。分二股。落石間。故名。仍北溯流二里。西入龍湫溪口。更西二里。由連雲嶂入大剪刀峰。巖然立澗中。兩崖石壁迴合。大龍湫之水。從天下墜。坐看不足。亭前對龍湫。後掛剪刀。身在四山中。也。出連雲嶂。逾華巖嶺。共二里。入羅漢寺。寺久廢。臥雲師近新之。臥雲年八十餘。其相與飛來石羅漢相似。開山巨手也。余邀師窮頂。師許同上常雲。而雁湖反在其西。由石門寺爲便。時已下午。以常雲期之後。日遂與其徒西逾東嶺。至西外谷。共四里。過石門寺。廢趾隨溪西下。一里有溪自西來合。卽凌雲寶冠諸水也。二水合而南入海。乃更溯西來之溪。宿於凌雲寺。寺在含珠峯下。孤峯插天。忽裂而爲二。自頂至踵。僅離咫尺。中合一圓石如珠。尤奇絕。循溪北入石夾。卽梅雨潭也。飛瀑自絕壁下激。甚雄壯。不似空濛雨色而已。

初三日。仍東行三里。溯溪北入石門。停擔於黃氏臺堂。歷級北上雁湖頂道。不甚峻。直上二里。向山漸伏。海嶼來前。愈上海輒逼足下。又上四里。遂逾山脊。山自東北最高處迤邐西來。播爲四支。皆易石而土。四支之脊。隱隱隆起。其夾處匯而成窪者三。每窪中復有脊。南北橫貫。中分爲兩。總計之。不止六窪矣。窪中積水成蕪。青青彌望。所稱雁湖也。而水之分墮於南者。或自石門。或出凌雲之梅雨。或爲寶冠之飛瀑。其北墜者。則宕陰諸水也。皆與大龍湫風馬牛無及。云旣逾岡。南望大海。北瞰南閩之溪。皆遠近無蔽。惟東峯尙高出雲表。余欲從西北別下寶冠重巖積莽。莫可寄足。復尋舊跡下石門。西過凌雲。從含珠峯外二

里。依澗訪寶冠寺。寺在西谷絕塢中。已久廢。其最深處。石崖迴合。磴道俱絕。一洞高懸崖足。斜石倚門。門分爲二。軒豁透爽。飛泉中灑。內多芭蕉。頗似閩之美人蕉。外則新籜高下。漸已成林。至洞。聞瀑聲如雷。而崖石迴掩。杳不可得見。乃下山涉澗。迴望洞之右。脇崖卷成罅。瀑從罅中直墜。下搗於圓坳。復躍出坳成溪去。其高亞龍湫。較似壯勝。故非宕山第二流也。東出故道。宿羅漢寺。

初四日早。望常雲峯。白雲濛濛。然不爲阻。促臥雲同上。東逾華巖二里。由連雲嶂之左。道松洞之右。躋級西上。共三里。俯瞰剪刀峯。已在履底。一里。山迴溪出。龍湫上流也。渡溪。遇白雲雲外二廬。又北入雲。靜菴。菴廬與登山徑修整俱異。昔時臥雲令其徒採笱炊飯。旣飯。諸峯雲氣倏盡。仲昭留坐菴中。余同臥雲直躋東峯。又二里。漸聞水聲。則大龍湫從卷崖中瀉下。水出絕頂之南。常雲之北。夾塢中。卽其源也。溯水而上。二里。水聲漸微。又二里。逾山脊。此脊北倚絕頂。南出分爲兩支。東支爲觀音巖。西支爲常雲峯。此其過脈處也。正脊之東。爲吳家坑。其峯之迴列者。近爲鐵板障。再遠爲靈巖。又再遠爲淨名。又再遠爲靈峯。外爲謝公嶺。而盡脊之西。其坑卽龍湫背。其峯之迴列者。近爲龍湫之對崖。再遠爲芙蓉峯。又再遠爲凌雲。又再遠爲寶冠。上爲李家山。而止。此雁山之南面諸峯也。而觀音常雲二峯。正當其中。已伏杖履下。惟北峯若負辰然。猶屏立於後。北上二里。一脊平時狹如垣牆。兩端昂起。北頽然直下。卽爲南閣溪。橫流界。不若南面之環互矣。余從東巔躋西頂。條躡躡聲大起。則駭鹿數十頭也。其北一峯。中剖若斧劈。中則石筍參差。亂崖森立。深杳無底。鹿皆奔墮其中。想有隕墜者。諸僧至。復以石片擲之。聲如裂帛。半晌始沉。鹿益啼號不止。從此再西。則石脊中斷。峯亦漸下。西北眺雁湖。愈遠愈下。余二十年前探雁湖。東覓高峯。爲斷

崖所阻懸縷而下。卽此處也。昔歷其西。今東出其上。無有遺憾矣。返下雲靜菴。循溪至大龍湫上。下瞰湫底。龍潭圓轉夾崖間。水從卷壁墜潭。躍而下噴。光怪不可迫視。遂逾溪西上。南出龍湫之對崖。歷兩峯而南。其嶺卽石門東。羅漢之西南。出爲芙蓉峯。又南下爲東嶺者也。芙蓉峯圓亘特立。在羅漢寺西南隅。既至其下。始得路。東達於寺。日已西。仲昭亦先至矣。

初五日。別臥雲。出羅漢寺。循溪一里。至龍湫溪口。凡四里。逾馬鞍而下。北望觀音峯。下有石壘若門。層列非一。仲昭已前向靈巖。余挾一幢北抵峯。下循樵路西轉二里。直抵觀音常雲之麓。始知二峯上雖遙峙。其下石壁連亘成城。又循崖東躋里許。出石壘之上。叢木密蔭。不能下窺。崖端盤石如擎蓋。上平如砥。其下四面皆空。坐其上久之。復下循石壘而入層崖。懸裂皆可捫而通也。壘外一峯特起。薄齊片雲。圓頂拱襯。高若老僧巖。儼若小兒拱立。出路隅。居多吳氏。有吳應岳者。留余餐。余挾之溯溪入。卽絕頂所望吳家坑溪也。在鐵板觀音之間。欲上溪左黃崖層洞。崖在鐵板障之西。洞在崖之左。若上下二層者。抵其下不得。上出其上。洞又在懸崖間。無可下也。乃循崖東行。又得一石壘。望其上層壘可入。計非構木懸梯不能。登從此下一小峯。曰鸞嘴巖。與吳別。東過鐵板障。下見其中石壘更大。下若有洞流而成溪者。亟溯流入。抵洞下。亂石窒塞。而崖左有路直上。鑿坎懸崖間。垂藤可攀。遂奮勇上。衣礙則解衣。杖礙則棄杖。凡直上一崖。復橫歷一崖。如是者再。又棧木爲橋者再。遂入石壘中。石對峙如門。中寬廣。得累級以升。又入石門兩重。仰睇其上。石壁環立。青天一圍。中懸如井。壁窮透入洞中。洞底日光透處。有木梯。窳升其上。若樓閣然。從閣左轉。復得平墟。後卽鐵板障高列。東西危崖環繞。南面石壘下。伏軒敞迴合。眞仙靈所宅矣。內有

茅屋一椽，虛無人居。隙地上多茶樹，故坎石置梯，往來其間耳。下至溪旁，有居民，遂越小剪刀峯而東，二里入靈巖，與仲昭會。

初六日，挾靈巖僧爲屏霞嶂之遊。由龍鼻洞右攀石罅上，半里得一洞，甚奇。又上半里，崖穹路絕，有梯倚崖端，蓋燒炭者所遺，緣梯出其上。三巨石橫疊兩崖間，內覆石成室，跨其外者爲仙橋，其室空明幽敞，蔽於重巖之側，雖無鐵板嶂石門之奇瑰，攢合而幽邃自成一天。復透洞左上，攀藤歷棧，遂出屏霞嶂之中層，蓋龍鼻頂也。崖端亦寬，瓊可虛，後障猶上倚霄漢，障右有巖外覆飛泉，落其前，由右復攀躋崖石，幾造障頂，爲削石所阻，其側石隙一縷，草木緣附，可以着足，遂隨之下。崖間多修藤垂蔓，各採而攜之，當石削不受，樹樹盡不受，履處輒垂藤，下如是，西越石岡者五重，降升不止數里，始下臨絕澗，卽小龍湫，上遊也。其澗發源雁頂之東南，右卽鐵板，左卽屏霞，二障中墜爲絕壑，重崖虧蔽，上下無徑，非懸綆不能飛度也。入澗，踐石隨流，東行里許，大石橫踞澗中，水不能越，穴石下搗，兩旁峭壁皆斗立，行者路絕，乃縛木爲梯，升崖端，復繩入前澗下流，則橫石之下，穹然中空，可樹十丈旗，水從石後建瓴下注，匯潭漾碧，翛然沁人。左右兩崖俱有洞高峙，由此而前，卽龍湫下墜處也。余兩次索劍泉，寺僧輒云在龍湫上，人力鮮達，今仍杳然，知淪沒已久，欲從此橫下兩峯，遂可由仙橋達石室，乃斫木縛梯，盤絕巖者數四，俯視獨秀雙鸞諸峯，近在屐底，既逼仙橋，隔崖中斷，日已西，疲甚，乃返覓前轍，復經屏霞側石室，返寺，攜囊過淨名，投宿靈峯。

初七日，溯寺前溪，觀南碧霄岡，軒爽無他奇。又三里，西轉望真濟寺，在溪北塢中，是溪西由斷崖破峽而

來。峽南峯爲五馬朝天，嶒嶸尤甚。兩旁逼仄石蹊，內無居民，棘茅塞路，行里許甚艱，不可窮歷。北過真濟寺，寺僻居北谷，遊屐不到。寺右溯小溪三里，登馬家山嶺，路甚峻，登巔望雁頂稜，簇如蓮花狀。北瞰南閣，已在履底，飛鳥而下四里餘，得新菴，弛擔於中，溯南閣溪，探宏陰諸勝。南閣溪發源雁山西北之蒼巖嶺，去此三十餘里，與永嘉分界。由嶺而南，可通芙蓉，入樂清，由嶺而西，走楓林，則入甌郡道也。溪南卽雁山之陰，山勢崇拓，竹木蒼茸，不露南面，巖嶺態溪北大山，自蒼巖迤邐而來，皆層崖怪峯，變換闔闔，與雲霧爭幻，至閣而止。又一山北之溪，自北閣來，會俱東下石門潭，門內平疇千畝，居人皆以石門爲戶牖。此閣所由名，而南北則分以溪也。南閣有章恭毅宅，西入有石佛洞，散水巖，洞仙巖諸勝。北閣有白巖寺舊址，更西有王子晉仙橋，爲尤奇。余冒雨窮南閣，先經恭毅宅，聚族甚盛，溯溪五里，過翠頭菴，南卽石佛洞，以路蕪不能入，西十里，至莊塢，夾溪居民皆葉姓，散水巖在北塢中，石崖橫巨，飛瀑懸流，巖左登嶺有小菴，時暮雨，土人留宿莊塢，具言洞仙院之勝。

初八日雨未止，西溯溪行三里，山澗愈幽，隨溪轉而北，又二里，隔溪小徑，破雲磴而入，東渡溪，從之，忽峯迴溪轉，深入谷中，則烟巒歷亂，峯從莊塢之後，連亘至此，又開一隙，現此瑰異，執土人問之，曰：此小纂厓也。洞仙尙在其外，大溪上流復出而渡溪里許，有溪自東來，入卽洞仙塢溪矣。渡大溪，溯小溪東上，其中峯巒茅舍，與前無異。仙洞卽在其內，崖倚峯北，向層巒翳之，乃破莽躋石隙而入，初甚隘，最上漸寬，仍南出莊塢，東遠掣頭菴，終不得石佛洞道，遂出過南閣，訪子晉仙橋，在北閣底，尙二十里，念仲昭在新菴，甚近，還晤菴中日已晡，竟不及爲北閣遊，東趨大荆而歸。

遊五臺山日記山西太原府五臺縣

癸酉七月二十八日出都爲五臺遊。越八月初四日抵阜平南關。山自唐縣來。至唐河始密。至黃葵漸開。勢不甚穹窿矣。從阜平西南過石梁。西北諸峯復巖巖起。循溪左北行八里。小溪自西來注。乃捨大溪。溯西溪北轉。山峽漸束。又七里。飯於太子鋪。北行十五里。溪聲忽至。迴顧右崖。石壁數十仞。中坳如削。瓜直下。上亦有坳。乃瀑布所從溢者。今天旱無瀑。瀑痕猶在。削間離潤二三尺。泉從坳間細孔泛濫出。下遂成流。再上逾鞍子嶺。嶺上四眺。北塢頗開。東北西北高峯對峙。俱如仙掌。插天惟直北一隙。少殺復有遠山橫其外。卽龍泉關也。去此尙四十里。嶺下有水從西南來。初隨之北行。已而溪從東峽中去。復逾一小嶺。則大溪從西北來。其勢甚壯。亦從東南峽中去。當卽與西南之溪合流。出阜平北者。余初過阜平。捨大溪而西。以爲西溪卽龍泉之水也。不謂西溪乃出鞍子嶺坳壁。逾嶺而復與大溪之上流遇。大溪則出自龍泉者。溪有石梁曰萬年。過之。溯流望西北高峯而趨。十里逼峯下。爲小山所掩。反不睹嶙峋之勢。轉北行。向所望東北高峯。瞻之愈出。趨之愈近。峭削之姿。遙遙逐人。二十里之間。勞於應接。是峯名五巖。蔡又名吳王寨。有老僧廬其上。已而東北峯下。溪流溢出。與龍泉大溪會。土人搆石梁於上。非龍關道所經。從橋左北行八里。時遇崩崖。矗立溪上。又二里。重城當隘口。爲龍泉關。

初五日進南關。出東關。北行十里。路漸上山。漸奇。泉聲漸微。旣而石路陡絕。兩崖巍峩峭壁。合沓攢奇。山樹與石競麗。錯綺不復知升陟之煩也。如是五里。崖逼處復設石關二重。又直上五里。登長城嶺絕頂。迴望遠峯極高者。亦伏足下。兩旁近峯擁護。惟南來一線。有山隙。徹目百里。嶺之上。巍樓雄峙。卽龍泉上關。

也。關內古松一株，枝聳葉茂，秀拔于雲。關之西，卽爲山西五臺縣界，下嶺甚平，不及所上十之一。十三里，爲舊路嶺，已在平地。有溪自西南來，至此隨山向西北去，行亦從之。十里，五臺水自西北來，會合流注滹沱河，乃循西北溪數里，爲天池莊，北向塢中二十里，過白頭菴，去南臺止二十里。四顧山谷，猶不可得，其彷彿又西北二里，路左爲白雲寺，由其前南折，攀躋四里，折上三里，至千佛洞，乃登臺間道，又折而西行三里始至。

初六日，風濤起，滴水皆冰，風止日出，如火珠湧吐翠葉中。循山半西南行，四里逾嶺，始望南臺在前，再上爲燈寺，由此路漸峻，十里登南臺絕頂，有文殊舍利塔，北面諸臺環列，惟東南西南少有隙地，正南古南臺在其下，遠則盂縣諸山屏峙，而東與龍泉嶂隣接，勢從臺右道而下，塗甚夷，可騎。循西嶺西北行，十五里爲金閣嶺，又循山左西北下，五里抵清涼石，寺宇幽麗，高下如圖畫，有石爲芝形，縱橫各九步，上可立四百人，面平而下銳，屬於下石者無幾，從西北歷棧，拾級而上，十二里抵馬跑泉，泉在路隅，山窩，關石隙僅容半蹄，水從中溢出，窩亦平敞，可寺而馬跑寺，反在泉側一里外，又平下八里，宿於獅子窠。

初七日，西北行十里，度化度橋，一峯從中臺下，兩旁流泉淙淙，幽視迥絕，復度其右澗之橋，循山西向而上路，歇甚，又十里，登西臺之頂，日映諸峯，一一獻態呈奇，其西面近則閉魔巖，遠則雁門關，歷歷可俯而挈也。閉魔巖在四十里外，山皆陡崖盤亘，層累而上，爲此中奇處，入叩佛龕，卽從臺北下三里，爲八功德水寺，北面左爲維摩閣，閣下二石，聳起閣架於上，閣柱長短，隨石參差，有竟不用柱者，其中爲萬佛閣，佛俱金碧旃檀，羅列輝映，不啻萬尊，前有關二重，俱三層，其周廬環閣亦三層，中架複道，往來空中，當此萬

山艱阻，非神力不能運此。從寺東北行五里，至大道，又十里，至中臺，望東臺南臺，俱在五六十里外，而南臺外之龍泉，反若更近。惟西臺北臺，相與連屬，時風清日麗，山開列如鬚眉，余先趨臺之南，登龍翻石，其地亂石數萬，湧起峯頭，下臨絕塢，中懸獨聳，言是文殊放光攝影處。從臺北直下者四里，陰崖懸冰數百丈，曰萬年冰，其塢中亦有結廬者，初寒無幾，臺間冰雪種種而是，聞雪下於七月二十七日，正余出都時也。行四里，北上澡浴池，又北上十里，宿於北臺。北臺比諸臺較峻，余乘日色，周眺寺外，及入寺，日落而風大作。

初八日，老僧石堂送余，歷指諸山曰：北臺之下，東臺西中臺，南臺北有塢，曰臺灣，此諸臺環列之概也。其正東稍北有浮青特銳者，恆山也。正西稍南有連嵐一抹者，雁門也。直南諸山，南臺之外，惟龍泉爲獨雄，直北俯內外二邊，諸山如舊蓄，惟茲山之北護，峭削層疊，嗟峨之勢，獨露一斑。此北臺歷覽之概也。此去東臺四十里，華巖嶺在其中，若探北岳，不若竟由嶺北下，可省四十里。登降余領之，別而東直下者八里，平下者十二里，抵華巖嶺，由北塢下十里，始夷，一澗自北，一澗自西，兩澗合而羣峯湊，深壑中一壺天也。循澗東北行二十里，曰野子場，南自白頭菴至此，數十里內生天花菜，出此則絕種矣。由此兩崖屏列，鼎峙雄峭萬狀，如是者十里，石崖懸絕中，層閣傑起，則懸空寺也。石壁尤奇，此爲北臺外護山，不從此出，幾不得臺山神理云。

遊恆山日記 山西大同府渾源州

去北臺七十里，山始豁然，曰東底山，臺山北盡，卽屬繁峙界矣。

初九日，出南山，大溪從山中俱來者，別而西去。余北馳平陸中，望外界之山，高不及臺山十之四，其長繞繞如垣，東帶平邢，西接雁門，橫而徑者十五里。北抵山麓，渡沙河，即爲沙河堡。依山瞰流，磚甃高整，由堡西北七十里，出小石口，爲大同西道，直北六十里，出北路口，爲大同東道。余從堡後登山，東北數里，至峽口，有水自北而南，卽下注沙河者也。循水入峽，與流屈曲，荒谷絕人，數里，義興寨，數里，朱家坊，又數里，至葫蘆嘴，舍澗登山，循嘴而上，地復成塢，溪流北行，爲渾源界。又數里，爲土嶺，去州尚六十里，西南去沙河共五十里矣。遂止居民同姓家。

初十日，循南來之澗，北去三里有澗，自西來合。其東北折而去。余溯西澗入，又一澗自北來，遂從其西登嶺，道甚峻，北向直上者六七里，西轉又北躋而上者五六里，登峯兩重，造其巔，是名箭竿嶺。自沙河登山，涉澗盤旋山谷，所值皆土，魁荒阜，不意至此而忽躋穹窿。然嶺南猶復阿蒙也。一逾嶺北，瞰東西峯連壁隕，翠蜚丹流，其盤空環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樹石之色，一也。而神理又各分妍樹之色，不一也。而錯綜又成合錦，石得樹而嗒峨傾嵌者，幙以藻繪而愈奇。樹得石而平鋪倒蟠者，緣以突兀而尤古。如此五十里，直下至阮底，則奔泉一壑，自南注北，遂與之俱出塢口，是名龍峪口。堡隴之邨居頗盛，皆植梅杏，成林蔽麓。旣出谷，復得平陸。其北又有外界山環之，長亦自東而西，東去渾源州三十里，西去應州七十里。龍峪之臨外界高阜遠近，一如東底山之視沙河峽口諸山也。於是沿山東向望峪之東，山愈嶙嶒斗峭，間知爲龍山、龍山之名，舊著於山西，而不知與恆岳比肩。至是旣西涉其闔域，又北覽其面目，從不意中得之，可當五臺桑榆之收矣。東行十里，爲龍山大雲寺，寺南面向山，又東十里，有大道往西北，直抵恆山之

麓遂折而從之。去山麓尙十里。望其山。兩峯巨峙。車騎接軫。破壁而出。乃大同入倒馬繫荆大道也。循之抵山下。兩崖壁立。一澗中流。透縹而入。逼仄如無所向。曲折上下。俱成窈窕。伊闕隻峙。武彝九曲。俱不足以擬之也。時清流未泛。行卽湖澗。不知何年兩崖俱鑿石坎。大四五尺。深及丈。上下排列。想水溢時。插木爲閣道者。今廢已久。僅存二木。懸架高處。猶棟梁之巨擘也。三轉峽愈隘。崖愈高。西崖之半。層樓高懸。曲榭斜倚。望之如蜃吐重臺者。懸空寺也。五臺北壑。亦有懸空寺。擬此未能具體。仰之神飛。鼓勇獨登。入則樓閣高下。樞路屈曲。崖旣轟削。爲天下巨觀。而寺之點綴。兼能盡勝。依巖結構。而不爲巖石累者。僅此。而僧寮位置適序。凡客坐禪。窺明窗煖榻。尋丈之間。肅然中雅。旣下。又行峽中者三四轉。則洞門豁然。巒壑掩映。若別有一天者。又一里。澗東有門榜三重。高列阜上。其下石級數百層。承之。則北岳恆山廟之山門也。去廟尙十里。左右皆土山層疊。岳頂杳不可見。止門側土人家。爲明日登頂計。

十一日風翳淨盡。澄碧如洗。策杖登岳。而東而上。土岡淺阜。無攀躋勞。蓋山自龍泉來。凡三重。惟龍泉一重。峭削在內。而關以外。反土脊平曠。五臺一重。雖崇峻。而骨石聳拔。俱在東底山一帶出峪之處。其第三重。自峽口入山而北。西極龍山之頂。東至恆岳之陽。亦皆巖鋒斂鏗。一臨北面。則峯峯陡削。悉現巖巖本色。一里轉北。山皆煤炭。不深鑿卽可得。又一里。則土石皆赤。有虬松。雖立道旁。亭曰望仙。又三里。則崖石漸起。松影篩陰。是名虎風口。於是石路縈迴。始循崖乘峭而上。三里。有傑坊曰朔方第一山。內則官驛廚。并俱備。坊右東向。拾級上。崖半爲寢宮。宮北爲飛石窟。相傳真定府恆山從此飛去。再上。則北岳殿也。上負絕壁。下臨官驛。殿下雲級插天。廡門上下。穹碑森立。從殿右。上有石窟。倚而室之。曰會仙臺。臺中像羣。

仙環列無隙。余時欲躋危崖，登絕頂，遠過岳殿東，望兩崖斷處，中垂草莽者千尺，爲登頂間道，遂解衣攀臨而登。二里出危崖上，仰眺絕頂，猶傑然天半，而滿山短樹，叢密槎枒，枯竹但能鉤衣刺領，攀踐輒斷折，用力雖勤，若墮洪濤，汨汨不能出。余益鼓勇上，久之棘蓋始登其頂，時日色澄麗，俯瞰山北崩崖亂墜，雜樹密翳，是山土山無樹，石山則有，北向俱石，故樹皆在北。潭源州城一方，卽在山麓，北瞰隔山一重，蒼茫無際，南惟龍泉，西惟五臺，青霄與此作伍。近則龍山西巨支峯東連，若此肩連袂，下扼沙漠者，旣而下西峯，尋前入峽危崖，俯瞰茫茫，不敢下，忽回首東顧，有一人飄搖於上，因復上其處問之，指東南松柏間，望而趨，乃上時寢宮後危崖頂，未幾果得徑，南經松柏林，先從頂上望松柏，葱青如蒜葉草莖，至此則合抱參天，虎風口之松柏，不啻百倍之也。從崖隙直下，恰在寢宮之右，卽飛石窟也。視余前上隘，中止隔崖一片耳。下山五里，由懸空寺危崖出，又十五里，至潭源州西關外。

卷二上

浙遊日記

余久擬西南遊，遷延二載，老至不能待，遂以崇禎九年丙子九月十九日爲萬里遠征計，束裝未就，適杜若叔至，飲至子夜，乘醉放舟，天未明，抵錫邑，同行者爲靜聞師。十月初二日，舟止餘杭，登陸沿苕溪北岸行，二十里，度馬橋，爲餘杭臨安界，其北可達徑山，西十七里，至石錦亭，亭北西去，於潛徽郡道也。余從臨安道，於亭南西去，二里，抵臨安，西出關，過皇潭，循山西南行，其

十六里。爲下圩橋。橋南可直逾新嶺間道。二十里。抵新城。新嶺甚險。無托宿處。乃從迂道。逾橋迤溪。西上二里。宿全張之白玉菴。僧意餘。杭人也。聞余負遊癖。深夜篝燈。瀹茗爲談。遊日本事甚悉。

初四日。西二里。過一橋。折而南。六里。上乾塢嶺。嶺甚坦。東西各崇山峻嶺。獨此峽中夷。南北流分入茗與浙。其山過東。忽插天而起。曰五尖山。循其西麓。西南十二里。石梁跨澗。曰趙安橋。由橋北。西溯澗。沿三九山北麓。入後葉塢。又西十三里。爲鉢盂橋。水西自龍門龕出。橋下。龕有四仙傳道嶺。在橋西四里。乃於潛境。從橋北轉東南。里餘。東卽三九洞。山峙其西。環塢一區。皆石峯嶙峋。黑逾點漆。丹楓翠竹。間如錯綺。水穿壁而下。濯石爲雪。時凌寒絕溜。而黑崖白峽。處處如著懸瀑。二里度橋。至洞山東麓。洞山者。自龍門龕南。迤邐東來。其石稜銳。紋疊。東南山半開。二洞正。礮橋下。余同靜。聞西向躡山。沿小澗而上。石皆峽躡。壑透。清流漱之。淙淙有聲。夾澗兩旁。石片踴出。田畦中。竹樹穿石而出。再上。忽一大石當澗。立方重不作。透漏態。而細紋密縷。智索鏤工。竹林有菴。曰靈隱。菴後危壁空起。聳翠成疊。屏屏南。卽明洞。如軒斯啓。外五柱穿列。正如四明分窗。但四明石色劣。下不能若此。列柱連卷也。中一柱上不至簷。簷垂一石欲下。而下不及柱。相對不接者不及尺。柱旁一樹高撐。至簷端輒遜。而反曲。翠色拂簷而上。再南。卽幽洞。兩洞並啓。爲石壁所界。壁輕紅若桃花。入幽洞。洞口高懸。內若浮橋之覆空。其中空洞無底。人呼輒傳響。不絕。二十丈之後。忽南北洞分水陸。陸者拾級而北。如登閣殿。入三十丈。轉南。又開一小閣。其水洞南入。一轉。卽仙田成畦。陸界分明。水滿其中。初無涸溢。從陸上。曲折入。約二十丈。忽水深潺湲。乃透入小門。見一溪南來。至此破壑下墜。宛轉無底。又過一峽。透小門。旁無緣徑。短衣去襪。溯水蹠流。又三十丈。石俱倒垂。若蓮花。

平沙隘門。忽東忽敞。正如荆溪白鶴洞。而白鶴潛伏山麓。得水爲易。此洞高關山巔。兼水尤奇耳。再入。則石洞既盡。匯水一方。又不知匯者何來。墜者何出也。出洞溯南來之溪。二里。止太平橋洞中。

初五日。南二里。上馬嶺。里許。達其巔。嶺以北屬新城。水亦出新城。嶺南則屬於潛縣。在其西北五十里。水由應渚埠。出分水縣。下馬嶺。南十里。過兌口橋。岐分南北。北達於潛。可四十里。南則應渚埠道也。兌口之水。北源自於潛。馬嶺之水。東來合而南出。路隨之。八里。過板橋。橋下水自西塢來。與前水合。溯水西走。路可達於潛。及昌化。又南八里。止於唐家拱。南去應渚埠。尚二里。原無市肆。擔夫以應渚舟下桐廬。必北曲經此。遂止溪畔。久之。得桐廬舟。蓋應渚埠爲於潛南界。溪之南卽隸分水。於潛之水。北經玉潤橋。昌化之水。西自麻汶埠。俱會於應渚。而水勢始大。願玉潤橋而下。已不勝舟。麻汶埠而上。小舟直抵昌化。於潛水固不敵昌化也。下舟東南行十里。爲分水縣。縣在溪之西。分水原止一水。東南去。其西山陸行八十里。通淳安。余初欲從陸。爲王奴遁去。乃就水道。反向東南焉。

初八日。抵蘭溪。與靜聞爲金華三洞遊。金華之山。橫峙東西。陽臨郡城。浦江在北。西垂盡處爲蘭溪。東則義烏也。婺水東南。從永康經郡之南門。而西北抵蘭溪。與衢江合。余將登陸行。見溪中一舟。溯流而東。遂附之。水流沙岸中。四山俱遠。丹楓疎密。映疊尤佳。仰瞻北山。兀突天表。若負屨立。願背之東南行。問三洞何在。曰在北。始悟三洞不必至郡。若陸行便可中道入也。六十里。抵金華西門外。

初九日。卽循城西北行。高下岡隴。十里。至羅店。主人具悉北山之半爲鹿田寺。其東下者。南峙爲芙蓉峯。西下者。南結三洞。洞之西卽蘭溪界。余欲由三洞返蘭溪。恐東有別勝。遂望芙蓉峯而趨。自店東北五里。

得智者寺。寺在芙蓉峯西。北山南麓首刹也。今已凋落。殿中止餘一碑。乃宋陸務觀爲智大師建殿撰。字卽其手書。碑陰又鑄務觀與大師手牘數首。楷碑行牘。具有風致。恨無搨工。不能得一通爲快。寺東菴口芙蓉。有路可登芙蓉峯。見峯高不及北山半。舍之。仍由寺西北登嶺。升陟五里。得清隱菴。由北塢登楊家山。遶其西山夾中北透而上。則北山絕頂上倚於後。前列楊家山中。開平塢。竹石充隙者。朱淮晉山墅也。東北石壘。巖躡伏平莽中。曰石浪。爲黃初平叱石處。石上卽鹿田寺。鬪雞巖在其東二里。過山橋。東下一里。兩峯夾澗。峯石片片排空。作雞冠怒起狀。溪流奔躍其下。頗勝。閉巖東下數里。爲赤松宮。乃郡城東門所入道。芙蓉峯東坑也。巖北卽北山頂。頂有棋盤石。攀榛莽而上。約二里始到。石前有平臺。疊塊後。篔簹中列室一楹。有澗冷冷從山頂下。溯流再躡。則石峽成門。水從門出。門上更得平壑。所稱西玉壺也。聞其東尙有東玉壺。皆山頭出水之壑。西玉壺之水南下者。歷棋盤石而潛溢三洞。北下。則從裏水源出。蘭溪北。東玉壺之水南下者。由赤松宮出。金華東下者。出義烏。北下者。出浦江。凡一郡分流。此其脊矣。玉壺一名盤泉。分簞於上者。稱三望尖。文之曰金星峯。總所謂北山也。仍下返鹿田寺。僧以久不至。方分路遙呼。山谷響應。入寺浴而臥。

初十日。拉寺僧東炬。從朱墅後西行。一里。北登嶺。約里許。一石簞出峯頂。由石畔循山而東。可達玉壺。遶峯而北。卽朝真洞。洞開高峯之上。西向穹然。下臨深壑。壑中居舍。歷落。卽下雙龍洞。外居人也。蓋北山自玉壺西來。中支至此。而盡後復生一支。西走蘭溪。其層分而南者。一環爲龍洞塢。再環爲講堂塢。三環爲玲瓏巖塢。而金華之界於是乎盡。玲瓏巖之西。又一環而爲鈕坑。再環爲白坑。三環爲水源洞。而崇崖巨

壑亦於是乎盡。後支層遠中支，中支西盡，頽然下墜。初闢爲朝真，中墜爲冰壺。最下及谷底爲雙龍，所謂三洞也。洞門皆西向，層巖而下，各去里許。山勢嶄絕，俯瞰仰眺，各不相及。而洞中水實層注，朝真洞門軒豁，內洞稍窪而下，秉炬深入。左有一隙如夾室，宛轉隨之。夾窮有水滴瀝不休，而隙底仍燥，不知水從何去也。出夾室直窮洞底，則巨石高下，仰眺愈穹。從石隙攀躋下墜，復得巨夾，忽有光一縷自天而下，洞頂高盤千尺，石隙一規，宛如半月。出內洞，其左復有兩洞，下洞所入無幾，上洞宛轉，亦如夾室。右有懸穴下窺，想卽內洞深墜處。出洞仍從突石峯頭南下，折而西北，得冰壺洞。洞門仰如張吻，先投杖垂炬而下，滾滾不見其底。乃攀隙倚空入，忽聞水聲轟轟，秉炬從之。則洞之中央一瀑從空下墜，冰花玉屑，從黑暗處耀成潔采。水穴石中，莫稔所去，乃依炬四窮，其深陷逾朝真，而屈曲少遜。出洞直下里許，則爲雙龍洞。洞闢兩門，一南向，一西向，俱爲外洞。軒曠宏爽，如穹廈高舉，闔闔四啓，非復曲房夾室觀。水流自洞後，穿內門西出，徑外洞去。俯視水所出處，低覆僅一尺五寸，余惜一浴盆於洞口，潘姥家解衣赤身伏盆中，推盆而進，進隘五六丈，穹然高廣，一石板平架洞中，離地數尺，大數十丈，薄僅寸，左則石乳下垂，綺窗翠幃，橫列洞中。溯水再進，水竇愈伏，無容入矣。循溪南出，羅店逾嶺，歷塢北入東轉，去雙龍約五里，又上山半里，爲講堂洞，亦有二門，一西北向，一西南向，軒爽高潔，可居可憩。其洞澗而不流，渡澗西，逾第二嶺塢，逼嶺下，而澗中有水，淙淙北來，又渡而西，循嶺北上，外隘中轉，是名玲瓏巖，去講堂西，又六里矣。轉而西，逾其嶺，爲蘭溪界，下嶺爲鈕坑，又逾一嶺，曰思山祠，去玲瓏巖西，又六里矣。時日已將墮，問洞源寺，道曰十里，或曰五里，亟下嶺，循澗南趨，五里至白坑，又西逾石塔嶺，嶺後高峯之北，卽洞源寺，從此嶺穿逕而上，僅

里許。而正道在山前下洞旁。蓋此地亦有三洞。下水源中紫雲。上曰上洞。其地總以水源名。故一寺而或名水源。或名上洞。而寺與水源異地。時昏黑不辨山路。竟循大道下山。徑路紛錯。久不得寺。遙望一燈隱隱。急投之。則水春也。其人曰。此地卽水源。由此北過洪橋。循右嶺而上。可三里。卽上洞寺。依其言得至。強寄宿焉。

十一日。不及晨餐。與靜聞從寺後躡磴北上。覓白雲洞。逾嶺而北。嶺峻忽下。窪如盂。磬披莽從之。一洞呀然。下墜深黑。疑卽白雲。仰問樵者曰。此洞窻也。白雲在北。乃復上北行。兩山夾中。又環成一窪。大且百丈。深數十丈。螺旋而下。中無滴水。倘置水其中。卽仙遊鯉湖矣。然山頂四環。無一隙瀉者。僅見此。又下從峽西轉。則爲白雲洞。洞門北向。門頂一石橫裂。梁架於上。入洞仰窺。所稱鵲橋者。非耶。轉而左。漸下。漸黑。有門穹然。內似甚深。外有石屏遙峙。黑暗中。以杖探地而入。數十步。洞倍寬廣。第無燈炬。四顧無所睹。返步出。抵穹門。初入黑甚者。至是歷歷可見。乃轉屏出洞。逾嶺還飯。而出寺。循舊路西下。二里至洪橋。未度。從橋左人居後。上紫雲洞。門西向。中垂柱四五。界爲數重。瓊窗翠檻。處處皆是。亦敞亦奧。膚色俱勝。洞北一奧。宛轉邃深。亦以無炬。返下度洪橋。循澗而東。度石梁。水源洞卽在其側。洞門南向。正跨澗上。洞口垂石。續紛中。一柱自下屬上。若擎之而起。其上嵌空紛綸。復闢一竇。幻作海蜃狀。洞中上下分二層。下卽澗水所出。隘束之上層。由洞門躡磴上。入漸下。下則空廣愈無極。但聞水聲。亦以無炬不及窮。出坐洞口。擎石內觀。石態古幻。始與靜聞別洞源而去。循西嶺出塢。又西南十五里。達蘭溪。南關飯而登舟。刺行五里。泊橫山頭。

十五日始西入常山溪口。過花椒山。懸帆正拂豬崖。自是兩岸綠橋丹楓。珍苞映日。雖霜且嚴。辰有同暄。藻。

十六日午抵常山縣。登岸募夫。

江右遊日記

十七日五十餘里。至草坪。爲常山玉山兩縣界。又五十餘里。至東津橋。其水自北山南流。山高聳。在玉山縣北三十里外。蓋自草坪北渡。卽西峙。此曰三清山。度橋西五里。由玉山東門入。而東津橋之水。遶南而西。至此已勝。舟時已下午。無長舟可附。得小舸至府。二十里而暮。榜人乘月鼓棹。八十里。泊廣信之南門。郡西二十里。有石橋瀨流。下流又有九股松。一本九分。參霄競秀。俱不及覽。

十八日。至鉛山河口。初擬由廣信北遊靈山。且聞其地北山寺叢林甚盛。阻病創而止。西南下三十里。有峯圓亘曰仙來山。舟過時臥未起。及經二十里潭。至馬鞍山下。迴望見之。已不及登矣。自仙來至雷打石。凡二十里。石山介溪左右。俱如伏牛覆釜。不特形絕壑。并無波縵文。至織土寸莖。亦不能受。或山斷沙迴。霜痕樹色。出邨廬石隙中。又二十里。過旁羅。南望鵝峯。峭削天際。此余昔年假道分水關。趨嶮亭處。又二十里。抵河口。一水自東南分水關。經鉛山縣。至此入大溪。兩溪合。始勝大舟。

十九日。下貴溪舟。二十里。西至叫巖瀨。溪石崖盤突。下插深潭。竇橫開其上。迴巨峯腰。穿穴內徹。如行廊閣道。窗櫺戶牖。都辨。崖上大書漁翁隱。次云。崖右有磴。可級。余循級上。列石縱橫。穿石隙而遶。其後一徑成蹊。衆峯環亘。壑迴。平易。居人多截塢爲池。種魚鱗鱗。投問之地。已屬興安。其前對之山。圓亘而起。曰圓

鷄石嶺嶺前卽叫巖寺也。叫巖前臨大溪。漁隱崖當巖左突出。又一巖翼其右。右崖之前一圓峯兀立溪中。曰印山。寺後巖石中虛。兩旁迥突。度以一軒爲叫巖。巖爲寺蔽。景之佳曠在漁隱。不在此也。西十里抵弋陽界。有山方峙。溪右若列屏而壘。上有梵宇。惜以棹急失之。又三十里。西南望龜巖。孤峯插天際。余心豔之。又十里。至弋陽。遂以行李托靜聞。督舟去。余與願僕留旅舍。爲明日龜巖之行。

二十日。雨中過西南門。遇一龜巖人欲歸。依之。三里。渡大溪。俱從山岡行。淋漓十里。望龜巖。杳不可睹。忽路左一峯。疑卽夜來。插天際者。詢之。爲羊角嶺。去龜巖尚五里。比至。遙望一峯中。剖如門。已而門之南。忽歧出。片石如圭。卽天柱峯也。及抵其處。路復南去。轉而東入。先過一堰。堰南匯水曰放生池。池水兩浸崖足。循池北崖。鑿石成棧。卽展旗峯也。上危壁而下澄潭。潭盡。竹色林嵐。掩映一壑。兩崖飛瀑交注。旣入。見南崖最高處。一竅通明。若耳之附。顛疑白雲所凝。最近而知爲石隙。時雨勢彌甚。衣履沾濕。抵方丈。貫心上人急解衣代更。爇火就爇。

二十一日。雨漸收。衆峯俱出。惟東南絕頂。尙有雲氣。貫心出方丈中庭。指點諸勝。正南而獨高者爲寨頂。頂石如鸚口。名鸚口峯。又名老人峯。上特出一圓頂。從下望之。如老僧南向。袈裟宛然。名爲老人者。以此上振衣臺平視。則其峯漸分爲二。由雙劍下窺。則頂若一葉綴起。其北山之脊。一起而爲羅漢。再起而爲鸚鵡。三爲淨瓶。爲北下最高脊。四起。最北爲觀音峯。亦峭。此爲中支。北與展旗峯爲對。楠木殿因之。從南頂而西。最峭削者爲龜峯。三石攢立峯頭。與雙劍並峙。峯下裂隙。分南北者爲一線天。東西者爲摩尼洞。其後卽爲四聲谷。從其側一呼。則聲傳宛轉。凡四。蓋以峯東水簾谷石崖迴環其上故也。峯東最高者卽

寨頂。西之最近者爲含龜峯。其下卽寨頂含龜分脊處。而龜峯雙劍削插於上。爲含龜所掩。故其隙。或顯或合。合則并成一障。時亦陡露空明。昨遂疑爲白雲耳。又西爲雙劍峯。與龜峯並立分脊之西南。龜峯三剖其下而上。併雙劍同本而兩歧。其頂其南大書壁立萬仞四字。款字剝落。相傳朱晦菴也。此二峯爲西南過脊之中。東北與香合峯爲對。而舊寺之向因之。從西而北。聯障於左者。卽含龜峯。峯下卽振衣臺。平石中懸屏下。乃道登摩尼一線天者也。次爲明星峯。北接雙鰲。南聯含龜。在正西峯爲最高。又次爲雙鰲峯。峯北下插澄潭。卽入谷所經放生池南崖也。此三峯環峙谷西。而寨頂之脈。西北盡於此。從南頂而東。最迴環者。爲城壕峯圍屏峯。此爲東南層遶之後。西北與雙鰲爲對。從東而北。嶙嶙右列。爲驕頂峯。象牙峯。獅子峯。比肩谷東。而寨頂之脈。東北轉於此。乃又從北而駢立爲案。平突者香合。幻起者靈芝。卽方丈靜室所向。最高而歇張者。展旗峯。東昂西下。南北壁立。南插澄潭。卽入谷之鑿棧於下者。此三峯排拱谷北。而寨頂之脈。東北盡於此。此皆谷之內者也。展旗北爲天柱峯。卽昨遙望開岐如圭者。旁爲犬子峯。獅子南爲卓筆峯。圍屏峯。南深壑中有棋盤石。寨頂東南有朝帽峯。峯獨高。孤立寨頂後。余從弋陽東。舟中遙見者。卽此。近爲謠峯所掩。又寨頂朝帽間。則有接引峯。寨頂西又有畫筆峯。蓋寨頂北下者。旣爲羅漢諸峯。其南迥西遶。列成屏障。反出龜峯之後者。此是也。巖上有泉。是名水簾洞。此則谷之外者也。其谷四面峯攢。自成洞窟。惟西向一峽。兩崖壁立。水從中出。路亦從之。其南龜峯之下。東從獅子峯之側。北從香合天柱間。皆逾峯躋隙。而後得度。真霄壤中一靈勝哉。谷中觀音峯一支。自寨頂北墜。谷分爲兩。西則方丈靜室所托。最後爲摩尼洞。振衣臺之路。東則榛莽深翳。余曳杖披棘而入。直抵圍屏城壕之下。仰觀虎

搏羊諸石。使芟夷蕪蔓。道置級。益進必有深美。奈何任亂石茂棘。阻絕與區。出循獅子峯北。逾嶺南轉。所謂轆頂象牙諸峯。從其外西向視之中懸一峯如卓筆。不經此不見也。衆峯之麓。俱石岡萬巨。其東又有石峯一支。自寨頂環而西北。與轆頂象牙諸峯。又環成一谷。余從石岡直南徹谷底。復阻石棘而出。因西逾象牙獅子間。脊欹削。幾不容足。迴瞰內谷。真別有天地矣。此谷東第一外谷也。復循外嶺東行。南轉二里。是爲棋盤石。一大石穹立谷中。平如砥。其西南卽朝帽峯。西北卽寨頂。蓋圍屏峯之後也。其外峯一支。自朝帽峯下。復環而北。又成一谷。但其山參差環立。不復如內俱石崖削成者。此第二之東外谷也。寨頂朝帽之度脊處。一石高數十丈。南向立。卽接引峯也。余於棋盤石頰見。擬從此可躋絕頂。開棘直窮嶺下。則懸削無階。仍從故道。至獅子峯。轉經香合峯。登靈芝峯。望天柱。犬子兩峯。直立北谷中。蓋展旗峯獨峙於北。又環成一谷。此北外谷也。從展旗西南。直東上其頂。東南眺朝帽峯。左又分立一石。有同接引。而接引則蔽不可見。南面龜峯雙劍俱成一壁。迴環無復寸隙。下峯從夾棧西出。循放生池南行。出雙鰲明星合龜後。東視三峯背。俱垂土可升。捨之南。東入卽水簾徑。逾龜峯雙劍。爲下振衣谷中道。又捨而南。有路東上。知爲登寨頂道。從之。上二里。西視龜峯雙劍。已在足下。始知已出水簾上。下視谷中。三面迴環如玦。惟北面正對龜峯雙劍。其西有隙可通。然掩映不見。所從此第一南外谷也。循崖端再上。已而舍北從南。見東南岡上。亂石湧起。有若雙芝。駢發盤大蓋。斂下復並蒂。中穿孔。其上飛舞變幻。實不周接。又上一里。登一頂。復舍南。從北穿石隙而上。轉而東南行。其頂更穹然也。其東北復起一頂。兩頂夾而成峽。東南自過脊始。而西北溢於水簾山。遂中斷爲兩。而過脊之度。其東南者一石如梁。橫兩頂間。梁盡而巖崖削起。

決無登理。踞脊上迴瞰南谷，崩隕直下，深不見底。但見東西對崖，懸嵐倒翠，不知何途之入。此第二南外谷也。久之，覓路欲返，忽見峽北頂有級下達。自峽中直上者，因譚審峽南石上，復有級同之。始知其道不從脊而從峽也。想素昔爲人盤踞，故梯險鑿空。今路爲草沒，而石蹟未泐，遂循級北下峽底。復自峽攀級北上，一里東登最高處，竟與朝帽接引連袂並肩。朝帽四面孤懸，必無可登，而接引之界於其中者，已立懸脊之上。兩旁俱盪石錯塊，不特下不能上，上亦不可下。其北下之脊，卽棋盤石南下之谷。當朝帽南來山脈所環而成者，亦不知入自何途。此爲第三南外谷也。獨西無外谷，乃絕頂之北，東分爲圍屏城堞，西分爲鸚口。然其異，下仰則穹然見奇，上瞰反窅絕難盡也。時日暮亟返，余已目勞懷竭，飛騰而下，不自知其足之前也。四里下山，東向入至雙劍龜峯下，有徑可入水簾，昏黑難辨，遂逾嶺息方丈。

二十二日，逾振衣臺，上至龜峯，下再穿一線天而東北過四聲谷，谷壁一隙，東南向內，皆大石壘成。可西北出，其西北爲摩尼洞，正下窺方丈，平揖觀音諸峯，遂下嶺。西南循外谷入水簾洞，其處三面環崖，迴巨自天，北對龜劍二峯，泉從崖東飄灑下墜，爲此中絕勝。蓋龜峯巒障之奇，雁宕所無，但詘水觀耳。此谷獨飛珠捲雪，在深谷尤異，但其洞雖與泉對，而窪伏崖末，爲恨，顧其危崖四合，已可名洞，不必以一窟標舉也。時朔風舞泉，遊漾垂空，聲影俱異，霧色忽開，日采麗崖光水，低徊不能去。久之，飯於寺而別，仍從崖棧西出十里，排前又西二十里，至留口，暮涉其溪，溪西卽貴溪境，自排前至留口，迴望龜巖，祇見朝帽峯作一羊角插天，與弋陽東向望，不織毫差別。第此見一石人旁立，亭亭爲異。

二十三日，西行八里，將至貴溪城，忽見溪南一橋，架兩山間，執塗入問之，知爲仙人橋，隔溪不可至。西趨

二里入城。覺靜聞於逆旅。同出西南門。經張真人墓。碑乃趙松雪奉勅撰書者。一里。越一小橋。東向溪。溪流直逼。五面峯下。此溪發源江湖山。自花橋而下。卽通舟楫。西北六十里至羅塘。又二十里。至此入溪爲通閭閻道。其所北輸皆楮炭。適有炭舟。騰溪畔。呼之渡。渡溪東一里。由五面峯西北入。其山俱石崖盤峙。中剖而開。並夾而起。遠近離立不一。抵穹巖下。捨級而上。得一臺。綴兩崖如掌。其南下級。直垂澗底。其西上。則山巔。余先攀磴里許。至絕頂。則南瞰西華。東瞰夾壁。西瞰南溪。北瞰城邑。皆在指顧間。以山雨忽來。亟下山。從前磴南下一線天。卽從峯頂中剖而下者。是爲直峽。峽至中間。忽轉而東穿。復得橫峽。俱上下壁立。東盡出塢而南。望兩崖穹巖盤竇。往往而是。直抵西華。余已從五面峯稔視。捨之。仍轉出一線天。北逾嶺。二里。東轉入小隱巖。巖上穹下。遜裂成平。竅東西環轉。南連北豁。可廬而憩。巖後有宋洪駒父宣和年間書。余久知有徐仙巖。遍問不可得。聞有峨眉山。在小隱東南三里。遂由羅塘大道過一嶺。北轉入山。竹樹深情。巖石高穹。雨大至。飯於巖中。問仙橋道。曰。問道循山而東。穿塢北去。四里可至。從之路甚荒忽。久之。逾一山。忽見碧然高駕者甚近。及下谷。茫不可得。旣直抵其下。一石高跨峯坳。上環如卷。中開成門。面平整如臺。余先至橋下。仰視頂高穹。不啻數十丈。及登步其上。修廣平直。駕虹役鶴之巧不逮也。從其西二里。將抵象山。問徐仙巖。終不可得。忽一老翁曰。登後南入卽是。舊稱徐巖。今爲朝真官。路荒沒。非明晨不可覓。余以明晨將發。遂強靜聞南望山峽而入。始猶有徑。入漸滅。兩崖深極。不顧莽刺。直窮其底。石峽盡處。隘不容足。乃象山東第三塢。望其西。又有一塢。入不得路。問知路尙在西。乃得入。則高崖盤亘。中有深巖。外垂飛瀑。乃象山東第二谷。卽徐仙巖也。循階路出。南登象山。兩崖前突。中塢不深而峻。從巖右。

登仰止亭。亭高懸崖際，嵌空環映，仰危峯而俯幽壑，令人徙倚忘返。守祠者以昏黑恐無舟渡，遂扶余二里至中坊渡，隔溪呼舟，余渡過乃別。里餘入南關，抵肆宿。

二十四日，仍渡西南門大溪，南十里，新田鋪山勢漸開，正值西華山之南，迴望諸巖，兀突俱併成一山，祇有高下，無復剖裂痕。三十里，過馬鞍山，復入山谷，四里，逾嶺下，宿申命地，爲上清入山始境。主人爲余言：南去上清二十五里，西去仙巖止二十里，不若卽此向仙巖而後上清便。又言仙巖之西十五里有馬祖巖，不若竟赴馬祖轉，而由仙巖抵龍虎，以盡上清爲更便。余善其計，分靜聞待於上清，而余與願僕西去。二十五日，趨而西二十里，過香爐峯，峯危亘三疊，南面直剖下中一切，佛廬其上，雨不及登，其西卽安仁界。於是又涉饒郡地，八里，過新巖脚，不知巖之在上也。從東峽穿而北入，有巖橫亘於西，飛瀑交灑於上，復探其南，南巖有戶掩竹間，出躋其上，高敞盤亘，但無宛轉穿漏致，此卽新巖，非舊巖也。西趨下山一里，北轉入山峽，峽口巨石磊落，高下盤峙，深樹古藤，密籠其上。其內崖東西並峙，北連南豁，豁卽峽口，連者其底也。馬祖巖在東崖之半，卽新巖背，余由巖下仰視，欄柵憑虛，以爲殊勝。及冒雨登巖，則穢臭不可近，蓋爲業僧畜疇所且拒客不納，時衣已雨透，強棲石甍側。

二十六日，仍從化連處下轉，上西崖直趨而南路斷處卽來時峽口上也。崖壁峻立，不可下瞰，忽有洞透腹西出，既越洞，分甯道，一道循崖而北，兩崖並夾，遂成一線，一線中東崖下復裂而爲巖，清幽可托，巖外之崖與對崖下墜百仞，上插千尺，不合者盈咫，而中亦橫裂，遂若重樓，惟極北豁然，以爲可通外境，而豁處天光上闕，懸險愈深，削崖穹壁，阻絕上下，復還至洞門分道處，仰其上層，飛石平出，然高不可攀，從其

南道轉峯側而上。則飛閣危懸。又闢一境。寬路下不得。仍穿洞出崖端。寬路下峽口。又不得。乃循舊沿崖。抵北連處。下出峽口。四里。過南嶺。遙望東面亂山。灑翠駢聳。其北者爲排衙石。欹側其南者爲仙巖。最秀而近。瞰嶺下一石尖插平曠。四面削起者爲碣石。下嶺卽見大溪自東來。直逼嶺足。其溪發源瀘溪。由上清而下。乃從溪北溯流東南行。四里。至碣石下。仰望穹然。雖漸展而闊。然削立愈甚。有孤柱分臂狀。下有碣石。卽是爲安仁東南界。渡溪南爲瀝水。山復隸貴溪矣。又東五里。直抵排衙石。西爲魚塘地。東臨大溪。下有脫。

二十七日。自蔡坊渡溪。東一里。龍虎觀。觀後一里。水簾洞。南出山十七里。曰石岡山。金谿縣東界也。入撫州境。又八里。宿孔坊。

二十八日。五十里。下一嶺。爲五里橋。東南入金谿城。南十里。至大塘山。

二十九日。西南七十里。抵建昌東門。

十一月初二日。出建昌南城。西二里。至麻姑山。上二里。半山亭。又一里。噴雪亭。麻姑以水勝。而詘於峯。巒半山亭之上。有水橫竄。如臥龍蜿蜒。上至噴雪。則懸瀑落峯間。一若疋練下垂。一若玉筋分瀉。分瀉者交繫石隙。珠絡縱橫。亦不止於兩。但遠眺則成兩瀑耳。既墜仍合爲一。復如臥龍斜竄出峽去。但上之懸墜。止二百尺。不能與雁宕匡廬爭勝。再上。五級連注。可名五泄。五泄各不相見。各自爭奇。其中兩潭甚深。螺轉環連。雪英四出。此可一目而盡。爲少遜耳。再半里。上至龍門橋。兩崖夾立。泉搗中壑。不敢下視。架橋俯瞰於上。又變容與爲雄壯。觀龍門而上。溪平山遠。自成洞天。不復知身在高山上也。又半里。爲麻姑壇。

仙都觀。左有大夫松。已死。右有通海井。西上嶺十里。逾篔簹竹嶺。爲丹霞洞。又上一里。王仙嶺。最高。西下左
嶼中。宿華嚴菴。

初三日。仍出篔簹竹嶺。由西嶼中南上。越兩山。東南共五里。爲飛爐峯。南爲軍峯。北接麻姑。東瞰盱江。西極
芙蓉。蓋在五老峯。西陽華峯西北云。

初四日。東出建昌。過太平橋。南循溪五六里。西折出從姑南。上天柱峯。山頂兩石。並起如雙髻。北向登其
巖。前曰飛鰲峯。其後崖飛突而出。下有方池。曰玉冷泉。從東上天際亭。亭後鑿石梯而上。一洞口隘如斗。
蛇伏乃入。中高穹而寬。天柱之南隅也。仍下石級。西沿崖登。天柱鰲峯間。有臺一。掌上眺層崖。下臨絕壁。
竹拂石門。樹懸崖隙。爲雲臺巖。從其上西穿峽。架木崖間。曰雙玉樓。再西一石欲墮未墮。兩峽並起。上
下離立。曰一線天。此鰲峯北隅也。一線旣盡。峽轉而北。有平石二片。方圓各異。橫度峽內。曰跌跏石。此二
峯者。從天柱西鰲峯北。又起二峯。高殺於鰲峯。天柱而以麗得奇者也。其東一峯。卽南與鰲峯夾成一線。
又與西峯夾度。跌跏者。西峯之西。又有片石橫架成臺。其東西俱可跌跏云。從跌跏石北。踐一動石。梯東
峯而上。其頂南架梁於一線。出鰲峯巔。東鑿級以躋。遂凌天柱之表。北瞰郡城。西瞻麻嶺。時天霽。明爽殊
甚。從跌跏峽中。北下天柱之北。穹崖下臨。片石夾立。天柱北裂一隙。上有懸臺可躡。曰滴水巖。東下。又得
穹崖一重。爲竹影菴。從其南攀石而登。曰梅花巖。石隙東向。則天柱東隅下層也。飛鰲之西。有斗母閣。閣
側一石。曰蟾蜍。下嵌成窩。而上突爲臺。則又鰲峯西隅下層也。

初五日。東南四十里。爲碓石。南溪東溪至此。合南來者。爲新城溪。舟抵新城。尙六十里。東溪四十里。至五

禰。又六十三里。至杉關。爲江閩分界。度東溪橋而南。爲鐵仙巖。山俱純石。北半巖削爲崖。屏立田疇間。由崖隙而上。兩崖間瀦水成溪。崖插溪底。鑿棧以入。又一水自東來注。亦純石插底。隘不容足。梁架南度。又轉一橋。西渡大溪。遂躡山峽而上。則飛巖高穹。東向而出。僧憑巖結閣。種竹於外。頗幽敞。出度峽橋。見有石級西上。因躡之。盤旋山頂。兩度過脊。皆深坑斷峽。迴巨縱橫。下山二里。仍宿硝石東溪橋之南。

初六日。聞覺海寺勝。南趨二里。則南溪之左也。寺亦古。其前卽鐵仙巖以西之第二重也。蓋硝石以東。其山皆塊石堆簇。南則交互盤錯。斬若截塔。峯峯皆然。以鐵仙爲中西。則兩突而峙於南溪之左。東則兩突而至於止。止巖之東。再東則山轉而南矣。入覺海。見山在其前。乃循崖以登。崖之西。下瞰南溪。涓涓北流。時有小舟自新城來。旣南行。崖盡有峽。東下。蓋南北兩崖對峙成峽。其度脊處。反在西瀕溪之上。余見其峽深沉。遂躡山級。東南直登其巔。東西兩臺最高。自西而東。路盡莫前。下瞰亂壑。縱橫峽形。屈曲枝分。匯水成潭。分曹疊瀉。疑卽所云金龜湖也。而二峯東下無路。但見東峽有水。有徑。疑卽鐵仙。仍從舊路。下至溪東兩崖對峽處。卽從崖下。東入峽中。漸下漸濕。遂東北三里。至小港口。水自韓公橋來。渡之入山。東北三里。大石巖。五里。韓公橋。三里。雙同槽。南二里。紫雲巖。西一里。渡溪。爲夫子巖。返出紫雲。一里。至響石巖。又登嶺一里。至竺岫。

初七日。東南六十里。與南溪遇。東爲觀音崖。西爲山居院。南崖東溪。門以內澄潭甚深。三里入新城北門。出而西。西南二十五里。宿石瓶岡。下脫一日。

初九日。從草堂左。循崖南下。路甚微削。伏深草中。直下三里。東南一溪。自巖曲峯後。與外層巨山夾而成。

峽。巨山卽閩界。其東北度而爲簫曲。西北度而爲應感峯。會仙峯兩腋溪流夾而西去。簫曲南溪之上爲板鋪。渡溪東南上嶺一里。則平轉山腰。又南二里。直上山頂。二里南下而東上。至應感巖。巖西向。巨壑轟削。環成一窩。置室於中。自下望之。直憑虛綴壁也。從崖側臨登。里許至巖頂。以爲諸峯莫高於此。既登而後。知會仙亭亭更上也。應感二峯連起。東屬於大山。過脊甚峭。脊北之水出板鋪。脊南之水卽西出會仙峯北。自應感登會仙南下三里。過脊南水。復南上。則會仙北屬大山脊也。脊東之水西出會仙之南。其南又有大山。東北屬於應感後之大山。夾此水西去。其中塢落爲九坊。乃新城五十一都地。對會仙之山。名迷陽洞。山南卽爲邵武建寧縣。其大山東南爲泰寧。其西南爲建昌之廣昌。自過脊至會仙。望之甚近。而連逾四峯。皆峭刻。四下四上。又四里。而登會仙絕頂。則東界大山俱出其下。無論簫曲應感矣。自會仙西至南豐百里。東南抵建寧縣亦百里。其界有側家斜在迷陽洞南。爲大山窳絕處。

初十日。由會仙西下十里。過溪卽應感西南來溪也。又十里爲下埔。應感溪自東而西。會仙南溪自南而北。俱會於下埔北去。自下埔而上。懸崖瀑布。隨處而是。亦俱會於下埔。西南十里。至章邨。山始大開。有水自南而北。源自建寧縣邨家嶺。去章邨南十五里。又五十五里。始抵建寧。云章邨西南三十里。宿梅源。十一日。西五里。至溱上塢。平疇一環。四山繞壑。以爲平地矣。已而流忽下墜。循級愈下。遂成一瀑。名溱山。壑又五十里。抵南豐。出其西。盱江自西南遠城東北而北下。西五里。一溪自北來。度其橋。軍峯溪自西來。溯之行。數家列溪上。曰三江口。

十二日。渡軍峯溪。從左路上。路漸微。六七里。入山口。越二嶺。約三里。詢知正道在南。從三江渡溪已誤也。

蓋其嶺西北爲吳坑，東南爲東坑，去三江已十里，乃南轉下一坑，復得土人指上嶺，共五里，至後阿，上二里，一小廟當道歧，出廟西北，平循山半陰崖行，又二里，至一山過脊處，南北俱有道，西向登嶺，道獨仄，遂躡之，登一峯，卽轉入山峽，峽有溪自西而東，東口破壁下，縮口一峯，西南半壁，直傾至底石骨如削，鐵路在其對崖，循峽陰西入，自過脊登嶺至此，共二千七百步，一石飛突南崖，俯瞰溪，日光溪影俱爲浮動，溪中大石矗立，西盡峽兩崖逼束成門，水從門中墜壁下，潏迴大石而出，蓋軍峯東溪源也，飛突崖下架一橋，渡澗而北，登嶺半里，山迴水聚，得歧路入龍塘菴，西有龍潭，路棘不可入，菴左渡小溪，直上嶺六百步，循崖而西，屢有飛澗從山巔墜下，路橫越澗流者五六次，下復成一溪，又九百步，得橫木棧崖，又二里，直轉軍峯北，仰望峯頂猶天外，一石澗自峯頂懸而下，此北溪之源也，渡溪二百步，上一嶺，始與北來大路合，自此西上一里，至北嶺度脊處，其西下爲宜黃道，東卽所來大道也，自此南上，鑿磴壘級，次第間出，蹊空而上，道極修廣，愈上愈高，風氣寒厲，與會仙異，自分道處至絕頂，悉直上，無曲墜，共四千三百步，抵軍峯巔，下望五六尖峯，自西南片片來，乃閩中來源也，其南圓亘者爲着棋峯，亭亭削刻，非他峯所及，蓋自南豐來，從軍盤嶺南面上，不及北道之闊，然經着棋峯棧石轉崖度西峽中，躡磴攀隙，路甚奇險，余從北道望見之，恨不親歷。

十三日，北下十里，至嶺脊岐路處，捨東北二道，從西下半里，得混元觀，則軍峯北下觀也，地已屬撫郡宜黃縣，聞山南車盤來道，亦有下觀，云循山北下兩山排列，水瀉其中五里，至澗底，軍峯直北水也，又一水自西南來，乃軍峯西壑水，至此會循水，東北五里，過架梁石，石縮兩澗口，聚落在其外，曰墟上，又魚牙山

之水亦自西南來會。與大溪合。西轉下宜黃。墟上卽東北岐。溯一小溪。十里至東源。東上三里。登板嶺。嶺水西流入宜。東南流入豐。東北流亦入宜。蓋軍峯北下脊也。度嶺東竟塢。一里。水東出峽。下墜深坑。從北岐一徑。五里至下邨。又北二里。水入山谷中。兩山隘束。路濼山半。曰十八排。卽七里坑也。凡十里。水破峽而出。又一里。山開水轉。度小橋而西。曰楓林。

十四日。卽從小橋溯小溪北上。五里入南灣。均。逾分水嶺。爲南源。卽小溪源也。五里至八角莊。有水東下。北二里。登黃沙嶺。下巾兒澗。水亦東下。北溯一小水。三里。上欄寨門。平行李家嶺。一里始下。下一里。爲磁龜。又東北逾嶺。下溪自東南南下深坑。路不能從。東下三里。山少開。東逾一嶺。二里。曰乘龍坳。水亦南下。復東上二里。曰鵝腰嶺。平行二里。下一里。曰鉏原。先是下磁龜。以爲平地。至此歷級東下。共十里。至歪排。始知磁龜猶在衆山上也。歪排以上。多墜峽奔崖之流。但爲居民造楮。灌水成滓。失飛練懸珠之勢。然鉏原小水已如此。不知磁龜以東。諸東南注。整者其奇勝更當何如也。出歪排。其南山塢始開。水亦南下。又東十三里。則盱江自南而北。日方下午。不得舟。

十五日。右江左山。北行三十六里。則從姑在望。入郡之南門。

十八日。西循麻姑道。三十里。逾朱君嶺。復循山半行。深竹密樹。瀾山繪谷。紅葉朱英。綏映沉綠中。曰鞋山。五里入石坪。山環一谷。隨水峽而入。復登嶺五里。踏嶺頭。卽芙蓉峯。東過脊也。脊二重。南下六七里。有龍潭。古剎在深坑中。道小不及下。度脊而西。卽芙蓉山。自南而北。高巨衆山上。循山東北上。里許。山開一塢。東北向。是爲芙蓉菴。

十九日。從菴左小徑。直躋一里。出峯上。又平行一里。登三仙石。爲芙蓉最高處。東眺黃仙峯。已不能比肩。南眺軍峯。直欲競峻。芙蓉之南。有陳峯山。在十里內。高毅於芙蓉。峭削似之。凭眺逾時。從峯北小徑。西下里許。與石坪西來大道合。下五里。北轉。始有高篁叢木。西下上四里。登揭燭尖。西南下二里。爲南坑。有洞。自東南來。四山環遶。中平一壑。隨水數轉。出里許。一水自北至。二水合而南出。路因之。西九里。高峯逼西。又合一南來水。與俱北。遂度港口橋。循左麓而北。五里抵上坪。水注北去。路西折。上杉木嶺。二十里。宿車上。

二十日。乘月西行。卽與大溪遇。想卽墟上之溪。自南而北者。發源軍峯。經坑陰至此。已而溪復西南下。路折西北山中。十里。則大溪復自東南來。渡之。東行五里。又一溪。自西南循宜黃城東。而北。軍峯溪與之會。再北。又一小溪。自城北來入。三水合。經獅子巖下。遂北下。臨川云。乃與靜開出宜黃北。過豐樂橋。上獅子巖。巖迴盤兩層。兀立三溪合流處。又西北二里入山。得仙巖。高峙若列錦屏。上穹下通。其西垂。忽透壁爲門。穿石而入。則衆山內闕若另一區域。是巖甚薄。南面壁立。北面穹覆。其穿透多隙。正如處之通天巖。巖之最奇者。乃返出縣南。循南來溪。西南行二十二里。過玉泉山下。山屏路右。若負辰。又南隨大溪三里。一小溪自西來注。卽石礮下流也。始捨大溪。溯小溪。西折入三里。得石礮寺。寺北有齧崖立溪上。半自山頂平剖下。南峯尤突兀。與之對峙。爲門。石礮嶺正中懸其間。寺倚嶺東麓。仰望之。祇見峯頂立石巖。然不知其中空也。是晚宿寺中。

二十一日。亟登巖。是峯東西橫跨。若飛梁天半。較貴溪石橋。軒大三倍。從寺西眺。祇得其端。從寺北轉入

峽中南向登。仰見竹影浮颺。一峯中穿。高度雲未透。石入南瞰。亂峯攢挺。溪聲山色。另作光響。非復人世。出橋南。還眺飛梁之上。石痕橫壘。疑有綴慮。虛室無路可登。正徘徊間。一山鶴沖飛而去。響傳疎竹間。益令人留戀。是橋之南。其內石裂兩層。自下而上。離合尺許。由隙攀躋。欲達其上層。而隙夾逼仄。轉身輒礙。無可緣繻。還問寺僧。謂從橋內裂隙登。必去衣履。可及其上層。而從上垂綆。可引入中層云。下礫由小路五里。抵玉泉山下。山甚峻。屏立溪西北。上半俱削壁。僧疊級鑿崖架廬。峯側一峯懸上。三面憑空。後復下。隔深峽。離大山之右崖丈許。登眺久之。返抵北門。逆旅已昏黑。

二十二日。西北三十里。至陳坊。北度小木橋。沿小溪入五里。由迴龍洞入山隘。抵曹山寺。環峯四圍。平時一圍水流其間。亦此中一洞天也。

二十三日。西四十里。至朱碧街。去樂安尚三十里。

二十四日。西南三十里。至大坪墅。東轉入華蓋山。二里爲一天門。又躡級上一里。爲舊一天門。有二小溪合於石屋之上。從此行峻坂中七里。至二天門。兩度脊。東北遠三峯之陰。共七里。而登華蓋頂。謁三仙焉。華蓋三峯並列。而中峯稍遜。西爲着棋。東爲華蓋。路由西峯而登。其陽甚削。故取道於北。華蓋之上。諸道房簇。達仙殿無餘地。可舒眺。登着棋。縱目四覽。其北正與相山對。西南則中華山與頤頤。東與南各翼以崇嶂。然皆不能與華蓋抗也。是在崇仁南百二十里。東去宜黃亦百二十里。西去樂安止三十里。西南一百里。至永豐。東南至寧都。則二百里焉。余自建昌宜取道磁龜。則直西而至。自宜黃則取道石碧。從雲封寺。亦直西而至。今由朱碧則迂而北。環而西。轉東向入山。取道雖迂五十里。而得北遊曹山洞石。可無

楫矣。仍下三天門。西南十二里出大陂。溪中亂石平鋪。水碎飛其上。望之如冰玉。

二十五日。爲長至日。早寒殊甚。西南十五里。溪邊一橫石。臨流與靜。聞箕踞其上。不知溪流之卽在其下。及起。回顧溪流。汨汨透石出。始知爲架壑石也。余道樂安。聞城西十里有天生橋。欣然欲往。今路已南。不及西向。幸得此石。雖溪石庳細。已見天生石梁一斑。南十五里抵流坑。又西八里。宿於烏江溪南之茶園。二十六日。候舟逆旅。度溪橋。北上會仙峯。其峯在大溪北。黃漠溪之西。蓋兩溪交會。是山獨峙。其下流與雪華山東。西夾黃漠溪。八大溪之口者。高聳巖巖。倍於雪華。南面石骨嶙峋。於此中獨爲峻拔。其西南則豁然溪流。放注永豐境。由溪北從東小徑。西上五里。至會仙峯。更西北上一里。石尤巖。上多鵲花紅豔。但不甚高。亦冬深殊景也。下山舟尙不行。復止宿。余自常山來。所經縣治。無不通舟。惟金谿樂安通舟之流。俱在四五十里外。

二十七日。舟發烏江。經永豐。出吉水恩江。

十二月初二日。抵吉安郡。

初十日。登中華山。上下俱十里。

十一日。遊洞雲。

十二日。循中華而南。十里登分水嶺。逾嶺。東五里爲帶源。由帶源隨水東行。出水口峽。水東去。路捨水南。入山六里。過羅源橋。復與帶水遇。蓋其水出峽東行。循山南轉。至此度橋而北。山始大開。又五里。宿水北。十三日。由水北五里。度瀘溪橋。爲夏朗。滯張氏西園數日。

十八日由夏朗西。西華山之東。小徑北。五里。西轉。循西華北十里。至富源。西二里。爲瀧頭溪。至此折而南。入山。又五里。爲瀧瀧溪。束兩山間。衝崖破峽。兩崖石骨壁立。有突出溪中者。爲瑞石飛霞。峽中八景之一。西北十三里。北宿於羅家埠。

十九日行十里。循西巖山南。又西十里。踰孟堂坳。則贛江南來。爲瀧洋入處。曰張家渡。附小舟。順流北下。十里。至永和。其北涯有道。可徑往青原。登山。隨山東北行五里。入兩山間。又一里有溪。轉峽而出。渡溪南。轉石山。當戶。清澗抱壑。青原寺西向而峙。初入時。不過東西兩山夾也。至北塢。轉入而南。始覺水石清迥。巖壑濼迥。及登塔院。下瞰寺基。更臺中。洋開整。四山湊合。其塢內外兩重。外建書院。內峙香阜。若天造地設者。是寺久爲書院。僧本寂。竭力興復。改院爲寺。鄒南臯郭青螺欲兩存之。本寂力持不可。始遷書院於外塢。寂爲余言如此。寺前一溪。由寺東南深壑中來。至前。匯翠屏下。翠屏爲水所蝕。山骨嶙峋。層疊聳出。老樹懸綴其上。下映清流。景色萬狀。寺左循流上山。夾甚峻。而塢曲曲折折。八十里。抵黃鮎嶺。入口迴鎖極隘。但知有寺。不知寺後有此深塢也。余自翠屏下。循流攀澗。宛轉其間。莫測所極。覺水春菜圃。種種俱有。異致。日漸西。乃登山。由五笑亭返寺。出山渡溪橋。從山南五里。越而西。西北十五里。渡贛江。暮煙橫。落不辨。江城燈火。又三里。宿郡北白鷺洲。

二十五日入永新舟。

二十六日。十里。至神岡山下。乃西入小江。又西二十五里。曰三江口。安福江自西北來。而西南來者。永新江也。舟溯西南行。至是始有灘。又十五里。泊橫江渡。去吉安郡五十里。

二十七日二十里。廖仙巖。至是始有山。南岸爲泰和界。北俱廬陵境也。自此舟轉北行。十里永陽。廬陵大市也。在江之北。然江之南岸。猶十里而始屬泰和。以舟曲而北耳。又三十里。泊止陽渡。

二十八日二十里。至敖城。始南轉。揚帆五里。上黃壩灘。復北折入兩山間。五里枕頭石。轉而西。三里上黃牛灘。十八灘從此始。灘之上爲分絲潭。潭水深碧。崖束如門。至此始有夾峙之崖。激湍之石。又七十里。經畫角灘。抵坪上。則廬陵永新交壤處。

二十九日二十五里。至還古。望溪南大山橫亘。下有二小峯拔地起。問舟人。大曰義山。無奇。小曰梅田。有洞在山麓。余夙慕梅田之勝。亟登涯。令奴隨舟候於永新。余同靜開由還古南行。五里至梅田山下。峯皆叢石。簪疊無纖土。蒙翳其間。真亭亭出水蓮也。東向者三洞。北向者一洞。惟東北一角。山石完善。東南洞盡處。與西北諸面俱爲燼灰者。鐵削火淬。大喪玲瓏之質。東向第一洞。在穹崖下一突石障。洞側洞門穹然。高可十數丈。入洞後。頂忽盤空起。四圍俱削壁下垂。如懸帛萬丈。牽綰迴盪。上復嵌空成閣。中仰一竅。直徹山頂。恨無十丈梯。凌空置身其間也。由此北入。左右俱有旋室。透門伏獸垂幢。不可枚舉。而正洞垂門五重。第三重有柱中擎。界門爲兩。正門在西偏。直透洞光。東偏則旁門。暗中由別隙入。至第四門而合。再進抵第五門。約已半里。而洞門穹直。光猶遙颯。至此路忽轉。西向入。入一門。黑暗漫無所睹。但聞傳響鏗鏘。比明處更宏遠。欲出索炬燭之。既返步。所睹比入時更顯。垂乳列柱。種種滿前矣。洞之南不十步。又得一洞。亦直北而入。最後左轉。亦幽暗。其瑰異宏麗。少遜第一洞。既出。見洞之西壁。一隙呀然。側身入門。高五六尺。闊僅尺半。上下方正。如從繩絜矩。而楹枅成形。宛然琢削。其內石色與外洞較異。圓竇側隙。曲

折玲瓏。悉可蝸旋。猿掛入。有風蓬蓬然。出自內深空中。而昏黑無所見。乃蛇退而出。出洞。又南下十步。再得第三洞。則穹然兩門。一東向。一南向。中皆穹朗。初直北入。既而轉右。轉處一石柱。潔白如削玉。上垂爲寶蓋。綃圍珠絡。形多瑰異。從此東折。漸昏黑。兩旁壁益狹。上甚高。惜無炬。不能燭其頂。下則伏者漸低。不容身而出。自是而南。凌空之石。俱厄於大斧烈焰。乃從山下轉。而北見簪削之勝。四顧都無徑路。過東北折而西。遇一人引入後洞。洞在山的北甫入。亦有一竅。上透山頂。入其內。高穹明敞。當洞之中。一石柱斜。巖作槎枒狀。曰石樹。下有石棋盤。最內西轉。云可通前洞。而出時。連遊四洞。日已下春。既不及竟。炬再入。而洞外石片。鱗峒。覺空中浮動。益無暇俯。挾幽閣。遂與靜聞。由石瓣中。踏隙上。上至半。下瞰諸懸石。若削若縵。度日已暮。無覓炊處。亟下山。山之西北隅。慘受焚削。與東南齊。嘆西過一澗。十里。至大道。西嶺角。西南行五里。抵永新東關。時余舟溯流逆上。且迂曲甚繁。尙未至縣。乃入遊城中。抵暮。出舟。適泊浮橋下也。永新東二十里高山。曰義山。橫亘而南。爲泰和龍泉界。西四十里高山。曰禾山。爲茶陵州界。南嶺最高者曰七溪嶺。去城五十里。乃通永寧龍泉道也。永新之溪。西自麻田來。麻田去城二十里。一水自路江南向。至一水自永新北向。至合於麻田。

三十日。出城南溯溪行。七里。小溪南自七溪嶺來入。又西三里。大溪西南破壁去。道自西北沿山入。三里。越草壑嶺。爲楓樹。復與大溪遇。又西北越合口嶺。八里。至黃楊山。境始大開。溯溪而西。七里。宿李田山。鄉寒寂。徹夜不聞一爆竹聲。北望巖嶠甚壯。問之。卽禾山也。聞其地西去路江二十里。北由禾山趨武功。一百二十里。計令靜聞先待於路江。

丁丑年正月初一日。余直北入山。升陟五里。越一小溪。又五里。北抵厚堂寺。越小嶺。始見平疇。水田漠漠。隨流東北行五里。西北轉。溯溪入山。溪乃禾山東北流。聚甚大。余自永城西行。未見有大水南入溪者。當由東入。永新下流也。北過青堂嶺。西下復得平疇。一塢曰十二都。西溯溪入龍門坑。溪水從兩山峽中。破石崖下。搗連泄三四潭。最下一潭深碧如黛。其上兩崖石俱飛突。相向入其內。復得平疇。是爲禾山寺。寺南對禾山之五老峯。背倚者。乃禾山北支復起之山也。蓋禾山乃寺西主山。而五老其南起之峯。最爲聳拔。兩山夾坳中有羅漢洞。余急於武功。不及爲羅漢五老遊。遂北登十里坳。越嶺北下山。復成塢。曰鐵徑。復從其北。越一嶺。下五里。更得平疇。曰嚴堂。五里上鷄公坳。一名雙頂。嶺甚高。嶺南之水出鐵徑。北水則出陳山。鷄公以北。卽安福境。下嶺五里。抵陳山。東西俱崇。山峻嶺夾峙。上則虧蔽天日。下則奔墜峭削。深奧非復人境。

初二日。北向行。南來之水從東破山去。又有北來水合而東。路卽溯流北上。五里宛轉至嶺上。東轉北度。嶺脊曰常衝。嶺西一峯爲喬家山。石勢嵯峨。頂有若屏列。若人立者。諸山之中。此爲翹楚。北下三里。一石崖兀突。溪左上皆純石橫豎。水從峯根墜空而下者數十丈。但路依右行。崖畔叢茅蒙茸。不能下窺。徒聞搗空振谷聲。下此始見山峽。中田塍環壑。又二里。抵盧子壠。一溪自西南。一溪自東南。南山峽與常衝之溪合。而北壠北一岡。橫障溪使西走。溪乃環岡復北。遂西北流。路始捨溪北過岡。又五里。下至平疇。山始大開。成兩北兩界。而盧子壠之溪。復自西轉而東。遂成大溪。東由洋溪與平田之溪合。乃渡溪北行。三里至妙山。復入山峽。三里至泥坡嶺。蓋五里。北越嶺而下。又得平疇。一壑曰十八都。又二里。有大溪亦自西而

東乃源從錢山洞北至此者。平田橋跨之。度橋北上相公嶺。從此迢遙直上。五里有路從東來合。又直上十里。盤陟嶺頭。日炙如釜。渴不得水。久之。聞路下淙淙聲。覓莽間一竇。出泉掬飲之。山坳得居落。爲門家坊。坊西一峯甚峻。卽相公嶺。所望而欲登者。正東北與香爐峯對峙。爲武功南案。

初三日。坊北三里。轉而西。復循山北向。始東見大溪。來自香爐峯麓。是爲湘吉灣。下嶺。連越兩山脊。二里。抵何家坊。路從西塢下者。乃錢山道。路從北坳上者。乃九龍道。而正道則溯大溪東。從夾中行。二里。渡溪循南崖。一里。三仙行宮在溪北。從此漸陟崇崖。二里。直造香爐峯麓。其崖幻時有細流懸掛。北下大溪去。仰見峯頭雲影漸朗。亟上躋。忽零雨飄揚。三里。至集雲巖。雨遂沾衣。乃入集雲觀。少憩。觀南倚香爐。北向武功。前則大溪由東塢來。西經湘吉灣而去。雨少止。情一道流。送至山頂。冒雨半里。度老水橋。復循武功南麓。行遂上牛心嶺。五里。過棋盤石。雨漸大。道流遶所界。送資。棄行囊去。蓋棋盤有道。直北上。五里。經石柱風洞。又五里。徑達山頂。此集雲登山大道也。由小徑循深壑而東。乃觀音崖道。余欲兼而收之。直從山頂小徑趨九龍。而所送道流。欲仍下集雲。從何家坊大道上。故不合而去。余遂從小徑冒雨東行。山支直從山頂墮壑而下。堦者爲岡。坳者爲峽。路循其腰。遇岡則躋而上。遇峽則俯而下。由棋盤經第二峽。一石高十餘丈。巖側殊覺娉婷。其內峽突石叢樹。望之甚異。而石滑草塞。無可着足。循路東過峽者。其三岡下。由潤底橫度而南。直接香爐之東。水遂分東西流。西由集雲出平田。東卽觀音崖下。江口皆安福東北溪也。於是又過兩峽。北望峽內樹木蒙茸。石崖奇詭。時見崖上白練如瀑。而怪無飛動之勢。審視之。俱儼凍成冰也。共五里。抵觀音崖。一名白法菴。在武功東南隅。其地幽僻深奧。初爲山牛野獸窩。白雲鼎建禪

廬其徒隱之擴大之殿前廣池一方亦高山所難觀者前有尖峯曰箕山乃香爐東又起一尖也菴前後竹樹甚盛前大路直下江口後即登山東路也雨止由菴東躋其後直上五里抵山頂茅菴三石卷殿即在其上而濃霧瀰漫咫尺不辨道者引入叩禮返宿茅菴武功山東西橫若屏列正南爲香爐峯香爐西即門家坊尖峯東即箕峯三峯俱峭削而香爐高懸獨聳並列武功南若櫺門然其頂有路四達由正南者自風洞石柱下至棋盤集雲經相公嶺出平田十八都爲大道余所從入山者也由東南者自觀音崖下至江口達安福由東北者二里出雷打石又一里卽爲萍鄉界下至山口達萍鄉由西北者自九龍抵攸縣由西南者自九龍下錢山抵茶陵州爲四境云

初四日霧影忽開忽合從正道下覓風洞石柱直下者三里遠見香爐峯時出時沒半山猶濃霧如故遂乘末雨返山頂先往九龍沿山脊西行初猶瀰漫已漸開三里下度一脊忽沉霧中望見中峯北巒崖斲柱直下插谷底號曰千丈崖百崖聳峙迴環高下不一隕北而下爲門爲闕爲幃爲樓皆密樹平鋪霧猶時時籠罩身至其側輒復開朗標異蓋武功功屏立東西與中共起三峯而中峯最高純石南面僅見突兀而北則極懸崖迴蕩之奇使不由此而由正道幾謂武功無奇勝矣西三里過中峯之西連度二脊狹僅尺五至是南北俱石崖而北尤斲削環突多奇脊上雙崖重剖如門下隕至重壑由此通道而下可盡北崖諸勝惜山高路絕無能至者又西復下而上爲西峯峯與東峯無異而石骨鱗峒則少遜中峯又五里過野豬窪西峯盡處石崖特出下容四五人曰二仙洞聞其上尙有金鷄洞未入於是山分兩支路行其中西下四里至九龍寺寺當武功之西垂崇山至此忽開塢成園中有平壑水西出峽橋墜崖而下乃神

廟時與觀音崖東西並建者。觀音閣爽下臨。九龍幽奧中敞。形勝固不若九龍端密也。若以地勢論。九龍雖稍下於頂。其高反在觀音崖之上。出寺西。越溪口橋。溪從南下。西越一嶺。又過一小溪。二溪合而南墜。谷中溪墜於東。路墜於西。俱垂南直下。五里爲紫竹林。僧寮倚危湍。修竹間幽爽。兼得亦精藍之最精者。從山上北望。猶在重霧中。漸下漸開。而破壁飛流。倒峽懸湍。十里而至盧臺。或從溪左。或從溪右。循渡不一。總在轟雷倒雪中行。但澗崖危聳。竹樹翳密。懸墜不能下窺。及下而渡澗。又復平流處矣。出峽抵盧臺。始有平疇。一壑亂流。交湧畦間。芒鞋沾溼。夾溪四五家。環堵離立。遂托宿。

初五日。東南越嶺行五里。下至平疇。是爲大陂。居民數家。自成一壑。一小溪自東北來。乃何家坊之流也。盧臺之溪自北來。又有沙盤頭之溪自西北來。合而南出陳鏡口。兩山如門。路亦隨之。出口卽十八都平田。東向大洋也。大陂之水自北而出。陳鏡上陂之水自西而至。車江二水合而東。經鏡山下。平田者也。路由車江循西溪五里。至上陂。復入山。渡溪南上。門樓嶺五里。越嶺復與溪會。過平塢二里。一峯當溪之中。南北各有一溪。潑峯前而合。是爲月溪。上流路從峯之南。溪入南有石闕衝。頗突兀。又三里。登視高嶺。平行二里。東南下二里。過洞北。西南登一小山。石色潤而形巉。由石隙下窺。一窟四環。有門當隙中。內爲巷。後爲石城洞。洞外石崖四亘。崖有隙。東向。菴卽倚之。菴北向。洞在其左。門東北向。循級而下。頗似陽羨張公洞門。而大過之。洞中高穹。與張公並。而深廣倍之。其中一岡橫間。內外分兩重。外重有巨石分列。門口如臺。當臺之中。兩石筍聳立而起。其左右列者。北崖有石柱矗立。大倍於筍。而色甚古穆。從石底高攀上。屬洞頂。旁有隙。可環柱轉。柱根湧起處。有石環捧。若植之盤中者。其旁有支洞。曲而北。再進。又有一大柱。

下若蓮花，圍壘成柱，上如寶幢，擎蓋屬頂，旁亦有隙可循轉，柱之左另環一竅，支洞益穹，因索炬不得，遂止。

初六日，由洞門南越一嶺，可五里，其處西爲西雲山，東爲佛子嶺，之西垂，望見東面一山，中割如門，意路且南向，無由得一追視，又二里至樹林，忽度橋轉而東，一里，正取道斷山間，乃卽東向洋溪大道也。蓋自祝高嶺而南山分東西二界，中開大洋，直南抵湯渡，其自斷山之東，山又分南北二界，中開大洋，東抵洋溪，而武功南面與石門山之北，彼此相對，中又橫架祝高至兒坡一層，遂分南北二大洋，北洋西自上陂合陳錢口之水，由錢山平田會於洋溪，南洋西自斷山至路口，水始東下，合石門東麓盧子壠之水，由塘前而會於洋溪，二溪合流，曰洋岔，始勝舟而入安福，初望斷山甚逼削，及入之，無奇也，是名錯了坳，入坳，東南三里至午口，南上嶺，山峽片石森立，色黑，質秀如英石，又二里一小峯特立而尖，土人號曰天子地，東逾一嶺，五里爲銅坑，坑南直上，黑霧中五里，忽聞溪聲喧沸，已循危崖峭壁上行，霧中下瞰，皆峭石駢立溪上，沉黑逼仄，不能詳也，已而竹影當前，犬聲出戶，遂得石門寺，問石門之奇，尙在山頂五里，而遙會雨大作，因留寺。

初七日，天雖露，露未晞，日高乃上山，迨下山，日色已過午矣，以不及至梁上，遂由舊路下至銅坑，北向十里，宿路口劉氏宅。

初八日，西南向石門西北麓行，卽向所入天子地處也，五里，小流自銅坑北麓，西北注山峽間，忽有亂石蜿蜒，中一石橫臥澗上，流淙淙透其下，其石玲瓏若雲片，偃臥但流微梁伏，似園亭中物，巧而不鉅耳，又

五里逾岡而得大澗。一峯兀立澗北，爲洞仙巖。逾澗南循西麓行，其西卽祝高南下之大洋也。南爲永新界，又五里與大路合，又五里一大澗，東自牟芳坳來，均在禾山絕頂西北，與石門南來之峯連列者，度之而南，卽爲梁上。復南五里，連逾東來二澗，過青塘壑，又二里宿西塘。

初九日，復南行西逾一北來之澗，卽前東來之澗，轉而南者，七里至湯渡，始與大溪遇。此溪發源於祝高南，合南下所經諸澗，盤旋西山麓，至此東轉，始勝舟。又五里至橋上，其處有元陽觀、元陽洞，洞外列三門，內可深入，以不知竟去。前溪復自北而南，渡溪逾山十里，隨大溪東入峽，又二里爲龍山，數家倚溪上，循溪東去，崖石飛突，如躡獅跳虎，高瞰其上。路出其下，灘石激湧，殊爲壯觀。三里峽漸開，出峽南北廓然，又二里溪轉而南，北望禾山高穹獨出，與除夕李田所望無異。始知牟芳嶺之東，又分一支，起爲禾山，而禾山又西環一支，至高石峒也。禾山西南有溪南下，至此與龍江大溪合，而南去，路亦隨之。五里渡龍田溪，循溪南岸東向行，又六里至路江，與靜開會。

初十日，由路江循西來小水二十里，爲橋頭，分兩道，直西向者，往茶陵道也。渡溪西南向，則芳子樹下道，於是從西南道十里至界頭嶺，爲江廣分界處。蓋崇山南自崖子壠，東峙爲午家山，東行者分永寧、永新、南北界，北轉者至月嶺，伏爲塘石，爲茶陵、永新界。下嶺水卽西流，聞黃雲仙在其南，遂迂道南入山十里，南越一溪，卽黃雲下流也。逾仙宮嶺下五里，望南山，高插天際者，卽午家山，乃永寧、茶陵界也。北與仙宮夾而成塢，中一峯自西而來，至此始卓立，卽黃雲廟。廟南有澗奔湧，不見上流，察之，則一竅伏卓峯之下，亂波流出，遂成滔滔之勢。遊竟，仍北出仙宮嶺十里，與界頭之道合，又一溪自西而東，發源崖子壠，在

黃雲西北重山中。渡溪北五里。復得一溪。亦東向去。度溪橋。卽爲芳子樹下。始見大溪。自東南注西北。小舟鱗次其下。至高隴而更大。芳子樹名。昔有之。今無矣。

卷二下

楚遊日記

丁丑正月十一日。分靜聞舟。從芳子樹順流至衡州。期以衡之青草橋塔下。予同願僕從陸探茶陵。彼縣之勝。順流西行八里。越兩岡。至蟠龍菴。菴前道分爲兩。一小溪北自龍頭山來。過溪直西去。是爲巫江。乃茶陵大道。隨山順流轉南去。是爲小江口。乃雲巖山道。小江口卽蟠龍巫江。二溪北自龍頭至此。南入黃雲大溪者。雲巖山在茶陵東五十里。沙江之上。其山深峭。神廟中。孤舟大師開山建刹。孤舟故。虎來寺。攬僧去。遂僧徒星散。豺虎晝遊。人無入者。每從人問津。俱戒莫入。且雨霧沉霾。莫爲引導。予不爲阻。從蟠龍小路。南沿小溪二里。復與大溪遇。渡溪南入山。雨沉沉益甚。西南三里。則大溪復自北來。直逼山下。盤曲山峽。兩旁石崖。水嚙成磯。沿大溪二里。至沙江。卽雲巖溪入大溪處。道遇一人。持蓋將遠出。見問雲巖道。卽曰。入此山非多人不可。予爲君前驅。因隨抵其家。爲予覓三人。各持械具火。冒雨入。初循溪口。東入一里。一小溪自西峽透隙出。望其石崖層巨。外東如門。導者曰。此虎窟也。樵探從未入者。遂溯雲巖大溪。宛轉二里。溪底石峙如平臺。中剖一道。水由石間下。甚爲麗觀。於是上山。轉山嘴而下。得平疇一壑。曰和尚園。四面重峯環合。平疇盡約一里。復逾一小山。循前溪上流。曲折峽中一里。抵雲巖寺。山深霧黑。寂無一

人而大雨促行，遂同導者出，出溪口，遇一舟，附之順流下。時衣履沾溼，得舟甚適，買薪炊粥炙衣，無暇問兩旁崖石也。山溪迂曲，下午登舟，四十里，暮舟子宵征三十餘里，泊東江口。

十二日，開靈巖在茶陵南十五里，乃出城南渡鄒水，東南行，陔陀上下五里，得平曠，曰歐江，有溪東南來，溯之行，霧中望東山石，甚兀突，心異之。又五里，抵沙陂溪，溪源在東四十里，百丈潭，山最高者曰會仙寨，下臨沙溪，上巨圓頂如壘磨，其內穹崖裂洞，曰學堂巖。再東，山峽盤巨，中曰石梁，梁在會仙寨東谷，其谷亂崖分巨，攢列成塢，兩轉而石梁東西橫列，下開一竇，由梁下北望，別有天地，透梁入梁上，復開崖一層，由東陂上直造梁中止，登之如巖重樓，又東一里，乃北入峽中，一里得碧泉巖，對獅巖，俱南向，又東逾嶺，下北轉則爲靈巖，巖東向，深數十丈，高四丈，自會仙巖至此，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盤互，堆環成壑，爲瑛爲門，爲巖爲洞，往往而是，但石質粗而色赤，無通漏潤澤觀，惟石梁橫跨，下復穹然，此中八景爲第一。

十三日，返至茶陵南關外，經大西門，尋紫雲雲陽諸勝。西九里，抵山麓，曰沙江鋪，大江至此直逼山下，鋪西爲攸縣安仁大道，南登紫雲山，上一里，山半真武殿，上則觀音菴，俱北瞰來水，子詢雲陽道，菴僧曰：雲陽山西去此十里，頂爲老君巖，雲陽仙在其東，峯腋去頂三里，雲陽仙之麓爲赤松壇，去雲陽仙亦三里，紫雲乃雲陽東北盡處，而赤松爲雲陽正東麓，由紫雲之北，西順江岸三里，爲洪真廟，乃登頂北道，由紫雲南循山麓，西四里，即赤松壇，則登頂東道也，去頂各十里，而近今觀音菴，側西小徑二里，可達羅漢洞，菴亦有間道登頂，不必下紫雲也，予從之，遂由真武殿側，西北度兩小崗，一澗從西北來，則紫雲與羅漢後山夾成者，水北大江，紫雲爲所界斷，澗即羅漢菴，菴東向，予急於登頂，從菴後西向登山，濃霧翳

山半不願攀躋直上三里。逾峯脊兩重。霧漸開。又上二里。則峯脊冰塊盈柯。大小依枝。遇風輒墜。時嵐霧悉消。山之南與東二面。歷歷可睹。鄒江自東南黃鵠江自西北。盤曲甚遠。始知雲陽之峯俱自西南走東北。排列數重。紫雲其北面第一重也。羅漢菴後。余所由躋者。第二重也。雲陽仙第三重也。老君巖在其上。爲絕頂。所謂七十一峯第一峯也。頂峯在南。予所登峯在北。徑路迷絕。西南望峯頂。中隔一塢。絕頂尙霾沉霧中。俯瞰過脊處。在峯足里許。其上隔山竹樹一壑。兩乳迴環掩映。疑卽雲陽仙。雖無徑。亟直墜下。度脊上二里。逾一小坳。入雲陽仙菴。菴北向登頂道。由左畔上。可五里。至老君巖。菴後有大石。飛巖駕空。竹樹懸綴。石間五雷池。澄碧迥異。層巖上突。無可攀陟。且黑霧密翳其上。辨晰甚難。蓋予所登道。當風無樹。故冰僅隨枝堆積。此菴中山環峯夾。竹樹蒙茸。縈霧成冰。玲瓏滿樹。每朔風一振。鏗然傾地。如玉山之顛。有積高二三尺者。盜爲之阻。通頂處登陟更難。因問亦松壇。而僧楚晉。訛爲石洞。予貪石洞奇。遂捨登頂。東下山路。側澗流瀉石間。僧指爲子房煉丹池。仙人指跡。諸勝。予笑頷之。直下三里。抵赤松壇。始知赤松非石洞。殿前特古松一株。無他勝。

十四日濃霧四合。無復登頂望。循山麓北行。逾小澗二重。共四里。過紫雲麓。又六里。抵洪山廟。風雨暴至。市薪糶糶者。竟日。廟後有大道。南登絕頂。時廟下泊舟數艘。俱苦石尤。不能順流。下屢招予爲明日行。予猶不能愜然。雲陽頂也。

十五日泊舟將放。招予速下舟。予見四山霧舒雲泄。遂決策登山。由廟後南向登三里。一高峯北峙。道分兩岐。予初岐東南。疑由羅漢峽向雲陽仙。非徑造老君巖者。乃復轉西南岐。不一里。陟高峯西峽。顧僕南

見峽頂。若石梁東西架。予瞻眺不及。及西上嶺側。大江已環其西。大道乃西北下者。遂望嶺頭南躋。上嶺頭。冰葉紛披。雖無徑着跡。予意得石梁勝。亦可少慰。升嶺逼覓。無有飛駕石。第見是嶺脊。東南橫屬高頂。其爲登頂道無疑。遂東南度脊。仰首直上。又一里。再躡脊。下瞰脊南。雲陽仙已在履底。蓋是脊東西橫巨。西爲絕頂。北盡界。東卽屬前登雲陽東第二重嶺也。於是始得道。更南向上。冰雪蜂接。行冰花玉樹中。一里。連過兩峯。始陟最高頂。從峯脊南下。又一里。復過兩峯。有十字微路。界峯岫。南上復登山頂。東西俱由山半下。然脊北頂雖極高。純土無石。脊南峯較下。而東面石崖高穹。峯筍森立。乃從南嶺東攀崖。踞石瞰塢中。茅竄意卽老君巖靜室。因上已盡勝。不必下時。欲探秦人洞。乃從西路行。山陰冰棘繁阻。舉足甚艱。不二里。道絕。四顧皆茅茨。僵凍。舉首投足。上下綽困。兼茅中時有偃宕。疑爲虎穴。山下復重霧四沉。瞰眺莫闕。計難再下。復望山巔。上凍滑草。附隨躋。輒墮念嶺峻。草開可脫虎口。益鼓勇直上。二里。復得頂。北望前所西下脊。又隔二峯矣。又南一里。再下二峯。忽亂石排空。片片攢及交戟。霧盛風急。從中溜足直下。強攀崖。踞坐。益自豪。旣下石峯。岫中復得十字路。於是復西向下嶺。二里。草叢中時有細路。又二里。路微而石樹蒙翳。又二里。則石懸樹密。路益絕。蓋始路逾嶺而西。聞茶陵人自東來。燒木爲炭。至此輒返。過此崖窮樹深。上者不能下。下者亦不能上。遂與願僕掛石投崖。懸藤倒柯。墜空者數層。漸聞水聲。終不識去人境遠近。已而霧影一閃。露出層峯夾谷。樹色深茂。又見谷口兩重外。平塢可踞。乃益撥叢歷級。旣而下一懸崖。忽得枯澗。遂可踐石行。而澗霧草中。不辨水石。爲力甚艱。三里。下一瀑崖。微見路影。時隱現草間。又一里。澗從崖間破峽出。兩峽劈峙。北尤斗峭。始得道。從南崖逾嶺出。又一里。遇北來大道。一邨居曰窰裏。

蓋雲陽西塢也。其地東北轉洪山廟。五里而遙。南去秦人洞十五里。遂循山峽行。逾一小嶺。五里上棗核嶺。嶺俱雲陽西向度。而北轉成峽者。下一里渡澗。澗乃南自龍頭嶺下。出上清洞。依西麓澗。南上半里。爲絡絲潭。深碧無底。兩崖多疊石。又半里。復渡澗。依東麓登山。是處東爲雲陽之南峯。西爲大嶺。大嶺高並雲陽。龍頭嶺其過脊也。其東南盡西嶺。東北抵麻葉洞。西北峙五鳳樓。西南爲古爽冲。一溪自大嶺東北來者。乃洪碧山之水。一溪自龍頭嶺北下者。乃大嶺雲陽過脊之水。二水合北出。把七龍頭嶺。水南下者。合秦人洞水。出大羅璋。越龍頭二里。得平疇。曰東嶺塢。塢內水田平衍。邨居稠聚。東卽雲陽。西卽大嶺。北卽龍頭嶺。過脊南爲東嶺迴環。予始至以爲平地。及下東嶺。而後知在衆山上也。循塢東一里。宿新菴。

十六日。南行一里。登東嶺。卽從嶺上西行。嶺頭多旋窩成潭。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爲井。深或不見底。是爲九十九井。是山下俱石骨。巉峒上透一竅。輒水搗成井。井雖枯。皆無水。然亦以九十九奇也。又西一里。則西南谷中。四山環遶。亦成仰釜。釜底有澗。澗東西皆秦人洞也。灌莽中直下二里。至其處。澗由西洞出。入東洞。澗橫界釜中。東西長半里。中流先搗入一穴。旋透穴東出。卽自石峽中行。峽南北俱石崖壁立。夾成橫槽。水由槽中抵東洞。南向搗入洞口。洞有兩門。北向。水先分入小門。透峽下。傾人不能從。稍東南入大門者。從衆石中漫流。勢較平。但洞內水匯成潭。深浸洞兩崖。旁無餘隙。可入。循崖則路斷。從水則苦無浮槎。惟小門水入峽後。亦旁通大洞流。可搗厲入。其隙宛轉分微。如軒榭別啓。返矚搗入之勢。甚奇。西洞洞門東穹。較東高少殺。水由洞後東向出。亦較淺。可涉入。洞五六丈。上嵌圓頂。四圍飛石架空。兩重。

如度懸閣，得二丈梯可度上。其下再入水，亦成潭，深並東洞，不能入。出西洞，逾嶺二里，南抵塢下，東洞水東向湧出，山麓亦如黃零之出石下也。土人環石爲隄，壅成巨潭，以灌山麓。水南流出谷，路從其東北上嶺，共三里，仍達東嶺塢。

十七日，仍由新菴北下龍頭嶺，共五里，至絡絲潭下。先是予按志有秦人三洞，上洞惟石門不可入，予既得東西兩洞，無從覓所謂上洞者。土人曰：絡絲潭北有上清潭，洞門甚隘，水由中出，人不能入，入卽有奇勝。此洞與麻葉洞俱神龍蟄處，非惟難入，亦不敢入也。予聞之益喜甚，既過絡絲潭，不渡澗，卽依西麓下，蓋渡澗爲東麓，雲陽之西也。棗核故道不渡澗爲西麓，大嶺洪碧之東也。出把七道，北半里至上清潭，卽在路之下澗之上門，東向夾如合掌，水由洞出，有三派，自洞後者匯而不流，由洞左者乃洞南旁竄出，甚急，逾洞左急流，卽當伏水入，導者止供炬，無肯爲前驅者。予解衣伏水，蛇行以進，石隙低而隘，水沒大半，必身伏水中，手擎炬，平出水上，乃得入。西入二丈，隙始高裂，丈餘，南北橫裂者亦三丈，然都無入處，惟直西一竇，闊一尺五寸，高二尺，水沒其中者如所闕，隙餘水面，僅得尺之半，計匍匐水中，必口鼻俱濡水，且以炬探之，貼隙頂入，猶半爲水漬。時顧僕守衣洞外，若涸水入，誰爲遞炬者，身可由水，炬豈能由水耶？况秦人洞水，予雖沒浸股，溫然可近，此水獨寒，而洞當風口，鸛鷗尤厲，風兼水逼，火復阻道，捨之出，燕火洞門久之，復循西麓，隨水北，已在棗核嶺西矣。去上清三里，得麻葉洞，洞在麻葉灣，西大嶺，南洪碧，東卽雲陽棗核之支，北則棗核西垂也。大嶺東轉，正東澗下流，夾峙如門，當門一石峯聳突，曰將軍嶺，揭搗其西，而棗核一支，西至此盡，澗西有石崖南向，東瞰澗中，大嶺一支，亦東至此盡，迴崖之下，開一隙，淺不

能入崖前有小溪自西而東入大澗。循小溪至崖西亂石間。水窮於下。竅啓於上。卽麻葉洞。洞口南向。僅斗大。在石隙中。轉折數級。下初寬。導亦俱以炬。應無敢導者。且曰。此中有神龍奇鬼。非符術不能服。最後以重資覓一人。將脫衣。問子乃儒。非法士。驚出曰。予以爲大師。故縱膽入。豈能身狗汝耶。子乃寄行李前。卽與願僕各持數炬入。卽民隨至洞口者數十人。皆莫能從。予兩人乃以足先入。歷級轉竇。迺下。數轉達洞底。洞稍寬。可側身。舒首。乃以炬前向。其東西裂隙。俱無入處。直北一穴。低僅尺。闊等下。甚平燥。先以炬後蛇伏。進背腹摩貼。足後聳。乃度此內洞第一關。內裂隙。既高。東西橫巨。然亦無入處。又度第二關。低隘與前齊。規進法亦如之。既入內層。亦橫裂。西南裂者不甚深。其東北裂處。上一石坳。忽又縱裂。起上穹下狹。高不見頂。至此石幻殊形。腐理頓易。片竅俱欲生動。其西北之峽。漸入漸東。內夾一縫。不能容炬。轉從東南峽。仍下一坳。其底沙石平鋪。如澗底潔溜。乾燥鮮水。峽東南盡處。亂石轟轟。疊成樓臺。由其隙皆可攀躋。上其上。石竇一縷。直徹洞頂。光由隙中下射。宛如鈎月。澗底南通。覆石低壓。高僅尺許。此必前通澗外。澗所從入者。由層石下。北循澗底入。隘低甚。與外二關相似。稍從其西。攀上一石隙。北轉而東。若度鞍歷嶺。兩壁石色石質。光瑩欲滴。垂柱倒蓮。紋同雕刻。東下一級。復值澗底。已轉入隘關內。於是闢成一街。闊二丈。高殺其五尺。覆石平如布。曜北馳坦底。半里許。下有一石。度出爲榻。櫺邊明辨。上則蓮英。下垂連接成障。四圍垂幔。大與榻並。中圓透盤空。上穹爲頂。其後西壁。玉柱圓豎。大小不一。而色皆瑩。素紋絕刻。鏤街中第一奇也。又直北半里。洞分上下兩層。澗底東北去。上洞登自西北。時所齎火炬。已去。其七恐歸途迷惘。遂割奇返。抵透光處。炬裁盡。澗外守視者。又增數十人。見余兩人。皆額禮稱異。且曰。前久待不

出。疑墮異吻。予各謝之。然此洞但入處多隘。其中美勝。予所見洞俱莫及。不知土人何畏入乃爾。乃取行李於前邨。隨澗北十里。抵大道。又西十里。宿黃石鋪。去茶陵西已四十里。鋪南即大嶺。北峙峯石。俱嶙峋。插空西南。一峯尤甚。名五鳳樓。去十里。而近即安仁道。予蚤臥不及詢。明發登塗。知已無及。黃石西北三十里。爲高暑山。又有小暑山。俱在攸縣東。疑即司空山也。二山之西。高峯漸伏。茶陵江北。曲經高暑南麓。而西。攸水在山北。是山界茶攸兩江云。

十八日。西北五十里。抵攸縣。

十九日。西南四十五里。下太平寺嶺。則大江在其下。隔江即芒湖也。候舟不得。宿泊舟間。

二十日。上午始得舟。順流西北。向山峽行。二十五里。大鵝灘。十五里。過下埠。下四鄉灘。險甚。過此山始開。江乃西向。二十五里。北下橫道灘。又十五里。宿楊子坪民舍。

二十一日。四鼓。舟人乘月促下舟。二十里。雷家埠。出湘江。又東北十五里。抵衡山縣。出望岳門。三里。越桐木嶺。始有大松立路側。又二里。石陂橋。松始夾道。五里。過九龍泉。又五里。師姑橋。山隴始開。乃見祝融峯北峙。然夾路松至師姑橋盡。五里。入山。復得松。又五里。路北有子抱母松。又五里。過司馬橋。入謁岳廟。問水簾洞。在山東北隅。非登山道。遂東出岳市。東北三里。有小溪。自岳東高峯來。入小徑。三里。上山峽。即望見水簾布石崖下。二里。造其處。乃瀑之瀉於崖間者。非洞也。下山。又東北二里。登山循峽。逾一隘。中峯迴水。遠爲九真洞。亦山峽間瀑也。在紫蓋峯下。踰山而北。尚有洞。亦山塢。漸近湘潭境。予見日將暮。遂出山。十里。宿於岳廟。

二十二日力疾登山。由岳廟西度將軍橋。岳廟東西皆澗。北入山一里。爲紫雲洞。亦無洞。山前一岡當戶環成耳。由此上嶺一里。大石後度一脊。里許。路南有鐵佛寺。寺後躋級一里。路兩旁俱細竹蒙茸。上嶺得丹霞寺。復從寺側北上。由絡絲潭北下一嶺。又循絡絲上流之澗一里。爲寶善堂。其處澗從東西兩壑來。堂前有大石如劈。西澗環石下出玉板橋。與東澗合而南。寶善界兩澗中。去岳廟已五里。堂後復躋磴一里。又循西澗嶺東。平行二里。爲半雲菴。菴後渡澗。西躋級直上二里。上一峯。爲茶菴。又直上三里。逾一峯。得半山菴。路甚峻。由半山菴丹霞側北上。竹樹交映。青翠滴衣。竹中聞泉聲淙淙。自半雲逾澗。全不與水遇。以爲山高無水。至是聞之殊快。時欲登頂。過諸寺俱不入。由丹霞上三里。爲湖南寺。又二里。南天門。平行東向二里。分路南一里。飛來船。講經臺。轉至舊路。又東下半里。北度脊。西北上三里。抵上封寺。寺東有虎跑泉。西有卓錫泉。凡住寺者三日。夜觀天垣諸宿。大者或如盃孟。不類平時所見也。初行山間。望芙蓉煙霞石廩。天柱諸峯。皆摩霄插雲。森如列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藏峯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峯首。則諸峯願在屐底。若揖若退。若頰而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峯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延甲接。夜纒以下一百餘字。係張江陵遊衡嶽記中文。楊本不錄。不宜刻入。

二十六日。至觀音崖。再上祝融曾仙橋。由不語崖西下八里。路分南北。北二里。九龍坪。仍轉路口。南一里。茅坪。東南由山半行。四里。渡亂澗。至大坪分路。東南上南天門道。予乃從西南小路直上。四里。爲老龍池。在嶺坳嶺外多靜室。西南至側刀之西。雷祖之東。東二里。上側刀峯。平行頂上二里。下山頂。度脊甚狹。行亦帝峯北一里。遶其東。乃由坳中東行一里。轉出天柱東。遂南下五里。過獅子山。與大路合。由岐路西入。

福嚴寺

二十七日由寺西循天柱南一里又西上二里越南分脊北轉循天柱西一里上西來脊遂由脊上西南行循華蓋東轉出其南麓西三里復循華蓋西北下風雨大至北過一小坪復上嶺共一里轉西行嶺脊上連度三脊或循嶺北或循嶺南共三里復上嶺直上二里是爲觀音峯峯北樹中行三里雨始止沉靈益甚西南下一里得觀音菴又下一里爲羅漢臺有路自北塢至者卽南溝來道於是復南上三里度二脊旣逾高頂南下一里得叢木一邱曰雲霧堂又南下一里得東來大路遂西下又一里半至澗度橋而西卽方廣寺蓋大嶺之南石廩峯分支西下爲蓮花諸峯北則雲霧頂分支西下爲泉室天台諸峯夾而成塢寺居其中水口西去環鎮甚隘亦勝地也寺西有洗衲池補衣石在澗旁度水口橋卽北上山三里得天台寺蓋泉室峯又西起高頂突爲天台峯西垂一支環轉而南若大尾之掉幾東接其南下之支南面水僅成峽內環一塢如玦在高原之上與方廣可稱上下二奇仍返宿方廣

二十八日出補衲臺沿澗西行五里石樹灑溪巖影溪光上下交映又二里隔溪前山有峽自東南來與方廣水合流西去路遂北向登崖崖下石樹愈密澗在深壑中有黑白黃三龍潭兩崖峭削路折而上聞聲而已不能見也已平行山半共三里過鶴公嘴得龍潭寺寺在天台西峯下南爲雙髻峯蓋天台雙髻夾而西來以成龍潭潭北上卽寺寺西爲獅子峯尖削特立天台以西峯至此盡其南隔溪卽雙髻峯而蓮花以西峯亦至此盡過九龍猶平行山半五里自獅子峯南遠其西下山又五里爲馬跡橋而衡岳西面之山始盡橋東去龍潭十里西去湘鄉界四十里西北去白高三十里南至衡陽界孟公坵五里自馬

跡橋南渡一澗。澗卽方廣九龍水去白高者。東南行四里。又越小橋一里。上一低坳。不知其爲界頭也。過坳。又五里。有水自東北山間懸崖下。高數十仞。曰小響水塘。亦衡岳餘波也。又二里有水自西北山懸崖飛瀉。是爲大響水塘。闊大過前崖。而水分兩級。轉下峽間。初見上級。後見下級。故覺其不及前崖。飛流直下也。前卽寧水橋。水南出沙河。下衡郡草橋。由寧水橋五里。過園清亭。逾小嶺。爲穆家洞。洞迴環。圓整。水自東南環東北。乃石廩峯西南峽中。水山環如水。而東附於衡山之西。經洞二里。復南逾一嶺。二里。爲陶朱下洞。洞甚隘。水直西出。路又南入峽。二里。復躡嶺。爲陶朱中洞。水亦西出。又南二里。上嶺。坳甚隘。爲陶朱三洞。敞於前二洞。而不及穆洞之迴環。二里。又逾嶺。爲界江。江之西曰大海嶺。溯水南行一里。上一坳。至傍塘。卽隨水東南行五里。抵黑山。又五里。水口。兩山逼湊。水由其外破壁入。一里。水始出峽。路亦夷。又一里。爲橫口。傍塘黑山之水南下。峽之水西南來。至此合。北望陶嶺。白石諸峯甚近。南去衡郡五十里。二十九日。沿溪南行。躡大小犁坪。共五里。復與溪遇。循溪東南下。十里。越溪。又五里。入排衝。排衝者。山岡自黑山西之談碧嶺。東南至青山。分爲兩支。俱西北轉。兩岡排列。夾爲長塢。至青山坳。凡五里。塢始窮。乃逾坳而南十里。下望日坳。至黃沙灣。則蒸江自西南來。路隨江東南下。又五里。抵衡郡之草橋。覺靜。聞暮得之綠竹菴。瑞光上人處。菴在北門外。華嚴松羅諸菴。間八菴。連絡。俱幽靜。明潔。唄誦之聲。相聞。乃桂藩焚修地。

二月初一日。由菴東南躡小嶺。至湘江。溯江至蒸水入湘處。渡江登東岸。東南行六里。復西五里。從丁家渡渡江。已在郡南門外。登崖上。回雁峯。不甚高。東臨湘水。北瞰郡城。俱在足下。雁峯寺。籠罩峯頂。無餘

隙，仍出北門，登石鼓山。山在臨蒸驛後，湘江流其南，蒸江北透。山由其間東突成峯，前有禹碑亭，後爲崇業堂，再上宣聖殿，中峙焉。殿後高閣曠然，曰大觀樓，平視衡城，與回雁南北相對。蒸湘夾其左右，俯出密樞下，近而萬家煙市，三水帆檣，遠極於岳雲嶺，木亦爲披映。雖書院宏偉，不及吉安白鷺，乃地爲名賢樂育之區，兼滕王黃鶴諸勝，非白鷺所得侔矣。樓後爲七賢祠，最後爲生閣，閣東向下，瞰蒸湘合流於前。末水北入二里外，與大觀東西易向，大觀踞山巔，收南北西三面之奇，此則東盡二江合流之勝者也。又東爲合江亭，址稍下，臨流愈近，下樓過青草橋，東北二里，入綠竹菴，來雁塔者，衡州下流第二重水口山也。石鼓從郡城東北，特起垂江，爲第一重雁塔，又峙於蒸水東，末水北爲第二重南瀨江，與石鼓夾峙，蒸水左右。

初二日至初六日，俱雨阻菴中。

初七日，靜開，同顧僕定永州船，予循菴東入桂花園，乃桂藩新構慶桂堂地，前列丹桂三株，皆聳幹參天，接陰蔽日，其北寶珠茶五株，雖不及桂之高大，亦鬱森殊匹。又東爲桃花源，源自華嚴天母二菴來，南北俱高岡夾峙，中層疊爲池，池兩旁依岡分塢，皆梵宮紺宇，諸藩閣亭榭，錯出其間。桃花源上卽桃花沖，乃嶺坳也，其南最高處結亭曰停雲，從亭北逾桃花沖坳，東復岡夾成池，越池而上，卽來雁塔，塔前爲雙練塘，西對石鼓，返眺蒸湘交會，亦甚勝，因促僧登塔，歷五層，四眺諸峯，北惟衡岳最高，次西之雨母山，又次則西北大海嶺，餘皆岡壟高下，無甚崢嶸，而東南二面豁然無際，湘水自回雁北注城東，至石鼓合蒸，遂東轉經塔下，東合末水北去，三水曲折不及長江一望無盡，而紆迴殊足戀也。歸菴晤靜聞，知舟行期二

日後。

初八日入郡。出南城一里。由回雁麓一里。入花藥山。山不甚高。卽回雁西轉迴環下府城者。諸峯如開翅舒翼。四拱成塢。有寺當其中。若在城郭內。宏敞爲一方冠。

初九日。移行李舟中。雨不止。舟泊不行。

初十日。舟行五里。泊水府廟。

十一日。二十五里。南上鈞欄灘。衡南首灘也。又西二十五里爲車江。折而東南。二十里爲新塘站。又二里。泊新塘上流之對涯。二鼓中盜囊洗。僅脫身。願僕被重創。

十二日。賴靜聞於焚餘中。拔得衣被數件。體得蔽。時劫舟已沉。鍋具焚沒無餘。靜聞沒水取得一鐵銚。渡取江底溼米。煮粥遍食諸難者。余三人因附土人舟。返衡府。抵鐵樓門。已五鼓。

十三日。入城投金祥甫。欲假遊資於桂藩。金其書記也。日復一日。竟不得要領。

二十日。出步柴埠門外。途遇折寶珠茶者。花大瓣密。其紅映日。又見千葉緋桃。含苞大如鐘。皆桃花冲物也。擬往觀之。

二十二日。同靜聞出瞻岳門。越草橋。過綠竹園。桃花歷亂紛目。入桂花園。則寶珠盛放。花巨如盤。殷紅層密。萬朵浮圍翠之上。艷陽繁景。流賞移情。不復知身在窘難中。望隔溪塢內。桃花竹色。映帶生姿。中有閣臨流亭。新其巔。循級入。登山踞亭。爲之撫然。

二十六日。金圃會得百金。遂貸二十金於予。會桂藩復有所捐助。靜聞不能無望。予議先往道州。留靜聞

候助郡中待予還同西行。

三月初三日下舟風雨作舟子遷延晚始移泊南門埠。

初四日下午過汶江抵集雲潭去前日被盜處不遠。

初五日平明發舟風頗利十里過前日畏塗沉舟猶在也四里過香爐山上有灘頗高又二十五里過桂陽河口桂陽河自南岸入湘春水出道州春陵山歸水出寧遠九疑山經桂陽西境合流至此入湘爲常寧縣界由河口入抵桂陽尚三百里又四里至瓦州夾。

初六日二十里過白坊驛又西南三十里爲常寧水口水從東岸入湘亦如桂陽口水較小常寧縣治猶在江之東南也西十五里泊糧船埠。

初七日西南十五里至河洲驛此地湘江東岸爲常寧界西岸爲永之祁陽界皆平陵嶺然岡阜遠壘三十里過大鋪兩岸俱祁陽屬上九州灘又三十里至歸陽驛。

初八日西七十五里泊石壩裏。

初九日五十餘里下午抵祁陽予病不能登昨予將至白水驛力疾西望一橫山如列屏至是舟溯流而西又北轉已出是山之陽蓋祁山也在湘江北縣在湘江西祁水南相距十五里上流則湘自南來循城東抵山南轉祁水西自邵陽來東入湘遂並東曲去。

初十日舟以候客未發予念浯溪勝不可不登乃沿江南五里渡之東已在浯溪下溪由東西入湘流甚細溪北三崖駢峙西臨湘江而中崖最高顏魯公所書中興頌高鑄崖壁前有亭下臨湘水崖巖巒石簇

立如芙蓉叢蓐。予病怯，臥崖邊石上，仰觀久之。舟至，又行二十里，過新婦塘。江北岸一石娉婷立巖端，矯首作西望狀。下有小鮮曰竹魚，極腴。八九月重一二斤，他處所無。又十里，泊舟瀨水崖，崖在江南岸，危巖巨空。

十一日，六十五里，抵七里灘。

十二日，二十里，過冷水灘。舟循東岸行，隔江聚落，俱在石崖上。瀨江石骨嶙峋，直插水底，闕閭之址，以石不以土。人從崖隙拾級以登，真山水中窟宅也。忽南風大作，薄暮風稍殺，舟乃行。五里已暮，乘月行五里，抵區河。

十三日，四十里，至湘口關。湘江自西南，瀟江自東南，合於其前。予舟由瀟入，十里爲永郡西門之浮橋，已一舟從後來，予移附其中。蓋以明日向道州者，下午舟過浮橋，泊小西門，隔江望西岸，石甚森幻。中一溪自西來，注石梁，跨其上，心異之。循城而北，西越浮橋，則浮橋西岸，異石張翕，執土人問愚溪橋，卽浮橋南畔溪上跨石者是。鉅罅潭則直西半里，路旁嵌溪者是。始知潭卽愚溪上流，潭從西橋從南也。乃遵通衢直西去，路左人家隙中時見小溪，流石間半里，過柳子祠，祠南向臨溪，再西抵茶菴，則溪自南來，沿石東轉，轉處石勢尤森特，但亦溪灣一曲耳，無所謂潭也。求小邱，小石潭，俱無能識者，是水發源永州南百里之鴉山，有冉染二名，柳子易之以愚，按文求小邱，當卽茶菴也。菴去潭西數十步，叢邱之上，爲此中鼎剎。求西山亦無知者，後讀芝山碑，謂芝山卽西山，亦非也。芝山遠在北，當卽柳子祠後圓峰高頂，今爲護珠菴者，是聞菴間有柳子崖，則爲西山信矣。予覓道其間，西北登山，崖已蕪，竟不得道，乃西南繞茶菴，前復

東返柳子祠前渡溪南越一岡東轉出懸溪橋橋兩端架瀟江之上卽前所望巽石也因搜踞石窟上下穿眺尤幻橋內一菴曰通圓北向俯溪有竹木勝時舟在隔江城下以舟子遲待予乃返

十四日晨過浮橋西見一長者叩以永州最勝曰溯江南二里瀕江爲朝陽巖北隨江轉入山岡亦二里爲芝山巖無得而三也予乃先北趨芝山循江西岸半里至劉侍御山房由其側北入山越一嶺又北逾山岡登其山見山之西北湘水在北稍遠近則一小水從西來東南則瀟水在其東瀟江東岸又有塔障江與此山夾瀟爲永水口蓋此卽西山北走之支北盡瀟湘合流處當卽柳子所記萬石山郡人則稱爲芝山云越嶺北從嶺上東轉前望樹色合陰石崖轟奮知異境到矣卽下崖脚仰望有菴倚之路遶其北而上乃捨菴上趨則崖石聳透固奇而兩旁亂石森立上下起伏如蓮萼芝房中虛外簇隨地而是小徑由其間上至崖頂穿一石關入有室南向遶其南西穿石隙入仍從西峽下至崖脚一路竹木扶疎玉蘭鋪雪入崖下菴菴北一小閣可憇南結精廬倚之門在其左僧從內啓扉揖入小庭側竇穿臥隙而上崖石穹然一亭綴石末四窗空明花障間發若置身盆石窈窕中出返至浮橋聞西四十里有寺曰石門山最勝以渴登朝陽巖不及往分令願僕從橋東溯瀟放舟南上予從橋西仍過懸溪橋溯瀟西岸南行一里大道西南折道州道也由徑東南一里則一山怒而豎石奔與江鬪踰其上東俯入石關內飛石浮雲旁下瞰瀟水卽朝陽巖矣巖後通前谿上覆重崖絕壑臨其下憩倚於中烟帆遠近與溪雲山鳥相出沒遊目所及勝賞迭供甫定而山谷傳響舟人已放舟於下促下舟予不顧崖北有石磴直下緣江亟從之磴西倚危崖澄江東逼盡處忽有洞呀然高闊共四丈亦東面江溪流自中噴玉出水洞也洞口少入

卽南轉，平整軒潔，大江當其門，內界流泉，與上巖高下擅奇，入五六丈，卽匯流湍洞，洞西轉而黑，計可揭進，無炬乃出，其北更有一巖，覆結奇雲，踵插淵黛，土人橫杙架板若閣道，仍從石磴透出巖後，凌絕頂，佛爐踞其上，舟人促不已，乃下舟，溯江漸東折，七里至香爐山，山銳若髻，石骨攢簇，獨峙江西岸，時見佳植綴搖，下午過金牛灘，上有金牛嶺，嶺北峯尖削，南則橫突三峯，江流直搗其脅，至是舟始南，泊廟下，舟行已五十里，陸路止二十里也，先是聞永州南二十五里有澹巖，不意舟帆竟日巖猶在前也，計明晨過其下，舟人執不肯待，予念陸近水遠，不若聽舟去，從陸躡之。

十五日，五里至巖北，亟登涯，期舟於雙牌，雙牌者，郡南五十里鋪也，郡南二十五里爲巖北，陸至此與江合，陸卽南入山，又二十五里，至雙牌，水道則東迂溯江，至雙牌，又六十里，計舟一日僅抵此，予不難負病追躡也，巖背東北臨江，從其南二里西向入山，巖俱怒踔作攫人狀，已望見兩峯前突，西峯聳石尤異，及登之，官舍半頽，先是西峯之陽，望見洞門高張，至是路從其側出，上見石崖攢舞，環玦東向，下則中空成巖，容數百人，下平上穹，明奧幽爽，無偏仄昏昧苦，北洞底亦有垂石環轉，覆樞分內外者，巨石磊砢，界道石上多宋元人題刻，黃山谷最愛此邱，謂爲此中第一巖，東穿腋竅，上有門，上通叢石間，東瞰官舍後迴谷，巖西南又闢一門，踰門出其右，石壁穹然，僧寮倚之，西瞰山下平疇，桑麻布壤，中有進賢江，發源自龍洞，洞去永城西南七十里，江東來直逼山麓，北入瀟江，側又有水洞，去此二里，乘炬可深入，從僧寮循巖南東行，過前望洞門高張處，門雖峻，中夾不廣，內亦不能上，遂後巖也，仍冒雨東出，臨江迢迢，在數里外，澹山南卽崇山排互，支分東走，故江道東曲避之，乃捨江南行，七里至木排鋪，又南逾小嶺，三里爲陽

江不能勝舟。西南自大小葉江來。至此二十餘里。東注瀟。其北則西嶺橫亘。南則曹祖山。張家冲諸峯。駢立於前。又南七里。直抵張家冲東麓。曰陳皮鋪。又南三里。逾嶺望西山層墜下。時見石骨舉奇標異。已復靈湊一區。衆竅逶迤。亟西披之。則石片層層。盡若雞距龍爪。下蹲於地。又如絲瓜之囊。筋縷外貫。而中悉透空。但上下爲臺棘阻纒。無從披躋。隨之南。見旁有隙土新雜者。輒爲捫入。然每至純石。卽復不雜。間之路旁荷鋤者。曰是乃和尚嶺。皆石山也。其西大山曰七十二雷。因指路隅一菴。石更勝。從之。則大道直出石壁下。石忽屏插起。上多透明隙。形備生躍。清泉一泓。下穿雲根。出有菴在其南。問之。僧則出水崖也。仰見崖後石勢駢叢。側有路一線。皆其雜地徑也。賈勇從之。其上石皆如臥龍。鸞鳳出水青蓮。萼叢瓣裂。轉至出水崖後。覺茹吐一區。包裹叢沓。而窈窕無竟。蓋其處西巨七十二雷大山。叢嶺南列。惟東北下臨官道。又出水崖障其東。北復屏和尚嶺。四面外同錯綺。其中怪石層朋。采艷奪眺。予乃透數峽。進東北屏崖之巔。有石高碧。若天門上開。不可慰。卽碧石西南。卽出水崖內壑。一潭澄石隙中。三面削壁下嵌。不見其底。若爬梳沙蔓。令石與水接。武陵漁當爲移棹。予歷選山棲佳勝。此爲第一。而九疑尤溪。郟口稍次云。搜剔久之。始下。由菴側南二里。得大道。一溪自西南山回來。過溪東南一里。復與瀟江遇。溯江西南三里。抵雙牌。舟適至下舟。西南豁然。若可遠達。舟反向南山入瀧。蓋瀟水南自青口合沓水。卽入山峽中。是曰瀧口。北行七十里。皆連山駢峽。虧蔽天日。且水傾瀉直中下。所謂瀧也。中瀧有麻潭驛。南四十里屬道州。北三十里屬零陵。時風色甚利。薄暮乘風驅舟。舟灘捲浪如雷。五里入瀧。又五里泊橫口。自永州至雙牌陸五十里。水倍之。雙牌至道州。水陸俱由瀧中行。無他道。故瀧中七十里。止有順逆分。無水陸異。出瀧至

道州。又陸徑水曲矣。

十六日。二十里。爲麻潭驛。已零陵盡界。南卽道州境。自入瀧來。山勢逼束。石灘懸巨。山鵲盛開。皆在水涯。岸側不作漫山布谷觀。映碧流丹。尤覺異致。二十里。至吳壘鋪。西南山稍遜。舟反東轉。又五里。復南。又十里。山勢愈逼。束爲瀧口。又五里。泊將軍灘。灘有峯立瀧口。若當關然。溯流出瀧。劃然另闢區宇。是夜月明。徹夕。入春所未見。

十七日。山開水曲。五里至青口。一水東自山峽出。寧遠道也。此水最大。卽瀧水。一水平曠。中南來者。卽道州道也。此爲滄水。水小弱。乃舍瀧。南溯池。又五里。爲泥江口。水西通營陽。舟上羅坪。三日程。當卽營水矣。又三十里。抵道州。登南城。迴眺州城。南憑江水。東西南三門俱瀕江。惟北門在內地。蓋滄水自江華。掩遼二水。自永明。俱合於州西南十五里外。東北抵城西南隅。遼南門至東門。復東南去。若彎弓。而城臨其背。十八日。過城東半里。有小橋。卽浮泉入江處。泉流甚微。橋側有石突立江濱。狀如永州愚溪橋。透漏聳削。過之。分岐空腹。隙可穿竇。入所謂五如石也。中一石擊之。幽亮爲響。石按元次山道州詩題。石有五如窠。樽而窠。樽莫覓。屢詢之。云在報恩寺。捨之出州西門。南折過翼雲橋。有二歧。從西二十五里。爲濂溪祠。又十里。爲月巖。從南爲十里鋪。又六十里。爲永明縣。十里鋪側有華巖。巖下間道。可出濂溪祠。予欲兼收之。遂從南行。大道兩旁。分植喬松。如南岳道中。密過之。有松自下分柯五六枝。叢挺競秀。此中特見。他處所無也。聞自州至永明。松夾道者。且七十里。州西南皆岡坡高下。道因之。四顧崇山開遠。惟西北一山最高。較近。則月巖後所倚大山也。至十里鋪東。從小徑北半里。爲華巖。洞門北向。小水自洞下出。由洞入。止聞

水聲東轉三丈餘，復南下，則穹然深暗，洞北有僧寮，行急不及覓火炬，聞其內一炬可盡，遂從寮右北向小徑行。此地山俱小，而峭，或孤峙，或兩或三石骨，嶙峋草木搖颺其上，曲折升降，如在奔雲頽浪中。而西北崇峯時從山隙瞻一面，五里橫過山，踰四五重，度一小石橋，又逾嶺，得西道，從之，二里，又北入小徑，共四里，轉出平曠，則道州西來大道也。前一里，抵濂溪祠，祠北向，環山不臨水，前廣然容萬馬，乃元公所生地。濂溪則自祠西，豸山麓北注，乃西一里，過豸山，北渡濂溪，溪自月巖來，至此爲豸山東障，乃北走，又東至州西，入沅水，從溪北，溯五里，抵濛邨，西南入山路，旁一峯甚圓，銳出其南，從此亂峯漸多，爲錐爲指，爲列屏，俱環映大山東，牽引成臺，五里，南轉入亂山腋，又三里，西越嶺，望見正西一山，白烟一抹橫其腰，卽月巖上層透空處也。蓋高山西立，若齊天不可階，東下三級得此山，中空上碧，下關重門，光微前，鬱遙睇之，如白雲浮動耳。又二里，抵月巖山下，從東麓拾級而上，先入下巖，巖東向，中空上合，高環成梁，下望如於菟，張吻目光牙血，宛然栗畏，復從巖上，徧歷諸勝，卽月巖宿。

十九日，仍過所望巖，如白烟處，分岐東南行，穿小石山腋，宛轉羣隊中，八里，出山，渡大溪，東南十里，至武田，再東半里，卽永明大道，橫過大道南一里半，大溪湯湯，介於前，爲永明掩遮，二水，渡江，東南行六里，得板道甚大，南隨板道十里，止板寮。

二十日，東南從小徑一里，出江華大道，南爲火燒鋪，在州南三十里而遠，又五里爲營上，則中江華道州，設營兵以守者，後有小尖峯倚之，東數里外，高峯突兀，爲楊柳塘，屏巨而南，九疑當在其東矣。南八里有溪自西而東，石骨巉然，橫臥澗中，清流激之，不減包圍石壑，南十二里，至伽藍鋪，去江華十里，由鋪南直

下一徑可通浪石寺。東南轉從嶺上行，共七里。至江華城西，出城南，東南一里爲麻拐巖，又名回龍菴。由菴沿江岸南行半里，水分二道來，一自東山谷中出者，其水較大，卽池水也。一自南來者，可通小舟。發源自上武堡，堡南卽爲廣西賀縣界。大小二江合於麻拐巖之南，大江東源錦田所，潮流二百餘里，舟行三四日可至。小江南自上武堡，舟溯流僅到白馬營，可五十里，然入江之口，卽積石爲方堰，置中流橫遏江舟，不得上下。堰內另置小舟，外有橋橫板以渡。白馬營東大山曰吳望山，有秦洞，甚奇，惜未至。又南始至上武堡，堡東大山曰冬冷山，二山之水合出白馬營，爲小江上流云。乃沿南來小江岸西行三里，宿浪石寺。

二十一日，欲往蓮花洞，候引導者，久之得一人，由寺西遵大路行，南去山盡，卽上武堡。西逾伏佛坳，爲富川道，坳去江華西十里，間逾坳西二十里，爲崇柏，卽永明界。又西二十五里，過枇杷所，在永明東南三十里，爲廣西富川界。更西南三十里，卽富川縣治云。遂七里，直抵大佛嶺下，先是路南一巖，若雲櫺嵌垂，予意蓮花在此，而巖尙在路北，大嶺麓，乃從北岐小徑入，不半里，至洞下，導者取枯竹一大捆，縛爲六大炬，分肩以入，出復探路，左洞，披棘以進，還飯浪石，已過午，乃循舊路，抵麻拐巖，西合江口，南度小江堰，外橋東南三里，至重元觀，寺南里許，入獅子洞，出返麻拐巖，北登嶺，直北行，已過東門外矣。又北逾嶺，渡池水，北宿江渡。

二十二日，循東山東北行，十里爲蠟樹營，由此漸循山東轉，五里，過鰲頭北麓，又十里，過馬岡原，自鰲頭至是，皆循山北東向行，山南悉猿人居，東十里，逾虎版石，爲分邨，東渡兩大溪，共十里，於是東登嶺，先抵

南面崇山。至是北亦有山橫列。路遂東向。兩山間。升陟岡坳。十里。抵孟均橋。西彭家邨。

二十三日。東一里。南列山已盡。轉而西列。路循之南轉。五里。抵塘邨。坳。其東又有峯。卓錫立戟。亦自南趨北。與西面之山若排闥。直南遙望峯盡處。中豎一峯。如當門之標。望之神動。惟恐道不出其下。南七里。東度一橋。小溪甚急。逾橋。則大溪南自九疑北出。青口。卽瀟水上流也。北望小溪入江口。有乘舟。鑿其側。度大溪。東南十二里。直逼東界亂峯下。南六里。至掩口營。始與寧遠南來之道合。北去寧遠三十里。掩口之南。東西排岫橫障。至此湊合成門。向所望當門之標。已列爲東岫首。而西障東垂。亦豎一峯。若插屏。若攢指。若巨垣。與東岫競勝。二里出湊門之下。水亦從中南出。其下平疇。嶺然。東西成壑。路從西峯南轉。西向行。又三里至路亭。

二十四日。西五里爲太平營。由此西北入山。多亂峯環岫。蓋掩口東峯。排列爲劍戟。此處諸岫。如攢隊合圍。中環成洞。穿一隙。入如另闢城垣。山不甚高。而窈窕迴合。夾道皆宛轉之洞。卓立之峯。崢嶸之石。噴雪驚濤之初漲。如是十里。至聖殿。聖殿者。舜陵也。予初從岐路望之。見頽垣一二楹。路復蕪沒。竟從其東逾嶺。北北二里。間耕夫。已過聖殿。抵斜巖矣。遂西面登山。則穹巖東向高張。甚宏敞。洞門石峯中峙。門界爲兩。飛泉傾布其上。巖右垂石縱橫。巖底有泉懸空下。或從石端直注。或依石竇斜噴。衆隙亂流。顧盼交射。更一奇也。下復開一巖。深下亦極宏峻。然不能遠透。巖之左。上層復開一巖。圍整高朗。若樓閣乘虛。正對洞門中峙峯。兩瀑懸簾其前。爲外巖最麗處。下有池。渚水一方。不見所出。復無盈溢。池北一門。復開。卽左巖下層也。由其內墜級下。爲深入道。明宗上人曰。此間勝迹。君當先了。書字飛龍。二巖。惟三分石。遠不可

到。還以餘晷入洞爲秉炬遊。不妨深夜也。予乃先探二巖。隨明宗爲導。出斜巖。稍北折而南下。馬蹄石。其陰巉石嵯峨。巖不甚深。後有垂石天矯。巖外鑄玉瑄巖三隸字。宋人李挺祖鑄巖右鑄九疑山三大字。爲宋入書字巖。巖不甚深。後有垂石天矯。巖外鑄玉瑄巖三隸字。宋人李挺祖鑄巖右鑄九疑山三大字。爲宋嘉定六年知道州軍事蕭田方信儒筆側。又隸刻漢蔡邕九疑山銘。乃宋淳祐六年郡守潼川李襲之屬郡人李挺祖書。襲之既新其宮。因鑄銘於側。以存靈蹟。後人固陋。執巖有巨書。遂以書字名巖。反失玉瑄之實。蓋此地爲九疑中峰。故鑄題於此。予坐玉瑄中。因求導人往三分石者。土人謂去此五十里。俱猿窟中。必且得猿人爲導。然中無障。棲篝火露宿。乃可已。而重購得一人。乃平地猿劉姓者。期以晴爽乃往。遂返過馬蹄石。東入飛龍巖。巖從山半陷下。內亦寬廣。如斜巖外層之南巖。中有石坡中懸。但無宛轉。致返斜巖。明宗出七火炬。與顧僕分攜。爇炬前導。始由巖左下層。循隙歷磴。下水自巖頂飛注。與人爭級。級盡路舒。水亦無有。東向入洞。忽平廣。旣而石田鱗次。水滿其中。從墜上行。下遂墜成深壑。石田上有石池。由池涉水。乃楊梅洞道。捨之。仍下洞底。涉一溪。水自西而東。流入洞內。截流之後。循洞右行。路復平曠。洞愈宏闊。有巨柱。矗豎中央。直近洞頂。東復有一小石。侍立其側。又東爲弔空石。一柱自頂下垂。空半止。其端反卷而大。又東有天柱石蓮花。於是過爛泥河。卽前涉下流。河底泥靡。陷深及膝。少遼緩。足沉不得拔。乃行循洞左。左壁崖片。樞垂上飛。爲蓋。下度爲臺。中均爲床。爲龕。南眺一方柱。自洞底屏列上躋。其東亦一柱。與之並起。更高。巨端有一石。旁坐石蓮上。爲大士座。由此西下。可北達大士座。後前爛泥河水。亦達大士座。下西來。至此南折去。洞亦南轉。愈極宏崇。水深艱渡。遊者至此例止。予強明宗渡水。水深逾膝。然無

爛泥河溜甚。既渡，南向行。水流於東，路循其西。四顧石柱參差，高者千尺，低亦丈以數十計，俱光耀如凝脂。曰：雪洞。又前曰風洞。前又當南下渡河。明宗謂曾無抵此者，故前過大土座，輒抽炬篋插路爲誌。若再入，前逼深潭，後迷岐竅，寧不爲歸塗苦耶？時予一足已無資，跳一足行，先令顧僕攜一網備壞者以渡。河水深，竟私置大土座下，遂不能前。返約所入已三里餘，開其水潛出廣東連州，恐亦臆論。大抵入瀟之流，然所進周通，正無底也。還過初渡第一河，上石田，北入楊梅洞，先由石田涉石池，池兩崖石峽如門，池水滿浸，涉亦逾膝。然其下石底坦齊，旁無寸土，入峽門，大石橫其隘，透隘入，復得平洞，寬夷豐博，北皆飛石平鋪，若樓閣有隙下窺，則石僅板薄，下復穹然成洞，水從下層奔注入，卽爛泥諸河上源也。洞中產彈丸圓石，四面紋痕蝟毛起，楊梅之名以此。此洞所入水，卽巖外四山窪注地中者。此塢東爲鸞韶峯，西卽斜巖，南爲聖殿西嶺，北爲馬蹄石，皆廓高曩降，有同釜底。四面水俱潛注，第不見所入隙耳。出洞已薄暮，臥巖中，終夜瀑雨宣聲，兩不能辨，詰朝起視，雨正瀟瀟下也。

二十五日，靜息巖中，寒甚，間出觀瀑，亟返，煨槽櫺，竟日。此巖之瀑，非若他處懸崖下，俱從覆石之底穿竄下注，其懸於左巖上洞前者二瀑，皆然，爲最壯。其右崖窪洞上者一瀑，數竅較小左瀑，乃出自懸石之端者一，出石底之竇，噴者二。

二十六日，雨仍不止，下午往聖殿，仍由來道北逾嶺，稍東轉，出簫韶峯北，簫韶自南而北，屏峙斜巖前，上分兩岐，北盡爲舜陵，陵前環遶數峯，正中者上岐爲三稍西者，頂有石獨聳，陵有二大樹夾道，大四人圍，廟僧呼爲珠樹，結實大如指，去殼可食。雨旁巨杉，亦有大人圍者，尋丈以上，卽分岐高聳，乃冒雨返斜

巖。

二十七日雨止。急飯。逾馬蹄石嶺。抵玉瑄巖。南。覓所期劉獠。獠以雲霧未盡。已他往。同居一人。於山中甚熟。語。惜患創不能導。爲予言。由此東行五十里。有三石參天。水分三處。俗呼舜公石。卽三分石也。路已溼。由此南行三十里。有孤崖如髻。盤突山頂。俗謂之舜母石。有徑可達。下卽爲蒲江。過嶺卽爲麻江。麻江口舟可達錦田。且以所摘新茗獻返。過永福故址。址南溪流甚急。雖西下瀟江。而東南北三面皆予所經。尙未睹來處。乃溯流尋之。則故址之南。石崖側懸。水由下出。崖不及水者三尺。其下甚深。不能入也。是日仍觀瀑。炎薪巖中雲氣漸開。心目舒逸。因爲永南諸洞殿最。道州月巖第一。九疑斜巖第二。江華蓮花洞第三。獅巖第四。永州朝陽巖第五。澹巖第六。江華大佛嶺側巖第七。九疑玉瑄巖第八。道州華巖第九。月巖南嶺水洞第十。九疑飛龍巖第十一。又聞道州長田有中朗洞。勝不及到。

二十八日仍過玉瑄。南覓導獠。爲肩火炬前行。東上楊子嶺。二里。上有石人立而起。山皆盤突。東南折。行嶺坳中三里。曰茅窩。皆奇不下。深窩有石崖。嵌削千尺。四面交流。搗入巖洞。是名九龜進巖。巖西向。疑永福南透崖出者。卽此水也。又東南二里。越嶺爲蟠龍洞水口。又登嶺一里。爲清水潭。其東下嶺。韭菜原道也。逾東南二里。渡牛頭江。江水東自紫金原來。江兩岸路俱峭削。上下攀援甚艱。渡江卽東南上半邊山。其東北高山爲紫金原。山外卽藍山縣境。其西南高山爲空寮原。空寮原前山有白石痕一幅。上自山巔。下至山麓。若懸帛。再南爲香爐山。山在玉瑄巖南三十里。三分石西北二十里。高亞三分石。頂有澄潭。廣三畝。中石筍兩枝。亭亭出水面三丈餘。疑志所稱天湖也。由半邊山頂行五里。屢度山脊。下少上多。共東

南五里出鰲頭山。先是沉霧不開，半邊鰲頭諸山亦近望不及，身至始出。至是南眺三分石，尚不知所在。頃之雲忽澄明，瞥然閃影，高峯頂與江山縣江郎山相似，一爲浙源，一爲瀟源，但江郎高臨山半，此懸萬峯絕頂爲異耳。半邊鰲頭兩山東北與紫金夾牛頭山，西南與空寮香爐夾爲瀟源江，乃兩水中脊，二水合於玉瑄東南，西下魯觀與蒲江合，始勝如葉舟出大洋焉。沿鰲頭東嶺半行二里，始下三里，下至爛泥河，始得水野炊。已下午，其爛泥河東五里逾嶺下三里爲高梁原，隸藍山西境，嶺乃藍山寧遠分界處，在三分石東。余往三分石，下爛泥河，卽與高梁原分道，折而西南行，又上一嶺，山花紅紫，園色。余於鰲頭山始見山鵲蘭花，至是又有紫花二種，一種大花如山茶，小者與山鵲等，豔色可愛。枯樹間蒸菌黃白，厚大如盤，余稍摘，夜至三分石，穿箐烘之，香正如香菌。又山木干霄，有獨木最貴，楠次之，又有壽杉、葉扁、同側柏、栝、儔也。鉅者圍可五人，高數十丈，瀟源水畔渡河處，倒橫一楠，修可齊眉，長可三四十步，凡上下嶺共五里，抵瀟源水。水東南從三分石來，經香爐山東北出魯觀者，乃絕流南渡，卽上三分石嶺麓。嶺峻削不容足，細徑伏深箐中，俯首穿箐上，卽兩手挽之以移足。時箐猶夙霧淋漓，首不得舒，又不能平行，其下惟爲垂空繡練資，如是八里，路漸平，又南行嶺上，二里，濃霧仍翳，望頂莫辨，而晚色漸合，遂除箐，依松得掌大地，山高無水，有火不成，炊命導，篠砍大木，積焚之，圍箐圍火爲度宵計。旣暝，吼風大作，飛火星舞空中，火燄流徙，倏忽奔突，數丈，初謂奇觀，旣而雨次風盛，傘不能蔽，幸火威猛烈，足以敵之，五鼓雨盛，火亦奪魄矣。

二十九日，天明漸霽，仰見三分石，露影在咫尺間，輒憑飢沖溼而南，又下山二里，始知尙隔一峯也。度均

中小脊復南上三里始有巨石盤崖。昨升降處皆峻土無塊石爲導。謠誤出其南。南一里東眺。頂已可周摩之。爲霧所埋。對面無所睹。道窮磴絕。忽山雨大注。頂踵莫不沾濡。乃返過巨石崖。始見有線道俱伏。箐中雨巨不可上。遂返至夜來。依火處擬從直北舊路下。就溪炊米。又誤出其西。竟失道久之。得微礮。炊礮中已當午。躡躡莽箐中。下抵礮。則五澗縱橫交會一處。蓋皆三分石西南北三面水也。向所渡東來一溪。尙在最北。溯流東一里。至來時所渡處。始涉而北。人謂三分石下水一出廣東。一出廣西。一下九疑爲瀟水。出湖廣。予至此。乃知爲石分三歧耳。其東北合北與西諸水。卽五澗交會處。出大洋。爲瀟江源。直東者。自高梁原爲白田江。東十五里。經臨江所。又東二十里。至藍山縣治。爲巖水。源東南者。自高梁原東南十五里之大橋下。錦田西至江華。爲池水源。而三分石水初不出兩粵也。且其南有錦田水。橫流爲楚粵界。聞錦田東有石魚嶺。屬廣東連州。水至此始東南流入東粵耳。乃從舊道下。至牛頭江口。已暮。命導。從間道趨韭菜原。以自此而南。絕無一寮。而此原有高山。獠居也。初升猶土山。既東下。聞水聲出深壑中。暗捫危級下。又一里。過兩獨木橋。見火光燐燐伏畦旁。乃獠人捕蛙者。已而茅寮在前。呼之一人乘炬出迎。歸托宿焉。

三十日平明行。始見所謂韭菜原。在高山底。若釜西。越一山。二里出清水潭。遂循故道返斜巖。仍出宿路。亭是夕始曙。落照。

四月初一日。從路亭東北岐。隨簫韶水西岸行。三里西望。掩口東兩山峽已出。其下平曠矣。於是東山漸豁。路因溪東轉。溪兩旁石盤錯競敵。水奔東。其中陰處如門。卽架木其上。以度度。而循溪南岸行。共七里。

抵下觀。下觀西有溪。自南遶下觀而東。石梁鎖其下流。水出橋下。東合簫韶水。其南一溪。又自應龍橋來。會三水合勝舟。北可二十里。至寧遠。過下觀。始與簫韶水別。路轉東南向。南望下觀後。千峯萬巘。亭亭若竹竿玉立。中有最高銳者。名吳尖山。山下有巖。窈窕當不減斜巖。內有尤邨洞。外有東角潭。俱此中甚奇處。恨未滯杖履其中。搜剔奇闕也。東南二里有大溪。南自尤邨洞來。橋跨其上。卽應龍橋也。亦稱通濟橋。已度橋。遂南入亂峯中。乃吳尖東派。二里。上地寶坪。均於是。四際皆奇峯。曲折獅象龍蛇之石。夾路起。與人爭道。共六里。飯山口。峒名雖山口。實瑤房錦幃。桃源鹿門。不辨此幽奇。遶詭也。南出口。逾嶺。共三里。忽兩峯夾道。競險爭高。刻摹詭態。極變幻。峯下小溪。南向憩溪橋。遇儒冠者。王璇。家尤邨內。欲挽予還其處。爲吳尖主人。予期以異日。過峽南。始有容土負塊山。又五里。逾嶺。抵大吉壘。石峯復夾道起。路東一峯。下嵌空玲瓏。逆懸。敬裂。屢雲不足喻。其巧。予望之神。怦怦動。亟分荆入。皆竇空通漏。上盤腋。轉莫可窮詰。西峯懸削。不少雌遜。路出兩峯中。透隘南。始豁然山開。曰路園下。石峯至是始盡。東西俱盤坂崇巒。南二里。始出大道。又南五里。宿界頭鋪。爲寧遠藍山界。其西大山曰滿雲山。嘗是紫金原之背。其支東北行。界遂因之。

初二日。東南行。問所謂石柱山。俱莫知所在。共五里。過嶺。至總管廟。遙望正東有聳尖亭立者。不辨爲樹爲石。又東南五里。至顏家橋。始辨爲石峯也。橋下水東北流去。過橋。東南逾一小嶺。大道南十五里。至藍山。余東折取臨武道。五里。過寶林寺。讀寺前護龍橋碑。云寶林山脈。由北柱來。乃悟向所望疑樹峯。卽志所稱石柱。碑所指北柱也。東過護龍橋。橋下水南流洶湧。卽顏家橋溪委曲至者。隨溪東走。北瞻石柱峯。

情削如碧玉簪。兩旁石崖兀突，巖奇然較之尤溪山口峯。此裁得其一體耳。又二里至下灣田，大樹峙路隅，上枝分聳，下盤曲偃蹇。大七圍旋窩錯節間，俱受水若洗頭盆，亦樹妖也。又東路出臥石中溪，始折南向藍山路，仍東二里，一橫道自西南貫東北，即藍山趨桂陽道。又東沿白帝山南十里，抵雷家嶺。

初三日，大溪自藍山曲而東，至循溪東行，已而溪南折，路捨溪東，逾嶺共五里，大溪復自南來，曰許家渡。渡而東一里，溪北向入峽，路南入山，十五里至田心鋪。鋪南徑道開闢，小溪來自朱禾鋪，北向去，自此路西大山，由藍山南南向排列，澄溪帶之路，東石峯聳秀，亦南向排列，喬松蔭其上，置道於中，三里一亭，供倦旅憩臥。二十里，飯朱禾鋪，爲藍山臨武界。一里度永濟橋，水東流，抵東山麓，折而北，入歸水，又南四里，爲江山嶺，則南龍大脊水遂分楚粵云。嶺西十五里曰水頭，志謂武水出西山，下鷓鴣石，當即其處。過脊，即東南循水行，四里至東邨，東南一里，逾嶺下行塢中，路旁喬松合抱，夾立三里，出兩石山口，又四里達整江舖，南去臨武尚十里。

初四日，聞整江東北十里，有龍洞，甚奇，遂由小徑行，四里出臨武，北向桂陽州大道，一里即渡溪，越捭岡，嶺復從小徑西北入山，共五里，抵石門蔣氏，蔣氏居後洞，在山半翠微間，洞門東南向，一入即見百柱千門，懸列其中，俯窺以下，則洞外層也。從東上穿入列柱，衆柱復迴環成洞，如委房深閣，無不徹明，達隙八窗，掩映從所，歷洞無此，開朗宏麗，屈折殫工者。時蔣導還取火炬，予貪奇，獨先至，意炬入處，當在下洞外層，後及炬至，導者從左，洞後穿隙西入，連入石門數重，已轉出外洞之後，下層之上，乃北逾石限，穿隘進，即下石池中，水澄明不流，兩崖俱穹壁，列柱池水深三四尺，中有石梗臥水底，水浮其上，僅尺許，踐梗行。

窳窳可涉。十步之外，臥梗又橫，若限。限外池益大，水益深，水底白石如龍首，頂橫脊，尾拖池中，逼崖側。又前兩三步，圓石大如寸，擗插水中，不出水者，亦尺許，密依龍側，真領下物也。珠旁又一石，大倍珠，中凹如白面平水，曰珠盤，然與珠並列，未嘗盛珠也。由此而前，水深五六尺，無梗絕涉。西望水洞，宏廣若五畝，池四旁石崖攢突，參錯而下，泥水不得去，洵異境也。其西北似有隙，更深，恨無槎可航，還從舊路出。經左洞下，迴望窪洞外層，紛綸窈窕，乃獨下洞底。環洞四旁，轉出列柱，後洞雖不深通，而芝田蓮帷上下重布，即無內二洞，亦自成一奇也。此洞品第固當在月巖上下山返壑，江南十里抵臨武。

初五日，出臨武南三里，過迎榜橋，橋南即掛榜山。予初過，不之覺，從其南東上嶺，共七里，過深井坪，又南二里，路從右下，是謂鳳頭巖，即宋王淮錫禱秀巖者。洞門東北向，度橋以入，出洞下抵石溪，溪流自橋，即伏流石間，復透隙，瀦崖破洞東入。此洞即王記所云下渡溪水，其入無窮處也。第王從上洞而下，此則水更由外崖入，予抵水洞口，深不能渡，聞隨水入洞，二丈即見天光，五丈即透壁出山之東，是山如天生橋，水達其下，僅三五丈，往連州大道，正度其上，但高廣度者不覺耳。予登巔東瞰，深壑下環，峽流東注，近俱峭石森立，灌莽翳之，不特不能下，亦不能窺。王記所云其入無窮者，臆說也。還度迎榜橋，迴瞻掛榜處，石壁一棹，色黃白，成章，削峯平列，但少方整耳。遂宿臨武生祠中。

初六日出東門，東南四十里至鳳集鋪，爲臨武宜章東西界，又二十里抵梅田白沙巡司。初七日，司東渡武溪，東北三十里爲芹棗坪，南有石峯分突，下層崖承之，色斑赭雜黑，極似武彝一體。此處四山俱青巒巉峴，獨此有異。又五里過隘口，循塔山北垂，覓小徑轉入山坳，曰良巖寺，寺向西南，巖向

西北巖口有池一方。借風巖爲煮金剛筍供粥。下午至宜章城南三星橋。過橋則市肆夾道。商旅雜選。爲南下廣東之大道。路循城而東。已乃北十里。過牛勛洞。在青岑山東北麓。更北一里。至野石鋪。其北石峯嵌空層巖。路左卽爲野石巖。投宿巖下。邗家欲從舍後上巖。須自其舍後門出。予乃從南畔亂石中攀崖逾石入。先登一巖。其門呀然。內有透頂隙。不甚深。仰視門左有磴。埋草間。亟披棘上。西南行石徑中。復得石門如合掌。內雖隘。稍深。右裂旁竅。上亦透光。而東壁半一圓竅。透光如鏡。出峽門西北。隨磴上。則穹崖削立。上有壘石分甍。下成展嶂。以薄暮。乃下。聞中室牖內有呼客聲。謂客探巖。曾見仙詩否。予以所歷對曰。未也。穹崖之東。峽門之上。尙有路可登。明日當再窮之。且爲予言。高雲山乃衆山頂路。由黃岑嶺而上。宜章八景。有黃岑滴翠。白水流虹。二勝。在其下。不可失也。

初八日復登巖上。由穹崖東。叢鬱之下。果得路上。數步亂石縱橫。路復莫可辨。乃攀逾石萼。上俱嵌空。決裂有大石高聳於外。夾成石坪。掩映愈勝。還至失道處。見一石穴。卽在所躡石下。匍匐入。其內崕呀。起裂列穴。旁通宛轉。透石坪下。皆明朗。可穿前越其上。茲又達其底。然終不得洞中。詩下巖。南從舊路。抵牛勛洞。北西越山峽。出峽共五里。循青岑南麓行。西三里。轉一岡。始與南來大道合。北上曲折嶺。二里。直躡嶺。坳西卽白水流虹。章水上源也。水自高雲山南。經黃岑洞。由此出峽。布流懸石下。土人卽稱此嶺曰黃岑。然黃岑山尙北峙。此其南下支。逾嶺西北半里。卽溯白水上。流行黃岑山危峙。東北陽環成洞。大溪橫貫之。溯溪西行三里。仍北轉。溯溪一里。乃捨溪登嶺。溪在嶺南。聞溯行三十里。可抵黃茅嶺。乃北上一里。西下塢中。是爲藏經樓。高山四邊。小澗濼。門寺甚整潔。昔爲貯藏所。近被賊焚劫。移經高雲矣。由寺左登坪。

頭嶺直上二里，逾嶺塢甚幽，山幃疊翠，衆壑爭流，修篁一邱，叢木交映，中一靜室出焉，半里塢窮，復溯澗北上嶺，里許嶺已及巔，水復不絕，此坪頭而上第二嶺也，水自上塢透峽下，路循峽入，平行半里，渡澗東北上嶺，澗東自黃岑山後來，平流塢中，石坪殷紅，清泉素潤，色碎濯錦，出峽下瀉，球鳴玉韻，重木鬱之，杳不可窺，由是遶靜室西南下，注出藏經澗南，爲大章之源也，嶺不甚高，半里漸盤出黃岑北，山鵲鮮麗，光采耀人，此坪頭第三嶺也，過一坪，又東北上第四嶺，里許逾其脊，嶺西石峯，突如踞獅，爲將軍山，踰嶺北下行深樹中，共二里，得高雲寺，寺倚翠微，猶踞萬峯頂上也，以憊極，日未暮止焉。

初九日，東北叢木中下山五里，抵山麓坦山，邨側北上虎頭嶺，嶺東坳中澗水瀉大石崖下，懸簾曳布，亦此中僅見，逾坳溯流北行塢中，逾嶺下共四里，有溪自西而東，渡溪又一溪自北來入，溯溪北行峽中，二里爲大竹峒，水自西來，想爲黃茅嶺餘波也，東逾大竹嶺，嶺爲大竹山，南下脊上少下多，東向直下二里，是爲吳溪，東一里度橋，北上小分嶺，亦上少下多，二里下至仙人場，有水頗大，北自山峒透峽而東，一峯當關扼之，水激石南折，峯剖其西巖巖盪辰，以爲下必有洞壑，可憇，絕流以渡，竟無人居，東北十二里出良田，又北十里至萬歲橋。

初十日，二十里至郴州，州東百里餘，山下有泉，方圓十餘里，其旁石壁峭立，泉深莫測，是爲鉅罇潭，永州鉅罇潭不稱大觀，柳子厚有愛斯名，移稱永郡耳。

十一日，午後下小舟，東北由蘇仙橋下順流西北去，六十里達榔口，榔江自東南來，水自正東，二水合流，勢始大，乘水出桂陽縣南五里，乘山下西北至興寧縣，勝小舟，又三十里至江東市，勝大舟，又五十里，乃

至此江口諸峯俱石崖盤立寸土絕麗志稱曹王寨山極險峻暮不及登舟入夜鼓棹三十里抵黃泥鋪雨至而泊予從蓬底窺之外若橋門心異因起視則一大石室下也寬踰數間室下匯爲潭四舟俱泊其內巖外雨聲山色不意夢中睹此奇境四鼓雨止乃行味爽遂程口

十二日晨炊程口肆中程口者志所稱程鄉水也地屬興寧水發源茶陵縣界舟溯流入皆興寧西境進有鐘源山土人誇爲名山又進則小舟尙可三日程逾高脚嶺則茶陵道矣程鄉水西入耒江煤炭大舟鱗次水淺不能發上午得小煤缸附之行程口西北重巖若削夾立江岸兩涯純石盤巨錯突色間諸黑環轉一如武彝如此四十里又二十里過永興縣十五里爲觀音巖巖在江北岸西南下瞰江中石崖騰空上覆下裂如剖半瓜其足疊閣兩層閣前有洞臨流中容數人由閣西懸梯直上上接崖頂透隙上一龕嵌覆頂下中洞大士巖下一石獅橫臥江心下舟又五里至森口大溪自南來乃桂陽州龍渡以東

諸水東北合白豹水至此入耒江又北五里泊柳州灘永興以北山始無迴崖突石觀
十三日六十五里過上堡市地爲耒陽境北過江登直釣巖巖前有真武殿觀音閣東向迎江洞門瞰江南向當門石柱中垂界爲二若連環然其內空闊平整右隅裂一窺歷磴上別爲邃室左隅由大洞深入石窻忽盤空起東迸一窻歌納天光內又盤空起透頂直上天光一圓下徹其中直是井底窺天也下午九十里抵耒陽縣江經城東直北去山至此盡開

十四日順流北百二十里至新城市爲耒陽衡陽分界乘月隨流六十里泊相公灘
十五日百二十里至前溪渡陸路抵府止三十里水倍之渡西岸遂登陸西行十二里已暮

十六日。二十里渡湘江。已在衡郡南關外。抵金寓。靜聞宿花藥未歸。及歸。桂藩助金事尙未就。十七日。已定廣右舟。

十八日。舟人以同伴未至。改期二十日早發。

十九日。靜聞同祥甫齋王所助遊資來。

二十日。予冒雨下舟。靜聞往謝桂藩。追至南關外。揮手別祥甫。舟卽解維。三十里泊東陽渡。江漲水濁。湘流又作一觀。

二十一日。五十里將抵松柏。忽衡友劉明字。使使追予晤別。乃與靜聞登涯逆之。而劉不至。宿山頂茅菴。二十二日。聞劉舟已往松柏。旬旬雨中。二十里別劉松柏肆中。時所附廣右舟計。竟日力當止於常寧河口。乃遍覓漁舟。爲夜抵白坊。計二鼓。雨止月出。已抵白坊驛。已念再夜行三十里。可及舟。適見二舟泊下流。予漫呼。願行得應聲。始知舟猶待予於此也。乃過舟。

二十三日。北行二十里。過大魚塘。見兩舟被劫。哭甚哀。於是同行兩舫人謝予曰。昨不候君。暮亦當至此。始舟子以候予故。大爲衆語。至是甚見德色。共六十里泊河洲驛。

二十四日。歸陽驛。

二十五日。小河口。

二十六日。觀音灘。

二十七日。祁陽縣。予乃同靜聞出祁陽。東北一里。憩甘泉寺。泉一方。當寺前坡下。味極淡冽。似惠泉。殿前

有吾郡朱鄒浩甘泉銘碑。張南軒從郡中蔣氏得之。跋而鐫此。鄒大書。張小楷。可稱二絕。寺前山第二層之東。盤成一窩。則九蓮菴也。邑人陳尙書重建藏經閣。中供高皇帝像。唐包巾。丹窄衣。眉如臥蠶。中斷疎鬚。傑張陳氏得之內府。供此者。九蓮菴山南盡。前有大池。乃甘泉南下。東遠注於湘。八湘處爲瀟湘橋。橋北一峯突起。奇石靈幻。湘江從南至此。東折去。湘江從北至此。南向入湘。乃三水交會中也。峯頂曰瀟湘廟。廟後專裂瓣簇石態多奇。

二十八日。水漲舟泊。竟不成行。

二十九日。味爽放舟。曉色蒸霞。層嵐開蕩。旣而火輪湧起。騰飈飛芒。直從舟尾射予枕隙。泰岳日觀。不謂得之臥遊也。過二十四磯。泊黃楊鋪。

閏四月初一日。冷水灣。

初二日。湘口關。自冷水灣來。山開天曠。目界大駟。江兩岸瞰水之石。出沒屢變。但有所遇。靡不籌心綴目。蓋入祁陽境。石質奇石色潤。過祁陽。突兀之勢。以次漸露。至此隨地湧立。及入湘口。則聳突盤巨者。變爲峭豎迴翔矣。

初三日。放舟入湘口。於是別瀟。專向湘。瀟卽予前入永州道。與湘交會此。二水一東南。一西南。界其中者。爲芝山北盡。兩流夾之。尖若龍尾下垂。因其脊無石中砥。故挫之必銳。而後已。由湘口上。多西北之曲。灘聲愈多。石崖愈奇。凡四十里。有駢立東岸者。與江左平剖之崖。夾江對峙。如五老比肩。愈見奇峭。西轉五里。過軍家埠。又南轉。一山中剖。平插江右。其下雲根倒浸。重波時落日。正啣山外。舟過江東。忽峯間片穴。

通明。若鈞月與日並懸。旋即隱蔽。乃去軍家埠五里泊。

初四日。東過掛榜巖。巖平削。江北下嵌水面。其上石若磨崖。色間黃白。遠逾臨武。南行三十里。抵石溪驛。已屬東安境。有東江自南北注。湘石梁跨其口。水發源零陵。南舟由橋下南湖十五里。爲零陵境。又二十里。爲東江橋。上有小河三支。通筏而已。按志。永水出永山。在永州西南九十里。北入湘。卽此水無疑也。石溪之西。有山突兀。石崖下插江中。一隙北向。如重門懸峽。山之後頂爲獅子洞。洞門東南向。不甚高敞。穿石窟下一里。可透出臨江門峽。惜時方水溢。臨江處旣沒。浸中洞復無炬入。遂返。又五里。泊白沙洲。其對岸石壁臨江。黃白燦然。充壁崖北山巔。又起一崖。西北向。有菴倚之。隔江不能往也。

初五日。十五里。上磨盤灘。兩岸山始峻。峭崖突北岸者。飛瀑掛其腋間。雖以雨壯觀。要爲不斷之流。又五里。爲兵書峽。西均亦有瀑如練。又五里。爲沉香崖。崖斜蓋成紋。高迴處疊紋忽裂。中吐兩枝。望之木形。黝色。上有大樹一株。正當崖頂。更有上崖一重。內峙菴。嵌其間。層嵐聳翠。下挈遙江。眞異境也。過崖泊羅埠。初六日。江漲。舟纔掛帆。行五里。

初七日。西六里。兩山門立。遂分楚粵界。又南三十里。上金華灘。灘東石崖當衝。轟流蕪壁。高下兩絕。險勝一時。又西十里。止廟頭。

初八日。放舟南行。二十里。爲黃沙鋪。粵舟可直抵桂林。予欲盡全州諸山。遂止。此從陸。爲粵遊始。

徐霞客遊記

卷三上

粵西遊日記一

丁丑閏四月初八日分顯僕舟抵桂林。予同靜聞從湘江南岸登涯，爲山角驛，卽黃沙也。西南行，大松夾道五里，黃沙鋪，又二十二里，捨官道，右入山，西向大山行四里，止山下牛頭岡。

初九日西五里，至龍巖普潤寺。洞前門東向，如橋出水，約三十丈。後門北向，入水約十五丈。泉自山後破石窟三級下，故曰礮。西二里，小石山兀立路旁，又三里，張家邨。邨後大山曰迴龍巖。南五里上大衝，衝西半里，飯福壽菴。西北上柳山，三里，宿獅子巖，南清泉菴。

初十日南下二里，至湘山寺。寺在全州西門外半里，登殿，拜無量壽佛塔。塔後有飛來石，出寺，由寺西泝羅江一里，上捲雲閣。閣西爲盤石半嵌江中，絕壁有蓮花一瓣，凹入壁間，白瓣黑崖。又西一洞，臨江，泉由洞東裂石出，曰玉龍泉。復有一石峯高聳，共十五里，度石峴岡，差南爲龍隱洞。小山獨立江上，門西向，出洞而西，抵橋度。橋度水，東自龍水出口，山聳秀夾立。

十一日度橋西北行十里，北入峽，爲山川口，又十三里，抵白竹江。望西北鉤挂山，甚兀突，聞其上金寶頂甚奇。遂自白竹橋溯江西北，五里進峽口，兩山壁立夾溪，沿溪東北崖上行，緣崖高下，屈曲十里，出峽爲南洞，聞南洞北五里洞盡，可由四川嶺達寶頂，但路已沒，遂捨北道，西渡溪，上嶺，嶺左腋有瀑布，又十里。

至打狗凹，宿興隆菴。菴北高嶺，卽金寶頂也。

十二日由菴西上，沿崖北轉，三下上，又三度坳曲，共三里，踰土地坳，西望新寧江，已在山麓。下山五里，爲大竹坪，坪北踰嶺共三里，至大鼻山。

十三日從大鼻邨後夾澗上一里，飛瀑懸崖宛轉下，修竹迴巖掩映，卽西攀嶺上，約行一里，至南來大道，乃從南大源上此者，又四里至角菴基，伏身蛇行，菴後叢竹中，四里乃從右崖叢中上，又二里，行觀音竹叢中，竹大如管，多竹實，如蓮肉，大採筍置路隅，識來徑。竹中上二里，至寶頂殿基，日甫中，四山俱出，南峯近爲鉤挂山，石崖峭立，東北向若削，再南卽打狗嶺，再南爲大帽，再南爲南寶頂，頂最高，與北相頽，頽而基後絕頂，更倍之，復從竹叢中東北上一里，至頂，其觀音竹更大，筍腴美，然叢密中無由四望，登樹踐枝，終不暢眺，忽竹浪中出大石如臺，梯躋其上，羣山歷歷可縷數，仍下山宿大鼻邨。

十四日隨溪西下，四里爲大源，則大鼻西峽水與邨後東峽水會，橋於上，曰潮橋，橋西爲大源邨，予往南頂，則從橋東隨澗南行，里許渡木橋，澗忽東折入山，路南出山隘，澗復墜路東，破峽出，連搗三潭，上方瀑長如布，中凹，瀑轉如傾，下圓壑，瀑勻成簾，下二潭，俱有圓石中立，承水，水墜潭作勢，濺迴尤異，又三里度橋爲桐初，有水南自打狗嶺來會，亦橋其上，二水合而西南，則又觀音橋跨之，大道從觀音橋西踰嶺出，予從橋下隨溪南一里，水從西峽出，路踰一嶺，下墜深壑中，四里至陳墓源，瀑自東南山峽中踴躍出，與東嶺溪合，亦橋跨其會處，大道與水俱南，予度橋，東躋嶺，卽湧瀑南嶺也，二里，平行嶺脊，北望北寶頂，巋然，峽中水近自打狗南崖，直逼其下，南望新寧江流，遠從巾子嶺橫界南寶頂之西，其西南有峯尖突，正

當陳墓水口已而路漸出其下。二里南下嶺。行凹中二里。又踰小嶺里許。至蘇家大坪。坪側大瀑。破山西向出。勢甚雄偉。下爲大溪。西北合陳墓源出口。下午東南上一嶺。誤東往大帽嶺道。乃西南轉六里。出南寶頂道。桃子坪。問上梁宿處。四里而是。踰嶺東至新開田。所有路南。下伏草中。復誤出其東。歷險。陟三里。不辨所向。已忽得一龕。地名挂轎。去上梁五里矣。其處五里至快樂菴。又十里。乃至南頂。以暮雨。遂歇。龕十五日雨不止。滯龕中。下缺一日。

十七日。從定心橋下過脊處。覓蓮瓣隙痕。削崖密附。旁無餘徑。乃從脊東隔峽望之。痕雖呀然。然上垂下削。非托廬架道處也。乃上定心石。過聖水涯。再由捨身崖登。飛錫絕頂。返白雲菴。

十八日。由東路下山一里餘。路旁峭石分列。石級出其間。爲天門。門外聳石立路右。上大書白雲洞天。從此歷磴下。危峭較勝西路。四里。經顯龍菴。菴北向。又東。下南望隔山飛瀑。自那擎山南腋下。先從寶頂即窺見。至此始睹崇隆若九天也。又東。下五里。北渡一小溪。深竹中有寺寂然。則苦煉菴矣。菴南向。左右各一溪。自後來繞。而右溪較大。橋橫其上。水從西南山腋透壁下。菴前東南度橋。南上嶺。其地竹甚大。路始分東西岐。從西下。始見那又瀑。北掛層崖。苦煉溪亦透空懸壑。與那又大小高下。勢相頡頏。然苦煉近在對山路沿之同下。朗朗見其搗壑勢。其下山環成城。瀑垂其中。出西壁。與那又東大溪合。而東南去。又見西峽中一瀑透山下。連瀉九層。雖練細。然甚危長。路乃東轉下。共三里。又一溪自西北來。渡而隨之。始僅涓微。漸下。漸大。遂成轟雷湧雪觀。路循溪北。東二里爲大坪。右渡溪。入一邨家。邨西上流爲蓮花菴。竹色叢鬱。遂西南渡。那又大溪。溪東北出白沙江。又西上嶺十三里。抵望江。踰嶺溯溪。又十里爲桐原山。下山

五里。隨小車江南下。又四里。桐原大溪自西來。與江合而南去。度小車江口橋。從水東上山。隨江東南。路行夾江山上。極險峻。一小石山北面平削。江邊其南路。遠其北東北。又有小溪。破峽成瀑。凡東南四里。始下至江涯。稍北有溪自東北來入。其北峯曰不住嶺。

十九日。東南上嶺。隨江東四里。下涉跳石江。又上山三里。出兩山峽口。壩堰水甚巨。曰上官壩。壩外一望平曠。直南抵裏山隈。出峽水東南入湘路。隨峽右西南下一里。抵白塘邨。邨後石山特立。曰金鍾山下。俱青石峭削。西南渡溪橋。過棄鷄嶺。共八里。出咸水。則官道山叢驛也。渡橋西南行。長松合抱。夾道蔽天。極似道州永明道。十里石脂鋪。從小路東南折。五里抵界首。爲全州興安界。

二十日。溯湘江西五里。出塔兒鋪。古松時斷續。不及全州連雲接障也。三十里。至興安縣萬里橋。橋下水邊北城西去。兩岸甃石中流。平而不廣。卽靈渠已爲瀉江矣。湘漓分水處。尙在東三里也。由橋北溯靈渠北岸東行。已復北折。渡大溪。則湘江本流也。上流堰不通舟。旣渡。又東有小溪。疏流若帶。舟道從之。蓋堰泐分水。西注爲瀉。又東澹湘支。以達舟楫。稍下。復與江身合矣。支流上跨。以接龍橋。橋南水灣。爲觀音閣。去城東二里。又東南五里。則湘水南來。直逼石崖下。崖突立南向。曰獅子寨。循寨足溯溪東入。東北七里。躡羊牯嶺。抵狀元峯。下有迴龍菴。

二十一日。菴東躡小山。南一里。至長冲。東逼狀元峯麓。又里許。至草菴。則狀元峯南一峯片插。曰小金峯。峭削似過之。二峯各有路。皆草翳。余直東上。二里抵狀元翠微間。山削草合。蛇路伏沉莽中。漸東北轉三里。直上躡嶺坳。麻川遠其下。麻川東大山橫亘。屬灌陽界。乃老龍脊也。坳北峯下。卽入九龍殿之峽。予從

切南直躋峯頂。峯甚峭窄。凡七起伏。其南一里。上狀元峯。則亭亭獨立矣。但北面九峯相連南走。與小金尚隔二峯。峭若中斷。不能飛度。故道必由麓。更上小金頂也。頂北第三峯。西北石臺如船首。飛突凌空。坐峯頂久之。下返迴龍菴。

二十二日。東行二里。過九宮橋。躡小嶺。其二里至錦霄。是爲峽口。麻川江自南來。北出界首。截江以渡。江深沒股。麻川至此破山。出名七里峽。下又破山。出名五里峽。錦霄在其中。爲陸行口。過江。溯東夾之溪入。三里。登山脊。至九龍廟。南北東皆崇山逼夾。南麓卽所溯溪之北麓。溪聲甚厲。遂下山。過觀音閣。支流分環閣四面。惟南面石堰僅通水。東西北則舟上下俱繞之。惜閣小。不稱閣東度石橋。循分支西岸。溯流一里。至分水塘。塘以巨石橫絕中流。南北運巨。以斷江身。祇以小穴洩餘波。由塘南分湘入漓。塘之北。卽潯湘爲支。以通湘舟於觀音閣前者也。遂刺舟南。渡分漓口。入分水廟。西二里。抵興安南門。出城西。西三里。抵三里橋。橋跨靈渠。渠至此細流成涓。石底嶙峋。時巨舫鱗次。以笱阻水。俟水稍厚。則去笱放舟焉。

二十三日。橋西有金鼎山。山爲老龍脊。由此至興安。南轉海陽。雖爲史祿鑿山分漓水。而橋下有石底。水不滿尺。終不能損其大脊也。上一里至頂。頂大止丈許。惟南面羣巒紛叢。嵐霧中若聚米。若流火。俯瞰其出沒甚近。下至三里橋西。隨靈渠西南去。已而渠漸直。南路益西。路右石山叢立。雨中迴眺。其十里。已透金鼎所望亂山堆疊中。穿根盤壑。多迴曲。無升降。又三里爲蘇一坪。東有岐可達乳洞。予先西趨嚴關。其二里而出隘口。東西南石山駢峙。路出其下。若門中關。榜裂穴如圭。梯崖入其中。不甚敞。空合如蓮瓣。坐觀行旅紛紛沓沓。返由蘇一坪。東南行一里。溯靈渠東北。上一溪。東自乳洞夾注爲清水。乃東渡靈渠。四

里過大巖堰。渡堰東石橋。轉入山南。小石山分岐立路口。洞訝然南向。遂西向。隨溪入。二里至董田巨壩。洞即在其北。一里日暮不及登。乃趨東山入隱山寺。寺後有洞門。南向高懸。水由下出。西合乳洞。北流水。破西北山腹。出大巖堰。縛炬從寺右入洞。攀石崖上。石巉削。圮側下墜。淵壁若裂。深窅暗中。水石無可着足。乃出。

二十四日。西二里。至乳巖下洞中。洞上洞。雨中返寺。

二十五日。東一里。出口支峯兀立。處有菴。草翳無人。從菴左先循其上崖。崖危草沒。予攀隙入。轉崖之東。則兩壁門裂。內裁一線。剖宛轉嵌漏。上來參天。離合殆十層起。下夾直墜。澗底俱憑。臨千尺夾半兩崖。復有痕受足。肩倚隔崖。手攀石竅。無墜墮懼。直進五六丈。夾始束轉。出由支峯。切脊北望。觀音巖在對崖。亦幽峭可喜。昨從其前盤山轉。惜未一至。今不能更北也。下山東南十七里。至開湖。爲湘西岸。南十三里。宿唐匯田。東有大山。巋然出東界上者。曰赤耳山。

二十六日。南溯湖六里。爲太平堡。東西山至是開成巨塢。小石峯一帶。駢立。湖水東。南十里。飯廟角。雙泉寺。南即靈川界。南二里。東南岐入山。又二里。度橋。湘水有橋始此。循左山南四里。一石峯特立水中。曰海陽山。有海龍菴。在峯南。石崖半菴。爲臨桂屬。抵菴日已西。乃下山。自東麓。二洞門繞北。西入一洞。龍母廟已圮。卽從流水中行。轉洧。水遂成匯。深沒股。菴下石崖壁立。下臨深壑。由塘南水中行。東轉登山。海陽山俱崆峒貯水。水門二。南平。西出甚急。東旱門二。下一二尺。卽水匯其中。深者五六尺。山南水塘有細流。東源季陵亦下此。則此山尚在過脊北。水俱北流。惟爲湘源也。澗源尚在海陽西。西嶺角。

二十七日。東望白面山。南諸峭峯甚奇。聞其上有讀書巖。遂東北四里。度雙溪橋。又東一里。尖峯在白面西。望之趨。乃登嶺北。灼望山下。水反自北南去。北皆山岡。巨絕無容流處。由棘中循崖南轉。捫隙歷塊。上峯腰。一洞南向。內西裂。竈吐納日月。以爲卽讀書巖矣。但平入三四丈。漸隘。其下路復翳霧。頗疑之。出洞。望洞東。削崖萬丈。插霄臨澗。上一石飛突。無所承。極似巨鼠下躡。然無路可捫。乃裂棘攀條。梯登懸石。直至巨鼠崖下。仰望巨鼠。又有二小鼠下垂。崖腰一線痕可着足。下仍峭壁。又東有巨磬。一雙作接引狀。手背拇指分合。都辨至其處。山腰痕絕不可前。乃從舊路下。至南麓。詢耕者。巖尚在嶺坳西。當從嶺西下。不當東上也。乃從麓西。溯澗而北。則前所望溪。從洞中出。讀書巖在澗上。登之。洞西向。高而不廣。內垂柱擎蓋。種種異觀。三丈後卽北轉。下隘不可俯視。出過下水洞。水卽從讀書巖下石穴湧出。水與口平。第見急湍湧流。不見洞門也。由海龍菴東南過季陵。循過脊西行二里。爲海陽堡。堡前又分一支南下。山與西山夾爲兩界。水始淙淙南出。隨水下一里。則西谷中裂。水破峽出。又羅姑山與西嶺夾而成流者。皆爲滴水源矣。越之西南七里。循大澗嶺上行。忽有水自東南下。搗成澗。路隨之直墜澗底。南越橋。水自橋下復搗峽中。路不能從。乃踰嶺。隕然直下。共四里。出山口。又西南二里。抵澗上。西有銀燭山。尖削特聳。東南則石崖正扼水口也。

二十八日。西南十里。望西北五峯高突。頂平若臺。可奪五臺之名。西五里直抵五峯南。則亂峯尖疊。什伯爲伍。橫變側移。殆難更僕數。其陽卽爲榕邨。東南三十里有靈襟洞。南二里有陽流巖。云西五里過上橋。橋下水。東北自叢尖山。南西至此。又西南穿石山。腋共三里。過藤邨。西北有山危峙。爲金山。東叢角亭亭。

更覺層疊者。龍潭山也。又五里西穿石山峽。則諸峯分峙疊出。離立獻奇。石峯下俱水匯不流。深者尺許。淺半之。諸峯倒插於中。直如青蓮出水。各欲獨上。初兩大峯夾道。後又夾以兩銳峯。道俱壘水中。取徑峯隙。令人賞無專接。但石皆廉利。倅刃戟。不免目懸。足妬耳。峯有名者曰雷劈。曰萬歲。其間逸名者甚多。其二里始出水磴。平疇十五里。直抵兩山峽中。山南北成門。北山東垂。石峯分歧起如削。岐峯尤亭亭作搔首態。崖半裂透明隙。惟南眺光列一線。少轉步即失之。南山又有石突綴其首。人行於下者。左右流盼。又西爲浮橋。漓水北自皇澤灣。至是極汪洋。桂林省城東臨其上。城之臨水者。東北爲東鎮門。又南過木龍洞。爲就日門。又南出伏波山下。爲桂水門。又南爲行春門。極南爲浮橋門。皆東面臨江。自北隅南至浮橋。共五門。浮橋貫江而渡。覓願僕不得。宿城中逆旅。

二十九日。東出就日門。從城下北行。城上一山當面起。石脚下插江中。路忽穿山透跨下。南北崢嶸。殆天關。關津也。西則因山爲城。城以內。卽疊綵東隅。穿洞出。正下臨江潭。盤山壁透腋入。又爲木龍洞。洞亦自南穿北。東開窗隙。屢引天光。外瀕江有路。行者或內自洞行。或外由江岸。俱可北達。出洞。片石夾峙。上屈曲。架穹石。色錯青紅。似非本山石質。不知何處移架此。洞北關成崖。綴以飛廊。前臨大江。後倚懸壁。憑眺勝莫踰此。循城溯江北一里。過東鎮門。又北過城東北隅。爲東江驛。驛東向。當皇澤灣南下。衝出驛。北望皇澤灣。二紅舫泊山下。疑願僕或在此舟。趨問之。則泊舟之山。在松陰中。乃虞山也。其下大殿爲舜祠。祠後卽韶音洞。東臨江。曰薰風亭。余沿江登山。上薰風亭。由亭西下。謁舜殿。從殿後入韶音洞。洞西向。高二丈。東透出約十丈。洞東高崖斬絕。小水匯其前。幽潭掬壁。水自北塢南來。石梁當洞架其上。曰接龍橋。坐

橋上還眺洞門崖壁，更盡嶒嶸勢。從此上躋，宛轉石級間。將至山頂，一靜室銜楹西向，戶榻洒然。室斗大而潔，乃與靜閣解衣憑几，指點西山甚適。因急欲覓願僕，下山南循故道，入就日門。門內南半里，由伏波山下出桂水門。南一里，經行春至浮橋門始遇之。

五月初一日，北抵靖江王府。循王城北行，登疊嶽山。山踞省城東北隅，山門當兩峯間，亂石層疊，錯立浪花萼，騰簇眩目。上爲佛殿，殿後一洞，屈曲穿山背門南向，高二丈，深倍之。北透小門，忽轉而東，闢洞前下瞰城東。江水直漱其足，洞內石門轉透處，風從前洞扇入，寒吹凌人。土人稱爲風洞。石門北向，當東轉之上，仰見石板平度，上透圓竇，若樓閣再駕，予與靜閣分道趨，各會層樓之上。其處東復開隙，垂乳列於西，乃從圓竇中墜空下，出後洞。北躋磴上，南越洞頂，遂登絕巘，則越王壇也。是爲桂山上，皆石萼，轟發一石峯前，支起謂之四望山。西一石峯高，與此峯並，峯半有洞，高懸望之，呀然中空，亟下，仍從風洞出。寺由寺西，均中復登西峯，峯半洞東向，透峯腹而西，徑十餘丈，高十之四。由其中望東西洞，然惜絕頂地少窄，未能徹矚全勝耳。是名千越山。洞西墜壑，下極險峻，仍東下至寺，有大道北透兩峯間，抵麓。西行里許，又一洞倚山北，向遂拾級以登，其下先有一洞，高可丈五，寬廣盤曲，多垂柱，界竅分岐。土人以爲馬廐，散臥馬匹，令人氣阻。由西南躋級更上，從洞門入，透隙而西，外裂重門，內駕層洞，既下，西行見峯頂洞門，西墜處危峽孤懸，下有長垣環之，仰眺不得端委，則藩府別圃也。遂北轉至北門，門在兩山聳夾中，門外兩旁山俱峭拔，卽爲華景寶積衆勝云。折而東南，出桂水門，抵慶真觀，北渡江入玩珠巖，卽伏波山東麓。石壁下嵌重江，裂隙兩層，上縱下橫，上者高盤入頂，無級可階，橫者下臥波上，下石浮斂爲臺，覆以欹石，石柱

下垂覆簷外直抵下石不接者僅寸名伏波試劍石後壁紅白紋若縷圍宕三疊恰當其首故曰玩珠雙紋後內復裂隙直抵豎峽下垂柱之西石臺中坵橫石以渡更北穿翳竇下臨淵碧無底南入山腹有光西轉北達前門是其奧境矣但石色波光俱不若外巖玲瓏映徹也登涯由浮橋返寓按圖志以索桂林諸可游者

初二日東出浮橋門渡浮橋又東渡花橋循山北轉山峙花橋東北七星巖卽倚焉洞西向下有壽佛寺寺左登山一亭翼然迎客曰摘星石崖橫竊其上僅可置足然俯覽城堞諸山甚暢亭左佛龕當巖之口入其內不知其爲巖也推窗後扉入歷級上約三丈忽轉而西北豁然中開上穹下平多列筭懸柱爽朗通瀟此上洞也是爲七星巖從其右歷級下又入下洞是爲栖霞洞洞雄拓門亦西北向仰眺崇赫洞頂橫裂一隙石鯉自隙中懸躍下向首尾鱗鬣酷肖芴盤結幡蓋五色燦爛西北層臺高壘懸梯而上曰老君臺由臺北向洞若兩界西行高臺之上東循深壑之中由臺上一門直北至幽暗處垂石上穹無際下陷成潭演洞峭裂忽變夷爲險返下臺仍至洞底導者攜松明前驅循臺東壑中行始見臺壁攢雲錯綺備諸幻化直化入一天門石壘垂立僅度單人旣入穹然高遠左橫列石欄下深黑杳不見底云獼子潭卽老君臺北下墜處至此高深易位又成一境內又進兩天門路漸東北轉崖石詭變多所彷彿導者行急予強留諦視顧此失彼然予所欲睹者正不在種種規擬也又踰崖上東有潭淵黑如獼子宏廣更過之是名龍江下與獼子潭通又北行東轉過紅白氈鳳凰戲水穿一門出忽見白光一圓內映沉壁遂東出後洞水自洞北環流南入洞中想下爲龍江者小石梁跨其上宋相曾布帥桂時所爲是名曾公墩

蓋與樓霞一洞潛達。兩門各擅耳。予佇立橋上。見澗中有浣汲者。予訊水從西北來。可溯入否。其人謂水穴之上。更西北可深入數里。名勝較倍。樓霞水穴則深淺莫揆。惟寒辰蕭月爲可涉。予卽倩其人爲導。其人歸取松明。予隨之出。洞右得慶林觀。期觀中炊以待。遂同導者入。仍過紅白氈。始由歧北向。則佳偉殊麗。繁錫嘉稱。最深入。遇潭淵沓。當橋澗上流。導者阻進。謂前炬數日鮮竟。游屐抵此。從無入者。况當夏漲。襄陵可嘗不測乎。乃返計自樓霞達會公巖。徑約二里。復自巖口出入。盤旋三里。洞之觀止矣。飯慶林觀。望來時所見搔首峯。卽立其東。從間道出其下。則峯下西開一竅。圃者慮之。北復有巖洞種種。遍會公巖上下左右。殆難數計也。循七星南麓。北向草莽中。連入三洞。計省春當在北。可躡嶺達。遂北循嶺。切微徑里半。至山頂。石骨巉峭。不容着足。石隙少開處。棘刺沉翳。愈窮攀躋。然石片布奇。峯辨分異。遠望掩映。愈披愈出。令人心目勞逸。又里半。躡頂下。復得鑿石之級。級盡卽省春巖。巖三洞排列。俱東北向。最西者竊雲上飛。有倒石下垂。如枯槎老龍。西入南轉。洞漸黑。惜無居人。不能索炬入。洞右旁通一竅。以達中洞。甚深。難遠入。洞前垂石。亦作槎勢。又透一門。以達東洞。東洞垂石愈繁。洞亦旁裂。中有清泉下注。寒碧成潭。由洞前循崖東行。洞上聳石如人立。獸躡。東則危崖巨空。仰望如劈。其下拖劍水。繫之。卽癸水也。源發堯山。抵山北麓。西出葛老橋。入澗水。時予轉至山東隅。仰見崖半裂。層竅者三。乃披莽隙。梯懸累上。旣達一竅。西通中竅。中竅卑伏。首不得伸。從外橫度。有同臺榭。不由中與。竟達第三竅。穿隙入。後有一龕。窗闕其前。中懸玉柱。柱左又有一龕。圓頂平座。前正對玉柱。予同靜聞分踞。柱前窗隙下。臨危崖。行道者仰望。無不徘徊忘返。二廊樵仰睇久之。亦躋登。謂中竅之上。尙有一洞。甚宏。欲爲予攀躋。上求。予乃下倚松陰。從

二樵仰睇處。反睇二樵在上。懸枝索級。終阻懸漢。莫能階升也。仍西入省春。出西洞西。又得二洞。門北向。再西者高五丈。內稍下。西轉雖漸昏黑。勢崇宏愈甚。以無炬中阻。左崖大書深刻五美章。乃張南軒筆。惜無知者。洞莫定其名。或以爲會仙巖。彈丸巖。壁宋蒲田陳黼題。則堵巖洞也。洞之西拖劍水自東北直逼崖下。崖愈穹削。插霄凭淵。良竭雄偉。石梁跨水西渡。已爲七星山西北隅。名彈丸山云。由其西南渡葛老橋。東望崖巔。有洞高穹。上下都極峭削。南有一崖架虛。亟東向登山。山下一刹。與壽佛寺。七星觀。南北鼎列。南爲七星觀。東上卽七星洞。中爲壽佛寺。東上卽棲霞洞。北爲此刹。東上卽朝雲巖也。仰攀磴數百級。入巖巖亦西向。在棲霞北。洞口高懸。內北轉。穹危愈峻。微僧太虛。駕開洞口絕壁。下瞰江城。遠揖西山。獨踞勝概。遂停宿。因問上巖道。太虛曰。此巖高聳。雖予近在崖右。曾無級可登。約其洞之南壁。與此洞北底。隔止丈許。洞內可鑿空。以通洞以外。更無懸杙。縲級處也。憑欄北眺。洞爲石掩。反不能近矚。惟洒髮向西山。歷數諸峰耳。西山自北而南。極北爲虞山。稍南爲東鎮門山。再南爲桂山之木龍風洞。最南爲伏波山。此城東一支也。虞山之西。極北爲華景山。稍南爲馬留山。再南爲隱山。最南爲侯山。廣福王山。此城西一支也。伏波隱山中爲獨秀。其南對蹠水口者爲漓山穿山。皆漓江以西。故曰西山云。

初三日追錄遊記於巖閣薄暮乃返。

初四日北二里。至靖江王禮懺壇。入藩城北門。門內池水一灣。南邊獨秀北麓。由池西南經獨秀西麓。至靖藩精舍。主僧爲予言。君欲登獨秀。須先啓王期。以十二日可登。乃出藩城西穿榕樹門。門北向。大樹正跨其頂。巨本虬根。盤鬱閭闔。昔爲唐宋南門。元時拓城於外。門久塞。嘉靖乙卯。大將軍周于德舒壅閉而

門之前。匯水爲大池。後卽門頂。巨石疊級。分東西上。亦有兩大榕南向。東西夾之。上建關帝殿。南面臨池。甚爲雄暢。殿西下。卽大將軍幕府。益西循城南一里。西出武勝門。北溯西江又一里。達隱山。山北倚馬留。西接侯山。四面有六洞環列。東爲朝陽洞。寺在其下。洞口東向下層通水。上層北闢一門。就石刻老君像。今稱老君洞。山北麓下爲北牖洞。洞東石池一方。水溢麓下。匯而不流。外竇卑伏。而內甚宏深。前有菴。由菴後披隙入。洞圓整危。朝後復上盤一龕。左有一窗西闕。石柱芻列。不通水竇。其北崖之上。爲白雀洞。在朝陽後。洞西門北向。入甚隘。前有線隙橫列。上徹天光。漸南漸下。直通水。又西爲嘉蓮洞。亦北向。與白雀並列。洞分東西兩隙。俱南向下墜。洞內時開小穴。彼此相望。數丈輒合。內墜淵黑。亦抵水。又西過一石隙。西北有石平度。錯尊中絕勝瓊臺。乃南轉爲夕陽洞。西向。洞口飛石中門爲兩門。左一側壑。匯水。由水竇東通於內。右有曲穴北轉。內甚凄暗。下墜深潭。蓋南北皆與水會焉。又南轉。西南山麓爲南華洞。洞南向。勢漸下。匯水當門。可厲入。深入則六洞同流。五洞之底皆交連中絡。惟北牖則另闢一水竇。初不由洞中通云。聞昔唐宋西江東濼榕樹門。隱山匯。巨浸中。是名西湖。其時諸記勝者。俱云乘舟載酒入。今則西江南下。繁厥桑田。甚損浩蕩觀。予初至朝陽寺。月印上人導由殿後。入東洞。穿老君側。出山北。西過白雀嘉蓮。皆北牖洞也。南過西隅。夕陽洞。又南盡東轉。過南華。則南隅之洞也。予欲從此涉水入。月印謂秋冬水涸。蟲蟄窮幽。無所憚。今漲甚深。處莫測。蛇龍窟宅。其中老僧不敢導。請北遊北牖。乃東過西湖神廟。北轉。過朝陽。躡隱山。東北隅。其處石片分列。如張幙。如裁雲。如透月。幻極紛紜。潤以采澤。不啻削芙蓉。綴蛟蝶也。又西入北牖菴。予與靜聞分踞北牖洞。西窗內外周覽。久之出。飯菴前松蔭下。復抵南華。遇一田

叟曰。此水竇旁通。雖深淺疑迷。予獨熟過其內。君欲入。明晨當炬導。予強之。卽入。曰。松明未辦。乃以詰旦期。予遂南過武勝門。及寧遠門。度橋而南。西江走其下。東分兩支入漓。予東南循西江。南分派一里。抵漓山之東。卽漓江也。從山西麓轉其北。則漓水自北。江水自西。俱直搗山下。山怒崖騰。力扼其衝。由磴上盤山腰。得雉巖寺。寺後躋石峽。躡青羅閣。旣瞑。下宿巖寺。

初五日。客序遷除。遂成午節。令願僕入郭市。蔬酒出坐。雉巖亭。以蒲酒雄黃。自酬節况。復散酒青羅閣。時方禁龍舟。舟人各以小艇。私糴山下。鼙鼓雷殷。迴波陷日。旣暮下山。西入一洞。洞在山足。門西向。高穹中平。上鑄樂盛洞三字。出洞。東循雉巖崖麓。沿江東。憩其東隅。一石上。自山巔下。插江底。中剗穴透虛。深二丈。高三丈。若闢門然。江流自北。匯其中。涉其南。透崖以上。卽爲千手大士菴。予濯足弄江。抵暮上宿雉巖。雉巖者。統志以爲卽漓山。在城南三里。陽水南支。經其北。漓水南下。經其東。東有石門。嵌江西。有穹洞。深入。南有千手大士菴。俱列其足。雉巖寺高懸山半。北迎兩江。頽浪飛檻。綴崖。倒影澄碧。寺西爲雉山亭。南爲雉山洞。洞外卽飛崖。斗發。裂隙迸。峽直自巔下。微旁有懸龍矯變石。色都異。前大石平湧。爲蓮臺。臺右根與後峽相接處。下透小穴。入西向臺。摩崖登臺。則懸龍架峽。正出其上。昔有閣曰青蘿。今移置臺端。登之不知其爲臺也。然勝概靡集。不以閑掩。是山正對城南。爲城外第二重案。山北一里。曰象鼻山。水月洞。南三里。曰崖頭淨瓶山。荷葉洞。俱東逼漓江。而是山在中。較高。志遂以此爲漓山。范成大又以象鼻爲漓山。二山形頗相似。但雉巖石門。不若水月擴然巨觀。故遊者捨彼趨此。然以予權之。灑江午向。三山不特此二山相匹。崖頭西北山脚石。亦剗空嵌水。跨成小門。其離立江水衝合中。三山俱可名漓也。

初六日。南下山。二里。過南溪橋。南溪之山。高峙橋東。南溪來自西南。直逼西麓。繞山東北入。瀉去。白龍洞在山椒。洞門高張。西向。隙溪下。廣列崇殿。仰望不知爲洞。由殿左透級上。得旋室如層樓。內有龕自然。爲一洞。絕勝處。從此北。向東轉。遂成昏黑。先是買炬。山僧謂洞內可竟達劉仙巖。不必更出。及篝火入中。寬敞多岐。先極其東隅。上躋一隙。予以爲劉仙道也。竟途窮莫進。又南下一窪。支竇。翁予又以爲劉仙道。導借謂此乃護珠巖道。險巖莫逾。躑躅杳冥中。不若出洞平行爲便。乃下山至橋。望白龍北。復有洞。盤空。予渴赴劉巖。遂從橋東循山南東轉。南面一崖層突。彌盤將捨之。忽山雨至。奔憇巖下。躋隙坐飛石上。雨簾外窺。內映乳幔。飄飄有餐霞想。久之雨止。下巖轉其東。至劉仙巖。巖與白龍東西分向。有觀在巖下。從觀右登級。先穿一門西入。卽踰其上。復透門。出一巖。東南向。又左由透門之上。再度而北。亦開一巖。巖前懸石甚壯。當洞門爲屏。若垂簾然。予至巖卽周覽。各竇。詢與白龍潛通處。竟不可得。乃知白龍所通。卽避雨巖下。竇導僧所云護珠巖是也。

初七日。由觀左登穿雲巖。巖在上巖東南絕壁下。亦東南向。後與左右分穿三竇。而左竇旁透洞前。洞東爲文昌祠。由其前東過仙人足蹟。蹟北更上。卽爲仙蹟巖。巖在穿雲東北。上巖正東隅。洞口亦東南向。外甚危亮。內乳柱倒垂。界爲兩重。若堂皇之後。屏列窗櫺。分內外室。洞後穿竇兩岐。俱不甚深。奇在玲瓏。彈致。返至觀南。二里。出十里鋪。鋪在關雞西。郡往平樂大道。又東向岐路入一里。北望穿山。高懸隔江。空濛雨色中。再前望崖頭北隅。梳粧臺下。飛石嵌江。剜成門闕。遠望較水月似小。與雉山石門形勢倫比。然急流湧其中。蕩漾尤異。共一里。東至崖頭廟。崖頭在雉山南。瀉江西合陽江於雉山。又東會拖劍水及瀉。

江支水於穿山奔流南下。此山當其衝。山不甚高。而屹立扼流。有當熊勢。北崖有臺曰梳粧。下即飛石懸嵌。中剜成門處。崖突波傾。不能下瞰。但見迴瀾素波。觸石奮出。磴然送聲。至座坐久之。返廟中。由其後入一洞。門西南向。穿門歷級下。其後呀然通望。一石肺乘空。色正綠。是爲荷葉洞。穿葉底透山東北。卽通望口也。瀉江復漲。其下由葉前南下。東轉深昧中。勢穹然。不及索炬入。山東北隅。石崖插江。山稱淨瓶。以此須汎舟沿流觀之。其上莫窺也。仍出大道十里。鋪經白龍洞。北隨溪探前所望白龍左洞。則元巖也。巖東向洞門高聳。下峽。由南腋東入上洞。東登必由北與俱。崇深幽邃。無炬不能遐歷。洞前乳柱繽紛。不減白龍。上鏤元巖字甚古。出洞入寧遠門。返寓。

初八日北出安定門。東轉北入支徑。登劉巖山。有菴在山麓。後爲劉巖洞。洞西向。東下淵黑。由洞右躋危級上。至明月洞。洞高綴危崖半。門亦西向。東入呀然。然昏昧莫辨。出洞下崖半。循崖少北。復一洞西向。門紛綸高懸。僧伐木縱橫。洞前無由上躋。乃梯登以上。一石當門。樹屏由左透隙。則宛轉玲瓏。踰石脊東下。穹然直透山腹。關門東出。外臨層崖。內皆乳柱充隙。徑竇迸裂。北一徑高穹下墜。東轉昏黑。亦有門東出。闕不復下。此洞東西透豁。然有脊有門中界之。不若穿山。墨綵中隱。南峯諸洞。擴然平通。下望明皎。內無餘奧也。下山西過北門。門西峯當面。起削山爲城。循山北麓。轉至城西北隅。下下盤厝石上。削危城當卽志所稱始安嶠也。而北門在兩山峽中。東西峯各峭壁起。因依爲門。鎖鑰甚壯。予少憇盤崖上。旋入北門。南一里。至桂嶺碑側。西向瀕城。復得一山。爲華景洞。洞東向前對大池。後所倚山。則亦因爲西城者。洞前巖平。朗上覆外。敞後穿穴爲門。分爲三。南入者。窪暗而邃。西透之穴。昔穿城外。因爲門。今已登石塞北轉。

者。上出巖前。遂西登城障。循南而升。已從石萼叢錯中。攀躋山頂。頂卽寶積山。志稱寶積與華景相連。上多詭石怪木。然今又名臥龍山。想以武侯祠易名耳。下山二里抵寓。初九日出文昌門。乃東南門也。正對南溪山。南過石梁。梁下卽陽江北分派。東轉一里。抵石山南麓。三教菴。菴後爲古雲崖。其山亦稱瀾山。粵人呼爲象鼻山。山東南隅亦有洞南向。循崖東北抵瀾江。盤山溯江。從右崖危嵌中得一洞。北向曰南極洞。出其前。直至西北隅。爲象鼻巖。水月洞貫其下。飛崖自頂騰跨。北插中流。東西俱高。剝成門。陽江從城南西來流其中。而合之瀾。上空明如月下。復內外潑波。而插江之崖。下跨於水上。屬於山中。垂外掀。正作捲鼻勢。水洞之南。崖半又闢陸洞。其崖亦自山頂東跨江畔。中刊竅。若長廊。直透水洞上。北踞竅口。下瞰水洞。適有漁舟泊洞中。崖石間。令棹子透出洞外。復穿入洞內。水陸勝觀。一時兼盡。乃南行一里。渡瀾江東岸。又二里。抵穿山下。山西與鬪雞山對。鬪雞在劉仙巖南。崖頭山。北瀾江西岸。瀕江之山也。東西夾瀾。怒冠鼓距。兩山當合名鬪雞。特東山透明如圓鏡。故更以穿山名之。山之西又一峯危立。初望竟爲一山。上有豎石。至其下。始見豎石下。剖直抵山根。亭亭獨立。山固以脆薄。靈舉見奇。土人名爲荷葉山。殊得之。穿山北麓。嘉熙拖劍水直漱崖脚。循山之西南。與瀾合。予始至其北。隔不得渡。望崖壁危懸。洞門或明或暗。紛紛錯列。卽渡亦不得上。乃隨溪南行。隔水東眺。則穿巖已轉。不睹空明。山側成峯尖若豎指矣。又以小舟東渡。出穿山南麓。北面而登。撥草尋磴。一南向巖高倚半山。疑卽穿巖。乃其中乳柱中懸。有曲折致。東入漸窪黑。水匯於中。知非穿巖。乃出。由其西上躋。始得崇巖廓然。平達山腹。徑山十餘丈。高闊俱五六丈。真徹望澄明。一空障蔽。攀外崖東轉。又開北向一洞。列並穿巖。而

後不中通。其東尙有三洞門。下可望見。至此則峭削絕徑。而穿巖南口。上復疊一洞。後亦不透。然內多重。轉殆爲穿巖架閣也。仍東下。匯水巖。巖東復有南向洞。內亦支竅。西入隘。黑無奇。遂出。西渡荷葉山下。北過營家洲。渡浮橋而返。

初十日。抵王城後門。登懺壇。訂主僧獨秀期。更於十三日。

十一日。出浮橋門。過花橋。問龍隱巖道。爲橋東之南崖。乃來時所過夾道兩山。北卽七星。南卽龍隱。至是始得其詳。橋上南眺龍隱。與月牙並列東崖。第月牙稍北。度橋循山。其路易通。龍隱稍南。須從橋下涉江。上其大道。則自山北端拱石南踰嶺。均循隱真而西。又從怡雲北轉。始達予欲并眺端拱石人。遂自橋東直走嶺下。南上。平瞻石人。又南下。得一大塘。塘北循山西轉。崖石俱盤削飛突。里餘抵山西南隅。峯益嵯峨。疊巘。中空外聳。上若鵲橋。度虛攀隙。登則怡雲亭廢址也。由其上轉。罽梯空穿石罅。上躋石片。片懸綴。側爲透峽。平爲架橋。如上竿轉塔。無不曲折匠意。下至怡雲。右卽龍隱巖洞門。西向。高穹廣衍。頂石平覆。洞右近口。復垂柱環爲層龕。重洞接影深流。此爲最勝。出巖。仍從怡雲。返花橋。南沿西麓。隨流歷磴。半里。入月牙巖。巖西向南。卽龍隱。第此則級石成磴。彼則斷壁斗崖。路殊通塞耳。巖上環西缺。其口內不甚深。政以圓缺分明。有同鈎月下。照清冷亦幽境也。出由街北。過七星。登於朝雲巖。北度葛老橋。寬屏風山。或有以黃金巖告者。謂去城東北五里。乃賀賀東北趨三里。過問負擔者。指邨北之山曰。此卽是。至邨問之。仍不知也。及抵山東麓。則削崖列障。平展危懸。已轉北麓。得洞門如峽。山頂高穹。兩崖闊五丈。高十餘丈。初南向平入十丈之內。少東南轉。忽明穴上開。自下望之。殆巖市重樓矣。從此高躋又十餘丈。抵明穴之

口採嫩松拭兩崖開薜剔翳得程公巖三大字西有記一則蓋鄱陽程公崇寧帥桂時所開志載屏風巖一名程公至此乃爽然自釋也遂西向歷級上登穴口其內巖頂之石層層下垂極爲雄峻將至出穴處地少平北與有大石幢盤盪至頂色碧形詭何設奇至此出穴而西山迴峽轉石骨森豎下即盤釜成窩窩底一洞北向寬徑西南下抵窩入洞洞不甚深即西踰窩出兩石峯駢枝並起一爲石工剝蝕殆盡一猶亭亭孤立從石峯東更西南三里已出葛老橋西於是循朝雲七星西麓度花橋紛傳流警薄永郡省城戒嚴門已鍵亟馳過浮橋門尙半啓得返寓

十二日西出麗澤門門外巨塘匯水水自西北城角馬留過脊處南抵振武門北入陽江石梁跨之曰涼水洞橋橋南北塘中蓮花盛放坐蔭橋樹下殆不能去予欲覓中隱山乃南至振武門西度定西橋一里忽路右一山有洞呀然即北趨其下前有古寺拭碑讀之西山也洞門南向東又裂石自峯頂下跨成門乃捨洞趨之其門南北豁然亦如雉山象鼻但彼急流中貫異於此之外遠澄潭耳然外跨之石敬疊錯出尤靈穎異遂先遶其東抵山北北向亦有洞穿洞而南橫透山腹竟與南洞貫徹中有夾門垂柱不似他洞徹望竟目也出南洞洞左疊磴蟻蟻循之北躋峰頂石皆峰嶸攢簇中旋爲平凹長若溝洫光滑特異下至南洞前始東入石門門乃片石下攢中門高闊旁通衆竅故以小巧見奇望西峰石亦聳列從寺後西歷其上歷級南下峰嶸中西循大道三里聞木陵邨有巖曰佛子遂從西北岐入二里石峰在侯山東麓洞門高懸北抵巖下巖之東二洞南向最東者敞而不深稍西則洞門側裂外垂列乳中橫一屏屏後深峽下墜屏東西俱有門可下由峽中北入其竅裂漸隘乃復出西上入大洞洞南下北上穹然高

透。頗如程公以松枝拭右崖所題。則宋呂隱中題中隱呂公洞詩也。後署云。假守洛陽呂叔恭。遊中隱山無名洞。客有言此洞因君顯。當以呂公名之。因書五十六字鑄於壁。始知佛子巖。卽中隱山呂公洞也。由是北躋後穴。內雲。翼倒竊與洞俱上。不作逼隘觀。穴口高朗。大過程公後穴也。北出口。石磴二道。一東北下山麓。予先從其下者。北向之麓。皆崆峒蟻覆。外有倒石界而爲門。爲窗。內蜿蜒旁通。繞若行廊。復道。此下洞以幽奇勝。旣復上。從西北磴。復得一洞。洞北入南穹。擴然平朗。頗似穿巖。南一石聳立如臺。上有石佛。不知其自來。佛子巖所由名矣。前有巨石柱。如屏中峙。東西界爲兩門。西竅廣正。自下遠眺。此竅直透北山。東則偏隱無所睹。竅外循崖東轉。又開一門。下臨中洞之上。爲關帝座。仍由洞北東下。穿中洞南出。西循山。又開南向一洞。與中洞並列。由其西攀磴上。又有洞南向雨漬。磴滑。捨之下山。東南半里。飯木陵民家。民謂西南侯山下。有銅錢巖。可透出前山。北向趙家山。亦有洞可深入。又有陳搏巖。頗奇。予念諸峰不能徧歷。侯山爲衆峰冠。其巖不可交臂失。遂由中隱舊道。西一里。抵侯山廟。廟後山麓漫衍。蹈水披叢。茫不得洞。但見有級上躋。鼓輿登絕頂。山前行者。高呼日暮不可登。乃遙望大道南。削峯東轉。有洞東北。穹立望之。趨南去里許。抵其下。洞高倚山。半前有瀨水。匯潭。潭上拾級攀荆。遂入洞。亂石堆洞門外。外高內深。壓石級西南下。直墜洞底。水涯淵漠。內望一石橫突出。下有側崖嵌水。裂隙受趾。予抵突石下。畏崖仄峭滑。乃出下山。轉出其東南山背。復有門。匯水。卒莫定其爲何洞也。其處西峯駢聳。無侯山之高。而峭拔過之。暮歸急。姑留爲後遊。二里。南出大道。路旁夾道之山。上有竅東西透空。與佛子穿巖正等。亦不及入。執途人問前所入北向洞何名。則架梯巖。一名石鼓洞也。紛傳城門已閉。踴蹶東五里。過木陵分岐處。

已昏黑。又三里，抵振武門，將闔矣。側身入，始從容行街市中。十三日入靖藩城，過獨秀西菴。主僧入內宮禮懺，登峯約復移之他日，乃出就日門。過木龍南洞，由其下渡江，遠望木龍下層，復有洞，濱江穿麓，激流可愛。上江東崖，溯流北半里，入千佛閣，前有大榕一株，間所謂辰山者，俱莫曉。隨大路東北五里，堯山在東，屏風巖在南，獨辰山茫然莫辨。忽北望一山，去不一里，穹然有洞，洞口一石當門，赭色斑爛，彪炳有異，問負芻者曰：老虎山也。予謂靜聞何不先了此，後覓辰山，遂北一里，抵山下，望高先登，由洞口穿入，其內天光自頂四射，由下北透其腹，再入重門，支峽後裂，層崖上懸，俱莫可度。南向重門內，攀崖上躋，遂履層樓，徘徊未下，忽一人來候洞前，下問之曰：洞名獅子，一名黃鸝巖，山前三洞，下曰平地，中曰道土，共此巖爲三。出洞，見山頂石叢參錯，乃循路上躋，石片片冰稜，鐵色下嶺，石稜就夷，棘道俱險，前候者復趨上，引予左入道土巖，巖亦南向，在黃鸝東稍下，洞前壁左右各鵲詩，拂讀詩序，是山卽辰山也。穿洞東側門出，東向下山，東北一里，飯所候者家，主人姓王，字慶宇，訂予宿此。東炬肩梯前導，趨辰山北麓，爲青珠洞，遊洞北向，裂峽上並山頂，內界兩層，始南八十丈許，攀崖上稍西，乃豎梯向北崖上躋，旣登，北入峽中，五丈餘，透出橫峽，峽東西橫亘，上高俱不見頂，東行四五丈，漸關生光，一大石柱中懸，繞出柱西，峽又南北裂，南入臨洞底，北出正臨洞門，上洞門中列二柱，界爲一門，兩窗延耀內射，正當圓柱，予詔爲奇導者曰：未也。轉進橫峽口，又西行四五丈，有竅南入，甚隘，悉去衣赤體，伏地蛇行以進，其穴長三丈，大僅如筒，又曲折中多懸柱，時從遊兩人，以炬先入，次及予，度稽一時，過隘，洞復穹然，上崇下陷，俯躬南降，垂乳紛列，迥與外別，導者曰：未也。又西躡一梁，梁橫南北，若闔，越梁西

下石乳愈奇。西窮復轉北上。藻績滿眼。彌轉彌勝。此洞與山南黃鸞巖。正南北相當。然一山皆空。環峙分門者尙多也。北向開洞門者三。此爲中。東西二門俱淺。東向開洞門者五。北爲高穹。中爲三曲。狗頭。南爲道士東峽。和合小巖。而三曲最深。南向者三。卽平地道士黃鸞也。志稱辰山有洞三級。第指其南耳。惟西面予未之窮。出青珠洞。過北洞一。東麓洞五。循南入平地巖。初入欹仄。側身緣東隙而上。內境旣穹。外光漸闕。火炬已燄。北隅暮色亦上。乃出。東北返王慶字家。

十四日別慶宇。東北三里過矮山。山在堯山西。滴水東北聳一枝。如附拇指。乃桂林石山最北首峯也。山南崖削立。下有白巖洞。洞南向。三竇旁通。內垂石如蓮葉捲覆。下多透漏。其後少窪。下輒復平曠。轉西入數丈。仍見南穴。天光出洞。東有菴。於是東向湖小溪。二里抵堯山西麓。又二里爲玉虛殿。山迴成塢。西向開洋。由殿右轉入山後。兩山夾澗。南向湖澗。半里踰澗。東上登嶺角。益東北上。升降三四。又二里始登堯山絕頂。此中石峯森立。間得此土山。反以爲異。故堯山名特著。山之東石峯叢合。有溪盤遶。其間當卽大壩。上流出廖家邨西者也。下山仍返西麓。南度橋五里。出堯山東南塢。其南石峯森森。東南一峯尤兀突。益東南馳松篁間。出林夾右轉石山而南。卽鐵峯山。頗似獨秀。下有巖洞不可入。西南二里抵冷水塘。小橋跨流。急湧西南去。一邨依山。遂瀆亦幽棲之勝。邨南石峯如屏。東西橫亘。從西嚮望之。薄若豎指。由其腋東轉南山之坳。出山南大道。直西馳共三里。過萬洞寺。則石山西開。塞山兀立其中。望塞山東崖。穹然壁立。而不覩其徑。循山南抵西麓。乃歷級北上。當塞山西北隅。崖開一罅。上架橫梁。踰梁入東貫山腹。已在嵌室內。遂托宿。

十五日曉起徧觀洞中其洞西北東南前後兩關中通隘僅容一人由西麓上山腰透入飛石下旋踞其上卷石爲橋以達洞門門西北向門內洞界爲兩南北並列北洞後卽通隘透腹處隘長三丈旣入卽寬關爲巖懸乳垂蓮紛綸左右東巖上下俱極崇削下亦有深洞路當山麓南轉始得東上予旣晨餐西北望黃金巖甚近亟趨之不復東尋下洞也下西麓過竹橋由邨右西北行三里抵巖之陽山骨立路北下卽裂爲洞南北交透前卑後峻後門之半石橫架空中門界爲二由洞內上躋北出架梁之下俯瞰北麓拖劍水直嚙其下土人俱指此爲黃金巖予南下出洞西復有洞南向高裂深入不透僅如重峽已從西麓北轉山西北垂亦有洞西向中穹不甚深透對面有東向一洞與此相向若門廡對列洞內分四支如十字東北二門外透而明西南二峽內入而黑然西北皆懸崖上與東其所入南乃深潭也拖劍水在東峯北抵此洞前轉北循山當洞有橋跨之橋內匯爲池亦山叢水曲之奧出洞不知其名問汲水池中者曰此洞不知何名上更有一洞可尋躋也亟披箚透崖上南北兩石屏並立起微徑界其中甚峻洞峙南屏後門亦東向不甚宏洞有舊鐫黃金巖三字可辨是洞始爲黃金前乃其東峯之洞也出門左見北屏內峽有路上躋爲宿莽所翳雨濡蔓濕不堪置足予強登之南轉卽上洞也門北向門外棘蔓交絡縷分之乃得入入則旁竇外通重樓三疊皮閣之石板裁蟬翼薄然無級隙可攀惟中洞之內旁竇玲瓏懸隙宛轉可穿而上第甚隘層折難舒於是解衣蛇行遂出上層平度閣上踞洞口飛石高呼靜聞乃下迴望黃金巖西北麓諸洞尤多乃隨拖劍水遶出北麓又得北向洞二西向洞三遂西趨屏風山將渡拖劍水望屏風黃金兩山中又南界一山下有洞北向迂道從之洞亦旁分兩路北一向一東向西有級上躋再

上級崩路削。又有洞北向。乃下抵西北隅。則旁透中空之洞。峽連開。與黃金西北同。正西一洞。高穹層裂。紛拏傑張。此又以雄武見奇。非尋常窈窕窟也。問之土人。知爲飛石洞。遂西渡石堰。一里入程公巖。北二里。仍飯王慶字家。西再探道士巖諸洞。過屏風西麓。至是已四周其山。入浮橋門。浮橋共三十六舟云。十九日始定陽朔舟。

二十一日。日中乃行。南過水月洞。東又南。雉山。穿山。鬪雞。劉仙。崖頭。諸山。皆從陸遍遊者。惟鬪雞未到。今舟出其東麓。崖頭有石門。淨瓶。勝舟。隔洲以行。不能近。悉去省已十里。崖頭之南。江流浩然。自放。又東南二十里。過龍門塘。南岸有山。嵯峨。中峯最高。處南北透。東五里。橫山巖。突立江右。又東南十里。江右削崖屏立。南五里。至碧崖巖。巖南石峰。隔江排立。起橫陣。南天上分危岫。幾埒巫峯。五老。扼江使東。江流嚙其北麓。怒濤翻壁。赤壁采石。失厥雄麗。崖間一石紋。黑縷白章。成泛海大士。曰沉香堂。其處南雖崇深。極致北岸。猶夷豁共五里。下寸金灘。南轉入山峽。江自是左右。皆石峯。巒峴。爭奇炫詭。入峽下斗米灘。五里爲南田站。當臨桂陽朔界。山遂轉峽爲塢。四面層圍。僅受此卮。過南田。山色暮合。舟人夜棹不休。江爲山所泥。俛南。危東。盤峽透崖。凡二十五里。抵畫山。月猶未起。山隱空蒙中。又南五里。爲興平。月從羣峯東隙出。舟泊候曙。漓江自桂林南來。兩崖森壁。迴峯中。多洲渚分合。無翻流之石。直瀉之湍。故舟行屈曲。石穴間無妨夜棹。第月起。稽緩。關行明止。未免悵悵。

二十二日。蚤起。曉月光流。奇峯合棹。南三里。爲螺螄巖。一峯盤旋上。轉峙江右。興平水口山也。又七里。東南出水綠邨。山乃斂鋒。予掩篷就寐。南三十里。則龍頭山。復錚錚骨立。而陽朔四圍。又攢作碧蓮玉笋世。

界矣。陽朔北自龍頭南抵鑑山。二峯巍峙。當漓江上下流。中有掌平地。乃東面瀕江。以岸爲城。而南北屬於兩山。惟西南臺垣爲雉城。西山最近者。爲來仙洞。石人牛洞。龍洞諸山。通省大道從之。蓋陸從西水從東也。其東南門鑑山下。則南趨平樂水陸並道。正南門亦西北轉通省道。直南爲南斗山。延壽殿。旁建文昌閣。無徑他達。正北卽陽朔山。層峯駢峙。東接龍頭。東西城俱屬於南隅。北則以山爲障。竟無城及門。東北一門在北極宮下。僅東通江水。北抵儀安祠。讀書巖。然俱草塞。人罕行。其徑惟東臨漓江。開三門以取水焉。予上午抵城。入正東門。從文廟西入縣治。蕪寂殊甚。縣南半里有市橋。橋下水。西自龍洞入城。出橋東卽懸流注深壑。壑大四五丈。四面叢石盤突。是爲龍潭。但飛流下搗。不見下流。所溢潭東卽城。大江流城外。蓋地穴潛通也。橋南鑑山獨聳。一名易山。卽南借以爲城者。東麓有鑑山寺。倚山臨江。通道置門。卽東南門也。西麓則正南門。予初抵北麓。覓道上躋。南東二面就崖爲城。惟北面在城內。有徵級。久爲莽棘翳沒。乃攀條捫隙。直造峭壁下。莽徑并絕。復出其旁。躡巖石盤旋半空。終迷所欲登。乃下。時願僕守舟。期東南門外。於是南經鑑山寺。出東南門。覓舟不得。渡江東一里。至白沙灣。舟泊其南。乃下舟。白沙灣去城東南可二里。民居盛於城。有河泊所。其南三峯列峙。最東一峯曰白鶴山。江南抵其脚。曲而東北。抱此一灣。沙土雪潔。其東南一溪。南自二龍橋來。北入江。溪在南三峯之東。逼白鶴西趾。出溪東又有數峯。自南趨北。界溪入江口。最北者書童山也。江以此乃東北逆轉。

二十三日。從白沙依江東北行一里。南渡江。已出東界山之東。江東北岸有高峯。蓋四尖起。特障江南趨。旣渡陂塘高下。林木愴然。有澄心寺可憩。東一里。過穆山邨。復渡江。而東循四尖南麓。趨出其東。山開目。

曠奇致愈出。前望東北，又起一峯，上分二岐。東岐若僧帽垂空，西岐尤高聳四尖，東枝銳若脫穎，與二岐西岫建標絕頂，各見雄振迴眺西南，隔江下皆尖崖並削，上懸雙岫，此卽書童之南。東界羣峯所幻出，隨江東五里，出二岐，東南踰嶺下，是爲佛力司。司當江南轉處，北去縣十里，間之居人始知二岐西峯最高者，爲狀元峯，乃仍踰前嶺北去，西一里，抵紅旗峒，竟峒西北一里，抵山下，北上斷磴，間三里，踰山坳，坳乃東西峯分岐處，西北度亂石重蔓，直抵高峯崖畔，有洞東向，門高穹，上懸竅，兩重簷覆出，無由得上。洞前東向之峯，卽似僧帽者，其峯亦有一洞，西與北山對，懸整隔莽，竟阻不得達，予必欲一登峯頂，南北俱壁立，繩磴從洞南緣峭梯險，轉從峭壁南直抵崖半，則穹然無片隙，不復手足力所及，遂下。飯佛力肆，居人蘇姓者，謂此峯懸削，曾無登路，數年前峯側有古木一株，其僕禱而登，絙級備窮，峻阨然止，遂木所亦未造巔，後遂間津者絕轍，乃返白沙灣。佛力司之南山益開拓，內雖石峯離立，外俱排山巨嶺，桂林秀出，雲峯南盡於此，間平樂以下四顧皆土山，嶮厲之石不挺於陸而藏於水，山自此而頑，水自此而險也。

二十四日，由白沙截江渡南峯下，循麓東南，又轉一峯，有巖高張東向，爲田家洞，卽在白鶴山下。軒朗平豁，上繁垂乳，白鶴東對書童山，排闥而南，內城長塢，塢中舟行六十里，可抵二龍橋，出白鶴，循北麓，湖江三里，入東南門，肩炬由正南門出，西北循大道向龍洞巖，二里東，越小橋，有兩洞西向，其南列者爲龍躍巖，地稍下，門極危，朗北洞地稍高，草塞門徑，先入南洞，東五丈，層陟一臺，臺右有竅深入，出由洞北，登龍洞巖，熱炬入洞，闊丈五，高一丈，南崖半壁，平巨如行廊，入數丈，洞乃南開，頂始高，後循下方圓池，各一深五六寸，泉澄明如鏡，屢樹輒滿池，上連疊小龕，俱無通道處，由左壁窪陷處伏地入，漸入漸小，穴僅巨管

大蛇行南透五六丈。始可屈伸。已而遇旁裂竇。得宛轉。遂躍龍後腋。出洞。東望龍洞南列峯。闔闔重啓。異之。遂渡溪。東行棘莽沮洳中。共一里。抵山下。初入西向第一門。高穹如峽。東入數丈。北轉。愈昏黑。莫窮。乃南轉。得明穴。西透。西出洞門之上。蓋南上西向第二門也。由其外更南上西向第三門。洞東入。成峽如初。洞峽底。迫仄。峽上層。登有同閣殿。入五丈。下峽。既盡。上懸重門。圓整。擬剝琢。第峽壁峭削。無可上。與靜聞索盧躋躡。得上峽一層。最上層。仍懸巨莫達。出洞前。仰望洞頂。又連啓兩門。此又南上西向第四門。第五門也。冀其中下通峽內重門。於是又過南上西向第六門。仰望懸崖。倍高削。彌難。慰卽又過南上西向第七門。見石紋層異。突出者可置足。竅入者可鉤指。遂反躬上躡。凌數十級。抵洞門。洞北又夾。坳豎起。高五六丈。始入上層。其夾光膩。無級。計絕所攀。予獨審視周夾。雖無級。縹而夾壁宛轉。可以手撐足支。不虞懸墜。遂聳身從之。如透井。皆橫縹縱。發不階級。磴也。既升夾脊。其北復蹟成峽。穿映明透。知與前所望洞必有一通。因騎牆坐。上眺洞頂。四達高呼。促靜聞。久之。至教之。如前法。登同從脊。北下峽中。峽底平。曲折北進。西上高懸一門。則第六門也。不及上。循峽更進。轉西出第五門。門有石龍。下垂三四丈。由龍側北。循崖端。得第四門。穿門東入。稍下次層中。廓然四闕。右向東轉。深黑無窮。左向西出。卽前第三門上層也。知重門若剝處。當在其內。循崖窮之。復隔一柱。轉柱隙入。門內另環一函。不遠亦不透也。自第三門上。連闕四門。初俱攀躋。無路。一入第七門。宛轉。俱達。升陟重樓。複閣間。有莫公臣者。徧題珠明洞云。仍從第六門。峽內西向攀崖上。門雖高張。內外都無餘地。不若四五二門。外懸臺榭。內疊樓楹也。乃逾脊南下第七門。門外循崖復南。又得南下西向第八門。洞亦成峽。東上躡高峙。鮮所旁徹。此山西向入洞。惟南北二洞不交。

引中央四洞最高。紛紜曲暢。較他處一二洞勾連。輒覺奇譽。真霄壤矣。下山循麓。南半里。路東西各一峯。屏峙。遂由南門抵市橋。入龍潭菴。莫姓者隨予至。問遊巖樂乎。予以珠明巖誇之。曰：牛洞也。數洞相連。然不若李相公巖更勝。卽在西門外。不可失。予仰視。日尙高。亟出西門。攜火炬從岐北行。復西岐。已繞此山東北兩面。蓋卽前屏峙路旁東峯也。繞至西麓。洞正西向西峯。門右鑄閩人李杜記。題爲來仙洞。入洞東行。不甚高爽。南轉。遂昏黑。秉炬東南入。乳竇初隘。漸進愈宏。放瓊葩雲葉。繽紛上下。東北轉成穹峽。高不見頂。其垂突踳裂。各極開勝。益深峽。忽下墜淵。昧不可以丈計。炬火星散投之。沉沉杳不得其底。其左削崖不能受趾。右乳柱紛楞窗戶。歷歷隔崖探以炬。內若行廊。玲瓏似可遠達。松光將盡。乃由舊道出。東入西門。出東南門。渡口桂柏舟人已。艤舟待。遂下舟宿。

二十五日。舟過水綠邨。北七里。西岸一巖。門甚高敞。東向臨江。前垂石成龍。曰蛟頭巖。由巖右峽深入。漸高黑。由巖左登前。巨爲臺。後結一竇。尼棲之。竇後深陷成峽。以無炬返。時舟已先移。待與平出洞。循麓溯江半里。達螺螄峯。下繞峯東麓。又二里。及舟。北過興平二里。泊。

二十六日。北五里。抵畫山。山橫列江南岸。江自北來。至是西折。山受嚙。半剖爲削崖。石質錯綺成章。舟人泊舟晨餐。予乃登其麓。與靜聞選石踞勝。崖半洞北向。望之甚深。高下都無着足處。返而登舟。北上小散。大散灘。至鑼鼓灘。共十里。其山南巖窳。有水。中出綠突。石飛下。墜江。勢同懸瀑。粵中皆石峯拔起。水隨四注。無待破壑。騰空。此瀑出崇窳。尤奇絕。又北八里。過攔洲。西北岸一峯。純透。初望之。疑卽龍門穿穴。以道里計之。始知另穿一峯。前以夜棹失之耳。又北三里。爲冠巖。先是江東岸巖。崖門碧煥映。采豔畫山。冠巖

卽在其北。山上突崖層出。麓穹一洞。西向臨江。水自中出。外與江通。棹舟入。洞門甚高。內更宏朗。悉懸乳柱。惜通流之資。下伏無從遠溯。久之。棹舟出洞。望隔江羣峯叢合。憶前攔洲所見。穿山當正對其面。惜溪迴山轉。并其峯亦莫能辨識。頃之。忽北見皎然一穴。另懸江東峯半。卽近在冠巖北。亟登岸趨之。期舟候南田站。一里抵山腋。踰嶺度明穴。在東南面。絕崖不可攀。反循崖北。稍下。則洞果南透。其山甚薄。上穹如合掌中罅。北下俱巨石磊落。南則削崖懸巨。故登洞道。必由北洞東。皆旁長複室。東北彌深。仍轉洞西北。隅又得一洞。南北橫貫。其北峯之麓。透而不徹。仍南出。西北行平疇中。其西隔江屏立者。皆穹崖削壁。陸路望之。更覺崢嶸。東則石峯離立。後托崇巒。共四里。至南田入舟。

二十七日。經橫山碧崖諸勝。舊遊如昨。橫山巖東向。右腋有竇。旁穿而南。南復關一洞。甚宏。有門有與。與西上則深入昏冥。奧之南墜。皆嵌空透漏。門在墜奧東。廓然凭流。與前門比肩立。又西北過龍門塘。南望橫山巖。西透頂峯。雖似穿石。無從上躋。夜過新江口十里泊。

二十八日。味爽亟推篷。已過崖頭山十里。抵水月洞。北城下入浮橋門。

二十九日。入靖藩城。訂獨秀期。主僧詞甚遼緩。予初擬再至省。一登獨秀。卽往柳州。至此失望。悵悵。

三十日。炎威莫支。倦臥寓所。

六月初一日。訛傳流寇薄衛永。藩城愈戒嚴。予遂無意登獨秀。獨秀山北面臨池。西南二麓。予俱已達其下。西巖亦已再探。惟東麓與絕頂未登。其異於他峯者。祇亭閣耳。

初二日。同靜聞再爲七星樓霞遊。由七星觀左入。卽登級爲碧虛閣。閣在摘星亭左。予昔遊急於七星。以

謂此軒閣無煩屐齒。後累經其下。上見巖石倒出。異之。至是遂先入。仰視閣上。爲瓦所掩。不見巖頂。既轉入元武座後。豁然透空。高跨頂上。如梁。類穿山月巖。惜人坐閣內。不見出閣後石垣外。始見亂峯。飛石。森列互映。訊閣僧。後山道何向。曰。須南自大巖。菴乃出。仍登摘星亭。入七星前洞。由閣後東上。數十級。得小坪。石盤其中。遂北轉。透重門。出門東壁外。崖裂。竅懸雲。予亟解衣上。連躋重龕。二層俱列。戶疏。櫺勢同垂幌。北下。卽棲霞洞。盤空西向矣。此山巖洞。駢峙。栖霞在北。下透山之東西。七星在中。曲透西北。出碧虛閣。在南。亦東西上透。三穴並懸。六門各異。北又有朝雲高峙。兩巖皆西向。此七星山西面之洞也。洞凡五。下栖霞。南入大巖。菴。望碧虛巖。後山石叢薄。可由菴外東北登。遂從菴右草坪中上。共一里。得坪一區。小石峯環拱之。秀薄層雲。西卽碧虛巖。透明穴。北卽七星山頂。與餘峯攢成斗列者。覓小徑。出東南坳中。下山共一里。得一巖。東南向。西上卽曾公巖也。曾公西又有洞。在峯半。攀莽上。洞口亦東南向。初由石峽入。得平展處。稍北轉。外復有龕。東列。後則穿門西入。內益崇空。深轉。杳不可睹。遂下山。出花橋東街。此處巖洞駢峙者亦三。曾公巖北。下同列者。又有二巖。予昔遊省春。先經此。俱東南向。此七星山東南之洞也。洞凡五。若北麓省春三巖。會仙一洞。旁又淺洞一。俱於前日履經者。則七星北面之洞也。洞凡五。一山凡得十五洞云。返寓於肆。得桂林故勝。西事洱。百粵風土記諸書。按部考勝者。竟兩日。

初五日。讀清秀巖記。卽出西清門。覓之。門在西北隅。城外削崖之半。有洞。西向。出渡城濠壩。西有二岐。一循山北行。卽北門西來大道。皆石峯突峙。其北片片若削。下開大洞。西南向曰橫洞。一從山南入。峽。疑卽清秀道。遂南。西行一里。峽南北山俱中斷。開徑四交。徑西北有洞。南向。覓道北入。愈入愈深。旁絕他竇。夾

危底平灣環以進。莫測幽際。出問行者。曰：黑洞也。問清秀何在。曰：正西有山屏立。峽中者。下有牛角洞。由北徑出。峽有塘。曰：清塘。西南瀕塘爲下莊。洞無所謂清秀者。予意清塘當去清秀不遠。遂北轉。從大道出。峽門東西崖俱有小洞。無徑道可登。北出臨塘。潏水一泓。浸山西北麓。循之西路南。嵌崖末。北俯淵碧。忽一歧。南上。攀躋漸高。沒磴。仰望都無懸竅。知非洞所在。乃下出塘之西。其南山迴塢轉。別成一壑。門殊杳然。仍返過黑洞。西向屏立。峽中山一里。抵屏東北。卽有洞斜竊。門東北向。南下。漸皆味爲牛角洞。出洞。遠屏北。而西轉。出南麓。屏南崖峭削。色黃赭。下有窪。潏水從山麓石崖出。崖不甚高中。若啞峒。卽牛角洞。南通穴。至此墜成水窪也。又東抵南峽門。北入。問清秀於道上人。其人曰：惟北峽有清塘。上有洞。南與黑洞通。此外無他洞。乃悟清秀所托。必不出北峽。時已當午。遂捨之。南炊隱山。西過西湖橋。一里。抵小石峯。下。峯片峭裂。中界衆峯間。南瀕陽江。東北西三面俱短垣環之。從西北隙。踰垣。披其東北。抵小峯南麓。峯雖小。如蓮之間瓣。列房。半崖坪中有石高丈許。如犀一角。獨聳。後又盤空上。片攢支削。尤增奇幻。搜剔久之。出問其名。曰：秋兒莊。西卽陽江西來有疊堰。可渡。南卽趙家山。穆陵中隱諸洞云。循陽江北岸。西一里。爲獅子巖。西又聳一峯。與獅子巖夾有巖。東向。凭峭石之上。中垂一柱。旁樞裂。正東瞰獅子巖。首北轉。又一洞。北向高穹。曰：天慶巖。由級南下。中巨壁。界洞爲兩。入數丈。兩峽復合。其北峽之上。重門複竅。懸綴甚高。望不可攀。登此。可直通山南。北出洞。西北行。石山叢薄。間山俱森立。圓簪。松陰石影。又北里許。經石山西麓。兩洞比肩。西向。捫棘入南洞。進五六丈。轉從北洞出。仰望洞上飛崖。片片欲舞。爲蝦色。山西有林木。迴叢平曠。陽江西環之。王太守園也。仍從雙洞南。東北向。登得石磴。一里。踰坳。西攀石鏢上。所攀石鈺若劍。

戟石斷崖絕中俱棘刺遂出舞空石上瞰北麓斗懸難下尋舊磴下西麓繞出其北東一里至宋家莊出牛角洞南北過北峽門北眺西峽半有洞呀然當即清秀暮色已迫遂趨入西清門

初十日始出振武門取柳州道西五里過茶菴菴南小徑二里至琴潭巖巖東有邨土人俱訛爲陳搏余得桂勝方信儒記云得清秀玉乳琴潭荔枝四巖故前日首索清秀幾及復失以下三洞無知者予疑陳搏卽琴潭及今抵其邨覓一人爲導聞東南有七寶巖先趨之乃東南渡南溪上流共三里至李家邨邨南石峰西向巉突巖不深而峭蓋在南溪白龍洞正西向遊白龍洞時西望羣山迴曲處也返陳搏邨導者負松明并梯至西趨小山南先觀水洞門南向水匯其內浸洞口洞中衍四旁皆水所際其左深入洞前左崖瀕水趾刻琴潭二大字卽信儒筆洞左復開一門後與洞通中多列柱垂葩嵌空虛度予旣得琴潭知荔枝當不遠導者篝火執炬請遊幽洞微幽洞何名果荔枝巖也遂出琴潭沿山左瀕塘行遶塘北轉而西至荔枝巖門東向不甚高西進數丈循洞底右竅入其下穴有方池四旁甚峻再東南轉平入數十丈兩度低隘右崖半一窾高闊僅盈尺內洞平穹潛水齊竅引首竅中東望其水廣濶中石龍蜿蜒南崖石盆一方平度水面不能以身入也仍出至洞底少西進循右一竅入上峽東有石幢圓立繞出其後忽度爲兩層下穴少西轉輒止上穴以梯上躋內復列柱分樞穿樞少西遂下南峽中平入數十丈又南旋成窾窾外洞頂亦復籠形天矯仍出洞底又循北竅入上峽則層壁紛垂懸蓮徹柱雜然綴壁大抵此洞以幽闕見奇而深入在右水窾側小石彈丸大多磊落痕稱荔枝以此出洞西北三里抵大道平塘街其西石峯峭甚夾立如門南峯山頂開穴達山腹予向尋銅錢巖過此神勛令亟問道知道旁油坊後轉

東南至古廟可登。乃曳杖過油坊南。無徑可入。逡巡得蛇道伏草間。隨山麓東行南轉。將抵古廟。見有路西上。從之。始捫級。既乃梯崖。崖窮陟。峽棘蔓擁。沒髮頂鉤。不能出。久之。抵蓋石崖下。其上分形設詭。計透明之穴。已與比肩。乃橫陟而北。愈轉愈出。峯頭俯瞰。嵌崖削窟。反在其下。下有高呼路。誤指予下踐之級者。隨其指下。呼者乃二牧翁。云登崖。遂尙在古廟南。遂從廟南歷級上。西南轉出山坳間。眺其南。一峯枝起。頂豎一石。高數丈。予所見石峯。綴立。雁宕翔鸞。龜峯靈芝。及此地。笋石駢發。未有靈怪至此者。度已出崖後。遙瞻石壁。下猶未見洞門。日暮。遂返宿平塘。期明日導遊。

十一日。從古廟南登山。導者揚鑣。靳棘共一里。抵昨返步處。石隙中登數步。望見洞門。西南向。又攀石崖數步。卽入洞。其門前向東北。後向西南。徹望通明。後洞正對豎石峯。導者謂洞曰榜巖。山曰楓木云。下山過古廟西。由田塍中渡西來小澗。水自兩路口西塘。迤邐東穿山麓。卽南溪發源也。東南入石巖洞門。西北向。後門東北向。中空洞旁裂。後門右崖有臺架。虛上又盤蓋隆起。悉窗櫺隱透。出後洞。北一里。仍抵平塘街。街北石峯巒峴。若屏。東隅有崖。東向曰社巖。街西北尋銅錢巖。卽前所遊鼓架巖也。西二里。經兩山峽。峽北山巍然負巖。下爲廣福王廟。峽南山東有巖。門東向西出峽。是爲兩路口。市肆盛列。西北爲義寧道。予往柳州。則從西南永福道。路東有巖。西向門甚紛紜。多所像類。西四里。路右小峯。如佛掌高擎。下合上岐。於衆峯中尤詭異。其南又駢峙兩山。東成峽。峽南之山。東層裂兩巖。上巖明透。山後亟南趨之。祇下巖可入。上巖懸疊莫登。乃入下巖。巖中列柱牽帷。爲峽爲窗。轉透其後。亦橫貫山腹。予意由後巖西出。可攀躋上巖。透處乃上下俱削。旁絕階援。仍東出洞前。東北隅石頗坎珂。披隙登上層。則前後二門俱與下

巖並列。門內乳幢蓮柱。左右環轉。以達後門。數丈之內。紆折無竟。前門一臺。正對東北佛掌峯。凭後門龕。遙瞰西南塢外之奇。收攬都盡。予所見粵中重樓之勝。此爲第一。既下。西向行。又見重樓北麓。復有巖。北向。此峽南之山也。在峽北者。西向亦有二洞。層列。洞門俱石。色赭黃。獨爲標異。但一出峽。匯水直浸兩。峽西中疊石堤。巨水面。旁皆巨浸。無從渡水。一登赭巖。既又聞有八字巖。亦不能至。遂由石道西向行。匯水中。望西峯之東。崖壁高。上懸三洞。相去各二十餘丈。俱東向。駢列。其山在匯水西南。與東峽南峯。東西夾塘成匯。遙睇崖端。俱有微痕。自南之北。可上躋。惟北洞。嶄然懸絕。不可階升。遂循堤西草徑。傍水而南。已抵南洞。下梯崖入。洞門甚崇。內峭峒宏峻。規模迥別。稍下一岐。由右入。西南轉。漸昏窅。莫窺底。止一。岐由左入。不五丈。一門西透。山後一門北通。中洞先西披。後巖洞門高。與東埒。上下俱懸崖斗。巖。遙望西南。對山亦有洞。若覆梁。門廣中邃。曰牛洞。東向黯黑。而不知其涯。仍入內。北上中洞。洞亦北轉。而東透。探其北。轉至洞門。有石內度。架爲兩層。上疊閣。倒向洞內。下裂門。嵌壁間。卽所望北洞也。仍入中洞內。東臨洞門。門愈高。穹。下則崖危。路絕。遂循南洞出。由舊級。下一里。北出大道。西循南山北麓行。三里。越一平坡。其南北巖洞甚多。不暇詳步。南至通城墟。又南一里。爲上巖後洞。門北向。前臨深塘。入其內。廓然崇宏。峽分左右。進右峽。下墜爲淵。石壁東西夾。峻不可下。其底南眺。沉沉壁西之崖。迴覆淵上。予所駐足下。瞰者。壁東則絕壁之下。駢通二穴。若環橋連。巨水通其中。不知所往。北則石壁自洞頂下。插淵底。半裂柱。成隙。泉淙淙。隙端下注。出右峽。由左峽上入。則躡石當門。中聳爲臺。臺上一柱支洞頂。路從柱南北入。內復有石崖自洞北南突。若塞門。與洞南壁夾成罅。路循崖南西出。繞崖後。外穹爲門。門下橫闔。而上多垂簷。

踞闕坐門外。峽復峭峙。兩旁多倒懸下攬之石。若龍爪猿臂。紛拏其門。俯仰兩絕。出洞循其東麓。復開東向門。內窪下。滴水空聲。轉南漸黑。當卽通後洞。環橋水穴者。洞南則上巖。邨後疊石開徑。曲折上。爲上巖前洞。門東向高齊。後洞深折不及。洞側有臺趾。由臺直躋洞後。迸竇成龕。垂石如距。有垂至地下。離一線者。有中懸四旁。忽卷者。有柱立輪囷其中者。有爪攞分出其岐者。其東南對山有泉源。曰龍泉云。下洞。仍出後洞塘北。西向入東來大道。度高橋。共十里。至山蚤舖。其四旁雖土阜間出石峯。尤兀突焉。又三十里。抵蘇橋。爲洛青江上流。水始捨桂入柳去。予遂與桂山別。

卷三下

粵西遊日記二

丁丑六月十二日。自蘇橋登雒容舟。順流西南五十里。過永福縣。又八十五里。泊新安舖。十三日。一百二十里。抵雒容縣。陸去柳州府五十里。水須三日。溯柳江乃至。遂定騎。爲明日陸行計。十四日。出城南。西二十里。爲高嶺舖。南寨山秀立其南。乃南折登嶺。共五里。直抵南寨山西。柳江逼其西。崖舟人艤舟以渡。有小溪自南寨破壑。西注柳江。曰山門冲。江東西爲雒容馬平界。去治各二十五里。登西岸。瀕江南。向行爲馬鹿堡。東望隔江南。寨山分枝。簪秀亭亭露奇。又五里。西向險坳入。則石峯森立。夾道。南峯曰羅山。頂北向。有洞斜窺。開兩門。仰眺無躋攀路。西麓又有洞駢峙。其北峯南面。峭削尤甚。西二里。小峯中夾立。曰獨秀峯。迴眺羅山西麓洞。心異之。遂從岐東南披宿草一里。抵羅山西南角。東轉循其

南麓，北望山半，亦有洞南向，高少遜北巔，而面背正相值。轉山之東，踰均北入一坪中開，其右峯北，巨石數十丈斜疊起，衣折古勁逼肖。左崖之北，雙門鑿峽下，內洞北向，深削成淵，底伏流澄徹，兩旁俱削壁數十丈，南進窅然，莫窺其源。北抵洞口，壁亦崩絕，上有橫石高二尺如闕，可坐瞰其底，無能踰險下也。北出峽門，上有道直上西峯，得石坊，坊後有洞，東向，中甚高平寬朗，探其左，北轉漸黑隘，右則西上愈昏邃，翼後有透明處，久之不得出，仍從石坊，共二里，轉是山西麓，先入一洞，門西向，左轉而西進，黑不可捫，乃右轉東下，窮於水，出洞又北，卽向大道所望洞，洞門亦西向，連疊兩重，洞外一大石橫臥當門，峻不可踰，北有隘，側身以入，爲下洞，中懸一石，復界洞爲兩，南北列，先從南門入，稍窪下，南壁峻裂，非攀躋可及，北崖有微隙，正穿入北門內，內亦下墜，東入洞底，水聲汨汨，與南洞右轉之底下穴潛通，由北門出，仰視上層石如荷葉，下覆虛懸，徑絕上躋，復從南門側，左穿外竅，得旁竈，竈外有峽對峙，相距尺半，其上南卽竈頂盡處，北卽覆葉端，從峽中手足攀撐，遂挺虛凌其上，上層洞東入不深，惟洞北裂崖成竇，環柱通門，石質乳態，各各削變，攀隙西透崖轉，南向開二楹，下跨重樓，陽朔珠朋外，此爲最，出洞，返獨秀峯下，西向大道馳五六里，北望兩尖峯，亭亭夾立，南則羣峯森繞，中有石綴出峯頭，纖勾殊甚，又西五六里，柳江自南而北，卽郡城東繞之江也。西渡江二里，入柳郡，郡三面距江，故曰壺城，江自北來，復北折而去，南環甚寬，北夾束，形正與壺等，寓郡治西，因靜聞病臥，予亦數日不出。

十八日，始出大南門渡江，江之南稍西爲馬鞍山，最高，而兩端並聳，爲郡案山，稍東爲屏風山，形伏處方正，東北爲登臺山，則又高，乃扼江北轉者也。馬鞍山尖峯，斲削曰立魚山，山特起，南復有山映之，非近出

其下不能辨。立魚當賓州大道。在城西南隅。由山東北麓。躡級盤崖上。巖門東向。踞山半。門外右。上復旁裂一窟。若綴閣。其左下拾級數層。又另穴一竅。雙峽夾壁。高穹直上。皆門以外景也。入巖張巨吻。中寬夷整。朝後通兩竅。一南一北。皆穿腹西入。先由南竅進。內忽穹然高盤。西復透一門。踰闕出。西臨絕壑。遙眺西南羣峯。開繞延攬甚擴。由門右穿峽竅以下。復有洞。西向。石柱中懸。柱後穴。卽前洞所通北竅也。門內左循巖壁上。洞橫南北。勢愈高盤。頂有五穴。乘空紛若列星。其下東開一穴。前達僧棲。置鏡不通行。稍南西轉下峽。復西透一門。前亦下臨西壑。門左轉入內。亦下墜成峽。直迸東底深峻。不可下緣。其上捫崖透腋。又南出一門。前一小峯枝起。與大峯駢立成坳。從其間攀崖梯石。直躡立魚巔。是洞透漏山腹。東開門二。西開門三。南開者一。頂懸側裂。復十餘穴。真異境矣。遂仍出前洞。門右歷級南上。少憩僧廬。東瞰山下塘匯水一方。內沁不知所去。東北所對者。卽馬鞍山。西北麓爲仙弈巖。居人祇知馬鞍。不復曉仙弈。實無二巖也。東南所對。乃馬鞍西北枝峯。峯有壽星巖。巖後重巖迴復。爲馬鞍輿境。非一覽可盡。予欲候靜聞。并仙弈俱留爲後遊。

十九日。留顧僕伴。靜聞寓中。予獨挈囊爲融縣遊。出西南門。得沙弓小舟。同舟者明晨行。竟宿沙際。二十日。上午始發舟。由城西北溯柳江。江之西。鵝山亭亭獨立曠野中。自柳郡西北兩岸。山土石間出。土山迤邐間。忽石峯數十。挺立成隊。所異陽朔桂林者。彼四顧石峯。不受寸土。此則如錐處囊中。尤覺有脫穎異。北二十里。泊右陵堡。

二十一日。過杉嶺。江右尖峯疊出。共五十里。抵柳城縣。城西江道分爲二。自西來者慶遠江也。其源一出

天河縣爲龍江一出貴州都勻司爲烏泥江。經忻城北入龍江。合流至此。自北來者懷遠江也。其源一出貴州平越府。一出黎平府。流經懷遠融縣至此。二江合爲柳江。所謂黔江也。下經柳郡。歷象州與鬱江合於潯。今分潯州南寧太平三府爲左江道。以鬱江爲左也。分柳州慶遠思恩爲右江道。以黔江爲右也。然鬱江上流復自爲左右二江。則以雲南交水南盤江爲右。交趾廣源州麗江爲左也。二江合於南寧西合江鎮。古左右二江指此。今則以黔鬱分耳。南盤自交水下田州至南寧合江鎮。合麗江是爲右江。北盤自普安經忻城爲都泥江。入黔江。經象州至潯郡。合鬱亦爲右江。是南北二盤在廣右俱爲右江。但合非一地耳。雲南志以爲二盤分流千里。至合江鎮合。則誤以爲南寧左右二江俱源自盤江。不知南盤無關於麗江。北盤且不出合江鎮也。下午自柳城北溯懷遠江入。又十里抵舊縣。

二十二日。暑雨時作。僅行三十里。

二十三日。西北十里。過草墟。江右崖壁甚峭秀。又十里。江左山崖廻巨。遙峯森列。攢合天半。於是舟反東北轉。十五里抵沙弓。融縣南界也。江之西南。卽爲羅城縣東界。西望隔江羣峯匯聚處。皆羅城道中所由也。

二十四日。仍附原舟。向和陸墟。先是沙弓人謂明日乃和陸墟期。墟散有融縣歸舟。原舟亦往墟買米。故仍附之行。舟自沙弓西卽東轉。北一里有江來自西北。舞陽江也。內灘石甚險。又東北九里。抵和陸墟。已散。不得舟。得一荷簾歸者。乃附囊與之行。北二十里。大道直北向縣。而荷行李者家東梁西北。遂同西北行。二里上籬籠嶺。西大山曰古東山。山東北隅爲東梁。抵縣大道所經也。越籬籠三屏。抵其家。去真仙巖

尙十里。去縣十五里。

二十五日。北取真仙道。過讀學巖。巖有二門。俱南向。東西並列。相去數丈。外障駢崖。中通橫穴。若複道行空。層樓內朗。垂蓮倒柱。鈎連旁映。甚軒爽可慰。西有小石峯。特起田間。旁絕延附。亦有門東向。并越水陸入之。初入覺峽。逼無奇。穿門西進。罅透十字。西既通明。南北俱裂。竅土人架木竅間。若欲爲懸閣以居者。又西循溪。陸里許。抵赤龍巖。巖北向。高穹山半洞前。北突兩峯。洞當其中。高曠宏邃。底平而上。穹門內石臺。兩重界其間。洞右列柱分樑。別成敬室。中洞直入數丈。脊稍隆起。成仙田中。每貯水。更入漸窪黑。聞內門束如竇。止容平身入。入則廓然。通別竅。恨不攜炬。一竟其奧。山前有溪自西來。分兩派。東抵東梁。北匯安靈潭。爲靈壽溪。上流云。下山北越溪。北山有洞。駢立門南向。雖高穹側裂。中乃下旋如墜螺。門外右躋。復飛嵌懸崖。趨登凭踞。乃下。此山正與赤龍南北對。讀學則東西肩列。北趨閭道。正由此山。讀學兩峯中。此山東隅。復開東向兩巖。曰鐘洞巖。北巖淺峻。若豎鐘剖其半。南巖門高層穴。屢弘上透。無級入下洞。當門巨柱中懸。環轉無餘地。遂下直北。趨二里。越一脊。脊北爲百步塘。尖峯四列。中開平壑。一圍循山右轉。又一里。山分突三峯。北向列。西一峯。山半洞門西向。舍之中峯。洞東向。東峯洞西向。先登東峯。洞洞南北。迸橫峽斜竇。有石自山巔下嵌峽底。四面可繞而出。次登中峯。其洞北竅下裂。上懸南牖。石飛架其間。上躋前突石臺。海臥甚適。下直北。徑百步塘。三里越塘北。小溪自古鼎來。橫涉之。又大溪自南趨北。卽赤龍巖前水。東過東梁至此。二水合而北行。一石梁橫渡。於是東西俱駢峯成峽。溪流其中。曰靈壽溪。北一里。匯爲安靈潭。神龍之所窟也。又北里餘。山當面橫列。洞門開張。山半。余疑真仙巖至矣。至則路轉出其西。

麓遂東行環遶其北。北復有洞，不識中貫南洞否。時望鐵仙巖山，尙在北。北卽安靈溪水流入真仙後洞處。予初未悟，遂東循山麓出。北轉一里，與東梁大道會。峯轉溪怒，始見真仙前洞。東北高懸溪流，從中北出。前有巨石梁二道，越梁而西南向入洞。洞門圓如半月，高穹中，剝一山之半。其內水陸平分。北半高崖平敞，南半迴流中貫。由北畔陸崖入數丈，中壁橫拓分二道。壁之西有竅，南入僧棲倚之壁之東南。湖溪岸深入，巨柱中懸，上下綴旒紛鬱。稍後則老君巍然，鬚眉皓潔，皆玉乳所幻結。故又名老君洞。其後則千門萬戶，乳像愈極繽紛，以無炬未及入。下則溪匯爲淵，前趨峽壁，激石轟雷。其隔溪東崖，南與老君對者，溪上平聳爲臺，後倚危壁，爲下層。北與僧棲對者，層閣高懸，外復疎明，爲上層。但非鵲橋不能度。遂出憩僧棲，同僧參慧入市。隨之北一里，過下廓，又北則大江在東，卽潭江。北自懷遠大融南來者，菜邕江西自丹江橋，遶老人巖，至此東入江。二水合流下廓，旁道當其中。北渡菜邕橋，入融南關約二里，城居寥落。問老人巖道，復從下廓北，循菜邕江西南行，西抵一峯，石勢巖聳，廻削千仞。老人巖當北湖溪岸，予誤南入山峽，峽乃老人巖南支，與南山夾成者。南峯北麓，石磴盤山而上，有僧方汲，趨問之。其上爲獨勝巖，非老人巖也。巖北向高綴峯頭，僧廬塞其門，入其下，不知爲巖也。穿穴入內，開一龕稍窪，亦隙裂成樞，但無光透耳。獨勝北有鯉魚巖，卽古彈子巖，聞乳柱甚豐，不及往。仍東北出下廓，溯西北小溪，抵老人巖山下。下有洞，東向，捨之西向，拾級上。兩崖合束，懸磴其間，取道甚勝。已透入一隘，轉北上，至巖之前門。其巖一洞，兩門前門東南向，後門東北向。石崖高跨而東突，洞徹其下。前後相去不遠，亦穿巖類。惜前後俱障以佛廬，遂令空明頓失。從廬側轉入後巖，仰見盤空之頂。後巖僧樵未返，門閉不得入。遂留爲後遊，下山出。

獨勝東峯披蔓草行二里暮抵真仙巖宿。

二十八日參慧東炬導遊真仙後暗洞始由天柱老君像後入溪之西崖陸洞也千柱層列衆竇競啓前之崇宏雄曠忽爲窈窕靈奧窮搜殆盡石下巨蛇橫臥火燭之不見首尾踰之出入竟伏不動然此與雖幽邃猶溪西一隅時時由隙東瞰溪流冀得一當終未能下涉既出廻顧溪竇內透天光對崖旁通明穴益神動不能已託參慧入市覓筏以爲必入水洞計參慧復懸炬引予由巖前左右下北入深穴穴雖幽深無乳柱幻空然下多龍脊盤錯交伏鱗爪宛然亦一奇也出洞參慧卽往覓舟予恐不能遽得不若躬往索之且以了老人諸勝乃出洞北大道西望山峽間峯巒聳異內有劉公巖草深無道仍從下廓先趨老人巖入下巖門東向西北窺深入漸暗聞秉炬以入徑甚遠從門左仍躋石峽抵上巖轉透後巖內結閣盡踞洞口關前臨眺上下懸崖峭絕菜籃江西來潑其北麓自爲分合抵巖下北轉去大江當其前縵然如天表飛仙直北卽爲香山遂下山絕流渡江水淺不及膝溯江北上望其西江所從來處峯巒瑰異內有雞場洞幾隨之西遇荷薪僧指香山在東北乃轉循北山東麓一里西登級抵香山廟廟虛無人東北至縣西門又南過下廓遇樵者令覓舟入真仙二人慨然許之先是予屢覓之居人俱云此地無筏而舟爲陂阻無由入洞須數人負之趨不意此乃漫相許予心不以爲然竊計巖中有遺構可結椽浮水獨巨木不能自移還與參慧圖之既抵巖參慧已歸亦覓舟不能得惟覓人結椽爲便意與予適合二十九日晨從參慧覓結椽者未行昨所期樵者呼羣至謂予曰已入洞否予應以待舟樵者謂舟不能至若聯木爲椽予輩水中挾之入正與舟等參慧卽以覓人錢畀之遂羣負木入溪斬竹爲筏頃間椽已

就復以巖中大梯架其上。更置木盆。予踞坐盆中。諸人前者引絙。旁者挾篙。後者肩簞。遇深淵。輒浮水引之。遙不能引。輒浮水挾之。始由洞口溯流。仰矚洞頂。益覺穹窿峻峭。兩崖石壁。劈翠夾瓊。漸進漸異。前望天光。遙遙層門。複穴交映。左右既入重門。兩旁俱有層竇。盤空上嵌。前後明光皎然。彼此照耀。挾桴者欲從中。爇炬登崖。以窮旁竅。予先溯流出後洞。乃復浮水引桴。抵洞門。西南向吸川。飲壑溪。破石而下。桴抵石爲所格。不能入溪。捨桴踐石出洞。又晝然一天也。溪石坎坷不受躡。望左崖有懸級。在伏莽中。援莽躡空上。不數十步。輒得蹊徑。四望平疇。中圍衆峯環繞。卽予昔來橫道北巖之東北隅也。返登桴。順流入洞中。扁東西俱有穴可登。而西崖穴高難攀。且前游暗洞。彷彿近之。東崖則穴錯門紛。曾未一歷。遂爇炬東入。其上垂乳環柱。與老君坐後暗洞諸勝。工力悉敵。從其內穿隙。透折多有旁穴。星星上徹。雲影知其東透。山膚甚薄。從其側宛轉北出。已在老君對崖之下層。因崖爲臺。下臨溪流。再出卽爲對崖之上層。上亦列柱縱橫。石崖峻阻。與此層無徑相達。仍引桴下浮。欲從溪中再上。溪崖亦懸嵌。無由上躋。計取道當從洞前南轉。抵東北山椒。可入洞中。非架飛梁不能上也。乃絕流引桴還。登東崖。諸人釋桴歸。舊處予急呼其中一點者。攜餘炬。令導遊劉公洞。北半里。西南轉入小岐。向山峽二里。抵山下一洞。在南山東向。一北向。北山中突峯。又一洞東向。方莫知適從。忽聞牧者警咳聲。遙詢之。北向高竊者是。亟披莽從之。其人見予所攜炬一束。笑謂入此洞。須得數枚炬。乃可竟。僅此將何從。伏莽中石磴隱隱。隨之躋。洞門巨石前橫。從石隙入。崖石上大錯。西峯之巖四字爲寶祐三年李柱高書。前又有碑記二方。其一不可讀。其一爲紹定元年。太守劉繼祖重開此巖。桂林司理參軍饒記并書。始知名洞以此入洞。先爇炬從其後右畔入。乳

柱環轉不數丈出。又從其後左畔入。數丈後。愈轉愈廓。玉筍左右森羅。升降曲折。杳不可窮紀。恐火炬易盡。踞蹶暫巒出。不知蔗境更何如也。西望北山中。突洞石態秀出。門若雙列。中必相通。趨其下。崖懸無路。導者已先歸。見予徘徊留眺。復至引入南麓小洞。內甚淺。不通上巖。上巖危嶷峯半。遙望多姿。今迫視了無警目處。且路絕莫援。不得不爲卻步。及東行。回首再顧。紛綸之態。復標異撩人。仍強導者。斐翳級石。猿引以登。予接之。遂歷其上。削壁層懸。雖兩崖並列。中不共貫。外復淺竭。徒負巧質耳。輿索然返。東南抵真仙巖。阻雨巖中數日。

七月初三日。出洞。往覓對崖明竅徑。東越洞前石梁。循山南轉而西。徑伏草中。時不能見。抵後山過脊。竟不得西向登崖徑。乃莽然躋山半。覓之。皆石崖嵯峨。無竅可入。度其處似過而南。懸崖復下。忽二農過其前。詢之。果尙在北也。依所指西北上。莽棘中果有一竅。止容一身。然下墜甚深。俯瞰之深餘三丈。卽北崖僧棲對望處。已聞揚碑僧笑語聲。但崖峻下懸。不能投虛墜。眺視久之。見左壁有豎隙。雖直上。無容足攀指處。隙兩旁相去僅一尺五寸。可臂綳足撐下。乃左轉向隙。轉處石皆下垂。無上歧。圓滑不受攀踐。摩腹過。旣至隙中。兩臂兩足若膠釘。稍動卽且溜脫下。然卽欲不動。支撐久。力竭。勢必自溜。不若乘其勢。障腹就之。迨溜將及地。輒猛力一撐。遂免顛頓。此法亦勢窮所生。非開學可至也。旣下巖寬四丈。中平。下臨深溪。前列層柱若護欄。巖內四周環壁。皆紛紜威蕤。非雕鏤所能殫。前與西崖掩映。後復得洞頂。雙明竅。從中遙顧。溪兩端出入處。俱一望皎然。收一洞全勝。真仙爲天下第一。此又真仙第一也。巖石一石平突。溪上由其側攀崖。而北。又連關兩竈。內俱明潔。石壁廻嵌。色態交異。如初墜處。其前崖亦有一柱。傍溪起。中

鐵圓類指上抵洞頂。復結爲幢絡蛟龍。繞織指下垂。環而天矯者數縷。內近龕處。復有石圓起三尺。拍之聲若鐘。其旁倒懸之石。皆能傳響。此皆溪東上層之崖也。南與下層並峙。崖相隔無幾。中有石壁。下插溪根。無能外渡。稍內有隙。南入。皆倒垂。龍形縱橫。交折翼其中。通南崖。尚有片石隔。若鑿空取道於此。從下層臺畔。結浮橋渡。老君座後。宛轉中通。無假道於外。免投空嶮。真濟勝快事也。時雖溜下。計上躋無援。隔溪呼僧樓中。搗碑者。乞其授索垂崖。庶可挽之上。搗者不識外轉道。欲以長梯涉溪。溪既難越。梯長不及崖之半。卽越溪亦不能下。徬徨久之。擬候參慧歸。覓道授索。因午過猶未飯。反覆環眺。其下豎隙。雖無可攀援。其側覆崖。反有凹孔。但上瞰不得見。下可因躋。聳身從之。如鳥斯翼。不覺透井出。仍從莽中下山。返飯真仙巖而臥。

初四日。聞西南十里。古鼎山。有龍巖高懸。鐵旗新闢。且可從真仙後。湖靈壽上流。幾欲命履。爲候搗所羈。初六日。搗事竣。始探鐵旗巖。晨餐卽行。過來時橫列之北洞。及南洞。南過安靈潭。西渡溪。從岐西向山坳。半里。踰坳。路漸大。透山峽。出其一里。南越小橋。卽來時橫涉小溪。上源也。橋南山半。洞北向。無奇。循麓西至古鼎。卽問鐵旗巖。居人指西北峰半。半里。抵峯之東南。又西。始見洞懸山半。閣倚於前。稍上得層級。大木橫偃級旁。上叢木耳。芝結其下。予時急入巖。不及細簡。抵巖巖南向。正與百步塘南山相對。內亦無奇。外勝頗饒。鐵旗名以峰著。非以洞著也。因問僧龍巖所在。僧初住山。誤以沸水巖爲龍巖。指予西南入龍巖。實在東南。古鼎卽後山。予不知。從僧半里。至沸水巖。下穴東北向。滿漚水。內聲磁响。東穴亦如之。蓋其下皆中空故也。予所聞龍巖在山半。乃望高上躋。上岐兩峯中。削千仞。東西各有淺穴。側鑿。終無危巖注。

水乃下。東至古鼎邨。邨後山南向開洞。一高峽上穹。一圓竅並峙。卽從岐東上。皆無峽中之水。如所云龍巖者。旣下。仍由邨北舊路。過小橋。溪挾雨瀑漲。橋沒水底二尺。杖傘以渡。念小溪如此。若靈壽石堰。漲高勢湧。必難東渡。適土人取筍歸。古鼎問之。曰。大溪誠難涉。可不必涉。踰嶺抵溪。卽隨溪北下。止涉一小溪。竟繞出老君洞左矣。予聞之喜甚。踰坳抵向所云安靈西堰。果水勢洶湧。非揭厲所能及。卽隨溪左北行。約里半。近隔溪橫列之南洞。溪遂西轉。又還西面一獨峰。從其西麓轉北。東向趨老君後洞。靈壽大溪已東去。惟西山夾中。有小溪西來注之。上有堰可涉。循溪而東。從左越坳下。坳皆懸石層嵌。藤刺冒之。不覺陷身沉頂。手足失勢。傾蕩洪濤中。汨汨終無出理。久之。竟出坳脊。俯攀棘蔭崖。出洞左。蔬畦得達。洞參慧已下。榭支扉矣。呼啓者再得入洞。若更生焉。

初七日別參慧入城訊舟。

初九日始得一小舟。過午。主舟者至。發舟東南行。已轉西南。共六十里。泊沙弓。

初十日四十里。爲羅巖邨。巖在江右。層沓斑駁。五色燦列。南崖稍低。石芝堰峰頂。崖半匏剝。一洞當有勝可尋。惜來時以暑雨掩蓋。今去僅隔江遙睇耳。又四十里。柳城縣。縣南二里。江之東爲蠻攔山。削崖截江。爲縣城南障。西卽峭峯叢立。土人指爲筆架穿山者。樟月順流。瞬息二十里。一山兀聳江東岸。排列而南。江亦隨之南折。灘聲轟轟如殷雷。爲倒催灘。又南四十里。抵柳州府。泊南門。城鼓猶初下也。

十一日早入寓。靜聞未寤。願僕亦病。往返二十日。冀其霍然同行。加以願僕尪弱尤甚。爲之悵悵。

十三日。出城南渡江。循馬鞍山北麓。西行折而南。循其西麓。由西南塢中登山。草沒石級。溼滑不能投足。

仙弈巖在山半削崖下門西向正與立魚對祇隔山下平壑中一潭巖內逼如合掌深止丈餘巖右有石
瑞聳上迸裂成紋參差不齊雖可登憩以爲黑肌赤脈分十八道可弈似未確崖左東南上又裂一巖形
與仙弈等西南向其下東南抵坳中又迸一巖亦淺隘不足觀仙弈三巖齊列山半俱相伯仲而已西下
山麓遠望得復一巖亦西向正在中巖下巖前砥石如秤其北石窟成峽北透通明中開朗可憩出巖西
盤一山嘴轉出東南山半有洞西南向登之洞門呀然中高穹上出下深墜橫縱成峽樓殿層疊雖不甚
寬放固以危峻逼裂見奇入門有石突門右青蹠若牛背復高突一石圓若老人首先是立魚僧指其處
有壽星巖必即此由突石左懸級下墜西出突石下則下墮淵削上級虛懸皆峭裂不通行東入峽道中
灣環以進忽天光上映仰眺若重樓空架兩崖上覆下嵌無由渡虛上躋遙見光映處內門規列高懸夾
崖末外戶分透前山頂平若覆帷恨不牽綆一登山東仰北山半復有門南向計其處當即前洞光映
所通也下俱迴崖層互稍東循崖西北上踰下崖抵中崖上崖卒懸絕不得上復從前道下更東循崖角
西北登上崖沿崖西陟則洞前三面皆危壁倚空惟此一線盤崖可達前有平石如露臺內旋室方丈四
壁俱環柱駢枝分布密嵌西北內通一門下臨深峽果即前所仰望透空處也仍循崖端東南下南復有
山鵠起從西麓仰眺山半懸崖穹拓黃斑赭影欲登無路循山南行得微徑從草中東上抵一門外雖穹
然內僅如合掌無可深入望黃赭削立處已在其北崖嘴間隔不可盤陟復下至山麓再從莽中望崖登
久之抵崖下崖危削數千尺上覆下嵌若垂空之雲互接天半每當平削處裂孔一方中多紛給奇詭第
瑣隘不能深入循崖脚北行上有飛突之崖升降石罅中如度凌虛檻樹披覽久之下山東出前峽蹙界

峽石垣。又東。兩崖石皆巖嵌。叢翠倚之。共一里。出馬鞍東麓。得北來道。截大道東一里。爲郡東門。對江渡。於是瀕江南岸。倚屏風山。北麓。東行里許。抵登臺山。江爲山扼。轉北去。路從山南繞。東麓而北。一里有山。橫列三峰。其陰卽王氏山房所倚。余昔來自雒容。從其北麓渡江者也。山南有洞。駢立。南向呀然。其山倒石虛懸。內裂三峽。通外三門。宛轉迴合。惜不甚深。擴西峰之陽。復有一巖。南向。皆赭赤之石。中甚淺。遂下西坡。小徑。北循西麓。躡一岡。竹塢翳叢。共一里。於是東倚山麓。西臨江坡。坡上密篔簹空。連麓交映。道出其下。行空翠中。一里。抵姚埠。東門渡。由邨後南向登山。入竹塢中。篔簹萬箇。俱碧玉森翔。塵喧開滌。頓盡已。而上山。石磴甚峻。西南折。穿榕樹根中。又東上。過一皮石片下。石去地五六尺。崖旁平皮出。薄齊架板。上爲王氏山房。小樓三楹。橫洞前。北臨絕壑。勝膽遐眺。樓後卽洞。洞高不受樓掩。曰東林洞。洞後分東西竅。南入西竅。稍東。轉黑隘。不堪進。東竅亦從南入。轉東。忽明。躡東闔。出巨石迸裂。成兩罅。北透者石叢。而平臺中懸。其東下隙。則茅閣虛嵌。削崖四旁。聳石成雲。非若他山透腹。出一覽。竭致也。從洞東南。躡嶺頂。石磴危峻。收望愈擴。直南盡登臺。久之。下山。渡舟適至。由東門二里返寓。

十七日。同靜聞輩下潯州船。以中元節。無旅客。故留滯數日。

十八日。晨餐後。放舟十里。有小山在江左。江稍東北。曲小山東。爲龍船山。又西南。爲夾道雙山。乃北門陸路所出也。又五里。爲油關。江始東轉。十五里。乃轉而南。南十里。爲山門冲。卽向日雒容來渡江處。江東爲南寨山。西麓。石崖迴返。下嵌江流。又南十里。爲羅峒。前有山兀突。坪中罅裂。其南上連下透。如石門。巔又一圓石。突巔作一僧。倚崖南向。肩與崖齊。頭顱上出。又五里。諸峯森叢。江右由山門冲至此。江稍西南轉。

又東五里轉而南。一崖懸突江左。層巒疊嶂。光采離奇。更有尖峰若牛角。遂東轉五里。迴瀆成涯。曰犁沖。山脈北自牛角尖直下。江流環其東南西三面。中成盤涯。宛似犁尖云。忽北轉五里。直抵牛角山下。復轉東去。灘聲如轟雷。久之乃止。懸流迴瀾。一瀉數里。曰橫旋灘。自犁沖北轉至此。若破壁出。東南下灘五里。山漸開。又東北二十五里。至三江口。洛青江自東北來。注日已西。遂泊。

十九日。乘月放舟。五鼓抵賓江。有巖特立江左。下削上突。江因之西轉。二十里至象州。城在江東岸。隔江即爲象山。西二十里。過大容堡。遂西南行。兩岸始廓然無山。又東南十五里。都泥江自西南來。會江東北岸一小山。北面分聳。西岐爲兀突。東峯峭削尤甚。正對都泥江入江口。特建標以識。都泥江者。北盤之水。發源楊林海子。抵普安州。由泗城下遷江。歷賓州來賓。出於此。溯流舟至遷江止。上流即土司轆峒。人不敢入。水多懸流穿穴。故鮮核其源流也。又接慶遠忻城。有烏泥江。由縣北合龍江。詢之土人。咸謂忻城絕無北合龍江水口。蓋即都泥南下遷江者。且遷江忻城南北接壤。烏泥都泥音聲相亂。實無二水也。又東南二十五里。東下大灘。曰菱角灘。又二十里。泊瀕邨。

二十日。放舟五里。下大鷺灘。江右石峯復駢列出。又南五里。至武宣縣。隔江西岸山。卓立岐分。引隊南下。巖皆奇詭。若垂首引項。偃僕比肩。種種怪異。志謂縣西有仙人山。南有仙巖山。當即所望諸異峯也。東南十里。兩岸復擴然。又二十五里。爲勒馬堡。過此即潯郡桂平界。南十里。兩岸山漸合。又五里。爲橫石磯。石自江右山麓橫突江中。返流倒湧。途極瀕洞勢。兩崖連山逼束。至此爲入峽始。又東南二十五里。爲鎮峽堡。又十里。兩岸山勢益高。獨冠諸峯。間出石峯懸峙。江至是轉而東。其南迴東轉處。江左瞰流之石有。

大書鑿石傳爲韓督憲留題云東北二十里小溪自北破壁出其內峻崖屈曲如夾堵牆又東卽大藤渡峽處南北兩岸俱有石突立江心昔有巨藤橫架江上故南北兩山猶賊此追彼竄得藉爲津衢韓公雍破賊斷之因名斷藤峽過漸藤五里下弩灘遂南出峽口一水自東來注曰小江口合而西南下勢甚峻急蓋北自橫石磯入峽南出弩灘其中山勢迴逼正如道州瀘江嚴州七里灘但此峽相去六十里始入爲東西峽中轉爲南北絕無居廬叢木虧蔽兩旁悉獠窟宅故得因勢展暴使刊木開道則亦丹崖釣臺勝概相麗矣出峽西南循山下十五里抵潯州府日已暮泊於北門

二十二日留靜開顧僕寓潯之南門免擔夫爲白石勾漏都嶺三山遊從驛前南渡鬱江八里至車路江小水自東南西北入鬱郡舟上水可抵此又南二里爲石橋邨南望白石山與獨秀山各挺峙三十里外實尙六十里而遙爲山道迂復也邨南二里得迴石一壑清流中潞石皆玲瓏迭裂爲蕪原生采更南匯潭益盛東有山自南抵北從其西漸升而南益進穴平地陷爲峽爲井中悉叢石合嵌淵水澄其下蓋地中二丈下皆伏流潛通石骨阻互偶骨裂土迸則石出陷成穴云又南二十七里抵姚邨依山匯水真山中樂墅也渡小溪南踰嶺五里爲木角邨邨在白石山北麓去山尙十里炊宿山邨春舍間

二十三日東南越嶺歧徑望白石趨其山峰攢崖絕東北特聳一峯爲獨秀孤懸峭削上齊白石頂下則若傍若離直剖其根崖石獨多赭赤色五里路漸沒草間嶺半得一山家傍舍植芭蕉甚盛趨問白石道尙在西南由其左登山東向上南轉山脊五里度坳稍東卽南折直抵山北麓獨秀已不可見惟危崖盤削下多平突之石盤互疊出又作一態直上抵崖石下南出共二里爲三清巖巖西向橫開大穴闊十餘

丈高二丈深及闊之半石特平燥不作紛紜滴瀝勢卽白石下洞也又南半里爲大寺後倚崖壁寺左水自半崖下滴曰圓珠池池無他異按志山北有漱玉泉西事洱百粵風土記俱謂其泉暮聞寺中鐘鼓輒沸溢起止則寂然詫爲異及抵白石寺并漱玉名不知何况聞鐘聲沸非寺僧之蓋卽著書附會之談也遂由池前南循崖壁行已東上入石峽峽兩峰中剖上摩層霄裂罅相距不及丈磴懸其中時有巨石當關輒置梯以度連躋六梯始踰峽登坳坳南北猶重崖摩夾稍北轉循坳左行則虬木叢篁迷雲暗鳥身度霄漢上不知午日之中東障稍開始見獨秀峯東北立東南塢中又起一峯正與獨秀對峙高殺三之一宛然蓮蕊中擎但四面爲諸峰所掩惟此得覩全體耳又北攀懸崖上木根絡石間爲梯爲緦得受手足緣躡已轉一壑欄自山頂西向墜峽繫擣潭穴峽南復懸梯上登宛轉三梯東行平岡間外則萬仞下削內卽絕頂激根之峽內外皆長松一道深碧間日影下墮風烟縈漾閃映萬端林盡鑿石成磴躋磴轉會仙巖呀然南向矣巖皆黃赤石上下開穿內漸湊合無紛紜滴瀝與三清同而地位高迥已窮極幽暢乃從巖右躡削崖凌絕頂崖雖危削盤阻處中有子石鵝卵大嵌突齒齒上露其半藉爲麗趾級不覺一里已躡出峰頭東向與獨秀對揖此峯正從薄郡來所望獨秀西白石絕頂獨秀四削如天柱非傅翰不能翔上此峯三面亦危崖特立惟南面開罅梯隙得躋頗似大華三峯上分仙掌下懸尺峽透險蹊虛此真青柯嫡冢他未見其比卽桂樹融諸峯非不干雲直上然石質青幻片片芙蓉攢合巖受躡痕受攀無難升陟此則一劈萬仞雖曲循隙窾何管蹈空自奮也獨秀連蕊二峰爲此峰門戶其內環壑深壑虧蔽日月重岡間之人無至者久之下會仙巖三梯三里至峽坳之上峽南一石倚崖起下有線罅穿其中

僅容側身進。其上或連或缺。既而漸下。南轉出罅。飛石上下懸嵌。危不可躋。返出石峽。倚石側復有道。上出石端。危懸殊甚。攀根引蔓。僅躋其端。透入石闕中。卽倚石西盡處。與前崖夾成闕。穿出闕南。抵飛石南懸之上。瞰前罅正在其下。遂攀登倚石頂。則一臺中懸。四崖環峙。上又連者如橋。缺者可瞰。如井。下峽坳。歷六梯。一里西出峽。又一里北返寺。

二十四日。西向下山。三里。過周塘。卽倚山環池。樹木掩映。南七里。爲麻峒墟。又二十五里。宿中都峽。

二十五日。南二十里。下核桃嶺。大溪自南來。西折去。卽潯郡西。繼江上流也。發源自平山墟。乃大容山西北水。大容東西有兩繼江。一南自廣東高州北。至北流縣。合大容東南水。經容縣。注於鬱。此容縣繼江也。一卽此水。爲潯上流之繼江。循溪三里。涉流渡江。水及腹。爲橫塘渡。潯郡南界止此。江南卽鬱林地。屬梧州西北境。由江南岸溯流。踰嶺南五里。過白堤。亦深山奧境。溯溪右南行。八里得大寨。卽自白堤至此。山迴谷轉。夾塢成塘。溪水連雲。堤篁夾翠。宛然避秦處也。

二十六日。西南十五里。過箬帽山。山稍開。南見大容。又五里。爲平山。卽東望大容。在三十里外。猶有層峯間之。南十里。轉峽西出。爲勒菜口。於是山分兩界。大容東北峙。寒山雄倚。西南排闥東南去。中成大塢。溪流南注。爲羅望江源。十里。過馮羅廟。廟南峽愈開。寒山南盡。而大容東轉。於是平疇曠望。南有岐東。涉羅望江。循大容南麓。過陸馬廟。東四十里。可出北流縣。予取鬱林道。南十里。止松城墟。

二十七日。十里。抵鬱林州西南一里。南流江自東而西。其流較羅望爲大。漚下泊舟。鱗次。上有堤內環。爲塘堤。下臥石片片。橫列涯間。紫泉在堤下石片中。石南北夾成橫罅。橫三尺。闊二尺。東迴環而西。缺其

南水從底上溢瀦其中。停泓者三尺。上從南缺處流瀉去。時見珠泡浮出水面。泉之西有石梁曰南橋。跨南流江。橋北文昌閣。當江流環轉中。虛敞可眺。爲此中勝覽。橋南爲廉州大道。予由岐溯江岸東行。水月巖道也。東北共二十三里。踰山峽東下。峽東石峯森森。自北而南。出峽循西土山東麓而北。一邨倚山東。向又北一里半。東轉得龍塘邨。邨踞岡脊中。其南水南流東去。其北水北入水月洞。由其東又北一里半。直東抵石山中峯。度石橋而北。則上巖西向。高穹山半。上巖著水月洞。南倚山憑虛之竅也。石山自東北來。南引而下一支中出者。西瞰平蕪。削崖懸竇。層結皆不甚深。而此層最下。亦極擴。環峯石皆青潤。獨裂巖處色變赭赤。石質尤窮極神詭。尋丈之間。穴穿蓋偃。無不具足。巖前架虛當門。敞其上。不使掩巖勝。由巖右腋穿竅上。復出一層如偏閣。其左腋可環柱出。柱側緣崖上躋。轉出巖末。復得巖西向。自分左右兩重。左重在下。垂柱裂竅。仰睇上。卽右重也。然歷磴無階。由外北躋。始入右重閣。巖絕壁。與左層翼對。增妍皆巖之中層也。其上削崖絕頂。尙虛懸一重。級絕攀躋。惟供矯首耳。水月洞在上巖北。地稍下。龍塘水經石橋北。過上巖。乃東向。搗入水月洞。洞門亦西向。路由其南。水行路北。相沿入。水北透後洞出。前後洞門一望通明。水旁躋石夾流。兀突俱作獅象形。洞頂垂石天矯。交龍舞螭。繽紛不一。其水平流洞中。無真仙巖之大。兩崖亦無其深峭。可褰裳涉溪。崖右有一小水。南自支洞出。爲陰洞。左則沿溪窈乳迴夾。上亦裂門。綴穴層閣之上。又匯水一池爲奇。此明洞以內勝也。後門崖口。列大柱數條。自門頂合。并倒懸。洞內望之。蜿蜒浮動。此明洞以外勝也。陰洞乃明洞旁穴中。又分水陸流不甚大。東南自牛隴。又開一門。穿山腹。至此合明洞。溯流南入。半里。洞漸沉黑。崖益斗。水益深。結筏積炬。曲屈約二里。出牛隴。此陰洞水中勝也。

從陰洞溯流始。崖左嵌石下。竇甚隘。匍匐下穿。引炬而前。忽巖然上穹。上下垂聳。盤柱詭狀百出。升降其中。洞心駭目。遂曲莫盡。此陰洞陸中勝也。是日予抵上巖。已過午。道流方局。戶出予坐。崖下荔陰間。久之。道流罷釣。歸即促其束炬爲水月遊。既入明洞。篝火入陰洞。道人不隨。支流入。由其側。伏窪穿隙。逼收陰洞。陸崖勝。中崇宏幽。與森羅衆詭。凡五易炬。出欲溯流窮水崖。道人以無筏辭。請別由牛隴。探其後崖。不必從中出也。乃出明洞。涉水窮左崖之勝。仰眺後洞。諸垂虬舞龍石。出飯上巖宿。

二十八日。予曳杖窮最上巖。下憇右窺。偏閣中。旣午。循山而南。至昨來所渡石橋。橋側東折。入峽中。是山石峯三支。俱鋒稜巉削。由東北走西南。中支爲水月巖所托。是峽則中支南支相夾者。南支多削崖裂窾。予來時循其西麓。詢之土人。皆曰。中不甚深。今故從峽中。轉其北。得平窪一圍。羣牛散寄其中。知爲牛隴。窮隴西北。水匯成潭。陰洞後門。卽東南臨潭上。四旁皆陡石。無路入。必涉潭。乃登洞。甚虛敞。隨水西入。漸北轉。石崖成峽。水亦漸深。味與水月陰洞所見等。雖未徹其中。兩端源流悉見。可無煩暗中摸索也。洞門右崖。馬蹄痕莫紀其數。疑卽志所載天馬洞。出洞益遠。峽而北。東西兩界。峯石翔聳。蔚成霞綺。二支北盡處。北支又兀突起。與中支北麓對峙成峽。下有三洞。南向。上蒸雲流電。閃爍陸離。東畔二門。駢列。雖懸乳續紛。俱不遽進。其西畔一門。孤懸峯半。洞門嵌空中。忽淵墜。深且數十丈。宛轉內透。極杳渺之勢。但兩崖直削。無級下降。踞崖未望之。飛鼠千百成羣。見人蓬蓬內竄。聲傳遙谷。出洞望中支西北山。巒頗近。以爲由此穿水月後洞。抵上巖。甚便。趨一里。至其下。攀陟山岡。則巨石飛簷。中都蔓絡。脚嵌沉淵底。遙探洞外。諸奇石。杳不可見。卽溪流破壑出者。亦盡沒其跡。乃仍出向峽。返上巖。復至水月後洞。眺望所陟路斷處。

尙隔一峯嘴也。

二十九日由上巖過牛髓。共三里。出峽。有兩歧。直北循北支石峰東麓者。爲北流大道。東向踰嶺者。爲問道。乃從東歧。二里抵塘岸墟。墟爲陸川北境。北轉卽北流屬。二十里爲橫林。邨北石山一支。自北而南。叢簇尖翠。予初望之。以爲勾漏。在是。漸近。路出其東南。西望而行。秀色飛映。蓋此山在北流西十里。勾漏尙在北流東十里也。自橫林共東北十里。抵北流縣。縣當大容南面之中。山脈由大容南下。曰綠藍山。水分東西流。東流者爲北溪。循城東。下登龍橋。入繡江。西流者卽南流江源。西南合水月洞水。經鬱林南門。西合羅望定川諸水。南下廉州入海。是縣實爲南流源。其曰北流者。以繡江東自粵東高州來至此始勝。巨舟東過容縣界。合洛桑渡水。經容邑南門。下藤縣。北入鬱江去。非謂北流源此也。縣西十里爲鬼門關。東十里爲勾漏山。二石山分支。聳秀東西對列。而鬼門巔崖邃谷。兩峯合立。路經其中。勝與勾漏實相伯仲。予自橫林北望。卽奇之。不知爲鬼門也。至縣始悟。已從東南越之。過。以不及經。其下爲恨。出縣東門。飯於沙街。北出隘門。抵北山下。循南麓東行五里。度溪橋。入石山夾中。南爲望夫石。卽黃婆巖。西垂山也。北則石峯逶迤。愈東。石骨益瘦。疑卽獨秀巖所托。今已失其迹。峯東崖大書勾漏洞三字。此南北二石峯俱東拱。寶圭洞。予東行夾中。凡五里。石山迴合中。復突一峯。勾漏菴。正倚峯南麓。其西隅卽寶圭洞。菴頗整潔。內堂三楹。西則葛令也。葛像繪巾朱履。飄然欲生。前庭佛桑盛放。乃令道人多覓竹束炬。爲明晨遊具。道人欣然願前驅。

八月初一日。先作寶圭行。約道人肩炬篝火。後至洞。在菴北半里。菴後先有兩巖。一南向。一西向。望之俱

淺寶圭更在其北。漫流自西北來。東向直漱山足。北涉之登山。抵洞門。門西向。左開巖軒敞。平臨西峯。右則深入窪嵌。下一石柱當門端。石斜飛磴道。由其側。下至洞底。交關爲四歧。由東入。由南入者。二歧俱深。黑歧而虛明。則一西向豁。一北透焉。西向豁者。卽正門所由入。內與東歧黑穴對。北透者。偏門另啓。正對南歧黑穴也。歧交於中。成十字。東歧之南。頂側忽倒垂一葉。平度半空。外與當門柱適對。上下憑虛。各數十丈。卷舒懸綴。薄齊蟬翅。葉間復分開竅。若眼之決。皆由東歧南崖攀級上。抵葉根。垂蒂處。盤旋蒂側。出葉間。踞孔坐其上。坐久之。復盤蒂下。向北透歧。歧中一乳倒垂。長數丈。水由其端涓涓下。更北入峽中。右則窪而北出。爲下門。左復稍高。北度疊成上閣。閣前平臨西北。亦有乳柱。界其中。此明洞西北二歧也。道人負炬至。燕火先入南室。兩旁壁峽起。高而不廣。入半里。側皆裂竅。垂柱少進。忽下墜成淵。由洞抵水深二丈。水之深。不知其幾也。兩崖俱無可着足。南眺其內。皆黑。莫竟。促道人涉淵。言水深。曾無徒涉者。促之。覓筏。則又云隘逼。曾無以筏進者。然則若何可入。曰。冬月水涸。始可墜崖涉。入何如。曰。內甚深。能見明而不能升也。予聞之。帳甚捫石。投水中。淵淵不遽。及底。旁燭之。仰見左壁有旁通隙。入則漸東。無餘竅。乃下。返出四達處。更入東穴。初兩旁亦成峽壁。下漸高中。闕如堂皇。稍北而東。徑遂窮。比之南竅。雖有穴宛轉。深不及其半。乃謀爲白砂洞。遊道人復肩炬束火。從北透偏門下層出。循山西北麓行。始見其山前後兩峯。駢立而中連。峯西南突者。卽寶圭。東北峙者。乃白砂所伏。白砂亦前後開洞。前洞北向。高敞分爲三門。兩旁峻懸。中可俯級入。後洞南向。高隆僅通一線。前對寶圭背。東卽二峯中連脊也。先經白砂後洞。草沒無徑。道人不之入。北去一里。東北轉繞山北麓。南躋前洞。入門卽窪下。數十級及底。仰視門左右。各有

隙高懸。卽所謂左右門也。逆光流影，豐照四徹，然虛嵌莫得攀其處。從洞中東轉，頗崇宏，漸窮漸黑。予逼探四面，無深入路，出促炬命導，仍入其中，以火四面燭，旁無路也。導者忽從南壁下投炬蛇伏入，竇高不踰尺，廣如之。旣入，忽廓然盤空，衆象羅列，方瞻接不暇，而崇宏四際，復旁無餘隙，透東轉南，條開條合，凡經四竇，皆隘若束管，薄僅透屏，故極隘忘竅，屢經不厭其煩也。旣而東崖之上，大書丹砂二字，南有岐入之不深，出向西轉，再南，則天光四射，後洞門在望矣。導者欲仍從前洞返，予強之出，後洞見竇，圭後峯特爲當門屏，乃西南披草棘出坳，仍過竇圭北偏門，將及菴，東探清泉巖，卽前所經南向巖也。還飯菴中，下午探近山諸勝，西南入黃婆巖，黃婆巖者，竇圭西南諸峯所裂巖也。其山西自望夫石東來，巖當其東北隅，與竇圭東西對，稍南遜巖門外，極危聳黃崖，綴其中巖頂，峯石分岐發異，惜內無深入竅。西抵望夫山西麓，環觀東西南三面，鼎立諸峯，巒岫無出黃婆一面者。按其攢簇之勢，疑卽志所載巫山寨云。已乃循黃婆東麓，南抵東南隅，石磔懸峭，片片飛雲綴空。自外崖攀峭石上，歷豎隙，屢出層空，達峯頂，遂盡發其危嵌態。下山轉循南麓，峭崖穹立，石色雄赭，乃東由營房橫過勾漏菴，後峯東南角，蓋竇圭所托之峯。南面駢立而中連，西立一峯，卽菴後清泉巖所倚，東立者與之比肩南向，循峯東麓北行，路左得一東向巖，內頗深，漸縮如牛角，出洞又北，清流一方，淙淙自亂石中出，上皆草石蒙茸，莫辨其自來。忽一少年至，曰：欲覓洞乎？其上巖草中，二洞相距數十丈，可探入也。予亟攀棘踐窅之深，蔓中洞門果穹然東向，外爲蔓石擁蔽，入洞卽墮然下墜，俯瞰之有溪自南而北，貫其底，崖勢峻立，非攀緣可下。四矚其上，南崖有墜而未盡者，片石懸空，若棧道架壁，闌不盈咫，而長竟墜處，直達西崖，但中棧有二柱駢立，若樹柵斷路，外

一柱已爲人截去。下存尺許。可跨而過。但其處益狹。必以兩手握內柱。外柱始得越。臨深蹈險。莫此爲甚。過棧達西崖。與洞門正隔溪相向。乃明炬燭之。崖之下。深墜與外崖等。上則垂列乳柱。迴錯開闔。疎樑窈窕。深入猶徹外洞光。乃出崖臨溪。從深墜處投空。下抵溪中。仰視洞頂高穹。延照內映。側棧凌虛。尤增飄渺。溪水深不及膝。南從崖脚湧出。北墜崖去。卽由此東出。爲亂石泉源也。於是從南崖溯流入穴。極低。垂覆水面。距止尺。遂衝沫過。類南入數丈。望前有流光熠熠。又南數丈。洞復穹然高盤。轉而東西橫貫。上則東關爲外門。門高聳。與前所入門等勢。時從人亦至。乃令其以炬更前。西向溯流。洞愈宏放。流益深闊。又數丈。石砥中流。石登內望。洞闢如廣廈淵潭。四際其下。以杖測水。不竟其底。不知更幾轉。得抵寶圭南穴前。所望深墜處也。返步隨流。仍抵東關外門下。從人將垂首及膝。腰橫炬匍匐。北向低穴出。予止之曰。此門雖峻。與先所入者無異。不若攀空躋危。竟登此門。爲便。遂攀崖出洞口。門亦東向。與所入門比肩。特巒於突石連蔓。遂相顧不見。洞外循左崖平出。返眺門頂。又上關一重。惜無躋級。蓋北洞與室內羅此洞外。綴層樓。所異者此耳。遂一以北洞上登法而下。崖半石隙。蔓影中。彷彿并北洞見之。迨極下仰眺。仍茫然失所睹矣。乃自東南山角。共一里。入勾漏菴。

初二日錄詩寶圭者竟日。

初三日飯勾漏。卽東北行。由營房轉山之東南角。過亂石透泉處。徑草坡五里。越坡一塘。匯水環浸山谷。度橋約二里。堰塘愈大。石峯至此東盡。山北隙中露大容。蜿蜒爲列屏。又東十里。水自西北大容來。東南入繡江。爲容鬱分界。曰洛桑渡。水頗急。以藤橫跨西崖上。繫船於藤。渡者引藤就進。謝絕篙楫。又東二十

五里爲景清新橋則大容東峯巍然北臨若負屨。又五里入容縣出城南門門外繡江自西而東西南合涓龍江北出藤涓龍源出天塘山北向石寨邨始入繡江渡江南十里宿古樓邨。

初四日西南循大道盤都嶠而過蓋都嶠北俱削崖懸巨無級可階必繞出其南始可北向以登共五里過石寨邨又一里抵石嘴鋪鋪東南八里有黃土巖不及登東度一橋始從岐北向上山循池東上五里抵南山寺古稱靈景寺大巖倚東崖門西向外欄高垣設蓮座於中雖云寺實巖也蓋都嶠北穹高頂南分兩腋如垂臂直下下兜成塢清塘一方當其中兩腋石崖皆重疊迴巨一巖甫斷復開一巖層穴之巖復環層穴外列多門如絳帷紫幃紛披競綴靈景爲東腋首巖最高而大高三丈五尺深五丈橫闊十餘丈兩端稍低中穹如半月北有三巖皆西向差小三清則當分股兜合處巖高深橫闊同靈景東有南向二室與西向巖易隅齊列其西有飛巖則南轉東向爲西腋戶迤邐南下與靈景分門對峙若兩廡此下層也三清上又列重門爲中層無緣陟道其上又啓一巖爲上層是名寶蓋巖高十五尺深二丈闊五六丈後倚峯頂地愈高上獨當中幹平臨兩腋巖再上卽中盤頂上午先抵靈景門外竹光旁映巖中霞幄高張心樂其幽曠僧留午餐聞三清觀道者已他出竟止寺中。

初五日由巖右北行歷西向三巖盤磴上入南向二巖共里半然後抵三清巖巖孤境寂樹拂空明又西歷東向虛巖乃仍返西向三巖間取道北上又一里半沿躡崖末抵寶蓋巖下視中巖嵌入足底而下巖三清樹杪若浮空載之者巖左循崖躡石石迴巨如盤髻上突俱不中空雖峭削無容趾級而子石巖崖一同白石絕頂可緣之上上一里遂凌頂乃知是山東西駢列惟三峯最高皆北聳南俯此其最西者也。

迴眺最東層巖更多。但不及此峻耳。北又橫突一峯。爲此峯北護。卽縣南望之趨者。其北面峭削特甚。西則旁挿一峯。頗尖銳。爲此峯附。西北兩附間。下開一門。內環爲峽。乃北護山與西高峯夾而成者。峽中又突嶂中盤。爲當門屏。由屏東進峽南轉。則東西二高峯交夾隙也。遇合甚深曲。乃從舊道下。至靈景巖。飯石嘴鋪。北過石寨邨。東望峽門窈窕。聞其內山半有竹筒巖。遂東向峽門入一里。抵當門屏下。其南面裂垂罅。削爲三崖。西則下屬北護峯。與之並起。東面危崖獨展。與西高峯麓相對成峽。峽兩堰水爲塘。環匯南罅三崖下。西附小峯。卽椎立於南塘上。一家結茅居之。環戶以竹致幽。甚由此渡峽。東上西峯北麓。一里。越嶺少下。下又成峽。細流南向。直墜椎立小峯腋。溯流北入。澗壁萋森。藤竹蔭其上。莒蒲覆石。俟水根葉交加。足之所投。知莒蒲不知爲石也。緣澗上東南躋嶺。共一里。飛石二丈。當道懸梯入。則竹筒巖在其北。兩巖並列。門俱西北向。高爽殊快。南有飛泉外墜。巖下崖直達澗底。計巖後卽西高峯絕頂。當與三清巖胸背值。若由此置磴。可先登峯頂。次第下諸巖也。返至環塘西。探南面裂罅。罅相距五尺。兩罅並起。界崖爲三。俱危懸絕峭。仍東抵危崖。獨展處。循崖北行。夾澗藤樹密。冒深綠空濛。徑西飛巖千尺。盪影流空。隔絕天地。若不有此行。止謂都嶠南北峭秀。可一覽罄。幾失此幽邃。凡二里。危崖北窮。與塢西轉。卽當門屏北麓也。較南麓三裂崖稍遜。其峻亦環巨成塢焉。路乃捨塢東向。復登嶺。嶺乃西高東北支。北走屬北護峯者。踰嶺復開南北塢。塢東乃中高盤。巨上亦有巖懸。綴下與西高夾爲此塢。北更有重崖間之。南則灣環以出。不知所極。旣而南見兩三家倚西峯北麓。居則石背邨也。時日已下。逼抵縣。尙二十里。亟返出石寨邨。北過古樓邨。昏黑中抵續江南涯。叩昨來炊飯家宿。

初六日。出容縣北門。卽西行。已復北轉。循大容東麓十里。水自西北來。東入繡。三渡溪。循溪溯流。行夾谷間五里。爲石頭鋪。復亂流涉水。山勢愈夾。西折入山峽。行透峽共五里。山復開。爲李邨。度一橋。更入幽阻。盤折山峽間。樹蔓壑底。溪流藤箐沉翳。舉首不見天。日五里。躋嶺復盤折其上。峽又五里。山迴谷轉。潞水滿腹浸山脚。皆平溢不流。左右峴漾。真山棲佳勝處。南出峽。水遂西流。爲水源。蓋大容北下脈所盤。潞水者。西北二里。至同山墟。山乃大開。西轉。仍見大容西峯。巍然顯出也。又五里。止雞黍山。北塢奏窳邨。地多大竹。裂竹片。大至尺許。

初七日。西北七里。踰長嶺。始北望白石山。在重峯外。又八里。爲平地墟。西羅江自南東北注。源出大容西北。至此始勝舟。東兩日程。出頭家寨。下繡江云。又十五里。抵羅秀。北三里。將至盧塘。道旁空樹一圓。出地一尺五寸。圍大五尺。中貯水一泓。水面上不盈圍者五六寸。下浮出平地。幾及尺。澄碧涵盞。杖抵之。深不可測。珠泡沸湧上發。屢斟出之。輒齊舊痕。不與地平。尤爲可異。又二十里。渡大水河。抵陳邨。

初八日。西北八里。上一嶺。正西瞻獨秀。下山二里。爲陳冲。已出獨秀東北。正予昔登白石頂。東望深塢中。聚落也。又三十五里。至陳坊墟宿。

初九日。西十里。渡鬱江。返潯郡寓中。兩病人比柳州時。少有趣色。橫州船以明晨早發。遂攜囊下舟。候初十日。未明發舟。曉霞映江。從蓬底窺之。如行紫絲步障中。三十里。望白石山亭。亭峙東南。甚迫。西北三十里。泊鎮門。

十一日。二十里。爲白沙。又五里。登涯。向羅叢巖。東北里許。北望數峯。叢平礫中。南一小峯。如立指。中三四

峯東西駢立。再北一石峯，稍低而橫巨，卽羅叢所倚也。由小徑四里，透小石峯，又三里，北抵羅叢巖，門南向。索炬同導者入洞，頂高處盤窩成蓋，又倒石搗空上垂，但無登處。北入五六丈，遂分東西內外洞。西外洞亦南向，擴然透明五六丈，由西竇北入，則西內洞矣。其內時夾時開，時高盤，時垂下，覆頂平若蟻裂隙成紋。至石形之異，有疊蓮綴空，挺筍特立者，隨處布置，不專以乳柱見奇也。計里許，北過一隘，西轉有峽。北透光，時數炬更盡，不復能由內洞返。北躋後洞出，穴北向，僅中匍匐出洞。已下北麓，循麓東行，過東北隅，導者指其上，列竇曰：此東洞後穴也。予卽欲從之入，導者曰：無炬，須仍由前洞攜炬出。從之，環其東麓，麓東一峯圓峙，高踰此山，竅穴離披，導者謂都無深入竇。然其北有石一枝，離立起，不由此不得。暗也。復入東前洞，縛炬內遊，乳石奇變，與西內洞等，而深止得半，不若西屢轉愈擴也。東崖上穴駢迸，亟躋上，則有門三穴，聯翩北向而下，無階級，導者謂從其內西向躋，暗夾中有道可出。然愈上愈隘，不若仍出前洞也。出飯後，導者復肩炬爲水洞龍洞遊。水洞在山西南隅，門亦南向，中寬數畝，潭水四際，深不測。其外淺處，紫碧浮映，日光所燦也。洞左右俱有重崖，迴環潭上，可循行以入。各抵潭北，崖插底，兩路旁絕，上無歧穴，不識水洞何所止。出洞，循西麓北，轉東得龍洞。洞在山西北，西後洞西門亦北向，中有水夾，其上片石東西交成天生橋焉。五丈以內，又度一梁，篝火入，西穿石柱，夾漸大，南入可半里，路窮下黑，乃多燃火炬，照耀之，亦有深潭一泓，潛水莫測。其大更逾水洞，投石沉沉，亦止而不流也。已而熄炬，消燄，南望隔潭深處，杳杳光浮水面，導者神以爲怪光使然。予謂穴影旁透，導人曰：昔邨人結筏，窮之，至其處，輒不得穴。安所得倒影？予曰：此地深伏，雖去洞頂甚遙，然由門南出，計去水洞不遠，或水洞之光，由水中深映，浮

筏者但從上颺不及悟光從水出耳。若係靈怪豈有自古不一息者哉。乃復明炬出洞。別導人西南十里。抵安祿營。爲淨貴兩縣中道處。蓋羅叢巖西北有崇山橫亘。其東北自潯之西山。直西南接貴縣北山。二山兩角高張。東西相距幾百四十里。中間峯巒橫疊。翠環雲繞。頗似大容。大容爲鬱江南條山界。繡鬱兩江間。此山爲鬱江北條山。亦界黔鬱兩江間。貴縣之倚北山。猶鬱林之於大容。西嶺潯州之倚西山。猶容縣之於大容。東峯皆東西突。鋒兩角。中則連亘焉。第大容東西八十里。較近中有北流縣界。其間茲山較遠。而別無縣治。惟今安祿營爲中界耳。

十二日自安祿西南二十六里。直抵石山下。爲平礪營。營東石峯峭立。曰大巖山。巖甚巨。中容數千人。南又突一小山。上有平石架。若橫橋。其下透明。出小山西爲馬鞍山。亦峭聳。皆平礪近峯也。南望銳鋒。若筆架。若卓椎者。在數里外。望之趨三里。度石梁。又南十二里。直抵衆遙峯。西麓曰榜竹鋪。眺路左諸峯。分岐競異。卽貴縣東山也。又西南十八里。抵貴縣南門。則大江在其下。靜聞與願僕所附舟。已先泊南門。久下船。迫暮放舟。乘月西行。十五里而泊。

十三日行十里。西抵西山。南東南轉十里。爲宋邨。由貴縣南至南山十里。南山至宋邨亦十里。舟行屈曲。水路倍之。予先擬一至貴縣。卽往宿南山。來朝從南山間道候舟。詢之舟人。旣不得地名。且云舟將連夜發。遂不得行。及發。不過十餘里。卽泊。今上午過宋邨。悔不從初所擬。至此登舟也。又四十五里。夾江兩山起。溯之入。又乘月十五里。泊香江驛。十四日過烏司堡。已十里。爲橫州界。

十五日掛帆三十五里。抵橫州南門。猶上午也。是日爲中秋節。以行李及兩病人入南寧舟。予獨入城。傍江而東。二里抵下渡。渡南岸爲寶華山。道甚大。共十里。過蒙氏山莊。又一里東向入山。二里抵山下。披叢入之。寺尙在半山。渡澗拾級。又半里得寶華寺。門西向。寺旁無他勝。問所謂山後瀑布。僧謂墜自後嶺。高百丈。峽爲叢木所蔽。行絕蹊徑。望之無所睹。惟從嶺而上。可聞其聲耳。予乃曳杖上嶺。自巔至峽。皆紛植蔽虧。予直造山頂。風瀑怒聲不止。瀑果不可見。嶺南下五十里。卽靈山縣矣。乃返寺宿。

十六日自寶華下山十里。望東北鳳凰諸石峯。在三十里外。路遠不及往。遂西抵州。由上渡渡江。入南寧舟。

十七日舟西南行。四十里抵陳步江內通小舟。欽州鹽俱從此出。是日靜聞病轉劇。

十八日舟至是多西北行。旁皆土山繚繞。蓋自入鬱江。惟鳳凰山石崖駢立。瞰江餘皆土阜耳。又三十五里。泊江西岸。

十九日平明行五里。過火烟驛。爲永淳縣界。於是舟北轉。歷十二磯。磯在江右涯。盤石橫突江畔。又四十五里。抵永淳南門。

二十日北繞永淳東。旋西繞其北。江幾環城四隅矣。於是始西北行。共四十里。過伶俐水。五里泊。

二十一日西南五十里。八尺江自西來入江。發源自欽州。通舟可抵上思州。遂西泊黃花驛。驛去南寧府尙五十里。

以下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日。凡遊南寧者皆缺。

卷四上

粵西遊日記三

丁丑九月二十二日。余自南寧崇善寺別靜閣。下太平舟。泊建武驛。

二十三日。下午。始解維。行八里。泊窰頭。

二十四日。放舟。西五十三里。爲右江口。右江自北。左江自西。至此會。聞右江之流。溯田州而上。舟至白隘。止。由右江口北望。其內俱高涯平隴。無崇山爲閭。而左江南岸。則衆峯內突兀一圓阜。頗與衆山異矣。西入左江二里。泊大果灣。乃兩江中交脊盡處。北有小峯三。石圓巨如覆鐘。山至是始露石形。

二十五日。西南二十里。爲楊美。石嘴錯愕。臨流。又二十里。泊金竹湖。上流野岸。

二十六日。西南十里。過蕭邨。入新寧州境。石山復出。若屏列。若角挺。瀕江兩岸。奇石棊置。競露崢嶸。又五里。東折。江南岸。穹石成洞。外裂多門。如猛獸羣立。空其跨下。北岸則斷崖爲峽。飛梁駕其上。兩端又五里。仍西南轉。與石山條忽。向背兩崖。突石愈奇。上下覆幪。如劈雲。如肺葉降垂。紛幻沓換。但崖洞未甚深。擴竟成闊殿耳。又十八里。石山始在江南岸。又三里。西透兩山腋。兩岸始石山對列。舟挾江北。石峯北轉。而循其西麓。於是東岸之南峯。列三洞門。北向。北駢立兩崖。崖壁兩疊。各有洞。是名獅巖。南向。爭雄北三。里。直抵獅崖下。乃南轉二里。又西一里。逼一尖峯下。仍南向。西岸復有駢崖。平削巍臨。江潭者。竿架山也。而東岸石根。愈透聳。共三里。過象石下。泊新寧之西門。自南寧來。過右江口。岸山始露石。至楊美。江石始

奇過蕭邨入新寧境。江左始有純石山，抵新寧北郭。江右始有對峙之岫。舟行峯石中，如梭度緯，應接不暇。且江抵新寧，不特石山最勝，而石岸尤奇。蓋江流擊山，山削成壁，流迴沙轉，雲根迸出，或錯立波心，或飛嵌水面，皆洞壑層開，膚痕縠縵。江旣善折，岸石與山輔之，恐後益使江山兩擅其奇。余謂陽朔山峭瀨，江無此岸之石，建溪水激多石，無此石之奇。雖連峯夾障，遠不類三峽，湊泊一處，促不及武彝，而疎窳宛轉，在伯仲間。至其一派玲瓏通漏，別出一番鮮巧，足奪二山之席矣。

二十七日西南行八里，江東岸石根空中，上覆已屬創境。忽一轉，雙崖前突，碧石高連，下闕如閭闔，更巧無路。又西曲南轉，共六里。過那勒，余泊舟於此。爲穿山犀牛二巖遊。西南三里，透兩峯下，南至穆鑿邨，市肆西臨江，游穿巖在其南一里。羣峯排列巖在峰半，門西向，攀崖石上，抵門，始西見江流橫其前，洞直透山腹。又見隔山迴環後門外，翠壁掩映，乃由門上躋，踞其中，則東西兩門對闢，上皆垂石，駢柱凝結，兩旁但其內西下東上，故東透門高出西門頂，自外望之，都無所見，必入門始知爲穿巖也。兩門外俱創崖千丈，矗立雲表，而東門地勢既崇，壁尤峭趾尤峻，所環對諸巖，自門北迤邐東轉，又南抱深谷。若另關一壑微境，其下旋轉西去，谷口崖石交錯，不得窺下山。過穆鑿，聞犀牛洞在麒麟邨，邨依那勒，東與穆鑿三邨鼎立，乃東北三里至其邨。邨人指洞在北山東峯上，相去祇里許，至其下不得路，聞巖下伐木聲，呼覓之不答。時已過午，雖與舟人期，抵午返舟，今卽舟去不能願也。乃盤山東北隅，循大道行道西北，皆石峯，二里一歧北轉，有燒痕在焉。先是麒麟邨人謂抵山下燒痕處，卽登巖道。余謂在是矣。益前趨，北入山夾。

兩旁峯崖攢疊，中平，遂有車道，循之里許，道旁停車四五輛，數牛布牧於麓，樵者徧崖，歷叩之，俱不知有巖者，蓋皆遠邨樵牧，以津載至此，過此車路亦塞，入一里，夾且東轉，四眺重崖，皆懸絕無徑，西崖尤爲峻峭，抵其北，轉抵其東，共二里，環夾爲塢，四面迴崖截嶂，深叢翳之道，遂窮，出沒莽棘中，索終不得路，仍西南五里，返至麒麟邨大道旁，前望隔隴，有燒痕一圍，亟趨之前，至伐木聲處，痕間有微徑，石環叢隔，故前不遽見，今當在是矣，益厲勇而前，乃愈上愈遠，西望南垂橫脊，東突迴峯，余皆已出其上，獨一徑北躋二里，路返逾頂北下，躋不可行，乃逾高頂返下，至燒痕間，見石隙復有一道，望東峽上，其間徑正，造南突孤崖下，始與麒麟邨人所指合，凡三誤，三返而後得之，日色漸下，亟望崖上躋，半里，抵孤崖北，是崖危聳高峯南，從東轉西向，若獨角中突，犀牛擬稱，以此崖北一脊，北屬高峯，與東崖轉處對，脊上巨石巍峙，與獨角並而支其腋，巨石又中裂，罅穴嵌一石，圭高丈許，兩旁俱石夾，上復覆之，若剝空特置，其間者，圭石赭赤，迥別一山，石色爲尤異，脊東下墜成窪，深若迴淵，上削崖四合，環轉無隙，踰脊俯瞰淵底，南崖下有洞，北向門高張，內深不知所極，四崖樹蔓密，淵底益盛，崖旁有徑可循，至淵底，躋不可前，使芟除稍盡，可達洞腹，則奇邃盡發矣，日已昏，乃踰脊西下，由麒麟邨北，西二里，抵那勒，下舟。

二十八日，放舟南行，旋轉西北，三里，直逼雙峯石壁下，再折東南，五里，小水自東南來入，卽穆窰也，又西南一里，過穿山西，又一里，西入兩山隙，又五里，江北岸山崖陡絕，小峯如浮圖，插其前，山半綴一南向洞，又六里，界牌山蜿蜒江北，西卽太平境，蓋江之北岸，新寧太平，以此山分界，南岸俱屬新寧也，又二里，舟轉北向，西岸列岫嵯峨，一峯前突，俗名爲五虎出洞，舟遂東轉，已復西北，抵北山下，循之西，向行共六里。

過安定堡。北山盡。南山復出。亦西循之。三里。隨山北轉。過花梨邨。又西北轉。隨江北山二里。轉而西。隨江南山三里。又暮行三里。泊南岸晚夢邨。

二十九日。循南岸山二里。北轉。又三里。轉而西。又五里。山開水繞。百家之市。倚江北岸。曰馱廬。屬太平崇善縣。是日止行十里。泊舟。

十月初一日。循馱廬西北五里。北岸爲左州界。稍南。南岸石峯復突。又二里。西北轉。乃見北岸石峯。三里。西南入峯夾間十里。西岸迴崖雄削。駢障江流。南最高。有三洞東啓。極南一峯稍低。上關洞尤巨。洞南崖石外跨。自峯頂下插江潭。崖南洞復透門出。中鱉。鱉交透。舟行望之。甚奇。又南二里。東岸石壁與之爭奇。而峯壁合映。江濼其間。更爲勝絕。又西南行六里。已而東折。則北岸雙崖高穹。崖半各有洞。南向。南岸磯嘴盤疊。飛石凌空。無不穿嵌。透漏。二里。西南轉。上銀甕灘。灘始有巨石。中橫如壩。西五里。西北盤東岸迴崖。二里。抵北山下。仍西南六里。山開江曠。一望廓然。又五里而暮。又二里。泊捺利。在江西岸。屬新寧。

初二日。西北三里。抵江北危崖下。南七里。響源水自南來注。聲傳如雷。源發自江州。水之西岸。卽江州屬新寧江州。以此水分界。水入江處。有天然石壩。截江口。高十尺。東西長十餘丈。水踰壩墜江。雖不甚高。而雪濺雷擊。勢特闊悍。亦一奇觀也。北岸爲上果灣。有巖西向。臨江上。於是北一里。抵北山下。又西北轉。兩岸山復出。二里。爲宋邨。邨有八仙巖。絕勝。又八里。西岸石崖。疊出。屢變奇態。盈望。又五里。北轉。西岸一崖。障天崖。半洞列雙穴。東向如連環。北大南小。垂石外間。通其內。旣而大者愈穹。忽劃然中剜。光自後透。洞前上下。皆翠崖危壘。倒影江潭。南有馱槎邨。轉登山後。聞可攀躋。又北一里。東岸臨江。嶄然者爲銀山。勞

崖截山之半，斑斕綴色，與天光水影相爲飛動，覺陽朔畫山竟遜一籌。崖下有上下二洞，門俱西向。上洞尤空邃，中懸石作大土形，上嵌層壁，下瀕迴潭，無從中躋，其北紛竅甚多，裂紋錯綴樹間，吐納雲物，獨含英潤一里，轉而西，遂止。馱朴爲明日陸行計，自入新寧至此，石山皆出，巴豆樹、蘇木二種，樹殊小。巴豆葉色丹映，每隊聚重巒，孤懸絕壁，丹翠觸望，如楓葉着霜，殷紅點染可愛。蘇木則山凹平坡，隨處俱生，筴如扁豆子，長倍之，繞幹結癭，點點盤結，同垂乳。土人以子種成林，收實不至，輒刈爲薪，又擇其多年細幹者，光削之，乳紋旋結，朶朶作胡桃痕，色尤蒼潤。余昔自天台覽萬年藤，一遠僧攜此云出粵西鬱洞，余疑爲古樹奇根，不知卽蘇木叢條也。馱朴西至太平府，陸四十里，水倍之，水源直通高平，爲安南地，由龍州換小舟，溯流四日，可至太平。人呼之爲高彝，間龍州山崖更奇，其地分水至思明府東，換小舟，可溯流四日，至天龍洞。過山半日，卽抵上思州。州屬南寧府，有十萬山，山水西流爲明江，出龍州，東流卽出前八尺江。

初四日，由馱朴取道至太平，南溯江八里，爲新鋪。江從正南來，陸路遂西南轉，又十二里，轉一山嘴，乃循山南麓，西向行，迴崖聯翩，上壁極峻拔，多玲瓏石，二里，路南復突一危峯，遂西入山夾，又一里，南登媚娘嶺，東南五里，路側石窰一圓，曰龍井，下墜五六丈，四圍大徑三丈，俱純石環壁，墜空綴磴，下底甚平，東北裂一門，透門入內，水聲潺潺，路遂昏黑，巖崖捫隙下，忽深不可測，久之，光漸啓，迴見所入處，一石柱細若碧筍，中懸其間，上下連屬，旁有石板平度，洞雖不宏，奇奧窈窕，得之路旁，亦異也。自馱朴陸行至太平，輒見岡陀盤旋，四環中墜深者爲井，淺者爲田，上下異穴，彼此共窰，蓋他處水皆轉峽出，必有一洩水門，惟

此地明洩潤甚少。水皆從地中透去。竅之直墜者。下陷無底。旁通者。則底平。可植五稼。路旁大抵皆是。惟龍井下陷。猶有底。故得墜玩焉。西南出山四里。江自壺關東。垂北向。至泐之南。升降岡阜。又西四里。抵壺關。關在太平郡城北里許。麗江西自龍州來。抵關之西。南折繞城南。東轉復北。抵關之東。乃東北去。關東西正當水束處。若壺頃然。相距不及一里。垣之設。關於中。爲北門鎖鑰。其南江流迴曲。壺腹間。則郡城倚焉。城中縱橫相距。亦各一里。東西南三面俱瀕江。余以下午抵關。留憩關左。映霞菴。青蓮山在郡城北二十里。重巒北障天半。其支南向東下者。卽媚娘嶺。山下爲碧雲洞。洞在壺關正西二里。石峯突兀。洞穿峯半。門東向。先從北麓。上三折坂。東向透石隙。曰天門。得平臺焉。洞門峙其上。門狹而高。內南轉。空闊深暗。上透山頂。引光一線。空濛下。光下有。大士龕。北向。中坐像。後有窻深陷。炬燭之沉黑。又一穴南去。不知其底。此下層也。其上層。隔窻之南。復關爲門。門前列雙柱。上平皮。兩盆曰寶盆。先由大士像右壁。穿小穴。南下窻側。由雙柱中。抵寶盆下。透門入。始頗隘。連進門兩重。漸轉東上。則穹然高張。天光下。迸一門。南向。出爲通天竅。歷級上。出洞門外。亦有臺甚平。下瞰平壑。與東向門無異。由大士像左壁。西穿小穴。曲折入。兩壁狹轉。下伏爲隘門。透門進。忽上盤如覆鐘。凡進四門。連盤而上者。亦四五處。乃出於大士像左壁。稍北。又西穿小穴。漸北轉。則呀然中。通山影平透。裂一門。北向。號曰盤龍窟。此洞中勝也。北門外。崖石橫帶山腰。東達天門。西抵一飛崖。下上覆下。披崖不甚高。上下俱絕壁。中虛而橫帶者。若平廊。複樹無愧。羣峯獻翠。名北瞰深塢。重巒前拱。較東南二臺。又作一觀。由崖東。攀石。尋西望。峯頂蓮瓣錯落。中有一石。東剝空明。爲臺深石削。不得攀接。仍從盤龍窟入。出東臺。仰眺洞南。峯裂岐崖。迴環一峽。乃攀枝。援隙上。直歷

峽峯攢合中復有東向洞內皆聳石巖空隙裂淵墜削不受趾俯瞰草窺其底石塊投之聲歷歷不休卽大士窟中承受墜光處也至此洞外勝始盡

初五日開壺關東四里有白雲巖乃由郡城東渡江經歸龍卍峒東抵石壁下穹崖高展下削如屏色瑩潔逾玉崖南峭壁半列洞四五大小不一皆西向南面一洞較大下復疊一洞不甚深昧而上洞中空外削望之窈窕竟不得攀憩再南半里有洞甚大亦西向前俱大石交支從石隙透門入窪敞可容三百人內無旁通竇洞北有小徑東上山夾兩旁削石並聳攀級而登踰山坳南亦有窪下陷木鬩不能窺其溪其北更聳層峯西瞰江流城堞俱在足底再北直出白雲巖頂其坳中窪窞雖多然深莽密冒終不能下通巖半洞也此處巖洞特苦道路蕪阻若能巖外懸梯或疊磴中竇其委曲奇勝當更居碧雲上遂西出歸龍南溯江岸三里抵金櫃將軍兩山間金櫃瞰江峙崖洞中空大容數百人茅棘溼陁亦莫窺入洞道穢三週其東南北三面又再越其頂對矚江城若斷鬚眉於鏡中東卽將軍山片崖立峯頭迎江有干城赴勢環郡四眺峯之特聳者此爲最下渡江趨壺關山雨忽來暮色亦合矣

初六日余欲走歸順由富州入雲南聞歸順爲高平所阻意未決且從歸順行必假參戎馬牌方得前會庠友滕賓王肯畀書參戎道意遂留壺關菴中

初八日有僧自南甯崇善寺來謂靜聞以前月二十八日子時故去余別時裁五日爲之哀悼終夜不寐初十日滕始以參戎馬牌相畀又爲余作諸土官書連日阻雨不得行

十八日始同願僕出壺關北行關外有三岐東北向馱朴走左州西北走龍州今直北取中道太平州道

也。西北十四里。登樓沓嶺。兩旁山崖陡絕。夾隘頗逼。踰隘少西下。輒有塘一方。匯水。西行峽中二里。踰二
頃。高倍於樓沓。西下。崖石崩削夾深塢。北一里。上大峽。陡絕更倍之。踰坳北下。夾壁截雲蔽日者一里。塢
窮西轉。其北四山中墜。下窪不測淵。又西一里。踰隘西下。懸磴旋重崖間。直下山脚。幾千級。按郡北有蕩
平隘。乃青蓮山中裂成峽者。東南自樓沓嶺。西北出此。中爲嶺者凡四重。兩崖重互。水俱穴壑底墜。並無
通流隙。真阨塞絕險也。既下。循麓北行。一深窻懸平疇中。墜陷如穿。上開線峽。南北裂。中跨石橋。界爲兩。
其南可循磴下。泉流瀼瀼。仰望如處窻內。引首窺天也。北十里。山始離立。西北十四里。小水東自嶺峽中。
西南去。絕流西渡。聞水聲動山谷。余疑卽所渡上流。忽見大溪洶湧。路右闔比龍江之半。自西北注東南。
下流與小溪合而去。上流水懸壩石下。壯齊湧雪。蓋此江發源歸順州。至安平州北。又合養利思城二州
水。至此下抵崇善水口。綿埠邨入龍江水口。在太平郡西七十里云。西四里。水南層峯秀起。瀨水一小峯
孤突。上分歧。怒流橫囓其脚。北則巨峯巍踞。特當關扼之路。抵巍峯東。卽北轉。共十里爲叩山邨。屬太平
州境。又西北七里。暮抵太平站。

十九日。西十里。渡江。止太平州。州西南峯俱峭立。西北一峯。特倚州後。下有洞南向。門突巨石。
二十日。西北六里。過石梁。水北流入江。下俱石峽。嵯峨。西岡一銅鐘覆路左。質甚巨。傳聞重三千斤。自交
南飛至土人。已不憶其年。而色倖新出於銅。略無風日剝蝕痕。鈕已爲四川人鑿去。土人謂尙有一鐘。在
梁下石洞中。亂石磊落。窺之卒不辨。又十三里。爲安平州。江在州東北。東南赴太平州去。西南一山壁立。
觀音巖穹其下。門北向。高敞明潔。四旁多玲瓏寶壁。洞後懸壁上。坐大士一尊。下開兩門。內復橫拓爲洞。

從其右入夾隙東轉甚深窄以暗逼出大土座下右裂一門直透東麓座左拾級上從東轉跨梁飛棧遂出懸石巔西入則深竇墜峽已而南轉昏黑中久之忽南見光隱隱動望之前一門東南透壁出門稍隘門以外穹壁高懸南眺平壑與前洞頓異仍出前洞返州宿

二十一日取思城道思城在安平東北由安平西北抵下雷日半可達而東北向城思走龍英須四日抵下雷今安平西通下雷界者曰十九峽與交彝接壤慮彼竊掠用巨木橫塞道故必東迂二日於是由安平北一里與江遇江源出歸順州卽志所稱邏水勢比太平州減半蓋養利思城二州水尙合於下流故也渡江有山橫障江北岸循山麓東五里路北一峯枝起如駢指其東北崖障間高裂中透特峻不可登穿山東峽東北轉峽之東復起層峯夾而東北去五里折而東東峯少斷處尖岫中懸如人東向坐忽一江自東而西石梁開五碧跨江上江水透梁卽東南搗尖岫峽中下遞水踰梁卽思城州

二十二日仍從州前西越五碧橋循江東向五里山峽愈東江漸小山峽東盡處有峯中峙南北俱有大溪合於中峯西水始大而成江又五里直抵中峯北北夾山始盡循北夾東崖渡一小溪溯中峯北畔大溪北向行夾崖中二里峽東西轉西峽有小水東入大溪乃越小水向東峽溯大溪北崖行一里舍溪登鼎促嶺二里至頂爲養利思城界北下又二里入谷底四山重護惟東面少豁向之行余以爲水從此出一里北渡溪水乃自東出西者竟不知西峯迫合透何峽去東北行山叢中巒岫歷亂共五里出峽始開大塢東西遙望皆峯頭盪合而南北夾壁有同幃幪極崔巍勢出峽北向三里橫度此塢直抵北崖下若無路可達者至則東北開一隙穿入之峽峯峭合愈覺宛轉難竟二里東山大開出達養利止數里從小

徑北一里，西北入北夾中，南北兩夾山，皆引錐怒籜，俯仰神境者四里。於是復開大塢，東西亘，南北兩界山如南塢，但南塢東西俱有叢岫遙疊，此則前後豁然，不知西去直達何地也。東北斜徑塢中共五里，至北山東盡處，東山益大開，爲龍英屬，其東隔江，卽養利西北至江止，不及五里云。循北山東麓，北一里有小石峯，駢立大峯，東穿之，卽西轉，至是北條始見土山，與南條石山夾成塢，又三里，止養峒站，自發足來已五日，雖行路迂曲，去養利止數里，而所閱山川特奇，且兼辰晴麗，卽春秋不及也。

二十三日，北度塢抵土山，共六里，土山自西南石峯攢合處，旋巨東去，北塢復石峯特立，東北繞石峯東麓，二里，一七岡復前橫，西抵遙峯隙，東則南屬於土山，北逾岡，水淋漓道間，叢木沉覆，無燥地下，益深，始知橫岡之南猶在山半也。北下二里，至平壑，渡溪橋一里，直北抵石壁下，壁西裂一隙，攀隙西登，曰大壩，南北石崖，駢夾極峻，西穿其間，乃墜至塢底，共一里半，其處山壁叢合，茂林蒼蔽，州人採木者，皆取給大壩云。西北三里半，北望石峯間，有洞並峙，俱南向，路出其西北透峽，多巨石夾道，二里，踰翠邨嶺，北下，東北二里有溪自西而東，兩岸石崖深夾，度橋，東北透山隙，出田塢間，共七里，復躡土山，西北十里入山，度石橋，橋東北特峯懸削，起曰牛角山，極似縉雲鼎湖峯，西北又特立一峯，爲龍英東面水口山，又西一里，抵龍英州。

二十四日，候夫不至。

二十五日，因往遊飄巖，州北數里外，土山環繞，中一小石峯如筆架，南開平疇一塢，大溪橫於前，卽東入養利州，爲通利江源，下太平州合邇水者也。水之東，有山當塢立，爲飄巖山，聳拔州東，卽前牛角山西北。

特立峯也。山東崩崖之上，有巖東南向，高倚層雲，下臨絕壁，聞龍英被寇時，州人悉避懸崖中，交彙環守，其下終不能上，余挾導至巖脚，攀登崖間，轉一橫木，度石夾而過，輒有竹梯層層宛轉懸綴，長短不二，凡十四層，抵巖口，巖兩旁俱危壁，下瞰惟巖口直下，崩崖綴痕梯，故得宛轉依之，巖口上覆甚出，由中洞入門，甚隘，已而漸高中，懸石拱把，壑潤若玉柱，旁又有兩柱，上下垂接，斷僅寸相對，若天平針，由柱左北入穴，漸黑，既得東透光一線，返由柱右，東穿低竅出門，與中洞並列爲兩，西入暗隘，中復穹然，不甚深，仍由中洞出外巖，北杙一木，透石隙間，復開一洞，東向，內稍寬，盡處乳柱懸檣，細同柯節，右有穴潛通中洞後，卽東透光處也，左稍下有穴空懸，不知入自何所，仍度所杙木，歷梯以下，下三梯，復見一梯，在梯左懸崖間，亟援之上，循崖端橫度而北，徑狹僅尺，長三丈餘，外橫木爲欄，崖窮又開一洞，亦東向，前一石自門左下垂數丈，端懸小石一，長三尺，圓徑尺，洞中高敞，不似中洞，低口暗腹也，後壁環一隙，更覺宛轉，卽上層懸穴下窺處，徧探各洞，久乃復歷十一梯下，是洞高張路旁，遠近見之，惟州治相背，反不得見，余西遊所登巖險峻，當以此巖冠，貴溪仙巖雖懸空瞰溪，然其上窄甚，不及此巖，控洞而得水，則仙巖爲勝。

二十六日，由州治前西南溯大溪二里，石山復攢繞成峽，八里躡一岡，溪南始見土山，與溪北石山夾而西，涉溪南躡土嶺，凡八里，西南轉入石山中，里許西過石峽，連陟二石脊，共五里，仍穿石山塢，中山脈自石脊南去，攢峯沓萼，叢結甚固，直東南盡於安平，由安平平東北經龍英，抵下雷，凡迂數百里，皆以此山支叢沓故也，西登石磴，又平行峽中，始直墜峽下，磴道與澗水爭石，共八里，復與土山遇，躡土山脊，望東南隔塢，皆石峯攢合，翠浪萬疊，升降土山中，七里，西南抵石峯下，宿安邨，食冬瓜，土人以爲時物，始知江南

種當從此去。

二十七日西北盤陟土山共十六里及西塢復穿石山間又二里大溪自北而南溪之西卽下雷州州治開於萬歷間屬南寧府宣統志不之載州南北三十里西與高平接界治西大山外向亦本州地近爲高平莫彝所踞西爲州界者止一山州衙卽倚之其外皆莫彝境矣州南城外崇峰攢立一西南轉山峽者卽高平接界東南轉山峽卽隨州東大溪爲十九壠故道云

二十八日西北溯大溪二十里抵胡潤寨寨西南有大峽與交趾通界抵高平府可三日程西北長峽十五里兩峰湊合處曰鵝槽隘陞正西大山之陰卽歸順地日半至其州直北鵝槽嶺之北爲鎮安府地至其府亦兩日半程是日下午抵胡潤聞歸順道有交彝警乃決意返轅東北取向武州道鎮安與歸順近族也而世仇前糾高平莫彝破歸順擄州帥以去爲當道燭其奸僮贖州帥弟以塞責未幾鎮安身死無後應歸順繼嗣而田州以疎族爭之歸順度力不敵田反乞援於莫莫向據歸順地未吐今且以爲功遂驅大兵象陣代營鎮安莫彝過胡潤卽在是月十八日今其事未定不知當道作何處分也聞當道遣官往詰莫會會厚賂之報云彼以仇國無與中國事當道權開邊釁亦曰土司交惡與中國事無與不知土司絕世國有定憲今龍英鎮安正宜如昔日太平立郡故事疆理其地若莫彝助歸順得鎮安而自取歸順地是中國自撤其籬籬而日近狼虎也此邊陲一大利害彼當道者烏乎知之

二十九日候夫未至散步寨署前後始見大溪之水一西北自鵝槽隘來者發源歸順南境一北自土山峽中來者發源鎮安南境合於寨前流始大卽志所謂還水爲左江西北源南下安平出馱綿埠云

三十日下午。夫始至。溯北來大溪。僅東北七里。止南隴邨。

十一月初一日。南隴東北一里。渡大溪。北岸溯溪二里。溪來自東南。南山峽盡墜下。兩山峽口。巨石橫。巨如堰。高數十丈。闊十餘丈。奔雷傾壑。勢極偉壯。西南來未之見也。水由此西南去。路由峽北山塢東北上。踰嶺四里。復與溪遇。橋跨大溪上。溪北自石山腋中來。橋北溯溪入。卽鎮安道。度橋東半里。抵羅峒邨。邨倚塢北石山下。從邨東南山隙去。又上英峒。都康州道也。余走向武道。則直東去。由邨前南渡溪。循石山嘴東向上。里半。登隴上。復見石山四合。五里上嶺。西北有土山排列。北則來龍大脊。與東南石峯分界。東北去。循東南石峯北平行。其陰升降者七里。下壑底。東北入土山四里。宿上。鯁胡潤境。至是始盡。

初二日。北行三十二里。過上控燕邨。東南折入石山夾。三里。宿那峒。

初三日。東半里。當前有石山巍聳。大溪自南峽透出。經巍峯西麓。抵其北。折而搗巍峯北。峽中東向去。路亦循之。倚崖阻水。止容一人。攀險入。置柵爲欄。曰北岸寨。東過寨。南向循崖。再出隘門。南下。東行山塢間。南北石山排闥立。大溪貫其中。共東北六里。循路右山崖東南轉。始與溪別。又東二里。稅駕向武州鋪司。土州守黃君。一見如故。遂歡飲十日。

十三日。始往百感巖。先經瑯山。東回望見東面懸梯。乃新縛以升巖者。晚出百感巖。度橫棧。未下梯。有岐東循崖。一巖在百感東。晚不及上。

十四日。出州城北半里。覓大溪。溪卽枯榕江。隨其支流而東。遊瑯巖。竟。再往百感。遊東上巖。復從百感大巖內。暗中穿洞。北下百感邨。溯水觀水巖。巖外水深不得入。約明日縛筏以進。遂東北度橋。由百感外邨。

東南躡巖，南出東來大路，西入隘門，過紅石崖下。其北石山有洞，南向甚峻，月夜共行五里，還鋪舍。十五日，東渡南曲小溪，循東流，有巖在路北，循之將往水巖，遇百感，卽僧言卽侯未得州守命，不敢縛筏，乃返至瑯巖東北，觀枯榕江三分水，北爲龍巷，卽北渡溪，東隨所分北溪入山隘，水東潛入穴，巖崖上西向洞者久之。

十六日，黃君命人送遊水洞。

十七日，復以銀燭贈予，凡留向武者十六日，巖洞奇勝，詳列於左。向武石峰，其洞甚多，余所遊者七，爲百感洞，又東洞，又下洞，又後巖水洞，爲瑯山洞，又下洞，爲龍巷，卽東北江流所入之上洞，其過而未登者三，爲瑯山東北二里中江隘穴之上，高崖南向洞，又爲瑯山東南二里南江所繞，獨峰西南向洞，又爲州東北巨峰南向洞，洞在紅崖峽北，共聞而未至，最以奇著者尙二，爲向武西南三十里上英洞，界吉祥洞，洞前後通明，溪流其間，又東南二十里風聲洞，共十二洞云。姑榕江卽州北大溪，自西南境東經北岸，寨抵向武北龍巷，卽前江東石峰一枝，東西列，江當其西垂，分爲三，北支東循石峰北入峽，爲正派，東循石峰南者爲中江，南支直東南流，田塍間，爲南江，入峽者東北五里，山勢四逼，東搗入石穴中，北透其下，爲水洞，循山南者，忽下墜土穴，亦北通百感洞，南行塍間者，東邊平曠，間兩獨峰，南又東抵隘門，嶺西麓，北折直趨百感東洞，下稍束入峽，亦下墜土穴，北入百感，三流分列石峰西，隔山岐壑，皆復合百感一巖內，北出爲大溪，始東北流，經土上林縣之刁卽入右江。百感巖在州東北七里，巖西南卽分水橫列山，中江水所由入者，東南卽隘門嶺，北遷而屏於東南，江水所自折而北入者，西北卽巖背環爲龍巷，卽東

入塢。北江水所由下搗者。東北乃此山後門。繞爲百感。郁衆江合於巖中北出者。此巖外四面也。巖則中闕於山半。南通二門。一前門。一別穴。皆隘。北通後門甚拓。而北面層巒阻闕。不通人間。故自州來。必從南門入。初抵山下。東北攀級。上仰削崖。高數百仞。橫木橫棧。同雲氣出沒。西上危梯三十級。達崖半。得坪一掌。東緣崖。蠡石級左爲東洞。道入正門。則西踐棧。棧闊二尺。長六七丈。石崖上下。削立無少痕。竇虬枝。古幹倒懸。上輒就之。橫木爲椽。外籍樹杪。而內者則鑿石壁。架長木梁其上。削短枝鋪之。又外就垂藤爲纜。索資人移踐棧上。懸枝外。時時下窺絕壑。奇險甚劇。棧西盡。又北上懸梯十餘級。入洞前門。門南向高三尺五寸。闊半之。僅容偃偻入。下丈餘。中平。石柱四環爲一室。旁多細穴。延光外。爨宿火。種於中。燕炬由西北隙下。下懸梯三十級。底開北夾。上益峻。梯脚一小穴。伏壁根。南透出。亦明室一。圈在前門下層。當懸棧下。由北夾入。路西穴平。墜深不測。乃循東壁行。西壁下窪穴。益多斜傾。西墜。深入可下通水穴。然流沙坳瀉。不受踵。由夾東又北過一隘。下懸梯三十級。底復平曠。石級鄰鄰。俱作荔枝盆。其西懸乳。委蛇攀隙。入如穿雲葉。稍北轉西上。望微明。躡沙坂。從之。透隘西出。則南北高穹。赫然大觀。此處內抵西南爲偏門。外抵東北通後門。長四十餘丈。闊十餘丈。高二十餘丈。上皆倒垂乳柱。紛紜無慮千萬紀。兩旁懸臺卷室。櫺櫺縱橫。覆殆無曠隙。由東崖躋入西南洞底。上層龕。龕西則偏門。光自頂射。炤耀幽壁。攀峻峽西上。達偏門。門西南向。頗隘。下臨無地。惟樹杪叢雜。沉疊石間。岨嶂懸截。不辨其處爲前山爲後山也。西龕既窮。仍東北下。趨後門。門東北向。高二十丈。門外兩旁。石崖直墜。山脚爲水洞。門內洞底中陷。亦直墜。通水洞。陷處徑一丈五尺。周圍如井。井北巨石。東西橫高洞內者五尺。當門爲之闕。由井東踐闕北上。踞門之中。

內觀洞頂，目厭雲物，外又下俯絕壁，立重淵破壑中，采色豔絕。此園內井外峽，下透水門，正作一架空石梁，第勢極崇峻，無從對屬耳。闕東透石隘東北下，磴倚絕壁，壁石皆啞峒，樹根穿隙，怒發磴斷處，間橫木以度，下半里，至百感邨，餘勝猶攝目，不得合。西來第一，無以易之也。百感東巖，在百感前門東，由棧東三危崖端，緣石痕一縷，束數十步，得洞門，亦南向，內不甚深，然高爽窈窕，石備五采，詭裂成形，峽中東入，三四丈，輒北轉，石特中峙，踰隘進，漸昏黑，中又南北成峽，深十丈，底平上峻，北盡處多巨柱迴環，其外通明，躋級北上，一窳欹側東透，僅納天光，由窳內北轉，又連關二室，一室中通外障，乃由此北達者，一室則北盡東向，先入中通室，西隙俱旁環，東亦多瑣穴，外徹紛光，綴引北透，一隘達北室前，遂虛敞高門，門東臨絕壁，盪筍中立，北復有懸崖倒垂於外，下聞水聲潺湲，則南江北轉至此，由其下入穴，室內西壁，羣乳環爲小龕，皆編竹架欄，疑昔人棲隱所。百感下水巖，在百感洞後門下，百感邨之南，百感有內外兩邨，山從百感洞分兩界，北向迴環，下成深塢，水出巖爲江，曲折北去，邨界於其間，源闊土沃，中豐腴，產洞在內邨，南二百步，門東北向上，卽後門也，水自洞出，前匯爲廣潭，溢注兩崖，石壁倒插水底，道從潭中浮筏入，洞頂飄緲，似出雲表，不意乃向所凌跨處，洞內兩壁排空，南向入，瀦水甚深，西壁一木梯懸嵌石間，東壁石隙中拓有廬架絕頂，而石壁削懸二十丈，無可攀躋，聞縛梯可綴壁上，入洞十餘丈，壑窮，上峽懸透，遙眺西南，峽竇深入處，日影燁燁浮動，下峻不可及，又不知所通爲山前爲山右也，下壑石根插水，水面無內入隙水，由下泛溢出，其中衆水交合處，尙崆峒內扁，歷古竟無問津者，返筏出洞，從門外潭西躡崖登門左壁，透峽上，亦闢巖一圍，東向下臨前潭，右瞰洞水，前眺對崖，旁竇紛綸，可橫木跨洞門度也。百感

前下巖。在百感洞前門下。路西坑腋間。門亦南向。高拓如堂皇。中多巨石磊落。後漸下。值水漲時。山前水亦自洞外驟而入。今乃無滴瀝。洞東北隅北進峽。上透隙光。下皆重石嵌嵌。巖數石下。窺其底。水淵然。深竇。石輒浮綴。兩崖間。遂不得循隙下。架空入。亦窮。惟倚石內望。西北峽盡處。亦有返照光。隙長且狹。倒影浮動。壁間亦不知所通。爲山前爲山右也。龍巷東北塢上。洞在州東北七里。卽百感西崖第道。由龍巷邨東入。山北折成塢。枯榕北支大江。分搗塢中。崖迴塢絕。乃東墜穴。洞正臨其上。門西向。左右皆危崖。下臨激湍。都無入徑。惟由其北攀線紋。踐懸壁入。上下雲芝疊發。東進五六丈後。忽烘然中暄。殆無霜且又三丈。北轉。漸上稍隘。又三丈止。中亦豐懸柱。不及百感林立。下有丸石。圓潔勝珠。散布坡坂間。坡坂上紋皆粼粼。繡鱗次簇。邊隆起。中窪。圓珠堆嵌。紋中如恆河沙數。瑯山巖。在州北半里。形正如獨秀。始見西向門三疊。不知登道。反在東峰半。余至州。黃君始命縛梯。通棧。攀東麓危梯。數百級。入東洞。門豁然高敞。門以內分三徑。北徑平開。一曲卽透北向門。直瞰龍巷後北山。大溪西來界其中。抵橫列峰。西三分之。北面巒嵐溪翠。遠近悉攬。南徑反從洞門內東折出。外復豁然。卽東洞門側竅也。一石屏橫斷。故假內峽中曲達。其內下有深窪。循深窪上崖。南入峽。躋漸隘。石梁上橫跨。透梁下。再上峽。南盡。東壁開穴。皮空。延納倒影。西竅高穹。南透出。爲南洞門。前正與州東北巨峰對。屏立當前。不知其下。乃通行峽也。由西直入者。高穹旁拓。至十丈後。卽側堰曲房。爲隘門。然其上盤益穹。當隘處。亦上裂成峽。高聳尤劇。透隘門西出。室西闢。光明四溢。以西洞門高敞特甚也。堂左右分嵌樓龕。至洞門。石闕高阻。透竅出。始俯瞰門下。崖穴層接如壘棋。已出。西望第三門最上。卽爲中門。坐其上。倒樹外垂。環流下湧。較南北門爲最暢。下洞

卽在瑯山西麓。門西向。東入三丈餘輒止。仰其上層穴。競開懸崖頂。凡壘門兩重。余初至此望之。深苦不上。通明日又至。亦不知上層可由東達。并不知有東洞可級也。旣而由南峽往百感。出山之東。回望見梯已蜿蜒垂空。始知上洞由東入。但無通中洞道耳。向武多何首烏。生石山穴中。大有至五斤者。余於州墟以十二錢得三枚。重約十五斤。土人皆以爲馬檳榔云。

十八日。始別向武州。東過紅石崖下。直東卽出東隘。可五十里至舊州。又三十里爲刁邨。又三十里爲土上林縣。余從鎮遠道。乃南入山。五里。南踰石山脊。亦置隘門。曰峴腋。下嶺入土山峽。東南二十五里。宿桐槽邨。

十九日。曉起。半里過寧墟。從南峽去。抵天燈墟。間有營懷洞。乃龍英分界。爲左右二江脊。東十四里。飯龍瀨邨。地已鎮遠屬。初至邨。遙見屋角黃花燦爛。以爲菊。疑無此盛。逼視之。乃細花叢叢。不知其名。又見白梅一樹。折之。固李也。黃英白李。錯紅霜葉中。亦仲冬一奇景。東十七里。又與石山遇。循南崖入。崖上石竇歷亂。下壘石。屬南山。傍崖設隘門。南北兩石山。復嶒嶸立。共一里。抵鎮遠州。州屬太平府。在郡東北二百里。

二十日。鎮遠東一里。出石山隘。東北六里。山夾開東西界。俱深木密藤。蒙障不辨土石。北七里。東踰土山嶺。共二里。爲鎮遠侏倫界。東四里。宿侏倫州。

二十一日。東南二里。有岐西南湖大溪。乃結安養利大道。爲侏倫入郡者。正南一里。東折入土山峽。其處西爲鎮遠來所踰。石峰峭聚如林。東爲土山。自侏倫北南繞而西。遙裹西面石峯。中開大塢。亦自西南轉。

北去東三里登南嶺嶺東望盤谷東復有石山遙列自東北環峙西南矣踰嶺東南四里一邨倚東山麓爲郡結舊州其站夫絕點詭與信偷互委往返者凡五日乃散步邨前東隨溪入山峽里餘水西南轉墜深峽中東峯崖下有兩洞南向東洞頗寬邃一圍石界門爲兩右門爲大右入深十丈高三丈闊如之後壁北轉漸隘黑而中若穹然甚遠無炬不能入出從左南擴復分兩岐一東北一東南皆不深然明爽玲透有上下旁穿者上則青石穹覆盤旋竟尺圓石密布無餘地又黃石倒垂其間紋色俱異此中一異境也

二十七日夫始至從舊州東北七里上一嶺嶺畔多叢木木中行嶺上者三里林木少斷處下瞰左右旋谷中木合葉阻飛鳥不能墮下一里木山始盡一山皆黃茅彌望東十里踰二嶺得一平脊東從嶺北行漸入叢木出山南又度一脊南望皆石峯排列東南一峯尤峻出衆峯上過脊稍下輒東上直造前所望東南峻石峯北始東南下一里半及塢底兩崖壁立叢木沉翳循水穿峽一里峽流南匯成陂直漱峯足又一里始東南出峽東十三里郡結州治倚南山麓土守農氏求余作兩院申文留飲者三日

十二月初二日乃行東五里一石峯東峙峽中先是南北兩界山自州西八里卽排闥而至至此則東石峯中峙塢始盡由石峯北東走北塢十二里復穿山峽峽甚逼石骨稜稜刺人趾不堪着足出峽路忽降而下已復南轉石壑中高下亂石共三里山漸開路左右穴曲折墜成兩潭清流中滯心目怡霽東折五里北渡一西來溪溪水穿石壑中路隨之水石交亂從溪北轉入北壑共二里水復自南來又渡之東東一里水復自南而北又渡之乃東向出峽忽墜峽直下者一里下山是爲隆安界亦爲太平南寧兩郡分

壤處。乃知都結地直在西山頂也。北溯溪一里。得巖邨。民居始有瓦房高樓。如見漢儀矣。南行六里。抵西界石山下。峯皆尖若卓錫。巖有中空者。行石山下。嵌石中。南四里。乃循東界土山。東南五里。宿巴潭邨黃姓家。

初三日。東南踰土山。共三里。溪自西北石山下東來。汨汨有聲。南隨溪一里。西南平整大開。西界石山至此南盡。而石猶未盡。於是平曠曲陸中。怪石森森。僂離僂合。高下不一。流泉時漱之。環以畦塍。使置一椽其中。石林精舍。勝無敵此者。行石間一里。得邨曰把定。東北六里。至隆安縣。縣城在右江西南岸。余前至南寧。入郡堂。觀屏間所繪合郡圖。此縣繪右江北。故余自郡結來。以爲必渡江後抵邑。至此乃先邑後江。非躬遊殊域。則郡縣圖殊不足憑也。地多巨竹。徑尺餘。土人以爲牢柵。婦人每擔四竹筒。汲於溪。筒節長至四尺。縣北關外爲羣閣。右江自西北來。經閣下東去。江涯深峭。遙望竟不之見。涯下得南寧舟。期明日發。

初四日。舟忽改期。初八。遂以初五定擔夫。爲步行計。

初六日。夫至始行。出城南六里。土山南盡。一石山如錐。中央立。南六里。又抵一石山下。山自北遙望。若屏列。近循其西麓。愈見平展。已透其南。復東向三里。山忽東西兩壁前環。中央則北壁後遜。皆削崖布空。三面圍合。南獨缺。前復有土岡。橫接兩峯盡處。爲當門闕焉。先按百粵志。記隆安有金榜山。合沓成城。至是心異。其山問之。皆不知所謂。金榜者。問此山何名。第曰石巖山也。余乃北半里。蹶土岡下。直抵北崖脚。東崖上。兩裂透壁光。若月日高懸。又望西崖頂。裂罅層巒疊綴。嵌空天半。乃先從北崖麓入一門。門南向。嵌

壁可層疊上內不甚寬而外皆疊透連躋二重猶飛軒下臨爽朗可憇左轉一罅西裂最深直自崖巔極麓底攀夾縫僅可脅肩上下乃下趨西崖懸扉門東向仰眺皆崇崖莫躋惟北崖有可攀線痕乃道上兩盤短峽下復上始凌洞門門以內隙西北穹起門外隙直從崖麓墜下峽深數十尺前巨石立掩之故自下望祇知崖石懸立不復知內有峽也然峽壁峻削上俯之不得下即欲攀入門內隙亦傾側難措手內窺漸暗於是從舊法攀緣下南出大道過路左魚與邨邨人勞余曰遊金榜大洞樂乎余始知金榜即此山亟問大洞云何曰是山三面環列惟西面如屏大洞在前崖後高峯半中關四門宏朗靈透余乃悟所遊者爲前崖小洞尙非大洞也東南七里右江自北來隨之南下抵江畔一水西自石峽中來注水亦深廣可勝舟但峽中多石不能入耳下有渡舟曰龍場渡渡谿東南二十六里至那同邨宿

初七日東南三十七里抵平陸邨已爲宣化屬暮黑行四里至那吉土人呼爲屯吉云

初八日二十三里至宋邨卽來時左右二江夾合處南面臨左江爲大果灣宋邨正在兩江夾中實卽古之合江鎮土人莫存其名矣東一里卽右江口路從東北一里半渡右江南望兩江合處在半里外正猶前日舟過右江口內望此地也渡右江東岸東北四里兩阻王官邨

初九日淋漓雨中僅行二十三里煨濕木蒸衣羅旼邨

初十日東南十五里至南寧崇善寺聞靜聞永訣事歿在九月二十四日酉時止隔余行一日耳寺僧引至窆骨所拜哭之南顧橋上願奴行李適至遂寓城外梁店一別南寧已七十五日矣

十一日，余在南寧行道莫決，聞靜聞訣音，必窆骨雞足山，遂至崇善寺，拜檢骨起置大竹籬間，北取慶遠府由黔入滇道。

十九日，乃行以積日雨阻，今始得夫也。出南寧朝京門，東北六十里，至施漣驛。

二十日，由施漣東北十七里，爲章邨，朝着山如展列，邨後按郡志，東八十里，有橫山，高險橫截江，卽此山，南走截江特立者也。宋置橫山寨，爲市馬所，又十七里，溯流入山峽，峽束處截塘堰水，兩崖山甚逼，曰關山，土人又名爲山心，按志，崑崙關在郡東北九十餘里，必此地無疑。然土人皆謂崑崙關在賓州南，謝在杭百粵志亦謂在州南十里，在賓州南者，乃古漏關，非崑崙關也。世因狄武襄駐賓州，以上元饜士夜二鼓破崑崙，遂以賓州古漏當之，而今在南寧者，皆以崑崙爲關山，在賓州者，又以古漏爲崑崙，若崑崙果去賓州十里，則兩軍已對壘，武襄十日駐飲，二鼓起破之，及曙反不足爲神奇矣。又十五里，抵長山驛，又十里，宿裏段墟。

二十一日，北十里，東入一隘門，門以內屬賓州，爲柳州南寧分界處，土人名隘爲界牌嶺，又指爲崑崙關。按志，崑崙爲南寧地，去郡東九十五里，此與賓分界，去南寧已一百二十里，今經行者見其處有隘，遂以崑崙當之。故西事洱云，崑崙關不甚雄險，其上多支徑，欲守崑崙，須慎間道，亦誤謂此也。又十六里，小水自南來，東渡之，爲上林縣境，自界牌嶺至此，皆屬賓州，獨此水東又爲上林屬，以上林思隴一驛，孤懸其中也。過橋，東北升陟岡陀，四里，抵思隴，其地東西南皆賓州，惟西北五十里，達上林驛，南面曰高尖山，北面崇山並障，東曰北斗山，西曰晒麩嶺，遙山層疊，正西者曰陸蒙山，溪自界牌嶺東北至此，扼於北山。

遂轉西南去。惟陸蒙隔於溪西也。由思隴東下塢。南北皆崇山逼夾。乃高尖北斗二山東垂也。東二里半。至二山度脈脊。水遂分二派。脊東北者入都泥江。西南者入右江。爲黔鬱兩江脊。踰脊隨水行。峽中峽甚東。半里稍下。復爲賓州界。蓋賓州之地。東西夾思隴一驛於中。屬上林南界者。橫過僅七里耳。既下山。愈逼路益東轉。已越高尖山東麓。按志。賓州南四十五里有古漏山。古漏水出焉。其關曰古漏關。當卽此地。然土人無復知者。隨水東北出峽三十里。至山口。溪北山東盡。溪南山亦漸東南轉。其東平曠齊望。天嵐空豁。萬山阨塞中。乃有此浩蕩區。東可十五里。至賓州。州在平楚中。謝肇淛謂崑崙在州南十里。此何據也。余取三里道。從山口北渡溪二十里。至公邨。

二十二日。公邨北越山七里。西望雙峯峻極。雲表者。大明山也。山在北斗山西北。爲上林武緣分界。北渡大明山大溪。共八里。登思落墟。西北二十五里。至開籠山。一名鷄籠。由此西二十里。可抵上林縣。余自隆安西嶺入。土山崇卑不一。皆壤阜無片石。至此復覩崢嶸面目矣。北入石山峽。中山千百爲羣。離合競變。有分三岐者。東岐大而高中次之。西岐特銳。細若竹枝。詭態尤甚。有聳立衆峯間。卓如簪筆者。如此者五里。北至泮渡大溪。由上林西北崇山中東流至此。直逼溪北石山下。又一溪北自三里山峽中。南向入大溪。二流合。其溪愈大。循石山東。抵遷江。入都泥江焉。舟渡北山下。稍東。溯南來溪。西岸入峽。十里。峽復大開。四山爲大塢。一峯當塢起平曠中。道經其西北。三里。渡桂水橋。水自西北激崖。南崖敞溪。臨橋上。又二里。抵三里城。城建於萬曆八年。設參府。移南丹衛於此。以鎮壓八寨云。三里東西皆石山。排列自後營。分支南下。中有土山一支。至此盡。參府卽倚之。建牙城。穴頽且無樓櫓。鎮江陸參戎駐此。六年。增葺雉堞。

創三門樓。南門外又建南樓。壯一方形勢。又前則東西二溪。交於匯水橋。俱發源後營東西谷。西大東稍遜。合而下洋渡。而獨山巖又中峙爲下流鎗。前又有獨山邨之山。爲鎗第二重。三里四境。南臨洋渡。抵雞籠山。共二十里。北過後營。抵分脊嶺。共五十里。東抵周泊隘。共二十五里。西抵蘇坑。共四十五里。縱橫皆七十里。名三里者。以昔爲賊踞。王文成平八寨。始清出之。編戶三里。一曰上無虞。二曰下無虞。三曰順業里。會置鳳化縣。隨廢。設衛與參府鎮之。田糧初輸衛。後收歸上林縣。民以不便。復紛紛議歸衛矣。三里以洋渡爲前門。李依江西自上林大明山發源。東至此橫爲洋渡。渡南石峯離立若建標列戟。渡之北則石峯迴合。中開一峽。小江自北來。南注洋渡。下流。卽匯水橋。下合流水也。溯小江入峽。宛轉石山中。北數里。兩界山漸拓。平曠中開。獨山邨界其中。一石山中立溪西爲外寨。又有獨山巖爲內寨。北面石山愈開。土山自北來。結爲城治。其東西兩界石山。迴合如抱。愈遠愈密。殆天成石郭。蓋西來巨脊高峙爲大明山。分支東走。遠蘇坑。南北者爲西界障。又北轉東。抵後營。乃中抽土山一支。直南四十里。結三里城。其分支東度者。又南轉環。遠爲東界障。故周泊蘇坑兩地。爲三里東西腋。正中與城治相值。其處東西最拓。由周泊而南。漸轉漸合。至洋渡。西向臨溪。則青獅廟後崖也。蘇坑南下。亦漸轉漸合。至洋渡。東向臨溪。則白崖堡東崖也。二崖湊於洋渡。爲三里城之前門。東西兩溪。俱在兩界石山內。土山自後營盤伏來。兩源遂夾與俱。西界者南至羅墟北。又合一西來水。曲折遠城西。抵石邨。併汛塘水。東南出匯水橋。下合東溪。東界水南至琴巖東。又南出琴水橋。合一東來水。曲折抵東南石峯下。又穿流山峽中。乃西出合西溪。二水合而南。潈兩獨山。又南注洋渡。東併大江東去。西北夾卽洋渡。東北夾爲青獅廟後崖。仙廟山在

城西四里。西面石峯之最近城者。石峯中懸。三面陡絕。維從西南坳攀崖上。則三里四際。盡在目中。昔有
邨氓登山樵採。遂仙去。故土人廟祀之。汛塘浮石。在城西五里。汛塘中。汛塘者。卽仙廟山南塢也。自仙
廟山前。西接佛子塢塢中。塘長數里。水漲時。洪流漫衍。巨魚逆流上。土人利之。故障爲塘。而不畝其地。當
塘之中。有石壑一區。上浮如敗荷覆葉。支撐傍偃。中空漏水。一潭遶之。石箕踞其上。去水不及三尺。極
蜿蜒分合勢。西北里許。卽汛塘邨。邨倚北山下。汛塘後塢石洞。在城西七里。西山東來。過佛子嶺。分爲兩
支。一支直東爲汛塘邨後峯。一支北轉爲韋龜山。二山東北。又環成一塢。東以仙廟山爲前障。中有支峯
對其麓。一洞東向。前隔水。內望甚深。中可容千人。所向東峯上。亦有西向洞。高懸欹側。皆鑿沉莽中。俱未
及登。韋龜洞。在城西十里。韋龜邨。西由汛塘。踰佛子嶺北。其道近北。由羅墟轉石山嘴。而南道較遠。五
里。其中羣峯環遶。內拓平疇。小水自北趨南。分流石穴去。惟北面石山少開。亦獨峯中峙。爲之標。韋龜山
中懸東南。直北向對之。函蓋獨闢。山水皆逆。捍洶世外丹邱也。數十家倚山北麓。以造楮爲業。棲舍壘壘。
高下層嵌。石隙望之如仙。西卽洞門。亦北向。初入甚隘。閤西南下。數步。透出石隙。忽穹然高竈。內朗四際
博通。頂有懸空穴。天光倒映。正中墮。北向躋石上。乳柱前排。環一平臺。可布几席。拾級南下。匯泉碧黛。中
用周邨設平臺前。西多森立柱。鐘蓋縱橫。文采瑩潤。東則怪石磊落。如獅象交踞。不少遜。內復可左右深
入。乘炬由右。西向入。漸下。漸南。岐可半里。又開一壑。間由壑梯險上。入甚深。以覓道不得。出復由左。東向
入。北躋半里。轉一資返。三里。雖巖谷絕盛。固當以是巖冠。况巖外邨居。又擅桃源谷口之勝乎。佛子嶺
北巖。在城西七里。汛塘邨西。佛子嶺者。石山分支東出。爲汛塘仙廟諸峯嶺界其間。石骨嶙嶙。嶺嶺北下。

韋龜邨西塢水，南流抵其麓，傾入洞，洞門北向甚豁，中迴環成潭，潭水際四壁，時久霽，溪澗入無涓流，潭中潞水特澄深，不可測，潭四週皆石壁無隙，聞其南隙伏水下，大濤從北下擊，洞滿不能容，則躍出於山，南崖門右穿旁竇，南抵潭東，涯上一石高碧潭旁，上懸洞頂不及尺，若鸛橋，坐瞰深潭，橋石下更悠然也。

佛子嶺南巖，門南向，前有石淵，天成若槽，橋橫其上，時澗中無水，卽由澗入洞，洞外高巖層穹，側裂不能宏拓，北入洞，僅受一人，中甚黑，而光潔，類琢磨者，入頗深，卽北洞洩水道，水盛，北洞中潞水從下反溢，出激湧勢壯，故洞與澗皆若磨礪以成云。

佛子嶺西北巖，去佛子嶺西北一里，門東向，韋龜邨西塢水自北來，又分流一澗，西抵此洞前，穴地墜，洞乘水上，臨外門危朗，入可三四丈，輒止，洞南又一隙，傾側下，下漸黑，轉西南向，無炬出，聞下與水遇，循水西南炬行，卽透出後山，乃知此邨水墜穴山透腹，亦與向武百感同也。

琴水巖，在城東六里，琴水橋北，中支土山，東南盡處也，東溪自北來，環山東，土山旣盡，獨聳石山一拳，石參差層沓，山南亦有邨數家，洞在邨西山半，門南向，初入甚窪，下北進數丈，乘炬躡一隘，西轉始穹然，中高西透明，穴上垂柱，繽紛，當明處，平石闊三丈，臥洞底，可攀憩，躡西穴出，則山之西面也，下山仍轉出山前，騎周玩之，洞前稍下，又東開一洞，門亦南向，邨人以爲積薪寮，北又開二巖，上下立，上者托重巖，苦無徑，下巖多潞水，然亦不能與前通也。

周泊隘，在城東二十五里，東界石山脊也，隘當脊中，南北崇崖高壓，東踰隘，卽邊江境，其東北石山內，爲八寨之羅洪洞，東南石山內，爲馬腸洞，地無居民，皆巨木。

獨山巖，今名砥柱巖，在城南四里，此地有三獨山，皆以旁絕附麗得名，一在溪東岸，與東界石山近，一在此山南五里，障溪而東環之，獨此山高，正當中立，與向武瑯巖絕類，省中獨秀，無此峭拔透達也。

巖當山腹。南北透。南門尤高。迸前有巨石。自巖頂分跨而下。界洞門爲兩。正門在東。偏闊稍西南。皆有古木虬藤。倒掛其上。每輕風搖曳。香翠欲流。巖中合掌起。高數丈。闊一丈五尺。平通山後者五六丈。南北徹眺。衆山無不羅列出。北竅上。飛崖倒覆。又分竅西透。亦北轉通一門。內架閣兩重。上穿圓竅。人下竅行。若透橋出。又闕西向洞一。洞四門相通。小峯乃出此。殊幻。惟東面不通。而崖外一門。東向西入。深數丈。是分門立戶者。小獨山巖。在城東南五里。與砥柱東西夾溪立。自砥柱東望。似此山。偏傍東界。自此山西望。又似砥柱。偏與西界近。平中望之。兩山去東西界各懸絕等也。山小於砥柱。尖銳特甚。極似一浮屠中立。下亦通一門。石外跨。西透。小隙上。懸崖側峙。平石爲臺。上斗絕處。有洞南向。極深。若能階梯上。亦異境也。遊砥柱日。獨隨一騎浮江。并盡此勝。砥柱巖。西峯水巖。在城南四里。有峯兀突。砥柱西。高不及砥柱。迴列倍之。上冒下削。其淋漓痕。儼若黃熟香片。側立。南多空裂成門。北麓洞北。向兩崖合掌。上並內深。杳有光。南透。若甚。啞峒。第洞口。瀦水溢。兩崖不能入。策馬渡水。水多亂石。不能前。堡北巖。在城南十二里。巨堡北。堡南去洋渡僅三里。洞門東向。深五丈。後窪下。不能深入。獨山邨西北水巖。在城南八里。大道西門東向。洞口危石磊落。嵌正倚西山。山中杳然沉黑。竟不得入也。白崖堡南巖。在城南十六里。由洋渡北岸。西溯江。轉入山塢。得白崖堡。山南北迴合。又成一洞天。洞在南山。上重門北向。高綴萬仞。壁自堡中仰之。卽在目眦末。無從着足。崖底石脚下。插亦開裂成紋。初攀數隙。如升重樓。復出望之。始知去洞猶極遠。土人秉炬前導。仍出山口。循南山。東抵南麓。拾級上。得一門。東南向。爲後洞。正對卓筆青獅巖。諸峯洞內。東北上躋。甚暗。更北上。益峻。遙見天光中。引愈攀躍。以升。得掌大隙。瞰隙外。卽關巨門。則上洞下

層也。隙隘不受側身過，祇供俯眺而已。內更上躋透隘，出一洞門，豁然北臨無地，向仰眺莫可及者。今忽躬立其上，此洞最高，前夾崖下陷，假以木橫架補其闕，即堪托憩，凭挈諸峯也。仍下內隘，再外窺第二層洞，已置爲必不可到，姑以杖從隙中投之，由故道下，抵前遙見天光處，明炬循燭洞北崖下得一穴，亟引炬蛇行入，中漸高成峽，數丈後宛轉東折，又北透數丈，其門北向高裂，巨樹盤根洞中，偃出洞外，爲第三層洞。洞前平石如掌，上下皆危崖峭壁，絕級上眺，層門重疊，出數十仞巔，卽上洞與第二層洞也。稍緣平石而東，峽壁間藤樹蟠絡，乃猿接以登久之，竟歷第二層外洞。前所投杖儼然在洞深三丈，高五丈，嵌上下兩洞間，獨不中通，必藉外躋始達，倍覺幽峭。白崖傑南山下洞，在後洞西三百步，門亦東南向，洞外高崖窳窳，內橫分二道，一西南，一東北，皆下從窪中入，必以炬西南者，數丈後輒分兩層，下層一井大穴，由井下墜，卽得平峽，西行三丈，又懸峽下墜，得平窪，中峽窳盤錯，乳柱花萼垂垂圍簇者千萬計，又白乳蓮花一簇，大徑三尺，細瓣攢合，逆懸洞底，根平貼上石懸一線，盤折久之，忽明光一縷，透竅出井口如前，在前井之南矣。又從上層西南入，中石脊高下，屢見下陷坑，窅無底，疑卽前所探下層也。深入亦盤互多乳柱，細若駢枝，團聚每千百枝，惟後營東洞乳柱多而大，悉作垂龍舞虬狀，比列皆數十丈云。於是從東北進，不五丈有北嵌窳兩重，俱淺，東向攀崖上，進漸曲，盤錯亦如西洞，深奧少殺耳。青獅南洞在城南二十里，西南與上林分界處，路由洋渡過江，東南四里乃至，其山石峯卓立，洞在山下，開東西二門，東門坦下，門高數丈，闊亦如之，直透山西者三十丈，平拓修整，下闢如砥，幔覆其上，間有石柱，倒挂幔下，洞西垂，又石柱一隊，外自洞口排列，抵洞後西界，別成長樹，從樹內矚外洞，如疏櫺綺隔，牽幙自蔽，西門特崇。

峻下巨石盤疊爲臺。上忽中盤高穹。從臺內眺。已不見前洞頂。祇覺四面層繞。皆雲氣嘯鬱。時有竅穴鈎連。空懸無上處。外眺則西面三岐卓筆諸詭岫。正近當洞門設之供。由臺北下。奧窟中復開平洞一圍。外峙巨石爲障。下透中虛。若橋之度空。從此乘炬北入。東轉穴大而易窮。東從脅隘直入。計其止處當不下十五丈。已踰外洞半。此下洞最奧處也。出坐臺上。仰視上層。冀一登不可得。忽見北光墮影。知其外通。陸公令健捷者從山外攀崖索之。久之。其人已穿入。其上呼曰。速攜炬來。尙可深入。余從之。乃從西門下。循山麓轉出山北。南向攀崖躋。山半有門北向。穿石竇入。俯見諸君酌臺上。其上石砥平度。石端懸空處。復有石柱外列。分牕界戶。故自下望之。綬竇不一。內實旁通也。於是乘炬東入。愈深。甬中關幾二十丈。東窮西北轉。得一竇攀而北上。忽倒影遙徹。有峽縱橫。駢沓東北。峽一穴高懸。僅納雲日光道。絕升降。更披西北。峽上透得一北向門。愈高。吐納嵐烟。其北腋尙有餘奧。然所入已不甚遙。乃由其門出。欲緣石覓磴。下下皆削立壁。復從洞中故道。降至懸臺。下瞰處諸君自下呼噪。人人皆以爲仙也。青獅北洞在青獅潭北岸。青獅潭者。卽洋渡下流也。江潭深匯。爲羣魚窟窟。乃參府禁沼。罟網所不敢入者。北崖亦多穹門。與南洞隔江對。余雨中過此。不及旁搜。又西爲青獅廟。危峯西南來。抵水盡。江至此合流。而東峯絕其灣。愈見峴嶮。廟倚山下。遂極幽閎焉。後營東山洞。在城北四十里。卽後營東界石山西麓也。去後營四里。中又界小山一重。山坳中斷處有尖峯在前。亦曰獨山。則其西護也。直抵東山下。小石峯一枝西附起。遙見當峯半一門。西向高懸。則西洞後穿別竅。正門尙在南腋間。有兩門東西列。皆南向。先從西一門入。中平朗若堂皇。石柱後列。從其東轉出。柱後下墜小穴。上則垂乳竅窈。圍成竈。極玲瓏。纖幻。龕中圓且峻。貯水

一池。沉映崖壁。光影上照。紺碧奪目。穿西隙而入。又闕後室。高整與前堂無異。門西向。下臨絕壁。卽前從塢中遙見高懸者。旣乃列炬從東洞門入。門外隙中窪入數丈。輒巨乳夭矯垂空。下續紛不一。底甚平。岐而西。峽東隙。皆不數丈。盡惟直北。踏乳隙進。內復寬。稍東折。遇方石中橫。諺號爲棺材石。從石東北轉。石坡高下。乳筍參差立。披竅北入。復闕一最巨室。乳柱迴環。闔莫測。道應從西北竅入。余誤穿東南腋。仍下方石邊。聞此洞內透甚。避行至半日。一大溪中貫。上有空明倒影。飛梁渡溪。直出遷江云。余欲挽炬復入。從者恐炬不給。強余出。計所入未及十之一也。瑰麗已歷諸巖矣。三層閣在參府廳事東。陸公所新構。長松迴蔭。羣峯四合。松風亭在署右。土山巔。松陰山色遙接城埠。月夜尤佳。絕余下榻。三層閣幾至忘行。陸公餞余於松風亭。沉醉月中。故以終記。三里週圍石峯。中營土山盡處。風氣含和。獨盛於此。土膏腴美。生物茁茂。非他處可及。參署四圍。喬松百餘株。高刺雲霄。大可三人抱。余疑數百年物。考之碑記。植於隆慶初。建帥府時。栽踰六十年。其巨如此。爲良區異壤可知。所藝禾穡。特大。恆種一郭。長倍之。性柔嘉。亦異。庶土所植。鴨大者重七十兩。方體。粵西鱖魚甚艱。長僅寸。此地有至尺者。木棉樹最高。巨。粵西隨處有之。此中尤多。春時花大如木筆。紅色燦然。時有素禽羣啄。四面繞之。竹皆中實。外多刺叢。生最大。如吾地。虛中者間有之。然無巨者。予以二十二日下午。抵三里。二十四日。乃入謁陸公。爲下榻東閣。自後多雨無霽日。二十八日。稍霽。陸公特同予遊韋龜巖。後復雨。至十一年戊寅正月十三日。始遊兩獨山巖。十五日雨中。往遊周泊隘。晚酌南樓。觀龍燈甚盛。二十七日。同陸公乃孫伯恆遊白崖堡巖洞。二十八日。陸公昆仲至。同遊青獅巖。旣乃觀打魚江潭。抵暮歸。臥荷東閣者數日。二月初三日。雨中復往青獅潭觀。

打魚。先是張揮使謂青獅巖南雞籠山，亦有大巖，故陸公以騎送予，命張同往。張謂雨中不可入，固阻余。仍冒雨歸。自後予辭陸公行。陸公擇十三日爲期。至是日始怡裝。凡留三里者五十日。

十三日午後出東門，度琴水橋，共六里，北向入山，皆東石西土。凡三十三里，抵後營，營在西畔土山頂。十四日東遊東巖，出飯於後營。下山北行，兩界山仍東石西土。小水南流兩山中，經後營南，西南墜壑去。卽琴水橋上流也。北八里，土脊自西而東，橫屬兩界中，爲南北分水脊。南入洋渡，北入羅木渡焉。自此而北，昔皆三里民居，今爲八寨賊窟。北二十二里，爲橋藍邨，又十二里，是爲周安鎮，并西南古鵬。北蘇吉，總爲三鎮。界八寨中者也。今古鵬已廢。周安亦僅數家，倚溪西溪，東膏腴，俱爲賊窟，不得成鎮矣。

十五日隨大溪西岸北行。石峯西突，路左峯四面多開穴，竅中空，第高莫能上。北又有荔枝巖，深黑須炬入。聞中有荔枝盆，於是東西界皆石峯，無復土山中間。先北涉一小水，又北涉一澗，水皆東向入大溪。共四里，小峯當塢立，嵌空多穴，乃下流鎮山，亦如三里之獨山，但南北易位耳。又六里抵蘇吉鎮，復與土山遇。又十八里，一江西有萬峯石峽中，破隘出，東復破萬峯入峽，則都泥江也。剝木小舟二，以渡江。闊與太平左江隆安右江略相似，兩岸甚峻，江嵌深崖間，所謂北盤江也。土人云：自利州那地至此，北渡江，飯羅木堡，堡屬慶遠府賓州慶遠分南北，以此江爲界。堡北有小江，南入都泥湖，小江三十里，抵高陽站。站西石峯後卽猪窟，其西有彝江，卽羅木渡土流也。

十六日北二十里，東西兩界俱石山，西界石山突東出，曰橫山，乃忻城縣永定司分界處。綠山嘴盤崖北，轉密樹蒙蔽磊石上，上下莫可窺眺。偶瞰路下石潭淵沉，仰見雲障排空，高下隱現，令人愴悅。二十里至

永定司。又西北十六里。踰石山如門。西望嶺然。則永順司接壤。南卽石峯叢合。皆嵯窳。北循石山西麓。升降土阜。上多迴環。中窪如井。俯不見底。水由地行。此其中墜處。一如太平府所見。北七里。歇東峯麓。草塘邨。

十七日。北三十里。抵慶遠府之南門。慶遠郡城。在龍江南。龍江西。自懷遠鎮。北憑空山。透石穴出。循北界石山而東。流少殺。羅木渡。兩岸森石。嶙峋過之。江北石峯聳立。曰北山中。爲會仙。東爲青焉。西爲宜山。又西爲天門。拜相山。卽馮京祖墓。皆憑臨江北。中復開塢。直北趨天河。名縣者也。江南卽城。城南五里。石山一支。自西而東。曰南山。中爲龍隱洞。山東爲屏山。西爲火號山。又西爲九龍山。皆蜿蜒郡南。爲來脈。西竺寺。在郡城西門外。殿宏壯。爲粵西所僅見。南爲香山寺。寺前平地。湧石環列。爲門爲峽。爲峯爲障。甚微而幻。且小峯頂。每有巨樹箕踞。其根籠絡。與石爲一。幹盤曲下覆。極似蘇閩盆玩。寺西一池中。亦有石池。西北爲黃文節祠。後有臥龍石。前有龍溪西流焉。龍隱巖。在郡城南五里。石峯東隅。迴環北轉處也。前三門。俱西向。後通山背。亦有三門。俱東南向。其中上下縱橫。無不貫穿。今中道交通處。以巨石鑿穴。遂分而爲兩。北偏一門。最高敞。前者佛宇。南偏二門。在山腋間。其中門已無路。余先從南門入。遂北透暗穴。反從上層下。瞰得之。無從下。仍出南門。攀搜到其處。再攜炬入。遂盡其奧曲。北門。西向高穹。前列佛宇三楹。入數丈。洞稍隘。偏南。遂暗昏。乘炬直東入。又數丈。有岐在南崖上。攀木梯以登。南向入一窪。下陷如穿。橫木板以度。又南。西壁下。紋一縷。緣崖根。臥鱗脊。蜿蜒似龍形。隱起。又南。數丈。踰隘。俯石級下。墜下層穴。亦開南北塢。南透。則與中門內穴通。已爲巨石隔斷。遂北透。度二隘。仰其上。卽橫板上。渡處。要北塢。陰

且窮，遂從橫板窺攀空上，仍北下木梯，直東入，又踰一隘，有岐亦南去，從之，漸見前竅，流光輝燁，已透山洞，得後門矣。行數丈，抵後門，門東南向下，瞰平疇，山麓溪一支環而北，透其腋，前復有石山，遠爲塢，別成一洞天，仍北返分岐處，東直入數丈，遇巨石中踞，由北隙側身入，一智井，憑空下陷，大三四丈，深如之，懸梯投炬，令一人垂索下，兩人從上援索以繫梯，其人既下，余隨之，東南入一竅，中復有下墜穴，極深，一飛鼠驚竄上，從其西南攀崖上，崖內亦智井，空陷，燭之不見底，循其上西南入穴，窮乃依故徑，直西出前門，南門在北洞南二百步山腋間，俗謂之雙門，洞東向入，輒橫裂分南北，南向忽明，透山腹數丈，出後門，亦後洞最南者，北向內分兩岐，一北一東北，余先從直北者，透腋平入，下伏深蒼，循其上若履棧道，數丈，北抵透明處，中門西關在五丈下，此則中門上層也，前列柱垂樞，飛崖下懸，與下洞相隔，隙間俯窺，下洞洞前明敞，不霑堂皇也，上層險隘，北轉，昏黑不能入，乃出南門，索炬於北巖，復入，至分岐東北處，踰石垣下，內寬宏窈窕，數轉約二十丈，透出東門，則後洞中門也，門內五丈，有岐東南去，轉西南，不十丈，輒窮，中門在南門北數十步，與南門祇隔一崖，上下懸絕，叢箐翳之，須下而復上，搜剔久之，乃得門，乘炬東入，其後壁頂，卽南來上層也，從其下入峽，峽窮，攀而上，南卽上層北轉處，向所瞰昏黑不能下者，今援側坂，可通焉，東直進，又五六丈，穿穴下，爲大石所窒塞，卽北洞交通中斷處也，大抵北洞後通之門，一南洞後通之門，二中洞則南通，南洞上層北通，北洞與窟，是山東西南三面，皆透達無礙，惟北山不通，而頂有蝮蛇洞，另闢一境云，蝮蛇洞在龍隱山北絕頂，遶山東北麓一里，溪水從兩山峽中，破壁西北來，漱空倒影，自成一壑，渡水共一里，攀崖南上，兩崖如削，瓜突石壘，縷綠之躋，佳木叢藤，蒙密搖颺，上一里，洞門穹

然北向。正與郡城對。前有土山。障溪西北去。環麓成塢。門之中。石柱玲瓏疊綴。前浮一臺。東闕洞空朗。多外透竇。東崖窮南轉。始宵黑。須炬入。數丈。無復旁竅。乃出。仰眺東崖上。復有重龕。攀崖上躋。則外竈甚巨。內龕重綴其上。坐內龕。前對外龕。北竇一圓。恰當其中。照若明鏡。盧僧洞在龍隱北洞旁。北數十步。即是。門亦西向。最隘。中闕一室。東北攀隙上。又得一小室。其東北與垂蓋上懸。下登圓筍。若人之首。卽指以爲盧僧者也。九龍潭在郡城西南五里。平岡上有潭一泓。深杳無底。水常溢流成溪。九龍洞石山在其南。山北有巖。北向前立石屏。由西隙入。內闕巨室。不甚高。後復有石柱一圍。當洞之中。乘炬南入。又得一室。南漸隘。乃出巖西下。又有一南入峽。甚深隘。乘炬入。深十餘丈而止。底多石丸。色黃。不及向武瑩白。東下。又一覆壁。橫拓平廣。去巖東北四里。石陣排列。自西而東。如插屏。直止於香山寺前。俗稱爲鐵索繫孤舟云。又一里。返香山寺。僧謂九龍洞甚深。須易數炬。此洞乃丹霞墓。非九龍巖也。會仙山在龍江北。南面正臨郡城。渡江半里。卽抵麓。山盤崖峻。壘東南西南俱無可上。惟北山腋裁受級。道從西麓北向。行抵山西北隅。乃東躋第一層。南岐爲百子巖。第二層。南岐爲雪花洞。岐而北爲百丈深井巖。東直上嶺脊。南轉爲絕頂。此會仙西北面勝也。東麓北向上者。直抵絕壁下。最東北隅爲丹流關。西循崖爲東觀。以次漸西。爲白龍洞。爲中觀。爲西觀。此會仙東南面勝也。百子巖在會仙山西崖半門西向。入下門三丈餘。梯空上。上復登爲洞。前門復出下門。上洞雖不遂峻。而是山石質皆青黝。洞石獨赭。南又一洞。與上洞並。復青石爲巖。雪花洞在會仙山西崖。乃百子上絕頂側洞。西北向前結菴。奉大士菴。後乘炬入。門少隘。漸進。乃崇拓。皆石柱石門。宛轉數曲。內復狹。下石始嶮。崎不復平砥。越一小潭。南轉境遂窮。夜宿洞側臺巔。

三面斗臨絕壑。灑氣上接冲穆萬象。絕頂中懸霄漢。江流如帶橫於下。東界青鳥山。西界天門拜相山。俱自北而南。左右翼對。宜山則近伏西腋。以其卑小。宜民則此山巖巖壓衆。可知矣。峰頂有元帝殿。頗巨。無棲者。深井在絕頂北。平雪花洞列道。由二天門東北行。忽山頂中陷下。週圍大數十丈。深且百丈。四面皆崩削下嵌。密樹古藤。垂結相虧蔽。俯不見底。獨南面石崖。自山頂直削下。下有洞北向。高穹上及崖半。中特平遠。反可歇曷。以洞崖削無片隙。樹皆莫能緣也。崖西北峰頭橫突石窻中。踞之。正對洞門。旁又有一棋枰石可憩。余晚停杖。雪花洞至橫突石上。心目俱動。僧謂洞直通山南。穿江底出南山。恐未必然也。中觀在會仙山南崖下。緣石坡上。至此則危崖削立。洞南向。洞東三百步。得白龍巖。白龍巖在中觀東危崖下。洞南向。入門卽西行。秉炬漸轉西北入。愈崇放二十丈內。石柱中懸撐洞頂。殊極偉麗。後有巨石中巨。四旁愈擴穿隙入。石柱益繁立。北數丈度隘。又數丈。石壁忽湧起如蓮下垂。下絕無旁竇。上復深昧。去平地三四丈不得級。乃出至懸柱處。又東上一岐。入數丈。石柱夾而成門。踰門東下。漸北轉。恐火炬不給。未竟而返。東觀在白龍洞東北二百步。穹巖覆空。門南向。西復有東向洞。崇峻崢嶸。西入數丈。忽深坑下墜。上嵌危石。北轉益宏深。蓋下陷窟。透石北轉於下。洞上穹。亦凌石北轉。中皆嵌嵌石。橫跨側。偃彼此間阻。故無深入道。第一望皆黑而已。是洞乃白龍後洞。前洞東岐未竟處。可通此出云。丹流閣在東觀東北二百步。危崖至此。又一折矣。閣西有洞門。東向甚高。洞西入亦數十丈。卽隘。無深入處。閣北崖嶺顛墜。北路遂盡此。西觀在中觀西三百步。危崖上。上下皆石壁懸巨。後有洞亦南向。余至中觀。仰眺不見洞。遂東折。既下山麓。迴眺見之不及。復往矣。聞會仙山西南層崖上。又有仙姑巖。由西南山麓攀

躋上。當在西觀上層。雪花百子巖南崖。無正道也。多靈山。最高聳。其山四時皆春。瑤花仙果。不絕於樹。登其巔。四望無與障者。山在慶遠西南九十里。永順司鄧宗勝之境。乃龍江西南。都泥江東北。二江中分脊處也。

予以二月十七抵慶遠郡。稅駕香山寺。日方午。乃抵南山。遊龍隱雙門洞諸勝。即宿龍隱菴。

十八日。由山北登蟠蛇洞。既下循南山北。西行二里半。穿山腋南出。循山南。又西一里半。過龍潭。又西一里。渡龍潭北出小溪。南入丹霞墓洞。遂渡龍江。北循會仙巖西麓東上山。共二里。遊雪花洞。又一里。登絕頂。下宿雪花洞。

十九日。探深井巖。從雪花東坳下。遊百子巖。下山二里。至臥雲閣。攜火遊中觀。東觀丹流閣。白龍洞。下午還香山寺。

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日日坐兩寺中。

二十六日。早晴。同僧慧菴往九龍。西南五里。越北流溪。繞丹霞洞東麓。南三百步。迴眺丹霞墓山。峰頂有東向巖。玲瓏幻極。無可登道。又東南三百步。抵東峰北麓。路旁皆水坑。流貫路行其上。若橋。西有巨楓樹一株。下爲九龍洞。九龍潭在洞南石崖下。水從中北向。經路旁水坑出。丹霞墓洞前平岡潭。乃其下流也。九龍洞山在郡城西南五里。丹霞墓東山。山從丹霞墓山後。繞而東。其北崖有洞。下即深潭。嵌石壁中。一石中橫。東西界潭爲二。西潭南石壁高數丈。下插潭底。潭多巨魚。然水際無穴。穴深入。通流處。當沉伏水脚。洞高懸潭上三丈餘。門北向。頗隘。入乃高穹。峽南進。乘炬直入十餘丈。東轉。下雖平。石級屈曲湧起。

中環停滯成仙田。東二丈，忽深坑下陷。由坑上南崖，僂僕出坑之東，下平。仙田每如西，但其上覆石壓乳，人不能舉首，僅披隙透，稍南北分歧。逼仄愈難入，仍西出坑崖上，投炬諦視坑中，下深三丈餘，復開洞。東西透，西洞直入，與上峽等。東洞則橫拓空闊，坑南崖平覆如棧，惟北則自上直插坑底，坑裂竅南北闊二丈，東西長三丈，洞頂懸柱倒連，恰下貫坑中，色瑩潔逾衆乳，俯窺久之，恨無梯窺得竟，粵底也。東三百步，又有巖北向，深十餘丈，在東峰崖過脊處，其九龍西峰高懸洞，在丹霞臺山之東頂，無路上，重崖縋石，逆攀雖險，然石鉞競裂，似可援手以發足，乃凌空上躍者數層，從其北得一巖門，東向前隘峻極，中通一線可尺許，曲折入三丈內，忽穹開，西南轉遂黑，暗中又轉入一小室，似無餘隙，乃出，然非高懸洞也。高懸洞尚在南畔絕崖上，蕪蔽不能仰見，稍下，轉崖腳攀隙以升，巖亦東向，然無門，環迴前列，高十丈，覆空若垂天之雲，內壁後層削起，上嵌赭石一區，尤靈幻，連開二門，疊疊上齊，雲氣惜無十丈梯，凌空上也，下山五里，返香山寺。

二十七日，渡北門大江，登北岸觀音關，前爲澄碧港，皆江涯危石，飛突洪流，就之結廬者。又北一里，過雪花洞，下又三里，循西山轉入西塢，北界皆石峰崔嵬，南則土山間之，中有土岡，南北屬，踰岡西下，三門巖在北崖之中，乃北抵山下，拾級上，先抵巖東，則石隙縱橫，駢沓皆可深入，前有徑，循崖端而西，其巖中開，高二丈五尺，深如之，橫拓四丈餘，外列三石界門爲四，俱南向，惟中門最巨，東腋一門，頗卑，伏稱三門者，舉其大也。西門崖壁莫能前，其上石態更奇，東門穿隙出，卽與東僂縱橫，隙並出巖東，披縱橫隙，亦宛轉三四丈，始闢而大，踰關東上，前穴通明，另成一境，乃巖外奧室也。透前穴，出石高擎穴前，平齊臺，東又有

宛轉小隙，薜蘿連簇紛披，無不畢透。由臺前小隙下，卽前循崖端而西徑，復從崖端東，轉石山嘴，稍入有洞內，關亦南向，深數丈，致幽美，乃出舊道東，近三百步，北望山坳間，巖高懸絕，峽上輒北向，攀崖以登，東入巖，巖前皆棕竹巒峽，中洞當轉峽側，上下懸峭，門西南向，入五六丈，遙望西南銳峰，一線直上，列洞前，洞兩旁石壁，廉利沓合，洞後透石門入，凡三關三合，中連下透，俱若浮橋架空，思躋其上，竟不得受，躋處及已，穿出三橋，中轉寬，墨從左壁摸案上，攀東崖，南出三四丈，凌內梁之東，梁背刀削起，趾不得着，梁西亦峻，石柱頂，隔別不容西度，又南緣東崖，凌中梁，不可度如前，益南凌前崖之東，梁背平整，架兩崖間，又圓石尺許，聳立上，遂平行西度，梁北轉入峽門，卽內二梁西端石所界成者，峽內東豁，卽下通梁後，西剝，又透入一穴，中皆爲龕，爲門，爲峽，細沙鋪底，平潔如玉，但暗束不能窮深，卽返至前梁，西崖半攀石筍，南下穿石窟出，抵洞中央矣，出洞取棕竹數枝，束可百步，一洞裂削崖間，如丁字，上橫下豎，門南向，乃北抵崖下，石峽間，巒數巨石上，最上一石，高削數丈，無級，下有斗大穴，蛇穿以入，中途穹然，上高數十丈，外透起，則丁字豎裂也，洞內夾壁入，底傾下，北進七八丈，東折，遂暗昧不可詰，出洞下，壘石循崖東數十步，又入巨峽門，亦南向，北進五六丈，東折入，黑暗中，忽有光如星在履底，近索之，復不見，益東二三丈，石板盡處，復燁燁微光動，就視之，一外界石如屏，中細孔僅寸，屈曲透漏，不一下，亦有斗大穴可墜，乃懸手下，抵下層，外亦開門，南向，門內距石屏僅二丈，屏下又橫竅內通，卽前所望履底有光處，門外循崖東數丈，又得一南向，巖內不深折，後壁特石竅玲透，巖前崖磴懸絕，不能東，仍西歷前所入洞口，下至山麓，東百步，又一洞南向，當北麓，穿入之，則東轉透峽五六丈，出門，又東豁者也，聞古城洞在青烏山前，東門渡江三

里可至。石壁對夾，中多種蔬者。時日已暮，恐渡舟晚不及濟，返由故道渡龍江，抵香山寺，街鼓發矣。

二十八日爲多靈山遊。西南十五里，踰土嶺，復與石山遇。又三里，南穿其峽，西循石峰南麓，行二里，爲黃窰邨。邨西石峰前突，曰黃窰山。西二十里，南渡下遷江，共七里，出土山隘。於是塢遂南北豁，東西兩界皆石山，中有溪北流，去南湖流三里，宿黃邨道人茅中。

二十九日黃邨南三里，峰迴塢夾，藤蘿蘚蔽，山窮水盡處，蒙密中不知水從何出，但聞潺潺有聲，來自足底耳。從此躡級西上，踰塢共一里，抵都田隘。溪自西南來，抵塢窟下，穿穴東出，卽黃邨上流也。南八里，登大歇嶺，始見多靈三峰如筆架，高懸西南二十里外，下嶺又三里，西由塢中入石山峽，漸轉西北行，爲永順境地，皆絕無人居。石峰離立，色青白成紋，態鬱紆若鏤刻。五里，路右二巖駢啓，門皆南向，東洞在麓，可穿窳東出，西洞須攀石始達，門後透腋北入，凌竇隙以上，轉南出，已在洞門上層矣。下石板砥平，薄逾葉，踐之聲蓬蓬。南有穴，下俯洞門，猶層樓通牖，但自外望，不覺上洞中虛也。結構絕似會仙百子巖，勝當十倍之。南下山，西北二里，北山麓，石崖下覆橫巨如行廊，南一里，路漸降，北望石峰頂巖，穹然東南向，內微透明穴，乃石梁飛架峰頭者，下至壑足。南轉始與溪遇，凡兩渡，此溪南五里，直抵多靈北麓，路左一土山，自多靈天矯下墜，從其南前轉，西南行一里，下土山，渡溪，其溪自南來，乃多靈以西石山邨以東夾成之者，抵石山邨東北山環壑，盡搗入石穴。過溪，北抵山麓，是爲石山邨，乃飯一老人家，望多靈，正當其南關，其上有廬無居者，遂借鍋於老人。老人攜火曳杖前導，仍渡溪，東南上土山，共二里，越岡得塢，與多靈接。阪老人指余登山道，別去。始踐土麓東南上，轉東北行二里，遇土峽最峻，攀之上，抵石崖下，崖峭立，叢木

中得石磴，忽聞大聲，以爲絕巖，幸有人，久之不見，但竹樹駢置，道旁蓋他邨，竊竹者聞人至，避去耳。於是攀磴上，磴爲墮葉覆積，幾不得級，磴旁壽枋，大至三人抱者甚衆，上一里得坪，菴倚之，北向，竹匡木几，灑掃具悉給，二桶尙存斗米，而苔封古竈，人去已久，菴側斷積薪竹，炊具甚贍，而水不可得，菴兩旁俱無汲水道，惟東北路倚草樹，伏循崖甚遠，余從之，半里果得泉，蓋山頂皆懸崖綴石，獨此腋衆木合翳，水自崖石墜溜不絕，昔人鑿痕接竹引之，以通流，供酌，乃攜水返菴，令從人浙米炊，余西南入叢籬中，覓登頂道，初小有路痕，乃竊筍者所踐，竹盡上皆巨茅，沒髻頂，披之不開，隙里許，踰一西走脊，脊西又旁起一峰，下不能見，至是始涉之，循脊東上，又一里，踰一南走脊，脊南亦旁起一峰，此兩峰卽大歎嶺所望合中峰爲竿架者，於是又循脊北上，石崖峻垂，攀石隙乃得移步，直北上一里，凌絕頂，頂孤懸衆石山上，南北逾一丈，東西五丈，惟南面可躋，餘三面皆嵌空不受趾，頂之北有崖，自頂平剖直墜，至菴前石磴下，巨木叢列，巖不可窺，惟遙望四圍，重峰矗矗，盛列南壑，下層坑隔坂，時見有水汪洋，蓋都泥一曲也，土人謂此山四時皆春花，果佳，珍林無素木，然但可採食，懷之輒復迷道，若余所見者，引泉覆石之上，有葉如秋海棠，大倍之花，如秋海棠者，色獨白，不知何種，山頂巨木皆蒼薇，綠枝綴花，殷紅鮮耀，又有酸草，莖大逾指，正赤作珊瑚色，眺望久之，仍由故道返菴，餐所炊粥，積薪佛座前爲長明燈，乃架匡展簾臥。

三月初一日晨，至石山邨，覓勝後山，仰見石崖最高處，洞門穹懸，依小徑抵西峽，以爲將攀崖上躋，顧乃穿腋下，北踰隘，東峰峭立，西崖多懸竅，然蘿蔓叢沓，無可躋，北隨峽出，又通別塢，不能窮，仍轉出邨前，東索溪水所由入，則洞穴伏山坳下，門南向溪流，瀉入之洞，高闊各二丈，深四丈，水至後壁，旁分二門入，昏

黑莫可進。洞前石柱當其右，穿柱入。下有石坡尺許，旁流渡入，不煩涉水。柱內西登隙，上復闢一龕，底平上穹，亦石柱前列，與水洞並向。出洞，還飯老人家。東北抵黃邨，菴前道人淪茶煮筍以待，乃取所摘多靈山頂茶芽，潔釜焙之，當吾鄉陽羨最佳茗，香色都無下意。

初二日，別道人北渡，下遷江東，上高四山，南阪踰兩土岡，下塢有塘一方，潞水甚清，西北石峰下破澗去，叢木翳之甚遙。又東踰岡，巨塘匯陂間，北墜下分爲兩流，一北入山穴，一東循山嘴，環流黃鑿邨前，抵邨詢觀巖道，道須東經草峽，北出峽口，西轉循山之陰，可得巖從之。遂東，甫出邨，北望崖壁半穹，開洞門，東向高迥，不及攀。二里半，北入草峽，又東北一里，踰石脊西轉，即黃鑿諸峰石山之陰也。山排列西北去，北盡於獨山，而觀巖在其中，循山東麓西北行，凡三里，西南折至其下，則危崖上覆，下有深潭，水瀦其中，不見所出，惟從巖北隅瀉入巨門，中窅黑，水聲甚沸，蓋水自山南來，溢底出，瀦爲此潭，即黃鑿西巨塘分流入山穴者也。乃一出，輒復北入穴，尤異，巖之上，垂柱懸旌，紛紜歷亂，後壁石脚，直迤插潭中，上迴旋竇，竇嵌漏不一，俱隔潭不能至。潭東北崖間，神祠倚之，祠後即潭水北入石門處，門南向甚高，中望巉峒，疑浮筏可進，從神祠東北出平疇，有北趨道，欲從之入郡，旣乃愈北，始知獨山懷遠道也。忽見西山下潭淵然直逼石崖，崖南開穴，則前北向入門，水又透此出也。計所穿山腹中，亦不甚遙，若溯流入，當可抵水聲甚沸處，乃東轉半里，前潭水散爲平溪，灑邨南東去，又東北八里，得入郡大道，又五里，路兩旁多磐井，墜穴與太平一轍，於是聞水聲淙淙，石壑或斷或連，水走其底，俯瞰底水，所墜不一道，皆不甚巨，東二里，踰岡下，水走石壑底，復如前，又三里，抵香山寺宿焉。是後余欲西由南丹州入黔，日候騎郡中，至初九日卒。

不得騎，遂決意步行。

初十日晨飯香山寺，別慧菴，西取南丹道去。二十里有山中峙兩界石山間，曰獨山，尖峭孤聳，亦獨秀流亞。又西北十里，泉一泓，止石甬中，色澄碧，西一巖北向前，大石屏峙，門洞深五丈，後壁皆若蓮花葉蕊層綴，二里爲大罈堡，大洞在南山背，堡後南入峽，尚三四里，始至洞，一曰天門洞，云自堡北望之，南峰迴環如玦，入至堡後，又類蓮瓣自裂，可披隙進也。過堡十里，江流自南而北，江闊半慶遠，乃懷遠鎮南江也。江自荔波縣來，至河池州東，境爲金城江，又南合思恩縣東江，南抵永順司北境，入山穴中，暗伏屈曲數里，東出於泰順里，又東北過此，遂北與北江合，爲龍江焉。渡江，西岸卽爲懷遠鎮，鎮北有北江，自思恩縣總州來，舟溯南江，至懷遠，止北江，通小舟，可四日直達總州。

十一日，西北四十五里，抵德勝鎮。

十二日，由鎮北抵北山下，半里過觀音菴，菴左一洞，南向倚山椒，高五丈，後有巨柱中屏，穿東西隙，俱可入，乃東炬從東隙北進數丈，洞遂高拓，多擎天柱，諸詭勝，東折數丈，北面光燿燿，自上倒影，以爲從此出洞也，及東去，尙有道，更張炬覓之，又五丈止，仍北出，望明光趨之，則懸石巉岨，光上透如半月，並升，余將攀石登，忽平峽繞其左而轉，遂透出一北向門，又在前所望通明下也，出洞，攀叢崖南躋，石尊攢沓，正過通明上穴，南向，登山頂，登玉皇閣稍憊下，山折磴石崖間，凡數曲下，出過前洞，南去，總勝又半里，抵韋家山，從山西麓，攀級登崖，懸峽轉，樹倒垂其上，類若乘空，上有別柯，從巖門橫架，巨樹杪，合爲一橫架處，枝體穿漏，剜空穴竅，工奪雕鏤，巖門在上下，削崖間，門西向前，對樹杪，就隘爲門，門旁卽觀音閣，閣左右

皆可入洞。不十丈輒止。大約以凭虛勝。無中通奇竇也。北返德勝鎮。西二里。岐而南。渡一小溪。平原中。亂石叢簇。分裂不一。中瀦水一泓。澄無片草。石頂各跨樹盤絡。如香山寺石片更稠合。間以潭渚。尤奇。潭西一石。峽下與潭通。南一石。獨高巨。偕結茅於上。曰蓮花菴。門就石隙。東西北俱小流環之。地較香山幽麗特絕。仍北出大道。又一里入河池所。

十四日爲北山遊。出所城北門。行平壑。不半里。亂石秀立路隅。爲門爲標。爲屏爲梁。爲芝爲筍。奇美特出。倍巧於蓮花菴。香山寺者。又北向陟山。危磴倚雲崖。曲折上一里。抵菴。菴之西。凌削崖去。上下皆絕壁。菴無他奇。惟臨深凭遠。升眺清曠。耳下山。至所城東北。入壽山寺。亂石一區。水縱橫匯其中。石巔構廬三四處。高下散布。西度橋。遇側石一隊。亦南北列。上下有穴如門。穿而西。一菴北向前。匯爲塘。石所擁成者。菴後。聳石獨高。懸久之。返所城。

十五日。西南二十三里。宿於馬草塘北邨。

十六日。西南五里。一江自北而南。深嵌危崖間。所謂東江也。西渡江。江闊數丈。深不測。再南下數里。卽與金城江合。入石穴中。云。西十五里。又一江自北而南。闊十丈。深與東江並。乃自荔波來者。是爲金城渡。渡北西岸有水懸崖。平瀉三丈。聲轟如雷。東注大江。則官邨南來水也。渡江西十四里。宿鬼巖邨。

十七日。西北三十三里。抵河池州。

十八日。西十六里。爲南丹境。又三十里。宿巖田邨。

十九日。西十里。水自東北注西南。深不及膝。闊五丈。是爲大江。源發西北山壑中。南流東轉。至永順界。合

東江下流者也。渡江又十里。至金邨。其地西往錫坑。止十五里。西北去南丹州五十里。二十日。西北三里。塢底小水自南而北。大道南隨之。錫坑道也。從之北二里。遂轉爲東西塢。大溪自西來。卽南出爲大江者。於是西溯大溪二十五里。爲大徐邨。又溯流四里。抵西山。下北轉一里。涉水上西山。望北塢山環壑盡。瀑流從山腋乘空下。高及千尺。粵西皆石山林立。故懸水最艱。今於僻壤得觀此。亦汗漫中一奇觀也。西上一里。瞻顧不能釋。又十三里。稅駕南丹州逆旅。南丹西三日程。抵巴鵝。西卽泗城州界。銀錫二廠在南丹東南四十里。其廠有三。曰新州。屬南丹。曰高峰。屬河池州。曰中坑。屬那地州。三地相間。僅一二里。由廠南兩日程。至涯洞。有大江自西而東。爲那地東蘭二州界。其渡處名河水渡。卽都泥江也。上流來自泗城界。下流東歷永順土司。北五里。下石偃。爲羅木渡。二十四日。候夫南丹者數日。始行西北四里。石峰復出。溯峽西入三里。一石中立山峽。高銳殊絕。兩旁危嶂。險夾益覺嶢嶢。又三里。西出夾山關。數家倚北峰下。後削崖如屏。前接新篁密箐。路行峰竹中。忽北山麓。石崖飛架。小水西來。直漱崖足。北入石洞中。洞南向。在架石東危崖下。又西北二十里。止蠟北邨。二十五日。北竟邨。峒四里有洞。在西小山坑中。門東南向外。甚敞。中壁屏立。又關內門。沉沉不可測。路由東山上。隔塢行。對望之。藤蘿掩蔽。中有水潺潺。出洞門。成澗南流去。又西北二十七里。抵飄縵邨。二十六日。西六里。北轉山。開東西兩界。東界山自東突。西凡五六峰。西面悉平。削下墜。排列而北。若五老西向。澗由中北向去。北六里。東界突山。旣盡塢。大開。東望一尖峰。迥立中空。如合掌。懸架衆峯間。空明下透。合處僅湊。徒杠千尺。白雲正東。映危峰脇。可借名香爐。瀑雪不復辨爲山爲雲也。自桂林來。所見穿山

甚衆。雖高下各奮。若此剝空出雲者。得未曾有。又北十二里。抵銀榔。二十七日。北五里。爲岵歹榔。乃丹州極北哨。由此西去兩日程。曰羅猴。爲泗城東北境。都泥上流所經也。岵歹北五里至山界。與貴州下司分界處。粵西西北境止此。余粵西遊亦止此。

徐霞客遊記

卷四下

黔遊日記一

戊寅三月二十七日。自南丹北鄙。暨夕郎。易騎入重山中。漸履無人之境。五里逾山界嶺。南丹下司界。又北一里。逾石隘。是爲艱坪嶺。其石極嵯峨。其樹極蒙密。其路極崎嶇。黔粵之界。以此而分。南北之水。亦由此而別。然其水亦俱下都泥。則石隘之脊。乃自東而西度。盡於巴鵝之境。而多靈大脊。猶在其東也。北下一里。就峽西行。一里始有田廛。又半里。峽轉北。塢始大開。又北一里。有郛在西塢中。曰由彝。此中諸塢。四面皆高。不知水從何出。然由彝。郛南石壁下有洞。東向。細流自畦中淙淙入。透山西而去。罔知大脊猶在東也。至此。南丹差騎辭去。由彝人始許夫騎。久乃不至。促久之。止以二夫負擔去。余獨坐其欄。從午至暮。始得騎。西北二里至山寨。則彝人已送擔亦前去。乃由其東上嶺。越脊北下一里。行壑中。又北一里。再越嶺脊。下行峽中。壑圓而峽長。南北向皆有脊。中亘無洩水之隙。而北巨之脊。石齒如鋸。橫鋒豎鏗。莫可投足。時已昏暮。躍馬而下。此騎真堪托死生也。越脊直墜峽底。逾所上數倍。始知前之圓壑長峽。猶在半山也。峽底有流。從南脊下墜。遂滔滔成流。隨之西向行。共里許。有郛在南山麓。擔夫已換去。又騎而西半里。擔夫又已去。蓋郛人恐余止其家。故亟換之行。而又無騎換。騎夫不肯前。余強之暗行。西北半里有溪。自東而西橫堰其中。左右淵深。由堰上北度。馬蹄得險甚。又西轉過一郛。半里。由郛西而北向。逾嶺。始與

雙擔同行暗中呼聲相屬。不辨其爲石爲影也。共二上二下。遂行田塍間。共五里。過一寨。排門入。居人頗盛。半里。復排一門出。又行田塍中。一里半。叩門入。舊司門以內茅舍俱閉。莫爲啟。久之。守一敗戶者。無茅無飯而臥。上下二司者。卽豐寧司也。潁南界者。分爲下司。與南丹接壤。二司皆楊姓兄弟也。而不相睦。今上司爲楊袖。強而有制。道路開治。盜賊屏息。下司爲楊國賢。地亂不能轄。民皆擄掠。三里之內。靡非賊窟。其東有七榜之地。地寬而濕。鷺鷥尤甚。其叔楊雲道。聚衆其中。爲亂首。人莫敢入。舊司者。下司昔日司治也。爲上司所破。國賢移居寨上。寨在南山麓。與舊司南北相對。中隔一塢。然亦無奇險也。

二十八日。平明起。雨霏霏下。余令隨夫以鹽易米而炊。余以刺索夫於南寨。國賢避不出。托言與上司不合。不敢發。夫止許謔送者。兩三人。送出境。余飯而待之。送者亦不至。乃雇夫分肩行李。從舊司北向逾嶺。行共三里餘。下至餓鬼橋。有小水自東北注西南。小石梁跨其上。禦人者每橫行於此。又北二里。逾嶺。已爲上司界。下嶺二里有邨。在西塢。而路東有楓木樹對之。又東北逾嶺二里。有邨在東塢。其前環山爲壑。中窪爲田。邨倚東峯。有石崖當邨後。路循西嶺。與邨隔壟相向。始敢對之。息肩。又西北逾嶺二里。轉而西向行。於是峽大開。南北相向。南山下。邨居甚稠。北山則大路倚之。西行五里。路復西北逾嶺。蓋此地大山在東北。路俱緣其西南上。雖有升降。然俱上多下少。遂迤以升者也。又西北二里。逾嶺。路北有峯。迴亘層疊。儼若天盤。龍鬚崖。半有洞。門西向。數十家倚之。路乃北轉。又一里。越其西岡。北向。西岡者。大山分支。西突爲盤髻峯。其下橫岡西度者也。西岡之北。山又東西排闔。北望西界山。一圓石高插峯頭。巖然倚天之柱。其北石崖迴杳。卽上司治所托也。東界土山。卽路所循而行者。共北五里。路與西界巖柱對。又北

二里忽山雨大至。擔夫停擔，各牽笠蔽雨。余持傘亦蔽一挑。忽有四人持鏢負弩，懸劍囊矢，自後奔突而至。兩人趨余傘下，一人趨顧僕傘下，一人趨擔夫笠下。皆勇壯兇獷，似避雨，又似夾持。余甚恐，問余何往。余對以都勻問余。求煙，余對以不用。久之雨不止，而勢少殺。余曰：可行矣。其人亦曰：可去矣。余以爲將同往而前者，乃余行而彼復止。余益知其必非良人。然入其吻而不下咽，其心猶良也。更北半里，轉而西，又十里餘，有營當兩界夾中阜上。壁壘新整，由其下又西一里，入上司南門，有土垣環遠，門內卽宿鋪。江西人自下司至此，居舍中各半土半棚。時雨過街溼，余乘溼履，遂由街北轉而西，有巨塘匯其內，西築堤爲堰，整爲馳道甚整。又北半里，直抵團山東麓，北向入一門，有石罅一縷在東麓下，當其盡處，鑿孔如孟，深尺許，可貯水一斗。團上下人俱以盞候而酌之，謂其水甘冽迥異他水。余酌而嘗之，果不虛也。由此循團麓轉入北峽，峽中居人甚多，皆頭目之爲心膂寄者。又編竹架圍於峽中，分行貯粟焉。由北峽西向行，已入團後，有脊自西北連屬於團，乃團之結蒂處也。脊東峽中有洞，倚團麓，其門北向，甚隘而深，有二人將上團。余問此洞深否，云其洞不深，上至團半，有大洞頗深，而有水，須以炬入。由下仰眺，團上居舍壘壘，惟司官所居三四層，皆以瓦覆，以壘飾，圍險而居，整反出南丹上也。余乃隨其人拾級上團，其級甚峻，而整整開整，竭蹶而上，共半里，折而東，有樓三楹，跨路間，乃團半之隘關也。洞在中楹之後，前爲樓所蔽，不可見。有男婦各一炊中楹下，二人指余入，遂登團去。余案炬於炊者，則楹後卽豬欄馬棧，踐之下洞。洞門北向，窪窪而下，下皆汚土，上多滴瀝，不堪駐足。乃復出而下，先是令一夫隨行，至脊下不敢登，余乃獨上。然團上之形可以外瞭而見，惟此洞爲襍掩，非身至不知也。仍由舊路里餘，返宿舍，則已薄暮矣。炊飯亦熟，遂

殪而臥。上司上官楊棟，由長官而加副總，以水西之役也。其地小而與南丹爲仇，互相襲殺。故兩土官各退居園上，南丹州治在園下而居於上，上司則司治俱在上，而環園而居者皆其頭目也。南丹第三弟走荔波，爲莫倭所執，第四弟走上司，至今爲外難，日惴惴焉。其園圓而大，四面絕壁，惟西北有脊通級而上，路必環旋於下峽，故爲天險。峽中水西南下，合塘中及外峽，南北諸流俱透西南腋中墜去。二十九日由上司出南門，仍渡門東小水，溯之東北行一里，躡土山而上，四里，逾土山西度之脊，其西石峯突兀，至此北盡，逾脊西北行一里半，嶺頭石脊復夾成隘門，兩旁石骨嶙峋，由隘西出，轉而東北，下半里下抵塢中，又北一里，復越土山西下脊，是爲上司獨山州界，於是下嶺循東山行，又二里，有邨在西山塢中，爲直查邨，其處東西兩界皆土山，中開大塢，有水自北來，界於塢中，遠直查之東，乃西向破峽去，循東界山湖水北向行，又三里，水分二支來，一自西北，一自東北，如丫字會於中支山盡處，西北者較大，路溯東北行一里半，始渡之，於中支山東麓得繆子窰邨，乃土官蒙氏之族也。邨北溪中皆碎石，時瀾時溢，又東渡之，東北上岡頭，其里許有土環遺址，名曰關上，而無居舍，又東北一里，水盡塢窮，於是躡嶺，其嶺甚峻，三里北，逾其脊，隘中底石如鋪，兩旁有屹立峯，是名雞公關，其脈自獨山州西北，繞州治東南過此，又東南度六寨之東，而下蠻王峯者也。脊西南水下直查而入都泥，脊東北水由合江州下荔波而入龍江，從脊東北眺，則崇山蜿蜒，列屏於前，與此山遙對，成兩界，中夾大塢，自西北向東南焉。下山，卽轉北行一里，抵塢，轉東，卽有小水東南下，又東一里，逾陟岡阜，忽有溪自西北注東南，水於此復出爲龍江，上流矣。渡溪東上，於是升陟坡壠，東北行塢中，五里有數家之邨，在東北山下，從其前復轉入西峽，北一里過

一脊始北向下嶺。其下甚深。半里。抵其麓。始知前所行。俱在山上也。又北行塢中一里半。有大溪汪然。自西峽層山中出。東注而去。亦由合江州而下。荔波思恩者。歷石壑而渡其北。又緣西界支隴北行五里。爲羊角寨。乃蒙氏之營也。在西山麓。又北三里。有小水自西坡東注。涉之。又北二里。入獨山州之南隘門。其州無城。一土知州。一明知州。土官蒙姓所屬。皆土人。卽苗仲。明官多缺。以經歷署篆。所屬皆客戶。余所主者。江西南昌人黃南溪也。其人忠厚長者。家有樓可棲。蓋是州雖無城。而夾街樓房連屬。俱用瓦蓋。無復茅欄牛圈之陋矣。獨山土官昔爲蒙詔。四年前觀燈。爲其子所弑。母趨救。亦弑之。乃托言殺一頭目。誤傷其父。竟無問者。今現爲土官。可恨也。

三十日。平明飯。出獨山州北隘門。西北向循西界山行。六里。有小水亦自西坡東注。涉之。又北二里。北塢漸窮。山脊自東界西度南轉。乃路轉東北。澗中小水北流。渡澗。循東界山腋間東北上。又二里。有水溢路旁石穴間。甚冽。其側有蒙氏修路碑。從此攀石磴東北上。嶺雨大至。一里半。北登嶺隘。是嶺由東南度西北。乃祖山。從其東北。分裂衆枝。其直東而去者。爲黎平平崖之脊。東南分枝而下者。爲荔波羅城之派。西北分枝而下者。度此稍北。卽西轉南走。而環於獨山之西。度雞公嶺。而南爲蠻王多靈之派。獨山州南二十里。有山尖起。立於衆山之中。是名獨山州之所以得名也。又東北行山峽間。乃下。其二里。有澗自東谷走深崖中。兩崖石壁甚逼。澗嵌其間甚深。架石梁其上。爲深河橋。過橋復躋崖而上。登嶺而北。有小水自東北瀉石崖而下。涉之。復升嶺。共一里。遂由峽中北行。又二里。乃下東北行壑中。有邨在東山下。由其前少轉西北。共二里。有溪自東北來。渡之。溯其西岸。東北逾嶺二里。一水自東北來。一水自西北來。東北者

較大。於是涉西北水。緣中支山而上。東北三里而登。其岡。飯於岡上。乃稍下。又北逾嶺而下。夾塢中。共三里。又有溪自南峽北向下。墜深潭。中潭小而高。此西北小溪之源也。又北逾嶺下一里半。下度深壑中。有澗自西南峽中來。至此東向西轉。此東北小溪之源也。涉之。西南登嶺半里而上。循嶺半西南行二里。過兔場。西出嘉坑。關隨小水西下。由夾中行五里。兩夾山多石崖。突兀。路側有泉湧穴出。又西二里。水墜南峽去。路逾北坳。上有寨在東岡之巔。由其西北度脊。南北俱有窪中墜。環塍爲田。直抵其底。水皆自底西向透石穴者也。又西逾嶺一里。出隘口。其上石骨稜峭。皆作噓雲裂萼之勢。又西北下峽中一里。轉而西半里。西出峽。是爲獨山州與胡家司分界。胡家司。卽都勻長官司。於是山開南北。洋中有大溪自北而南。是爲橫梁。循溪東轉南半里。抵南崖。崖下有賣粉爲餉者。以鹽少許。易而澆之。隨溪南岸西行。道路關蹙。不復以蜀道爲苦。溪北有崇廟在高樹間。人家田隴。屢屢從斷岸而出。共六里。過塢裏。邨又西一里。其水南曲。乃西渡之。從溪西岸南行半里。爲瑯母邨。由邨前西轉。塢復東西開。而其邨重綴岡阜。瓦舍高聳。想亦胡家司之族目也。西二里。其水北曲。復西渡之。又西北一里。其水西曲。又北渡之。從北岸懸崖西行一里半。有水自西來。會乃麥冲河也。卽朔河西行二里。入麥冲堡南隘門。而宿。是晚雷雨大作。徹夜不止。四月初一日。平明起。雨漸止。飯間。聞其西有桃源洞。相去五里。須秉炬深入。中多幡蓋繆絡之物。覺主人導之不得。曰。第往關上。可西往也。遂北向出隘門。溯溪東岸行。忽石壁湧起。岸東勢極危。削溪激之。南路溯之北。咫尺間。上倚穹崖。下循迅派。神骨俱竦。三里。轉入東塢。其北有小峯立路隅。當麥冲河南下之衝。有巖北向。曰觀音洞。又北半里。曰麥冲關。問所謂桃源洞者。正在其直西大峯之半。相望不出四里外。關

之東。有真武閣。南向正與觀音洞門對。乃停行李於閣中。覓火炬於僧。將往探之。途遇一老者。曰：此洞相去不遠。但溪水方漲。湍急不可渡。雖有導者。不能爲力。而况漫試乎。余乃廢然而返。取行李西南越而下。抵河東岸。湖之北。共一里。有溪自西北山腋來。路從東北山腋上。遂與麥冲河別。當坡路潦跡間。有泉汎汎。從下溢起。孔大如指。以指探之。皆沙土。隨指而涸。指去而復溢。成孔。乃氣機所動。而水隨之。非有定穴也。一里。轉上後峽。遂向東入。又一里。峽更東去。路復從北峽上。其處石峯嶙峋。度脊甚隘。越隘北下。塢中被壘盈塢。小麥青青。蕎麥熟。粉花翠浪。從此遂不作粵西蕪態。粵西獨不蕪。麥脊東西亂水交流。猶俱下麥冲者。又東一里。轉而北。有塢南北開洋。其底甚平。犁而爲田。此處已用牛耕。不若六寨以南之用鑿橋矣。波耕水漉。盈盈其間。水皆從崖坡瀉下。而不見有滄澹之跡。二里。有邨頗盛。倚西峯下。曰普林堡。又北一里。逾嶺而上。石峯復度。峽而下。轉而東。平行石嶺間。一里。東下。盤窩中有小石峯。圓如阜。盤托而出。路從之。經窩東入峽。一里。復北向升嶺。一里。遂逾土脊之上。此脊當爲老龍之幹。西自大小平伐來。東過谷蒙包陽之間。又東過此。東南抵獨山州北。又東爲犁平平崖之脊。而東抵興安。南轉分水龍王廟者也。越脊北下。峽壁甚隘。一里。下行峽中。有水透西南峽來入。北隨峽去。渡之。傍澗西涯行。有岐路。溯水西南。峽則包陽道。通平浪平洲六洞者也。隨水東北行。峽中又三里。轉而東。其峽漸開。有邨在南山間。曰下石堡。又北二里。過一巨石橋。澗從橋下西北墜。深峽中而去。路別之東北。逾嶺升降二重。又二里。越嶺下。則東南山塢大開。大溪自西北破峽出。湯湯東去。是曰大馬尾河。以暴漲難渡。由溪南循山崖東行。溪流直搗崖足。一里。東抵堡前。觀諸渡者。水湧平胸。不勝望洋之恐。坐久之。乃解衣泗水而渡。從北岸東向行。水從

東南峽去別之。乃東北逾嶺而下。共三里。東渡小馬尾河。復東北升嶺。一里半。越嶺脊東下。一里半。出山峽。山乃大開。成南北塢。東西兩界。列山環之。大河湯湯流其間。自北而南。溯溪西岸。循西界山北行一里。路旁即有水自西峽東入溪。涉之。又北二里有石梁。跨一西來溪上。度之。從梁端循峽西入。是爲胡家司。卽郡勻長官司也。以名同本郡。故別以姓稱。又北一里有邨在西山崖上。曰黃家司。乃其副也。又北行田厓間五里。度西橋。又北半里入小西門。是爲郡勻郡城宿逆旅。主人家爲沈姓。亦江西人。初二日晨起。作書投郡勻司尊張。勉行。四川人。乃散步東入郡堂堂。乃西向蟒山者。又東上東山麓。謁聖廟。見有讀書廡。東者。問南臯鄒總憲。成都時遺跡。曰有書院在東門內。問郡志。其友歸取以示。甚略而不詳。卽大小馬尾之水。不書其發源。并不書其所注。其他可知。載郡八景。俱八寸三分帽子。非此地確然特出之奇也。此地西門大溪上有新架石梁。壘石爲九門。甚整。橫跨洪流。乃不取此何耶。郡勻郡城東倚東山。西瞰大溪。有高岡自東山西盤而下。臨溪壑。溪自北來。西轉而環其東。城圓巨岡上。南北各一門。西有大小二門。東門偏於山之南。城後環東山之巔。其上有樓。可以舒眺。郡西對蟒山。爲一郡最高之案。郡治文廟俱向之。其南峯旁聳有梵宇在其上。須拾級五里而上。以飯後雨作不及登。謂之蟒者。以峯頭有石脊。蜿蜒如巨蛇。今志改爲龍山。九龍洞在城東十里。按一統志。有郡勻洞。在郡勻長官司東十里。前門北向。後門南向。當卽此洞。今志稱爲仙人洞。二下注云。一在城東。一在城西。殊覺憤憤。水府廟在城北。夢遇山。大溪南下橫其前。一小溪西自蟒山北直東來注。下有白衣閣。倚崖懸危壁上。凭臨不測。上有梵音洞。西向爲門。洞無他致。止云其中有石佛自土中出者爲異耳。

初三日。下午。自都勻起身。二十里。文德宿。

初四日。三十里。麻哈州。又十里。乾溪宿。

初五日。十里。麻哈大堡。又十里。乾壩哨。又十五里。平越衛。

初六日。歇平越。

初七日。宿店。

初八日。雇貴州夫行。至崖頭宿。

初九日。新添飯。至楊寶宿。

初十日。龍里歇。

十一日。二十里。至鼓角。三十里。至貴州。

十二日。止貴州。遊古佛洞。

十三日。止貴州。寓吳慎所家。

十四日。晨飯於吳。遂出司南門。度西溪橋。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來。東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橋。此橋謂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橋下水湧流。兩崖石間衝突甚急。南來大溪所不及也。度橋。湖南來大溪。又西南三里。有一山南橫。如列屏於前。大溪由其東腋北出。路從其西腋南進。又南行。峽間二里。歷東山之嘴。曰晒堰塘。其西南有雙峯駢起。其東即屏列山之側也。又三里。過雙駢東麓。而出其南。漸聞溪聲。遙沸東望。屏列之山。南迸成峽。溪形復自南來。搗峽去。即出其東北腋之上流矣。第路

循西界山椒，溪沿東界峯麓，溯行而猶未覲面耳。又南二里，始見東溪汪然，有邨在東峯之下，曰水邊寨。又南三里，曰大水溝，有一二家在路側，前有樹可憩焉。又南漸升土阜，遂東與大溪隔，已從嶺上平行五里，北望雙驕，又三分成筆架形矣。南行土山峽中，又一里，出峽稍折而東，則大溪自西南峽中來，至此東轉，抵東峯下，乃折而北去，有九鞏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爲華狔狔橋，乃飯於橋南鋪肆中，遂南向循東峯之西而行，皆從土坂升陟，路坦而寬九里，見路出中岡，路東水既東，北墜峽下，路西水復西北注坑去，心異之，稍下岡頭，則路東密箐迴環，有一家當其中，其門西臨大道，有三四人憩石畔，因倚杖同憩，則此岡已爲南北分水之脊矣。蓋東西兩界俱層峯排闥，而此岡中橫，其間爲過脈，不峻而坦，其南卽水南下矣。是云獨木嶺，或曰頭目嶺，昔金筑司在四界尖峯下，而此爲頭目所守處，從嶺南下，依東界石山行五里，復升土嶺，漸轉東南，嶺頭有一窪中墜，從其東又南向而上，其二里，乃下一里，則有溪自西北峽中出，至此東轉，石梁跨之，是爲青崖橋，水從橋下東抵東界山，乃東南注壑去，經定番州而南下泗城界，入都泥江者也。於是又出嶺南矣。度橋而南半里，入青崖城之北門，其城新建，舊紆而東，今折其東隅，而西就尖峯之上，城中頗有瓦樓閣，是日晴霽，竟日夜月復皎。青崖屯屬貴州前衛，而地則廣順州所轄。北去省五十里，南去定番州三十五里，東北去龍里六十里，西南去廣順州五十里，有溪自西北老龍脊發源，環城北，東流南轉，是貴省南部要害，今添設總兵駐扎其內。

十五日，昧爽，出青崖南門，由岐西向入山峽，南遵大路，爲定番州道，五里，折而南，又西南歷坡阜，共五里，有邨在路北山下，曰翁樓，大樹叢密，小水南流，從其西入山峽，兩山密樹深箐，與貴陽四面童山迥異，自

入費。山皆童然無木，而費陽尤甚。西北入峽三里，遂西上陟嶺一里，逾嶺西下，半里有泉出路旁土中，其冷徹骨。南下瀉壑去，又西下半里，有澗自北峽來，橫木橋於上，其水南流去。路西度之，復北上嶺一里，逾脊西，有泉淙淙，隨現隨伏。西北行兩山夾中，夾底平窪，犁而爲田，而中不見水。又西北半里，抵西脊，脊東復有泉淙淙，亦隨現隨隱。蓋此中南北兩界俱穹峯，而東西各巨橫脊，脊中水皆中墜，不見窪底。故窪底反燥而不漉，越西脊而下西北二里，路北有懸泉一縷，自山脊界石而下，路南忽有泉聲淙淙成澗，想透穴而出者。半里轉而西行，又半里得一邨在北山下，曰馬鈴寨。路由寨前西向行，忽見路南澗已成大溪，隨之西半里，又有大溪自西峽來，二溪相遇，遂合而東南注壑去。此水經定番州，與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於是溯西來大溪之北岸，又西向行二里，爲水車壩。壩北有土司盧姓者，倚廬北峯下，壩南有場在阜間，川人結茅場側，爲居停焉。壩乃自然石灘橫截，澗水飛突其上，而上流又有巨木橋架溪南北，其溪乃西自廣順來，廣順卽金統安撫司，乃萬歷二十五年，改爲州，添設流官，由溪北岸溯流入，爲廣順州道。由溪南岸逾嶺上，爲白雲山道。隨溪東南下，爲定番州道，乃飯於川人旅肆，送火錢，辭不受。逾西南一里，逾嶺，又行嶺夾中一里半，乃循山南轉。半里，又東轉入峽，半里，峽窮，乃東南攀陞上，其陰羅木蒙密，石骨遍仄，半里，逾其上，又東南下，截壑而過，半里，復東南上，其嶺巖石密叢，更甚焉。半里，又逾嶺南下，隨塢南行一里，是爲八壘。其中東西皆山，南北成壑，亦有深坎，墜成智井，而南北皆高，水不旁泄者也。直抵壑南，則有峯橫截壑口，西駢隘如闕，東聯脊成嶺，乃東向陟嶺上一里，逾其脊，是爲永豐莊。北嶺卽白雲山，西南度脊也。乃南向下山，又成東西塢，有邨在南山下，與北嶺對，是爲永豐莊。從塢中東向行二里，得

石磴北崖上。遂北向而登。半里轉而西。半里又折而北。皆密樹深叢。石級迤邐。有巨杉二株。夾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爲火傷其頂。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爲白雲寺。則建文君所開山也。前後架閣兩重。有泉一坎。在後閣前。楹下是爲跪勺。泉下北通閣下石竅。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龍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龍潭。時有雙金鯉出沒云。由閣西再北。上半里爲流米洞。洞懸山頂。危崖間。其門南向。深僅丈餘。後有石甕。可旁爲榻。其右有小穴。爲米所從出。流以供帝者。而今無矣。左有峽高。迤而上。透明窗。中架橫板。猶云建文帝所遺者。皆神其跡者所託也。洞前凭臨諸峯。翠浪千層。環擁迴伏。遠近皆出。足下洞左。構閣祀建文帝遺像。閣名潛龍。勝蹟像昔在佛閣。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運所建。前瞰遙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門。其後卽山之絕頂。逾而北。開坪甚廣。皆層篁鬱木。蔽蔽日月。列徑分區。結靜廬數處。而南京井當其中。石脊平伏。嶺頭中裂一隙。南北橫不及三尺。東西闊約五尺。深尺許。南北通竅。不可測。停水其間。清冽異常。而不減不溢。靜室僧置瓢勺之。余初至。見有巨魚戲水面。見人掉入竅去。波湧紋激。半响乃定。穴小魚大水。停峯頂亦一異也。以其側有南京僧結廬住靜。故以南京名。今易老僧。乃北京者。而泉名猶仍其舊也。是日下午。抵白雲菴。主僧自然供餐後。卽導余登潛龍閣。懸流米洞。命閣中僧導余北。逾脊觀南京井。北京老僧迎客坐。廬前藝地種蔬。有蓬蒿菜。黃花滿畦。鶯粟花殷紅。紅葉簇。朶甚巨而密。豐豔不減丹藥也。四望喬木環翳。如在深壑。不知爲衆山之頂。幽曠交擅。亦山中一勝絕處也。對談久之。薄暮乃返。自然已候於菴西。復具滄暖茗。移坐菴後石壁下。是日自晨至暮。清明映徹。無片翳之滓。至晚陰雲四合。不能於羣玉峯頭。逢瑤池夜月爲之悵然。

十六日夜聞風雨聲。抵曉則夙雨霏霏。余爲之遲起。飯後坐小窗待霽。欲往探龍潭。零雨不休。再飯乃行。仍從潛龍閣北逾嶺。至南京井。從歧東北入深箐中。聳木重崖。上下窈渺。穿崕透碧。非復人世。共五里。則西崖自峯頂下嵌。深墜成峽。中窪停水。淵然深碧。陷石脚而入。不縮不盈。真萬古潛淵。千峯閎壑也。其峽南北約五丈。東西約丈五。東崖低陷。空下者約三丈。西崖聳陷。空下者十數丈。水中深不可測。而南透穴彌深。蓋穿山透腹。一峯中涵。直西南透爲南京井。東南透爲跪勺泉者也。崖上喬幹密枝。漫空籠翠。又東北攀崖。東南度壑。皆窈渺之極。壑東有遺茅一龕。度木橋而入。爲兩年前匡廬僧住靜處。今茅空人去。將度木披之。而山雨大作。循舊徑返。深藪間。落翠紛紛。衣履沾透。再過南京井。入北僧龕。僧鑰扉。往白雲。惟雨中鶯粟脈脈對人。空山嬌豔。宛然桃花洞口逢也。還逾潛龍閣。自然已來候閣旁。遂下菴。淪茗炙衣。晚餐後。雨少霽。復令徒導。由菴東登嶺角。循之而北。一里出其東隅。近山皆伏。其下遙山。則青崖以來。自龍里南下之支也。稍北下深木中。度石隙而上。得一靜室。其室三楹。東向。寥廓。室前就石爲臺。綴以野花。室中編竹。繚戶。明潔可愛。其處高懸。萬木之上下。瞰箐篁叢。疊如非畦。杳杳隔以懸崖。間以坑塹。可望而不可陟。故取道必迂。從白雲。蓋與潛龍閣後。北坪諸靜室。取道皆然。更無他登之捷徑也。此室曠而不雜。幽而不闕。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絕人寰。洵棲真之勝處也。靜主號啓本。滇人。與一徒同棲。而北坪則獨一老僧也。白雲之後。共十靜廬。因安氏亂。各出山去。惟此兩廬有棲者。十二廬旁。各有坎泉。供勺。因知此山之頂。皆中空。醞水停而不流。又一奇也。晚返白雲。暮雨復至。自然供茗爐旁。篝燈夜話。半晌乃臥。十七日晨起。已霽。而寒悄頗甚。先是重夾。猶寒。余以爲陰風所致。有日當解。至是則日色皎然。而寒氣如

故始知此中夏不廢鱸。良有以耳。白雲山初名螺擁山。以建文君望白雲而登。爲開山之祖。遂以白雲名之。一統志有螺擁之名。謂山形如螺擁。而不載建文遺跡。時猶諱言之也。土人訛其名爲羅勇。今山下有羅勇寨。土人居羅勇。而不知其爲螺擁。土人知白雲。而不知卽螺擁山。僻地無徵。滄桑轉盼如此。白雲山西爲永豐莊北嶺。卽余來北上登級處也。東則自滇僧靜室而下。卽東階頽然。下對青崖。皆爲絕壑。前則與南山夾而成塢。卽余來北上登級處也。後則從山頂窮極窈渺。北抵龍潭。下爲後塢。卽余來時所經嶺南之八壘者也。此其近址也。其遠者東抵青崖四十五里。西抵廣順三十里。東南由蒼貴抵定番州三十里。北抵水車壩十五里。白雲山中有元色白色諸猿。每六六成行。輪朝寺下。據僧言如此。余早晚止聞其聲。又有菌甚美。大者出龍潭後。深箐仆木間。玉簪花。腴盤朶徑尺。卽天花菜也。又有小者。名八指柴。土人呼爲茅棗。雲雨甚多。自青崖而西。有司如之流。其西又有馬鈴寨東溪。其西又有水車壩西溪。皆南流合於定番。而皆自石洞湧出。至白雲南。又有蒼貴鑼鼓洞水。及撒崖水。皆爲白雲山腹下流。皆東合於定番州。其南又有水埠龍。在白雲南三十里。有仙人洞。其北五里。又有金銀洞。白牛崖。其上流亦自洞湧出。而南注於都泥江。則此間水無非洞出者矣。東望山脊蜿蜒。自龍里西南分支南下。迴繞如屏。直抵泗城界。此卽障都泥而南趨者。其山迴環而東。中圍丹平。平州諸司。卽麥冲橫梁諸水。南透六洞而下。都泥。以此支環之也。老龍之脊。自廣順北。東度上寨嶺。東過頭目嶺。又東北過龍里之南。又東過貴定縣西南。又東過新添衛之抄木寨。乃東南轉環蟒山之南。東過爲普林北嶺。又東南抵獨山州北。乃東趨黎平南境。而東度沙泥北嶺。以抵興安分界。貴州東三里爲油鑿關。其水西流。西十里爲聖泉北嶺。其水

東流北十五里爲老鴉關。其水南流爲山宅溪。南三十里爲華犴狔橋。其水北流。四面之水。南最大。而西次之。北穿城中。又次之。東爲最微。俱合於城南薛家洞。東經襄陽橋。東北抵望風臺。從其東。又稍北入老黃山東峽。乃東搗重峽而去。當與水橋諸水同下烏江者也。

十八日辭自然師下山。一里半抵山麓。西一里半。有數家在南麓。爲永豐莊。皆白雲寺中佃戶也。由其前西向尖峯峽中去。是爲廣順州道。由其前西去南轉。是爲定番州道。由其前北向逾嶺。是爲土地關道。先是自然爲余策所從。曰由廣順安順西出善定。其道近。而兩順之間。廣順知州柏兆瀾。欲歸臨清。安順土知州近爲總府禁獄中。苗蠻伏莽可慮。不若西北由東基出平壩。抵普安。多行四十里。而地僻苗馴。可免意外。余思由兩順亦須三日行。走平壩。路迂而行多。亦三日可達普安。遂不西行而北逾嶺。其嶺卽白雲山之西垂也。共一里。越其北。有塢東北向東南界。卽白雲後龍潭之後西北界。卽南嶺所環。轉北而東。屬於龍潭東峯之下者。其中平塢一壑。南北長二里。水亦中窪下墜。兩旁多犂爲田。是名八壘。北竟塢中。乃北逾石嶺。共半里下。北度獨木橋。有塢自東北向西南。是爲乾溝橫渡之。北上半里。是爲土地關。下關半里。鑿石坎。停細流一盂。曰一碗水。行者以口就而啜之。又西向一里半出峽。由其北循山東北轉。爲水車壩道。由其西截塢直行一里半。有邨在北山下。是爲谷精。從邨西轉。又截塢而下一里。轉入山峽。有溪自西南而北。卽從北峽轉而東去。是水車壩之上流也。其流自廣順州東北老龍南谷來者。渡之。又西越山坡。旋下。沂西來小流入。其流東注南來大溪。卽同之直向東去。路溯溪南山峽。逼仄。時攀石上下。二里餘。乃西渡此水。從其北西向。又半里。其北削崖高穹。有洞上綴。其門南向。遂從其下西逾均。均間石骨稜厲。

逼屬南山。迴視前溪在其下。不知從何而出。當亦透穴之流也。先是自然謂余。此間如馬鈴堡諸水。多從山穴出。卽水車壩水。亦流自穴中者。不知卽指此水。抑謂南來大溪也。逾坳西稍下。約一里。有路交爲十字。其南北皆從山嶺上下。有石磴透迤。乃廣順達貴省道也。其東西卽逾坳而西下峽中者。從陝西下半里。又聞水聲潺潺。有水深自坑底東注坳下。信乎卽坳東透穴之水矣。溯之。山塢復開。有邨在西山下。是爲東基下寨。從其前轉而東北。則下寨山之北突也。循之一里。又西北轉。則西界山純削爲石。而東界則土脊迤邐。又北二里。有邨當北岡之上。是爲東基上寨。寨中懸小支盡處。皆瓦房鱗次。非他苗寨所及。由寨西北向半里。有泉飛流注腋間。由寨東而出。寨當其中。小支左右。皆崇岡峻峽。寨後復環一塢。良疇層倚焉。皆此泉之所潤而透於東岡之下者也。蜿蜒上躋者一里。從嶺上復北逾頂者半里。下至塢中。望北峯夾立甚高。其下有塢自西北來者。卽上寨後注腋之水。從水車壩而南去者也。其下有塢向東北墜者。卽塢中東分之水。從華狃狍橋而北出者也。其塢甚平。中犂爲田。從田墜北上。又東北升嶺。半里逾峯頭而飯。於是北望遙山。開伏數里外。石峯屏列。俱不能與此山並峻矣。北下甚坦。半里路分兩岐。一從東北行者。從黃泥堡天生橋而達者。一從西北行者。爲野鴨塘出平壩道。遂從西北下山。一里抵山下。沿坡陀西行。漸有小水。俱從東北去二里。復溯水入峽。一里復陟嶺而上。又二里。遂西過野鴨塘。有堡數十家。在南山下。其前有塘潴水。直逼北山。然東西皆高。不知從何而洩。卽所謂野鴨塘是也。遂堡前西南行。半里。望西北山崖間。有洞高穹。其前隴復有洞伏於下。乃呼擔夫少停行李路隅。余獨從西嶺橫陟之。半里。遂陟下洞之上。隴不甚高。然四面皆懸削不可下。復稍西下山麓。東向行。遂得下洞洞門。南向門中稍窪。其

左透崖東出，另闢一門，門東北向，其後旋墜下陷，四面寬圓，雖窪而不闌，既上，遂透東門而出，稍下，從峽中西陟上洞，洞門東向，前有壘石爲垣，後亦中窪而下，然不甚深，其上懸崖雖高中，扇之玲瓏，乳柱之夭矯，反不若下洞也。既出，復從峽中下，轉前隴之嘴而西，又經下洞前，則前麓皆水草沮洳，東與野塘相連，而此卽其上流也。忽聞水聲潺潺，自下洞前石根透出，歷沮洳之塢，而東瀦於野塘者也。又從西嶺下半里，仍抵路隅，呼擔與顧奴，遂西緣山坳行，西望三峯攢列，外又有峯，遠之心以爲異，又西四里有寨，在南山下，又繞其前，循之左，轉西南半里，又逾一坳，於是西行峽中，其峽南北兩界，排闥而前，北卽所望三峯攢列者，但在其內，下望反不可見，南則有崖高削，上有一石倒垂，石色獨白，而狀如羊，是爲羊弔崖，遼坳至此又一里矣。其北崖中斷，忽露頂上之峰，盤穹矗豎，是爲唐帽山，蓋卽前望三峰，至是又轉形變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天生橋在金筑司北三十里，今天生橋在唐帽東北三十里，是天生橋去省反近，而唐帽反遠，不知當時何以分界也。自然言建文君先駐唐帽，後駐白雲，志言其處可以避兵，亦幽闕之區矣。又西一里餘，有峽南向下，是爲豬槽堡，路直西逾小脊而下，三里則塢開南北，路交十字於中，乃橫截之，渡一小水，半里有堡在西山上，曰柳家堡，又北半里，又有堡在北隴上，於是循其右，復西上嶺，一里，將及嶺坳，有泉淙淙，自土穴出，其色乳白，渾而不滯，逾嶺下，其二里，復塢開南北，仍橫截之，有澗在塢中，其水甚小，滯而不流，似亦北去者，又西一里，復上嶺，其嶺南北石峯駢夾，中通一坳，甚逼，一里，越坳而西，見西壑中，堰水滿坡，始以爲東出，而實不流之波也，循之，又西一里，則大塢橫然西去，破堰橫障，而北，又北循之，有邨在北山之嘴，曰狗場堡，乃湯吏部之佃苗也，邨西平疇一塢，爲膏腴之壤，欲投之宿邨。

人弗納。曰：西去二里有邨，亦湯氏佃丁，其中可宿。乃復西循平疇北隴行，一里餘，有石峯界平塢中，削骨擎空，亦獨秀之峭而險者。透北峽而西，又半里，復得一邨，入叩之，其人閉戶遁去。又西得一堡，強入其中，茅茨陋甚，而臥處與豬畜同穢。蓋此地皆苗熟者，雖爲佃丁，而習甚鄙，令人反憶土蠻竹欄，爲上乘耳。十九日，味爽，促苗起作飯，忽攬人亦呼之，余心以爲異，謂從來懶不肯起，今何以人呼亦呼也。蓋此人名王貴，爲靖州太陽坪人，先自三里抵蓋澗，彼同數人自後尾至，告曰：余儕欲往慶遠，苦此路不通，迂路又太遠，聞參府以兵送行，故特來附帶，余憐而納之。途中卽以供應其給之，及抵慶遠，彼已去。及遊南山，復遇之，遂日來候余，願隨往滇中。余思自慶抵南丹，有夫可送，至貴州界，恐無負擔，欲納其一人，因與之約曰：余此地尙無所用汝，然旣隨余，亦每日予工價一分。若遇負擔處，每日與工價三分半。彼欲以二人從，後聞其儕在南山洞中，以絮塞牧牛童子口，余心疑之，而王貴來言，誘童子非伊，乃同行者，彼已另居於慶，已請獨從。後至麻哈，遂漸傲慢，以機傷余足，及抵貴州，見余欲另覓夫，復作悔過狀，甚堪憐。余復用之，至是早起，忽不見，覩余所藏路費，亦竟竊之去矣。自余行蠻洞中，以數金藏鹽筒中，不意日久，爲彼所窺，乃不失於蠻煙虺毒之區，而失之，就坦遠途之日，徒有悵悵而已。旣明，擔夫竊賞已去，無可奈何，求苗子送出平壩，不及三十里，索價甚貴，已而竟遁去，不肯出。蓋苗習素不送客，予求之他苗，其人曰：彼好意宿汝，奈何以擔累之，須自負去。二三里抵九家堡，卽有送者，逼求之，其語皆然。余無可奈何，飯而束擔，與顯僕共擡而前行，由狗場西苗堡，截塢堰南過一里，逾嶺西下，又過一苗堡，益轉而南，又逾一嶺，半里，乃由嶺頭從歧路北向入塢，路小山窳一里，乃西向下半里，有溪汪然自南而北，始爲脊北第一流，乃北合

洛陽橋下水。東經威清而下。烏江者。溪上舊有石橋。已圯。其東半涉水而渡。其西半是爲九家堡。乃苗之熟者也。至是已近午矣。始雇得一夫。擔而行。復西北上隴。六里有邨。在西山下。曰二家堡。從其東盤山嘴而北。北界山遠闊曠然。直東遙見高峯在四十里外者。卽志所云馬鞍山。威清之山也。路復循南山之北。西向入峽。二里出峽。有邨在南山下。曰江清。其處山塢大開。平疇中拓。東有石峯離立。卽與南山夾而爲所從之峽者也。由邨東北向抵二石峯。下其峯兀突。南面削崖迴裂。而無深洞。西面有洞。在峯半。其門西向。亟令苗子停擔峯下。余先探其南面。無巖可入。惟西南峯下。細流汨汨。向麓下竅中出。遂從其上躋入洞。洞頂甚平。間有乳柱下垂。若帷帶飄搖。其內分爲三層。外層卽洞門之前。曠若堂皇。中有圓石如堆旋而成者。四五丈之內。卽陷空而下。其下亦平整。圓拓深約丈五。而大倍之。從其上下瞰。亦頗光明。蓋洞門之光。旣從上倒下。而其底北裂成隙。亦透明於外。似可揆入而未及也。是爲下層。下層之東。其上復深入成洞。與外層對。第爲下陷所隔。不能竟達。由外層南壁攀崖而上。東透入腋。列柱如門。頗覺幽暗。而玲瓏嵌空。詭態百出。披竅北下。遂達中層。則外層之光。仍中射而入。其內千柱續紛。萬竅靈幻。左入甚深。而窈窕莫窮。前臨下層。如在樓閣。亦貴筑中所僅見者。方攀陟不能去。而苗夫在下。呼促不已。乃出洞而下。從洞前北行。升陟陁隴。二里有大溪。自西而東。溯之西行。有橋十餘。鞏橫跨其上。是爲洛陽橋。乃新構而成者。橋下流甚大。自安順州北流至此。曲而東注威清。又北合陸廣。志所謂之澄河是矣。度橋北。又溯流而西。抵水之北來。東折處。遂從岐北向湖。小溪行。始由溪東。已涉堰。由溪西。已復西北逾岡。五里抵銅鼓山。其處山塢南開。北界石峯聳立。皆有洞。或高或下。隨峯而出。西界則遙山自北而南。蜿蜒如屏。連裂三洞。

其門皆東向。而南偏者最高敞。其前有數十家當其下。卽銅鼓寨也。是洞名銅鼓洞。按志。銅鼓山在威清西四十五里。以方隅道里計之。似卽此山。然其地去平壩僅五里。不平壩而威清何也。其洞高懸峻裂。內入不甚深。而前多突聳之石。環牖分門。反覺窈窕。其右重壁之上。圓穴一規。北向高穹。攀崖登之。其中上盤空頂下。墜深窅。土人架木鋪竹爲墊。儼然層閣。頂東另透明窗。窅內復有穴。自下層出入。土人置扉。穴前晚則驅牛馬數十頭藏其中。正巖之後。有裂竅西南入。滴瀝垂其內不絕。漸轉漸隘。而暗似向無入者。乃出時有一老者候余洞前。余欲并探北偏中洞。老者曰。北洞淺不足觀。有南洞在高崖上。且大路所由。可一登之。乃循洞麓西轉。不數十步。則峯南果有洞出崖端。其門南向。其下依崖而居者。猶環之爲廬。乃從廬後躋級上。洞門懸嵌。彌高前壘石爲垣。若雉堞形。內深五丈餘。而無懸突之石。擴然高朗。其後窪陷而下者一二丈。然俱面陽而燥。土人置廩盈其間。其左腋裂竅北下。漸下漸狹。而卑。土人曰。與東洞通。想卽垂瀝不絕處也。亦以黑暗不暇入。時顧僕與苗子擔前行已久。余恐其不之待。遂下山。循麓西上半里。逾坳。則顧僕與苗夫猶待於此。其坳當西界蜿蜒屏列之中。脊不甚高。而石骨稜稜。兩旁駢峙甚逼。過隘。西下塢中窪。其西復有坳環。屬蓋南北夾起危峯。而東西又兩脊如屬垣。窪中有小水。牧者浸牛滿其中。度窪半里。又逾脊西下約一里。有歧直下西塢者。通平壩南上之道。循嶺北越嶺角者。爲往平壩道。乃西北上嶺者一里。逾嶺角而北。又北下者一里。又逾嶺西北一里。與大道值。循大道稍北。遂西度田陸。共半里。逾小橋入平壩東門半里。轉而南。乃停擔肆中。是晚覓得安莊。夫市小。鮑佐酒。時方過午。坐肆樓作記。平壩在東西兩山夾間。而城倚西山麓。城不甚雄峻。而中街市人頗集。魚肉不乏。出西門數里有聖泉。

亦時涸時溢以迂道不及往。

二十日早餐隨擔夫出平壩南門循西山麓南行二里有石坊當道其南叢山橫列小溪向東峽去路轉西峽入三里又隨峽南轉又二里上石子嶺逾嶺爲石子哨又七里過水橋屯又五里爲中火鋪又二里西上坳從坳夾行一里爲楊家關又西三里爲王家堡乃南轉四里爲石佛洞洞門西向不深有九石佛甚古其處西抵大茅河爲安會界約五十里又南五里平塢間水分南北流是爲老龍過脊又南五里爲頭鋪又南二里西入山坳逾之出其西又南行三里過一堡又二里上隴入普定北門一岐自東北來者廣順道一岐自西北來者大茅河諸關隘道普定城垣峻整街衛宏闊南半里有橋又南半里有層樓跨街市集甚盛。

二十一日出南門西南行十五里爲楊家橋有堡爲楊橋堡又南十里爲中火鋪又南一里抵龍潭山下轉入西峽西八里有哨轉南七里爲龍井鋪又南七里過啞泉大路從東南下山繞山南入安莊東門小路越嶺西而南下度小橋抵安莊西門安莊後倚北塬前瞰南隴而無南北門惟東西兩門出入西門外多客肆余乃入憩焉遂入西門遇伍徐二衛舍爲言此間爲安邦彥所荼毒殘害獨慘人人恨不洗其穴然以天兵臨之蕩平甚易而部院朱獨主撫以致天討不行而叛逆不戢今正月終猶以衆窺三汭河以有備而退三汭河者去安莊西五十里一水西北自烏撒一水西南自老山中合併東北行故曰三汭東經大茅陸廣烏江與安限爲天塹者惟此今設總兵官駐其地時朱總督已斃輿尸還越而按君馮士晉爲四川人余離貴省日亦親臨陸廣巡歷三汭將由安莊抵安南伍君曰按君此行亦將巡察要害分布

士卒爲勦除之計。非與朱爲比者。不識然否。 普定衛城內。卽安順府所駐。余先聞安順止土知州。而宦籍有知府節推。至是始知所駐在普定也。 安莊衛城內。卽鎮寧州所駐。其公署在南城內段公祠之東。段公名時盛。天啓四年任鎮寧道。雲南舊名勝。叛阿迷州。段統兵征之。死於難。故州人立祠祀之。而招魂葬於望水亭之西。今普名勝之子。猶據阿迷州。湫敵殊甚。庭有古杉四株。大合兩人抱。豈亦國初之遺耶。 安南衛城內。卽永寧州所駐。考一統志。三衛三州。舊各有分地。衛俱在北州。俱在南。今州衛同城。欲以文轄武。實借武衛文也。但各州之地。俱半錯衛屯。半淪苗孽。似非當時金甌無缺矣。 三衛之西。爲水西所苦。其東又諸苗雜據。惟中一道通行耳。

二十二日。五鼓。大雨達旦。余少憩逆旅。下午籌。獨南遵大路。一里逾嶺。由岐東下半里。入雙明洞。此處山皆迴環成窪。水皆下透穴地。將抵洞。忽塢中下裂成坑。闊三尺。長三丈。深丈餘。水從其東底溢出。卽從其下北去。溢穴之處。其上皆環厓爲田。水盈而不滲。亦一奇也。從此西轉。則北山遂南削爲崖。西山亦削崖。北屬之。屋環西北二面。如城半規。先抵北崖下。崖根忽下嵌成洞。其中貯水一塘。淵碧深泓。卽外自裂坑中潛透而匯之者。從崖外稍西。卽有一石。自崖頂南跨而下。其頂與崖並起。而下闕爲門。高闊約俱丈五。是爲東門。透門而西。其內北崖愈穹。西崖之環駕而屬者。亦愈合。西山之南。復分土山一支。掉臂而前。與東門外崖夾坑而峙。昔有結高垣。壘石址。架閣於上。北與東門崖對。以補東向之隙。而今廢矣。由東門又數十步。抵西崖下。其崖自南山北。屬於北崖上。皆削壁危合。下則中闕而西通。高闊俱三倍於東門。是爲西門。此洞外之雙明也。一門而中透已奇。兩門而交映尤異。其西門之外山。復四環成窪。高若列城。水自

東門外崖北淵泓間。又透石根。溢出西門之東。其聲淙淙。從西門北崖。又透穴西出。門之東西。皆有小石梁跨之。以入北洞。水由橋下西行環窪中。又透西山之下。而去西門之下。東映重門。北環墜壑。南倚南山。石壁氤氳。結爲龜臚。置觀音大士像焉。由其後透穴南入。石竅玲瓏。小而不擴。深可十餘丈。而止。此門下南壁之奇也。北接北崖。石屏中時。與南壁夾而爲門。屏後則北山中空。盤壑極其宏峻。屏之左右。皆有小石梁以分達之。屏下水環石壑。盤旋如帶。此門下北壁之奇也。北壁一屏。南界爲門。北界爲洞。洞門南臨。此屏中若樹塞。遂東西亦分兩門。南向。水自東門下溢穴而出。漱屏根而入。則循屏東而架爲東橋。而東門臨之。又溢穴出西門下。循屏西而架爲西橋。而西門臨之。此又洞內之雙明也。先從西門度橋入。洞頂高十餘丈。四旁平覆如幄。而當門獨旋頂一規。圓盤而起。儼若寶蓋中穹。其下有石臺。中高而承之。上有兩圓窪。大如銅鼓。以石擊之。分清濁聲。土人詬爲一鐘一鼓云。洞西北盤亘。亦多垂柱裂隙。俱迴環不深。東南裂隙下。高迥亦如西門。而掩映彌深。水流其前。潑洑作態。崢嶸清冷。各極其趣。遂逾東橋。仍出西門。下由其前南向而上。直躋崖根。復有洞東向。高闊俱三丈。而深十丈。洞後北轉。遂上穹而黑。然不甚深矣。洞中乾朗。有僧棲之。而中置金仙像。乃即僧索筆。攜炬同下。窮西門大士後小穴。并錄壁間詩。返寓已壘。二十三日。履短夫遵大道南行二里。從隴頭東望。雙明洞巖。其下猶透明而東也。洞中水西出。流壑中。從大道下。復入山麓。再透再入。凡三穿巖腹。而後注於大溪。蓋是中窪壑。皆四面山環。水必透穴也。又南逾阜。四升降共四里。有堡在南山嶺頭。路從北嶺轉而西下。又二里。有草坊當路。路左有茅鋪一家。又西下。升陟隴壑。共七里。得聚落一塢。曰白水舖。已爲中火鋪矣。又西二里。遙聞水聲。轟轟從隴隙北望。忽有水

自東北山腋瀉崖而下，搗入重淵，但見其上橫白闊數丈，翻空湧雪，而不見其下截，蓋爲對崖所隔也。復逾阜下半里，遂臨其下，流隨之，湯湯西去，還望東北懸流，恨不能一抵其下。擔夫曰：是爲白水河，前有懸壁處，比此更深，余恨不一當其境，心猶慄慄。隨流半里有巨石橋架水上，是爲白虹橋，其橋南北橫跨，下關三門，而水流甚闊，每數丈輒從溪底翻崖噴雪，滿溪皆如白鷺羣飛，白水之名不誣矣。度橋北，又隨溪西行，半里忽墮箐蔚蔽，復聞聲如雷，余意又奇，境至矣。透隴隙南顧，則路左一溪懸搗，萬練飛空，溪上石如蓮葉下覆，中剜三門，水由葉上漫頂而下，如絞綃，萬幅橫罩門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數計，搗珠崩玉，飛沫反湧，如煙霧騰空，勢甚雄厲，所謂珠簾鈞不捲，匹練掛遙峯，俱不足以擬其壯也。蓋余所見瀑布，高峻數倍者有之，而從無此闊而大者，但從其上側身下瞰，不免神悚。而擔夫曰：前有望水亭，可憇也。瞻其亭，猶在對崖之上，遂從其側西南下，復度峽南上，其一里餘，躋西崖之巔，其亭乃覆茅所爲，蓋昔望水亭舊址，今以按君道經，恐其停眺，故編茅爲之耳。其處正面揖飛流，奔騰噴薄之狀，令人可望而不可即也。停憇久之，從亭南西轉澗，乃環山轉峽東南去，路乃循崖石級西南下，又升陟隴壑四里，西上入塢，有聚落一區，在東山下，曰鷄公背。土人指其東南峯上，有洞西北向外，門如豎，而內可容衆，有鷄公焉，以形似名也。其洞東透前山，而此塢在其後，故曰背。余聞之，乃賈勇先登，冀一入其內，比登，祇有一道西南上，隨之，迤邐攀躋，竟無旁岐，已一里，登嶺頭矣。是爲鷄公嶺，坳中有佛宇，問洞何在，僧指在山下，邨南已越之而上矣。擔夫亦至，遂逾嶺西向下半里，抵壑中，又半里有堡，在南隴曰太華哨，又西上嶺，逾而西，又一里，乃迤邐西南下，甚深，始望見西界遙峯，自北而南，屏立如障，與此東界爲夾，互相頡頏，中有溪流，亦自北而

南下嵌壑底望之而下。一下三里。從橋西度。是爲關嶺橋。越橋卽西向拾級上。其上甚峻。二里有觀音閣。當道左。閣下瓮石池一方。泉自其西透穴而出。平流池中溢而東下。是爲馬跑泉。乃關索之遺跡也。關南道右。亦有泉出穴中。是爲啞泉。人不得而嘗焉。余勻馬跑。甘冽次於惠。而高山得此。故自奇也。但與啞泉相去不數步。何良楛之異如此。由關南越一亭。又西上者二里。遂陟嶺脊。是爲關索嶺。索爲關公子。隨蜀丞相諸葛南征。開關嶺道至此。有廟。肇自國初。而大於王靖遠。至今祀典不廢。越嶺西下一里。有大堡在平塢中。曰關嶺鋪。乃關嶺守禦所所在也。計其地猶在山頂。雖下未及三之一也。至纔過午。夫辭去。余憩肆中。

二十四日晨起。以乏夫爲慮。忽有駝騎至。尙餘其一。遂倩之。議至交水。以筐囊裝馬上。令之先行。余飯而後往。西南七里。上北斗嶺。一里。西逾其脊。有亭跨其上。西望崇山列翠。又自北屏列而南。與東界復頽頽成夾。夾中亦有小水南去。從嶺西下二里。抵夾塢中。有聚落倚其麓。是爲北斗鋪。關嶺爲中界高山。而北斗乃其西陲。雞公嶺爲東界高山。而太華乃其西陲。二界高嶺愈西愈高。由鋪西截塢橫度。二里。乃西向拾級上。迤邐峯頭五里。逾一坳。東眺關嶺。已在足底。有坊跨道。曰安善封疆。是爲安莊哨。自關嶺爲鎮寧永寧分界。而安莊衛之屯。直抵盤江。昔犬牙相錯。非截然各列者。又西上峯峽中。三里。崖木漸合。曰安籠鋪。又永寧屬。按志有安籠箐山。安籠箐關。想卽此。問所謂安籠守禦所。土人云在安南東南三日程。此屬普州。又非此矣。按此地。在昔爲安氏西南盡境。故今猶有安莊安籠安順安南諸名。蓋安氏之地。昔以盤江爲西陲。而今以三汶爲界。三汶以南。盤江以東。爲中國奮武衛者。僅此耳。由鋪西更南上一里。逾嶺稍

下有塢中窪。又西半里，則重峯夾坑，下墜北去。盤嶺側西度坑，均半里，復拾級上。二里有菴跨道，是爲象鼻嶺。由其西度脊，甚狹，南北俱削壁，下而成坑，其上闊僅五六尺，如度堦，又宛轉北躋，再過一脊，共二里。陟嶺頭，則此界最高處也。東瞰關嶺，西俯盤江，以西兩界山俱屏列於下，如川字分行而擁之者，嶺西又盤塢爲坪，結城其間，是爲查城，卽所謂鼎站也。有查城驛，屬安南鼎站，爲西界高山，而白雲寺乃其西陲，亦愈西愈高，乃望之西北下，其二里半而稅駕，逆旅趙店。江西人時駝騎猶放牧中塗，余小酌肆中，入觀於城，而返憩肆間。其地爲盤江以東，老龍第一枝南分之脊，第二枝爲關嶺，第三枝爲雞公背，三枝南下形如川字，而西枝最高，然其去俱不甚長，不過各盡於都泥江以北，其界都泥江南北而走多靈者，又從新添東南分支，下邵勻南環，獨山州北而西，又東南度雞公關而下者也。其地東南爲募役長官司，李姓，東北爲營頂長官司，羅姓，西北爲沙營長官司，沙姓，時沙土官初故，其妻卽耶岱土酋之妹，耶岱率衆攻之，人民俱奔走於鼎站。沙營東北爲狼代土酋，東北與水西接界，與安寧表裏爲亂，攻掠隣境，土官惟加銜餌，不敢一問也。按是嶺最高，西爲查城，東爲安籠等，皆絕頂迴環而成塢者，在衆山之上也。一統志，永寧之安籠管關，正指此。普安之安籠千戶所，在安南東南三日程者，卽與廣西之安隆長官司接界，乃田州白隘所由之道。在普安安籠千戶所，當作安隆，與廣西同稱，不當作安籠，與永寧相濶也。鼎站之峽，從東北向西南，其東南卽大山之脊，而查城倚其西北，亦開一峽而去，乃沙營土司道也。其泉源亦自東北脊下，穿站街而西南，南陔峽底，西南峽脊，亦環接無隙，遂從其底穿山腹西去，當西注盤江者矣。

二十五日晨起。自鼎站西南行一里餘。有崖在路右。上下各有洞。洞門俱東南向。而上洞尤空闊。以高不及登。路左壑泉已成澗。隨之南半里。山迴壑盡。脊當其前路。乃上躋。水則自其下入穴。盤折二里。逾坳脊。是爲梅子關。越關而西。路左有峽。復墜坑而下。東西徑一里。而西復迴環。連脊路循其上。平行而西。復逾脊。始下陟二里。又盤塢。中山西南轉二里。復西北上一里。是爲黃土壩。蓋鼎站之嶺。至此中降。又與西嶺對峙成峽。有土山中突而連屬之。其南北皆墜。峽下中踞若壩。然其云黃土壩者。以此有數家倚西山而當其坳。設巡司以稽察焉。又上逾嶺脊。共五里。爲白雲寺。於是遂西南下。迤邐四里。途中扛擔絡繹。車騎相望。則臨安道母忠以欽取入京也。司道無欽取之例。其牌如此。當必有說。按母川人。本鄉薦。豈果有卓異。特達聖聰耶。然聞阿迷之僭據未復。而與扛之紛紜實繁。其才與操。似俱可諱也。又至塢底。西北上一里。爲新鋪。由鋪西稍逾嶺頭。遂直垂垂下五里。過白基觀。觀前奉真武。後奉西方聖人。中頗整潔。時尙未午。駝騎方放牧在後。余乃入後殿。就淨几。以所攜紙墨記連日所遊。蓋以店肆雜沓。不若此之淨而幽也。僧檀波甚解人意。時時以茶蔬米粥供。下午有象過。二大二小。停寺前久之。象奴下飲。灑去。象輒跪後二足。又跪前二足。伏而候升。旣而駝騎亦過。余方草記甚酣。不暇同往。又久之。雷聲殷殷。天色以雲幕而暗。辭檀波以少禮酬之。固辭不受。余初以爲去。盤江止五里耳。至是而知駝騎所期。舊城尙在盤江上五里。亟爲前趨。乃西向直下三里。有枯澗自東而西。新構小石梁跨之。曰利濟橋。越橋度澗南。又西下半里。則盤江沸然。自北南注。其峽不闊而甚深。其流渾濁如黃河。而甚急。萬山之中。衆流皆清。而此獨濁。不知何故。余三見此流。一在武宣入柳江亦甚濁。一在三鎮北羅木渡。則清。一在此。復濁。想清乃涸時也。循江東

岸南行半里，抵盤江橋。橋以鐵索，東西屬兩崖上爲經，以木板橫鋪之爲緯。東西兩崖相距不十五丈，而高且三十丈，水奔騰於下，其深又不可測。初以舟渡，多漂溺之患，壘石爲橋，亦多不能成。崇正四年，今布政朱名家民雲南人，時爲廉憲，命安普遊擊李芳先，四川人，以大鐵練維兩崖，練數十條，鋪板兩重，其厚僅八寸，闊八尺餘，望之飄渺然，踐之則屹然不動。日過牛馬千百羣，皆負重而趨者。橋兩旁又高維鐵練爲欄，復以細練經緯爲紋。兩崖之端各有石獅二座，高三四尺，欄練俱自獅口出。東西又各跨巨坊，其東者題曰天塹雲航，督部朱公所標也。其西者題曰□□□□傳宗龍時爲監軍御史所標也。傳又豎穹碑，題曰小葛橋，謂諸葛武侯以鐵爲澗，澗橋數千百載，乃復有此。故云。余按渡澗澗爲□□乃漢武故事，而澗澗亦無鐵橋。鐵橋故址在麗江，亦非諸葛所成者。橋兩端碑刻祠宇甚盛，時暮雨大至，不及細觀。度橋西已入新城門內矣。左轉，陬橋爲大願寺，西北循崖上，則新城所環也。自建橋後，增城置所爲鎖鑰之要云。聞舊城尚在嶺頭五里，急冒雨，竭蹶躑躅而登。一里半出北門，又北行半里，轉而西，逶迤而上者二里，雨乃漸霽。新城內所上者峻，城外所上者坦，西逾均，循右峯北轉，又半里，則舊城懸嶺後岡頭矣。入東門內，有總府鎮焉，其署與店舍無異。早晚發號用喇叭，聲亦不揚金鼓之聲，無有也。青崖總兵姓班，三叔總兵姓商，此間總兵姓胡，添設雖多，而勢不尊矣。是夜宿張齋公家，軍人也。

二十六日，駝馬前發，余飯而出。舊城西門始俱西南行，從嶺塢升降五里，有一二家在南隴下，爲保定鋪。從其側西上嶺，漸陟隆崇三里，忽有水自嶺峽下，循峽而上，峽中始多田廬，蓋就水而成者。時已插蒔矣。又上二里，是爲涼水營。由營西復從山塢逶迤而上，漸上漸峻，又五里，遇駝馬方牧，余先發，將逾均，坐坳

下石間少憩。望所謂海馬障者。欲以形似求之。忽有人自均出。負罌汲水。由余前走南岐去。余先是望南崖迴削有異。而未見其岐。至是亟隨之。抵崖下。則穹然巨洞。其門北向。其內陷空而下。甚宏。其人入汲於石隙間。隨處而足。皆自洞頂滄涼散空下墜。土人少鑿坯承之水。從洞左懸頂下者。最盛。下有石臺承之。臺之側。鑿以貯汲者。洞從右下者。最深。內可容數百人。而光明不闕。然俱無旁隙別竅。若堵牆而成者也。出洞。仍由舊路出大道。登坳。卽海馬障。有真武閣跨均間。余入憩閣間。取筆楮記遊。而駝馬已前去。久之。乃行。其內卽爲海馬鋪。去城十里矣。其處北兩日半程。爲小米馬場。有堡城。下臨盤江。隔江卽水西地。南兩日程。爲乖場河。水漲難渡。卽出鉛之所也。又西循南嶺而行。見其塢皆北向墜。然多中窪。而外橫亘者。連西又稍上二平脊。其三里。則北度而躡者。其峯甚高。是爲廣山。其上李芳先新結浮屠。爲文曲星。蓋安南城東最高之巔也。又西二里。爲茶菴。其北有山。欹突可畏。作負嶠之勢者。舊名歪山。今改名威山。余望之有異。而亟於趨城。遂遵大路而西。又三里。復逾一阜。又二里。稅駕於安南城之東關外。逆旅陳貢士家。二十七日。駝馬已發。余乃飯。問知城東五里。由茶菴而北。有威山。山間有洞。從東透西。又有水洞。其中積水甚深。其前正瞰衛城。遙指其處。雖在山巔。然甚近也。乃同顧僕循昨來道五里。東抵茶菴。遂由岐北向入山。一里。抵山左腋。則威山之脈。自北突而南。南聳而北伏。南削而北垂。東西皆巨崖斜竊。而南上從南麓復起一小峯。亦如之。入東峽。又一里。直抵山後。則與東峯過脊處也。由脊北下。甚深。而路蕪。由脊西轉。循山北峯之半西行。路蕪而磴在。循之行。則北塢鍾霧從塢中起。瀾漫北峯。咫尺不可見。而南面威山之北。推行處猶朗。而嶺亦漸爲所籠。西行半里。磴乃南上。拾級而登者半里。則峯之北面。全爲霧籠矣。乃轉

東北上則東崖斜竊之上也。石脊甚狹。由東北上西南。如攀龍尾而升。復見東南峯外。澄霄麗日。遙山如鏡。余所行之西北。則瀾渝如海峯上峯下。皆入混沌。若以此脊爲界者。蓋脊之東南。風所從來。故風霾淨。捲脊之西北。風爲脊障。毒霧遂得倚爲窟穴。予夙願一北眺盤江。從來處。而每爲峯掩。至是適登北嶺。而又爲霧掩。造化根株。其不容人窺測如此。攀脊半里。有洞在頂崖之下。其門東向上。如合掌稍窪而下。底寬四五丈。中有佛龕僧榻。遺像猶存。而僧不知何往。兩旁頗有氤氳之龕。其後直透而西。門乃漸狹而低。亦尖如合掌。其門西徑山腹而出。約七丈餘。前後遙望而下不見者。以其高也。出後門。上下俱削崖疊石。路緣崖西南去十餘丈。復有洞西向。門高不及丈。而底甚平。深與闊各二丈。而洞後石縷續紛。不深而幻。置佛座其中。而前建虛堂。已圯不能存。其前直瞰衛城。若垂趾可及。偶霧氣一吞。忽漫無所睹。不意海市蜃樓。又在山阿城郭也。然此特洞外者也。由洞左旁竅東向入。其門漸隘而黑。攀石闕上。其中坎礪嵌窪。竇不一。皆貯水滿中。而不外溢。洞頂滴瀝。下注水池。如雜珮繁絃。鏗鏘遠近。洞內漸轉東北。勢似宏懸。淵邃。既水池高下無可着足。而無火炬遙燭。惟從黑暗中聽其遙響而已。余所見水洞頗多。而獨此高懸衆峯之頂。又瀦而不流。無一滴外洩。向所望以爲獨石凌空。而孰意其中乃函水之具。耶。出洞仍循崖而北。入明洞後門。抵前洞。從僧榻之左。有旁龕可登。攀而上之。則有隙西透。若窗而岐爲兩。其後復有洞門。西向。在崖路之上。其門頗敞。第透隙處。雙樞逼仄。祇可外窺。不能穿之。以出耳。先是余入前洞。見崖間有鑄三朋洞三字者。從洞中直眺。但見前後。而不知旁觀。更有此異也。下洞由舊路三里。出茶菴。適按君馮士俊。以專巡至。從來直指巡方。不逾關嶺。盤江馮以特命再任。故歷關隘至此耳。時旌旗穿關。遙塙。瞻眺

之空山生色。第隨其後抵安南。不免徒騎雜沓。五里之程。久乃得至。乃飲於陳氏肆中。遂入東門。西抵衛前。轉南而出南門。南向行嶺峽間。其平上二里。有脊自西北度東南。度處東平爲厓。西忽墜坑深。下有小水自坑中唧唧出路。隨之。西循北崖下墜。卽所謂烏鳴關也。烏鳴關在安南衛土人呼爲老鴉關。西向直下一里。有茶菴跨路。飛泉夾灑道間。卽前唧唧細流。至此而奔騰矣。菴下崖環峽仄。極傾陷之勢。又曲折下半里。泉溢狹道。有穹碑。題曰甘泉勝蹟。其旁舊亦有亭。已廢。而遺址豐碑尚在。言嘉靖間有僧施茶。騰衆。由嶺下汲泉甚艱。一日疏地得之。是言泉從僧發者。余憶甘泉之名。舊志有之。而唧唧細流實溢於嶺上。或僧疏引至此。不爲無功。若神之如錫卓龍移。則不然也。又拾級西南下一里。下抵峽口。循西崖之足。轉而西行。北則石崖排空。突兀上壓。南則墜壑下盤。坵垤縱橫。皆犂爲田。雖升降已多。猶平行山半也。又西半里。有泉自北崖裂隙間。宛轉下注。路經其前。爲架橋橫度。泉落於橋內。復從橋下瀉。峽去。坐橋上仰觀之。崖隙欹曲。泉如從雲葉間墮出。或隱或現。又瀑布一變格也。循崖又西。迤邐平上。兩過南度之脊。漸轉西北。共五里。爲烏鳴鋪。復西北下峽間。一里餘。有小水。一自東峽來。一自北峽來。各有石梁跨之。合於路左。而東南去。度兩石橋。又西南上嶺。一里。從嶺頭過一哨。有數十家夾道。又從嶺上循北界大山。西向行。其南復平墜成壑。下盤錯爲田。甚深。其南遙山與北界環列者。聳如展屏。而北角獨尖豎而起。環此壑而東度。土脊一支。遙屬於北界大山。所過嶺頭夾峭處。正其北屬之脊也。余先是從海馬嶂西。卽遙從嶺隙見西峯繚繞。而此峯獨方頂。迥出如屏。問騎夫。江西坡卽此峯否。對曰。尙在南。余望其均入處。反在北。心惑之。至是始知其卽東向分支之脊。路雖對之行。而西坡實在其北。循北嶺升降曲折。皆在峯半行。

又西北二里西南二里直墜坡而下者二里緣嶺西轉者一里是爲納溪鋪蓋在北崖南墜之下雖所下已多而猶然土山之脊也由鋪西望則東西山又分兩界有水經其中第此兩界俱支盤隴錯不若關嶺之截然屏夾也復西南下一里半有水從東崖墜坑而出西懸細若馬尾從其北路亦墜崖而下又二里餘抵塢中巨橋三門跨兩隴間水從東一門瀉而北出其西二門皆下平爲田豈水涸時耶其水自西南諸峽中各趨於橋之南墜峽而下經橋下北注而出於盤江上流其納溪之名以此耶度橋復西北上嶺是爲江西坡以嶺在溪之西也路從夾岡中透壁盤旋而上一里出夾復拾級上一里得茅菴在坡之半又北上拾級半里抵嶺頭其北有峯夾塢尙高東望納溪鋪之綴東崖者高下正與此等於是又西向平陟嶺間二里挾南峯轉循其西又西向行半里則嶺上水多左右墜又東北下轉則一深壑甚逼自西南墜東北若劃山爲二者度小石梁而西又西北逾嶺頭其一里而入西坡城之東南門是爲有嘉城二十八日出西坡城之西北門復西向陟嶺盤折而上二里始升嶺頭其北嶺尙崇循其南而西又二里望西北一峯甚近而更聳有霧籠其首以爲抵其下矣又西一里稍降而下忽有脊中度左右復中墜成峽分向而去其度脊闊僅二尺長亘二三丈而已爲東西聯屬之蒂始知西坡一山正如一芝側出東西徑僅十里南北兩垂亦不過二三十里而此則其根蒂所接也度脊始上雲籠高峯又二里盤峯之南是爲倪納鋪數十家後倚高峯南臨遙谷前所望方頂屏列之峯正亘其南指而詢之土人曰是爲兔場營其南爲馬場營最南爲新安二所新爲新城所安爲安籠所即與廣西安隆土司爲界者由鋪之西半里有脊自山前塢中南度復起山一支繞於鋪前脊東西流水俱東南入納溪橋之上流者第脊西之流墜

峽南搗甚逼。又稍北，循崇山而西半里，有脊自南嶺橫巨而北，中平而不高，有堡樓峙脊間，是爲保家樓。已爲獫狁音守之處，其脊自西南屏列而來，至此北度東起而爲高峯，卽倪納後之霧籠者，西巨而成石崖，卽與來脊音守排闥爲西夾塢者，由脊北循石崖直西行夾塢之上，是爲三條嶺，西四里，石崖垂盡，有洞高穹崖半，其門南向，橫拓而頂甚平，又有一斜裂於西者，其門亦南向，而門之中有懸柱焉，其前塢中水繞入西南，峽路乃稍降，復西上嶺，坳共三里，爲芭蕉關，數十家倚北山南突之坳間，水繞突峯之南，復北環關西而出，過關則墜峽而下，復與水遇，是爲普安東境之要害，然止鋪舍夾路，實無關也，由其西降峽，循水路北，重崖層突，多赭黑之色，聞有所謂弔崖觀音者，隨崖物色之，二里見崖間一洞，懸踞甚深，其門南向而無路，乃攀陟而登，則洞門圓僅數尺，平透直北十餘丈而漸黑，似曾無行跡所入者，乃返出洞口，則滿地白骨，不知是人是畜也，仍攀崖下，又西有路，復北上崖間，其下門多牛馬憩息之所，污穢盈前，其上層有垂柱，空其端而置以小石大土，乃出人工，非天然者，復下循大路，隨溪西一里，溪轉北向墜峽去，於是復西涉坡阜，共六里，而至新興城，自芭蕉關而來，所降不多，而上亦不遠，其塢間溪猶出山上也，入東門，出西門，亦殘破之餘也，有碑爲天啓四年都御史高程園公所復，中有坐鎮守備，是晚按君查此，又西行嶺峽間二里，連逾二嶺脊，皆自南北度者，忽西開一深壑，中盤旋爲田，其水四面環巨，不知出處，路循東峯西南降一里，復轉南向上一里，又轉東南上半里，逾嶺脊而南，乃西南下一里，西抵塢，中間水聲淙淙甚急，忽見一洞懸北崖之下，其門南向而甚高，溪水自南來，北向入洞，平鋪洞間，深僅數寸，而闊約二丈，洞頂高穹者將十丈，直北平入者十餘丈，始西關而有層坡，東墜而有重峽，內巨而有懸柱，然漸昏黑。

不可攀陟矣。此水當亦北透而下盤江者。出洞微洞名於土人。對曰：觀音洞。徵其義。以門上崖端。有置大士像於其穴者。地洞前溪由東南峽中來。其峽底頗平。大葉蒲叢生其間。淬綠鏗於風前。搖青萍於水上。芄芄有光。循之西南半里。又西穿嶺隙間。漸循坡躡脊。二里。有一二家在北峯下。其前陷溪從橫。水由西南破壑去。路由西北循嶺上一里。出嶺頭。是爲蘭家坡。西南騎望。環山屏列甚遙。其中則峯巒簇簇。盤伏深壑間。皆若兒童匍匐成行。無與爲抗。從此乃西北下。直降者二里。又升降隴脊。西行者二里。有菴綴峯頭。曰羅漢松。以樹名也。自逾新與西南嶺羣峯。翠色茸茸。山始多松。然無喬枝巨本。皆弱幹糾纏。垂嵐拂躡。無復吾士凌霄傲風之致也。其前又西南開峽。從峽中直下者三里。轉而西。平行者一里。有城當坳間。是曰板橋鋪城。城當峽口。仰眺兩界山。凌空而起。以爲在深壑中矣。不知其西猶墜坑下也。路在城外西北隅。而入宿城中之西門。

二十九日。出板橋城之西門。北折入大路。遂拾級下。有小水自右峽下注。逾其左隨之行。一里。則大溪汙然。自西南轉峽北注。有巨石梁跨其上。卽所謂三板橋也。今已易之石。而鋪猶仍其名耳。橋上下水皆闊。獨橋下石峽中束。流急傾湧。其水西北自八納山發源。流經軟橋。又西南轉重谷間。至是北搗而去。亦深山中一巨壑也。越橋西。溯溪北崖行一里。溪由西南谷來。路入西北峽去。於是升降隴坳。屢越岡阿。四里直西。山復曠然平伏。獨西南一石峯聳立。路乃不從西平下。反轉南仰躡。半里。盤石峯東南。有石奮起。路右首銳而灣突。肩齊而並聳。是曰鷓鴣嘴。又西轉而下者一里半。有鋪肆夾路。曰革納鋪。土音納俱作塔。至是而始知所云綠溪。悅塔。皆納字也。惟此題鋪名。又從峽平行。緣坡升降五里。有哨舍夾路。曰軟橋哨。

由峭西復墜峽下。遙見有巨溪。從西峽中懸迅東注。下峽一里。卽與溪遇。其溪轉向南峽去。路從溪北。溯溪循北山之麓。西行二里。有巨石梁南北跨溪上。卽所謂軟橋也。余初疑再姓者所成。及讀真武廟前斷碑。始知爲歎。想昔以蔑索爲之。今已易之石。而猶仍其名耳。度橋而南。遂從溪南。西向緣南崖而上。其躋甚峻。半里。平眺溪北。山俱純石。而綠樹綠錯成文。其中忽有一瀑飛墜。自峯頂直掛峽底。緣南崖西上。愈上愈峻。而北眺翠紋玉瀑。步步回首不能去。上二里。峽底溪從西北而出。嶺頭路向西南而上。又一里。過真武廟。按君自新興而來。越此前去。由其西南向行。遂下塢中。又西南共四里。兩越小嶺而下。有峽自東南達西北。又兩界山排闥而成者。其中頗平遠。有聚落當其間。曰舊普安。按君飯於鋪館。余復先之而西北。由塢中行。東北界山。逶迤繚繞。不甚雄峻。西南界山。踞躔離立。復露森羅。峽雖遠。然兩頭似俱連脊。中平而無洩水之隙者。又西三里。有石峯中起。分突塢間。神宇界其下。曰雙山觀。按君自後來。復越而前去。又西一里。則西脊迴環於前。遂塢窮谷盡。塢底有塘一方。匯環坡之麓。四旁皆石峯森森。繞塘亦多石片林立。亦有突踞塘中者。於是從塘西南上。迴坡一里。登其脊。又宛轉西行。嶺頭嶺左右水俱分瀉深谷。北出者當從軟橋水而入。盤江上流。南流者當從黃草壩而下。盤江下流。又西向從嶺頭升陟。其上多中窪之若。大者盤壑爲田。小者墜穴爲阱。共五里。爲水塘鋪。乃飯於廟間。過鋪西下嶺。逶迤山半。又五里。過高笠鋪。南向行隴間。逾一平嶺。西南下。又五里。有小溪自北峽來。石橋南跨之。度其南。北門街夾峙岡上。逾岡南下。始成市。有街西去。爲雲南坡大道。直南。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石橋又南跨之。橋南卽爲普安城。州衛俱在其中。按君已駐營中矣。其城西半倚山脊。東半下臨東溪。南北二門。正當西脊之東麓。而東

門則瀕溪焉。南門外石橋，則三溪合於北。經東門而西環城南，又南去而注於水洞者。北門外石橋，第一橋，卽雲南坡之水，繞城西北隅而爲壑，東下而與北溪合於城東。第二橋，卽小溪自西北來者。一統志所云目前山之水也。第三橋，卽小溪自北來者。一統志所云沙莊之水也。三溪交會於城之東北，合而南去，是爲三一溪。經城南橋而入於水洞。其城自天啓初爲水西叛逆諸蠻應之，攻圍一年而破。後雲南臨安安南土官沙姓者，奉調統兵來復，至今瘡痍未復，然是城文運爲貴，筑之首前有蔣都憲，今有王宮詹，名辭遠，非他衛可比。州昔惟土官，姓龍，其居在八納山下，統十二小土司。今土官名子烈，年尙少，後設流官知州姓黃，並治焉。州東北七十里有八納，其山高冠一州，四面皆石崖巖絕，惟一徑盤旋而上，約三十里。龍土官司在其下，其頂甚寬平，有數水塘盈貯其上，軟橋之水所由出也。土音以納爲但，而梵經有吠咄哆之音。今老僧白雲，南京人，因稱吠咄山，遂大開叢林，而彝地遠隔，尙未證果。州南三十里有丹霞山，其山當叢峯之上，更起尖峯卓立於中西界，有山一支西南自平彝衛屏列而北，迤邐爲雲南坡，而東下結爲州治，西屏之中，其最高處曰睡寺山，正與丹霞東西相對，其東界有山，南自樂民所分支而北，當丹霞山南十里，西界屏列高山，橫出一支，東與東界連屬，合併而北，天矯叢沓，西突而起者，結爲丹霞山，東北聳突而去者，漸東走而爲兔場營方頂之山，而又東北度爲安南衛脈，其橫屬之支，在丹霞山南十里者，其下有洞曰山嵐洞，其門北向，水從洞中出，北流爲大溪，經丹霞山之西，大水塘塢中，又北過趙官屯，又東轉而與南板橋之水合，由洞門溯其水入南行洞，腹者半里，其洞豁然上透，中匯巨塘，深不可測，土人避寇，以舟渡水而進，其中另闢天地，可容千人，而丹霞則特拔衆山之上，石峯峭立，東北惟八納山。

與之齊抗。八納以危擁爲雄。此峯以峭拔擅秀。昔有元帝宮。天啓二年。毀於蠻寇。四年。不昧師。敷州人復鼎建。每正二月間。四方朝者駢集。日以數百計。僧又捐貲置莊田。環山之麓。歲入穀三百石。而嶺間則種豆爲蔬。歲可得豆三十石。以供四方。但艱於汲水。尋常汲之嶺畔。往返三里。皆峻級。遇旱。則往返十里而後得焉。

五月初一日。余束裝寄逆旅主人符心華寓。聞澤人乃南抵普安北門外。東向循城行。先是駝騎議定自關嶺至交水。至是余欲往丹霞。彼不能待。計程退價。余倉卒收行李。其物仍爲夫盜去。腐途之中。屢遭擄竊。其何堪乎。復隨溪南轉。過東門。又循而抵南門。有石梁跨溪上。越其南。水從西崖向南谷。路從東坡上南嶺。西眺水抵南谷。崖環絕。途注洞南入。時急於丹霞。不及西下。二里。竟南上嶺。從嶺上行。又二里。逾嶺轉而西。其兩旁山腋。多下墜之穴。蓋其地當水洞東南。其下中空旁透。下墜處皆透穴之通明者也。又西南一里。路右一峽。下迸。有巖西南向。其上甚穹。乃下探之。東門有側竇。如結竈門內。窪下而中平。無甚奇幻。遂復上南行。又一里。逾嶺脊。遂西南漸下行。坡峽間一里。過石亭壘址。其南路分兩岐。由東南者爲新安二所。黃草壩之徑。由西南者則向丹霞。而南通樂民所道也。遂從西南下。從嶺峽中平下者。二里。東顧峽坑墜處。有水透崖南出。余疑爲水洞所洩之水。而其勢頗小。上流似不雄壯。從其西。逾西南墜坑而下一里。抵壑中。則有溪汪然自西而東注。小石梁跨其上。曰南板橋。以別於北大道之三板橋也。其下水西自石洞出。即承水洞之下流。至是而復透山腹也。水從橋東。又合南峽一溪。東向而去。東北合軟橋下流。出北板橋而東。與盤江合。其南峽之溪。則自大水塘南山嵐洞來。二溪一北一南。皆透石洞而出。亦奇。

矣。越南板橋南一里，溯南來溪入南峽，轉而西行峽中，又二里，則有壩南北橫截溪上，其流潏壩下注，闊七八丈，深丈餘，絕似白水河上流之瀑，但彼出天然，而此則人堰者也。壩北崖有石飛架路旁，若鶴首掉虛，而其石分竅連枝，玲瓏上透，恢空湊合，亦突崖之一奇也。又西三里，路緣北崖而上，西越之而下，共半里，山迴水轉，其水又自南向北而來者，其先東西之峽甚束，至是峽之成南北者漸寬，又循溪西崖南向行，一里，南逾一突嘴，則其南峽開而盤成大塢，南望有石梁橫跨溪上，半里度石梁而東，遂東南上坡，始與南來之溪別，東上半里，過一邨，又東半里，轉而南稍下，共半里，逾小溪而上，過趙官屯，遂由屯邨北畔，東南入塢，二里復上嶺，一里，轉峽處有水飛墜山腰，循山嘴又西轉而南半里，隨峽東入，又半里，峽中有水自東峽出，即飛瀑之上流也，小石梁跨峽而南，石碑剝落，即丹霞山建橋記文也，由橋南，西向盤嶺爲大水塘之，遂由橋東向，溯水而入，其下峽中，箐樹叢密，水伏流於下，惟見深綠一道，迤邐谷底，又東半里，內塢復開，中環爲田，而水流其間，路循山南轉半里，入竹樹間，有一家倚山隈結廬，下瞰壑中，平曠而棲，余以爲非登山道矣，忽一人出，呼余由其前，稍轉而東，且導余東南登嶺，乃下耕塢中去，及余躋半里，復西入樵徑，其人自塢中更高呼，稍東，遂得正道，其處四山迴合，東北皆石山突兀，而余所登西南土山，則松陰寂歷，然無挺拔之勢，而偃仆盤曲，雖小亦然，遂藉松陰，以手掬所攜飯搏而食，覺食淡之味更長也，旣而循坡南上者半里，又入峽，西上者一里，又南逾坳脊間半里，其坳兩旁石峯東西湧起，而坳中則下陷成井，灌水叢翳其間，杳不可窺，已循東峯之南，又轉而東南，盤嶺半里，其兩旁石峯又南北湧起，而峽中又下陷成窪，又稍轉東北，路成兩歧，一由北逾峽，一由東上峯，余不知所從，乃從東向而上者，其兩旁

石峯復南北湧起。半里陟其間。漸南轉。又半里南向躋其坳。則兩旁石峯。又東西湧起。越脊南。始見西南一峯特聳。形如天柱。而有殿宇冠其上。乃西南下窪間。半里復南上岡脊。迴望所越之脊。有小洞一。規其門南向。其西有石峯如展旗。其東岡之上。復起亂峯如湧髻。而南岡則環脊而西。遂轟然起丹霞之柱焉。其中迴窪下陷。底平如鏡。已展土爲田。第無滴水。不堪插蒔。由岡西向。躋級登峯。級緣峯西石崖。其上甚峻。已而崖巖懸樹密。陰無復西日之燦。直躋半里。始及山門。其門西北向。而四週籠罩山頂。時僧方種豆隴坂間。門閉莫入。入之一徒自下至。號照巖。啓門入。余遂以香積供。既而其師影修至。遂憩余閣中。而飲以茶蔬。影修又不昧之徒也。時不昧募緣安南。影修留余久駐。且言其師在必不容余去。以余乃其師之同鄉也。余謝其意。許爲暫留一日。

初二日。甚晴霽。余時徙倚四面。凭窗遠眺。與影修相指點。其北近山稍伏。其下爲趙官屯。漸遠爲普安城。極遠而一峯危突者。八納也。相去已百里。其南稍下。而橫脊擁其後。爲山嵐洞。極遠而遙峯隱隔者。樂民所之南。與亦佐縣爲界者也。其西墜峽而下。爲大水塘。塢中自南而北。山嵐洞之水。北出南板橋者也。隔溪則巨峯排列。亦自南而北。所謂睡寺山矣。山西卽亦資孔大道。而嶺障不可見。其東僅爲度脊。上堆盤。警之峯。稍遠則駢岫叢沓。逕逕東北去。爲兔場營方頂山之脈者也。山東南爲歸順土司。普安龍土司之屬。與粵西土司同名。越其東南爲新安二所。黃草壩諸處。與泗城接界矣。是日。余草記閣中。影修屢設茶。供以雞葵菜。蘆漿花。燕如婆。婆針線。斷其葉蒂。輒有白漿溢。出花蕊。每一二十莖成一叢。莖細如髮。長半寸。綴花懸蒂。間花色如淡桃。花蓮叢探之。黃連頭。皆山蔬之有風味者也。

初三日飯後辭影修影修送余以茶醬。粵西無醬貴州間有之而甚貴以饑少故而是山始有齋食遂下山十里北過趙官屯十里東北過南板橋七里抵普安演武場由其西橫嶺西度一里望山一溪北來有崖當其南知洞在是矣遂下則洞門北向迎溪前有巨石坊題碧雲洞天始知是洞之名碧雲也土人以此爲水洞以其上有佛者爲乾洞洞前一巨石界立門中門分爲二路由東下水由西入入洞之中則豁然無間水循洞西路循洞東分道同趨南向十餘丈漸昏黑矣忽轉而東水循洞北路循洞南其東遂穹然大關遙望其內光影陸離波響騰沸而行處猶閭闔也蓋其洞可入處已分三層其外入之門爲一層則明而較低其內關之奧爲一層則明而彌峻當內外轉接處爲一層則暗而中圻稍束如門高穹如橋簷豁不如內層低垂不如外層而獨界其中內外迴眺雙明炯然從暗中仰矚其頂又有一圓穴上透其上亦光明開闢若樓閣中函恨無由騰空而上也東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則堂戶宏崇若阿房未央四圍既拓而峻發彌甚水從東南隅下搗與穴而去光從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其內突水之石皆如巖獅泛鼻附壁之崖俱作垂旒盪柱蓋內奧之四隅西南爲轉入之橋門西北爲上透之明穴東南爲入水之深窳而獨東北迴環迥邃深處亦有穴高懸其前有智窟下墜黑暗莫窺其底其上有側石環之若井欄然豈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由窟左循崖而南有一石脊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痕隆起壁間者僅五六寸而鱗甲宛然或巨或細是爲懸龍脊儼有神物浮動之勢其下西臨流側石畦每每是爲十八龍田由窟右循崖而東有一石痕亦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細紋薄影是爲蛇退皮果若遺蜕粘附之形其西攀隙而上則明窗所懸也其窗高懸二十丈峻壁削立而多側痕錯鏗綠之上躋則其門擴然亦北向

而出縱橫各三丈餘。外臨危坡。上倚峭壁。即在水洞之東。但上下懸絕耳。門內正對矗立之柱。柱之西南。即橋門中透之上層也。余既躋明窗。旋下觀懸龍蛇。仍由碧橋下出。飯於洞門石上。石乃所鐫詩碑。遊人取以爲臺。以供飲饌。其詩乃張洙沈思充者。詩不甚佳。而渙字極適活。可愛。鐫碑欲垂久遠。而爲供飲之具。將磨澁不保矣。亟出紙筆錄之。仍入內洞。欲一登碧橋上層。而崖壁懸峭。三上三却。再後仍登明窗。東南接蟲柱之腋。透出柱南。平視碧橋之背。甚坦而近。但懸壁無痕。上下俱絕攀踐。咫尺難度。於是復下。而出洞。日已下春。因解衣浴洞口。溪石間半載夙垢。以勝流澆濯之。甚快也。既而拂拭登途。忽聞崖上歌笑聲。疑洞中何忽有人。迴矚之。乃明窗外東崖峭絕處。似有人影冉冉。余曰。此山靈招我。不可失也。先是。余聞水洞之上有梵龕。及至。索之無有。從明窗外東眺層崖危聳。心異之。亦不見有攀緣之跡。及出水洞。覓路旁有小逕。隱現伏草間。又似上躋明窗者。以爲此間乃斷崖絕磴耳。不意聞聲發悶。亟迴杖。上躋始向明窗之下。旋轉而東。拾級數十層。復躋危崖之根。則裂窾成門。其門亦北向。內高二丈餘。深亦如之。左有旁穴前透。多裂隙。垂樁。僧以石室之爲室。右有峭峽後坼。上頗氤氳盤結。而峻不可登。洞中有金仙三像。一僧棲其間。故遊者攜樽壘就酌於此。非其聲。余將芒芒返城。不復知水洞之外。復有此洞矣。酌者僕從甚都。想必王翰林子弟。余遠眺而過之。下山循溪湖流二里。有大道。卽南門橋。遂從南門入。躡山坡北行。城中荒敞甚。茅舍離離。不復成行。東下爲州署。門靡無一完者。皆安會叛時。城破鞠爲瓦莽。至今未復也。出北門。還抵逆旅。是晚。覓夫不得。遂臥。按君是早返轅矣。

初四日。覓夫不得。候於逆旅。稍散步北寺。惟有空樓層閣。而寂無人焉。乃構而未就者。遠悶悶而臥。

初五日，仍不得夫。平明微雨既止，而雲油然四布，是日爲端午。市多鬻蒲艾者，雄黃爲此中所出，然亦不見巨塊。市有肉而無魚，余兀坐逆旅，囊中錢盡，不能沾濁醪解愁，回想昔年雉山之樂，已分霄壤。

初六日，夜雨達旦，夫仍不得。既午，遇金重甫者，麻城人也，賈而儒，索觀余諸公手卷，爲余遍覓夫，竟無至者。

初七日，囊錢日罄，而夫不可得。日復一日，不免悶悶。是早，金重甫言將往荊州，余作書寄式園叔。下午，彼以酒資奉，雖甚鮮，而意自可歎。

初八日，候夫雖有至者，而惡主代爲措價，力阻以去。下午得騎，亦重價定之，無可奈何也。余所遇惡人，如

衛陽頑盜，狗場拐徒，併此寓竊錢去者，共三番矣。此寓所竊，初疑爲騎夫，後乃知爲符主也。人之無良，如此，夫劫盜拐徒，無論如南寧梁冲宇，竄糧僧，併此人，俱有害人之心。余以萬里一身，脫其虎口，亦幸矣。

初九日，平明以行李付騎，別金重甫乃行。是早，雲氣穠郁，從普安北門外第一溪橋北，循西峽入。過稅司前，漸轉西南，皆溯小溪，西岸行。西山崇隆，小瀑屢屢，從山巔懸注。南五里，始西南登坡，是爲雲南坡。初二里稍夷，又一里半，甚峻，過一脊而西，復上坳，共一里，爲馬鞍嶺。越而西，遂循嶺西向西南行。於是升降在嶺頭，盤折皆西南，俱不甚高深。五里稍降，塢中爲坳子哨，先是每處有打哨之苦，此爲第一哨。今繞奉靈禁，并於一處，過無問者。又南越一坳，大雨淋漓，仍前升降大峯之西，冒雨又十五里，而至海子鋪。山塢稍開，頗大，中有水塘，卽所謂海子也。有小城在其南，是爲中火鋪。普安廿二哨，俱於此并取哨錢。過者苦焉，先各哨分取，今并取於此。哨日止勒索駝馬擔夫，見余輩亦不甚阻撓。余乃入城飯於肆，復出南門，南向

登山五里。遇駝馬方牧於山坡。雨復大至。余乃先行。升降高下。俱依東大山而南。兩旁多智井墜坑。不辨水從何出。又五里。爲大河鋪。有水自鋪東平瀉坡陀下。漫流峽中。路隨之而南。天乃大霽。忽雲破峯露。見西南有山甚高。土人稱爲黑山。雲氣籠罩。時露一班。直上與天齊。望而趨五里。大河之水已漸墜深壑。似從西北拆峽去。路東南緣嶺透峽東下。則山環塢合間。中窪爲塘。水滿其中。而四面皆高。不知出處。又東透坳下。塢間又復窪而成塘。與前雖有高下。而潄水莫洩同之。又東緣南峯而轉。越其東。則東塢大開。深盤遠錯。千塢環壑於下。度其地在丹霞山南山嵐洞西南。余謂壑底水卽北透山嵐者。徵之土人云。西峯下有入水洞。水墜穴去。不知所出。從西峯稍下。共五里。是爲何郎鋪。越鋪南。又上嶺。仍依東嶺行。迺望雲籠高峯。已在西北。時出時沒。輿雲釀雨。皆其所爲。雖山中雨候不齊。而衆山若惟瞻其馬首者。循東嶺南下。峽中有溪自南而來。溯之行其東岸。共五里。路忽由水渡西岸。而暴雨漲流深湧。莫能越。方欲解衣赴之。忽東山之上。有呼者。戒莫渡。招余東上嶺行。余從之。遂從莽棘中上東嶺。已得微道。隨之南二里。得北來大道。果從東嶺上降者。蓋涉溪者乃西道。從嶺者乃東道。水涸則從西。水漲則從東也。西流之中。有一線深坑。涸時橫板以度。茲漲沒無影。非其人遙呼。幾不免馮河之險矣。從東嶺下一里。則大道西瀨。溪道中水漫數寸。仍揭而溯之一里。有石梁跨溪上。其溪自西南抵東山之麓。至是橫折而西。從梁下抵西山之麓。乃轉北去。蓋其源發於西南火燒鋪。西分水嶺。按志。發水嶺在普安西南百二十里。卽此。北流經此。又北抵黑山河。郎之南。不知所洩。卽土人亦莫能悉也。石梁西麓。有穴紛駢縱橫如亦字。故名其地曰亦字孔。今訛爲亦資孔。乃土音之涸也。梁南半里。卽爲亦字孔驛。有城倚西山下。而水繞其東焉。比至雷雨。

大作。宿於西門內周鋪。

卷五上

滇遊日記一缺

季會明曰。乙酉七月。余宗人季楊之。避難於舅氏徐虞卿處。願余於館。見霞客遊記。攜滇遊一冊去。不兩日。虞卿爲盜所殺。火其廬。記付祖龍。是書遺其殘缺。亦刼數也。今全集唯義興曹駿甫有之。初駿甫亦好遊。慕霞客之高。聞其死。詣弔。兼求遺書。校錄。子依以原稿付去。逾一年而還。今其全集必存。訪而得之。甚易也。又詩稿一冊。仲昭付梓人陳仲鄰。仲鄰遇難。稿亦散失。然其詩另寫一冊。與記不相屬。缺之。猶可記。缺其一。便非完璧。當急求之。

陳體靜曰。余嘗考介翁於宜興史氏。購得曹氏底本。而此冊中。亦僅載遊太華顏洞數小記而已。其間自五月初九至八月初六。凡八十七日日記。仍不可得。豈駿甫所錄。先已非全文耶。文章缺陷。信乎有數存焉。爲之浩歎。

鎮按。滇一日記。已爲燼簡。介翁叢殘補治。定知非輯綴假合也。或者一并汰之。直將太華數節。別作記外。贅筆。而滇一則仍闕如。豈復成令丙耶。茲從陳本編正。

遊太華山記

出省城西南二里下舟。兩岸平曠夾水。十里田盡。荏葦滿澤。舟行深綠間。不復知爲滇池。巨流是爲草海。

草間舟道甚狹。遙望西山繞臂東出。削崖排空。則羅漢寺也。又西十五里。抵高曉。乃捨舟登陸。高曉者。西山中遜處也。南北山皆環而東出。中獨西遜。水亦西逼之。有數百家倚山臨水。爲迥西大道。北上有傳園。園西址五里。爲碧雞關。卽大道達安寧州者。由高曉南上。爲楊太史祠。祠南至華亭太華。盡於羅漢。卽碧雞山南突爲重崖者。蓋碧雞山自西北巨東南。進耳諸峯。由西南巨東北。兩山相接。卽西山中遜處。故大道從之。上置關。高曉實當水埠焉。余南一里。飯太史祠。又南過一都。乃西南上山。共三里。山半得華亭寺。寺東向。後倚危峯。草海臨其前。由寺南側門出。循寺南西上。南踰支隴八腋。共二里。東南升嶺。嶺界華亭太華兩寺中。而東突者。南嶺嶺。西折入破湊間。上爲危峯。下盤深谷。太華則高峙谷東。與行處平對。然路必窮極西腋。後乃東轉出。腋中懸流兩派。墜石窟幽峭險仄。不行此徑不見也。轉峽。又東盤山嘴。共一里。俯瞰一寺在下壑。乃太平寺也。又南一里。抵太華寺。寺亦東向。殿前夾擁皆山茶。南一株尤巨。異前廊南穿廡入閣。東向瞰海。然此處所望猶止及草海。若濼濼浩蕩觀。當更在羅漢寺南也。遂出南側門。稍南下。循塢西入。又東轉一里半。南踰嶺。嶺自西峯最高處東垂下。有大道直上。爲登頂道。截之東南下。復南轉。遇石峯嶙峋南擁。輒從其北。東向墜土坑下。共一里。又西行石叢中一里。復上躡崖端。盤崖而南。見南崖上下。如蜂房燕窩。壘壘欲墜者。皆羅漢寺南北菴也。披石隙稍下一里。抵北菴。已出文殊巖上。始得正道。由此南下。爲羅漢寺正殿。由此南上。爲朝天橋。橋架斷崖間。上下皆嵌崖。此復斬崖中墜橋度。而南卽爲靈官殿。殿門北向。臨橋。由殿東側門下。攀崖躡峻。愈上愈奇。而樓供純陽。而殿供元帝。而閣供玉皇。而宮名抱一。皆東向臨海。嵌懸崖間。每上數十丈。得斗大平崖。輒杙空架隙成之。故諸殿俱不巨。而點雲綴石。

互爲披映。至此始豁然全收水海之勝。南崖有亭前突。北崖橫倚樓。樓前高柏一株。浮空漾翠。並樓而坐。如倚危檣上。不復知有崖石下藉也。抱一宮南削崖上。栽木棧。穿石穴。棧懸崖樹。穴透崖隙。皆極險峭。度隙有小樓粘石端。寢窳炊竈皆具。北菴景至此而極。返下朝天橋。謁羅漢正殿。殿後崖高百仞。崖南轉折。問泉一方。淳崖麓。乃朝天橋。透縫而下者。曰勺冷泉。南躡泉。卽東南折其上。崖更崇列。中止潏坪。一縷若腰帶。下悉隕阪崩崖。直插海底。坪間梵宇仙宮。雷神廟。三佛殿。壽佛殿。關帝殿。張仙祠。真武宮。次第連綴。眞武宮之上。崖愈傑竦。昔梁王避暑於此。又名避暑臺。爲南菴盡處。上卽穴石小樓也。更南則菴盡而崖不盡。穹壁覆雲。重崖拓而更合。南絕壁下有猗蘭閣址。還至正殿。東向出山門。凡八折。下二里。抵山麓。有郁岷數十家。俱網罟爲業。郁南卽龍王堂。前臨水海。由其後南循南崖麓。郁盡波連。崖勢愈出。上已過猗蘭舊址。南壁愈拓。削一去五里。黃石痕掛壁下。土人名爲掛榜山。再南則崖迴嘴突。巨石壘空。嵌水折成壘。南復分接屏壁。雄峭不若前。而兀突離奇。又開異境。三里。下瞰海涯。舟出沒石隙中。有結茅南涯側者。亟懸仄徑。下得金線泉。泉自西山透腹出。外分三門。大僅如盎。中崆峒。悉巨石欹側。不可入。水由盎門出。分注海海中。細魚溯流入洞。是名金線魚。魚大不踰四寸。中腴脂。首尾金一縷如線。爲滇池珍珠。泉北半里有大石洞。洞門東瞰大海。卽在大道下。崖傾莫可墜。必迂其南。始得透迤入。卽前所望石中小舟出沒處也。門內石質玲透。裂隙森柱。俱當明處。南入數丈。輒暗。覓炬更南。洞愈崇拓。共一里。始轉而分東西向。東上三丈止。西入窈窕莫極。懼火炬不給。乃出。上山返抱一宮。問山頂黑龍池道。須北向太華中。乃南轉。然池實在山南。金線泉絕頂。以此地崖崇石峻。非攀援可至耳。余輒從危崖歷隙。上壁雖峭。石縫多稜。懸

雖無不如意。壁紋瓊葩瑤莖。千容萬變。皆目所未收。素習者惟牡丹。枝葉離披。布滿石隙。爲此地絕選。乃結子垂垂。外綠中紅。又余他所未見。土人以高遠莫知探鑿。第曰山間野藥。不辨何物也。攀躋里餘。遂躡巔。則石萼鱗鱗。若出水青蓮。平散竟地。峯端踐側。鏗而南。惟西南一峯最高。行峯頂四里。凌其上。爲碧雞絕頂。頂南石萼駢叢。南墜又起一突。兀峯少遜之。乃南盡海口山也。絕頂東下二里。已臨金線泉之上。乃於聳崖間觀黑龍池而下。

滇中花木記

滇中花木皆奇。而山茶山鷓爲最。山茶花大逾碗。攢合成球。有分心卷邊。軟枝者爲第一。省城推重者。城外大華寺城中張石夫所居。染紅樓樓前。一株挺立三丈餘。一株盤垂幾及半畝。垂者叢枝密幹。下覆及地。所謂柔枝也。又爲分心大紅。遂爲滇城冠。山鷓一花具五色。花大如山茶。聞一路迤西。莫盛於大理永昌。境花紅形與吾地同。但家食時疑色不稱名。至此則花紅之實。紅豔果不減花也。

遊顏洞記

臨安府顏洞凡三。爲典史顏姓者所開。名最著。余一至滇省。每飯未嘗忘鉅鹿也。遂由省中南過通海縣。遊縣南之秀山。上一里半爲瀨穹宮。宮前巨山茶二株。曰紅雲殿。宮建自萬歷初。距今裁六十年。山茶樹遂冠南土。又南抵臨安府城。南臨瀘江。此江西自石屏州異龍湖來。東北穿出顏洞。而合郡衆水。亦以此洞爲洩水穴也。於是覓一導遊者於城東。接待寺顏洞大道。當循城而南。渡瀘江橋。導者從寺前隔江東北小路行。遂不得渡瀘江。東觀三溪會合處。由寺北循塘岸東行。塘東皆紅蓮。覆池密不見水。東北十五

里渡賽公橋。水自西北來。東南入瀘。又五里上山。爲金鷄峭。南瀘江會諸水。由此東入峽。峽甚逼。水傾其中。東抵洞口。尚里餘。望洞頂。石崖雙劈。如門對峙。洞正透其下。重圍迴夾之。不可得見。求土人導入。皆曰。水漲流急。此非遊時。若兩月前。水涸。可不橋而入。今卽有橋。亦不能進。况無橋耶。橋非一處。每洞中水深處。輒架木以渡。往例按君來遊。架橋費且百金。他費亦百金。土人苦之。乘普西兵變。託言洞東卽阿迷境。叛人嘗出沒此。遂絕官長遊洞者。余必欲一至洞門。土人曰。須渡江南岸。隨峽入。所謂瀘江橋大道也。始悔爲導者誤。乃捨水洞。覓南明萬象二陸洞。從峭東下坡。復上山。登頂。東瞰峽。江乘峽東入。洞門卽在東峽下。余所登山處。正與其上。雙崖平對。門猶爲曲掩。但見峭崖西向。湧水東傾。搗穴吞流之勢。已無隱形矣。東北三里。躡嶺脊下山。二里。則極東石壁迴聳。如環半城。下開洞門。北向。余望之。有異。從之直下。一里。抵峽中。又一里半。抵東壁下。稍南上。洞門廓然。上大書雲津洞。蓋水洞中門也。遊顏洞以雲津爲奇。從前門架橋入。出後門約四五里。暗中傍水行。中忽關門延景。其上又絕壁迴環。故自奇絕。余不能入。其前洞而得之。重嶠絕巖間。且但知萬象南明不復知有雲津也。誠出余意外。遂瞰洞而下。洞底水從西南穴中來。盤門內而東。復入東南穴去。余下臨水涓。徑之水闊三丈。洞高五六丈。而東西當門透明處。徑可二十丈。但水所出入。直逼外壁。故非橋莫能行。出水西穴。漸暗。不可遠窺。東爲水入穴處。稍旁拓。隔水眺之。中垂列乳柱。繽紛鈞窕。復上出洞外。上眺東南北三面。俱環壁無可上。仍西出。舊道北上。山東一里。躡嶺已陟。東壁迴環上。嶺塢中。東向一里。其地南北各起層峯。石崖時突。萬象洞卽在北崖上。乃導者妄謂在南崖下。直下者一里。抵南崖。一洞東向。高四丈。水從中湧出。兩崖角起。前對爲峽。水出洞。破峽。勢極雄壯。

蓋水洞後門也。又東二里，抵老鼠邨。執途人問之，萬象洞在西北嶺上，卽前所從下山處。洞甚深，歷降而下，底與水洞通。余欲更至洞門，晚色已合，去宿館尚十里，念此三洞，慕之數十年，趨走萬里，乃至而叛羣阻之，陽侯隔之，太陽促之，導人又誤之，生平遊屐，斯爲最阨矣。

隨筆二則

黔國公沐昌祚卒，子啓元嗣爵。邑諸生往祭其父，中門啓，一生翹首內望，門吏杖箠之，多士怒，亦箠其人，反爲衆桀奴所傷，遂翹於直指金公公諱璫，將逮諸奴，奴聳啓元先疏，誣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啓元益嗔，徵兵祭靈，環直指門，發巨炮，恐之，金不爲動。沐遂掠多士數十人，毒痛之，囊其首於木，金戒多士毋與爭，急疏聞下，黔督張鳴鶴勸張奏以實，時魏璫專政，下調停旨，而啓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懼，斬世緒，泣三日，以毒進啓元，隕，事乃解。宋夫人疏請孫穉未勝爵服，乞權署名，俟長賜襲，會今上登極，憐之，輒賜勅實授，卽今嗣公沐天波，時僅歲一周支也。

普名勝者，阿迷州土寇也。祖者輅，父子爲亂，三鄉維摩間，萬歷四十二年，廣西郡守蕭以裕調寧州，祿土司兵合勦，一鼓破之，輅父子俱就戮，始復維摩州，開三鄉縣，時名勝走阿迷，寧州祿洪欲除之，臨安守梁貴夢、郡紳王中丞撫民畏寧州強，留普樹之敵，曲庇名勝，初猶屯阿迷境，後十餘年，兵頓強，殘破諸土司，遂駐州城，盡奪州守權，崇禎四年，撫臣王伉憂之，裹毡笠，同二騎潛至州，悉得其叛狀，疏請勦，上命川貴四省合勦之，石屏龍土司兵先薄漾田，爲所殲，三月初八日，王中丞親駐臨安，布政周世昌統十三參將，將本省兵萬七千人，逼沈家墳，賊命黎亞選扼之，不得進，相持者二月，五月初二日，亞選自營中潛往爲

名勝齋。醉返營。一童子洩其事於龍。龍與王土司夜劫之。遂斬黎。進薄州城。環圍四月。卒不下。時州人慶大享任職。方卽賊恃爲與。援潛使使入京。縱反間。謂普實不叛。王撫起。疊微功。百姓悉糜爛。於是部郎疏論。普地不百里。兵不千人。卽叛。可傳檄定。何騷動大兵爲。而王宮諭錫。袞楊庶常。繩武。各上疏言。宜勦。事下樞部議。先是王撫疏。名勝包藏禍心已久。前有司養疽。莫發。奸致成難。圖臺草上。因切責。前撫按。而前擁閔洪學。已擢家宰。懼勿能自解。卽以飛語。慝。大司馬。大司馬已先入部。郎言。遂謂名勝地不當一縣。撫按比周。張大其事勢。又延引日月。徒虛糜縣官餉。疏上。嚴旨逮。抗。及按臣趙世龍。十月十五。撫按俱臨安。就逮。十二月十八。周世昌中銃死。十三參將悉戰沒。五年正月朔。賊悉兵攻臨安。詐郡括萬金犒之。受金攻愈急。迨十六城垂破。賊忽退師。以何天衢襲其穴也。天衢江右人。居名勝十三頭目之一。見名勝有異志。心不安。妻陳氏力勸歸。中朝。天衢因乞降。當道以三鄉城處之。今遂得其解圍力。後普屢以兵攻三鄉。各相拒。無所勝。乃退兵。先修祖父。怨於寧州。方攻寧時。洪已奉調中原。其母集衆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賊不得入。後洪返。謂所予太重。責之金。諸族目悉解體。賊謀知。乘之入。洪走避。撫仙湖孤山。州爲殘破。歲餘。洪復故土。鬱鬱死。賊次攻石屏州。及沙土。司等十三長官。悉服屬之。志欲克維摩州。南魯白城。卽大舉。魯白城在廣南西南。七日程。臨安東南。九日程。與交趾界。城天險。則白彝所踞。名勝常曰。進圖中原。退守魯白。吾無憂矣。攻之三年。不能克。七年九月。忽病死。子福遠。方九歲。妻萬氏。多權略。威行遠近。當事者姑以撫了局。釀禍至今。自臨安以東。廣西以南。不復知有明官矣。至今臨安不敢一字指斥。旅人詢及者。輒揜口相戒。府州文移。不過虛文。予過安莊。見爲水西殘破者。各各有同仇志。不惜爲致命而

此方人人沒齒無怨言不意一婦人威略乃爾。南包沙土司。抵蒙自縣。北包彌勒州。抵廣西府。東包維摩州。抵三鄉縣。西抵臨安府。皆其橫壓之區。東唯三鄉何天衢。西唯龍鵬龍在田。猶與抗鬪。餘皆聞風潛伏。有司爲之籠絡。仕紳受其羈勒者十八九。王伉以啓釁被逮。後人苟且撫局。舉動如此。朝廷可謂有人乎。夫伉之罪在誤用周世昌。不諳兵機。彌運數月。兵久變生耳。當時止宜責其遲留策其後效。臨敵易帥。且不可遽就軍中逮之。亦太甚矣。嗟乎。朝廷於東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獨西南彝也。

滇遊日記二

戊寅八月初七日。余作書投署府何別駕。求廣西府志。是日其誕辰。不出堂書不得達。入堂閱其四境圖。見盤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東北從東界之北而去。不標地名。無從知其何界也。

初八日。何收書欲相見。以雨不往。

初九日。余令顧僕辭何不見。促其志。彼言即送至而終不來。是日復大雨不止。

初十日。何言覓志無印就者。已復命殺青矣。是日午霽。始見黃菊大開。菊惟黃色不大。又有四番菊。廣西府。西界大山高列如屏。直亘南去。曰草子山。西界即大麻子嶺。從大龜來者。東界峻逼。而西界層疊。北有二石山。森羅於中。連絡兩界。曰發果山。東支南下者。結爲郡治。西支橫屬。西界者。有水從穴湧出。甚巨。是爲瀘源。經西門大橋而爲矣。邦池之源者也。通海從穴湧出。此海亦從穴湧出。然此海南山復橫。仍入大守塘山穴中。尤爲異也。廣西僧言。此水入穴。即從竹園邨北龍潭出。未知果否。恐龍潭自是錫岡北塢。亦此未必合出也。矣。邦池。俗名海子。又曰龍甸。此瀘江非廣中瀘江也。瀘江在南。而此水亦竊其名。不

如何哉。矣。邦池之南，復有遠山東西橫屬，則此中亦一南北中窪之坑，而水則去來皆透於穴矣。此郡山之最遠者也。發果山，圍若貫珠，橫列郡後，東下一支曰奇鶴峯，則學宮所托，西下一支曰鐵龍峯，則萬壽寺所倚，而郡城當其中環處。城之東北，亦有一小石峯在其中，曰秀山，上多突石，前可瞰湖，後可攬翠。城南瀨湖，復突三峯，東即廣福，曰靈龜山，中峯最小，曰文筆峯，建塔於上，而西峯橫若翠矣。即名翠屏，此郡山之近者也。秀山前有伏波將軍廟，後殿爲伏波像，前殿爲郡守張繼孟祠。張拱風人，以甲科守此，壬申爲嘗，曾困城岌岌矣。張誓不顧身，固保城隍，誓莫能破，城得僅存，先是張夢馬伏波示以方略，後遂退賊。二月終，魏菴息寧河招撫焉。州人服其膽略，賊稱爲捨命王云。新寺即萬壽寺，當發果西垂之南，其後山石嶙峋，爲滇中所無，其寺南向，後倚峭峯，前臨遙海，亦此中勝處，前有玉皇閣，東爲城隍廟，俱在城外。瀘源洞在城西北四里，新寺後山西盡，環塢而北，其中亂峯雜沓，綴以小石岫，皆削瓣駢枝，標青點翠，北環西轉，而瀘源之水湧於下穴。瀘源之洞，闢於層崖，有三洞焉，上洞東南向，前有亭，下洞南向，在上洞西五十步，皆在前山之南崖，後洞在後山之北岡，其上如智井，從井北墜穴而下二十步，底界而成脊，一穴東北下而小，一穴東南下而廓，此三洞之分向也，其中所入皆甚深，秉炬穿隘，屢起屢伏，乳柱紛錯，不可窮詰焉。

十一日大霧，上午出西門，過城隍廟，玉皇閣前，西一里，轉新寺西峯之嘴而北，又北一里，見西壑，漲水盈盈，而上洞在其西北矣。由岐路一里，抵山下，歷級遊上洞，望洞西有寺殿兩重，入而淪憩，水爲餐，余因由寺西觀水洞，還寺中索炬，始知爲洞有三，洞皆須火深入，下午強索得炬，而火爲願僕所滅，逼覓不可得。

遙望一邨，在隔水之南，漲莫能達，遂不得爲深入計。聊一趨後洞之內，披其外扇，還入下洞之底，探其中門而已。仍從舊路歸，北入新寺，抵暮而返。

十二日早，促何君志，猶曰：「即送至坐寓待之。」擬一至即行，已而竟日復不可得。晚謂願僕曰：「志現裝釘，俟釘成，卽來候也。」余初以爲廣西郡人，必悉盤江所出，逼徵之，終無諳者。其不知者，反謂西轉彌勒，旣屬顛倒，其知者，第謂東北注羅平，經黃草壩，下卽莫解所從矣。間有謂東南下廣南，出田州，亦似揣摩之言。靡有確據也。此地至黃草壩，又東北四五日程，余欲從之，以此中淹留日久，迤西之行不可遲，姑留爲歸途之便。廣西府鸚鵡最多，皆三鄉縣所出，然止翠毛丹喙，無五色之異。三鄉縣乃甲寅蕭守所城。

維摩州有流官，稱居郡城，不往州治，二處皆藉何天衢守之，以與普拒。廣福寺在郡城東二里，吉雙鄉在矣邦池之東南，與之對，而彌勒州在郡西九十里，一統志乃注寺在彌勒東九十里，鄉爲彌勒屬。何耶，豈當時郡無附郭三州，各抵其前爲界，故以屬之彌勒耶？然今大麻子哨西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十三日，中夜聞雷聲，遂旦而雨，初余欲行屢矣，而日復一日待之，若河清焉。自省至臨安，皆南行，自臨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臨安抵阿迷，皆東北，自阿迷抵彌勒，皆北行，自彌勒抵廣西府，皆東北。

十四日，再令願僕往促志，余束裝寓中以待。乍雨乍霽，上午得回音，仍欲留至明晨云。乃攜行李出西門，入玉皇閣，閣頗宏麗，中乃銅像，而兩廡塑羣仙像，極有生氣。正殿四壁畫亦精工，遂過萬壽寺，停行李於其右廡，飯後登寺左鐵龍峯之脊，石骨稜稜，皆龍鱗象角也。志又稱爲天馬峯，以其形似也。旣下，還寺中，見右廡之北有停樞焉，詢之，乃吾鄉徽郡游公柩也。游諱大勳，任廣西三府，征普時，游率兵屯郡南海，棺

以防寇之衝突。四年四月，普兵忽乘之，游竟沒於陣。今其子現居其地，不得歸，故停柩寺中。余爲慨然。是晚遇李如玉、楊善居諸君，作醮寺中，屢承齋餉。僧千松亦少解人意，是晚月頗朗。

十五日，余入城探游君之子，令願僕往促何君。上午出西門，遊城隍廟，既返寺，寺中男婦進香者接踵。有吳錫爾者，亦以進香至。同楊善居索余文，各攜之去。約抵暮，馳還，抵午，願僕回言。何君以吏釘志久，選擇數板，限下午卽備，料不過期矣。下午，何命堂書送志及程儀至，余作書謝之。是晚爲中秋，而晚雲密布，既暮而大風忽吼，僧設茶於正殿，遂鋪饅而臥。

十六日，雨意霏霏，不能阻余行色。而吳楊文未至，令願僕往索之。既飯，楊君攜酒一樽，侑以油餅、熏鳧，乃酌酒而攜鳧餅以行。從玉皇閣後，循鐵龍東麓而北一里，登北山而上一里，逾其坳，卽發果山之脊也。志又謂之九華山，蓋東峯之南下者爲奇鶴，爲學宮所倚；西峯之南下者爲鐵龍，爲萬壽寺之脈。中環而南，突於城中者爲鍾秀山，其實一山也。從嶺上平行，又北三里，始見瀘源洞。在西而山脊則自東界大山，橫度而西，屬於西界，爲郡城後倚。然瀘源之水，穿其西穴而出，亦不得爲過脈也。從嶺北行，又五里而稍下，有峭在塢之南岡，曰平沙峭，郡城北之鎖鑰也。其東卽紫微之後脈，猶屏列未盡。其西則連峯蜿蜒，北自師宗南下，爲阿廬山，界塢中之水而中透瀘源者也。由峭前北行塢中六里，有溪自北而南，小石梁跨之，是爲矣。各橋溪水發源於東西界分支處，由梁下西注南轉塢窮而南入穴，出於瀘源之上流也。又北六里有邨在西山之半，溪峽自東北來，路由西北上山一里，躡嶺而上，二里，遂逾西界之脊。於是瞰西塢行塢中，水浸成壑，有邨在其下。其西復有連山，自北而南，與此界又相持成峽焉。從嶺上又北四里，乃西北

下西峽中一里抵麓復循東麓北行十五里復有連岡屬兩界之間有數家倚其上。是爲中火鋪。有公館焉。按志師宗南四十里有輿勒哈當卽此矣。飯仍北行峽中其內石峯四五。離立崢嶸。峽西似有溪北下。路從峽東行兩界山復相持而北塢中皆荒茅沮洳直抵師宗寂無片椽矣。聞昔亦有耶落自普與諸彝出沒莫禁民皆避去遂成荒徑廣西李翁爲余言師宗南四十里寂無一人皆因普亂民不安居龜山督府今亦有普兵出沒路南之道亦梗不通一城之外皆危境云。龜山爲秦土官寨其山最高爲輿勒東西山分脈處其西卽北屬陸涼西屬路南爲兩州間道向設督捕城今漸廢弛秦土官爲昆土官所殺局復爲普所據今普兵不時出沒其地人不敢行往路南徵江者反南迂輿勒從北而向萃泥關焉蓋自廣西郡城外皆普氏所籠服卽城北諸鄉小民稍溫飽輒坐派其費以供如違卽全家擄掠而去故小民寧流離四方不敢一鳴之有司以有司不能保其命而普之生殺立見也。北行二十里經塢而西從塢中度一橋有小水自南而北涉之轉而西北行。隕色已合。顧僕後余從一老人一童子前行躑躅昏黑中余高聲呼顧僕老人輒搖手禁止蓋恐匪人聞聲而出也。循坡陟坳十里有一尖峯當坳中穿其腋復西北行其處路甚溜蹊水交流路幾不辨後不知顧僕趨何所前不知師宗在何處莽然隨老人行而老人究不識師宗之遠近也。老人初言不能抵城隨路有郁可止余不信至是不得頓井不得師宗余還叩之老人曰余昔過此已經十四年前此隨處有郁不意竟滄桑莫辨久之漸聞犬吠聲隱隱真如空谷之音知去人境不遠過尖山共五里下涉一小溪登坡遂得師宗城焉抵東門門已閉而外無人家循城東北隅有草茅數家俱已熟寢老人仍同童子去余止而謀宿莫敢戶者心惶惶念顧僕負囊山荒路寂泥滯天黑不

知何以行，且不知從何行。久之見暗中一影，亟呼而得之，而後喜可知也。既而見前一家有火，趨叩其門，始固辭，余候久之，乃啟戶入，淪湯煮楊君所貽粉糕，啖之甘如飴也。濯足藉草而臥，中夜復聞雨聲，主人爲余言，今早有人自府來，言平沙有沙人，欲道君何以行，余曰無之，曰可徵君之福也。土人與之相識，猶發索，始放君之，不遇，豈偶然哉！卽此地外五里，尖山之下，時有賊出沒，土人未曉，卽不敢行，何幸而昏夜過之。師宗在兩山峽間，東北與西南俱有山環夾，其塢縱橫而開洋，不整亦不大，水從東南環其北而西去，亦不大也。城雖碑甃而甚卑，城外居民寥寥，皆草廬而不見一瓦，其地哨守之兵，亦俱何天衢所轄。城西有通元洞，去城二里，又有透石靈泉，俱不及遊。

十七日晨起，雨色霏霏，飯而行，泥深及膝，出門卽仆，北行一里有水，自東南塢來，西向注峽而去，石橋跨之，爲綠生橋，過橋行塢中一里，北上坡，遵坡行八里，東山始北斷成峽，水自峽中西出，有寨當峽而峙，不知何名，余從西坡北下，則峽水西流所經也。坡下亦有茅舍數家，爲往來居停之所，是曰大河口，河不甚巨，而兩旁沮洳特甚，有石梁跨之，與綠生同，其水勢亦與綠生相似，過橋北行度塢，塢北復有山自東北橫巨西南一里，陟其坡，循之東向行三里，越坡東下塢中，沮洳有小水自北而南入大河，溪上流有四五人，索哨錢於此，因架木爲小橋以渡，見余，不索哨而乞造橋之牒，余畀以二文，各交口稱謝，旣渡半里，余隨車路東行，諸犬哄然大呼，余還顧，卽以羅平大道，宜向東北，余東行爲誤故也。亟還從東北半里，復上坡東行，於是皆荒坡遙隴，夙霧遠迷，重茅四塞，十五里，東逾岡，始望見東北岡上有寨一屯，其前卽環山成窪，中有盤壑，水透其底而成田，迴澗四顧皆高，不知水所從出，從岡東下一里，越塢中細流，其塢與流

皆自南而北。卽東通盤壑者。又東上一里。循壑之南脊行。與所望北岡之寨正隔塢相對矣。又逾東岡稍下一里。則盤壑之東有峽穿隴而至。其峽自東南大山破壁而至者。峽兩崖皆巨壁。其上或中剖而成。峽或上覆而嵌梁。一塢之中。條斷條續。水亦自東南流穿盤壑。但壑中不知何淺。時余從石梁而度。水流其下。不知其爲梁也。望南北峽中水。一從梁洞出一。從梁東。選石蹠勝。瞰峽而坐。睇其下。如連環夾壁。明暗不一。曲折透空。但峽峭壁削。無從下穿其穴耳。於是又東。愈岡塢相錯。再上。再下。八里。盤壑再上。至是夙霧盡開。北有削崖近峙。南有崇嶺遙穹。取道其間。橫陟嶺脊。始逼北崖。旋向南嶺。二里。復逾高脊。北轉。東下。二里。有茅當兩峯峽間。前植峭竿。空而無人。是曰張飛峭。山中之最幽險處也。又東下三里。懸壑深闊。草木叢密。泥濘及膝。是名僂頭峭。峭不見居廬。路口止有一人。懸刀植鎗而索錢。余不之與。而過此峭之南。卽南穹崇嶺。羅平賊首阿吉所窟處。爲中道最險。故何兵峭守焉。又名新峭。而師宗界止此矣。過峭。又東上嶺。嶺更峻。石骨稜厲。二里。躋其顛。是爲羅平師宗之分界。亦東西二山之分界也。嶺重山複。上下六十里。險峻爲迤東之冠。其山蓋南自額勒度脉分支北下。結成崇嶺。北度此脊。而爲白蠟東龍。而東盡於河底盤江交會處者也。從嶺上東向平行。其間多墜壑成窞。小者爲智井。大者爲盤窪。皆叢木其中。密不可窺。而峯頭亦多樹多石。不若師宗皆土山茅脊也。平行嶺上五里。路左有場。宿火樹間。是爲中火鋪。乃羅平師宗適中之地。當午。有土人擔具攜炊。賣飯於此。而旣過時。輒去。余不及矣。乃冷餐所攜飯。又東一里。漸下。又一里。南向。下叢中。其路在箐石間。泥濘彌甚。一里。遂架木爲棧。嵌石隙中。非懸崖沿壁。而或斷或續。每每平鋪當道。想其下皆石孔。智井。故用木補填之也。又東下一里。始出峽口。迴顧

西壑崇嶺黃懸皆叢箐密翳中有人聲想有彝人之居而外不能見東眺則南界山岡平亘北界則崇峯屏立相持而東於是循北坡東行三里復北上坡直抵北界峯腰緣之三里峯盡東下有塢縱橫一塢從北峽來一塢從東峽來一塢從西峽來一塢向東南去時雨色復來路復泥濘計至羅平尚四十里行不能及聞此中有營房一所可宿欲投之四顧茫無所見祇從大道北轉入峽遂緣峽東小嶺而上一里忽遇五六人持矛挾刃而至顧余曰行不及州矣予問營房何在曰已過可宿乎曰可遂挾余還蓋此輩即營兵乃送地方巡官過嶺而返者仍一里下山抵塢中乃向東塢入半里抵小峯之下南向攀峯而上峻滑不可着足半里登其巔則營房在焉營中茅舍如蝸上漏下溼人畜雜處其人猶沾沾謂予公貴人使不遇余輩而前無可托宿奈何雖營房卑陞猶勝彝居十倍也彝謂黑白彝與編彝余領之索水炊粥峯頭水甚艱以一掬濯足而已

十八日平明雨色霏霏余謂自初一濛田晴後半月無雨恰中秋之夕在萬壽寺狂風驟雨當復有半月之陰營兵曰不然予羅平自月初卽雨並無一日之晴蓋與師宗隔一山而山之西今始雨山之東雨已久甚乃此地之常非偶然也余不信飯後下山飯以笋爲菜笋出山簪深處八月正其時也滑滑更甚於昨而濃霧充塞較昨亦更甚一里抵昨所入塢中東北上一里過昨所返轅處又一里逾山之岡於是或東或北盤旋嶺上八里稍下有泉一縷出路左右穴中其石高四尺形如虎頭下層若舌之吐而上有一孔如喉水從喉中溢出垂石端而下墜喉孔員而平僅容一拳盡臂探之大小如一亦石穴之最奇者余時右足爲污泥所染以足向舌下就下墜水濯之行未幾右足忽痛不止余思其故而不得曰此靈泉而

以濯足。山靈罪我矣。請以佛氏懺法解之。如果神之所爲。祈十步內痛止。及十步而痛忽止。余行山中。不喜語怪。此事余所親驗而識之者。不敢自諱。以沒山靈也。從此漸東下。五里抵一盤壑。中有小水自北而南。四圍山如環堵。此中窪之底也。豈南流亦透穴而去者耶。又上東岡。二里逾岡。又東下一里。行塢中者三里。有小水自西北向東南。至是始遇明流之澗。有小橋跨之。旣度澗。從東南去。路復東上岡。三里逾岡之東。始見東塢大關。自南而北。東界則遙峰森峭。志稱羅莊山。駢立東南。西界則崇巘巖峨。志稱白蠟山。屏峙西北。東北又有一山。土人稱爲來龍山。橫排於兩界缺處。而猶遠不睹。羅平城近莫見。與哆囉也。與哆囉即在山下。以嶺峻不能下取耳。又東稍下者二里。峻下者一里。遂抵塢中。則與哆囉茅舍數間。倚西山東麓焉。從此遂轉而北行塢中。其塢西傍白蠟。東瞻羅莊。南去甚遙。則羅莊自西界老脊分枝而東環處也。塢中時有土岡。自西界東走。又有石峰自東界西突。路依西界北行。遙望東界遙峰下。峭峰離立。分行競穎。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立之峰。西南始于此。東北盡于道州。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而此又其西南之極云。過與哆囉北。一重土岡東走。卽有一重小水隨之。想土岡之東有溪北注。以受此諸水。數涉水逾岡。北五里。望西山高處有寨。聚居頗衆。此囉囉寨也。又北二里。有池在東岡之下。又北二里。有池在西岡之下。皆岡塢環轉中窪而成者。又北三里。有水成溪。自西而東向注。甚急。一石梁跨之。是爲魯彝橋。橋下水東南數里入穴中。越橋北。始有夾路之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而東注。其水不及魯彝之半。卽從上流分來。亦東里餘而滅。亦一石梁跨之。二水同出於西門外。白蠟山麓龍潭中。分流城東南而各墜地穴。亦一奇也。橋之南始有盈禾之塍。又北半里入羅平南門。半里轉東。一里出東門。停憩於楊店。是日爲

東門之市既至而日影中露。市猶未散。因飯於肆。觀於市。市新榛子。薰鷄。羹。還楊店。而雨濛濛復至。時有楊墻。姜渭濱者。荊州人。贅此三載矣。頗讀書。知青鳥術。詢以盤江曲折。能隨口而對。似有可據者。先是余過南門橋。有老者巾服而踞橋。坐見余過。拉之俱坐。予知其爲土人。因訊以盤江。彼茫然也。彼又執一人代訊。其人謂由激江返天上可笑也。渭濱言盤江南自廣西府流東北。師宗界入羅平之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八達彝寨。會江底河。經巴澤。河格。巴吉。興龍。那貢。至壩樓。爲壩樓江。遂東南下田州。不北至黃土壩。亦不至普安州。第壩樓諸處。與普安界亦相交錯。是南盤亦經普安之東南界。特未嘗與東北之北盤合耳。羅平在曲靖府東南二百餘里。舊名羅雄。亦土州也。萬歷十三年。土酋者繼榮作亂。都御史劉世會奉命征討。臨元道文作。率萬人由師宗進。夾攻平之。改爲羅平。明年繼榮目把董仲文等復叛。羈知州何俊文作。以計出之。復率兵由師宗進。討平之。今遂爲迤東要地。羅平州城。西倚白蠟山下。東南六十里。爲羅莊山。東北四十里。爲東龍山。有水自白蠟麓龍潭出。名魯彝河。東環城南。出魯彝橋。而東入地穴。其北有分流小水。亦如之。此內界之水也。其西有蛇場河。自州西南環州東北。抵江底河。俱在白蠟。東龍山外。其東南有盤江。自師宗東北入境。東南抵八達。俱在羅莊山外。此外界之水也。州城磚甃。頗整。州治在東門內。居民惟東門外頗成閭閻。西南二門爲賊首官竊。仲家寨在正南八十里。烏魯河師宗界。阿吉。繼榮寨在州西南七十里。偏頭南大山下。二寇不時劫掠。民不能居。白蠟山在城南南十餘里。頂高十餘里。其麓卽在西門外二里。上有尖峰。南自偏頭寨。北抵州西北。爲磨盤山。過脈而東。又起爲東龍山者也。此山雖晴霽之極。亦有白雲一縷橫亘。其腰如帶。圍爲州中一景。東龍山在城東北四十里者。繼

榮叛時結營其上爲巢窟官兵攻圍久之內潰而被今其上尙有二隘門。羅莊山在城東南六十里其山參差森列下多卓錫拔筍之岫粵西石山之發軔也。羅平州東至廣南八達界二百里西南至師宗州偏頭哨六十里南至師宗州烏魯河界八十五里西南至陸涼蛇場河界一百里西北至舊越州界發郎九十里北至亦佐縣桃源界一百二十里東北至亦佐縣黃草壩二百里。羅平州正西與滇省對正東與廣西思恩府對正北與平彝衛對正南與廣西府永安哨對

十九日坐雨逆旅閱廣西府志下午有伍左李三生來拜

二十日雨阻逆旅

二十一日亦雨阻逆旅

二十二日早猶雨霏霽將午乃霽滌濯汚衣且補紉之下午入東門仍出南門登門外二橋觀魯彝河詢之土人始知其西出白蠟山麓龍潭仍東入地穴者也還入南門上城行抵西門望白蠟山麓相去僅三里有土岡一層迴之魯彝發源卽從其麓透穴而出者也稍北卽東轉經北門其西北則磨盤山峙焉爲州城來脈城東北隅匯水一塘其下始有禾畦卽東門接壤矣其城乃東西長而南北狹者也

二十三日晨起陰雲四布飯而後行其街從北去居民頗盛一里出北隘門有岐直北過嶺者爲發郎道其嶺卽自西界磨盤山轉而東行者板橋大道從嶺南東轉東北向行十里有邨在北山之下曰發近德其處南開大塢西南卽白蠟東南卽大堡營山大堡營之南一支西轉卓起一峰特立於是邨之南爲正案其南則石峰參差遙列卽昨與膠驪所望東南界山也又東廐有小水南去渡之東五里有石峰突兀

當關。北界卽磨盤東轉之山。南界卽大堡山諸石峰。相湊成峽。而石峰當其中。若蹲虎然。由其東南腋行。南界石山。森森成隊。南去而路漸東北上。五里出當關峰之東。其東垂有石特立。上有斜簾之勢。是曰金雞山。所謂金鷄獨立也。又東一里。一洞在南小峰下。時雨陣復來。避入其中。飯。又東三里。東趾峽脊。其脊卽磨盤山東走脈。至此又度而南。爲大堡營東山者也。一里。逾脊之東。其上有岐南去。不知往何彝寨。脊東環窪成塢。有小水北下。注東南塢中。稻禾盈塍。有數家倚北峰下。曰沒奈德。東峰下有古殿二重。時雨勢大至。趨避久之。乃隨水下東南峽。峽逼路下。兩旁山勢。仍覺當人面而起。東行峽中二里。有水自峽南洞穴出。與峽水同東注。又一里。有小石梁跨溪。逾之。從溪南東行一里。溪北注。峽路東逾岡。一里餘。有塢自西北來。環而南。其中田禾芄。芄落高下。東二里有數十家夾路。曰山馬彝。亦重山中一聚落也。於是又東北一里。石峰高巨。逾其南坡。抵峰下。又東南一里。有塘在山塢。五六家傍塢。而栖曰挨澤。邨又東北二里。爲三板橋。數家踞山之岡。其橋尙在岡下。時雷雨大至。遂止於岡頭上寨。二十四日。主人炊飯甚早。平明卽行。雨色霏霏。路滑殊甚。下坡卽有小石梁。其下水亦不大。自西而東注。乃出於西北石穴。而復入東北穴中者。其橋非板而石。而猶仍其舊名。橋南復過一寨。乃東向行。坡間二里。有岐當峽。從東北者。乃入寨道。從直東者。爲大道。從之直東一里。登岡上。其北有塢。在北大山下。卽寨聚所托。中有禾芄。芄焉。岡南小石峰排立。岡頭自東而西。遂與北山環峙爲峽。入峽。東行四里。逾脊北上。半里入其峽。其北四峰環合。中有平塢。經之而北。西峰尤突兀焉。北半里。又穿岡半里。復由峽中上一里。直抵北巨峰下。其峰聳巨危削。如屏北障。其西有塢。下墜北去。其中箬深霧黑。望之杳然。路從縫東南轉。

遂與南峰湊峽甚逼。披隙而東，半里。其東四山攢沓，峰高峽逼，叢木叢密，亦幽險之境也。遂循南峰之東，南向入塢，半里。乃東南上，半里。逾岡脊而東，其東有塢，東下，路從岡頭南向行，一里。復出南嶺，其嶺東西兩峰，從岡脊起，路出其側，復東，向行三里，始稍降而復上，於是升降曲折，多循北嶺行，與南山相持成塢。六里，路從塢而東，又五里，稍上，逾嶺，南北峽始開，再東，盤北嶺之南，三里，始見路旁餘薪爨灰，知爲中火之地。從其東一里下峽，始得石路，迤邐南向，平行下二里，俯見南塢，甚杳，循北嶺東向行一里，忽聞溪聲沸然，又南下抵塢中，一溪自東而西，有石梁跨之，溪中水頗大而甚急，四顧山迴谷密，毫無片隙，不知東北之從何來，不知西南之從何洩，當亦是出入於竅穴中者，欲候行人問之，因坐飯橋上，久之不得過者，乃南越橋行，仰見橋南有歧躡峰直上，有大道，則溯溪而東，時溪漲路澹，攀南峰之麓，行念自金雞山東上一路所上者多，而下者無幾，此溪雖流塢中，猶是山巔之水也。東一里，循南峰東麓，轉而南，隔塢東望，溪自東北峽中破崖而出，其內甚逼，路捨之南，半里，復循南峰南麓，轉而西，向入塢，一里，塢窮，遂西上嶺，一里，逾嶺頭，始見有路自北來，合并由嶺上南去，此卽橋南直上之岐，逾高嶺而下者，較此爲逕直云。由嶺南行，西瞰塢甚深，而管窺泉沸，亦不辨其從何流也。又南二里，轉而東，循北嶺南崖東向行，亦與南山下夾成塢，下瞰深密，與西塢同，東五里，其塢漸與西塢並，始知山從東環塢，乃西下者，又東向，逾岡，東北一里，度一脊，其脊東西度，從其東復上嶺，一里，則嶺東有塢，南北關，乃北轉，循西山行塢上，一里，塢窮，從塢北平轉，逾東嶺之東，共二里，有數家在路北坡間，是曰界頭寨，以羅平郵落，東止於此也。又東行，岡上二里，再上嶺，一里，逾而東，則有深峽下嵌，惟聞水聲洶湧，而不見水，從嶺上轉而南行，東瞰東界山麓，石

崖懸削。時突於松梢箚影中。而不知西界所行之下。其崖更聳也。南行一里。始沿崖南下。又一里。仰見路西之峰。亦變而爲穹崖峭壁。極危峻之勢焉。從此瞰東崖之下。江流轉曲。西南破壁去。隔江有茅雨三點。倚崖而居。乃東向拾級直下一里。瞰江甚近。而猶未至也。轉而北。始見西崖矗立。插天與東崖隔江對峙。其崖乃上下二層。向行其上。止見上崖而不得下見。亦不得下達。故必迂而南。乃得拾級云。北經巖崖下。半里下瀕江流。則破崖急湧。勢若萬馬之奔馳。蓋當暴漲時也。其水發源於師宗西南龍擴北。合陸涼諸水爲蛇場河。由龍甸及羅平舊州。乃東北至伊澤。過東龍山後。轉東南抵此。卽西南入峽。又二百里而會八達盤江者也。羅平普安以此江爲界。亦遂爲滇東黔西分界焉。有舟在江東。頻呼之。莫爲出渡者。薄暮雨止。始有一人出。曰江漲難渡。須多人操舟乃可。不過乘急爲索錢計耳。又久之。始以五人划舟來。復不近涯。以一人涉水而上。索錢盈壑。乃以舟受。已昏黑矣。雨復淋漓。截流東渡。登涯入旅店。店主人他出。其妻黠而惡。見渡舟者。乘急取盈。亦尤而效之。先索錢而後授餐。餐又惡而鮮。且嫚褻余。蓋與諸少狎。而笑余之老也。此婦奸腸毒手。必是馮文所記地羊寨中一流人。幸余老不爲所中耳。江底寨乃獬獬。止此一家歇客。爲漢人。其人皆不良。如獬獬之要渡。漢婦之索客。俱雨中諸彝境所無者。其地爲步雄屬。乃普安十二營長官所轄也。土酋龍姓。據土人曰。今爲僮姓者。所奪步雄之界。東抵黃草壩二十里。西抵此江六十里。南抵河格爲廣南界。一百餘里。北至本司十二營界。亦不下三四十里。亦平原中一小邑也。二十五日。其婦平明始覓炊。遲遲得餐。雨時作時止。出門卽東上嶺。蓋其江自北而南。兩崖夾壁。惟此西崖有一線可下。東崖有片隙可廬。其南有山橫列。江折而西向入峽。有小水自東峽來注。故西崖之南。江

勒而無餘地。東崖之南，曲轉而存小陸，乃知步雄之地。西南隨此江，其界更遠。南抵廣南，其界即盤江。此統志所云。東入普安州境也。步蟾居貴州普安州，盤旋東北共三里，逾嶺頭，遂與南山或南北兩界。峽中深逼，自東而西路循北山嶺南行，自西而東，又五里，則北山忽斷如中剖者，下陷如深坑，底有細流，沿石底自北而瀉於南。峽路乃轉北而下，歷懸石，披仄嶠，下抵石底，踐流稍南，復攀石隙，上躋東崖。由石底北望斷崖中剖，對夾如一線，並起各千仞，叢翠披雲，飛流濺沫，真幽險之極觀。逼仄之異境也。既上，復循北嶺東行五里稍降，行塢中二里，於是路南復有峰突起，不沿南塢，忽穿北岫矣。時零雨間作，路無行人，既而風馳雨驟，山深路僻，兩人者勃窣其間，覺樹影溪聲俱有靈幻之氣。又二里度東脊，稍轉而南，復逾岡而上。二里一岐，東南一岐，直北，顧奴前馳從東南者，穿山腋間二里，忽見數十家倚北塢間，余覺有異，趨問之，則大路尚在北大山後，此乃山中別聚，皆羶羶也。見人偃偃，間有解語者，問其名曰坡頭甸。問去黃草壩，曰尚五十里。問北出大路若干里，曰不一里。蓋其後有高山，北列最高，抱此甸而南，若隔絕人境者。隨其指，逾嶺之西北腋，果一里而得大道，遂從之。緣大山之北而上，直躋者一里，望北塢甚深而闊，盡開樹杪，每埒視之，惟見其中叢茅盤谷，闕無片墜半椽也。盤大山之東，又上半里，忽見有峽，東墜稍東南降半里，平行大山東南支，又見其西，復有峽南墜，已與大山東西隔隴矣。於是降陟嶺塢十里，有兩三家居北岡之上，是曰柳樹止，而炊湯以飯，而雨勢不止，訊去黃草壩不及，遂留止焉。其人皆漢語，非羶羶，居停之老陳姓，甚貧而能重客，一見輒煨檣栳以燎濕衣，余浣汚而炙之，雖食無鹽，臥無草，甚樂也。二十六日平明起炊飯，風霾飄雨，余仍就火久之，乃行降坡循塢，其塢猶西下者，東三里塢窮，有小水自

北塢來橫渡之。復東上坡。宛轉嶺。五里有場在北坡下。由其東又五里。逾岡而下。塢忽東西大開。其西南岡脊甚平。而東北若深墜。南北皆巨山。而南山勢尤崇。黑霧間時露巖巖氣色。塢中無巨流。亦無田。墜居人一望皆深茅充塞。路本正東去。有岐南向崇山之腋。顧奴前馳。從之一里。南竟塢。將陟山坡上。余覺其誤。復返轍而北。從大路東行。披茅履濕。三里。東竟塢。有峰中峙塢東。塢從東北墜而下。路從東南陟而上。二里。南穿山腋。又東半里。逾其東。俯見東山南向列。下界爲峽。其中泉聲轟轟。想爲南流者。從嶺上轉南半里。逾其南。又俯見西山南向列。下界爲峽。其中泉聲轟轟。想亦南流者。蓋其東西皆有層巒夾谷。而是山中懸其間。遂從其西沿嶺南下。二里有小水自東崖橫注西谷。遂踞其上。濯足而飯。既飯。從塢上南行。隔塢見西峯高柯叢。臺藂密無纖隙。南二里。塢將盡。聞伐木聲。則掄材取薪者。從其南漸北焉。又南一里。下至塢中。則塢乃度脊。雖不甚中高。而北面反下。脊南峽。南下甚逼。中滿田禾。透峽而出。遂盤一壑。壑不成塍。有小水自東北峽下注。南有尖峰中突。水從其西南墜去。路從其東北逾嶺。一里半。涉壑。一里半。登嶺。又東。俯有峽南下。其中水聲急甚。拾級直下。一里。抵塢底。東峽水西南注。遂橫涉之。稍南。又東。峽一水自東而西注。復橫涉之。二水遂合流南行。路隨澗東而南。二里。出峽。有巨石峰突立東南。水從塢中直南去。塢中田塍鱗次。黃雲被隴。西瞻步雄。止隔一嶺。路從塢東上嶺。轉突峰之南。一里有數家倚北岡上。是曰沙澗。始知前所出塢爲沙澗也。由其前東下而復上。又東南逾一岡而下。共一里餘。有溪自北而南。較前諸流爲大。其上有石梁跨之。過梁復東上坡。一里。岡頭石齒縈泥。滑溜廉利。備諸艱楚。一里東下。又東南轉逾一岡。一里。透峽出。始見東小山南懸塢中。其上室廬纍纍。是爲黃草塢。乃東行田塍間。

一里。遂經塢而東。有水自北塢來。石坡橫截之。坡東隙則壘石齊坡。水冒其上。南瀉而下。其水小於西石梁之水。然皆自北而南。抵巴吉而入盤江者也。自沙澗至此。諸水俱清激可愛。非復潢污渾濁之比。豈滇黔分界而水卽殊狀耶。此處有石瀨。而復甃堰以補其缺。東上卽爲黃草壩營。聚壩之得名。豈以此耶。時樵者俱澆濯壩上。亦就濯之。汚衣垢膝。爲之頓易。乃東上坡。循塔垣而東。有街橫縈岡南。然皆草房卑舍。不甚整闢。土人言前年爲步雄龍土司挾其賊沙土司兵攻。故非復舊觀。然龍氏又爲饑氏所攻。而代之矣。其北峰頂卽土司黃氏之居在焉。乃入息於吳氏。吳漢人。男婦俱重客。蔬醴俱備云。

二十七日晨起。雨猶不止。旣而霽。泥濘猶甚。姑少憩一日。詢盤江曲折。爲明日行計。乃匡坐作記。薄暮復雨中夜彌甚。衣被俱沾透焉。

二十八日晨雨不止。衣濕難行。俟炙衣而起。終日雨濛濛也。是日此處馬場。人集頗盛。市中無他異物。惟黃蠟與細筍爲多。乃煨筍煮肉。竟日守雨。黃草壩土司黃姓。加部司銜。乃普安十二營長官司之屬。十二營以歸順爲首。而餞賦之數。則推黃草壩。土地之遠。則推步雄焉。黃草壩東十五里。爲馬鼻河。又東五十里。抵龍光。乃廣西右江分界。西二十里。爲步雄。又西五十里。抵江底。乃雲南羅平州分界。南三十里。爲安障。又南四十里。抵巴吉。乃雲南廣南府分界。北三十里。爲豐塘。又北二十里。抵碧洞。乃雲南亦佐縣分界。東西南三面。與兩異省錯壤。北去普安二百二十里。其地田塍中闕。道路四達。人民頗集。可建一縣。而土司恐奪其權。州官恐分其利。莫爲舉者。黃草壩東南由龍光。管口者。恐板屯壩樓。以上俱安隆土司地。其土官自天啓初。爲部人所殺。泗城以孫代署之。八蠟者。香俱泗城州地。下田州。乃昔年大道。自安

隆無土官。泗城代署。廣南以兵爭之。據其大半。道路不通。實由於此。按盤江自入達。與羅平分界。巴澤河格巴吉與隆那貢。以上俱安隆土司地。今俱爲廣南有。抵壩樓。遂下八蟻者香。又有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以爲卽安南衛北盤江。恐非是。安南北盤。合膽塞羅運白水河之流。已東南下都泥。由泗城東北界。經那地永順。出羅木渡。下遷江。則此東北來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界山箐所出。其非北盤可知也。於是遂爲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者格亦安隆土司屬。今爲廣南雜者。葛閱歷裏。俱泗城州地來。合而下田州。此水卽志所稱南旺諸溪也。二水一出泗城西北。一出廣南之東。皆右江之支。而非右江之源。其源惟南盤足以當之。膽塞羅運。出於白水河。乃都泥江之支。而非都泥江之源。其源惟北盤足以當之。各不相紊也。按雲南抵廣西。間道有三。一在臨安府之東。由阿迷州。維摩州。本州。普登。乾濟。倒馬坡。石天。非。阿九。抹甲。等哨。東通廣南。每哨撥陸涼衛百戶一員。軍兵十五名。民兵十五名。把守。後州。治。涇。溪。哨。悉廢。現。有。府。志。可。攷。抵廣南富州。入廣西歸順。下雷。而出馱伏。下南寧。此余初從左江取道。至歸順。而卒阻於交彝者也。是爲南路。一在平越府之南。由獨山州。豐寧。上下司。入廣西南丹。河池州。出慶遠。此余後從羅木渡取道。而入黔滇者也。是爲北路。一在普安之南。羅平之東。由黃草壩。卽此安隆壩樓之下田州。出南寧者。余初徘徊於田州界上。人皆以爲不可行。而久候無同侶。竟不得行者也。是爲中路。中路爲南盤入粵出黔之交。南路爲南盤鑿滇之始。與下粵之末。北路爲北盤經黔環粵之會。然此三路。今皆阻塞。南阻於阿迷之普。富州之李沈。見廣西小紀。歸順之交彝。中阻於廣南之蠶食。田州之狂獍。北阻於下司之草竊。八寨之伏莽。旣官轍之不敢入。亦商旅之莫能從。惟東路由沅靖而越沙泥。□□□□恐州爲今

人所趨。然懷遠沙泥亦多。黎人之恐且迂。陟湖南又多歷一省矣。黃草壩東一百五十里爲安籠所。又東爲新城。所皆南與粵西之安隆泗城接壤。然在黔曰籠。在粵曰隆。一音而各異字。一處而各異名。何也。豈兩名本同一字。傳寫之異耶。按安莊之東。大路所經。亦有安籠箐山。與安籠所相距四百里。乃遠者同而近者異。又何耶。大抵黔中多用籠字。粵中多用隆字。如隆安縣之類。故各從其地。而不知其地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也。黃草壩著名黔西。而居聚圍圍俱不及羅平州。羅平著名迤東。而居聚圍圍又不及廣西府。此府州營堡之異也。聞激江府湖山最勝。而居聚圍圍亦讓廣西府。臨安府爲滇中首郡。而今爲普氏所殘。凋敝未復。人民雖多。居聚雖遠。而光景止與廣西府同也。迤東之縣。通海爲最盛。迤東之州。石屏爲最盛。迤東之堡聚。寶秀爲最盛。皆以免於普禍也。縣以江川爲最。澗州以師宗爲最。敵堡聚以南莊諸處爲最。慘皆爲普所蹂躪也。若步雄之龍農爭代。黃草壩之被闕於龍沙。沙乃步雄龍氏之婦翁。安隆土司之紛爭於岑儂。岑爲廣西泗城。儂爲廣南府。今廣南變大安隆之地。爲占去八九矣。土司糜爛。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長也。諸彝種之苦於土司糜爛。真是痛心疾首。第勢爲所壓。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戀主思舊之心。牢不可破也。其所以樂於反側者。不過是遺孽煽動。其人不習漢語。而素昵彝風。故勾引爲易。而遺孽亦非果有殷之頑。田橫之客也。第跳梁伏莽之奸。藉口愚衆。以行其狡猾耳。所度諸山之險。遠以羅平師宗界偏頭哨爲最。其次則通海之建通關。其險峻雖同。而無此荒寂。再次則阿迷之中道嶺。洗家墳。其深沓雖同。而無此崇隘。又次則步雄之江底東嶺。其曲折雖同。而無此逼削。若溪渡之險。莫如江底崖削九天。壘嵌九地。盤江朋圍之渡。皆莫及焉。粵西之山。有純石者。有間

石者各自分行獨挺，不相混雜。滇南之山，皆土峰繚繞，間有綴石，亦十不一二。故環窪爲多，黔南之山，則界于二者之間，獨以逼聳見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渾濁。惟臨仙湖最清，粵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而黔流亦界於二者之間。

二十九日晨雨霏霏，既飯辭主人行，從街東南出半里，遶東峰之南而北，入其塢，竚而迴眺，始見其前大塢開於南，羣山叢突，小石峰或朝或拱，參立前塢中，而遙望塢外，南山橫亘最雄，猶半與雲氣相氳氳，此卽巴吉之東，障盤江而南趨者也。塢中復四面開塢，西則沙澗所從來之道，東則馬鼻河所從出之峽，而南則東西諸水所下巴吉之區，北則今所入豐塘之路也。計其地，北與□□爲對，南與富州爲對，西與楊林爲對，東與安籠所爲對，其遙對者，直東則粵西之慶遠，直北則四川之重慶矣。入北塢又半里，其西峰盤崖削石巖巖，獨異，其中有小水南來，溯之北，又二里，循東峰北上，逾脊稍降，陟塢復上，始見東塢焉。共二里，再上北塢，轉而西，峒中有水自西來，出峒下墜，東塢均上豐禾被隴，透之而西，沿北嶺上，西向行二里，稍降，陟北塢，一里，復西北上，二里，逾北均，從嶺脊西北行，塗中忽雨忽霽，大抵雨多於日也。稍降，復盤陟其西北坡岡，左右時有大窪旋峽，共五里，逾西均而下，又三里，抵塢中，聞水聲淙淙然，四山迴合，方疑水從何出，又西北一里，忽見塢中有坑，中墜如井，此水之所入者矣。從塢右半里，又西，北陟嶺半里，透脊夾而出，於是稍降，從長峽中行，西北三里，復稍上，始知此峽亦中窪，而無下洩之道者也。飯於路旁石上，出嶺之西，始見西塢中，盤內皆嘉禾芄芄，北有小山縮塢口，廬舍懸其上，是曰豐塘，東西南皆迴峰環之水，從西南二塢交注其間，北向墜峽，由塢東南降嶺，循塢南盤南山北麓，共二里，北與縮口廬舍隔塢。

相對見路旁有歧。南向入山。疑爲分岐之處。過而復還。始登。見其內道頗大。以爲是。再上。路分爲二。西者既漸小。南者又盤南山。又疑爲非。往復數四。莫可從問。而塢北居廬相距二里餘。往返既遙。見南山有牧者急趨就之。而隔峰間壑不能卽至。忽有負木三人從前嶺下問之。乃知其非。隨之。二里北出大路。其人言分岐之處尚在嶺西。此處南岐。乃南塢小路之入山者。大路在西塢入也。然此去已不及黃泥河。正可從碧峒托宿矣。乃西向入塢。有小水自西來。路逾坡西上下而復陟。三里逾坳。均不高。而接兩山之間。爲南山過北之脊。東水下豐塘。西水復西北流。俱入馬鼻者。脊西遙開塢直去。循北嶺。又西二里。岐始兩分。沿北嶺西向出塢。爲普安州道。橫度塢南。陟嶺南上。爲亦佐道。遂南度塢。路漸微。深茅覆水。曲磴欹坡。無非行潦。緣之。南上坡一里。西南盤嶺角。始望見北界遙山。橫巨。蜿蜒天末。此卽亦字孔西南東轉之脊。從丹霞山東南迤邐環狗場歸順二營。以走安籠所。北界普安南北板橋諸水入北盤。南界黃草壩馬鼻河諸水入南盤者也。又西南入峽。一里餘。復南躋嶺巔。一里。得石磴。由脊南轉。其脊深路曲。非此石道。復疑其誤矣。循磴西下。復轉而南。曲折一里。抵山麓。其麓復開大塢。西去。塢雖大。皆荒茅盤錯。絕無禾蔭。人煙於是隨山麓西行三里。塢直西去。路西南截塢行。塢南北界巨嶺森削。中環一壑。圓匝合沓。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惟暝色欲合。山雨復來。而路絕。深不知人煙何處。不勝惴惴。又西南一里。穿峽脊而過。其脊中平而夾甚逼。出其西長夾西去。南北兩界夾之甚遙。其中一望荒茅。而路復若斷若續。上則重茅偃雨。下則停潦盈蹊。時昏黑逼人。惟向暗中躑躅。三里。忽聞犬聲。繼聞人語。在路南。計已出峽口。然已不辨爲峽爲坡。亦不辨南向從何入。又半里。大道似從西北。而人聲在南。從莽中橫赴之。遂陷棘刺中。久之。又

半里。乃得石徑入寨門。則門閉久矣。聽其春聲甚遙。號呼之。有應者。久之有詢者。又久之。見有火影出。又久之。聞啓內隘門聲。始得啓外門入。卽隨火入春者家。炊粥澆攤青茅而臥。猶幸得其所矣。既定。問其地名卽碧峒也。爲亦佐東北界。問紅板橋何在。卽在此北峯之麓。爲黃草壩。西界與此蓋南北隔一塢云。

卷五下

滇遊日記三

戊寅九月初一日。雨達旦不休。起觀兩界山。已出峽口。碧峒在西南山下。其北山岡上。卽紅板橋爲貴州界。復去黔而入滇。高枕一簪矣。就火炊飯欲行。主人言此去黃泥河二十里。水漲舟莫能渡。須少霽之。蓋是河東岸無居廬。先有去者亦俱反候於此。余見雨勢不止。憚於往返。乃掃剔片地。拭木板爲几。匡坐敵茅中。冷則與彝婦同就溼焙。蓋一茅之中。東半畜馬。西半則主人之榻。榻前就地煨濕薪以爲爨。爨北卽所置几地也。與其榻相隔止一火。夜則鋪茅以臥。日則榜火隱几。雨雖時止。簷低外溼。不能一舉首辨羣山也。

初二日。夜雨仍達旦。主人言今日漲愈甚。舟益難渡。明日爲街子。貴州爲場。雲南爲街子。廣西爲場。候渡者多。彼舟不得不至。卽余亦同行也。余不得已復從之。匡坐如昨日。就火煨粥。日三啜焉。枯腸爲潤。是日當午雨稍止。忽聞西嶺喊聲。寨中長幼俱遙應而馳詢之。則豺狼來負羊也。幸救者傷者未死。夫日中而兇獸當道。余夜行叢薄中。而僥倖無恐。能忘高天厚地之靈祐哉。碧峒在亦佐縣東百里。蓋滇南勝境。

之界山。南走東轉。包明月所之南。橫過爲火燒鋪南山。按滇南勝境。乃分界山也。而老脊尙在其東。火燒鋪西嶺。余前過明月所。卽平彝所詢土人言。其水南下亦佐。則明月所東。火燒鋪西。乃爲分水之脊。卽轉爲火燒亦資孔之南山。東走而北。轉經樂民所。北遠歸順狗場之閭。而東南下安籠所。入廣西泗城州境。又東。迺思恩府。北京峙爲大明山。而盡於潯州。爲黔蠻二江之界。其滇南勝境之南。所度火燒鋪南山者。其峽中尙有明月水出焉。界從其口東度兩分而已。老脊從此分爲兩支。正支東由亦資孔南。東北遠樂民所北。而轉安籠所下泗城州。旁一支南下東轉。而黔滇之界因之。南抵此峒。又南至於江底。又南盡於南盤之北。焉是黔界。越老脊之西南。不以老脊爲界。而以南支爲界也。若以老脊則樂民所狗場營黃草壩俱當屬滇。以老脊東行而黔陞小。故哀滇各蠻以補不足。碧峒北與新興城遙對。南與柳樹遙對。此地又滇凸而東者。碧峒寨有民哨。有羅羅。共居一寨門之內。其西爲民寨。卽余所棲者。其東爲羅羅寨。自黃草壩至此。米價最賤。一升止三四文而已。

初三日子夜寒甚。味爽起。雨仍霏霏。旣飯。出寨門。路當從小岐南上山。誤西從大石徑行。初有塢西北去。以爲狗場道。隨石徑西南轉二里。東界石山南去。塢轉而西隨之。二里。峽中禾遂盈隴。望北山崖畔。有五家懸坡上。相去尙一里。而塢南遂絕。乃莽蒼橫陟。其塢而西北一里。抵北山。邨嶺有兩人耕於其下。亟趨而問之。尙隔一小溪。其人輒牽牛避去。余爲停趾。遂告以問道意。其人始指曰。往黃泥河。應從來處。此誤矣。再問以誤在何處。其人不告去。乃返行泥厓間。路條斷條續。二里餘。至前轉塢處。猶疑以爲當從南峽入。方惆悵無路。忽見塢邊一牧馬者。呼之。卽碧峒居停主人也。問何以至此。蓋黃泥河之道。卽從碧峒

後東南逾嶺，乃轉西峽，正與此峽東界石山，南北相隔，但茅塞無路，故必由碧峒始得通行，遂復二里餘，返至碧峒西南，傍其寨門，東南逾嶺而下一里，東南徑塢，半里復上，又半里，又東南逾一嶺，有峽自南西墜，而路則直西出，坳，半里始下，又半里抵西峽中，遂由峽西行，屢陟岡窪，三里，有石峰踞峽之中，爲當關之標，由其北逾脊而下，時密雲醜雨，見細簪縈崖，深杳叵測，真豺虎之窟也，惴惴西下一里度壑，又二里，忽有水自北峽出，下嵌壑中，遶東南而注，是爲黃泥河，其河僅比瀘江水，不闊而深，不渾而急，其源發於樂民所明月所經狗場至此，東南與蛇場河，同下江底而入盤江者也，時有小舟艤西稍待之，得渡，遂西上坡，一里半，逾嶺，均有岐自東南，南峽底來，爲入小寨而抵板橋者，乃知板橋亦四達之區也，又西出峽，見羣峰中圍一壑，而北峰獨稍開，卽黃泥河所環，其一里餘，抵聚落中，是日爲市，時已散將盡，入肆覓飯，主人婦以地瀦天雨，勸留莫前，問馬場，尙四十里，度不能前，遂停杖焉，黃泥河聚廬頗盛，但皆草房，其地四面環山，而北卽河繞其後，復東南帶之，西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北注黃泥，其中多盤塢，環流土膏，豐沃爲一方之冠，亦佐之米，俱自此馬駝肩負而去，前擬移縣於此，至今稱爲新縣，而名亦佐爲舊縣云，初四日晨起雨止，四山雲氣勃勃，飯而行，西半里，度一木橋，其下溪流自南而北，卽西小溪也，又西上坡，轉而南，溯流半里，入西峽，又半里轉而北，其處又有北峽，西峽二流之交焉，於是隨北峽溪，又溯流半里，乃西上山，時東峰雲氣稍開，乃賈勇上躋，仰見西嶺最高，其上皆夾坡削管，雲氣罩其頂，不能悉上，躋二里，漸入濃霧中，遂從峰頭穿峽上，於是筲深靈黑，咫尺俱不可見，又一里陟其頂，平行嶺上，又二里，乃下下一里及西塢，陟塢而西，一里度一小橋，橋下水北流，乃南向西轉，一里有岐，交其南北，南乃入牛場，鄉

道有小峰駢立，邴隱其下焉。北乃其處趨狗場營者。又西半里，乃西上山，其坡峻且滑，無石級可循。有泥坎陷足，升躋極難。二里陟峰頭，又平行峰頭一里，越其巔，時濃霧成雨，深茅交道，四顧皆瀾滄如銀海。得峰頭一樹如擎蓋，下有列石如錯屏，乃就樹踞石而憩，止聞騾颺滴瀝之聲，而目睫茫如也。又西北平行者一里，下眺嶺西深墜而下，而杳不可見。嶺東屏峙而上，而出沒無常，已從北下，始有石磴陡墜，箐木叢水，共一里半，陟塢而西，亦中窪之宕也。半里，又逾西坳，出其壑大開，路乃稍平，尖峰旁立，若爲讓道者。西向平行塢中一里半，有水橫瀾於前，以爲溪也。涉之不流，乃壑底中窪之坑，畜而成溪者。又西二里，復有一溪，北流甚急，波漲水深，涉之沒股焉。又西一里，乃飯於峽坡之下，旣飯，遂西入竹峽，崇峰迴合，紆夾高下，深篁密箐，蒙密不容旁入，祇中通一路，石徑逶迤，如披重雲而穿密幄也。其竹大可爲管，瀾漫山谷，杳不可窮，從來所入竹徑，無此深密者。其處名竹園，自黃泥河西抵馬場，人人攜篋，家獻客，皆此物也。客但出驢論之耳。其中坡陀屢更三里，逾峽南下，其壑中開，又爲霧障，止聞隔坡人語聲，然不辨其山形谷勢矣。南行壑中一里，轉而西，半里，又越一坳，又半里，經峽而西，抵危坡下，復西向躋磴上。於是密箐仍繁，夾壁懸崖，間其陡峭雖殊，而深杳一如前也。攀陟三里，西逾嶺頭，竹箐旣盡，循山南轉，皆從嶺上行。路東則屏峙而上，路西則深墜而下，然皆沉霧所翳，不能窮晰也。南向平陟嶺上者三里，轉而西行，嶺脊者一里，其脊南北俱深墜而下，第霧漫莫悉端倪。旣而傍北嶺行，北屏峙而南深墜，又二里，雨復大至，適得羊場堡四五家當嶺頭，遂入宿焉。其家竹牀竹戶，煨燖餉筍，竟忘風雨之苦也。

初五日，夜雨達旦不休，飯而行，遂南向稍下，已漸轉西，兩旁多中窪下陷之穴，或深墜無底，或瀦水成塘。

或枯底叢箐不一而足。然路猶時時陟岡逾嶺。下少上多也。十里見路北有深箐。有岐從箐中升。合併西去。有聚落當嶺頭。是曰水槽。其處聚落頗盛。來道成衢。乃狗場營安籠所。桃花大道所出。但嶺頭無田。其上皆耕厓鋤隴。祇堪種粟。想稻畦在深坑中。霧翳不見也。升陟嶺頭。又西五里。是曰水井。其聚落與水槽同。由其西一里半。始歷磴下。遙望西塢甚深。下箐中一里。由峽底西行二里。復逾坡而上。一里。稍下坡。西塢中。其中不深。而迴峰四關。霧條開合。日色山光。遠近迭換。亦山中幻景也。既復西向逾嶺。三里。見嶺西窪中有水成塘。乃循峰西北行。稍下一里。而入亦佐縣東門。縣城碑甃。而城外草舍三四家。城中亦皆草舍。求瓦房寥寥也。一里。炊於縣前飯後。半里出西門。乃西北行。計其地猶在羣峰之頂。但四山霧塞。上下莫辨耳。從嶺頭西北行二里。乃西向歷峻緩而下。其時霧影亦開。遂見西塢中懸。東界所下之山。與西界崇嶺並夾。南北中闊深壑。而拐澤河自北而南。經其中焉。其形勢雖見。而河流猶深嵌不可窺。西山崇列如屏。南額尤高。雲氣尙平抹其頂。不令盡露。西山之南。復起一山。斜障而東。此則障拐澤而東南。合蛇場者也。於是繼折西下。三里。抵坡而磴盡。復西北行。坡陀間一里。逾岡再下。數家茅舍在焉。然猶未瀕河流也。又西半里。涉一東來小水。乃抵河岸。溯之北。又涉一東北來小水。約半里。有渡舟當崩崖下。渡之。是河發源於平彝衛。及白水鋪。以東。滇南勝境。以西皆注焉。其勢半於江底。而兩倍於黃泥河。急流傾洞。南奔東轉。與蛇場合。而東南會黃泥河水。而爲江底河者也。亦佐羅平南北東西二處。俱以此爲界。西登崖崖岸崩頽。攀躋而上。遂西向陟嶺。時暮色將至。始以爲旣渡。卽有托宿處。而荒崖峻坂。絕無一人。登陟不已。暮雨復來。五里。遇一人。趨渡甚急。執而問之。曰。此無托宿處。雞場雖遙。亟趨猶可及也。乃冒雨踞蹶轉向。

西南上五里逾坳而西乃西轉北行峽中稍降二里得數家之聚焉亟投煨糗暮色已合而雨復徹夜初六日晨起雨止四山猶氳氳不出既飯稍西下渡窪復西北上漸露昨所望屏列崇峰在西南而路盤其東北三里逾一岡坪間有墟地一方則雞場是也從岡北稍下又得數家之聚焉問之亦雞場也蓋昨所宿者爲雞場東邨此則雞場西邨矣從邨北行其峽西墜處有石峰屹立路從其北逾脊稍東轉而北涉塢共三里遂西北躋嶺盤折石磴西北上二里而涉其巔則夙霧頓開日影煥發東瞻羣峰吐穎衆壑盤空皆昨所從冥漠中度之者越嶺西下一里抵盤壑中見秋花懸隙細流縈磴遂成一幽異之境西一里有山橫披壑西透其西北腋似有耕雲樵石之棲在西峰後循其東南塢則大路所從去也乃隨塢南轉塢東西山分兩界余以爲塢中水將南流而不意亦俱中窪之穴也南行三里復逾脊而上遂西轉盤壑橫城之南脊焉一里循橫城南崖而西其處山脊簇合岡峽縱橫而森石尤多娟麗又西一里有峽自東南峽來合又西一里乃轉北下於是西向山遙豁而路則循山西北向行矣四里復北向逾岡轉而西下望西北塢中有石壁下嵌不辨其底已而降行塢中一里餘又直造其下則亦中窪之峽也由其南又西行兩陡岡塢共三里始涉一南流小水自波拐澤河至此俱行巖上未見勺水又西逾一岡一里南望岡南一峰西關洞門高懸門有木橫列而下隔一峽遙睇無路遂不及迂入又半里又涉一南流小水西逾一岡共二里而抵桃源邨其邨百家之聚與水槽相似倚北山而居前有深塢羅平之道自塢中東南來北東西三面俱會其水南墜入崖洞而南洩於蛇場江故知拐澤西岸崇山猶非南行大脊也邨多木皮覆屋以代茅時日已午就邨舍淪湯餐飯而木濕難燃久之乃西向行渡西北峽石中小水一里涉西塢

而上。又一里逾岡而西。見西塢自西而東。其南有小山蜿蜒。亦自西而東界之。其山時露石骨。蟬蟬然。猶未見豁流也。塢中雖旋窪成塘。或匯澄流。或滯濁水。皆似止而不行者。又西一里逾岡西下。有郛當塢。倚南崖而居。於是繞郛西行。始見塢中溪形曲折。且聞溪聲潺湲矣。由其北溯之西行。又一里。見塢中。又有一郛當塢而居。始見溪水自西來。從其郛西環其郛北。又遶其東。其郛中懸其北。曲中一溪而三面環之。南倚南山之崖。北置木橋以渡溪水。其水不甚大。而清徹不汨。是爲清水溝云。蓋發源於西山之迴坎坡。經此而東出於桃源。始南去者也。又西一里。復過一郛。其郛始在塢北。又西一里。又經一郛。曰小板郛。有稅司在焉。蓋羅平北境。爲桃花駝鹽之間道也。又西二里。始逾坡涉澗。屢有小水自北峽來。南注於清水溝。路截而逾之也。北峽中男婦二十餘人。各捆負竹筍而出。蓋土人羣入箐採歸。淡熏爲乾。以待鬻人者。又西二里。直逼西山之麓。有郛倚之。是爲迴窰坡。清水溝中民居峽塢。至此而止。以塢中有水可耕也。由此西南半里。過一小橋。其水自西北沿山而來。卽清水溝上流之源矣。度之。卽西上嶺。嶺頭有索哨者。不之與而過。躡嶺一里半。西陟嶺脊。是脊始爲分水之處。乃北自白水鋪。西直南度。此迴環西南。而時爲大龜。以分十八寨。永安哨。江底河諸派者也。而羅平之界。亦至是而止焉。逾脊西。漸西北平下。一里。漸轉而西行。塢中。其塢東西直巨。而南北兩界遙夾之。南山卑伏。而北山高聳。暮霧復勃勃。籠北峰上。流泉亦屢。屢自北注南。第南山之麓。似有墜澗橫其北。然不辨其爲東爲西。以意度之。以爲必西流矣。然不可見也。塢中皆荒茅斷隴。寂無人聲。西行六里。其西有山橫列。塢口塢始墜。而西下茅舍兩三家。依塢而棲。路乃逾塢循北山而西。半里有茅亭一。翕當路旁。南與茅舍對。想亦哨守之處也。又西一里。稍下有小水成溪。

自北峽來。小石梁跨之。其水南注塢口而去。旣度梁。卽隨西山南向。隨流半里。轉而西上嶺。暮色合矣。又上一里。而馬場之聚當嶺頭。所投宿者。乃新至之家。百無一具。時日已暮。不暇他徙。煨濕薪。臥濕草。暗中就枕而已。

初七日晨起。雲尚氳氳。飯而行。有索哨者。還宿處。解囊示批而去。於是西北隨坡平下。其路甚坦。而種麻滿坡南。蓋其下亦有塢。西通者。西馳四里。始與溪近。隨流稍南。半里。復循坡西轉。又一里下坡。西望西南塢中。有數家之聚。田禾四邊。此溪經塢環之。其塢自北山隨坡南下。中有一水。亦自北而南。與此水同會於邨北。合而西南破峽去。乃西截北來塢。半里。抵北來之溪。有新建石梁跨之。是爲獨木橋。想昔乃獨木。今雖石而猶仍舊名也。橋下溪流。三倍於西來之水。固知北塢之源遠於東矣。逾橋西卽上嶺。西南直躋甚峻。一里半。逾其脊。又西向平下者一里。有岐隨岡南去者。陸涼道也。岡西塢中。復有數家焉。亦陸涼屬也。其塢亦自北而南。雖有邨而無流。路西下截塢。半里。經邨北。又半里。抵西界崇山下。遂躡峻而上。而陸涼之界。又西盡於此矣。蓋因其水南下陸涼。故西自此塢東。抵迴窰西山。皆屬之陸涼。其處南抵陸涼。衛路經尖山天生橋。相距尚八十里也。由西嶺而上。又爲海崖屬。乃亦佐縣右縣丞土司龍姓者所轄。亦佐縣有左右二丞。皆土司。左丞姓沙。在本縣。卽與步雄攻黃草壩者。右丞姓龍。或曰卽姓海。在此而居。近越州。其地東自此嶺。而西抵箐口焉。東與亦佐西界中。羅平陸涼二州之地。間錯其間。不接壤也。從東麓西上。屢峻屢平。峻者削崖盤磴。平者曲折逶迤。三峻而三逾嶺頭。共七里。望見南坪。有數十家之聚。北峰則危聳獨懸。蓋自馬場而西。卽望見遙峰尖。削出衆峰之上。而不意直逼其下也。又一里。梯石懸磴。西

北抵危峰前。其時麗日轉耀。碧天如洗。衆峰盡出。而是山最高。不特獨木西峰。下伏如砥。即遠而迴。峯老脊。亦不能上與之抗。惟拐澤雞場。西嶺遙相頡頏。其中翡翠層層。皆南環西轉。而接於西南巨峰。此東顧之極觀也。其西則亂峰迴蹙。叢筍盤錯。遠雖莫抗。而近多自障焉。其南則支條直走。近界既豁。遠巒前環。此獨木諸所遙帶而下洩者。西南有二峰遙凌如眉中分。此盤江之所由南注者耶。其西即越州所倚。而東峰之外。復有一峰高懸。其南浮青上聳。圓若團蓋。此即大龜山之特峙於陸涼路南師宗彌勒四州之交者耶。天南諸峰。悉其支庶。而此峰又其伯仲行矣。由峰西逾脊稍下。即有石坡斜懸。平度砥峙。古木婆娑其上。亦高崖所僅見者。由此歷級西下一里。有壑迴環。中窪四合。復有中懸之臺。平瞰其中。夾坑之岡。橫巨其外。石痕木蔭。映彩流霞。令人神骨俱醒。由橫岡西南轉。二里復逾一脊。又西度一中懸之岡。有索哨者。不顧而去。度岡而西。一里復上坡。又一里。西逾其隘。復有索哨者。亦不顧而去。想皆所云海崖土司者。逾脊又不能西見盤江。又西半里。西障始盡。下界遙開。瞥然見盤江之流。自西北注東南而去。來猶不能盡颺焉。於是西向拾級直下。一里抵塢中。又西半里。循西山南轉。半里復稍上。逾岡西復平行。嶺上半里有岐。一直西下坑。一西南盤嶺。見西南路稍大。從之一里。得數家當嶺頭。其茅舍低隘。牛畜雜處其中。皆所謂獼猴也。男子皆出。婦人莽不解語。索炊具無有應者。是即所謂箐口也。海崖之界於是止焉。由岡頭西南去爲越州道。從此西北下。即越州屬爲曲靖道。遂西北下嶺。始甚峻。一里轉西漸夷。於是皆車道。平拓無齟齬之慮矣。又西一里。飯於樹下。又西馳七里。始有塢。北來。遂盤東山北轉。一里始橫截。北來之塢。余始意塢中當有流南注。而不知其塢亦中窪也。塢中橫巨一岡。南北俱成盤壑。而壑南復有岡焉。從

中巨者馳而西一里復西上坡又一里陟坡之脊亦有羅羅數家問之道不能對也從脊西下三里連越兩坡又見塢自北來南向去其中皆員窪貯水有岡中間不通流焉從坡上西北望則龍潭之山自北分突屏列而西此近山也西南望則越州南嶺隔山遙障所謂西峰也而東峰之外浮青直對則大龜之峰正與此南北相準焉西下坡又有一塢自北而南南環爲大塢與東界連窪之塢合此塢始有細流中貫夾塢成畦流上橫小橋西度有一老人持篋賣梨其側一錢得三枚其大如甌味鬆脆而核甚小乃種之絕勝者聞此中有木瓜梨豈卽此耶西上一岡平行岡上四里直抵西峰下則有塢隨其麓而深澗濼之所謂龍塘河也然但見澗形而不能見水乃西下坡約半里隨塢出西南先與一小水遇隨之旣乃截塢而西又半里始與龍塘河遇有大石梁跨其上橋右卽廬壘倚西山而居始皆瓦房非復茅舍矣龍塘河之水發源於東北山峽中其處環潭甚深爲蛟龍之窟卽所謂曲靖東山之東峽也其山北自白水鋪西分水嶺分支南下巨曲靖之東故曰東山而由此視之則爲西嶺焉南至此瀕河而止其西腋之中爲閩木山東腋之中爲龍潭卽此水之所出矣自管口西下塢中卽爲越州屬州境至此西止而田疇悉環聚焉由卽西上坡卽東山之南盡處也二里遶岡頭方踞石少憩忽一人自西嶺馳來謂余曰可亟還下山宿前嶺方有盜劫人毋往也已而其婦後至所語亦然而仰視日方下午前終日馳無人之境皆豺狼魍魎之窟卽深夜幸免豈此周行東西夾山而居者甚衆反有賊當道耶因詰之曰旣有賊汝何得至其人口彼方剽行者衣余夫婦得迂道來耳余疑此人欲誑余還宿故托爲此言又思果有之今白日返宿將明日又孰保其不至耶况旣劫人彼必無復待之理不若卽馳而去也遂叱僮僕行卽從岡上盤北山

而西蓋北卽東山南下之頂。南卽其山下墜之峽。而盤江自橋頭南下。爲越州後橫亘山所勒。轉而東流。遂截此山南麓而斷之。故下皆礧礧。路橫駕嶺上。四里抵其中。旁矚北嶺。石參差而岫峒。雲影風枝。無非憐人之具。令人錯顧不定。投趾莫擇。又西四里。始西南下。片石中其處。土傾峽墜。崩嵌交錯。而石骨露其中。如裂瓣綴行。其墜處皆流土。不可着足。必從石瓣中宛轉取道。其石質幻而色異。片片皆英山絕品。惟是風鶴驚心。不能狎憩而徐賞之。亡何已不見西塢南流之江。知去橋頭不遠。可免虎口。乃倚石隙。少憩。竟作青蓮瓣中人矣。從石中下者一里。既及西麓。復行支隴。遂多聚廬之居。又一里。路北江迴堰曲。中涵大塘一圍。四面豐禾環之。東有精廬。高倚東山之麓。西則江流所洩。而石梁橫跨之。又行畦間半里。始及石梁。其梁不高而長。是爲南盤之源。北自炎方。交水曲靖之東。直南至此。是橋爲曲靖鎖鑰。江出此卽東南流。遶越州之東。而南入峽焉。逾梁而西。約半里。上坡北。而宿於逆旅。卽昔之所過石堡邨也。適夜色已暝。明月在地。過畏途。就安廬。樂甚。問主人嶺上有禦人者。果有之乎。主人曰。卽余隣人。下午樵於山。數賊自山後躍出。剝三人衣。而碎一人首。與君來時相後先也。予於是始感前止宿者之情。而自媿以私衷臆度之也。蓋是嶺東爲越州。西爲石堡。乃曲靖衛屯軍之界。互相推諉。盜遂得而乘之耳。

初八日。味爽飯索酒而酌。爲浴泉計。遂由邨後越坡西下。則溫泉在望矣。塢中蒸氣氤氳。隨流東下。田畦間鬱然四起也。半里入圍垣之戶。則一泓中貯有亭覆其上。兩旁復磚甃兩池夾之。北有樹三椽。水從其下來。中開一孔。方徑尺。可掬而盥也。遂解衣就中池浴。初下其熱熾膚較之前浴時覺甚烈。旣而溫調適體。殊勝彌勒之太涼。而清冽亦過之。浴罷。由垣後東向半里出大道。是日碧天如濯。明旭晶然。騰翠微而

出。浩波映其下。對之覺塵襟盪滌。如在冰壺玉鑑中。北行十里。過南城。又二十里。入曲靖南門。時有戈參戎者。奉按君命。巡諸城堡。高幢大纛。擁騎如雲。南馳而去。余避道旁。脈之如赫電。亦如浮雲。不知兩界青山見。慣袒當誰左也。飯於麪肆中。出東門半里。入東山寺。是名青龍山。而實無山。郭東陪樓。高僅丈餘。木不及五丈。上建大殿。前列層樓。配之置宏鐘焉。鐘之大。余所未見也。殿左有藏經閣。其右樓三層。皆翼於陪樓之旁。而齊其末者。徙倚久之。出寺右。循城而北。五里。出演武場大道。又三里。過白石江。又二里。過一坡。又十里。抵新橋。殷雷轟然。大雨忽至。避茅簷下。冰霰交作。迴風湧之。撲人衣面。莫可掩蔽。久之。乃霽。仍北行。溜滑不可着趾。十里。抵交水。入南門。由霑益州署前。抵東門。投舊邸。龔起潛家。見其門閉。異之。叩而知方演劇於內也。余以足泥衣垢。不樂觀。亟入其後樓。而憩焉。霑益惟土司居州治。知州之署。則在交水。初九日。余倦於行役。憩其樓。不出。作數日遊紀。是日爲重九。高風鼓寒。以登高之候。而獨作衰安僵臥之態。以日日躋攀。崇峻不少也。下午。主人攜菊具酌。不覺陶然而臥。

初十日。寒甚。終日陰翳。止寓中。下午復雨。徹夜不休。

十一日。余欲行。主人以雨留。復爲強駐。厭其酒脯焉。初。余欲從霑益并窮北盤源委。至交水。龔起潛爲余談之。甚晰。皆鑿鑿可據。遂圖返轍。由尋甸趨省城焉。

十二日。主人情篤。候飯而行。已上午矣。十里。仍抵新橋。遂由岐溯流西南行。二里。抵西南小山。下石幢之水。乃從西北峽中來。路乃從西南峽中入。一里。登嶺。一里。陟其巔。西行嶺上者。又一里。乃下。初從嶺頭下。瞰西塢。有廬有疇。有水滌之。以爲必自西而東。注石幢者。迤邐西下者。又一里。抵塢中。則其水返西南流。

當由南谷中轉東而出於白石江者。詢是邨爲戈家冲。由是而西。併翠峰諸澗之流。皆爲白石江。北流之源矣。源短流微。濳帶不過數里之內。而沐西平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渡而夾攻之。著之青史。爲不世勳。而不知與坳堂無異也。徵事考實書之不足盡信如此。於是盤折坂谷四里。越劉家坡。劉翠峰山在望矣。蓋此山卽兩旁中界之脊。南自宜良分支。北度木容箐。又北而度火燒箐嶺。又北度響水西嶺。又北而結爲此山。又西夾峙爲迴龍山。繞交水之西北。經炎方。又北抵霏益州南。轉東復折而南下。峙爲黑山。分爲兩支。正支由火燒鋪明月所之間。南走東折。下安籠所入泗城州。而東峙爲大明山。遂盡於潯州。旁支西南由白水而分水嶺。又分兩支。直南者由迴響坡西嶺。西南峙爲大龜山。而盡於盤江。南曲西南分支者。盡於曲靖東山。其東南之水。下爲白石江。東北之水。下爲石幢河。而西則洩於馬龍之口。江而出尋甸。爲北盤江焉。然則一山而東出爲南盤。西出爲北盤。惟此山及炎方足以當之。若曲靖東山。則旁支錯出。而志之所稱悉誤也。由劉家坡西南。從坡上行一里。追及一壩。乃翠峰山下橫山屯人也。隨之又西一里。乃下坡。徑塢一里。有小水自西北。小石梁跨之。從此西南上坡。爲三車道。從此直西。溯小水自西南岸入。爲翠峰間道。其路若續若斷。橫截塢隴。三里。有大道自東南來。則自曲靖登山之徑也。於是東南望見三車市矣。遂從大道西行二里。將抵翠峰下。復從小徑西南度隴。風雨忽至。頃刻而過。一里下坡。涉深澗。又西上坡半里。抵橫山屯。其屯皆徐姓。老嫗命其子從邨後送余入山。半里抵其麓。卽有兩小澗合流。涉其北來者。溯其西來者。遂躡峻西上一里半。盤嶺頭而北。轉入西峽中。則山之半矣。其山自絕頂垂兩支。如環臂東下。北支長。則繚繞而前。爲新橋西岡之脈。南支短。卽所躡以上者。兩臂之內。又中懸一支。

當塢若臺之時。則朝陽菴踞其上。菴東北向。其南腋又與南臂環阿成峽。自峰頂逼削而下。則護國舊寺倚其間。自西峽入半里。先達舊寺。然後東轉上朝陽。以舊寺前墜峽下壑也。舊寺兩崖壁夾而陰森。其病在旁無餘地。朝陽孤臺中綴而軒朗。所短在前少迴環。余先入舊寺。見正殿亦整。其後遂危崖迴峭。藤木倒垂於其上。而殿前兩柏甚巨。夾立參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錫殿中者。一見即爲余爇火炊飯。余乃更衣叩佛。即乘間東登朝陽。一頭陀方曳杖出菴門。余入其菴。亦別無一僧。止有讀書者數人在東樓。余間步前庭。庭中有西番菊兩株。其花大如盤。簇瓣無心。赤光燦爛。黃菊爲之奪豔。乃子種而非苗分。此其異於諸菊者。前樓亦幽迥。庭前有桂花一樹。幽香飄泛。遠襲山谷。余前隔峽盤嶺。即聞而異之。以爲天香遙墜而不意。乃敷蓐所成也。桂芬菊豔。念此幽境。恨無一僧可托。還飯舊寺。即欲登頂爲行計。見炊飯僧慫慂。整餉。雖瓶無餘粟。豆無餘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異之。及飯則已箸不沾蔬。而止以蔬奉客。始知卽爲淡齋師也。先是橫山屯老嫗爲余言。山中有一僧。損口苦體。以供大衆。有予衣者。輒復予。人有餽食者。已不鹽不油。惟恐衆口弗適。余初至此。訊之。師不對。余肉眼不知卽師也。師號大乘。年甫四十。幼爲川人。長於姚安。寄錫於此。已期年矣。發願淡齋供衆。欲於此靜修三年。百日始一下山。其形短小。而目有瘋癩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見之。方不忍去。而飯未畢。大雨如注。其勢不已。師留止宿。余遂停憩焉。是夜寒甚。余宿前楹。師獨留正殿。無具無衾。徹夜禪那不休。

十三日。達旦雨不止。大乘師復留憩。余見其瓶粟將盡。爲炊粥爲晨餐。師復卽另爇爲飯。上午雨止。恐余行復強。余餐忽有一頭陀入視。卽昨朝陽入菴時曳杖而出者。見余曰。君尙在此。何不過我。我猶可爲君

一日供不必噉此也。遂挾余過朝陽。共煨火具餐。師號總持馬龍人。爲曲靖東山寺住持。避囂於此。亦非此菴主僧也。此菴主僧曰瑞空。昨與舊寺主僧俱入郡。瑞空歸而舊寺僧并不知返。蓋皆蠢蠢。世法佛法。一無少解者。大乘精進而無餘費。總持靜修而能掉節。亦空山中兩勝侶也。已而自言其先世爲姑蘇吳縣籍。與余同姓。昔年朝海過吳門。山塘徐氏欲留之放生池。師不果而歸。今年已六十三矣。是夜宿其西樓。寒更甚。而夜雨復潺潺。

十四日雨竟日不霽。峭寒砭骨。惟閉戶向火。不能移一步也。翠峰山在曲靖西北。交水西南。各三十里。在馬龍西四十里。秀拔爲此中之冠。朝陽菴則劉九菴大師所開建者。碑言師名明元。本河南太康人。曾中甲科。爲待御。嘉靖甲子。駐錫翠峰。萬曆庚子。有征播之役。軍門陳用賓過此。感師德行。爲建此菴。後師入滄。陳軍門命以儒禮葬於菴之東原。土人言劉侍御出巡。案置二桃。爲鼠所竊。劉窺見之。佯試門子曰。汝何竊桃。門子不承。勝之曰。此處豈復有他人。而汝不承。吾將刑之。門子懼刑。遂妄承之。問核何在。門子復取他核。以自誣。劉曰。天下事枉者多矣。乃棄官。薙髮于此。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霑益州土知州安邊者。舊土官安遠之弟。兄終而弟及者也。與四川烏撒府土官安孝良接壤。而復同宗。水西安邦彥之叛。孝良與之同逆。未幾死。其長子安奇爵襲烏撒之職。次子安奇祿。則土舍也。軍門謝命霑益安邊。往諭水西邦彥拘留之當事者。卽命奇祿代署州事。并以上聞。後水西出安邊。奉旨仍掌霑益。奇祿不得已。還其位。而奇祿有烏撒之援。安邊勢孤。莫助。擁虛名而已。然邊實忠順。而奇祿狡猾。能結當道。歡今年三月。何天衢命把總羅彩。以兵助守霑益。彩竟乘機殺邊。并挈其貲二千金。

去。或曰：彩受當道意指，皆爲奇祿地也。奇祿遂復專州事，當道俱翕然從之。獨總府沐曰：邊雖土司，亦世臣也。況受特命，豈可殺之而不問？故至今九月間，霽益復杌桴不安，爲未定之局云。下午飯後，伺雨稍息，遂從朝陽右登頂，西上半里，右瞰峽中護國寺下嵌窵口，左瞻岡上八角菴，上踞朝陽右脅，西眺絕頂之下，護國後箐之上，又有一菴，前臨危箐，後倚峭峰，有護國之幽，而無其逼。有朝陽之壇，而無其孤。爲此中正地，是爲金龍菴。時霏雨復來，俱當岐而過，先上絕頂，又西半里，逾北嶺，望見後數里外，復一峰高峙，上亦有菴，曰盤龍菴，與翠峰東西駢峙，夾北塢而下，卽新橋石壩河之源也。於是南向攀嶺脊而登，過一虛堂，額曰恍入九天，又南上共半里，而入翠和宮，則此山之絕頂也。翠峰爲曲靖名峰，而不著於統志，如闕木之在東山，與此隔海子遙對，然東山雖大而非正脈，而此峰則爲兩江鼻祖，余初見西塢與迴龍夾北之水，猶東下新橋，而朝陽護國，及是峰東麓之水，又俱注白石，疑是峰猶非正脊，及登頂而後知正南下墜之峽，則南由響水峒，西獨西下馬龍出尋甸矣。始信是頂爲三面水分之界，東北二面俱入南盤，南面入北盤，其脈南自響水峒，西平度而峙爲此峰，卽西度盤龍，其水遂南北異流，南者從西轉北，北者從東轉南，兩盤之交錯，其源實分於此云。翠和頂高風峭，兩老僧閉門煨火，四顧霧縷，峰瀟瀟瞰大路，由南塢西下，爲尋甸間道，余擬明日從之而去者，遂東南南下，由靈官廟東轉半里，入金龍菴，菴頗整潔，庭中菊數十本，披霜含雨，幽景淒絕，是菴爲山東老僧天則所建，今天則入省主地藏寺，而其徒允哲主之。齋客具齋，暝雨漸合，遂復半里東還朝陽，欲下護國看大乘師，雨滑不能瞰之而過。十五日，達旦雨止，而雲氣驟變，余復止不行，日當午，獻影，余遂乘輿往看大乘，大乘復罔留，時天色忽霧，

余欲行而度不及。姑期之晚過。爲明日蚤行計。乃復上頂。環眺四圍。遠峰俱出。始晰是山之脈。但東西橫列。而脈從中度。屢伏屢起。非直亘之脊也。惟翠峰與盤龍二峰。乃東西並夾。而翠峰之南。響水崗之支。橫列東下。而結爲曲靖。盤龍之西。又南曲一支。始東下。而結爲交水。又橫亘而北。始東匯。炎方之水。又北始轉度霽益之南塢焉。從峰東下。又還過八角巷。仍返餐於朝陽。爲總持所留。不得入護國。是日以麗江嵩明二處。求兆於翠和靈籤。麗江得貴人接引。喜更新。蕭明得枯木逢春。欲放花。皆吉兆也。午後晴。竊計明日可早行。既暮而雨復合。

十六日阻雨

十七日雨復達旦。念自駐朝陽者數日。飯後欲別而行。總持謂雨且復至。已而果然。已復中霽。既乃大注。傾盆倒峽。更甚於昨。

十八日徹夜徹旦。點不少輟。前二日俱午刻朗然。而今卽閃爍之影。一併無之。而寒且更甚。惟就槽榭作生涯。不復問前程矣。

十九日晦雨仍如昨。復阻不行。楫樓閒談。總持昔以周郡尊事逮繫。桁楊甚苦。因筆記之。東山寺昔有藏經。乃唐巡撫所請。歸者郡守周之相。石旰人。由鄉薦。擢守曲靖。以清直聞。幕總持師道行。語之檢藏。延候甚密。迨東巡守以下。諸傑皆有獨清之恨。而周復不免。揚其波。于是悉側目之。中傷于撫臺王仇。羅織無跡。遂誣師往還。爲交誼賄賂。以經筵爲僅。坐以重譴。周復代爲完之而去云。

二十日夜不聞簷溜。以爲可行矣。晨起而霧。復以爲霽可待也。既飯而霧復成雨。及午過大霽。以爲此霽

必有久晴。迨暮而雨聲復瑟瑟。達夜而更甚焉。

二十一日。晦冥終日。迨夜復雨。是日下午。散步朝陽東數十步。東峽中一壑當峽。是曰太平菴。蓋與護國東西夾朝陽者。太平老僧煮芋煨栗以餉。

二十二日晨起。晦冥然。決去之念已不可止矣。上午乃行。總持復贈之以米。恐中途雨後一時無宿者耳。既別。仍上護國。後夾箐中。觀龍潭。潭小而流不竭。蓋金龍菴下夾壁縫中之液。雖不竭而非涵瀾之窟也。遂西上。逾嶺循翠和宮之後。一里餘。又逾嶺而南下。雨猶霏霏不已。半里及塢中。又一里有岐。北轉。誤從之。漸入山夾。則盤龍所登之道也。仍出從大道西南行。二里有郁當塢。中溪流自塢直南去。路由郁西轉北行半里。涉塢而西。一里又有郁在坡間。是曰高坡郁。由郁後下岡。有岐。從塢中西南去。爲小徑。可南達雞頭郁。從岡上西北轉爲大徑。乃駝馬所行者。初交水。主人謂余有間道。自尋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徑多錯。乃近日東川駝銅之騎所出。無同行之旅。不可獨去。須從響水走雞頭郁大道。乃余不趨響水而登翠峰。問道於山僧。俱云山後雖即駝銅道。然路錯難行。須仍出雞頭爲便。至是余質之途人亦多。主其說。然見所云徑路反大。而所云往雞頭大路者反甚小。心惑之。曰以郁人爲卜。然已過郁。見有郁人自山中負薪來呼而問之。則指從北不從南。余乃從駝馬路轉西北循岡三里。西北過一脊。其脊乃自盤龍南度者。余初以爲分支南下而不意乃正脈之曲。出峒西。見脊東所上者甚平。而脊西則下墜深曲。脊南北又從嶺頭駢峰高聳。各極嗟哦。意是山之脊。又直折而南。蓋前自翠峰度其北去者。此又度其南。一脊而半日間兩度之矣。從峒西隨南峰之上。盤腰曲屈。其坑皆深墜。北向一里。躋一坡。一里。又北度一脊。其脊平巨。

於南北之中者。於是又一里。再躋北嶺。始西北下。其時天已漸霽。無復晦冥之色。遠峰近峽。環囑在望。二里下西塢。其塢自南而北。其中黃雲盤踞。村落連錯。一溪中貫之。間水所從出。則仍從新橋石壩河也。問其所從來。則堰口也。問其地何名。則兔衙子也。始信所過之脊。果又曲而南。過堰口。當又曲而北。余前登翠峰。第見其西過盤龍。不至此。又安知其南由堰口耶。前之爲指南者。不曰雞頭。卽曰桃源。余乃慢隨馬跡。再歷龍脊。逢原之異。直左之右之矣。下塢南行二里。遂橫涉其溪。中流湯湯。猶倍於白石江源也。南上坡一里。是爲堰口。聚落數十家。在溪北岡上。乃入炊久之飯而行。陰雲復合。其處有岐。北入山爲麥冲道。余乃西向行。其溪亦分歧來。一自北峽。一自西峽。余度其北來者。遂西入峽。漸上漸峻。天色亦漸霽。四里從嶺上北轉。則北峽之窮墜處。又一里。復逾嶺而西。是嶺自木容管楊金山北走翠峰。復自盤龍南走高坡。又南至此。始轉而北。其東西相距數里之內。凡三曲焉。余一日三過之。何遇之勤而委曲不遺耶。從嶺西涉塢。其水遂南流。一里於是又北轉。逾嶺一里。西北下山二里。抵塢中。隨小水北向出峽。始有塢成畦。路當從畦隨流西去。而塢北有郵聚當北岡上。是爲酒家。想亦土酋之姓。或曰亦屬平彝。乃一里經塢登岡。由酒家西向行。一里。越隴西下。有峽自北來。小水從之。是亦麥冲南來之道。遂循其塢轉而西南行。二里。抵新屯。廬舍夾道。豐禾被塢。其處爲平彝之屯。據土人言。自堰口之北兔衙子。屯屬平彝。而糧則寄于南寧。自酒家之西抵三車屯。屬平彝。而糧則寄于馬龍。自一碗冲之西抵魯石屯。屬平彝。而界則屬于尋甸。蓋尋甸曲靖。以堰口老龍南分之脊爲界。馬龍南寧。以堰口老龍爲界。而平彝則中錯于兩府之交。而爲屯者也。自屯西逾坡。共一里餘。過一塢。有二三家在西嶺。其塢復自北而南。由邕南轉而遶岡西南下。

二里。復有一塢。溪疇南環。聚落北倚。是爲保官兒莊。夾路成衢。爲邨聚之最盛者。此亦平彝屯官之莊也。二十三日。中夜開隔戶。夜起者。言明星煒煌。雞鳴起飯。仍濃陰也。然四山無霧。味爽卽行。始由西南涉塢。一里。漸轉西行。入峽。平涉而上。三里。逾一岫。脊遂西下。兩上兩下。兩度南去之塢。兩逾南行。坡脊而西。共五里。有邨在西坡上。是曰三車。由其邨後。復逾南行。一坡。度南行。一塢。一里半。披西峽而入。於是峽中。水自西而東。溯之行半里。漸盤崖而上。崖南峽中。簪木森鬱。微霜乍染。標黃疊紫。錯翠鋪丹。令人恍然置身丹碧中。一里餘。漸盤而北折。下度盤壑。更覺深窈。二里。又循西峽上。一里。又逾一脊。是爲南行分脊之最遠者。東西皆其旁錯也。由脊西下。涉塢再西。其二里。有峽甚逼。隨峽西折而南行。半里。復西逾嶺。半里。出嶺。西始見嶺北有塢。居廬環踞岡上。是爲一碗冲。於是西行嶺脊之上。其嶺頗平。南北皆塢。而脊橫其中。一里。涉脊西。又南轉逾岡西下。共一里。度一峽。想卽一碗冲。西向洩流之峽也。又西北上坡。其坡頗長。一里。陟其巔。於是東望所度諸嶺。如屏層透。而直東一峰。浮青遠出。恐尙在翠峰之外。豈東山閭木之最高處耶。北望乃其峰之分脊處。至是乃見迴支環壑。而南望則東南最豁。此正老脊分支。環於板橋諸處者。不知此處何以反伏其脊。其外亦有浮青特出。遠甚。當是路南市邑之間。惟西則本支尙高。不容外矚也。由嶺南循坡西轉。半里。又西度脊。從脊西。向西北下塢。約一里。有溪始西向流。橫二松渡之。其溪從西峽去。路循西北坡上。一里。復西逾脊。環坡南下。遂循之行。一里。轉而西下。有塢自北來。頗巨。橫涉其西。墜泥汚溜。半里。有大聚落在西坡下。是爲魯石哨。其處已屬尋甸。而屯者猶平彝軍人也。由邨南西上。逾坡一里。復逾岡頭。轉而西南。二里。又西向逾脊。從脊西下。峽中。半里。峽北忽下。墜成坑。路從南崖上行。南登危

嶽北陷崩坑坑中有石幢則崩墮之餘也循坑西下又半里有北來之塢橫度之又半里涉溪西上復西南上坡橫行坡上一里又西向入峽其南有峰尖聳北有峰駢立二里從南峰之北逾腋而西又一里始行北峰之南岡與北峰隔塢相對有邨居倚北峰而懸塢北是爲郭橫始非平曠而爲尋甸編戶由其西南下坡半里涉小澗西登坡循坡北行又與駢峰東西隔塢共二里北上瞰駢峰之陰遂西半里逾岡從岡上平行有中窪之坑當岡之南橫墜而西其西有尖峰純石而中突兩腋屬於南北若當關之標路行坑上一里出尖石峰之北腋遂西向而下一里抵西壑則尖石峰之西麓矣於是南界橫然直望一峰最高遠插天表余疑以爲堯林山而無可徵也迤東諸山惟堯林山最高特出在澄明東二十里與河口隔河相對登楊林老箐猶東望而見之今則南望而見之皆在七八十里之外按志無堯林之名惟有秀峯山在嵩明州東二十里巒秀插霄漢遠州之山惟此爲最耳度壑西轉二里越小溪橋有邨在北隴是曰壁假由其西攀嶺北上旋逾澗而西一里復下涉壑又南見天表高峰時已追及一老人執而問之果堯林也又西一里復入西峽躡峽而上半里逾嶺西西界遙山始大開望見南龍老脊自西南橫列而東北則東川尋甸倚之爲界者也其脊平時天際而西南與東北兩頭各起崇峰其勢最雄亦最遠從屏峙中又分列一支自西北走東南若八字然其交分之處山勢獨伏而尋甸郡城正托其嶼中由伏處入爲東川道西逾分列之脊爲嵩明并入省道循分列東麓而南爲馬龍道楊林之水遠堯林之東馬龍水由中和北轉同趨而北皆隨此分列之山而合於其東者也但溪流猶不可見而郡南海子則汪然可挹從此西下坡峻嶺豁二里抵其峽中有小水亦南行隨之西南又半里北塢迴環中有邨廬當坡曰海楓

由其南西度塢復上岡一里抵岡頭隨岡南下轉而西共二里塢自北來溪流隨之內有郟當塢曰果壁外有石堰截流路由堰上涉水而西從平坡上行二里稍下有郟倚坡之西曰柳塘於是坡盡畦連北抵迴峰西逾江而及郡南接海子皆禾稻之區而郟落相望矣從畦墜西行二里則馬龍之溪迫東南峽出楊林之溪自西南峽出夾流而北至此而合石梁七洞橫架其上曰七星橋其自南而北爲北盤上流正與石堡橋之流自北而南爲南盤上流勢正相等但未能及曲江橋之大也過橋有廟三楹東向臨之中有舊碑或言去郡城十五里或言二十里或名爲江外河或名爲三岔河無定里亦無定名而一統志又名其溪爲阿交合溪又注舊名爲些邱溢派江名其橋爲通靖橋然注其橋曰城東二十里跨交合溪注其溪曰府東南十五里合流又自異焉按舊城在今城東五里今城築於嘉靖丁亥安銓亂後則今以十五里之說爲是乃屢訊土人皆謂其流出東川下馬湖無有知其自霑益下盤江者然一統志曰入霑益後考之府志其注與一統同參之龔起潛之說確而有據不若土人之臆度也或有謂自車洪江下馬湖其說益訛亦可見此水之必下車洪車洪之必非馬湖矣蓋車洪之去交水不遠起潛之諸霑益甚真若車洪之上不折而西趨馬湖則車洪之下不折而北出三板橋則起潛之指示可知也由江西岸北行半里隨江折而西循江南岸依山陟嶺又二里餘江折而北路逾嶺頭折而南下半里由塢中西行於是循鳳梧南山之麓矣按鳳梧山者在郡城東北十里山脈由郡西外界老脊排列東突爲是山西北一峰圓聳東南一峰斜竄爲郡中主山阿交合溪自東來逼其麓轉而東北入峽去若避此山者是老龍東北行之脊也一統志無其名止標月狐山在城東北八里環亘五十餘里以舊城計之當卽此山第府志則月

狐鳳梧並列，似分兩山，然以山形求之，實無兩山分受也。豈舊名月狐，後訛狐爲梧，因訛月爲鳳耶？豈員聳者爲月狐，而後人又分斜竊者爲鳳梧耶？其西三里，南望壑中海子，水不甚大，而零匯連珠，蓋郡城之流東南下，楊林之川南來，相距於壑口，而不相下，遂瀦而成浸者，坡南下處，石漸稜稜露奇，又一里，行石片中，下忽有清泉一泓，自石底溢而南出，其底中空，泉混混平吐，清冽鑑人眉宇，又西數步，又有泉連瀾成潭，乃石隙迴環中，下溢而起，汎汎不竭，亦溢而南去，此潭員若鏡，而無中空之隙，不知水從何出，然其清冽不若東泉之碧瑩無纖翳也。按郡志八景中，有龍泉雙月，謂郡城東十里，有雙泉，相去十餘步，月夜中立其間，東西各見月影中，逗以余觀之，泉上石環樹罨，雖各涵明月，恐不移步而左右望中，未必能兼得也。又西半里有聚落，倚山面壑，是爲鳳梧所，土人謂之馬石窩，想未置所時，其舊名然耳。於是西北隨田墜行，坡隴間時有聚落，而不甚盛，按郡志舊郡址在今城東五里，不知何處，足以當之。其西三里，有溪流自北塢來，中貫田間，有石梁跨之，越之西行，又三里，復有溪自北塢來，亦貫田間，而石梁跨之，此卽所謂北溪也。水在郡城之北，爲最近，乃城西坡與鳳梧夾腋中出者，越梁，又西行一里，入尋甸東門，停屐於府治東之旅肆。尋甸昔爲土府，安氏世長之，咸化間始改流，至嘉靖丁亥，安之裔孫安銓者，作亂，搆武定鳳廷文，攻毀楊林馬龍諸州，所當道奏發大兵，殲之，幸武定改流，乃移尋甸郡於舊治之西五里，直逼西山下，始築城，甃碑爲雄鎮。云按鳳廷文，或又稱爲鳳繼祖，又稱爲阿鳳，或又稱爲鳳顯祖，自改名鳳廷，霄或又云，本江西人，贊武定土官，將姦事恣作，亂以兵直逼，查後獲而謀之。尋甸四門俱不正，蓋因山勢所就也。東門偏於北，南門偏於東，西門偏於南，惟北門差正，而又非經行之所，城中惟街二重，前重乃

府與所蒞後重爲文廟城隍察院所倚其向俱東南尋甸之城直東與馬龍對直西與元謀對直南與河口對直北與東川對其西北皆山其東南大豁

二十四日余初欲行偶入府治觀境圖出門左有肆中二儒冠者問圖志以有版可刷對余辭以不能待已而曰有一刷而未釘者在城外家中索錢四百余予之過半既又曰須候明晨乃得余不得已姑需之聞八景中有北溪寒洞在東門外北山之下北溪水所從出也因獨步往探之逼詢土人莫有識者遂還步城內後街入儒學城隍諸廟下午還寓作記是日晴而有風城中市肆與廣西府相似賣藥者以火灸而賣之

二十五日晨起往索志其人初謂二本既而以未釘者來止得上册而仍少其半余略觀之知其不全考所謂阿交合溪之下流所載亦正與一統志同惟新增所謂鳳梧山雙龍潭之類而已乃畀還之索其原價遂飯而行出西門即上山峻甚五里透迤躡其頂則猶非大龍之脊也其脊尙隔一塢西南自果馬山環界而北乃東度而爲月狐從其北度之岫又南走一支橫障於東即此山也志稱爲隱毒山謂山下有泉爲隱毒泉蓋是山之西與老龍夾而中窪內成海子較南海子頗長而深是山之東有泉二派一出於北今名爲北溪一出於南脫致字而是山實南北俱屬於大脊焉由其西向西南下二里抵塢中有小坑瀦汚流不甚大也西涉塢一里半草房數間倚南坡上爲黑土坡塢前有岐西北由塢中行爲潘金魏所道西南上坡爲正道余乃陟坡一里復南逾其岡岡頭多簪井中陷草莽翳之或有聞水聲潺潺者越岡南行二里餘乃下坡遂與西海子遇其水澄碧深泓直漱東山之麓路旣南臨水澗遂東折而循山麓

行。南向二里見其水汪汪北轉。環所逾晉井之岡。南抵南岡。東逼山麓。而西瀕所聚焉。蓋惟西北二面。大脊環抱。可因泉爲田。而三所屯托之。所謂潘所金所魏所也。乃土官三姓三所在海子西。與余所循山麓。隔水相望。是水一名清海子。一謂之車湖。水瀕山麓。清激可愛。然澗時中有淺處。可徑而南也。今諸山岡支瞰其間。湖水紆折迴抱。不啻數十里。一統志謂四圍皆山者。是謂周廣四里。則不止焉。想從其澗時言也。又南一里。東逾一畝水之岡。又陟漱水之坡。南向一里。海子南盡。遂西南逾岡而行。岡不甚峻。而橫界於東西兩界之間。皆廣坡漫衍。由其上南行四里。稍南下。忽聞水聲。已有細流自岡西峽墜溝而南矣。有數家在西山下。曰花箐哨。始知其岡自西界老脊度脈。而東峙爲東界。北走而連屬於鳳梧之西。幽是爲隱壽山中環大窪。而清海子瀦焉。南走綿聳於河口之北崖。是爲堯林山。前挾交溪。而果馬水入焉。不陟此岡。不知此脈乃由此也。於是隨水南行。皆兩界中之坂隴。或涉西委之水。或逾西垂之坡。升降俱不甚高深。而土衍不能受水。皆不成畦。然東山逶迤而不峻。西山崇列而最雄。路稍近東山。而水悉溯西山而南焉。則花箐諸流之下洩於果馬溪者。又楊林之源矣。南行二十五里。始有聚落。曰羊街子。其西界山。至是始開峽。重巒兩壘。湊列中有懸箐焉。由此而入。是爲果渡木朗。乃尋甸走武定之間道。蓋西界大山。北向一支。自西南橫列東北。起障最高。如重蓋上擁。南向一支。亦自西南橫列東北。排巒稍殺。如外幔斜縹。雖北高南平。而其脈實自南而北。壘而中懸一箐爲叢薄。爲中通之隙焉。是曰果馬山。山西北之水由此分矣。羊街子居廬頗聚。又有牛街子。在果馬溪西。大山下。與羊街子皆夾水之市。皆木密所分屯於此者。蓋花箐而南。至此始傍水爲陸耳。時方下午。問前途宿所。必狗街子。去此尙三十里。恐行不能及。途人皆

勸止。遂停憩逆旅。草記數則。薄暮。雨意忽動。中夜聞潺潺聲。二十六日晨起。飯後雨勢不止。北風凜寒。殊甚。待久之不得已而行。但平坡漫隴。界東西兩界中。路從中而南。雲氣充塞。兩山漫不可見。而寒風從後擁雨而來。傘不能支。寒砭風刺。兩臂僵凍。痛不可忍。十里稍南下。有流自東注於西。始得夾路田畦。蓋羊街雖有田畦。以溪傍西山。田與路猶東西各別耳。渡溪南。復上坡二里。有聚落頗盛。在路右。曰間易屯。又北一里半。南岡東自堯林山直界而西。西抵果馬南山下。與果馬夾溪相對。中止留一隙。縱果馬溪南去。溪岸之東山阻。溪不能前。遂北轉。溯流作環臂狀。又有郟落倚所環臂中。東與行路相同。詢之土人。曰果馬郟。從此遂上南岡。平行岡嶺二里。是爲尋甸雲南之界。蓋其嶺雖不甚崇。自南界橫亘直湊西峰。約十餘里。橫若門闕。平若堵牆。北屬尋甸。南屬嵩明。由此脊分焉。稍南路左峰頂。有菴二重。在松影中。時雨急風寒。急趨就之。前門南向。閉莫可入。從東側門入。一老僧從東廡下。煨棧。見客殊不爲禮。禮佛出將去之。一曇下僧號德聞。出留就火。薪不能然。逼覓枯槎。焙之。就炙溼衣。體始復蘇。煨栗淪茶。腸始回溫。余更以所攜飯乘沸茶食之。已午過矣。零雨漸收。遂向南坡降。三里抵坡下。卽楊林海子之西塢也。其處遙山大開。西界卽嵩明後諸老龍之脊。東界卽羅峰公館後分支。爲翠峰祖脊。相對夾成大壑。海子中匯焉。其南楊林所城當鎖鑰。其北堯林山扼河口。海東爲大道所經。海西爲嵩明所履。但其處竹樹漸密。反不遑遠眺。大道東南去。乃狗街子道。岐路直南去。爲入州道。余時間有南京僧。在狗街子州城大道之中。地名大一半。郟者欲往參之。然後入州。乃從岐道下竹坑。間行一里。有大溪自西北環而東注。卽果馬溪之循西山出峽。至是放而東轉者。橫木梁跨石湫上。湫凡三砥。木三

跨而遂涯之西。其水蓋與新橋石壩河相伯仲者也。既度，卽平曠遙達，卽落環錯，西南直行，六里而抵州。由陸中東南向，遵小徑行二里，過小一半邨，又一里，有大路自東北走西南，是爲狗街子入州之道路。道之北，卽爲大一半邨，道之南，卽爲玉皇閣。入訪南京師，已暫棲州城某寺。其徒初與余言，後遂忘之。兩京僧，號金山。余遂出從大道西南入州，二里，又有溪自西而東向注，其水小於果馬之半，而頗急，石卷橋跨之。越而西南行，濘陷殊甚，自翠峰小路來，雖久雨之後，而免陷淖之苦。以山徑行人少也。一入大路，遂舉步甚艱，所稱蜀道不在重崖而在康莊如此。又三里，直抵西山，下轉而西南，又一里而入嵩明之北門，稍轉東，而南停於州前旅舍，問南京僧，忘其寺名，無從覓也。

二十七日，密雲重布，雖不雨不霧，而街濕猶不可行。余抱膝不下樓，作書與署印州同張，拒不收。又以一刺投州目管，雖收而不卽答。初是州使君爲吾郡鈕國籙，武進鄉薦，余初入滇，已遷饒州別駕，至是東其轅及月矣。二倅皆南都人，余故以書爲庚癸呼，乃張之扞戾，乃爾始悔彈鍊操竿之拙也。是日買得一野鳧，烹以爲供。

二十八日晨起，濃雲猶鬱勃，惟東方已開。余令肆婦具炊，願僕候管倅回書。余乃由州署西，踐濕徑，北抵城隍廟，其東爲察院，其中北向登山數級，右爲文廟，左爲明倫堂，尊經閣，登閣，天色大霽，四山盡出，始全見海子之水，當其前，是海子與楊林共之。卽統志所云嘉利澤也。以果馬巨龍江及白馬廟溪之水爲源，而東北出河口爲北盤江之源者也。由中路再上，抵文廟後夾衢，西入與文廟前後並峙者，是爲宗鏡寺，寺坐于廣天祐中，寺古而宏，寂踞蛇山之巔，今謂之黃龍山，山小而石骨稜稜，乃彌雄山東下之脈，起而

中峙如錐。州城環之。爲州治之後山者也。昔多小黃蛇。故今以黃龍名之。登此則一州之形勢盡在目中矣。嵩明舊名嵩盟。一統志言州治南有盟蠻臺。故址昔漢人與烏白蠻會盟之處。而今改爲嵩明焉。州城亦因山斜繞。門俱不正。其向與尋甸相似。嵩明正北由大山峽口入。竟日而通普岸嚴章。爲尋甸西境。正南隔嘉利澤與羅峰公館對。爲楊林北境。正東爲堯林山。踞河口之北。爲下流之砥柱。正西逾嶺爲舊邵甸縣。其北之梁王山。爲老龍分支之處。領挈衆山。爲平州西境。與尋甸富民昆明分界者也。嵩明中環海子田澤沃美。其西之邵甸南之楊林皆與壤也。昔皆爲縣。而今省去。楊林當大道。今猶存所焉。出寺下山。還飯於店。而管倅回晉不至。余遂曳杖出南門。轉而西半里。抵塔下。大道東南由楊林去。余時欲由兔兒關。乃西南行一里。有追呼於後者。則管倅以回東具程。命役追至。而程猶置旅寓中。因令顧僕返取。余從間道北。向法界寺待之。法界寺者在城西北五里。亦彌雄山東出之支突。爲崇峰者也。路當從西門行。余時截岡逾隴。下度一竹塢。二里而北上。躡坡盤級而上。二里逾一東下之脊。見北塢。有山一支。自頂下垂。而殿宇重疊。直自峰頂與峰俱下。路有中盤。中者有直躡峰頂者。余乃竟躡其頂。一里及之。西望峰後。下有重壑。壑西北有遙巘最高。如負屨挈領。擁列迴環。瞻之甚近。余初以爲嵩明之冠。而不知其卽梁王之東面也。轉而東。峰頭有元帝殿。冠其頂。門東向。余入叩畢。問所謂南京師者。仍不得也。先是從城中寺觀。覓之不得。有謂在法界者。故余復迂途至。而豈意終莫可蹤跡乎。由殿前東向下。歷級甚峻。半里得玉虛殿。亦東向。仍道宮也。兩傍危簷迴合。其境甚幽。再下。出天王殿。又下半里。有一菴。當懸岡之中。深竹蕃門。重泉夾谷。幽寂窈窕。楮皆閉戶。無一僧在。又下。始爲法界正殿。先入殿後懸臺之上。其殿

頗整。有讀書其中者。而主僧仍不在。乃下。禮佛正殿。甫畢。而願僕亦從塢中上。東廡有僧出迎。詢知南京師未嘗至。而仰觀日色。尙可行三十餘里。遂詢道於僧。更從北徑爲邵甸行。蓋楊林爲大道。最南而迂。兔兒爲中道。最捷而坦。邵甸爲北道。則近依梁王。最僻而險。余時欲觀其挈領之勢。遂取道焉。由寺前西南轉竹箐中。隨壩而南。一里。逾東南岡。出向所來道。遂南下。山一里。抵山下。有塢。自西北來。卽前嶺頭下瞰重壑之第一層也。由其南橫度而西南。二里。過一邨。邨南始畦。畦相屬。隨塢南下。西行畦中。一里。餘。望見北岡垂盡處。石崖駢沓。其東邨廬倚岡上。爲靈雲山。西有神宇。臨壑。是爲白馬廟。神宇之西有塢。自北山迴環而成。峽有大溪自峽中東注而出。卽前嶺頭遙瞰之第二層也。其壑西南始遙逼梁王。最崇峰之下。蓋梁王東突。聳懸中霄。北分一支。東下爲靈雲峰。卽白馬所倚。再北分一支。東峙爲法界寺。法界北壑。雖與梁王對夾。而靈雲實中界焉。故梁王東麓之溪。濛注俱從此出也。其流與東山之巨龍江相似。東西距州城遠近亦相似也。溪無橋涉之。卽西上坡。始余屢訊途人言。渡溪而西。必宿大大邨。邨之東。皆層岡絕嶺。漫無邨居。問去邨若干里。曰三十。余仰視日色。當已不及。而土人言不妨速行而至。再問皆然。遂急趨登坡。一里有負戴而來者。再問之。曰無及矣。不如返宿。爲明晨計。余隨之。還仍渡溪。入白馬廟。廟敞甚。不堪托宿。乃東過駢沓石崖。從邨廬之後。問宿於靈雲山。僧是菴名梵虛。僧雖不知禪誦。而接客有禮。得安寢焉。

二十九日晨起。碧天如洗。亟飯。仍半里渡溪。躡西坡而上。迤邐五里。逾岡脊。東望嘉利澤。猶在足下。西瞻梁王絕頂。反爲近支所隱。不可見。計其處。正當絕巘之東。此卽其支岡也。岡頭多中陷之坎。枯者成罅。井

澹者成天池。稍西北盤岡一里。復西南下一里。度中窪之底。復西北上行。山南嶺坡間二里。復西南下塢中。其塢自西北崇峰夾中來。中有流泉頗急。循塢西崖東墜。此梁王山東南之流也。有岐路直自塢外東南來。直西北向梁王山東腋去。此楊林往普岸嚴章徑。余交截之而西。半里渡西澗急流。復西北躡岡上。頗峻。一里躡峰頭。已正當梁王之南矣。西向平行嶺頭一里。又西下半里。塢有小水。猶東南流也。一里徑塢。又西上逾嶺。半里復下。其嶺南北俱起。崇峰夾之。水已西南行。余以爲過脊矣。隨之下一里。行峽中。轉而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來。同墜。墜東注而下。嘉利澤始知前所過夾峰之脊。猶梁王南走之餘支也。越水復西北躡峻而上。一里半抵峰頭。則當梁王之西南矣。是峰西南與南來老脊。又夾坑東北下。嘉利澤是峰東北與梁王主峰。亦盤谷東下。嘉利澤從脊上平行而西。一里餘。出西峽。半里始覓其脈。自南山來者。從此脊之西北下。伏而再起。遂躡時梁王焉。梁王山者。按志無其名。余向自楊林西登老脊。已問而知之。云在邵甸東北。故余取道再出於此。正欲斷其分支界水之源也。然志雖不名梁王。其注盤龍江。則曰源自故邵甸縣之東山。西山則指此爲東山矣。其注東葛勒山。則曰在邵甸縣西北高二十里。爲南中名山。遠近諸峰。高無踰此。則所謂三十里者。又指此爲東葛勒山矣。但土人莫諳舊名。因梁王結寨其頂。遂以梁王名之。志無梁王名。未嘗無東葛勒名也。其脈自激江府羅藏山東北至宜良。分支東北走者。爲翠峰之支。正支西北走者。由楊林西嶺。而北度兔兒關。又北度此而高聳梁王山。橫亘於邵甸之北。其東西兩角並聳。東垂下臨白馬溪之西。西垂下臨牧養澗之東。由西垂環而西南爲分支。則文殊商山之脈所由衍也。由東垂走而東北爲正支。則果馬月狐之脊所自發也。西垂曲抱而盤龍之源。遂濬瀆海。東

垂橫夾，而嘉利之派，遂匯北盤，宜其與羅藏雄對南北，而其稱梁王云，過脊，漸西降，西瞰夾塢盤窩，皆豐禾芄，不若脊東皆重岡荒嶺也。一坡西垂夾塢中，上皆側石斜臥，從其上，行二里，始隨坡下墜，一里及塢，有小溪自東南塢中出，越之西行，又半里，有郛聚南山下，皆瓦房竹扉，山居中之最幽而整者，是曰大郛，始東西開塢，梁王山西南之水，由塢北西注，余所越南塢之水，截塢而從之，半里，越郛之西，又開爲南北之塢，有小水自南來，經西岡下，北合於東塢之水，同破西北峽而下墜，當西出於郛甸之北者也。路越南來，小水遂西南上坡，盤坡而上，約里許，越其巔，又西下半里，西南涉溪，其溪似南流者，一里，又西逾坡脊，平行坡上，又一里餘，始見西塢大開，其塢自北而南，關夾甚遙，而環峰亦甚密，塢中豐禾雲麗，郛落星羅，而溪流猶僅如帶，若續若斷焉。於是陡降西麓，半里，抵塢，有郛倚麓西而廬，是曰甸頭，郛即郛甸縣之故址也，是郛猶偏於塢東，塢北有峰中垂，亦有聚廬其上，其地去嵩明州四十里，重巒中間，另關函蓋，正北則梁王正脊，巨列於後，東界即老脊之北，走者西界即分支之南，環者其西北度處，有峒頗平，是通牧漾，東北循梁王山東垂而北，是通普岸嚴章，西逾嶺，通富民縣，東逾嶺，即所從來者，惟南塢最遠，北自甸頭十里至甸尾，塢中之水，南至甸尾，折而西南去，路亦逾山而西，遂爲嵩明昆明之界焉。余旣至甸頭，郛即隨東麓南行一里，有二潭，糝東涯下，南北相並，中止有岸尺許，橫隔之，岸中開一隙，水由北潭注南潭間，潭大不及二丈，而深不可測，東倚石崖，西瀕大道，而潭南則祀龍神廟，在焉。潭中大魚三四尺，汎汎其中，潭小而魚大，且不敢捕，以爲神物也。甸頭之水，自北來，流於大道之西，潭中水自潭南溢，流大道之東，已而俱注於西界之麓，合而南去，路則由東界之麓，相望而南，塢中屢過郛聚，八里有小水自東峽出，

西入於西麓大溪。蹶之南二里。則甸尾邨橫踞甸南之坡。有歧直南十里。通兔兒關。正路則由邨西向行。一里餘。直抵西界之麓。有石梁跨大溪上。逾梁始隨西麓南行。半里。溪水由西南盤谷而入。路西北向逾嶺一里。登嶺頭一里。下嶺西塢中路。復轉西南行。大溪尙出東南。峽中不相見也。蓋其東老脊南自宜良。經楊林西嶺。度而北。一經兔兒關。其西出之峰。突爲五龍山。則挾匯流塘之水。而出松花壩者也。再北經甸尾東。其峯突爲祭鬼山。則挾邨甸之水。而西出匯流塘者也。於是又西越塢脊。四里。隨塢西下一里。又有水自北峽來。有梁跨之。其勢少殺於甸尾橋下水。有邨在梁之西。是爲小河口。卽牧漾之流。南經此而與邨甸之水合。而出匯流塘者也。過邨又西南上嶺。盤折山坡者七里。中有下窪之窩。旣而陡下峽中。有小水自西北峽來。渡之邨聚頗盛。邨之南則邨甸之水已與小河口之流合。而西向出峽。至此復折而南入峽中。是爲匯流塘。其濼迴之勢可想也。從此路由西岸隨流入峽。其峽甚逼。夾翠駢崖。中通一水。路亦隨之。蒼照西傾。竊不見影。曲折一里有數家。倚溪北岸。是爲三家邨。投宿不納。蓋是時新聞阿迷不順。省中戒嚴。故昆明各邨。俱以小路不便。居停爲辭。余強主一家。久之乃爲篝火炊粥。啓戶就榻焉。

盤江考附

南北兩盤江。余於粵西已睹其下流。其發源俱在雲南東境。余過貴州亦字孔驛。輒窮之驛西十里。過火燒鋪。又西南五里。抵小洞嶺。嶺北二十里有黑山。高峻爲衆山冠。此嶺乃其南下脊。嶺東水卽東向行。經火燒鋪亦資孔。乃西北入黑山東峽。北出合於北盤江。嶺西水自北峽南流。經明月所西塢。東南出亦佐縣。南下南盤江。小洞一嶺。遂爲南北盤分水脊。一統志謂南北二盤俱發源雲益州東南二百里。北流者

爲北盤南流者爲南盤。皆指此黑山南小洞嶺。一東出火燒鋪。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後西至交水城東。中平開巨塢。北自霏益州炎方驛。南踰此。經曲靖郡塢。巨南北不下百里。中皆平曠。三流縱橫其間。匯爲海子。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東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峽。中懸絕不能上下。乃登陸。十五里。復下舟。南達陸涼州。越州東一水。又自白石崖龍潭來。與交水海子合。出石峽。乃滇東第一巨溪也。爲南盤。上流云。余憇足交水。聞曲靖東南有石堡溫泉勝。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來自西北。轉東南去。入交海橋跨之。爲白石江。涓細僅闊數丈。名獨著。以沐西平首破達里麻於此。遂以入滇也。按達里麻以師十萬來拒。與我師夾江陣。是日大霧。沐分兵從上流潛濟。繞出其後。遂破之。今觀線大山溪。何險足據。且白石上流爲戈家冲源。短流微濺。帶不過數里。內沐公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出。奇夾攻之。爲不世勳。不知乃與壁坳無異也。度橋南六里。抵曲靖郡。出郡南門。東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漲溢。至是爲東西山所束。南下伏峽間。橋橫架交溪上。曰上橋。橋西開一塢。東向。卽由上橋西折入塢。半里至溫泉。泉可浴。泡珠時發。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對以六角亭。曰噴玉。東躡坡半里。抵橋頭。卽西行田疇間。忽一石高懸。四面蒼叢。樓榭上出。卽石崖堡也。與溫泉北隔一塢。經平畦里許。抵堡東麓。南向攀級。上凌絕頂。則海子東界。山南繞於前。西界山自北來。中突爲此崖。又西峙。而南爲水口。山交溪南。出上橋前。爲東界。山南繞所扼。輒西南漚爲海子。正當石堡南。其東北白石崖龍潭。與東南亦佐之水。合交溪。下流於越州。乃西南破峽去。而石堡正懸立衆峰中。諸水又匯而濺。之危崖古松。倍見幽勝。北下山。西一里。抵石堡。卽迴眺石堡西北。兩面嵌空奇峭。步步不能去。由卽南下坡。東半里。逾一石梁。南走梁下者。卽交溪。

溪遂折東南去。又東一里半，抵東山麓。東北上山，從石片中行。土傾峽墜，崩嵌分錯，石骨競露如裂瓣。從之傾折取道，石多幻質，色正黑如着墨。片片英山絕品，石中上者一里至嶺坳，下見西塢南流之江。下墜嶺南之峽，乃交溪由橋頭南下，橫截此山南麓以東去者也。余已躬睹南盤源，聞有西源更遠，直西南至石屏州。隨流考之，其水源發自石屏西四十里之關口，流爲寶秀山巨塘。又東南下石屏，匯爲異龍湖。湖有九曲三島，周一百五十里。島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頂有海潮寺。稍東島曰小水城。舟經大水城南隅，有菱荷百畝，巨朵錦邊，湖中植蓮，此爲最盛。水又東經臨安郡南，爲瀘江。穿顏洞出，又東至阿迷州。東北入盤江。盤江者，卽交水海子。南經越州陸涼路，南寧州至州東六十里。婆兮甸合撫仙湖水，又南至播箕街河甸。合曲江，又東至阿迷州稍東。合瀘江。二江合爲南盤江。遂東北流廣西府東山外。余時徵諸廣西土人，竟不知江所向。乃北過師宗州，又東北去羅平州十五里，抵一塢，曰興哆囉。其塢西傍白蠟東瞻羅莊，南去甚遙。而羅莊山森峭，東界皆石峰，離立分行競奮，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蟲怪峰西南始此，而東北盡於道州，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此又其西南之極也。已而至羅平，詢土人盤江曲折，始知江自廣西府流入師宗界，卽出羅平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巴且彝寨，會江底河，塞去羅平東南二百里。江東卽廣南府境。又東北經巴澤河，格巴吉與隆那貢至霸樓，爲霸樓江。六處地名，俱粵西安隆長官司地。今安隆無土官，俱爲廣南泗城所占。遂入泗城境之八蠟者，香於是爲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著格經泗城之葛閣，歷裏來合，而下田州云。後余至雲南省城，過楊林，見北一海子，特大，古稱嘉利澤。北成大溪出河口。溪北有山甚峻，曰堯林山。又東北十里出峽，經果子園，北至尋甸府，合郡城西北水，匯爲南。

海子。又東北與馬龍水合於郡東二十里七星橋。爲阿交合溪。余因究水所出。知其下霑益州爲可渡河。乃北盤江上流也。按此則南北二盤。但名稱之同耳。發源非一山之水。北盤自可渡河而東。始南合亦資孔火燒鋪之水。則火燒鋪非北盤之源也。南盤自交水發源。南渡越州。始合明月所之水。則明月所非南盤之源也。乃一統志北盤捨楊林。南盤捨交水。而取東南支分者爲源。則南北源一山之誤。宜訂正者一。又以南盤至八蠟者香。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指以爲北盤江。遂謂南北盤皆出於田州。夫北盤過安南。已東南下都泥。由泗城東北界。經那地永順。出羅木渡。下遼江。則此東北合南盤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箚山所出。謂兩江合於普安州泗城州之誤。宜訂正者二。至統志最誤處。又謂南北二盤分流千里。會於合江鎮。蓋惟南寧府西左右江合流處爲合江鎮。是直以太平府左江爲南盤。田州右江反爲北盤矣。今以余所身歷綜校之。南盤自霑益州方驛南下。經交水曲靖。南過橋頭。由越州陸涼路南抵阿迷州境。北合曲江。瀘江始東轉。漸北合彌勒巴甸江。是爲額羅江。又東北經大柏塢小柏塢。又北經廣西府東八十里永安渡。又東北過師宗州東七十里黑如渡。又東北過羅平州東南巴且寨。合江底水。經巴澤巴吉合黃草壩水。東南抵霜樓合者坪水。始下舊安隆。出白隘爲右江。北盤自楊林海子北出。嵩明州果子園。東北經熱水塘。合馬龍州中和山水。抵尋甸城東北去彝地爲車洪江。下可渡橋。轉東南。經普安州北境。合三板橋諸水。南下安南。衛東鐵橋。又東南合平州諸水。入泗城州東北境。又東注那地州永順司。經羅木渡。出遼江來賓。爲都泥江。東入武宣之柳江。是南盤出南寧。北盤出象州。相去不下千里。而南寧合江鎮。乃南盤與交趾麗江合。非北盤與南盤合也。其兩盤江相合處。直至潯州府黔鬱二江會流時始合。但

此地南北盤已各隱名爲鬱江黔江矣。則謂南盤北盤卽爲南寧左右江之誤。宜訂正者三。若夫田州右江源明屬南盤志書又謂源自富州是棄大源而取支水猶之志南盤者源明月所志北盤者源火燒鋪也彼不辨端末巨細悍然秉筆類一坵之貉也夫。

徐霞客遊記

卷六上

滇遊日記四

戊寅十月初一日。凌晨起。晴爽殊甚。從三家邨蹣跚啓行。卽西由峽中。已乃與溪別。復西逾嶺。共三里入報恩寺。仍轉東二里。過松花壩橋。又循五龍山而南。三十里。循省城東北隅南行。已乃轉西度大橋。則大溪之水自橋而南。經演武場。而出火燒鋪橋。下南壩矣。從橋西入省城東門。飯於肆。出南門。抵向所居停處。則吳方生方出遊歸。化寺未返。余坐待之。抵暮握手。喜可知也。見有晉寧歌童王可程。以就醫隨矣。來始知方生在唐守處。過中秋甚洽也。

初二日。余欲西行。往期阮仁吾所僱擔夫。遇其姪阮玉灣。阮穆聲。詢候甚篤。下午阮仁吾至寓。以擔夫楊秀雇約至。余期以五日後再往晉寧。遂卽啓行。仁吾慮以番悅香扇。

初三日。余欲往晉寧。與唐元鶴州守大來。隱君作別。方生言二君日日念君。今日按君還省。二君必至省謁見。毋中塗相左也。蓋少待之。乃入叩玉灣。并叩楊勝寰。知麗江守相望已久。旣而玉灣來。願寓中。知按君調兵欲征阿迷。然兵未發。而路人皆知之。賊黨益猖狂於江川。激江之境矣。玉灣謂余海口有石城。妙高相近。有別墅。已買山欲營構爲勝地。請備車馬。同行一觀。余辭以晉寧之行不容遲。因迤西之期久也。又云。緬甸不可不一遊。請以騰越莊人爲導。余領之。

初四日。余束裝欲往晉寧。主人言薄暮舟乃發。不若再飯而行。已而阮玉灣餽榼酒。與吳君共酌之。下午由羊市直南六里。抵南壩。下渡舟。既暮乃行。是晚西南鬪風。舟行三十里。至海夾口泊。三鼓乃發。棹味爽。抵湖南涯北圩口。乃觀晉山之東南瀕海處。其涯有溫泉焉。舟人有登浴者。余畏風寒。不及沐也。於是挂帆向東南行。二十里至安江邨。梳櫛於飯肆。仍南四里。過一小橋。卽西邨。四通橋分注之水。爲歸化晉寧分界處。又南四里。入晉寧州北門。皆昔來暗中所行道也。至是始見田疇。廣闊城樓雄壯焉。入門。門禁過往者不得入城。蓋防阿迷不靖也。既見大來。各道相思甚急。飯而入。叩州尊。如慰飢渴。遂留歡宴。夜寢於下道。供帳極鮮整。

初五至初七日。日日手談內署。候張調治。黃從月。黃沂水。禹甸。與唐君大來。更次相倍。夜宴必盡醉。乃已。初八日。飲後。與黃沂水出西門。稍北。過陽城堡。卽所謂古土城也。其西北爲明憲夫人廟。廟祀晉寧州刺史李毅。女夫人功。見一統志。有元碑。首句云。夫人姓楊氏。名秀娘。李毅之女也。既曰李女。又曰姓楊。何謬之甚耶。豈夫人之夫乃姓楊耶。然辭不達甚矣。人傳其內猶存肉。身外加髻焉。故大倍於人。余不信。沂水云。昔年風傷其足。露骨焉。不妄也。是日州幕傅良友來拜。且餽榼醴。傅。江西德化人。

初九日。余病嗽。欲發汗。遂臥下道。

初十日。嗽不止。仍臥下道。唐君晨夕至榻前。邀諸友來看。極殷綽。

十一日。余起。復入內署。蓋州治無事。自清晨。邀以入深幕。而出復如前焉。是日。傅幕復送禮。余受其雞肉。轉寄大來處。下午。傅幕之親。姜廷村來拜。姜。金谿人。

十二日。唐州尊餽新製長褶棉被。余入謝。并往拜姜於傅署。遇學師趙。相見藹藹。及往拜趙於學齋。遇楊學師。交相拜焉。詢趙師。陸涼有何君巢阿否。趙陸涼人。故詢之。趙言陸涼無之。當是浪穹人。然同宦於浙中。相善。趙君陞任於此。過池州。問六安何州君。已丁艱去矣。四月初至鎮遠。其所主之家。卽何所先主者。是其歸已的。但余前聞一僧言。貴州水發時。城中被難者。有一浙江鹽官。積二十餘。俱遭漂沒。但不知其姓。以趙君先主鎮遠。期計之。似當其時。心甚惻惻。無可質問也。從陳木叔集中。轉得二知。已爲吳大史漢人。及何六安。巢阿。俱不及面。豈染人爲火。斃於長安。今又有此水阻。若果爾。何遇之奇也。

十三日。州尊赴楊貢生酌。張調治以騎邀游金沙寺。以有莊田在其西麓也。出西門。見門內有新澗之房。頗麗。問之。卽調治之兄也。名口口。以鄉薦在常州判。甫自今春歸家。以譏與調治不睦。出西門。直西行田塍中路。甚坦。其塢卽南自河澗舖。直北而出者。至此乃大開洋。北極於滇池焉。西界山。東突瀕塢者。爲牧羊山。北突而最高者。爲望鶴山。其北走之餘脈。爲天城。又西爲金沙。則散而瀕海者也。東界山西突。而屏城南者。爲玉案山。北峙而最高者。爲盤龍山。其環北之正脊。爲羅藏山。則結頂而中峙者也。州治倚東界之麓。大堡河澗合流於西界之麓。北出四通橋。分爲兩流。一直北下滇海。一東遶州北入歸化界。由安江卽入滇海。經塢西行三里。上溪堤。有大石梁跨溪上。是爲四通橋。由橋西直上坡。爲昆陽道。西北由岐一里半。爲天女城。上有天城門遺址。古石兩壘。如雕刻亭簷狀。昔李毅之女秀。代父領鎮時。築城於此。故名。城阜斷而復起。西北瀕湖者。其山長。遶爲黃洞山。西南並天城而圓。聳夾峙者。爲金沙江山。此皆土山斷續。南附於大山者也。金沙之西。則滇海南瀨而入。直逼大山。金沙之南。則望鶴山高擁而北。瞰爲西界大。

山北隅之最。其西則將軍山聳崖突立。與望鶴駢峙而出。第望鶴則北臨金沙。天城將軍則北臨瀕海耳。黃洞山之西有洲。西橫海中。居廬環集其上。是爲河泊所。乃海子中之蝸居也。今已無河泊官。而海子中渡船猶泊焉。其處正西與昆陽對。截湖西渡。止二十里。陸從將軍山遶湖之南。其路倍之。由天女城盤金沙江北夾。又一里半而入金沙寺。寺門北向。盤龍蓮峯師所建也。寺頗寂寞。由寺後拾級而上。爲玉皇閣。又上爲真武殿。俱軒敞而北向。瞻湖得海天空闊之勢。山之西麓。則連郁倚曲。民居聚焉。入調治山樓。飯而登山。凭眺寺中。下步田畦水曲。觀調治家人築場收穀。戴月入城。皎潔如晝。而寒悄逼人。還飯下道。不候唐君而臥。唐君夜半乃歸。使人相問。余已在夢魂中矣。

十四日。在署中。

十五日。在州署。夜酌而散。復出訪黃沂水。其家寂然。花陰歷亂。惟聞犬聲。還步街中。恰遇黃。黃乃呼酒。蹀下道門。當月而酌。中夜乃散。

十六日。余欲別而行。唐君謂連日因歌童就醫未歸。不能暢飲。使人往省。召之。爲君送別。必少待之。余不能却。

十七十八日。皆在州署。

十九日。在州署。夜月皎而早陰霾。

二十日二十一日。在州署。兩日皆倏雨倏霽。

二十二日。唐君爲余作瘞靜聞骨記。三易藥而後成。已乃具酌演優。并候楊趙二學師。及唐大來黃沂水。

昆仲爲同宴以餞。

二十三日唐君又餽棉襖夾褲。具厚贐焉。唐大來爲余作書文甚多。且寄閃次公書。亦以青峽贐。乃入謝唐君。爲明日早行計。晉寧乃滇池南一塢稍開。其界西至金沙江山。沿將軍山抵三尖邨。與昆陽界。不過二十里。東至盤龍山頂與激江界。不過十里。北至分水河橋與歸化界。不過五里。南入山塢與激江界。不過十里。總計南北不過十五里。東西不過三十里。不及諸蠻會山徼一曲也。晉寧之水。惟四通橋爲大。其內有二溪俱會於牧羊山下石壁邨。一爲大壩河。卽河澗舖之流。出自關索嶺者。余昔往江川由之。一爲大甫河。出自鐵爐關者。與新輿分水之嶺界。二水合而出四通橋。又分其半。東灌州北之田。至州東北。又有盤龍山澗之水。自州城東南隅。循城北流。引爲城濠。而下合於四通東灌之水。遂北爲歸化縣分界。而出安江邨。其河乃唐公新濬者。晉寧二屬邑。俱在州東北境。亦滇海東南之餘塢也。歸化在州北二十里。呈貢又在歸化北四十里。呈貢北卽昆明縣界。東北卽板橋路。東卽宜良界。東南卽羅藏山陽宗界。歸化北五里。有蓮花洞山。一名龍洞。有水出其間。羅藏山在歸化東十里。盤龍山東北之主峯也。東南距激江府四十里。其山高聳。總挈衆山。與邵甸之梁山對。亦謂之梁山。以元梁王結寨其上也。西北麓爲滇池。東南麓爲明湖。撫仙湖水之兩分其歸者。以此山爲界。水之三匯其壑者。亦以此山爲環。然則比邵甸梁王。此更磅礴矣。其脈自鐵爐關東度爲關索嶺。又東爲江川北風類嶺山。遂北走爲此山。又東至宜良縣西境。又北度楊林西嶺。又北過兔兒關。又北結爲邵甸梁山。而爲果馬月狐之脊焉。晉寧四門。昔皆傾圮。唐元鶴蒞任。卽修城建樓。極其壯麗。晉寧東至激江六十里。西至昆陽四十里。南至江

川七十里。北至省會一百里。東南至路南州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宜良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新興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安寧州一百二十里。唐晉寧初授陝西三水令。以禦流寇功。陞本州知州。以憂歸。補任於此。乃郎年十五歲。文學甚優。落筆有驚人語。餘三子俱幼。唐大來名譽。選貢。以養母。繳引詩畫書。俱得董元宰三昧。余在家時。陳眉公即先寄以書云。良友徐霞客。足跡遍天下。今來訪難足。并大來先生。此無求於平原君者。幸善視之。比至瀛。余囊已罄。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來可告語也。忽一日遇張石夫。謂余曰。此間名士。唐大來不可不一晤。余游高曉時。聞其在傅元獻別墅。往覓之。不值。還省。忽有揖余者曰。君豈徐霞客耶。唐君待先生久矣。其人即周恭先也。周與張石夫善。與張先晤。唐即以眉公書誦之。周又爲余誦之。始知眉公用情周摯。非世誼所及矣。大來雖貧。能不負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窮而獲濟。出於望外如此。唐大來。其先浙之淳安籍。國初從戎於此。曾祖金嘉靖戊子鄉薦。任邵武同知。從祀名宦。祖堯官嘉靖辛酉解元。父懋德。辛卯鄉薦。臨洮同知。皆有集。唐君合刻之名。紹箕堂集。李本寧先生爲作序。甚佳。大來言歷數先世。皆一仕一隱。數傳不更。故其祖雖發解。竟不仕。而年甚長。今大來雖未發解。而詩翰爲瀛南一人。真不忝厥祖也。但其胤嗣未耀。二女俱寡。而又旁無昆季。後之顯者。將何待乎。大來之岳爲黃麟趾。字伯仁。以鄉薦任山東嘉祥令。轉四川順慶府。口縣令。卒於任。卽黃沂水禹甸之父。從月之兄也。其祖名明良。嘉靖乙酉鄉薦。仕至畢節兵憲。有牧羊山人集。大來昔從廣南出粵。西抵吾地。亦以粵西山水之勝也。爲余言廣南府東半日多程。有寶月關。甚奇。從廣南東望。崇山橫障。翠截遙空。忽山間一孔高懸。直透中扃。光明如滿月。綴雲端。真是天門中開。路由其下盤躋而入。大若三四

城門。其下旁有一竅。潛通滇粵之水。予按黃麟趾昭陽關詩注云。關口天成一石虎頭。耽耽可畏。詩曰。何代聖鴻濛。盤山穹窿通。五丁輸地方。一竅自天工。城陟華彝界。關當虎豹雄。葉繼愁日暮。驅旛亂流中。按昭陽卽此洞也。唐君謂之寶月者。又其別名耳。此路東去卽歸順。余去冬爲交彝所梗。不能從此。盤龍山蓮峯祖師。名崇照。元至正間。以八月十八日涅槃。作偈曰。三界與三塗。何佛祖不由。不破則便有。能破則便無。老僧有吞吐不下。門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師素不立文字。臨去乃爲此。與遺蜕俱存。至今以此日爲盤龍會云。邵真人以正初名璇。晉寧人。其父名仁。叔名忠。俱由蘇州徙此。聞老劉口挽忠詩。有曰。三郎足下風雲達。忠子正領鄉薦。小阮壺中日月長。卽真人末句又曰。悵望蘇州是故鄉。見州志。晉時晉寧之地曰寧州。南蠻校衛李毅持節鎮此。討平叛酋五十八部。惠帝時李雄亂。毅死之。女秀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竟破賊保境。比卒。羣酋爲之立廟。是時寧州所轄之境雖廣。而駐節之地實在於此。至唐武德中。以其爲晉時寧州統會之地。置晉寧縣。此州名之所由始也。州名宦而有李毅及王遜。姚岳等。迨萬歷間。吳郡許伯衡修州志。謂今晉寧州地。已非昔時五十八部之廣。以一隅而僭通部之祀。非諸侯祭封內山川義。遂一併撤去之。并志傳亦削去。祇自我朝始。遂令千載英靈。空存騰蠶。一方故實。竟作塵灰。可歎也。然毅雖削。而其女有廟在古城。岳雖去。而岳亦有廟在州西。有功斯土。非豎儒所能以意滅者也。許伯衡謂昔時寧州地廣。今地狹。李毅雖嫡祖。晉寧不得而祀之。猶支子之不得承祧祀大宗也。余謂晉寧乃嫡家。非支子比。毅所轄五十八部雖廣。皆統於晉寧。今雖支分五十八部。皆其支庶。而晉寧實承祧之主。若晉寧以地狹不祀。將委之五十八部乎。五十八部復以支分。非所宜祀。是猶嫡家以支庶衆多。互相

推委而虛大宗之祀也。然則李毅一方宗祖，將無若敖之恫乎？故余謂唐晉寧唐大來首以復祀李毅爲正。

二十四日，街鼓未絕，唐君令人至，言早起觀天色，見陰雲釀雨，風寒襲人，乞再遲一日，候稍霽乃行。余謝之曰：行不容遲，雖雨不爲阻也。及起，風雨淒其，令人有黯然魂消意，令庖人速作飯，余出別唐大來。時余欲從海口安寧返省，完省西南隅諸勝，從西北富民觀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雞足，乃以行李之重者託大來，令人另齋往省，而余得輕具西行，爲方抵大來宅，報晉寧公已至下道，亟同大來及黃氏昆玉，遶道中晉寧公復具酌於道，秣馬於門。時天色復朗，遂舉大觥，登騎就道，從西門三里，度四通橋，從大道直西行，半里，上坡，從其西峽轉而西南，上一里半，直臨望鶴嶺西，又西下涉一澗，稍北，卽瀕滇池之涯，共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簞起峯頭，北向指滇池，有操戈介冑之狀，是爲石將軍，亦石峯之特爲巉峭者。其西有廟，北向是爲石魚廟，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亞於將軍者，卽石魚山也。又西二里，海水中石突叢叢，是爲牛戀石，涯上卽與鄉俱以牛戀名，謂昔有衆牛飲於海子，戀而不去，遂成石云。於是又循峽而南，二里，逾平坡南下，有水一塘，直浸南山之足，是爲三尖塘，塘南山巒高列，塘北度脊平衍，脊之北卽滇池，牛戀塘水不北洩而東破山腋，始知望鶴之脈自西來，不自南來也。從塘北西向湖塢入，其塢自西而東，卽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塢西盡處有三峯，排列其南，最高者卽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峯，則自南峯之西，遶峽而北，峙爲中峯焉。北峯則瀕滇池，而東度爲石將軍望鶴山之脈矣。中峯之東有卽落當塢，是爲三尖卽晉寧卽落止此。西沿中峯而上一里，與南峯對夾之中，復阻水爲塘，不能如東塘之大，而

地則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逾中峯之脊，從脊上西南直行，爲新輿道。逾脊西北下，卽滇池南涯，是爲昆陽道。而晉寧昆陽以是脊爲界焉。於是昆陽新舊州治俱在一望，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隴半西行二里餘，有邨在北涯之下，滇池之水環其前，是曰赤峒裏，亦池濱聚落之大者。又西，由邨後逾嶺南上，旣西下三里，有邨倚南山北麓，盤其嘴而西，於是西陝中開，自南而北，與西界山對夾成塢，其脊南自新興界分支北下，西一支直走而爲新舊州治，而北盡於舊寨邨。東一支，卽赤峒裏之後山，濱池而止。東界短，西界長，中開平塢爲田，一小水貫其中，亦自南而北入滇池，卽志所稱濠濫川也。按隋書史萬歲爲行軍總管，自尋常川至渠濠川，破三十餘部，當卽指此。由東嘴截塢而西，正與新城相對，而大道必折而南，盤東界之嘴以入三里，始西涉塢，徑塢三里，又隨西界之麓北出，一里半，是爲昆陽新城。又北一里半，爲昆陽舊城，於是當滇池西南轉摺處矣。舊城有街衢闐堵而無城郭，新城有樓櫓雉堞而無民廬，乃三、四年前舊治經寇，故卜築新邑，而市舍猶仍舊貫也。舊治街自南而北，西倚山坡，東瞰湖濑，至巳日西晨，亟飯於市。此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無奇不及停屐，遂北行，四里稍上，逾一東突之峒，其山自西界橫突而出，東懸滇海中，路逾其峒中北下，其北滇海復嵌塢西入，其突出之峯，遠眺若中浮水面，而其西實連綴於西界者也。乃西轉涉一塢，其四里又北向循滇池西崖山麓行，五里，又有小峯傍麓，東突，南北皆湖山環抱之，數十家倚峯而居，是爲舊寨邨。由邨北過一塢，其塢始自西而東，塢北有山一派，亦自西而東，直瞰滇海中，北二里抵山下，直躡山北上，一里餘，從崩崖始轉東向山半行，又里餘，從東嶺盤而北，其嶺南北東三面俱懸滇海中，正東與羅藏隔湖相對，此地杳僻隔絕，行者爲畏途焉。嶺北又有山一支，從水涯之北亦

自西而東直瞰濱海中。與此嶺南北遙對成峽。濱海驅納其中。外若環窩。中駢束戶。是爲海口。南嶺北下之處。峻削殊甚。余慮日暮。驅馬直下二里。復循塢西入二里。西逾一峽。由峽西下山塢。環開中爲平曠。濱池之流出海。就峽中貫成河。是爲鹽陂川焉。二里有邨。傍塢中南山下。過之行平曠間。西北四里。直抵川上有聚落成衢。濱川之南。是曰茶埠墩。卽所謂海口街也。有公館在焉。監察御史案臨。必躬詣其地。爲一省水利所係耳。先是唐晉寧謂余海口無宿處。可往柴廠莫土官鹽肆中宿。蓋唐以候代巡。常宿其家也。余問其處。尙相去六七里。而日色已暮。且所謂海門龍王廟者。已反在其東二里。又聞阮玉灣言有石城之勝。亦在斯地。將留訪焉。遂不復前。覓逆旅投宿。

二十五日。令二騎返晉寧。余飯而躡屨。北抵川上。望川北石崖。臨空。川流直嚙其下。問所謂石城者。土人皆莫之知。惟東指龍王堂在。盈盈一水間。乃溯川南岸。東向從之。二里。南岸山亦突而臨。川水反舍北而逼南。南崖崩嵌盤沓。而北崖則開透而受民舍焉。是爲海門邨。與南崖相隔一水。不半里。中有泮浮其吭間。東向濱海。極吞吐之勢。峙其上者爲龍王堂。時渡舟在邨北岸。呼之莫應。余攀南崖水窟。與水石相爲容。與忘其身之所如也。久之。北崖邨人以舟至。遂渡登龍王堂。堂當川流之中。東臨海面。時有賽神者。浮舟而至。而中無廟。祝後有重樓。則阮祥吾所構也。廟中碑頗多。皆化治以後。撫按相度水利。開濬海口。免於汎濫。以成瀕海諸良田者。故巡方者以此爲首務云。出廟渡北岸。居盧頭集。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第一重橫突而西。多石。而西垂最高。卽蠶削而瀕於川之北岸者。第二重橫突而東。多土。而東遠最遠。卽錯出而盡爲池之北圩者。二重層疊於邨後。蓋北自觀香山盤礴而盡於此。邨氓俱阮氏。莊佃余。向詢阮

玉灣新置石城之勝。土人莫解。謂阮氏有墳在東岸。誤指至此。邨人始有言石城在里仁邨。其邨乃猶羅寨。正與茶埠墩對。從此有小徑向山後。峽中西行三里可至。余乃不東向阮墳而西覓里仁焉。卽由邨後北逾第一重石峯之脊。北向下路旁多錯立之石。北亦開塢。而中無細流。一里隨塢西轉。已在川北岸。轟削石峯之後。蓋峯南漱逼川流。故取道於峯北耳。其內桃樹萬株。被隴連壑。想其蒸霞煥彩時。令人笑武陵天台爲燧火矣。西一里過桃林。則西塢大開。始見田疇交廛。溪流霍霍。邨落西懸北山之下。知其卽爲里仁邨矣。蓋其塢正南矗立石山西盡於此。塢瀕於川。亦有一邨。臨之是爲海口邨。與茶埠墩隔川相對。有渡舟焉。其塢之東北逾坡塢之西北循峽。皆有路。凡六十里。而抵省會。而里仁邨當塢中。北山下半里。抵邨之東。見流泉交道。山崖間樹木叢蔭。上有神宇。蓋龍泉出其下也。東塢以無泉故。皆成旱地。西塢以有泉故。廣闊良疇。由邨西盤山而北。西塢甚深。其塢自北峽而出。直南而抵海口邨焉。邨西所循之山。其上多蹕突之石。下多崆峒之崖。有一竅二門。西向而出者。余覺其異。詢之土人。石城尙在塢西嶺上。其下亦有龍泉。可遵之而上。其北半里。乃西下截塢而度。有一溪亦自北而南。中乾無流。涉溪西上。共半里。聞水聲瀾灑。則龍泉溢西山樹根下。瀄爲小潭。分瀉東南去。由潭西上嶺半里。則嶺頭峯石湧起。有若卓錫者。有若夾門者。有若芝擎而爲臺者。有若雲臥而成郭者。於是循石之隙。盤坡而上。墜壑而下。其頂中窪。石皆環成外郭。東面者噴岫森透。西面者穹覆壁立。南面則余之逾脊而下者。北面則有石窟曲折。若離若合。間一石墜空。當關下覆成門。而出入由之。圍壑之中。底平而無水。可以結廬。是所謂石城也。透北門而出。其石更分枝簇蕞。石皆青質黑章。廉利稜削。與他山迥異。有牧童二人。引余循崖東轉。復入一石隊中。

又得圍崖一區。惟東面受客如門。其中有跌座之龕。架板之牀。皆天成者。出門稍南。迴顧門側。有洞呀然。迴轉身披之。其洞透空而入。復出於圍崖之內。始覺由門入。不若由洞入更奇也。計圍崖之後。卽由石城中。望所謂東面巒。巒處矣。出洞仰眺。洞上石峯層沓。高聳無比。復有一老獺。獺披獸皮前來。引余相與攀躋。其上如衆臺錯立。環而峙其東。東眺海門。明鏡漾空。西俯窪底。翠瓣可數。而隔崖西峯穹覆之上。攢擁尤高。乃下峯復度。兩脊轉造西峯。則穹覆上崖。復有後層分列。其中開峽。東墜危坑而下。其後則土山高擁。負屨於上。聳立之石。或上覆平板。或中剖斜櫺。崖脇有二小穴。如鼻孔。羣蜂出入其中。蜜漬淋漓。其下乃崖蜂所巢也。兩牧童言。三月前。土人以火熏蜂。而取蜜。蜂已久去。今乃復成巢矣。童子競以草塞孔。蜂輒噉噉然作銅鼓聲。凭覽久之。乃循墜坑之北。東向懸崖而下。經東石門之外。猶令人一步一回首也。先是從里仁邨。望此山峯頂聳石一叢。不及晉寧將軍峯之偉杰。及抵其處。而闔關曲折。層沓玲瓏。幻化莫測。鍾秀獨異。信乎靈境之不可以外象求也。蓋是峯西倚大山。此其一支。東窺峯頂中坳。石骨內露。不比他山之以表暴見奇者。第其上無飛流涵壁之波。中鮮剪棘梯崖之道。不免爲兔狐所窟耳。老獺獮言。此石隙土最宜茶。茶味迥出他處。今阮氏已買得之。將造菴結廬。招淨侶以開勝壤。豈若卽其人耶。余不應去。信乎買山而居。無過此者。下山仍過塢東一里。經里仁邨東南一里。抵螳螂川之北。西望海口。有渡可往茶埠。而東眺瀕川。石崖聳削。先從茶埠隔川北望。於巒巒嵌突中。見白垣一方。若有新茅架其上者。今雖崖石掩映。不露其影。而水石交錯。高深嵌空。其中當有奇勝。遂東向從之。抵崖下。崖根插水。亂石濼洄。遂攀躋水石間。沿崖南再東。忽見石上有痕。臨崖直上。勢甚峻。挂石懸崖之跡。俱倒影水中。方下見

爲奇。又忽聞警咳聲落頭上。雖仰望不可見。知新茅所建不遠矣。再穿下覆之石。則白垣正在其上。一遺者方鑿崖填路。迎余入坐茅中。其茅僅逾方丈。明窗淨壁。中無供像。亦無靈具。蓋初落成而猶未棲息其間者。道人吳姓。卽西邨海口人。向以賈游於外。今歸而結淨於此。可謂得所托矣。坐茅中。上下左右皆危崖。縵影而澄川。漾碧於前。遠峯環翠於外。隔川茶埠。邨廬綠繞。煙樹堤花。若獻影鏡中。而川中舩舫。買帆魚。嘗渡艇。出沒波紋間。棹影浮嵐。櫓聲搖半壁。恍然如坐畫屏之上也。既下。仍西半里。問渡於海口。卽南度茶埠。街入飯於主家。已過午矣。茶埠有舟。隨流十里。往柴廠載鹽渡滇池。余不能待。遂從邨西。遙川堤而行。其堤自茶埠西達平定。隨川南涯而築之。蓋川水北依北岸。大山而西。其南岸山勢層疊。中多小塢。故築堤障川。堤之南。屢有小水自南峽出。亦隨堤下注。從堤上西行。川形漸狹。川流漸迅。七里。有邨廬倚堤。北下臨川。堤間有亭有碑。卽所謂柴廠也。按舊碑謂之漢廠。莫土官鹽肆在焉。至此。川迅石多。漸不容舟。川漸隨山西北轉矣。堤隨之。又西北七里。水北向逼山入峽。路西向度塢。登坡。又二里。數家踞坡上。曰平定哨。時日色尙高。以土人前途無宿店。遂止。

二十六日。雞再鳴。北向循西山行。三里。曙色漸啓。見有岐自西南來者。有岐自東北來者。而中道則直北逾坳。蓋西界老山至此度脈而東。特起一峯。當關中突。障扼川流。東曲而盤之。流爲所扼。稍東遜之。遂破峽。北西向。墜級爭趨。所謂石龍壩也。此山名爲九子山。實海口下流當關之鍵。平定哨在其南。大營莊在其東。石龍壩在其北。山不甚高大。員阜特立。正當水口。故自爲雄耳。山巔有石九枚。其高逾於人。駢立峯頭。土人爲建九子母廟。以石爲九子。故以山爲九子母也。余時心知正道在中。疑東北之岐爲便道。且可

一瞰川流，遂從之一里，抵大營莊，則川流轟轟在下，舟不能從水，陸不能從峽，必仍還大路，逾壩乃得。於是返轍從峯西逾嶺北下，共二里有小水自西南峽來，渡之復西上，逾坡則坡北，峽中螳川之水自九子母山之東，破峽北出，轉而西，遶山北而墜，峽中石又橫岨而層閔之，水橫衝直搗，或跨石之頂，或竄石之脇，湧過一層，復騰躍一層，半里之間，連墜五六級，此石龍壩也。此水之不能通舟，皆以此石爲梗。昔治水者多燔石，鑿級不能成功，土人言鑿而輒長，未必然也。石級旣盡，峽亦北轉，路從峽西山上，隨之北行，下瞰級盡處，峽中有水一方，獨清潄，土人指爲青魚塘，言塘中青魚大且多。按志，昆陽平定鄉小山下有三洞，泉出匯而爲潭，中有青魚白魚，俗呼隨龍魚，豈卽此耶？北二里，峽稍開，有邨在其下，爲青魚塘邨。北二里，西北踞一嶺，此嶺最高，始東見觀音山，與羅漢寺碧籬山兩峯東峙，又北見遙山一重，橫亘衆山之北，西盡處特聳一峯，最高爲筆架山，其西又另起一峯，與之駢立，則老龍之龍山也。東盡處分峙雙岫，亦最高，爲進耳山，其南坳稍伏而豁，則大道之碧籬關也，而最高之間，有尖峯獨銳，透穎於橫脊之南，是爲龍馬山，其下則沙河之水所自來也。惟西向諸山稍伏而豁，大道之往迤西者從之，而老脊反自伏處南度，老龍之脊，西北自麗江鶴慶東南下，至楚雄府南，又東北至祿勳羅次北境，又東至安寧州西北境，東突爲龍山，遂南從安寧州之西，又南度三泊縣之夷，又南向迤昆陽州之西南，乃折而東，經新興州北，爲鐵爐關，又東經江川縣北，爲關索嶺，又東峙爲屈穎嶺山，乃折而東北，爲羅巖山，則滇池海岱湖之界脊也。始西一里，逾其嶺，又西北下一里，則螳川之水自嶺之北麓環而西，又轉而南，嶺西有邨，瀕川而居，置渡川上，是曰武越河，昆陽西界止此，過渡卽爲安寧州界，武越之河，遠邨南曲，復轉西峽去，路渡河卽西

北上坡。連越土壠二重。共五里。北下有水一塘。在東塢中。又北二里。有水一塘。在西塢中。又北一里半。有
邨在路東。又北一里半。坡乃北盡。坡北始開東西大塢。乃下坡。西向行塢中。二里有水。東北自北界橫巨
中尖峯下來。是爲沙河。其流頗大。石梁東西跨之。河從梁下南去。螳川之水。自武趣西峽轉而北來。二水
合於梁南。半里。遂西北至安寧州城之南。於是北向經城東而北下焉。過沙河橋。又西北一里。則省中大
道自東北來。螳大川自城南來。俱會於城東。有巨石梁。東西跨川上。勢甚雄壯。過梁卽爲安寧城。入其東
門。闌闔頗集。乃沽飲於市。爲溫泉浴。計飲畢。忽風雨交至。始持傘從南街西行。已而知道祿禱大道。乃返
而至東門內。從東街北行。半里。過州前。從其東復轉北。半里有廟。門東向。額曰靈泉。余以爲三潮聖水也。
入之。有巨井在門左。其上累木橫架爲梁。欄上置轆轤以汲。乃鹽井也。其水鹹苦而渾濁。殊甚。有監者一
日兩汲而煎焉。安寧一州。每日夜煎鹽千五百觔。城內鹽井四。城外鹽井二十四。每井大者煎六十觔。小
者煎四十觔。皆以穉擔汲而煎於家。又西轉過城隍廟而北。半里。出北門。風雨淒淒。路無行人。余輿不爲
止。冒雨直前。隨螳川西岸而北。三里半。有邨在西山麓。其後廟宇。東向。臨之。余不入。又北二里半。大路盤
山西北轉。有岐下坡。隨川直北行。余乃下從岐。一里半。有舟子艤舟渡。上川東岸。雨乃止。復循東麓而北。
抵北嶺下。川爲嶺扼。西向盤壑去。路乃北向陟嶺。嶺頗峻。一里。逾嶺北。又一里。下其北塢。有小水自東北
來。西注於川。橫木橋度之。共一里。又西北上坡。有邨當坡之北路。從其側一里。逾坡而北。再下。再上。共三
里。西瞰螳川之流。已在崖下。崖端有亭。忽從足底湧起。俯瞰而異之。亟捨路西向下。入亭中。見亭後石骨
片片。如青芙蓉湧出。其北復有一亭。下乃架木而成者。瞰其下。則中空如井。有懸級在井中。可以宛轉下

墜。余時心知溫泉道尙當從上北行。而此奇不可失。遂從級墜井下。其級或鑿石。或嵌木。或累梯。共三轉。每轉約二十級。共六十級而至井底。井孔中僅圍四尺。其深下垂。約四五丈。井底平拓。旁裂多門。西向。臨蟻川者爲正門。南向者爲秀門。旁門有屏斜障。屏間裂窳四五。若窗櫺戶牖。交透疊映。土人因號之曰七竅通天。七竅者。謂其下之多門。通天者。謂其上之獨貫也。旁門之南。崖壁礮削。屏列川上。其下洞門。另闢駢開。凡三四處。皆不甚深透。然川漱於前。崖屏於上。而洞門累累。益助北洞之勝。再南。崖石轉突。處有一巨石。下墜崖側。迎流界道。有題其爲醒石者。爲冷然筆。冷然。學道楊師。孔號楊係貴州人。石北危崖之上。有大書虛明洞三大字者。高不能闕。其爲何人筆。其上南崖。有石橫斜作垂手狀。其下亦有洞。西向。頗大而中拓。然無嵌空透漏之妙。虛明二字。非北洞不足以當之。虛明大書之下。又有刻聽泉二字者。字甚古拙。爲燕泉筆。燕泉。都靈何孟春號。何郡州人。又自敘爲香邑。又其側。有此處不可不飲。爲升菴筆。升菴。楊太史慎號。而刻不佳。不若中洞門右。有此處不可不醉。爲冷然筆。刻法精妙。遂覺後來者居上。又聽泉二字上。刻醒石詩一絕。標曰姜思睿。而醒石上亦刻之。標曰譜明。譜明不知何人。一詩二標。豈譜明卽姜之字耶。此處泉石幽僻。洞壑瓊瑰。真考築之勝地。惜無一人棲止。大洞之左。穹崖南盡。復有一洞。見煙自中出。亟入之。其洞狹而深。洞門一柱中懸。界爲二竅。有獷獪囚髮赤身。織草履於中。煙卽其所炊也。洞南崖盡。卽前南來之塢下。而再上處也。時顧僕留待北洞。余復循崖沿眺而北。北洞之右。崖復北盡。遂躡坡東上。仍出崖端。南來大道。半里有菴。當路左。下瞰西崖。下虛舍駢集。卽溫泉在是矣。菴北又有一亭。高綴東峯之半。其額曰冷然。當溫泉之上。標以御風之名。楊君可謂冷暖自知矣。由亭前躡石西下。石骨棱

厲余愛其石攀之下墜。則溫池在焉。池隴於石崖下。東倚崖石。西去螳川數十步。池之南有室三楹。北臨池上。池分內外。外固清瑩。內更澄澈。而浴者多就外池。內池中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其色如綠玉。映水光豔燁然。余所見溫泉。滇南最多。此水實爲第一。池室後。當東崖之上。有佛閣三楹。額曰覽照。南坡之上。有官宇三楹。額曰振衣。千仞皆爲土人鎖鑰。不得入。余浴既。散步西街。見賣漿及柿者。以浴熱買柿。啖之。因問知虛明之南。尚有雲濤洞。川之西岸。曹溪寺旁。有聖水。相去三里。皆反在其南。可溯螳川而遊也。蓋溫池之西濱螳川。東岸夾廬成。循隨之而北。百里而達富民。川東岸山最高者爲筆架峯。卽在溫池東。北志所謂岱晟山也。川西岸山最高者爲龍山。曹溪在其東。隴之半志所謂蔥山也。二山夾螳川而北流。而蔥山則老脊之東盤者矣。余時抵川上。欲先覓曹溪聖水。而渡舟在川西岸。候之不至。遂南。半里。過虛明諸洞。下南抵崖處。坡曲爲塢。宜仍循川岸而南。以無路。遂上。昔來大路。隔由小岐盤西崖而南。亦再下。再上一里半。有一邨在坡南。是爲沈家莊。老婦指雲濤洞尙在南坡外。又南涉塢。半里登坡。路絕而不知洞所在。西望隔川。有居甚稠。其上有寺。當卽曹溪。有邨重拾薪川邊。遙呼而問。所謂雲濤洞者。其童口傳。手指以川隔。皆不能辨。望見南坡之下。有石崖一叢。漫趨之。至其下。仰視石隙。叢竹娟娟。上有朱扉不掩。登之。則磴道逶迤。軒亭幽寂。餘花殘墨。狼籍蹊間。雲牖石牀。離披洞口。軒後有洞。門下嵌上有層樓橫跨。皆西向。先登其樓。樓中供大士諸仙像。香几燈案。皆以樹根爲之。多有奇古者。其南有臥室。一楹。米盎書簾。猶宛然在內。而苔衣羅網。封理已久。寂無徑行。不辨其何人所構。何因而廢也。下樓入洞。初入若室。一楹。側有一窻。下陷窈黑。其北又裂一門。透裂入。有小窻斜通於外。見竹影竄入。卽墮黑而下。南下。杳不知

其所底北眺亦有一牖上透第透處甚微光不能深燭以手捫隘以足投空時時兩無所著又時時兩有所礙既至其底忽望西南有光燁然轉一隘始見其光自西北頂隙透入其處底亦平而上復穹焉高盤條然有影掠隙光而過心翼之呼籲僕聞應聲正在透光之際其所過影卽其影也復轉入暗底隙隘崖懸無由著足然而機關漸熟升躋似易覺明處之魂悸不若暗中之膽壯也再上一層則上牖微光亦漸定中生朗其旁原有細級宛轉崖間或頽或整但初不能見耳出洞仍由前軒出扉外見右崖有石刻一方外爲棘刺結成窠網遙不能見余計不能去竟踐而入之巾履俱爲鉤卸又以布縛頭護網始得讀之乃知是菴爲天啓丙寅州人朱化孚所構未王辰進士其樓閣軒亭俱有名額住山僧亦有名有詩未久而成空谷遺備徒存祗增慨耳既下至川岸若一航渡之卽西上曹溪時不得舟仍北三里至溫泉就舟而渡登西岸溯川南行望川東虛明崖洞若卽若離杳然在落花流水之外南一里又見川東一崖排突亦如虛明其下亦有多洞迸裂門俱西向有大書其上爲青龍洞爲九曲龍宮者隔川望之不覺神往土人言此二洞甚深篝火以入可四五里但中黑無透明處此洞卽在沈家莊北余前從虛明沿川岸來卽可得之誤從其上行崖端而不知深爲悵愴然南之雲濤北之虛明既已兩窮此洞已去而復得之對涯亦未爲無緣也又南一里抵川西郁聚從其後西上山轉而南又西上共一里遂入曹溪寺寺門東向古刹也余初欲入寺覓聖泉見殿東西各有巨碑爲楊太史升菴所著乃拂碑讀之知寺中有優曇花樹諸勝因覓紙錄碑遂不及問水是晚炊於僧寮宿於殿右

二十七日晨起寒甚余先晚止錄一碑乃殿左者錄未竟僧爲具浼乃飯而竟之有寺中讀書二生以此

碑不能句。來相問。余爲解示。二生一姓孫。安寧州人。一姓龔。三泊縣人。黨生因引余觀優曇樹。其樹在殿前東北隅。二門外坡間。今已築之牆版中。其高三丈餘。大一人抱。而葉甚大。下有嫩枝旁叢。聞開花當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黃。大如蓮而瓣長。其香甚烈而無實。余摘數葉置囊中。遂同黨生由香積北下坡。循坳而北。一里半。觀聖泉。泉從山坡大樹根下南向而出。前以石環爲月池。大丈餘。滯水深五六寸餘。波滌淙。淙由東南坡間瀉去。余至當上午。早潮已過。午潮未至。此正當縮時。而其流亦不絕。第潮時更湧而大耳。黨生言穴中時有二蟾蜍出入。茲未潮。故不之見。卽碑所云金龜。號曰泉神者矣。月池南有亭新構。扁曰問潮亭。前巡方使關中張鳳翽爲之記。黨生又引余由泉西上坡。西北緣嶺上。半里。登水月菴。菴東北向。乃葱山之東。北坳中矣。菴潔而幽。爲鄉紳王姓者所建。庭中水一方。大僅逾尺。乃建菴後。剛地而出者。菴前有深池。泉不能畜也。既復下至聖泉。還至曹溪北坡坳。黨生別余上寺。余乃從岐下山。一里。抵昨卽後上山處。由卽後南行半里。復東望川東。迥曲中。石崖半懸。飛樓臨丹。卽雲濤洞也。川水已從東盤曲。路猶循西山南向下。因其山塢自南而轉也。一里餘。始循南山而東。二里。則其川自塢北曲而南。與路遇。既過路。又循東山溯谿轉而北。一里。乃東向陟南山之北。一里。乃轉東南行。一里。南陟一西來之峽。又南上坡。一里。與前來溫泉渡西大道合。始純南行。六里。入北城門。見有二女郎。辮髮垂肩後。此間幼童女。辮髮一條。垂腦後。女郎及男之長者。辮髮二條。垂左右耳旁。女仍用包髻。男仍用巾帽冠其上。若辮髮。則辮髮一條。遍覆於腦額。若辮其首者。又有男子未冠者。從後腦下。另挽一小髻。若辮。綴於後焉。手執執扇。嫣然在前。後有一老婦隨之。攜性盒紙錠。將掃墓郊外。此間重十月初。祭掃家貧不及者。至月終亦不免也。南

中所見婦女，織足絞好，無逾此者。入城一里半，飯於東關，乃出逾巨石梁，遵大道東北行半里，有小溪自東塢來，溯之行從橋南東去三里半，上坡又一里，逾東安峭嶺，嶺不甚峻，東北從橫巨大山分隴西南下，爲安寧東第一護城之砂者也。過嶺東下，始見沙河之水，自東北來，隨其塢東入，過站摩村，共十五里，爲始甸鋪，又四里，過龍馬山，吼吼北透，橫巨大山之南路，遶其前而東，又四里，始與沙河上流之溪遇，有三翠石梁，東跨其上，是曰大橋，其水自東北進，耳二尖峯西，棋盤山南，峽來西南，至安寧城東，南入於螳川者也。又半里，東上坡，宿於高梘橋村。

二十八日，平明東行一里半，上坡爲安寧東界，由此卽爲昆明地，陂陀高下，以漸升陟而上八里，其塢自雙尖後進耳山來，路遂由南隴上，又二里，山峭間有聚廬當尖，是爲碧雞關，蓋進耳之山，峙於北，羅漢之頂，峙於南，此其中間度脊之處，南北又各起一峯，夾峙以在碧雞山之北，故名碧雞關，東西與金馬遙對者也。關之東向東南下爲高曉，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處，渡海者從之，向西北下爲赤家鼻，官道之由海峴者從之，余時欲游進耳，遂西北下坡半里，循西山北行二里，有邨在西山之麓，是爲赤家鼻，大道由其前北去，乃西折而入邨，邨倚山而廬，有池澗坡側，大不逾五尺，邨人皆仰汲焉，中復有魚，有垂釣其上者，亦龍潭之淺者也。由池南上坡，嶺道甚峻，半里登岡上，稍北而曲，有坊當道，則進耳山門外坊也，其寺尚隔一坑，由坊西望見寺後，大山環於上，此岡透於前，肉夾深坑，旋轉而入，若耳內之孔，寺臨孔上，盤梁邊，以進耳取名之義，非身履此岡，不見其親切也。進坊西向沿坑入半里，有岐西逾大山之峭而入寺之路，則沿坑南轉盤崖半里，西上入寺中，寺門東向，登其殿，頗軒爽，似額端不似耳中也，方丈在殿北，有樓三

程在殿南。其樓下臨環坑。遙覽瀛海。頗如太華之一碧萬頃。而此深遠矣。入方丈。有辛貢士伯敏著。迎款。慇懃。僧寶印欲具。冷辛揮去。令其徒陳履。陳履溫。二陳乃甲戌進士。履忠弟。及其弟出見。且爲供葷食。復引余登殿南眺海樓。坐談久之。余欲趨棋盤山。問道於寶印。寶印曰。由坊東下山。自赤鼻山寶珠寺上。爲正道。路且三十里。由此寺北。西逾大山之岫。其路半之。但空山多岐。路無從覓耳。乃同辛君導余從殿後出。遂北至岫下。東來岐路。始別去。余乃西上半里。逾岫半里。西北稍下一里。涉中窪。窪西復有大山。南北橫峙。與東界進耳。後雙尖。并岫北之巔。東西夾成中窪。由窪西復循西山之東北行一里。循嶺北轉。而西稍下一里。度峽西上。其西復有大山。南北橫峙。遂西向橫躡之一里半。登其岡。見西南隨塢有路。上逾其脊。將趨之。有負芻者來。曰。棋盤路在北不在西也。乃循西山之東。又北行。其路甚微。若斷若續。二里半。從西山北岫透脊西出。始望見三家村。在西塢中。村西盤峙一峯。自北而南。如屏高擁。卽棋盤山也。其脈北自妙高寺三華山西南來。復聳此峯。分支西度爲溫泉之筆架山。分支南下爲始甸。後之龍馬山。南環東亘。卽爲所逾之脊。而南度爲進耳碧雞者也。脊北山復橫列東北。至寶珠赤鼻而止。爲三家村東界護山。余昔來自金馬以東。卽遙望西界山橫如屏。其頂復有中懸如覆釜。高出其上者。卽此棋盤峯也。而不知尙在重壑之內。外更有斯峯護之。洵西峯之領袖矣。從岫西轉。循東山北崖半里。乃西向下一里。行壑中有水北流。西涉之。又半里。抵三家村。其村倚棋盤東麓。路當從村北西上。乃誤由村南度脊處。循峽西南上。竟不得路。攀躡峽中三里。登一岡。有菴三楹。踞坪間。後倚絕頂。其前東瞰瀛中。乃髮僧元禪。與僧裕菴新建者。元禪有內功。夜坐峯頭。曉露溼衣。無所退怖。菴中四壁未就不以爲意也。日已西昃。迎余淪茗。

煮粥抵暮乃別。西上躋峯一里，陟其巔。又西向平行頂上一里，有寺東北向，卽棋盤寺也。時已昏黑，遂爨茗而就榻。

二十九日凌晨起。僧爲余炊。余乃獨躡寺後絕頂。時曉露甚重，衣履沾透。頂間無高松巨木，卽叢草亦不甚深茂。蓋高寒之故也。頂頗平迥，其西南皆石崖巖突，其性平直而中實可劈爲板。省中取石皆於此遙負之。然其上反不能見，以屹於內也。西北塢中有大壑迴環，下有水二方。卽廬躡其上，卽志所載勒甸村龍泉也。其水分青白色。西南峽中水則循龍馬山東而去，當卽沙河之源矣。東南卽三家之流，是頂亦三面分水之處。第一入滇池，兩入鐘川，皆一派耳。由頂遠眺，則東北見堯林山尖聳，與邵甸梁王山並列。東南見羅藏山環峙海外，直南見觀音山宛轉爲碧雞，絕頂掩映半浮半隱。直西則溫泉擎架山連翩而去。惟西北崇山稍豁，則螻川之所向也。下飯於寺，乃同寺僧出寺門東行三十步，觀棋盤石。石一方橫臥嶺頭，中界棋盤紋，縱橫各十九道。其北臥石上楷書玉案晴嵐四大字，乃碧潭陳賢所題。南有二石平度，中夾爲穴，下墜甚深。僧指爲仙洞，昔有牧子墜羊其中，遂以石填塞之。僧言此山之腹皆螻峒，但不得其門而入耳。穴側亦有陳賢詩碑，已剝不可讀。乃還寺錄昆明令汪從龍詩碑，仍令幼僧導往峯西南，觀鑿石之崖。其崖上下兩層，鑿成大窟如廈屋。其石色青綠者，則膩而實黃白者，則粗而剛。其崖間中嵌青綠色者，兩層如帶圍，各高丈餘。故鑿者依而穴之。其板有方有長，方者大徑五六尺，長者長徑二三丈，皆薄一二寸。其平如鋸，無纖毫凹凸，真良材也。還從寺前東向下一里，過新菴之左，直下者一里半，過三家，卽左渡澗。又一里半，東逾石山之崗。其山乃東界北走之脈。至此復突一峯，遂北盡焉。從崗東墜崖而下，復漸

成一坑。隨之行三里，爲寶珠寺。未至寺，其西鑿峽處，坑水潰而爲瀑，懸崖三級下，深可十五六丈，但水細如絡絲，不如疋練也。寶珠寺東向倚山之半，亦幽亦敞，由其前墜坡直下，五里抵山麓，爲石鼻山，聚落甚盛，蓋當草海之西，碧雞關大道即出其下也。由郟轉北，一里半，東北與大道合，於是東向湖堤，二里半，有郟當堤之衝，曰夏家壑，過此遂遵堤行湖中。堤南北皆水窪，堤界其間，與西子蘇堤無異，蓋其窪即草海之餘，南連於滇池，北抵於黃土坡，西瀕赤鼻山之麓，東抵會城，其中支條錯遠，或斷或續，或出或沒，其瀕北者，志又謂之西湖，其實卽草海也。昔大道迂迴北坡，從黃土坡入會城，傅元獻爲侍御時，填窪支條，連爲大堤，東自沐府魚塘，西接夏家壑，橫貫湖中，較北坡之迂省其半焉。東行堤上一里半，復有岡，有橋，有樓，舍介水中央，半里，復遵堤上東行湖中，遙顧四圍山色，掩映重波間，青蒲偃水，高柳灤堤，天然絕勝，但堤有柳而無花，橋有一二而無二六，不免令人轉憶西陵耳。又東二里，湖堤旣盡，乃隨港堤東北，二里爲沐府魚池，又一里半，抵小西門，飯於肆，東過鬧橋，濱濠南而東，一里，入城南舊宮，問吳方生，則已隔晚向晉寧矣。已而見唐大來，寄來行李書畫，俱以隔晚先至。獨方生則我來彼去，爲之悵悵，乃計復爲作書，令願儀往晉寧謝唐君，別方生，并向大來索陶不退書，陶諱擬有詩，雖聲向官於浙，前大來欲爲作書，聞其已故，乃止。適寓中有高士官從燒安來，知其猶在，皆虛傳，如眉公也，故復索書往見之。

十一月初一日，晨起，余先作書，令願儀往投阮玉灣，索其導游緬甸書，併謝向之酒盒，余在寓作晉寧諸東，須其反命，卽令往南壩候渡，下午，願儀去，余欲入城拜阮仁吾，令其促所定負擔人爲西行計，適阮穆聲來，願已而玉灣以書來，期明日晤其齋中，遂不及入城。

初二日晨起。余欲自仁吾處。次第拜穆聲。後至玉灣所。忽玉灣來邀甚急。余遂從其使。先過玉灣。則穆聲已先在座。延於內齋。款洽殊甚。既午。曰：今日總府宴撫按。當入內一看。即出。故特延穆聲奉陪。并令二幼子出待客飲。果去而即返。洗盞更酌。已而報撫按已至。玉灣復去。囑穆聲必款余多飲。須其出而別。余不能待。薄暮。託穆聲代別而返。

初三百晨往阮仁吾處。令促負擔人。即從其北宅拜穆聲。留晨煖。引入內亭。觀所得奇石。其亭名竹在。余詢其故。曰：父沒時。宅爲他人所有。後復業。惟竹在耳。亭前紅梅盛開。此中梅俱葉而花。全非吾鄉本色。惟一株榜亭簷。摘去其葉。始露面目。猶故人之免胄相見也。石在亭前池中。高八尺。闊半之。瓊瓏透漏。不瘦不肥。前後俱無斧鑿痕。太湖之絕品也。云三年前。從螺山絕頂。覺得以八十餘人昇至。其石浮臥頂上。不經摧鑿而下。真神物之有待者。余昔以避雨。山頂徧臥石隙。烏覩有此類哉。下午。過周恭先。遇於南門內。正挽一友來。顧知金公。趾爲余作送靜開骨詩。相與同往叩之。則金在其莊。不相值。金公。名初鑾。字願。曾董宗伯。風流公子也。善歌。知音律。家有歌童。聲伎其祖。乃甲科。父偉。鄉薦。任江西萬安令。公趾昔好客。某奏勅錢士晉軍門。名在疏中。趾其青矜焉。其友遂留至其家。割雞爲餉。饋多烹牛雜脯而出。甚精潔。其家乃教門。舉家用牛。不用豕也。其友姓馬。字雲客。名上。博覽。聞仙。尋甸府人。父以鄉科任沅州守。當安會困黔省時。以轉餉功。擢常德太守。軍興。旁午。獨運。援黔之餉。久而無匱。以勞卒於任。雲客其長子也。文雅。蘊藉。有幽人墨士之風。是晚。篝燈論文。雲客出所著拾芥軒集。相訂。遂把盞深夜。恭先別去。余遂留宿。其齋中。窗外有紅梅一株。盛放。此間皆紅梅。白者不植。中夜獨起。相對。恍似羅浮。魂夢間。然葉滿枝頭。轉覺。

翠羽太多耳。

初四日馬君留晨浚。恭先復至。對奕兩局。又留飯。過午乃出城。以爲願僕將返也。及抵寓。願僕不見。而方生已儼然在樓。問何以來。曰。昨從晉寧得君書。卽騎而來。送君騎尙在。當遲一日復往晉寧。問昔何以往。曰。往新興。便道晉寧看君耳。問願僕何在。曰。尙留晉寧候渡。始知方生往新興。以許郡尊考滿。求雷太史左右之於巡方使君之側也。曾名躍龍。以禮侍丁憂於家。巡方使爲倪子義。係四川人。

初五日方生爲余作永昌潘氏父子書。父名嗣騷。號蓮峯。丙子科第十名。子名世澄。號未波。丙子科解元。騰越潘秀才書。名一桂。又爲余求許郡尊轉作書通李永昌。永昌太守李選素。昔自雲南別駕陞與許同。篋又爲余求范復蘇。晉士。江西人。轉作書通楊賓川。賓川守楊大賓。黔人。聽君山原籍。宜興人以遊平敬中於南場。與又生鄉同年也。前又生有書來。然但知其家於黔。而不知其宜於賓。書爲證。失并不知其家之所存。但憶昔年與其弟宜興總練同會於又生坐。今不知其弟尙在宜興否。憐余無費。其展轉爲余謀。勝余自爲謀也。下午願僕自晉寧返。并得唐大來與陶不退書。阮仁吾所促負擔人亦至。

初六日。余晨造別阮玉濤。穆聲索其所作送靜開骨詩。阮欲再留款。余以行李已出。卽任君。任君大來妹壻。大來母夫人在其家。并往起居之。任固留飯。余乃趨別馬雲客。不值。留詩而還。過土主廟。入其中。觀菩提樹。樹在正殿。踰庭間甬道之西。其大四五抱。幹上聳而枝盤覆。葉長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其花亦白而帶淡黃色。瓣如蓮。長亦二三寸。每朵十二瓣。遇閏歲則添一瓣。以一花之微。而接天行之。數。不但泉之能應。刻州勾漏泉。刻百沸。而物之能測象如此。亦奇矣。土人每以社日。羣至樹下灼艾代灸。

言灸樹卽何灸身病應灸而解此固誕妄而樹腐爲之癢醫無餘焉出廟飯於任返寓周恭先以金公趾所書詩并贖至又以馬雲客詩扇至阮玉潯以詩冊并贖至其弟鑄亦使人餽贖焉迨暮金公趾自莊還來晤知余欲從筇竹往曰余輩明晨當以筇竹爲柳亭余謝之曰君萬萬毋作是念明晨君在溫柔夢寐中余已飛屐峯頭矣不能待也是晚許郡尊亦以李永昌書至惟范復蘇書未至也

初七日余晨起索飯欲行范君至卽爲作楊寶川書余遂與吳方生作別循城南濠西行二里過小西門又西北沿城行一里轉而北半里是爲大西門外有文昌宮桂香閣峙其右頗壯又西半里出外隘門有岐向西北者富民正道向正西者爲筇竹寺道余乃從正西傍山坡南行卽前所行湖堤之北涯也五里其坡西盡村聚駢集是爲黃土坡坡西則大塢自北而南以達濱海者也西行塢塍中二里有溪自西北注而南石梁橫其上是卽海源寺側穴湧而出之水遂爲省西之第一流云又西一里半有小山自西山橫突而出反自南環北路從其北嘴上一里半西達山下有峽東向循之西上是爲筇竹由峽內越澗西南上是爲圓照由峽外循山嘴北行是爲海源先有一婦騎而前一男子隨而行者云亦欲往筇竹隨之誤越澗南上圓照至而後知其非筇竹也圓照寺門東向層臺高敞殿宇亦宏而闕寂無人遺下峽仍逾澗北令行李往候於海源余從峽內入一里半澗分兩道來一自南峽一自北峽二流交會處有坡中懸其西於是渡南峽之澗卽躡坡西北上漸轉而西一里半入筇竹寺其寺高懸於玉案山之北陲寺門東向斜倚所躡之坪不甚端稱而羣峯環拱林壑灤沓亦幽邃之境也入寺見殿左扃臉喧雜腥羶交陳前騎來婦亦在其間余卽入其後登藏經閣望閣後有靜室三楹頗幽潔四面皆環牆迴隔不見所入門因

徘徊閣下，忽一人迎面問曰：先生豈嚴客耶？問何以知之？曰：前從吳方案案，徵其所作詩，詩題中見之，知與丰標不異也。問其爲誰，則嚴姓名似祖，號築居嚴冢，李清之孫也。爲人沉毅有骨，澹泊明志，與其姪讀書於此，所望牆園中靜室，卽其栖托之所。因留余入其中，懇停一宿，余感其意，命顯僕往海源安置行李。余乃同嚴君入殿左方丈，問所謂禾木亭者，主僧不在，鎖鑰甚固。復遇一段君，亦識余，言在晉寧相會，亦忘其誰何矣。段言爲金公趾期會於此，金當卽至。三人因同步殿右，循塔坡而西北，則寺後上崖，復有坪一方，其北崖環抱，與南環相稱。此舊筇竹開山之址也。不知何時徙而下，其處後爲僧塋，有三塔，皆元時者。三塔各有碑，猶可讀。讀罷，還寺，公趾又與友兩三輩至，相見甚歡，窺其意，卽前騎來，備酒邀衆客，以筇竹爲金氏護施之所。公趾又以夙與余約，故期備於此，而實非公趾作主人也。時嚴君謂余：其姪作飯於內，已熟，拉往淦之。頃之，住持僧體空至，其僧敦厚篤摯，有道行者。爲余言：當事者委往東寺監工修造，久駐於彼，今適到山，聞有遠客，亦一緣也。必多留寺中，毋卽去。余辭以雞山願切，此一宵爲嚴君強留者，必不能再也。體空謂今日諸酒肉漢，混聒寺中，明晨當齋潔，以請遂出。余欲往方丈答體空，嚴君以諸飲者在退而不出，余見公趾輩同前騎婦坐正殿東廂，始知其婦爲伎而稱觴者。余乃迂從殿南二門側，曲向方丈，體空方出迎，而公趾輩自上，望見趨而至，曰：薄醴已備，可不必參禪。遂拉之去，抵殿東廂，則築居亦爲拉出矣。遂就燕飲，其婦所備肴饌甚腆，公趾與諸坐客各歌而稱觴，然後此婦歌，歌不及公趾也。旣而段君去，余與築居亦別而入息陰軒。迨暮，公趾與客復攜酒盒就飲軒中，此婦亦至，復飛尊徵歌二鼓，乃別去。余就寢，寢以紙爲帳，卽嚴君之榻也。另一榻亦紙帳，是其姪者。嚴君攜被襖就焉，旣寢，嚴君猶乘

獨獨坐。觀余石齋詩帖。并諸公手書。余魂夢間。聞其哦三詩贈余。余寢熟不能辨也。

初八日。與嚴君同至方丈。叩體空。由方丈南側門入幽徑。游禾木亭。亭當坡間。林鬱環映。東對峽隙。滇池一盃。浮白於前。境甚疎窳。有雲林筆意。亭以茅覆。窗櫺潔淨。中有蘭二本。各大叢合抱。一爲春蘭。止透二挺。一爲冬筍。花發十種。穗長二尺。一種二十餘花。花大如萱。乃赭斑之色。而形則與蘭無異。葉比建蘭闊而柔。磅礴四垂。穗長出葉上。而花大枝重。亦交垂於旁。其香盈滿亭中。開亭而入。如到衆香國中。也。三者各當窗一隙。踞窗檻坐。侍者進茶。乃太華之精者。茶冽而蘭幽。一時清供。得未曾有。禾木者。山中特產之木。形不甚大。而獨此山有之。故取以爲名。相仍已久。而體空新整之。然目前亦未覩其木也。體空懇留。曰。此亭幽曠。可供披覽。側有小軒。可以下榻。閣有藏經。可以簡閱。君留此過歲。亦空山勝事。雖澹泊。知君不以糴來。三人卒歲之供。貧僧猶不乏也。余謝師意甚善。但淹留一日。余心增歉。一日。此清淨界。反成罪戾場矣。坐久之。嚴君曰。所炊當熟。乞遺滄之。出方丈。別體空。公趾輩復來。拉就殿東廂。共滄鼎肉湯麵。復入息陰軒飯。嚴君書所哦三詩贈余。余亦作一詩爲別。出正殿。別公趾。則行李前去。爲體空邀轉。不容行。余往戀之。執袖不捨。公趾築居前。爲致辭。曰。唐晉寧日。演劇集資。欲留名賢。君不爲止。若可止。余輩亦先之矣。師曰。君寧澹不羶。不爲晉寧留。此老僧所以敢留也。余曰。師意旣如此。余當從。雞山回。爲師停數日。蓋余初意。欲從金沙江往雅州。參峨帽。滇中人皆謂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歸省。假道於黔。而出遵義。余不信。及瀕行。與吳方生別。方生執裾黯然曰。君去矣。余歸何日。後會何日。何不由黔入蜀。再圖一良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己。至是見體空誠切。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築居公趾輩。交口曰善。師乃聽別。出

山門師遠送下坡。指對山小路曰：逾此可入海源上洞。較山下行近。既別一里半。下至峽中。令肩行李者。逾南澗。仍來路出峽。往海源寺。余同顧僕逾北澗。循澗北入。卽由峽東向臨嶺。一里。逾嶺東。稍東下。半里。折而北。又半里。已遙見上洞。在北嶺與妙高相並。而路則踐危石。歷欒磴。而上下險。卽由山半轉而北行。半里有大道。東南自海源上坡。從之。西北上半里。嶺上亂石森立。如雲湧出。再北。遂得上洞。洞門東向。高穹軒迥。其內深六七丈。闊與高亦如之。頂穹成蓋。底平如砥。四壁圍轉。無嵌空透漏之狀。惟洞後有石中突。高丈餘。有隙宛轉。逾之而入。洞壁亦嵌而下。墜深入各二丈餘。底遂昏黑。墜隙而下。見有小水自後壁滴瀝而下。至底而水不見。黑處亦漸明。有樵者見余入。駐外洞待之。候出乃去。洞中野鴿甚多。俱巢於洞頂。見人飛擾不定。而土人設機關以取之。又稍北。共半里。而得中洞。洞門亦東向。深闊高俱不及上洞三分之一。四壁亦圍轉。無他岐。惟門左旁列一柱。又有二孔外透爲異耳。余從洞前望往妙高大路。自海源由山下。邨落盤西山北。嘴而西。上洞前有如線之路。從嶺北逾幽而西。卽從嶺頭行。可省陟降之煩。乃令顧僕下山。招海源行李。余卽從洞嶺北行。期會於妙高。洞北路若斷若續。緣西山之半。其下皆邨聚。倚山之麓。大路隨之。余行嶺半一里。有路自下邨直上。西北逾嶺。從之一里。逾嶺西。峯頭有水一塘。在窪中。由塘北西下一里。山復環成高塢。自南向北。塢口石峯東峙。嶙峋飛舞。踞衆壑之交。石峯北又有塢。自西而東。西塢重壑層疊。有大山臨之。其下路交而成蹊焉。余望之行半里。北下至石山之西。又半里。西抵西塢之底路。當從西塢北崖緣峽而上。余誤從西塢南崖躡坡而登。一里。逾嶺脊而西。卽見西北層岡之上。有佛宇重峙。余知卽爲妙高。而下有深峽間隔。路反折而西南。已覺其誤。循之行一里。以爲當截峽北渡。便可。

折而入寺。乃墜峽西北下。半里。涉底。復扳峽西北上。以爲寺在岡脊矣。而何以無路。又半里。及登脊。則猶然寺前環峽之岡。與寺尚隔一坑也。岡上有一塔。正與寺門對。復從其東北下坑半里。由坑底再上北崖。則猶然前塢底緣峽處也。北上半里。岡頭有茶菴。菴道是爲富民大路。菴側有坊。沿峽端。西循坡半入半里。是爲妙高寺。寺門東向。前臨重峽。後倚三峯。所謂三華峯也。三尖高擁。攢而成塢。寺當其中。高而不覺其亢。幽而不覺其闊。亦勝地也。正殿左右俱有官舍。以當富民武定之孔道。故寺中亦幽寂。土人言妙高正殿有辟塵木。故境不生塵。無從辨也。瞻眺久之。念行李當至。因出待於茶菴側。久之。乃從坡下上。余因執途人詢沙朗道。或云仍下坡。自普擊大道而去。省中通行之路也。其路迂而易行。或云更上坡。自牛圈哨分岐而入。此間間達之路也。其路近而難知。余曰。旣上豈可復下。遂更上坡。三里。遂逾遙嶺頭。即循嶺北。西向盤崖行。又二里。有小石峯。自嶺北來。與南峯屬。有數家當其間。是曰牛圈哨。東西之水從此分矣。從哨西直下。則大道之出永定橋者。余乃飯而從嶺脊北向行。一里。稍下。涉壑。即從壑北上。坡綠。坡東北上。回望壑底。西墜成峽。北走甚深。路東北逾坡。其東猶下滇池之峽也。又一里半。從嶺頭逾坳而北。北行一里。再逾一西突之坳。其北遂仍出西峽上。於是東沿山脊行。又北一里半。西瞰有邨。當峽底。是爲陡坡。其峽逼仄而深陡。此邨居之最險者。從嶺上隨嶺東轉。半里有路。自東瞰間。透而直西。遂墜西峽下。此陡坡通省之道。乃遵之東上。半里。逾峽東。於是南沿山脊行。又東半里。稍東北下。峽中半里有水一池。瀦路南。是爲清水塘。在度脊之北。塘北遂下墜成坑。隨之北下。一里。過峽底。有東來大道。度峽西北去。此卽自省會走富民間道也。隨之復從峽西傍西山北行二里。又轉而西。遇一負薪者。指北向。從歧下峽中行。將

半里。至其底。卽清水塘之下流也。又從峽西緣坡麓行。細徑斷續。亂崖崩墮。二里半。逾澗。緣東麓。又北一里。乃出峽口。於是北塢大關。南北遙望。而東界老脊。與西界巨峯夾而成塢。始從畦陞北行一里。有溪頗巨。自塢北來。轉而西去。余所從南來之水亦入之。同入西南峽中。路北渡之一里。有郵聚倚西山之麓。高下層疊。是爲沙朗。入叩居停。皆辭不納。以非大路故。亦昆明之習俗也。最後入一老人家。強主之。竟不爲覓米而炊。

初九日。令顧僕覓米具炊。余散步郵北。遙晰此塢。東北自牧養北梁。王山西支分界。東界雖大脊。而山不甚高。西界雖環支。而西北有石崖山。最雄峻。又南爲沙朗西山。又南爲天生橋。而南屬於陡坡東峽之山。其山東西兩界。既夾成大塢。而南北亦環轉連屬。其中水亦發源於龍潭。合南北峽而成溪。西注於富民。蟻螂。然不能竟達也。從塢西南入峽。搗入山洞。其洞深黑莫測。穿山西出。與陡坡之澗合。洞上之山間道。從之。所謂天生橋也。然人從其上行。不知下有洞。亦不知洞之西透。山之中空。而爲橋。惟沙朗人耕牧於此。故有斯名。然亦皆謂洞不可入。有虎狼有妖祟。勸余由郵後逾山西上。不必向水洞迂折。余不從。旣飯。乃南循坡麓行。一里半。與溪遇。遂同入西峽。其峽南北山壁夾而成路。由溪北沿北山之麓入。一里。仰見北崖之上。石壁盤突。其間駢列多門。而東一門高懸危瞰。勢獨雄豁。而磴跡甚微。棘鬻崖崩。莫可著足。乃令顧僕并行。李俟於下。余獨攀躍而上。久之。躋洞東。見又一門。側迸。余以爲必中。適大洞。遂從其側倒懸入。大洞門。其門南向。甚穹。洞內層累北上。深十餘丈。而闊半之。然內無旁竇。卽前外見側迸之門。亦不中。達也。出洞欲東。上側門。念西洞尙多。旣下。欲再探西洞。望水洞更異。遂直從洞下。西趨水洞。又半里。西峽。

既盡山環於上。洞開於下。水從東來。逼南崖。搗西洞入。路從其北。墜岡下。余令肩夫守行李於岡上。與顧僕入洞。洞門東向。高十餘丈。而闊半之。始涉水。從其南崖入。水漱北崖而環之。入五六丈。水環北崖。路環南崖。俱西轉。仰見南崖之上。層覆疊出。突爲危臺。結爲虛樓。皆在數丈之上。氤氳闐闐。與雲氣同。爲吞吐從其下。循之西入。北崖尙明。水漱之。南崖漸暗。路隨之。西五六丈。南崖西盡。水從北崖直搗西崖下。西崖遂下。嵌成潭。水鳴鳴其中。作衝激聲。遂循西崖北折去。路乃涉水。循東崖北向。隨之。洞轉而北。高穹愈甚。延納餘朗。若昧若明。又五六丈。水漱北崖。復西轉。余亦復涉西涯。於是水再環北崖。路再環南崖。竟昏黑不可辨。但聞水聲潺潺。又五六丈。復西遇水。其水漸深。既上不可見。而下又不可測。乃出。出復四渡水。而上岡。聞岡上有人聲。則沙朗人之耕隴者。見余入洞。與負行李人。耦語待之。爲余言水之西出。卽陡坡北峽山之上度。卽天生橋間道。所從如前之所標記者。始恨不攜炬。竟西從洞中出也。其人又爲余言。富民有老虎洞。在大溪之上。不可失。余謝之。乃西上躡嶺一里半。登其脊。是爲天生橋。脊南石峯嶙峋。高聳而出。其脈自陡坡東度。脊而北。間道循其東。陡坡之澗。界其西麓。至此。又跨洞而北。屬於沙朗。後西山。水從其下穿腹。西出路。從其上度。脊西行。脊西瞰。卽陡坡澗水。直走而北。至此。西折。脊上之路。亦盤壑西墜。益信出水之洞。卽在其下。心懸懸於一探之。西行山半者一里。見有岐直下峽底。遂令顧奴同負囊者。由大道直前。余乃獨下趨峽中。半里。抵峽底。遂溯水東行一里。折而南。則後洞巖然。西向其高。巖亦如前洞。水從其中踴躍而出。西與南來之澗合。而北去。余溯流入洞。二丈後。仰睇洞頂。上層復裂。通於門外。門之上。若橋之橫於前。其上復流光內映。第高穹之極。下層石影氤氳。若浮雲之上。承明旭也。洞中流。初平散。

而不深。隨之深入數丈。忽有突石中踞。浮於水面。其內則淵然深匯。磅礴崖根。不能溯入矣。洞頂亦有石倒竊。以高甚。反不覺其天矯。其門直而迥。故深入而猶朗朗。且以上層倒射之光。直徹於內也。出洞還顧洞門上。其左懸崖甚峭。上復闢成一門。當卽內透之隙。乃涉澗之西。遙審崖間層疊之痕。孰可著足。孰可倒攀。孰可以宛轉達。孰可以騰躍上。乃復涉澗抵崖。一依所審法試之。半晌。遂及上層外門。更廓於高穹也。入其內。爲窟爲窩。爲臺爲樹。俱浮空內。向內俯洞底。波濤破峽。如玉龍負舟。與洞頂之垂巘懸帔。昔仰望之而隱隱者。茲如纓絡隨身。幢幡覆影矣。與蹻雲駕鶴。又何異乎。坐久之。聽洞底波聲。忽如宏鐘。忽如細響。令我神移志易。及下層崖懸級。一時不得賸理。攀挂甚久。忽有男婦十餘人。自陡坡來。隔澗停眺。追余下問何所事。余告以游山。兩男子亦儒者。問其上何有。余告以景不可言。盡恐前行者漸遠。不復與言。遂隨水少北轉。而西行峽中。一里。漸上北坡。緣峽西行。三里。坡塢漸開。又四里。塢愈開。其北崖逾山南下者。卽沙朗後山所來道。其南坡有聚落。倚南山者。是爲頭邨。路至此。始由塢渡溪。溪上橫木爲橋。其水卽陡坡并天生橋洞中所出。西流而注於螳螂川者也。從溪南隨流行。一里。過頭邨之西。沿流一里。半復上坡。西行。二里。再下塢中。半里。路旁有賣漿草舍。倚南坡。則顧僕與行李俱在焉。遂入飯。又西盤南山之嘴。一里餘。爲二邨。邨之西有塢。北出。橫涉而過之。半里。復上坡。隨南山而西。上倚危崖。下逼奔湍。五里有邨。在溪北。是爲三邨。至是南界山橫突。而北北界山環。三邨之西。又突而南。塢口始西望焉。路由溪南躋北突之坡而上。一里。半抵峯頭。其峯北瞰三邨。溪而下。溪由三邨西橫嚙北峯之麓。破峽西出。峽深嵌逼。束止容水不容人。故路逾其巔而過。是爲羅鬼嶺。東西分富民昆明之界焉。過嶺西下四里。連過上下羅鬼

兩邨。則三邨之流已破峽西出。界兩邨之中而西。又有一溪自北塢來。與三邨溪合併西去。路隨之。行溪南二里。抵西崖下。其水稍曲而南。橫木梁渡之。有邨倚北山而聚。是爲阿夷冲。又從其西一里半。逾一坡。又一里半。昏黑中得一邨。亦倚北山。是爲大哨。覓宿肆不得。心甚急。又半里。乃從西邨得之。遂宿其家。初十日雞鳴起飯。出門猶不辨色。西南行。途中一里半。南過一石橋。卽阿夷冲溪所出也。溪向西北流。路度橋南去半里。又一水自東南峽中來。較小於阿夷冲溪。卽志所云洞溪之流也。二流各西入螳螂川。度木橋一里餘。得大溪湯湯。卽螳螂川也。自南峽中出。東北直抵大哨西。乃轉北去。而入金沙江。有巨石梁跨川上。其下分五壑。上有亭。其東西兩崖各有聚落成衢。是爲橋頭。過橋西北一里。卽富民縣治。由橋西溯川南行。七里爲河上洞。先是有老僧居此洞中。人以老和尚洞呼之。故沙朗邨人誤呼爲老虎洞。余至此土人猶以爲老和尚也。及抵洞。見有刻爲河上洞者。蓋前任縣君以洞臨溪流。取河上公之義而易之。甫過橋。余問得其道。而願僕與負囊者。已先向縣治。余聽其前。獨沿川岸溯流去。一里。西南入峽。又三里。隨峽轉而南。皆瀕川岸行。又二里。見路直躡山西上。余疑之。而路甚大。姑從之。一里。遇樵者。始知上山爲胡家山道。乃土寨也。乃復下。瀕川而南一里。其路又南上山。余覘其旁路皆竊。復隨之。躡山南上。愈上愈峻。一里。直登嶺脊。而不見洞。其脊自西峯最高處橫突而東。與東峯壁夾川流。祇通一線者也。蓋西岸之山。南自安寧聖泉西龍山分支傳送而來。至此聳爲危嶂。屏壓川流。又東北墜爲此脊。以橫扼之。東岸之山。東自牛圈嶺嶺分支傳送而來。至此亦聳爲危嶂。屏壓川流。又西與此脊對而挾持之。登此脊。而見脊南山勢崩墜。夾川如線。川自南來。下嵌其底。不得自由。惟有衝躡脊南之路。復墜淵而下。以爲此下必無

通衢而鑿路若此。必因洞而闢。復經折隨之下。則樹影偃密。石崖虧蔽。悄非人境。下墜一里。路直逼西南。高峯下。其峯崩削如壓。危影兀兀欲墜。路轉其夾。峭間石削不容趾。鑿孔懸之。影倒奔澗間。猶沓然九淵也。至是。余知去路甚遠。已非洞之所麗。而愛其險峭。徘徊不忍去。忽聞上有咳聲。如落自九天。已而一人下。見余愕然。問何以獨踞此。余告以尋洞。曰。洞在隔嶺之北。何以逾此。余問此路何往。曰。沿溪躡峭。四十里而抵羅墓。則此路之幽闕。更非他徑所擬矣。雖不得洞。而覘此奇峭。亦一快也。返躋一里。復北上脊。見脊之東有洞。南向。然去川甚遠。余知非河上洞。而高攬南山。凭臨絕壑。亦超然有雲外想。遂披棘攀崖入之。其洞雖不甚深。而上覆下平。倒插青冥。呼吸日月。此爲最矣。凭憩久之。仍逾脊北下。一里抵麓。得前所見巖路。瞰川崖而南。半里。卽橫脊之東垂也。前誤入南洞。在脊南絕頂。此洞在脊北窮峽。洞門東向。與東峯夾東。蟻川深嵌。峽底洞前。惟當午。一露日光。洞內之幽阻可知也。洞內南半穹然。內空。北半偃石。外突。偃石之上。與洞頂或綴或離。其前又豎石一枝。從地內湧起。踞洞之前。若湧塔然。此洞左之槩也。穹入之內。嵒峒窮窅。頂高五六丈。多翺翔卷舒之勢。五丈之內。右轉南入。又五丈而窅然西穹。閭黑莫辨矣。此洞右之槩也。余雖未窮其奧。已覺幽奇莫過。次第演中諸洞。常與清華清溪二洞。相爲伯仲。而惜乎遠。旣莫聞。近復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間。雲影苔痕。自成歲月而已。出洞。遂隨川西岸。遵故道七里。至橋頭。又北一里餘。入富民縣南門。出北門。無城堞。惟土牆環堵而已。蓋川流北向。關爲大塢。縣治當西坡之下。其北有餘支。掉臂而東。以障下流。武定之路。則從此臂逾峒。北去。川流。則灣此臂而東北下焉。時願僕及行李。不知待何所。余踉蹌而前。又二里。及之幽臂之下。遂同上峽中。平逾其峭。三里。有溪自西南山峽出。其勢

甚遙。乃河上洞西高峯之後，夾持而至。東注螻川者，其流頗大，有梁南北跨之，北上坡，又五里，飯於石關哨。逾嶼北下，日色甚麗，照耀林壑，西有大山曰白泥塘，其山南北橫聳，如屏插天，土人言東下極削，而西頗夷，其上一水，池一泓，可耕可廬也。山東之水，卽由石關哨北麓而東去，共二里，涉之，卽綠東支，迤邐北上，其支從白泥塘東北環而南下者，其腋內水，亦隨之南下，合於石關北麓，路溯之北八里，又逾其嶼，不甚峻，田陸疊壘，環其上，邨居亦爽，時是爲二十里舖，又四里，爲沒官莊，又三里，爲者坊關，其處塢徑旁，達聚三流焉，一出自西南峽中者最大，卽白泥塘山後之流也，有石梁跨其上，梁南居廬，卽者坊關也，越梁西北上一里，復過一邨廬，又一小水自西峽來，又一水自西北峽來，二水合於邨廬東北，稍東復與石梁下西南峽水合而東北去，當亦入富民東北螻川下流者，過邨廬之西北，有平橋跨西峽，所出溪上，度其北，遂西北上嶺，其嶺蓋中懸於西北兩澗之中，乃富民武定之界也，盤曲而上者三里，有佛宇三楹，木坊跨道，曰演西鎮鐘，乃武定所建以爲入境之防者，又西上一里餘，當山之頂，有堡焉，其居廬亦盛，是爲小甸堡，有歇肆在西隘門外，遂投之而宿。

十一日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

季會明曰：此後共缺十九日，詢其從遊之僕，云武定府有獅子山，叢林甚盛，僧亦敬客，留憩數日，遍閱武定諸名勝，後至元謀縣，登雷應山，見活佛，爲作碑記，窮金沙江，由是出官莊，經三姚，三姚，大姚，姚安府姚州，而達雞足，此其大略也，余由十二月記憶之，其在武定元謀間無疑矣，夫霞客雖往，而其僕猶在，文之所缺者從而考之，是僕足當霞客之遺獻云。

卷六下

滇遊日記五

往姚安府

戊寅十二月初一日。在官莊茶房。時願僕病雖少瘳。而孱弱殊甚。尙不能行。欲候活佛寺僧心法來。同向黑鹽井。迂路南日往姚安府。以此路差可行。不必待街子也。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在茶房。悟空日日化米以供食。而願僕孱弱如故。心法亦不至。

初五日。前上雷應諸蜀僧返。諸僧待明日馬街。隨街往爐頭出大姚。余仍欲隨之。而病者不能。寔然。爲之怏怏。馬街在西谿東坡上。南去元謀縣二十五里。北去黃瓜園三十五里。東至雷應山箐口十里。西至溪。西坡五里。當大塢適中處。東西抵山。共徑十五里。南抵山。北逾江。共徑一百三十里。平塢之最遙者也。

元謀縣四里

其東南有聚廬曰官莊。爲黔府莊田。茶房卽在馬街坡北。元謀縣在馬頭山西七里。馬街南二十五里。其直南三十五里爲臘坪。與廣通接界。直北九十五里爲金沙江。渡江北十五里爲江驛。與黎溪接界。江驛在金沙江北。大山之南。由其後北逾坡五里。有古石碑。大書蜀滇交會四大字。然此驛在江北。其前後

二十里之地。所謂江外也。又屬和曲州。元謀北界實九十五里而已。江驛向有驛丞。二十年來。道路不遇。久無行人。今止金沙江巡檢司帶管。直東六十里爲墟靈驛。東嶺頭。與和曲州接界。直西四十里爲西嶺。與大姚縣接界。其地北遙與會川衛直對。南遙與新化州直對。東遙與嵩明州直對。西遙與大姚縣直對。東界大山。卽墟靈驛與雷應山也。南自大麥地直北抵金沙江南岸。橫亘二百里。平障天半焉。西界山

層疊錯出，亦皆自南而北。縣治之支，南自楚雄府定遠縣東來，分支結爲縣治，其餘支西遶者，由縣西直北十五里，恆溪之口而止，是爲第一層。又一支南自定遠縣分支來，與縣西之支同夾而北，至西溪口，東支已盡，此支更夾之而北，至扁擔浪而止，是爲第二層。又一支西自定遠西與姚安府東界分支東來，與扁擔浪之支同夾而北，中界直林後水，卽所謂西尖界嶺也。又一支西自姚安府東北分支東來，與西尖界嶺同夾而北，中界爐頭溪水，卽所謂爐頭西亂石岡也。又一支定遠縣西北妙峯山分支東來，與亂石岡同夾而北，中界河底之水，卽所謂舌甸獨木橋西山也。諸山皆夾川流北出，或合西溪，或出苴權，而下金沙，故自縣以北，其西界諸山，一支旣盡，一支重出，若鱗次而北，抵金沙焉。其東界水皆小，惟爐靈驛一支較大，南出馬頭山之南，經縣治東而北，與西溪合，自是以北，溪東之邨，倚東界山之麓，甚多，官莊之北，十里爲環州驛，又十里爲海關邨，濱溪東岸，卽涪佛所生處，離寺二十五里，其邨有木棉樹，大合五六墩，臨境木棉樹最多，此更爲大，又十五里爲黃瓜園，溪西之邨，倚西界山之麓，亦甚多，西坡下邨，與官莊對峙，北十五里爲五富邨，又十里爲苴寧邨，又北逾嶺二十里爲扁擔浪，於是北夾西溪，盡於金沙焉。西界諸山，俱自定遠夾流分支，東北而盡於金沙江，其西北又有大山方頂，矗峙於北，與金沙北岸蜀滇交會之嶺，駢聯。天北從塢中北向遙望，若二層高列於塢口焉。余初以爲俱江北之山，及抵金沙江上，而後知江從二山之中，自北而南，環東山於其北，界西山於其西，始知此方頂之山，猶在金沙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其地猶大姚縣屬，在縣東北百四十里，苴權之境，東臨金沙江，是此山又從西北北勝州界，環突東南，界金沙於外，抱三姚於中，與此西界迴合，而對峙爲門。

戶者也。金沙巡司乃金沙江南曲之極處。自此再東。過白馬口。普渡河北口。卽從烏蒙山之西。轉而北。下烏蒙馬湖。巡司之西。其江自北來。故雲南之西北界亦隨之。而西北出。以抵北勝麗江焉。

初六日是早雲氣少。翳諸蜀僧始欲游街子。俟下午渡溪。而宿明晨隨街子歸。人同逾嶺。旣晨。或有言宜卽日行者。悟空以余行有伴。辭不去。而願僕又以懺懺不能速隨。諸僧後雖行。心爲忡忡。出茶房西一里半。渡西溪。溪從此西曲。從其南岸隨之。又一里餘。抵西山下。溪折而北。又從其西崖。傍山麓隨之。又北一里餘。有邨當路北。遂由其南西向入峽。半里。涉枯澗。乃躡坡上。其坡突石。皆金沙燁燁。如雲母堆疊。而黃峽有光。時日色漸開。躡其上。如身在祥雲金粟中也。一上二里。逾其頂。望其西。又關一界。有尖山獨聳。路出其間。乃望之而趨。西向漸下。三里。抵塢中。有水自南峽中來。至此遶塢東北去。其水不深。而闊。路北數十家倚河東岸。由其南渡河而西。其處水植莢有高一丈餘者。云兩三年不凋。有枯澗自西來。其中皆流沙。沒足。兩傍俱迴崖。巨壁夾持而來。底無滴水。而沙間白質。體體如嚴霜結。非鹽而從地出。疑雪而非。天降則硝之類也。路當從澗底直入。諸僧之前驅者。誤從南坡躡嶺上。上一里。見其路愈南。而西尖在西。知其誤。乃與僧西北望澗底。攀崖下墜。一里。復循底西行。見壁崖上。懸金丸累累。如彈貫叢枝。一墜數百。攀視之。卽廣右所見頗茄也。志云。枝中有白漿。毒甚。土人鍊爲琴藥。著物立斃。行澗底二里。其底轉自西北來。路乃從西南躡嶺。一里半。盤嶺頭西出。又一里半。西南下坡。其處開壑灣環。而北涉壑底。而西不見有水。半里。循西坑入。見石峽中有水潺潺。其峽甚逼。水亦甚微。一里。其峽有自南流而出者。下就涉之。其流之側。有窻如半匏。仰東崖下。涵水一盃。不流不竭。亦瀦水之靜。而有常。不與流俱汨者也。涉細流西。

上逾坡半里有植木爲坊者。上書黔府官莊。西下半里有數家在坡北。其壑亦灣環而北。中有田廬數十畦。想卽石峽之上流。得水如線。遂開此畦。所謂黔府莊田是也。時諸僧未及攜滄。令其徒北向羣家覓火。余輩隨大道遠其南而西。一里又有木坊在西坡。書亦如前。則其西界也。從此西下。又涉一枯澗。遂西上嶺。其上甚峻。前乞火僧攜火至而不得泉。莫能爲炊。上嶺二里。盤峽而西。又半里。轉而南。半里。一坪北向。環窪中亦無水。余乃出所攜飯分啖之。隨坪稍南。半里。復西上。其上愈峻。二里。登岡頭。以爲逾嶺矣。而不知其上乃東垂之脊也。望西尖尙在其北。隔一深坑甚遙。西尖又有南北二橫山。巨其兩頭。又自成一界焉。從脊向西行二里半。又南轉峽上。循而環之。又西北上。再陟峻嶺二里。登岡頭。又以爲逾嶺矣。而其上猶東垂之脊也。又從脊西向行。於是脊兩旁皆深墜。成南北整壑。蟠空於下。脊端突起於外。西接橫巨之界。樹叢石錯。風影颯颯動人。疑是畏途。時肩擔者以陟峻難。前顧僕以體弱不進。余隨諸僧後。屢求其待之與俱。每至一嶺。輒坐待久之。比至諸僧復前。彼二人復來。余心惴惴。旣恐二人之久遲於後。又恐諸僧之速去於前。屢前留之。又後促之不勝惶迫。愈覺其上不已也。從脊行三里。復從嶺西上一里。遂陟橫巨南山之北嶺。其嶺與中突之尖南北相對。上有石壘垣橫界。是爲元謀東界。大姚西界。卽武定姚安二府所分壤處也。路由其間。登巔之絕處。則有盤石當頂。於是從南橫之嶺。南向陟其脊。東瞰元謀。西瞰爐頭。兩界俱從屨底分塢焉。南行脊上二里。西向下二里。路側漸墜成峽。石坎累累。尙無滴水。歷石坡直下一里。抵峽中。峽西又有迴岡。兩重自東北而蟠向西南。於是涉峽盤岡。再逾坡兩重。共七里。乃西南下嶺一里。始及其麓。其塢乃南北大開。中有溪界之望。見溪西有大聚落。是爲爐頭。時諸僧已飢。且日暮。急於問

邱遂投東麓下草廬家宿。

初七日土人言自爐頭往獨木橋路止四十里不及官莊來三之一余信之時顧僕奄奄諸僧先飯而去余候顧僕同行是早陰翳如昨西望爐頭大邨行半里渡一北流溪又西一里餘直抵西界山麓又有一溪頗大自南峽中來渡之北上崖卽爐頭大邨也其溪環邨之前轉而北去爐頭邨聚頗盛皆瓦屋樓居與元謀來諸邨迥別其西復有山斜倚循其東麓西南溯流行三里逾一東突之坡乃南下半里涉塢一里又南涉坡而上其坡自西而東突與北坡東向環成中塢溪流北注於前田塍環錯於內陟南坡一里見溪東又盤曲成田倚東山爲塢由坡西南行一里下坡溪自北而南乃橫涉之登其西崖則見所涉之北其溪復自北來有支流自北峽來者小水也從崖西行已復逾溪之南岸溯溪上溪在北峽有數家倚其南岡從其中西行二里北峽兩崖對竦石突如門其北崖石半有流環其腰土人架木度流引之南崖沸流懸度於上亦奇境也路循南崖之腰盤崖西下又半里則其溪又自南而北南北俱削崖峙門東西又危坡夾塹境奇道險渡溪又西上坡半里臨坡南則復逾溪之北崖溯溪上西二里一峯危突溪西溪身自其南環峽而出支溪自其北塹壑而下有岐西渡支溪直臨西峯者小路也自支溪之東崖陟坡循峽而北入者大道也余乃從大道北上坡半里由坡峽平行一里隨峽折而北路緣塹木叢路旁幽管深崖令人有鳥道羊腸之想一里餘峽漸從下而高路稍由高而下兩遇之遂西陟峽中細流復從峽西躡峻西上卽盤而北乃知是爲中懸之岡其西復有峽流自北來與所涉之峽流卽會於岡前緣岡北上一里左右顧瞰其下皆峽而流貫其中斯岡又貫二流之中始覺西尖之嶺峯隆泉縮不若此之隨地逢源

也。從岡脊北向，以漸上躋，亦以漸轉西。二里，登岡之首，望其岡，猶自西峯東突而下者。蓋山脊自西南來，至此既穹，南山一重，卽從其北峽中度，而北再起中峯，又巨爲此山一重，卽從其北嶺環支而東。又巨爲北山一重，恰如川字，條支東南走，而所上者，是其中支也。從岡首又西向，平行二里，直抵其西中峯最高之下，乃循其峯之東崖西南上，一里半，是爲亂石岡，遂凌其峯之崖，下瞰南峽之底，卽其中度處也。峽中之水，遂東西分焉。由嶺崖最高處，西轉而下，透迤曲折，下四里，復從岡上西北行，忽見岡左右，復成溪，而兩夾之，其溪流分大小，平行岡上二里，卽從其端下，西渡大溪，由溪西上坡，稍轉而北，半里，從北峽轉西，遂向西塢入，於是溯西來大溪之北，循北山西行矣。二里半，有邨在溪南，倚南山之坡，北山亦至是南突，路遂從所突峽中上，乃踞峽石而飯。又一里，盤其南崖，從崖轉西，又一里，逾其西峽，乃西下坡，半里，抵坡之西麓，其西復開成塢，半里，路循谿北之山，又有邨倚溪南之麓，與前倚溪南之坡者，皆所謂夷邨也。西行三里，一溪自南峽來，路亦隨之南轉，稍下，渡西來小水，從南坡西上，二里，逾其峽，西北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壑南向，而大山環其北，又有小水東南流，當亦下大溪者，而大溪盤其東南，峽中不見也。渡小水，又西上一里，透西峽，始見西塢大開，大溪貫其中，自西而東，抵所透峽南，破其峽壁東去，其峽逼東甚隘，迴顧不能見，西下坡半里，抵塢中，遵溪北塢西行，半里，過一小邨，又西一里，忽塢墜，間登輒爲壑，半里，澗大邨之前，又西半里，抵邨側，新橋而止，是爲大舌甸邨，其塢夾溪爲田，塢環而田甚闢，其邨倚山爲壑，邨巨而家甚古，蓋李氏之世居也。邨後一山橫擁於北，又一山三峯，遞下斜突於西南，有小流自其峽中出，由邨西而南入大溪，架橋其上，西逾之，遂循斜突南擊下，西南行二里，抵其西垂，則大溪自南直搗其麓。

乃逾堰東向。其麓爲水所嚙。石崖逼削。幾無置足處。歷堰之西。上流湑洄。自南而北。路從其西。轉而南入。峽。又行南峽一里餘。則有石梁一壘。東西跨溪。上是爲獨木橋。路從橋西直南上坡。其逾橋而東者。乃往省大道。是橋昔以獨木爲之。今易以石。有碑名之曰臨雲。而人呼猶仍其舊焉。橋側有梅一株。枝叢而幹甚古。瓣細而花甚密。綠蒂朱蕾。冰塊粉眼。恍見吾鄉故人。不若滇省所見。皆帶葉紅花。盡失其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之意也。乃折梅一枝。少憩橋端。乃由其西上南坡。隨坡西轉。蓋是溪又從西塢來。至是北轉而逾石堰。是坡當其轉處。其南又開東西大塢。溪流貫之。路溯溪北崖循北山西行一里。有聚落倚北山下。是爲獨木橋。有寺當邨之中。其門南向。其處邨無旅店。有北京僧接衆於中。余乃入宿。

初八日晨起寒甚。願僕復病。余亦苦於行。止行一里。遂憩水井屯寺中。

初九日出寺一里半。過口家莊。半里轉南。半里倉屯橋。二里半。泗峽口。轉西五里。王家橋。有小水北來。五里。孚衆橋。有西北西南二小水。西上山十里。至春轉南。半里廟山營。西下半里。廟前打哨。西下二里有岐。轉北。峽一里。復西隨平峽北。二里。又西下。二里。至峽底。西平行一里。半復於峽北。上一里。轉北。峽而西。又北。半里。過一峽脊。又北。下半里。又北。度一峽底。又西上坡。一里。轉而北。又一里。轉而西。下一里。至脊間。又西。二里。餘。乃下脊。一里。餘。抵其北。曰小狝老邨。始有田有池。又西四里。抵西山。下有邨。轉南。一里。西過一小。峽。又半里。西南過新壩屯。又西半里。過新壩橋。又西一里。轉而南。二里。盤西山嘴。轉而西北。一里。餘。入大姚東門。半里。過縣前。又西南至旅肆歇。

初十日早寒甚。出北門。半里。經南門。轉而西南上坡。一里。有橋跨溪上。曰南門橋。志曰承恩。過橋。南上坡。

振大姚縣

一里登坡，倚西山南行三里。其塢自南來，有塔在塢東北山上，乃沿西山南下。半里抵塢底，又半里見有水貫塢中，石梁跨其上，是名土橋，卽姚安水從西南峽中來，向東北峽去，橋北爲大姚橋，南爲定遠。蓋以是水爲界也。從橋南上坡，有邨爲定遠屯，入峽漸上一里，東轉半里上坡，半里由坡南轉一里，是爲賴山。哨於是南下。一里抵東南坡頭，有岐南行者爲姚安府路，有海子在其東，東行者爲赤草峯路。逾坡東下一里，爲赤草峯北邨，由邨轉南，溯溪行一里，度橋而南。半里隨赤草峯街子南行一里，乃東上山一里，半逾嶺東南下，其東又有塢自西而北甚遙。下坡半里，由西山東麓南行二里，邨落傍溪左右，皆爲犵老邨。此定遠所屬。又東一里半，始傍西水南行。半里東度小橋，遂由東麓南行二里，至鹿家邨後，遂東上山。山半有岐路，從岐入峽半里，渡溪東西北一里，至妙峯山德雲寺，寺門西向南望，烟蘿後有夢菴亭。後五里碧峯菴。

十一日待師未歸，看藏，祭景，蒸大師西方合論。

十二日飯仍西下山，二里南行，二里隨塢西轉，二里有橋跨溪上，曰梁橋，度其北，卽犵老邨盡處也。其水自南來，入路從邨西上嶺，一里半逾峽西行嶺上，半里有岐從西南下，誤從坡上直西半里，乃改從岐西南行半里，漸下轉南，又一里，乃南下半里，抵峽中，隨峽南去半里，有大路隨東峽來，小水隨之。西半里入南峽，一里有池在峽中，又一里半，峽分兩岐，從西南者倚東嶺平上一里，南逾峽，由峽轉而西，始見西塢大開，西南有海子，頗大，其南有塔倚西山下，是卽所謂白塔也。乃西南下坡，二里有邨在坡下，曰破寺屯。於是從岐直西小路一里，渡溪稍西南半里，有一屯當溪中山，遠其北，其前有止水，由其西坡上南行一

里是爲海子北堤。由堤西小路行半里，抵西坡下，是爲海口。卽轉南，隨西山東麓行，名息夷。卽海子三里。海子西南盡，有路直抵大山下半里，爲高土官家。由其西南入峽中，上坡一里半，有神廟當坡峽間。又上半里，活佛寺臨其後。其西大山名龍鳳山，又名廣木山。寺號龍華，僧號寂空。是日下午，寂空留止後軒東廂，其後有深峽，下懸峽外卽危峯高峙，庭中藥欄花砌甚幽。牆外古梅一株，花甚盛，下臨深簷，外映重巒。是夜，先訂寂空，明晨欲早行，求爲早膳。白塔尙在寺東南後支岡上，岡東有白塔海子，其南西山下，又有陽片海子。其東又有子鳩海子。府城南又有大壩，雙海子，與息夷，卽共五海子。十三日，味爽起飯而下山二里，仍出土官家後，遂轉南行一里，過格香橋，有小水，自活佛寺後峽中來者。此峽正與白塔之岡，中格而對峙。又南二里，有岡自西界東突而出，路盤其東垂，則又一海子，隴其東南。從海子北堤東向行半里，隨堤南轉一里半，抵海子東南盡處，遂東南行四里，有岡自西而東突，是爲龍岡。衛盤岡東皆大聚，半里，過聚東行一里，復南二里，曲度乾底，復南二里，則西山一峯，復突其南，遂漸抵東山，則南北成兩界焉。又南五里而入姚安府北門，歇青蓮菴。青蓮碑記曰：東煙蘿，西金秀，南青蛤，北曲折。姚安府南隨峽上一百四十里，鎮南州，東逾大山一百四十里，定遠縣，西逾小坡一百二十里，北隨大塢下一百二十里，白鹽井。姚安東西兩界皆大山夾抱，郡城當其南，西界最闊，直北二十五里，兩界以漸而束，各有支中錯如門戶焉。中有小水，西自鎮南州界北來，至郡北屢堰爲湖，下流遶北峽之門而出，所謂青蛤川也。

十四日，飯於青蓮，循城南一里半，爲觀音寺，轉北，過西門，共一里，抵舊西門，二里半，抵西麓，是爲古寺山。

以有古寺在山之東半也。卽志所稱祥龜寺也。二里逾頂下。其西環塢北口。則羊片湖在焉。西下一里半。行塢中。一里半。有坊當塢中。曰羊片屯。西過半里。轉南半里。又西南半里。抵小山之麓。從其南塢。西入一里半。又西上一里半。有岐焉。西北者。入山樵牧者所經。西南盤嶺者。大道也。盤嶺上一里半。逾其頂。是爲當波院。而實無寺宇。乃南來之脊。北度而東。爲古佛寺。大山及大姚西界。嶺山也。於是西南下二里。有小水南流。隨之南入箐。又東一里半。轉而西一里半。峽始開。稍北盤嶺。一里。復西南下坡。三里。峽中溪自南而北注。有橋跨之。度橋。遂循西山南向。溯水行二里。飯於邨家。又南向行二里餘。其峽自西來。轉水亦從之。於是折而入。是名觀音箐。箐中止容一水。西溯之入二里。有觀音堂。其前堰水甚泓澈。其側石亦嶮巖。又西三里。乃南上山甚峻。二里。陟其脊。乃東南下一里。抵峽中。遂循坡西南下二里。抵聚景橋。橋上有亭。橋下水。乃西來小流也。過橋三里。是爲彌興。居集甚盛。又南半里。轉西一里餘。有公館神廟在岡上。由其前西南半里。轉而西。於是連逾三坡。下涉三峽。共九里。有邨懸西坡上。是爲孫家灣。宿。

十五日。味爽。飯而行。霜寒殊甚。南上坡。溯小流入五里。盤一坡。坡下有洞甚束。其東北人家。曰尾。其邨稍西。轉南。是爲龍馬箐。三里。有哨當澗東坡上。是爲龍馬哨。有哨無人。山壑幽阻。溪環石隘。樹木深密。一路梅花。幽香時度。又南一里。隨峽轉西。一里。有一峽。自南來。甚深隘。一峽自西來。仍循北山行。西來峽上一里。出峽。乃成塢焉。西向平下一里。有邨當其西。是爲大大直邨。西行二里。抵西山。下遂西上坡。半里。逾峽。北下陟塢。西北半里。是爲小大直邨。由其南半里。轉而北上。坡循西峽行二里。下渡澗。中小水。卽西上嶺。甚峻。三里半。逾嶺頭。西行脊上。或南峽上。又臨北峽。再平再上。三里餘。則盤西嶺之東。北轉二里。逾其脊。

抵雲南驛

自九鼎南下。至洱海衛城南。青華洞度東。又聳而南爲水目山。其南又東轉爲天華山。卽雲南川南兜之山也。從天華東北轉。數起而爲沫滂東嶺。又東過公館而度水盆舖。北聳爲青山。其形東突而西垂。川中故自折金莊嶺望之。僅爲北尖峯。而至此又橫夾而西。然是山西北二支。皆非大脊也。大脊卽從東南水盆嶺過脈。遂東南迤邐於天申宮南。又東至沙橋站分脊焉。所過水盆嶺舖之南間。相去不過二里。忽度其脊南。又度其脊北。至由峽南嶺稍上稍下。西南二里。公館當其頂。又西下西上。再從嶺脊西行。八里脊自西南來至此稍突而北。乃轉而北緣之。二里。又西南下。始追及前行行李。於是遂出山之西崖。見其西塢大關。於是直下。五里及麓。爲沫滂舖。西截塢八里。有二石梁東西跨。其下皆澗。而川水實由之北注。又西二里。過大水堰塘。堰稍北。復西十里。抵西山。下爲小雲南驛宿。

十七日。味爽飯。詢水目寺在其南。遂由岐隨山之東麓南行。盤入其西南塢中。共五里有水自山後破峽南出。卽洱海衛青海子之流也。是爲練場邨。邨在水西。渡橋西。復沿山而南。一里半。爲溫泉。其穴西向。待浴婦。經雨時乃浴。仍南沿西麓半里。又盤其山之南塢。入有溪自塢東出。卽水目之流也。始見水目山高峙於西。溯水西入。見其西又大開南北之塢。橫截其間。五里抵西山麓。有邨甚大。曰冉家屯。由其後西向。上山。於是有溪流夾邨矣。西上逾二里。稍下涉一澗。其澗自南而北。溯之南上山。間茶花甚開。又二里餘。爲水目寺。余誤從其南大路。幾逾嶺。遇樵者轉而東北。下半里。入玉皇閣。又下觀倒影。又下過普賢寺。又下。遇行李於靈光寺。遂置於寺中樓上。懸然乃西至舊寺。訪無住。方在上新建住靜處。不值。舊寺有井。有大香樟。有木犬。有風井。有塔。由其後上無影菴。飯於妙忍老僧靜室。暮過觀音閣。觀淵公碑。乃天開。

十六年楚州趙祐撰者。

十八日往無住處。午過微僧戒月靜室。飯。下午觀慧然新樓花卉。

十九日早雨雪。無住苦留。因就火僵臥。上午雨雪條開。再飯。由山前東北下。五里下山。過一邨。北向二里。逾一坡。又二里。過一小海子。其北岡上有數家。曰酒藥邨。一里。越之。乃陟塢循東山。北向行五里。卽青海子之西南涯也。遂與小雲南來之大道遇。於是。由青海子西涯西北向行。八里。則南山再突。而北瀕於海。路或盤之。或逾之。又五里。爲狗邨。舖坊名瑞禾館。名清華。其處北向洱海。衛城八里。西向白崖城。站四十里。余從西路。四里。觀清華洞。洞北有路西過嶺。此白崖道。洞南有塢。南過脊。此滅渡道。余出洞。循西山。仍北行。六里。入衛城南門。願僕亦至。出西門宿。

洱海衛

二十日飯而行。猶寒甚。而天復霽。由西門北向。循西山行。五里。抵一邨。其北有水。自西峽出。遂隨之。入一里餘。稍陟坡。一里餘。有邨在澗西。曰四平坡。北轉五里。渡溪橋。又北上三里。爲九鼎山寺。又二里。陟其巔。飯。下午從東北下。三里。過北溪橋。仍合大路。循梁王山西麓。西北湖流入。五里。梁王邨。北八里。松子哨。行半里。溪西去。路北上。半里。逾嶺。又東北下者五里。則溪復自西來。又有一小溪。自暮山北麓來。與之合。乃涉其交會處。是爲雲賓之界。又東二里。爲自北關。已暮。又東二里。半渡澗橋之北。又東半里。轉北一里。半爲山岡舖宿。

越賓州

二十一日平明。行大塢中。北向十里。其西爲賓居。又北五里。有小水出田間。又北三里。有澗自西峽出。隨之北。二里。爲火頭基。西北連渡二溪。又北五里。總府莊。又北三里。賓川州。在東坡上。東倚大山。西臨溪流。

然去溪尚里許。其濱溪東岸者曰大羅城。令行李先去。余草記西崖上。望州北有岡。自東界突而西。其北又有岡。自西界突而東。交錯於塢中。爲州下流之鎗。溪至是始曲折濳之。始得見其形焉。又北三里半。逾東突之岡。則見有邨當其北麓。是名紅帽邨。溪自東南濳東突之岡。西轉而濳於邨之前。其前又開大塢。北去。仍循西山北行。五里。漸轉而西。於是岐分爲二。東北隨流。遵大塢直去者。由牛井街通浪滄衛道。西北從小塢逾嶺者。由江果往雞足道。余初由山岡鋪北望。以爲東界大山之北嶺。卽雞足。而川中之水。當西轉出瀾滄江。至是始知賓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所。云浪滄衛。而非瀾滄江也。其東界大山。乃自梁山北轉。夾賓川之東。而北抵金沙。非大脊也。從小塢西二里。逾西界之脊。始見雞足在西。其高與東界並。然東界尤屏巨。與雷應同。橫穹半壁。云從脊上南望。其南五德山。橫巨天南。卽前海衛所望九鼎。西高擁之山。其上有雪處也。至是又東西橫峙。其東又聳幕山。所謂梁山也。二山中均稍低。卽松子峭度脊。而北處也。從嶺西行三里。稍北下。有溪自西而東。注於賓川大溪。架梁其上。覆以亭。是爲江果邨。在溪北岸。其流與火頭基等。時日甫下午。前向東洞。尚三十五里。中無托宿。遂止。

二十二日。味爽。由江果邨飯。溯溪北岸西行。其溪從西峽中來。乃出於雞山南支之外。五福之北者。洱海東山之流也。四里。登嶺而北。寒風刺骨。幸旭日將升。惟恐其遲。盤嶺而北一里半。見嶺北又開東西塢。有水從其中自西而東。注於賓川大溪。卽從牛井街出者。此塢名牛井。有上下諸邨。其水自雞足峽中來。所謂盒子孔之下流也。於是西向漸下一里半。而抵塢中。又西一里。過塢中。邨後有坊曰金牛盜井。標勝也。土人指溪北岡頭。有非在石穴岡。云是昔年牛從井出處也。又西二里。復逾岡陟峽。蓋其山皆自南突北。

灑溪而止。溪東流。澗之一開而爲煉洞。再開而爲牛井。此其中突而界之者。盤峽而上。迤邐西北。再平。再上。五里。越嶺而復得塢。稍下一里半。有坊在坡。曰廣甸流芳。又一里半。復過一邨。後此亦煉洞最東南邨也。又北二里。有邨夾道。有公館在邨頭。東北俯溪。是爲煉洞之中邨。其北二里。復上嶺。二里。越之而北。有坊曰煉法龍潭。始知其地有蟄龍。有煉師。此煉洞所由名也。又北二里。邨聚高懸。中有水一池。池西有亭。覆井。卽所謂龍潭也。深四五丈。大亦如之。不溢不涸。前灑於塘。土人流於塘而汲於井。此雞山外壑也。登山者至是。以爲入山之始焉。其邨有親迎者。鼓吹填街。余不顧而過。遂西北登嶺。五里有菴。當嶺。是爲茶菴。又西北上一里半。路分爲二。一由嶺直西。爲海東道。一循峽直北。爲雞山道。遂北循之。稍下三里。而問飯。發篋中無有。蓋爲居停所留也。又北下一里。有溪自西南峽中出。其峽迴合甚窄。蓋雞足南峽之山所洩餘波也。有橋亭跨兩崖間。越其西。又北上逾嶺。一里有哨兵守嶺間。又北一里。中壑稍開。是爲拈花寺。寺東北向。余餒甚。入索飯於僧。隨寺北西轉三里。逾岡之脊。是爲見佛臺。由此西北下一里。又涉一北下之峽。又西逾一北下之脊。始見脊西有塢。北墜塢北始逼雞山之麓。蓋雞山自西北突而東南。塢界其中。至此塢轉東北。峽路盤其東南支。乃谷之縮會處也。西一里。見有坊當道。左跨南山側。知其內有奧異。訊之牧者曰。其上有白石崖。須東南逾坡一里。乃得余乃令行李從大道。先向雞山。獨返步尋之。曲折東南上。果一里。得危崖於松篁之間。崖間有洞。洞前有佛宇。門北向。鑰不得入。乃從其西。逾窰徑之棘。以入。逼游洞閣中。又攀其西崖。探閣外之洞。見其前可以透植木而出。乃從之。下一里。仍至大路。又西北二里下。至塢中。渡溪是爲洗心橋。雞山南峽之水。自自桃花箐。南自盒子孔出者。皆由此而東出峽。東南由煉洞。

鷓足山南麓

牛井而合於賓川者也。溪北雞山之麓，有邨頗盛，北倚於山，是爲沙埕邨。此雞山之南麓也。於是始迫雞山，有上無下矣。從邨後西循山麓，轉而北入峽中，緣中條而上一里，大坊跨路，爲靈山一會坊。乃按君宋所建者，於是岡兩旁，皆澗水冷冷，喬松落落，北上盤岡二里，有岐，東北者隨峽，西北者逾嶺，逾嶺者，西峽上二里有瀑布，隨峽者，東峽上二里有龍潭，瀑之北，卽爲大覺潭之北，卽爲悉檀，余先皆不知之。見東峽有龍潭坊，遂從之，盤磴數十折而上，覺深窅險峻，然不見所謂龍潭也。逾一板橋，見塢北有寺，詢之，知其內爲悉檀，前卽龍潭，今爲壑矣。時余期行李往大覺，遂西三里，過西竺龍華而入宿於大覺。

二十三日，飯於大覺，卽東過悉檀，悉檀爲雞山最東叢林，後倚九重崖，前臨黑龍潭，而前則迴龍兩層環之，先是省中諸君，或稱息潭，或稱雪潭，至是而後知其皆非也。宏辨安仁二師，迎飯於方丈，卽請移館，余以大覺逼周，以足疾期，於是欲少須之，乃還過大覺西上一里，入寂光寺，住持者留點，此中諸大刹，惟此七佛殿左右兩旁，俱闢禪堂，方丈與大覺悉檀並麗，又稍西半里，爲水月積行二菴，皆其師用周所遺也，亦頗幽整。

二十四日，入脞逼周，方留款，而宏辨安仁來願，卽懇移寓，遂同過其寺，以靜聞骨懸之寺中古梅間而入，問仙陀純白何在，則方監建塔基在其上也，先是余在唐大來處，遇二僧，卽殷然以瘞骨事相訂，及入山，見兩山排闥，東爲水口，而獨無一塔，爲山中欠事，至是知仙陀督塔工，而未知建於何所，宏辨指其處，正在迴龍環顧間，與余意合，飯後遂東南二里，登塔基，晤仙陀。

二十五日，自悉檀北上，經無息無我二菴，一里，過大乘菴，有小水二派，一自幻住東，一自蘭陀東，俱南向

而會於此。爲悉檀西派者也。從二水之中躡坡上。二里餘。東爲幻住。今爲寧福寺。西岡爲蘭陀。幻住東水。卽野愚師靜室東峽所下。與九重崖爲界者。幻住西水。卽與良一蘭陀寺夾塢之水。上自莘野靜室。發源於念佛堂。而爲獅子林中峽之水也。循東岡。幻住旁。北向一里。而得一靜室。卽天香者。時中無人。入訊莘野廬。小沙彌指在蓋崖香藹間。當危崖之西。乃從其後躡崖上。穿林轉磴。俱在深翠中。蓋其地無喬松。惟雜木繽紛。而疊路其間。又一景矣。數十曲。幾一里。東躡岡。卽野愚廬西緣崖度峽。卽莘野廬道。於是西向。傍崖橫陟半里。有一靜室。高懸峽中。戶扇莫入。是爲悉檀寺庫頭所結。由其前西下。蘭陀寺躡其後而上。又半里。而得莘野靜室。時知莘野在牟尼山。而其父沈翁在室。及至而其門又扃。知翁別有所過。莫可問。遂從其左上。又得一靜室。主僧亦出。有徒在。詢之。則其師爲蘭宗也。又問沈翁何在。曰在伊室。問室何扁。曰偶出當亦不遠。余欲還以省中所寄書畀之。其徒曰。恐再下無覓處。不若留此代致也。從之。又從左。峽過珠簾翠壁。躡臺入一室。則影空所栖也。影空不在。乃從其左橫轉而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所謂大靜室也。有堂三楹。橫其前。下臨絕壁。其堂窗櫺疎朗。如浮坐雲端。可稱幽爽。室中諸老宿具在。野愚出迎。余入詢。則蘭宗影空及羅漢壁慧心諸靜侶也。是日野愚設供。招諸靜侶。遂留余飯。飯後。見余攜書篋。因取篋中書。各傳觀之。蘭宗獨津津不置。蓋曾雲游過吾地。而潛心文教者。旣乃取道由林中。西向羅漢壁。從念佛堂下過。林躡不知。竟平行而西。共一里半。有龕在磐石上。入問道。從其西南半里。逾一突。噴。卽所謂望臺也。此支下墮。卽結爲大覺寺者。望臺之西山勢內。遙下圍成峽。而磨檀林之靜室倚之。峽西又有脈一支。自山尖前拖而下。是爲旂檀嶺。卽西與羅漢壁分界者。是脈下墜。卽爲中支。而寂光首傳寺倚之前度。

息陰軒東轉而盡於大士閣者也。自望臺平行而西，又二里半而過此嶺，嶺之西石崖漸出，高擁於後，乃折而北上，半里得碧雲寺，寺乃北京師諸徒所建，香火雜沓，以暮師而來者衆也。師所栖真武閣尚在後崖懸巖處，乃從寺後取道宛轉上之，半里入閣，參叩男女滿閣中而不見師，余見閣東有臺頗幽，獨探之。一老僧方濯足其上，余心知爲師也，拱而待之，師卽躍而起，把臂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且詮解之，手持二襪未穿，且指其胸曰：余爲此中忙甚，襪垢二十年未滌，方持襪示余，而男婦聞聲湧至，膜拜不休，臺小莫容，則分番迭換，師與語，言人人殊，及念佛修果，娓娓不竭，時以道遠，余先辭出，見崖後有路可躡，復攀援其上，轉而東，得一峽上緣，有竈可坐，梯險登之，復下碧雲菴，適慧心在，以返悉檀路遙，留余宿，主寺者以無被難之，蓋其地高寒也，余乃亟下，南向二里，過白雲寺，已暮色欲合，從其北傍中支腋行，路漸平而闊，二里過首傳寺，暗中不能物色，又東南一里餘，過寂光，一里過大覺，又東一里過西竺，與大道別行，松林間，茫不可見，又二里過悉檀前，幾從龍潭外下，回見燈影，乃轉覓抵其門，則前十方堂已早閉，不肯啓，叩左側門，乃得入宿也。

二十六日晨起飯，宏辨言今日豎塔心爲吉日，可同往一看，幸定地一處，即可爲靜開師入塔，余喜甚，宏辨引路前，由龍潭東二里過龍沙內支，其腋間一穴，在塔基北半里，其脈自塔基分派處中懸而下，先有三塔，皆本無高弟也，最南一塔卽仙陀純白之師，師本嵩明籍，仙陀純白向亦中表，皆師之甥，後隨披蕭，又爲師弟，師歸西方，在本無之前，本公爲擇地於此，而又自爲之記，余謂辨公乞其南爲靜開穴，辨公請廣擇之，又有本公塔在嶺北，亦惟所命，余以其穴近仙陀之師，爲便議，遂定，靜聞是日入窆。

二十七日。有缺文。余見前路漸巖。而支間有迹。可躡石而上。遂北上攀陟之。屢懸峻梯空。從崖石間作猴升一里半。則兩崖前突。皆純石撐霄。拔整而起。自下望之。若建標空中。自上凌之。復有一線連脊。又如瓊臺中懸。雙闕並倚也。後卽爲橫亘大脊。披叢莽而上。有大道東西橫山脊。卽東自雞坪關山西上。而達於絕頂者。因昔年運輓造城絕頂。開此以通驢馬。余乃反從其東半里。凌重崖而上。然其處上平下嵌。俯瞰莫可見。不若點頭峯之突聳而出。可以一覽全收也。其脊兩旁皆古木深翳。通道於中有開處。下瞰山後。其東北又峙山一圍。如箕南向。所謂摩尼山也。卽此山餘脈所結者。其西北橫拖之支。所謂後趾也。卽南聳而起爲絕頂者。故絕頂自南整望之。如展旂西立。羅漢九層之脊。則如展旂東立。自北脊望之。則如展旂南立。後趾之脊。則如展旂北立。此一山大勢也。若桃花管過脊。又在絕頂西南峽中。南起爲香木坪之嶺。東亘爲禾字孔之脊。與羅漢壁點頭峯南北峙爲兩界。此在三距西南支之外。乃對山而非雞足矣。若南條老脊。自香木而南走烏龍壩。羅漢壁點頭峯。又其東出之支。非老幹矣。山後卽爲羅川地。北至南衙。皆鄧川屬。與賓川以此山脊爲界。故絕頂卽屬鄧川。而曹溪華首。猶隸賓川焉。若東北之摩尼。則北勝浪滄之所轄。此又以山之東麓雞坪山爲界者也。從脊直北眺雪山。一指豎立天外。若隱若現。此在麗江境內。尙隔一鶴慶府於其中。而雪山之東。金沙江實透腋南注。但其處逼夾僅丈餘。不可得而望也。由脊道西行。再降再起。五里有路自南而上者。此羅漢壁東旂檀嶺道也。交脊而西北去者。此循後趾北下鶴慶道也。交脊而東北下者。此羅川道也。隨脊而西者。絕頂道也。於是再上。再紆而北。又二里餘。而抵絕頂之下。其北崖雪痕皚皚。不知何日所積也。又南上半里。入其南門。門外墜壑而下者。獼猴梯出銅佛殿道。由

北門出。陟後脊轉而西南下者。束身峽。出禮佛臺。從華首門。會銅佛殿道。而糊縣梯在東南。由脊上。束身峽在西北。由靈中。此登頂二險。而從脊來者。獨無之。入門。卽迦葉殿。此舊土主廟基也。舊迦葉殿在山半。歲丁丑。張按君謂絕頂不可不奉迦葉。遂捐貲建此。而移土主於殿左。其前之天長閣。則天啓七年。海鹽朱按君所建。後有觀風臺。亦閣也。爲天啓初年。廣東潘按君所建。今易名多寶樓。後又有善雨亭。亦張按君所建。今觀其像於中。後西川倪按君。易名西脚蓮廬。語意大含譏諷。殿亭四圍築城環之。復四面架樓爲門。南曰雲觀。指雲南縣。昔有彩雲之異也。東曰日觀。則泰山日觀之義。北曰雪觀。指麗江府雪山也。西曰海觀。則蒼山洱海所在也。張君於萬山絕頂。與此巨役。而沐府亦伺其意。移中和山銅殿。運致之。蓋以和在省城東。而銅乃西方之屬。能尅木。故去彼移此。有造流言以阻之者。謂雞山爲麗府之脈。麗江公亦姓木。忌金尅。將移師雞山。今先殺其首事僧矣。余在黔聞之。謂其說甚謬。麗北雞南。聞雞之脈。自麗來不聞麗。自雞來。姓與地各不相涉。何尅之有。及至此。而見銅殿具堆積迦葉殿中。止無地以豎。尙候沐府相度。非有阻也。但一城之內。天長以後。爲河南僧所主。前新建之迦葉殿。又陝西僧所主。以張按君同鄉。故沐府亦以銅殿屬之。惜兩僧無道氣。不免事事參商。非山門之福也。余一入山。卽聞河南陝西二僧名。及抵絕頂。將暮。見陝西僧之叔。在迦葉殿。遂以行李置之。其姪明空。尙在羅漢壁。西來寺。由殿側入。天長閣。蓋陝僧以銅殿具支。絕迦葉殿後。正門。毋令從中出入也。河南僧居多寶樓下。留余晚供。觀其意殊憤憤。余於是皆腹誹之。還至土主廟中。寒甚。陝僧爇火供果。爲余談其姪明空前募銅殿事甚悉。今現在西來。可一顧也。余唯唯。

二十八日晨起。寒甚。亟披衣從南樓觀日出。已皓然上升矣。晨浹後。卽錄碑文於天長善雨之間。指僮有張憲副二碑。最長。獨不及錄。還飯迦葉殿。乃從北門出。門外岡脊之上。多賣漿淪粉者。脊之西。皆削崖下。覆。卽向所謂捨身崖者耶。北由脊上行者一里。乃折而西。下過一敵閣。乃南下。束身峽。巨石鑿。中窟成坑。路由中下。兩崖逼束而下。墜甚峻。宛轉峽中。旁無餘地。所謂束身也。下半里得小坪。伏虎菴倚之。菴南向從其前。多賣香草者。其草生於山脊。循捨身崖東南轉。爲曹溪華首之道。遶菴西轉。盤絕壁之上。是爲禮佛臺。太子過元關。余乃先過禮佛臺。有亭在臺東。亦中圯。臺峙其前。石叢起中。懸絕壑之上。北眺危崖。倒插於深壑中。乃絕頂北盡處也。其下卽爲桃花箐。但突不能俯窺耳。其東南壑中。則放光寺在焉。其西隔塢相對者。香木坪也。是臺當絕頂西北隅。懸絕處。凌虛倒影。若浮舟之駕壑。爲一山勝處。而亭旣傾。敵不容無慨。臺之北崖壁倒懸。磴道斬絕。而西崖之瞰壑中者。萼瓣上迸。若蒂斯啓。遙向無路。乃棧木橫崖端。飛虬接翼於層巒之上。遂分蒂而踞。如入藥房。中空外透。欲合欲分。穿其奧窟。正當佛臺之下。乃外石之附內石而成者。上連下迸。裂透兩頭。側身而進。披隙而出。復登南臺之上。仍東過伏虎。循巖傍壁。盤其壑頂。仰視盪崖。忽忽欲墮。而孰知卽向所振衣躡履於其上者耶。東南傍崖者一里餘。有室倚崖。曰曹溪寺。以其側有水一泓。在盪崖之下。引流墜壑。爲衆派之源。有似宗門法脈也。稍下。路分爲二。正道東南循崖平去。小徑西下。危坡余睇放光。在西南壑。便疑從此小徑是西。循之一里餘。轉而北。逾一嘴。已盤禮佛臺之下。其西北乃桃花箐路。而東南壑底。終無下處。乃從舊路返。二里。出循崖正道。過入功德水。於是崖路愈逼仄。線底緣嵌絕壁上。仰眺祇覺崇崇隆隆。而不見其頂。下瞰祇覺窅窅冥冥。而莫斷其根。如懸

一幅萬仞蒼崖。圍而縈身其間。不辨身在何際也。東一里。崖勢上飛高穹。如簷覆環。其下如戶闕形。其內壁立如掩扉。蓋其石齒齒皆墮。而不盡墮之餘。所謂華首門也。其高二十丈。其上穹覆者。又不知凡幾。蓋卽絕頂觀海門下危崖也。門之下。倚壁爲亭。兩旁建小輓塔。襲之。卽經所稱迦葉受衣入定處。待六七十歲。以付彌勒者也。天台王十岳土性憲副詩。偶鑄壁間。而倪按院大書石狀奇絕四字。橫鑄而朱丹之。其效鑿耶。跡面耶。在東身書石狀大奇。在袈裟書石狀又奇。在兜率峽口書石狀始奇。凡四處各換一字。山靈何罪而受此耶。又半里。躡脊東盡。石脊下垂。有寺倚其東。是爲銅佛殿。今扁其門曰傳燈寺。蓋卽絕頂東突。由獼猴梯下墜爲此。再下卽迦葉寺。而爲西南支發脈者。寺東向。大路自下而來。抵寺前分兩岐。由其北峽登。寺後獼猴梯爲絕頂前門道。余昨從上所瞰者。由寺前循崖西轉過華首門。上東身峽。爲絕頂後門道。余茲下所從來者。蓋寺北爲峽。寺西爲崖。寺後獼猴梯由絕頂垂脊而下。乃崖之所東盡。而峽之所南環者也。寺北有石峯突踞峽中。有菴倚其上。是爲袈裟石。余初不知其爲袈裟石也。望之有異。遂不入銅佛殿而登此石。至則菴僧迎余坐石上。石紋離披。作兩疊痕。而上有圓孔。僧指其紋爲迦葉袈裟。指其孔爲迦葉卓錫之跡。卽無遺跡。然其處迴崖外繞。墜壑中盤。此石綴崖瞰壑。固自奇也。僧淪米花爲獻。甚潤。枯腸余時欲下放光聖峯諸寺。而不能忘情於獼猴梯。遂循石右上。半里升梯。梯乃自然石級。有疊磴痕。可以啣趾。而痕間石芒齒齒著足甚難。脊左瞰卽華首巖崖之上。右瞰卽袈裟墜壑之端。其齒齒之石華首門乃垂而下。此梯乃錯而上者。然質則同也。上半里。數折而梯盡。仍從峽上。問去頂迴絕。乃返步下梯。由銅佛殿北。東下峽中。一里橫盤峽底。有菴當其中。所謂兜率菴也。已半傾。其後卽絕頂與窰漢

壁分支前突處。菴前峽復深墜。循菴橫度。循左崖下。半里。崖根有窪內嵌。前有巨樹流蔭。并鶴岫居士詩碑。其前峽遂深蟠。路從其上。又分爲兩。循右峽中西南下者。爲迦葉寺聖峯寺西支大道。循左崖下東向行者。爲西來寺碧雲寺羅漢壁間道。余時身隨西峽下而一步一回眺。未嘗不神飛羅漢壁間也。下半里爲仰高亭。在懸峽中。因圯未入。既下。又半里出峽。爲迦葉寺。其門東向。中亦高敞。此古迦葉殿。近因頂有新構。遂稱此爲寺。云入謁會者。從其前南向循岐而下。其路峻而大雨。巧者覆松爲棚。曲折夾道。數十折。一里餘而至會燈寺。寺南向。入謁而出。東下半里有岐。西去者。放光寺道也。恐日昃不及行。遂不西向而東趨。其路坦而大。一里爲聖峯寺。寺東向。踞分支之上。前有巨坊。後有傑閣。其勢甚雄。拓閣祀玉皇。今皆以玉皇閣稱之。從此北瞻西來寺高巒層崖之上。屏霞巨壁。飄渺天半。其景甚異。出寺東隨隴行。二里過白雲寺。又從其右東行。一里半。過慧林菴。則左右兩溪合於前而隴盡。遂渡其左峽。東過大覺寺蔬園。一里。從息陰後逾中支之脊。從千佛閣前觀街子。街子者。惟臘底集中。爲朝山之節。昔在石鐘寺前。今移此。以近大覺。爲諸寺之中也。由街子東半里。過西竺寺。又二里餘。入悉檀。具滄后。知沈公等野乃翁來叩。尙留待寺間。亟下樓而沈公至。各道傾慕之意。時已暮。寺中具池湯候浴。遂與四長老及沈公就浴。池中池以輒毳。長丈五。闊八尺。湯深四尺。炊從隔壁釜中。竟日乃溫。浴者先從池外挽水滌體。然後入池。坐水中。浸一時。復出池外。擦而滌之。再浸再擦。浸時不一動。恐垢落池中。余自三里盤浴後。入滇祇禱於溫泉。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二十九日。飯於悉檀。同沈公及體極之姪。同遊街子。余市鞋。願僕市帽。遇大覺。遍周亦出游。欲拉與俱。余

辭歲朝往祝。蓋以其屆七旬也。既午。沈公先別去。余食市麵一甌。一里餘。從大乘菴上幻住。一里入幻住。見其額爲福寧寺。問道而出。猶不知爲幻住也。由其右過峽西北行。一里而入蘭陀寺。寺南向。由正殿入其東樓。見一師出迎。問殿前所臥石碑。曰此先師所撰迦葉事跡記也。昔暨華首門亭中。潘按君建絕頂觀風臺。當事者曳之頂。將摩鷲新記。見一師聞而往止之。得免。以華首路峻不得下。因紆道置此。余欲錄之。其碑兩面鐫字。而前半篇在下。見一指壁間挂軸云。此卽其文。從碑謄寫而出者。余因低懸其軸。以案就錄之。見一供齋沈公亦至。齋後。余度文長不能竟。令願僕下取臥具。沈公別去。余訂以明日當往叩也。迨暮。錄猶未竟。願僕以臥具至。遂臥蘭陀禪榻。願僕傳宏辨安仁語曰。明日是除夕。幸爾主早返寺。毋令人懸望也。余聞之爲悽然者久之。

三十日早起盥櫛。而莘野至。相見甚慰。同飯於蘭陀。余仍錄碑。完而莘野已去。遂由寺循脊北上。其道較坦。一里轉而東。一里出莘野廬前小靜室。又半里而入莘野樓。則沈公在而莘野未還。沈公爲具食。莘野適至。遂燕其樓。父子躬執爨煨芋者。蔬甚樂也。莘野懇令願僕取臥具於蘭陀。曰同是天涯。何必以常住靜室爲分。余從之。遂停寢其樓之北楹。其樓東南向前瞰重壑。左右抱兩峯甚舒。而稱樓前以紗松連皮爲欄。製朴而雅。樓窗疎櫺。明淨度除夕於萬峯深處。此一宵。勝人間千百宵。薄暮。凭窗前。瞰星辰燁燁下。垂塢底火光。遠近紛拏。皆朝山者。徹夜燦然不絕。與瑤池月下又一觀矣。

滇遊日記六

己卯正月初一日在雞山獅子林辛野靜室。是蚤天氣澄澈。旭日當前。余平明起。禮佛而飯。乃上懸空蘭宗二靜室。又過野愚靜室。野愚已下。蘭宗處。遂從上徑平行而西。入念佛堂。是爲白雲師禪棲之所。獅林開創首處也。先是有大力師者。苦行清修。與蘭宗先結靜。其下。後白雲結此廬。與之同棲。乃獅林最中。亦最高處。其地初無泉。以地高不能剝木以引。二師積行通神。忽一日。白雲從龕後龍脊中垂間。剝石得泉。其事甚異。而莫之傳。余入龕。見石脊中峙爲崖。崖左有穴一。龕高二尺。深廣亦如之。穴外石倒垂如簷。泉從簷內循簷下注。簷內穴頂中空。而水不從空處溢。簷外崖石峭削。而水不從削處墜。倒注於簷。如貫珠垂玉穴。底匯方池一。函旁皆菖蒲茸茸。白雲折梅花浸其間。清冷映人心目。余攀崖得之。以爲奇。因詢此龍脊中垂。非比兩腋。何以泉從其隆起處。破石而出。白雲言。昔年剝石得之。至今不絕。余益奇之。後遇蘭宗。始徵其詳。乃知天神供養之事。佛無誑語。而昔之所稱卓錫虎跑。於此得其徵矣。龕前編柏爲欄。茸翠環遶。若短屏迴合。階前繡墩草。高員如壘。跣趺其上。蒲團錦茵。皆不如也。龕甚隘。前結松棚。方供佛禮懺。白雲迎余茶點。且指余曰。此西尚有二靜室。可娛乞少延憩。當淪山蔬以待也。余從之。西過竹間。見二僧坐木根。曝背一引。余西入一室。其室三楹。乃新闢者。前甃石爲臺。勢甚開整。佛龕花供。皆極精嚴。而不見靜主。詢之曰。白雲龕禮懺司鼓者是。余謂此僧甚朴。何以有此。乃從其側。又上一龕。額曰標月。而門亦扁。乃返過白雲。而飯始知其西之精廬。卽悉檀體極師所結。而司鼓僧乃其守者。飯後。又從念佛堂。東上。磧二龕。其一最高。幾及嶺脊。但其後純崖無路。其前則旋崖層疊。路宛轉循之。就崖成臺。倚樹爲磴。山光懸

邊，真如臨巖額而上也。龕前一突石當中，亦環倚爲臺，其龕額曰雪屋，爲程遠筆。說二游，昆明人有才，鬻而門亦扁，蓋皆白雲禮懺諸靜侶也。又東稍下，再入野愚室，猶未返，因循其東攀東峽，其峽自頂下墜，若與九重崖爲分塹者，頂上危巖疊疊，峽東巨巖一支南向而下，卽悉檀寺所倚之支也。其東卽九重崖靜室，而隔此峽，障不可見。余昔自一柵軒登頂，從其東攀巖隙直上，惟此未及，經行乃攀險陟之，路漸窮，抵峽中，則東峯石壁峻絕，峽下隕壑崩懸，計其路尚在其下甚深，乃返從來徑，過簾泉翠壁下，再入蘭宗廬，知蘭宗與野愚俱在元明精舍，往從之。元明者，寂光之裔孫也，其廬新結，與蘭宗靜室東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莘野山樓之上。余先屢過其旁，翠條悉映，俱不能覺，今從蘭宗之徒，指點得之，則小閣疎樞，雲明雪朗，致極清雅。閣名雨花，爲野愚筆。諸靜侶方坐嘯其中，余至，其爲清談淪茗，日旣昃，野愚輩乃上探白雲，余乃下憩莘野樓，薄暮，蘭宗復來，與談山中諸蘭若緣起，并古德遺跡，日暮不能竟。

初二日，飯於莘野，卽再過蘭宗，欲竟所徵，而蘭宗不在。愛元明雨花閣精潔，再過之，仍淪茗劇談，遂扶筇西一里，過望臺嶺。此嶺在獅林之西，蓋與旃檀嶺爲界者，亦自嶺脊南向而下，卽大覺寺所倚之岡也。獅林西陟其嶺，卽可望見絕頂西懸，故以望名。與其西一嶺，又夾壑爲塢，諸靜室，緣之層累而下，是爲旃檀嶺。先是雞山靜室，祇分三處，中爲獅子林，西爲羅漢壁，東爲九重崖，而是嶺在獅林羅漢壁之間，下近於寂光，故寂光諸裔，又開建諸廬，遂繼三而爲四焉。蓋其諸廬在峽間，東爲望臺嶺，西爲旃檀嶺，此嶺又與羅漢壁爲界者，又自嶺脊南向而下，卽寂光寺所倚之支也。是爲中支，蓋羅漢壁之東，迴崖自嶺脊分隕南下，旣結寂光，由其前，又南度東轉，爲觀音閣，息陰軒，峙爲瀑布，東嶺於是，又度脊而南，爲牟尼菴，又

前突爲中嶺。若建標於中。而大士閣倚其端。龍潭瀑布二水口交其下。一山之脈絡。皆以茲爲箱轂云。逾望臺嶺西三里。由諸慮上盤壑而西三里。又盤嶺而南北轉一里。北崖皆插天盤雲。如列霞綃。而西皆所謂羅漢壁也。東自崩檀嶺西至仰高亭峽。倒插於衆壑之上。當其東垂之褶者。幻空師結廬處也。眞武閣倚壁足。其下曲徑縱橫。石級層疊。師因分筭爲點。點石爲臺。就閣而憩焉。其下諸徒闢爲叢林。今名碧雲者也。余前已訪幻空。返憶閣間。有陳郡侯天工詩。未錄。因再過錄之。師復款談甚久。出果餉之。榻間閣兩旁俱有靜室。旁通。皆其徒所栖。而無路達西來寺。必仍下碧雲。由山門西盤崖坡。又一里半。北上半里。抵壁足。則陝西僧明空所結菴也。今名西來寺。北京陝西河南三僧俱以地名。今京陝之名。幾並重。以余品之。明空猶俗僧也。其名之重。以張代巡鳳關同鄉。命其住持絕頂迦葉殿。而沐府又以中和山銅殿移而畀之。故聲譽赫然。然在頂而與河南僧不協。在西來而惟知款接朝山男婦。其識見猶是碧雲諸徒流等。不可望幻空後塵也。然其寺後倚絕壁。雲幙覆標。屏擁天際。巍峭大觀。此爲第一。寺西有萬佛閣。石壁下有泉一方。嵌崖倚壁。深四五尺。闊如之。漑水中涵。不盈不涸。萬峯之上。純石之間。匯此一脈。固奇。但不能如白雲龕之有感而出。垂空而下。爲神異耳。觀其水色。不甚澄澈。寺中所淪。俱遙引之。西峽之上。固知其益不如白雲也。寺東有三空靜室。亦倚絕壁。三空與明空俱陝人。爲師兄弟。然三空頗超脫。有道氣。留余飯。其廬已下午矣。自西來寺東至此。石壁尤竦峭。寺旁崖迸成洞。其中峭峒。僧悉以遊騎填註其中。不可擱入。深爲悵恨。又有峽自頂剖。窪而下。若雲門劍壁。嵌隙於中。亦爲偉觀。僧取薪於頂。俱自此隙投崖下。留爲捷徑。不能藉爲勝概也。既飯。復自寺西循崖而去。二里。崖盡而爲峽。卽仰高亭之上也。先是余由絕

頂經此下。遂從大道入迦葉寺。不及從旁。較東趨羅漢壁。然自迦葉寺迴眺崖端。一徑如線痕。衆竇如雲。蓋心甚異之。故不憚其晚。以補所未。竟然其上。崖石雖飛嵌空懸。皆如華首之類。無可深入者。乃返。從西來碧雲二寺前。東過旃檀。仍入獅林。至白雲齋。下尋元明精舍。誤入其旁。又得一龕。則翠月師之廬也。悉榘法。脊前環疎竹。右結松蓋爲亭。亦蕭雅有致。乃少憩之。遂還宿莘野樓。已暮矣。

初三日晨起飯。荷行李。將下悉檀。蘭宗來邀。欲竟山中。未竟之旨。余乃過其廬。爲具盞具。滄。遍徵山中。故迹。既午。有念誠師造其廬。亦欲邀過一飯。蘭宗乃輟所炊。伺余過。念誠路經珠簾翠壁。下復徙倚久之。蓋蘭宗所結廬之東。有石崖傍峽而起。高數十丈。其下嵌壁而入。水自崖外飛懸。垂空洒壁。歷亂縱橫。皆如明珠貫索。余因排簾入嵌壁中。外望蘭宗諸人。如隔霧牽綃。其前樹影花枝。俱飛魂濯魄。極翫映之妙。崖之西畔。有綠苔上翳。若絢綵鋪絨。翠色欲滴。此又化工之點染。非石非嵐。另成幻相者也。崖旁山水合沓。瓊枝瑤榦。連嶺成陰。雜花成綵。蘭宗指一木曰。此扁樹。曾他見乎。蓋古木一株。自根橫臥丈餘。始直聳而起。橫臥處不圓而扁。若側石偃路。旁高三尺。而厚不及尺。余初疑以爲石也。至是循視其端。乃信以爲樹。蓋石借草爲色。木借石爲形。皆非故質矣。東半里。飯於念誠廬。別蘭宗。南向下之字曲。半里。又入義軒廬。義軒大覺之派。新構靜室於此。乃獅林之東南極處也。其上爲念誠廬。最上爲大靜室。卽野愚所栖。是爲東支。莘野樓爲西南極處。其上爲元明精舍。最上爲體極所構新廬。是爲西支。而珠簾之崖。當峽之中。傍峽者爲蘭宗廬。其上爲隱空廬。最上爲念佛堂。卽白雲師之廬也。是爲中支。其間徑轉崖分。綴一室。卽有一室之妙。其盤旋迴結。各各成境。正如巨蓮一朵。瓣分千片。而片片自成一界。各無欠缺也。從義軒廬又

南向之字下一里餘。過天香靜室。天香。幻住菴僧也。其年九十。余初上覺。幸野廬。首過此問道者。又南一里。過幻住菴。其西卽蘭陀寺也。分隴對衡。獅林之水界於左右。而合於其下焉。又南下一里餘。二水始合。渡之。卽爲大乘菴。由澗南東向循之。半里。水折而南。復逾澗東南下一里。過無我無息二菴。其下卽爲小龍潭。五花菴。已在悉檀寺右廊之外。而岡隴間隔。復逾澗南過迎祥寺。乃東向隨澗行。一里。抵寺西虎砂。卽前暗中摸索處也。其支自蘭陀南來。至迎祥轉而東。橫亘於悉檀寺之前。東接內突龍砂。兜墨龍潭。於內爲悉檀第一重窠。其內則障獅林之水。東向龍潭。其外則界獅檀之水。合於龍潭下流。而脈遂止於此焉。於是又北逾澗半里。入悉檀寺。與宏辨諸上人相見。若并州故鄉焉。前同莘野乃翁由寺入獅林。時寺前杏花初放。各折一枝。攜之上。旣下。則寺前桃亦繽紛。前之杏色愈淺。而繁後之桃。靨更新。而豔五日之間。芳菲乃爾。觀春色之來天地。益感浮雲之變古今也。

初四日。飯於悉檀。卽攜杖西過。迎祥石鐘二寺。共二里。於石鐘西竺之前。逾澗而南。卽前山所來大道也。余前自報恩寺後。渡溪分道。誤循龍潭溪而上。不及過大士閣。出此而行。李從此來。願僕言。大士閣後有瀑。甚奇。從此下不遠。從之。卽逾脊。脊甚狹。而平。脊南卽瀑布所下之峽。脊北卽石橋所下之澗。脊西自息陰軒來。過此南突。而爲牟尼菴。蓋於大士閣者也。脊南大路從東南循嶺。觀瀑亭倚之。瀑布從西南透峽。玉龍閣跨之。由觀瀑亭對崖。瞰瀑布。從玉龍閣下墮。墜崖懸練。深百餘丈。直注峽底。峽逼管深。俯視不能。及其麓。然踞亭俯仰。絕頂浮嵐。中懸九天。絕崖墮雪。下嵌九地。兼之霽色澄映。花光浮動。覺此身非復人間。天台石梁。庶幾又向疊花亭上來也。時余神飛玉龍閣。遂不及南下。問大士閣之勝。於是仍返脊南。循。

峽端共一里。陟瀑布之上。登玉龍。其閣跨瀑布上流。當兩山峽口。乃西支與中支二大距湊拍處。水自羅漢華嚴來。至此墮空下搗。此一閣正如石梁之橫翠。鵲橋之飛空。惜無居人。但覺杳然。有花落水流之想。閣爲楊冷然師孔所題。與觀瀑亭俱。爲蔣賓川爾第所建。有一碑臥樓板。偃蹇而錄之。遂沿中支一里。西上息陰軒。從其左北逾澗。又北半里。入大覺寺。叩遍周老師師爲無心法嗣。今年屆七十齒。德兩高。爲山中之耆宿。余前與之期。以新且往祝。而獅林遲下。又空手而前。殊覺快。師留餐於東軒。軒中水由亭沼中射空而上。沼不大。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錫管。水自管倒騰空中。其高將三丈。玉痕一縷。自上下噴。隨風飛洒。散作空花。前觀之甚奇。卽疑雖管植沼中。必與沼水無涉。况既能倒射三丈。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別有一水。其高與此並。彼之下。從此墜。故此上。從此止。其伏機當在沼底。非沼之所能爲也。至此問之。果軒左有崖。高三丈餘。水從崖墜。以錫管承之。承處高三丈。故倒射而出。亦如之。管從地中伏行數十丈。始向沼心豎起。其管氣一絲不旁洩。故激發如此耳。雁岩小龍湫。下昔有雙劍泉。其高三尺。但彼則自然石竅。後爲人研竅。而水不湧起。是氣洩之驗也。余昔候黃石竅於秣陵。見洪武門一肆。盆中亦有水上射。中有一圓物如丸。踞伏其上。其高止三尺。以物色黃者急。不及細勘。當亦此類也。旣飯。錄碑於西軒。軒中山茶盛開。余前已見之。至是折一枝。別遍周。西半里。過一橋。又北上坡一里。入寂光寺。寺住持先從。遍周東軒同澗。至此未返。余錄碑未竟。暝色將合。搆紙已罄。乃返悉檀。又從大覺東一探龍華。西竺二寺。日暮不能詳也。

初五日。暫憩悉檀寺。幸野乃翁沈君。具柬邀余同悉檀諸禪侶。以初六日供齋獅林。是日遂不及出。

初六日。悉檀四長老飯後約赴沈君齋。沈君亦以獻歲過花甲。余乃錄除夕下榻四詩爲祝。仍五里至天香廬側。又踞峻二里。而登莘野樓。則白雲翠月元明。諸靜侶皆在。進滄後。遂同四長老遍探林中諸靜室。宛轉翠微間。天氣清媚。茶花鮮嬌。雲關翠隙。無所不到。先過隱空爲留盒茗。過蘭宗野愚俱下山。過元明。啜茗傳松實。過白雲。啜茗傳茶實。茶實大如夾實。中有肉白如鱗。分兩片而長。入口有一陣涼味甚異。卽吾地之茗實。而此獨可食。聞慈通寺者最佳。不易得也。間有油者。隸口。過體極靜。慮預備茶盒以待。下午仍飯於莘野樓。四長老強余騎。從西垂下二里。過蘭陀寺西。從其前東轉。乃由幻住前下坡。四里歸悉檀。初七日晨起。大覺遍周令其徒折柬來招。余將赴之。適良一蘭宗至。又有本寺復吾師自摩尼寺至。復吾師。鷓野人以庠士爲本。無高徒。今主摩尼。聞歸本刹。乃四長老之兄行也。有子現在鷓野。野愚師又至。遂共齋本刹。下午野愚蘭宗由塔盤往大士閣。余赴大覺之招。小食後腹果甚。遂乘間往寂光。錄前所未竟碑。仍飯於大覺。而還悉檀宿。

初八日。飯後四長老候往本無塔院。蓋先期以是日祭掃也。余從之。由寺左龍潭東下一里。又過一東腋水南行半里。則龍砂內支自東而西突。與中支大士閣之峯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緊。悉檀左右前後諸水俱由此出。路由嶺南度。余同宏辨莘野。特西探其嶺。隔峽西眺。中支南突。至此而盡。大士閣倚其下。乃天然鎖鑰。爲悉檀而設者也。仍還由大路循東嶺而南。半里爲靜開瘞骨處。乃登拜之。又南一里。則龍砂外支。又自東嶺分突而西。與西支傳衣之峯對。亦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確。大士閣東龍潭諸水。閣西瀑布諸水。悉由此而出。此嶺爲一山之龍砂。而在悉檀爲尤近。卽雞足前三距中之東南支也。其脈

自絕頂東，屏立空中，爲羅漢壁獅子林點頭峯。九重崖後脊，中支由羅漢壁下墜而止於大士閣。東支由九重崖東南環爲此嶺，若臂之內抱，先分一層爲內砂，與中支大士閣對。又紆此層爲外砂，與西支傳衣後峯對。其勢自東而西突，其度脊少，峭如馬鞍。故昔以馬鞍嶺名之。余初入雞山，抵大覺，四顧山勢重，重迥合，叢林淨室，處處中懸，無不恰稱。獨此處欠一塔爲山中缺陷，及至悉檀，遙顧此峯尤奇，以爲焉得阿育王大現神通於八萬四千中，分一靈光於此。旣晤宏辨，問仙陀何在，曰在塔盤間。塔盤何在，則正指此山也。時尚未豎塔心，不能遙矚，自後則瞻顧如對矣。人謂雞山前伸三趾，惟西支長，而中東二支俱短，非也。中支不短，不能獨懸於中，令外支環拱，西支固長，然其勢較低，蓋虎砂正欲其低也。若東支之所謂短者，自其環抱下墜處言之，則短。自其橫脊後擁處言之，則甚長。而崇非西支之可並也。蓋西支繚繞而卑，虎砂也。而卽以爲前案，東支天矯而尊，龍砂也。而兼以爲後屏，皆天造地設，自然之奇，擬議所不及者也。塔盤當峯頭，在馬鞍中，均之面，有大路在馬鞍之間，則東南下雞坪，關者有岐路在馬鞍之東，則東北向本無塔院者。時塔盤工作百餘人，而峯頭無水，其東峯有水甚高，以中峭不能西達，乃豎木柱數排於峭中，架橋其上，以接之。柱高四丈餘，列木爲溝，橫接松杪，昔聞霄漢鵲橋，以渡水也。今反爲水渡，抑更奇矣。大覺則卽之地，中以御劍，此則浮空中，使交通者，所謂顛倒造化也。由峭東向循峯，則雞山大脊之南盡處也。其前復開大洋，分支環抱，又成一向，可謂靈山面面奇矣。共二里，登謁本無塔，塔甚偉，三塔並峙，中奉本公舍利，左右則諸弟子，普同二塔也。左爲塔院，有亭有廡，而無守者，可憩可棲。諸靜侶及三番僧，皆助祭。余則享餽焉。時同祭者，四長老外，則白雲復、吾沈公及莘野諸後裔俱集。若蘭宗良一，則本公。

行。故不至云。祭後，仙陀純白。又攜祭品往祭馬鞍嶺北三塔。遂及靜聞。下午，還過塔盤叩仙陀，謝其祭靜聞也。

初九日晨，晨後，余即攜杖西行。三里，過息陰軒。軒在中支之脊。大覺寺之前案也。爲本無師靜攝處。額爲金憲馮元成時可所書。筇竹軒亦曰息陰。以本無從筇竹披削也。其前有三岐。從左渡澗，趨大覺。寂光從右渡澗，趨傳衣。下接待。從後直上，則分渡右澗。或由慧林而上聖峯。或陟西支而抵華嚴焉。余乃先半里。從右渡澗而東。上南嶺半里。盤其東崖之上。卽瀑布之西峯也。於是循之南行。東矚中支之大士閣。在其下。東支之塔盤頂對其上。平行三里。乃東轉隨坡下一里。則傳衣寺東向倚山之半。其北先有止止菴。嘿菴。眞語所建。傳衣大機禪師之友也。又南爲淨雲。徹空眞炳所建。又南有彌陀園。通八角三菴。皆連附於傳衣寺者。而八角之名最著。以昔有八角亭。今改菴矣。八角閣。椒於嘉靖間。爲吉空上人所建。其南卽爲傳衣寺。寺基開爽。規模宏拓。前有大坊。題曰竹林清隱。乃直指毛堪蘇州毛真茨也。所命頗不稱。上又一直指大標所題古松詩。止畧曰白岳。古松當坊前。本大三圍。乃龍鱗非五鬣也。山間巨松皆五鬣。幹參天。而老龍鱗頗無大者。遂以糾攀見奇。幹丈五以上。輒四面橫枝而出。枝大侷於幹。其端又倒垂斜攢。尾大不掉。幹幾分裂。今築臺擁幹。高六七尺。又植木支其橫枝。僅免於裂。亦幸矣。由梯登臺。四面橫枝倒懸於外。或自中躍起。或自巔垂颺。其紛糾翔舞之態。不一而足。與天台鸞鳳。其一類耶。坊聯曰。花爲傳心開錦繡。松知護法作虬龍。爲王元翰聚洲筆。門聯曰。峯影遙看雲蓋結。松濤靜聽海潮生。爲羅汝芳近溪筆。差可人意。然羅聯濤潮二字連用。不免疊牀之病。何不以聲字易濤字乎。寺昔爲圓信菴。嘉靖間。李中巖

元陽爲大機禪師宏創成寺。其徒印光孫法界戒律一如大機。萬曆辛丑元日燬於火。法界復鼎建之。視昔有加。先是余過止止菴。一病僧留飯。坐久之。見其方浙米。乃去。飯於淨雲僧覺心處。遂入參寺中。入其西藏。經關關前山茶樹小而花甚盛。爲折兩枝而出。乃東北下峽中一里有垣園一區。澗山爲池。畜金魚於中。結茅龕於上者。亦傳衣之齋僧也。雲影山光。以一泓印之。不覺潭影空心。又東北下半里抵峽底。則瀑布之下流也。去瀑布已一曲。昔從瀑上瞰。不見其底。今從峽底涉。亦不見其瀑。峽西有草廬菜畦。則猶傳衣之蔬圃也。峽中水至是如引絲。反不如懸瀑之勢巨矣。渡澗。乃東上坡一里而至大道。則大士閣之側也。閣倚中支南突之半。其前有坊有樓。歷級甚峻。後爲閣。飛臺疊棟。上供大士。左右各有樓。其製亦儼。乃萬曆丙午直指沈公所建。選老僧拙愚者居之。命曰三摩寺。余錄碑閣下。忽一僧慇懃款曲問之。乃拙公之徒虛宇也。虛宇又爲蘭宗之派。今拙公沒。虛宇當事。昨野愚蘭宗宿此。想先道余。故虛宇一見惓惓。且留宿。余以日暮碑長。許之。令願僕返。悉檀。余下榻於西樓之奧室。

初十日晨起。盥櫛而顧僕至。言宏辨師遣僧往麗江已行。蓋爲余前茅者。余乃候飯。卽從寺右大道北上。二里。陟中支之脊。有菴踞其上。曰牟尼菴。其前松影桃花。恍有異致。菴後卽觀瀑亭。迴瞰瀑布。真有觀不足之意。仍溯中支二里。過息陰軒。從其後直西一里。又南下渡澗。西行已在大覺寺蔬圃之南矣。蓋大覺蔬圃。當中支之後。中支至是。自北轉東。其西有二流交會。卽瀑布之上流也。一自羅漢壁東南下一。自華嚴東北流。二水之交。中夾一支。其上爲慧林菴。乃西南支東出之旁派。聖蒙白雲寺所倚者也。華嚴之路。又從圃東。渡其下流。乃從澗南溯之西。上一里半。漸逾支脊。其南復有一澗。與西支東走之脊隔。又從其

澗北溯之西上。一里餘。見脊上有塚三四。後有軒樓遺構。與塚俱頽。此脊乃西支餘派。直送而出。無有環護。宜其然也。由塚西復下峽。其峽復有二。在南者。自西支法照寺南發源。東下經華嚴寺北。至此而與北澗合。在北者。自西支法照寺北發源。東下經毘盧寺北。至此而與南澗合。二水之交。中夾一支。爲華嚴寺北向之案。亦西南支東出之旁派。毘盧祝國二寺所倚者也。陟北澗。有二岐。隨澗西行者。爲祝國毘盧道。由支端登脊而上。溯南澗之北西行者。爲華嚴道。余乃登脊。瞰南澗行一里。有亭橋橫跨澗上。乃華嚴藉爲下流之鎗也。度橋。始爲西南本支。又西半里。而得華嚴寺。寺當西南支之脊。東北向九層崖。而峙地迴向異。又山中一勝也。蓋雞山中東二支。及絕頂諸刹。皆東南二向。曾無北拱者。惟此寺迴首返照。北大山諸林剝歷。歷倒湧。亦覺改觀。規模亦整。與傳衣伯仲。嘉靖間。南都古德月堂開建。其徒月輪。以講演名。萬曆初。聖母賜藏。後遭回祿。今雖重建。紺宇依然。而法範寂寥矣。寺東有路。東行山脊。乃直達傳衣者。由寺前峽上西行半里。復有亭橋橫跨澗上。卽東橋上流也。寺左右各有橋有亭。山中之所僅見。過橋。又陟其北。向餘支。躡岡半里。旋岡脊。過毘盧寺。寺前爲祝國寺。俱東向。躡岡寺北有澗。東下。卽前所涉之北澗也。又由其南崖溯之西上。一里半。有寺踞岡脊。是爲法照寺。蓋西南支自銅佛殿下南墜。至此東轉。當轉摺處。又東抽一支。以爲毘盧祝國之脈。而橫亘於華嚴之前者也。是爲西南餘支之第一。法照之北。又分一岡相夾。無任菴倚之。卽下爲頽塚之支。是爲西南餘支之第二。屢有路直北。逾岡度峽。而橫去。皆向聖峯會燈之大道。余欲析其分支之原。遂從峽中溯之面上。於是南捨法照。北遶無住之後。峽路漸翳。叢箐橫柯。遂成幽闕。然已漸逼絕頂之下矣。時路無行人。隨一桃花笮。邛峩行一里。北循峽中。又一里。北臨鑿脊。

又一里遂遙脊而西乃西見香木坪之前山外擁華首門之絕壁高懸桃花箐之過腋西環而此脊上自銅佛殿下抵法照寺轉而東去界此脊西一壑另成一境則放光寺所倚也逾脊更西北盤壑上行又一里半而得大路已直逼華首門下崖矣其路東自聖峯來西由放光出桃花箐抵鄧川州爲大道余西隨之半里而放光寺在焉其寺南向後倚絕壁前臨盤壑以桃花箐爲右關以西南首支爲左護其地雖在三距之外而實當絕頂之下發光鍾異良有以也余初自曹溪華首門下瞰之見其寺沉沉直墜壑底以爲光從窅園中上騰乃颺栖虺伏之窟及至而猶然在萬壑盤拱之上而上眺華首則一削萬仞橫拓甚闊其間雖有翠紋烟縷若繡痕然疑無可披陟孰知其上乃西自曹溪東連銅佛殿固自有凌雲之路橫緣於華首之前也然當身歷華首時止仰上崖之穹崇不覺下壁之峻拔至是而上下又合爲一幅其巍廓又何如也然則雞山雖不乏層崖如華首羅漢九重諸處其境界固高而雄傑之觀莫以遜此矣寺前以大坊爲門門下石金剛二座鏤刻甚異猗猗之狀恍與烟雲同活其內爲前樓樓之前有巨石峙於左高丈五而大如之上擎下削構亭於上蔣賓川題曰四壁無然其北面正可仰瞻華首而獨爲樓脊所障四壁之中獨翳此絕勝一面不爲無憾寺建於嘉靖間陝西僧圓惺所構萬曆初燬而復興李元陽有碑範銅而鑄之然鑄字不能無訛其後嗣歸空更建毘盧閣閣成而神廟賜藏余錄銅碑殿中甚暗而腹亦餒時主僧俱出止一小沙彌在余界之青岬乃熟竹爲炬煮蔬爲供飯東遵大道一里逾垂支之脊又一里餘盤壑峽之上得分歧焉一過峽直東者爲聖峯路一躡嶺北上者爲會燈路始爲登頂正道余乃北躡上嶺數曲而至會燈寺寺南向昔爲廓然師靜室今其嗣叛爲寺由寺西更轉而北上復數曲一里

餘而過迦葉寺。寺東向。此古迦葉殿也。延甲披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曾入此寺。由其前北向入峽。其峽乃西自絕頂。東自羅漢壁。兩崖相夾而成。中垂磴道。少上有坊。爲羅李二先生游處。羅爲近溪先生汝芳。李爲見羅先生村。皆江西人。同爲司遊。此。又有亭。爲仰高亭。中有碑。爲萬曆間接君周懋相所立。紀登山及景仰二先生意。周亦江西人也。余前過此。見亭中頽不及錄。其文而去。故此來先錄之。風撼兩崖間。寒凜倍於他處。文長字宥。手屢爲風所僵。錄竟。日色西傾。望其上兜率菴。卽前所從下。而其東橫緣之路。出羅漢壁者。前又曾抵此。而返頂頭。未了之事。未可以餘晷盡也。乃返步下。仍過迦葉寺。前見有岐。東下壑中。其壑底一卷。在聖峯北者。必補處菴也。乃取道峽中。隨整下。蓋緣脊下。經會燈者爲正道。隨整東下。趨補處者爲間道。下二里。過補處菴。亦稍荒落。恐日暮不入。由其前渡峽。澗南。遂上坡。過聖峯寺。寺東向前有大坊。由坊外東行里餘。岡脊甚狹。南北俱深坑。逼之。度脊又東。里餘。有寺新構。當坡之中垂。是爲白雲寺。余欲窮此支盡處。遂東下行南澗之上。二里。則慧林菴踞坡盡處。緣菴前轉下北澗。渡之。始陟中支行。北澗與南澗。乃合於路南。其東卽大覺蔬圃矣。東半里。過蔬圃北。又東一里。過息陰軒。南又東一里。過瀑布北。遂去中支。北涉西竺寺澗。而行中東二支。盤壑中矣。又二里。薄暮。入悉檀寺。十一日。飯後覺左足拇指不良。爲皮鞋所窘也。而復吾亦訂余莫出。姑停憩一日。余從之。宏辨安仁。出其師所著書。見示。禪宗讚頌。老子元覽。碧雲山房稿。宏辨更以紙帖墨刻。本公所勒。相畀。且言遍周師以青蚨相贖。余作束謝之。甫令顧僕持去。而大恐僧復路遇持來。余姑納之。箭。上午。赴復吾招。出茶果。皆異品。有本山參。以蜜炙爲脯。又有孩兒。頗具人形。皆山中產。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見者。大抵迤西。

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惟栗差小而棗無肉。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惟龍眼荔枝市中亦無。菌之類。雞
麩之外。有白生香蕈。白生生於木如半蕈形。不圓而薄脆而不堅。醫中謂之八擔柴。味不及此。此間石蜜
最佳。白若凝脂。視之有肥膩之色。而一種香氣甚異。因過安仁齋中。觀蘭品最多。有所謂雪蘭花。白玉
蘭花。最上虎頭蘭。長大紅舌白舌。以心中一點如舌外吐也。最易開。其葉皆闊寸五分。長二尺而柔。花
一穗有二十餘朵。長二尺五者。花朵大二三寸。瓣闊共五六分。此家蘭也。其野生者。一穗一花。與吾地無
異。而葉更細。香亦清遠。其地亦重牡丹。悉檀無山茶而多牡丹。元宵前蕊已大如雞卵矣。

十二日。四長老期上九重崖。赴一衲軒供。一衲軒爲木公所建。守僧歲支寺中。粟百石。故每歲首。具供一
次。以雨不能行飯後。坐齋頭。抵午而霽。乃相拉上崖。始由寺左半里。上宏辨靜室基旁。又西半里。過天柱
靜室旁。又北躋一里半。橫陟峽箐。始與一西來路合。遂東盤峽上半里。其北又下墜一峽。大路陟峽而逾
東北嶺。乃北下後川向羅川之道。小路攀脊西北上。乃九重崖之東道。其路甚峻。卽余前所上者。第此時
陰晴未定。西南望香水坪一帶。積雪嶒嶸。照耀山谷。使人心目融徹。與前之麗日澄空。又轉一光明法界
矣。一里餘。抵河南師靜室。路過其外。問而知之。雨色復來。余令衆靜侶先上一衲軒。而獨往探之。師爲河
南人。至山卽栖此廬。而曾未旁出。余前從九重崖登頂。不知而過其上。後從柳林欲橫過野。愚東點頭峯
下。又不得路。躊躇至今。恰得所懷。比入廬見師。人言其獨栖。而見其一室三侶。人言其不語。而見其條答
有敘。人言其不出。而見其把臂入林。亦非塊然者。九重崖靜室得師。可與柳林羅漢鼎足矣。坐少定。一衲
軒僧來邀。雨陣大至。旣而雪霏。師挽留稍霽。乃別躡磴半里。有大道自西上。橫陟之。遂入一衲軒。崖中靜

主大定拙明畫。皆供滄絡繹。迨暮不休。雨雪時作。四長老以騎送余。自大道西下。其道從點頭峯下。橫盤脊峽。時嵐霧在下。深崖峭壑。茫不可辨。二里。與獅林道合。已在幻住菴之後。西與大覺塔院。隔峽相對矣。至此始勝騎。從幻住前下山。又四里而入悉檀。篝燈作楊趙州書。

十三日晨起飯。即以楊趙州書。畀顯僕。令往致楊君。余追憶日記於東樓。下午雲淨天皎。

十四日早寒。以東樓背日。余移硯於藏經閣前桃花下。就暄爲記。上午妙宗師以雞薹茶果餉。師亦檢藏其處也。是日晴霽如故。迨晚。余忽病嗽。

十五日。余以嗽故。臥遲遲。午方起。日中雲集。迨晚而翳。余欲索燈臥。宏辨諸長老。邀過西樓觀燈。燈乃閩中紗圍者。佐以柑皮小燈。或挂樹間。或浮水面。皆有熒熒明星。意樓下探青松毛。鋪藉爲茵。席去卓。跌坐。前各設盒果。注茶爲玩。初清茶。中鹽茶。次蜜茶。本堂諸靜侶。環坐滿室。而外客與十方諸僧不與焉。余因憶昔年三里龍燈。一靜一鬧。粵西滇南方之異也。梵宇官衙。寓之異也。惟佳節與旅魂無異。爲躊然而起。則殿角明蟾。忽破雲露魄矣。

十六日晨。滄後。復移硯就暄。於藏經閣前桃花下。日色時翳。下午返東樓。嗽猶未已。抵暮。復雲開得月。十七日作記東樓。雨色時作。

十八日。濃雲密布。既而開霽。薄暮。顯僕返自趙州。

十九日。飯後。晴霽殊甚。遂移臥具。由悉檀而東。越大乘東澗一里。上脊。即迎祥寺。從其南上。寺後半里。爲石鐘寺。又後爲圓通梅樂二菴。極樂之右。卽西竺。西竺之後。卽龍華。從龍華前西過大路。已在西竺之上。

去石鐘又一里矣。龍華之北坡上，卽大覺寺。龍華西，臨澗又有一寺，前與石鐘同東南向，從其後渡澗，卽彼岸橋下流，卽息陰軒，已爲中支之脊矣。從軒左北向上，過觀音閣，爲千佛寺，其前卽昔之街子，正當中脊，今爲墟矣。復北渡澗，從大覺側西北上，寺僧留余入謝之，仍過澗橋，上有屋，額曰彼岸同登，其水從望臺嶺東下，界於寂光大臺之間者，龍華至此又一里矣。過橋復躡中支上半里，中脊爲水月菴，脊之東腋爲寂光，脊之西腋爲首傳，僧淨方，年九十矣。留余未入，由寺右盤一嘴，東颺一菴，桃花嫣然，松影歷亂，趨之，卽積行菴也。其菴在水月之西，首傳之北，僧覺融留飯，後乃從菴左東上，轉而西北登脊，從中支脊上二里，有靜室，當脊，是曰烟霞室，克心之徒本和所居，由其西分岐上，羅漢壁由其東，盤峽上，旃檀嶺從峽西下，路北向作之字上，一里，得克心靜室，克心者，用周之徒，昔任持寂光，今新構此退休，其地當垂脊之左，東向，稍帶南，又以西支外禾字孔大山爲虎砂，以點頭峯爲龍砂，龍近而虎遠，又與獅林之砂異，其東有中和靜室，亦其徒也，爲鬱攸所焚，今中和往省矣。克心留余，點茶稠疊，久之別，已下午，遂從右上，小徑峻極，令其徒偕，上半里得西來大道，隨之東上，又半里，陟旃檀嶺脊，而西南行，經烟霞室，漸轉東南，爲水月寂光，由其前，又西南一里，盤一嘴，有廬在嘴上，余三過皆鑰門不得入，其下卽白雲寺所托也。又西半里，再盤突嘴而上，卽慧心靜室，慧心爲幻空徒，始從野愚庵會之，前會過悉檀來叩，故入叩之，方禪誦會燈菴，其徒供茶而去，後卽碧雲寺，不入，從其側，又盤嘴兩重，二里，北上西來寺，西經印雪樓前，又西循諸絕壁行，一里，爲一眞蘭若，其上覆石平飛，又西半里，崖盡而成峽，其峽卽峯頂與羅漢壁夾峙而成者，上自兜率宮，下抵羅李二先生坊，兩壁夾成中溜，路當其中溜之半崖，腳內嵌前聳巨木，有舊碑，刻峒鶴

詩乃題羅漢壁者中橫一歧由其上涉溜半里過元武廟又半里過兜率宮已暮而宮圯無居人又上一里叩銅佛殿入而栖焉卽所謂傳燈寺也前過時朝山之履相錯余不及入茲寂然久之得一老僧啓戶宿。

二十日晨起欲錄寺中古碑寒甚留俟下山錄遂置行具寺中寺中地俱大理石所鋪蓋以登絕頂二道俱從寺而分還必從之也出寺將北由袈裟石上念獼猴梯前已躡之登其崖端而下束身峽向雖從之下猶未及仰升茲不若由南上北下庶交覽無偏乃從寺右循崖西行遂過華首門而西崖石上下俱峭甚路緣其間止通一綫下瞰則放光寺正在其底上眺則峯頂之捨身崖卽其端而莫能竟也其西一里有岐懸崖側余以爲下放光道又念層崖間何能垂隙下少下水出崖側樹根間剝木盛之是爲八功德水剝木之外無餘地水卽飛洒重崖細不能見也路盡仍上卽前西來入大道處有草龕倚崖間一河南僧習靜其中就此水也又西半里稍上又半里爲曹溪菴菴止三楹倚崖門扁無人其水較八功德稍大其後危崖稍前抱如玦余攀石直躋崖下東望左崖前抱處忽離立成峯圓若卓錫而北並崖頂若卽若雖移步他轉卽爲崖頂所掩不可辨惟此處則可盡其離合之妙而惜乎舊曾屢址今已成棘人莫能登蓋難山無拔地之峯此一見真如閃影也又西半里餘過束身峽下轉而南過伏虎菴又南過禮佛菴共一里再登禮佛臺臺南懸桃花管過脈之上正與香木坪夾箐相對西俯桃花簪東俯放光寺如在重淵之下余從臺端墜石穴而入西透窟而出復有磬石攢隙成臺其下皆危崖萬仞棧木以通卽所謂太子過元關也過棧卽臺後禮佛龕昔由棧以入穴今由窟以出棧其憑眺雖同然前則香客駢趾今則諸

悉俱扁。寂無一人。覺身與灑靈同其游衍而已。棧西沿崖端北轉。有路可循。因坡之而西。遂過桃花箐之上。共一里路窮。乃樵徑也。仍返過伏虎菴。由東身峽上。峽勢逼束。半里。透其上。是爲文殊堂。始聞有老僧持誦聲。路由其前。躡脊。乃余前東自頂來者。見其後有小徑。亦躡脊西去。余從之。蓋文殊堂脊處。乃脊之始。從東復躡而起者。卽絕頂之造而爲城者也。從西復躡而起者。桃花箐之度而首峙者也。西一里。叢木蒙茸。雪痕連亘。遂造其極。蓋其山自桃花箐北度。卽凌空高峙。此其首也。其脊北垂而下。二十里。而盡於大石頭。所謂後陞也。其橫巨而東者。至文殊堂後。少遜而中伏。又東而復起爲絕頂。又東而稍下。遂爲羅漢壁。旖嶺獅子林。以後之脊。又東而突爲點頭峯。環爲九重崖之脊。皆迤邐如屏。於是掉尾而南轉。墜爲塔基。馬鞍嶺。則雞山之門戶矣。垂脊而東。直下爲雞坪關。則雞山之脛足矣。故山北之水。北向而出於大石東。山西之水。其南發於西洱海之北者。由和光橋西發於河底橋者。由南北衙。皆會於大石之下。東環牟尼山之北。與賓川之流。其北下金沙大江焉。始知南龍大脈。自麗江之西界東走爲文筆峯。是爲劍川麗江界。抵麗東南邱塘關。南轉爲朝霞洞。是爲劍川鶴慶界。又直南而抵腰龍洞。是爲鶴慶鄧州州界。又南過西山灣。抵西洱海之北。轉而東。是爲鄧州太和界。抵海東隅。於是正支則遶海而南。爲青山太和賓川州界。又東南峙爲烏龍壩山。爲趙州小雲南界。遂東度爲九鼎。又南抵於清華洞。又東度而達於水目焉。分支由海東隅北峙爲香木坪之山。從桃花壩北度。是爲賓川鄧州界。是雞足雖附於大支。而猶正脊也。登此直北望雪山。茫不可見。惟西北有山一帶。自北而南者。雪痕皚皚。卽腰龍洞南北衙西倚之山也。其下麥畦浮翠。直逼雞山之麓。是爲羅川。若一琵琶蟠地。雖在三十里下。而黛色欲襲人衣。四顧他

麓皆平楚蒼蒼也。西南洱海。是日猶瀟瀟如浮盃在掌。蓋前日見雪山而不見海。今見海而不見雪山。所謂陰晴衆壑殊。出沒之不可定如此。此峯之西盡處也。東還一里。過文殊堂後脊。於是脊南皆危崖陡空。所謂捨身崖也。愈東愈甚。余凌其端瞰之。其下卽東身峽。東抵曹溪後東峯。向躋其下。今臨其上。東峯一片自崖底並立而上。相距丈餘。而中有一脈聯屬。若拇指然。可墜矼上其巔也。余攀躡從之。願僕不能至。時罡風橫厲。欲捲人擲向空中。余手粘足蹶。幸不爲捨身者幾希矣。又共一里。入頂城門。實西門也。入多寶樓。河南僧不在。其徒以藜豆粥芝麻鹽爲餉。余再錄善雨亭中未竟之碑。下午。其徒復引余觀其師退休靜室。其室在城北二里。卽前所登西峯之北矼也。路由文殊堂脊。北向稍下。循西行。當北垂之腋。室三楹。北向環拱亦稱。蓋雞山迴合之妙。俱其南。當山北者。僅有此。亦幽峻之奧區也。其左稍下有池。二方。上下連匯。水不多。亦不竭。頂城所供給焉。還抵城北。竟從城外趨南門。不及入迦葉前殿。由門前東向懸石隙下一里。有殿三楹。東向。額曰萬山拱勝。而戶亦扁。由其前下墜。級甚峻。將抵獅獅梯。還一人。乃悉檀僧。令來候余者。以麗江有使來邀也。遂同下。共一里。而至銅佛殿。余初擬宿此。以候者至。乃取行李。五里過碧雲寺前。直下五里。過白雲寺。由寺北渡一小澗。又東五里。過首傳寺。後時已昏黑。又三里過寂光寺。西候者腰間出一石如栗。擊火附艾。拾枯枝燃之。道中支三里。叩息陰軒門。出火炬爲導。又一里餘。逾瀑布東脊而北。又三里而至悉檀。宏辨師引麗府通事。見以生白公招東來致相與期。遲一日行。二十一日。余約東行李爲行計。通事由九重崖爲山頂游。將午。復吾邀題七松册子。宏辨又磨石。令其徒雞仙書靜間碑。

由雞足山赴
麗江府

二十二日晨後，宏辨具騎候行，余力辭之，遂同通事就道。以一人擔經裝從，而重者姑寄寺中，擬復從此返也。十里過聖峯寺，越西支之脊而西，共四里，過放光寺，入錄其藏經，聖諭僧留茶，不暇啜而出，問所謂盤陀石帶室者，僧指在西北危崖之半，仰視寺後層崖，并華首上下，合而爲一，所謂九重崖者，必指此而名。開山後人，但知爲華首，覺九重故迹，而不得始，以點頭峯左者當之，誰謂陔谷無易位哉？由寺西一里餘，始躡峒而上，又一里餘，其上甚峻，乃逾脊，脊南北相屬，東西分坑，下墜，所謂桃花箐也。脊有兩坊，俱標爲賓鄧分界，其處陟歷已高，向自禮佛臺眺之，直似重淵之底云。由箐西隨箐下二里，有茅舍夾道，爲前歲底朝山賣漿者所托處，今則寂然爲畏途，其前分岐，西南者爲鄧州道，直西者爲羅川道，乃通麗江者，遵之迤邐下二里，有菴當路北山下，曰金花菴，又西下三里，連有二澗，俱自東而西注，卽桃花箐之下流也。各有板橋跨之，連越橋南，始循南山西向行，一里有寺踞南山之脊，曰大聖寺，寺西向，乃從其前逾脊南下，又值一澗，亦西流，隨之半里，澗與前度二橋之流俱轉，峽北去，路乃西半里，逾南山北突之峒，峒西其坡始西懸而下，路遽之，四里有邨在南山塢間，是爲白沙嘴，隨嘴又西下二里，忽見深壑自南而北，溪流貫之，有梁東西跨其上，乃墜壑而下，二里始及梁端，所謂和光橋也。雞山西麓，至是而止，其水南自洱海東，青山北谷來，至此頗巨，北向合桃花箐水，注於大石頭者也。麗府生自公建悉檀之餘，復建此梁，置屋數楹跨其上，遂就而飯焉。橋之西有小徑自北而南，溯流循峽者，乃浪滄衛通大理道，與大道十字交之，大道隨流少北，卽西上嶺盤旋而上，或峻或夷，五里越其峒，西北下四里始夷，又一里爲羅武城，其處塢始大開，自此山之西開，東西大塢，直至千戶營塢，分爲二，始轉爲南北塢，皆所謂羅川也，向自

山頂西望翠色襲人者卽此。皆麥與蠶豆也。羅武無城一小邨耳。邨北有溪。西自千頂營來。卽南衙河底之水。至此而東北墜。峽合和光橋下流。而東北經大石頭者也。於是循南山行。溪之南二里有邨在溪山下。曰百戶營。又西五里有邨在溪北懸岡上。曰千戶營。營之西有山。自大山分支東南。下突於塢中。塢遂中分。當山之西南者。其塢迴盤。其水小。爲西北灣。新廠在其東南。而路出其西北。當山之東北者。其塢遙達。其水大。爲中所屯。南北二衝。又在其西北。而路則由山之西南逾岡以入。於是從千戶營。溪南轉入南塢。一里餘至新廠。皆洶沙煎銀者。乃北一里餘。抵分界山之陽。渡一小流。循山陽西北行。三里。北逾過嶼。於是稍下。循西大山之麓。北向行。其東又成南北大塢。卽千戶營之上流也。北一里有邨倚西山之坡。是爲中所屯。乃鄧川鶴慶分界處。悉檀寺莊房在焉。乃入宿悉檀。僧已先傳諭之。故守僧不拒云。

二十三日晨。飯於悉檀莊。天色作陰。乃東下塢中。隨西山麓北行。二里有支岡自西山又橫突而東。乃躡其上。有岐西向登山者。爲南衙道。腰龍洞在焉。北向逾嶼者。爲北衙道。鶴慶之大道隨之。余先是聞腰龍洞名。乃令行李同通事。從大道行。期會於松檜。地名。大道拓宿處。余同顧僕策杖。攜傘。遂分道從岐由山脊西上一里。稍轉而南。復有岐。緣南管而去。余惑之。候驅驢者至。問之。曰。余亦往南衙者。大路從此西逾嶺下約十里。余問南岐何路。曰。此往雞鳴寺者。問寺何在。其人指南管夾崖間者。是。然此岐險不可行。忽一人後至。曰。此亦奇勝。卽從此夾逾南嶼。亦達南衙。與此路由中嶼者同也。余聞之喜甚。曰。此可兼收也。謝其人。遂由岐南行。里許。轉入夾崖下。攀崖隙。透一石隙而入。其石自崖端垂下。外插崖底。若象鼻然。中透一穴如門。穿門卽由峽中上躋。亦猶雞山之東身焉。登峽上。則上崖呀然橫列。若洞若窟。若門若樓。若

棧者，駢峙焉。洞皆不甚深，僧依之爲殿。左爲真武閣，又左爲觀音龕，皆東北向下危壁。殿閣之間，又垂崖兩重，俱若象鼻下插崖底，而中通者門。有僧兩人，皆各踞一龕，見客至，胡麻方熟，輒邀同飯。余爲再鑿兩孟，見龕後有石脊，若垂梯而上，跳而躡之，復有洞懸其上層，中空而旁透小穴，崖之左右，由夾中升嶺，卽南峒道，而崖懸不通，復下，由穴門出，卽轉崖左西南上，仰見上崖復懸巨而中呀然，有歧細若蟲跡，攀條從之，又得一大穴，其門亦東北向前，蓋石爲臺，樹坊爲門，曰青蓮界。其左藥竈，碑板俱存，而無字，無人，棘蘿旁翳，無可問爲何人未竟之業。其右復有象鼻外垂之門，透而南，復有懸綃高捲之幃，幃之右上崖有洞，巍張下崖，卽二僧結菴之處，然磴絕俱莫可通，乃仍由青蓮界出東夾，再上半里，而崖窮夾盡，山半坪開，又有泉自南峒東出，由坪而墜於崖之右，又分而交澗，坪墜於崖之左，崖當其中，濯靈滌竅，遂成異幻。由坪上溯流半里，北向入峽，峽中之流，傾湧南向，溯之一里，澗形不改，而有巨石當其中，石之下則湧水成流，而石之上惟礫石堆潤，絕無水痕。又溯枯澗北行半里，路窮茅翳，蓋其澗自西峽來，路當北去也。乃東向躡嶺，攀崖躡棘，又半里，得南來路，遂隨之北，半里西涉一塢，復升隴而西，有歧入西南峽中者，頗小，其直北下隴者，頗大，余心知直北者爲南街道，疑腰龍洞在西南峽中，遂望峽行半里，不得路，遙聽西北山嶺有人語聲，乃竭蹶攀嶺上一里，得東來道，又一里，得驅犢者問之，則此路乃西向逾脊抵焦石峒者，問腰龍洞何在，曰卽在此支嶺之北，然嶺北無路，須隨路仍東下山，折而北，至南衙，乃可往。蓋是山大脊自北而南脊之西爲焦石峒脊之東一支東突，其北腋中則腰龍洞所在，南腋中卽此路也。余乃悵然，遂隨路返東下一里，乃轉而東北下，又一里，抵山麓，循之北行，又一里而至南衙，南衙之邨不甚大，倚西

山而東臨大塢。其塢北自北衙南抵中均。其中甚寬。蓋此中大塢。凡三曲三關。最北者爲北塢。塢南北巨。以北均東隘爲峽口。其南卽中所屯塢。塢亦南北巨。以江陰邨爲峽口。其南卽千戶營。百戶營塢。塢東西巨。以羅武邨爲峽口。總一溪所貫。皆謂之羅川云。由南衙之後。西南上山磴道甚關。一里半。有亭有室。當山之半。其旁桃李燦然。亭後躡級而上。有寺。門榜曰金龍寺。門內有樓。當洞門。其樓前臨平川。後瞰洞底。甚勝也。樓後卽爲洞門。洞與樓俱東向。其門懸嵌而下。極似江右之石城洞。西壁上穹覆而下。啞峒。南與北漸環而轉。惟東面可累級下。下五丈。一石突起。當洞之中。西登而東。削磬以爲臺。亭其上。供白衣大士。其亭東對層級。架木橋以登。西瞰洞底。瀦水環其下。沉紺映碧。光怪甚異。亟由橋返級。穿橋下。緣臺左西降十餘丈。而後及水。水嵌西崖。足西面闊約三丈。南北二面漸抱而縮。然三面皆絕壁環之。無有旁竄。水滄涵其間。儼若月牙之抱魄也。水中深淺不一。而澄澈之極。煥然映彩。極似安寧溫泉。淺者浮綠。深者沉碧。掬而嘗之。甘冷異常。其洞以山之半。名爲腰龍。而文之者。額其寺爲金龍。洵神龍之宮也。洞口如仰盂。下圍如石城。水濼三面如珉。石脊中盤如垂舌。其異於石城者。石城旁通無極。而此則一水中涵。若其光鑿之異。又非他水可及也。久之。仍上洞口。始登前樓。則前楹後軒。位置俱備。而僧人他出。肩鑪不施。仍一里餘。下至南衙。問松檜道。俱云行不能及。乃踞蹶而趨。由南衙後傍西山而北。二里。是爲北衙。有神廟。常北衙之南。門東向。其後大脊之上。駢崖矗夾。有小水出其中。廟之北有公館。市舍夾道甚盛。折而東。其半里。而市舍始盡。蓋與南衙迥隔矣。二衙俱銀礦之廠。獨以衙稱者。想其地爲盛也。東與南來大道合。復北行一里餘。市舍復夾道。蓋烹煉開爐之處也。過市舍。遂北下坡。又一里餘。面及其底。始知南北兩衙。猶

山半之塢也。其峽既深，有巨澗流其間。自北而南，是爲河底。蓋卽羅川之上流，有支流自西峽來入，其源頗小，置木橋於上，越之又北，見石梁跨巨澗，澗中有巨石，梁東西兩跨之，就其中爲閣，以供白衣大士。越橋之東，溯澗北向上，危崖倚道，盤級而登，右崖左澗，下嵌深淵，上削危壁，五里登坪，脊有枯澗，壘山頭亦跨石梁，度梁北有殿新構，有池溢水，有亭施茶，余入亭飯，一僧以新瀹茶獻，曰：適通事與擔者久待於此，前途路遙，託言速去。蓋此殿亦麗江所構，以施茶者，故其僧以通事命，候余而致之耳。余亟飯行，竟忘其地爲熱水橋，而殿前所流卽熱水也。旣從其側，又過一石梁，梁跨山頭，與前梁同，而下有小水，西墜巨澗，過梁從中脊北向而行，東西俱有巨山夾之，蓋西界大山，自鶴慶南來，至七坪老脊，直南高巨於河底之西者，爲魯擺，由七坪東度，分支南下，卽此中脊與東界之山，故此中脊之北，又名西邑，蓋西邑與魯擺皆地名，二山各近之界，坊遂以爲名焉。中脊與魯擺老脊夾成西峽，此河底之流所自出者，蓋源於七坪之南云。行中脊十里，脊東亦盤爲中窪之宕，脊懸西峽東窪之間，狂風西來，欲捲人去，又三里，乃西北上嶺，一里，又躡嶺而西，半里，乃西北下一里，抵塢中，是爲七坪，卽中界所度之脊，與西界大山夾成此坪，爲河底之最高處也。由坪中北行二里，始爲度脊隘口，脊南有兩三家，當道，脊西有郛落倚山，桃李燦然，時日已下，春尚去，松檜二十里，亟逾隘北行五里，少出西界，巨山如故，而東界亦漸夾而成窪，窪中石穴下陷，每若坑若穿，路循東脊行，又數里，有數家當北峽之口，曰金井郛，始悟前之下穿，累累者皆所稱金井者。耶隘口桃花夾郛，嫣然若笑，由郛北東向下坡一里，漸夷，乃東行嶺脊，脊左右漸夾而成塢，由脊行三里，復由脊北墜坑東下一里，抵其麓，於是塢乃大開，有三楹當麓之東，亦梵龕也，由其前東向徑平塢而馳。

望東峯南北高聳者日光倒映其尖丹葩一點若茵蓍之擎空也蓋西山屏巨甚高東峯雜沓而起日啣西山反射東山其低者日已去而成碧其高者日向映而流丹丹者得碧者環簇其下愈覺鮮妍世傳鶴慶有石寶之異西峽爲朝霞東峽爲晚照卽此意也東馳二里過數家之舍又東一里漸墜壑成澗向東南去乃折而北度一隴又一里有公館在西山之麓其左右始有村落知其爲松檜矣而猶未知居停何處也又北半里擔者倚閭門而呼乃入之已就晦矣是家何姓江右人其先爲監廠委員遂留居此二十四日味爽飯於松檜北向入山峽松檜之南山盤大壑而無水溝澗之形似亦望東南去松檜之北山復漸夾爲塢小水猶南行五里登坂爲波羅莊山從此自西山大度脊而東脊不甚高而水分南北又北五里望北塢墮落高下多傍西大山是爲山莊於是北下隨小溪北行五里間聚廬錯出桃杏繽紛已而直抵北山下有倚南山居者是爲三莊河底邨邨北溪自西而東其水一自三莊西谷來一自河底邨南谷來皆細流一自西北大山夾中來俱合於河底邨北東流而去亭橋跨之橋北卽龍珠山之南麓矣龍珠山者今名象眠山自西大山之東分支東巨直接東大山之西麓其北之西大山卽老龍之脊皆自北而南其北之東大山卽峯頂山亦皆自北而南中夾成南北大塢漾共之江亦自麗江南下潑鶴城之東而南至此爲龍珠所截水無從出於是自峯頂之麓隨龍珠西轉搜得龍珠骨節之穴遂搗入其中寸寸而入凡百零八穴而止土人云昔有神僮個多尊者修道東山峯頂以鶴川一帶俱水匯成海無所通洩乃發願搗錫杖念珠下山意欲通之路遇一婦人手持竈問師何往師對以故婦人曰汝願雖宏恐功方猶未試以此瓢潑水中飄還乃可得不然須更努力也師未信攜瓢棄水中瓢泛泛而去已而果不獲

遇復選孝潛修二十年，以瓠擲水墮，墮隨圓，乃以念珠撒水中，隨珠所止，用杖敲之，無不應手，適得穴一百零八，隨珠數也。今土人鑿師神力，立寺衆穴之上，以報德焉。統志作嘯哆，土人作摩伽陀，衆水於山腹合而爲一，同泄於龍珠之東南麓。大路過谷底橋，即逾龍珠而北，與出入諸水洞，皆不相值，以俱在其東也。余乃欲從橋北，隨流東下，就小徑窮所出洞，令通事及擔者從大路往，擔者曰：小徑難覓，不若同行，蓋其家在入水洞北，亦便於此也。余益喜，遂同東向，隨溪行龍珠山之南一里，反越溪南，半里，又渡溪北，其路隘甚，而夾溪皆有居者。又東半里，楓密河東南瀉，峽去路東北，逾龍珠支嶺，兩下兩上，東北盤嶺，共四里，其路漸上，俯瞰東南深峽中，有水破峽奔決，即合併出穴之水也。其水南奔峽底，與楓密之水合，而東南經峯頂山之南，峽以出，下金沙大江，然行處甚高，水穴在重崖下，出俯視不見其穴。令通事及擔者坐待道旁，余與願僕墜壑，東南下，下半里不得路，躑躅草石間，轉向東，籌半里，又南，迂半里，始下至礪底，乃西向，溯流披棘入，共半里，則巨石磊落，堆壘礪中，水從石隙，泛溢交頡，余坐巨石上，止見水與石爭隙，不見有餘穴。雪鑿雷轟，交於四旁，而不知其所從來也。久之，復迂從舊道，一里餘，迂上，旣近，復攀石亂躍，又半里，登大道，遂東北，上半里，轉一峽，見後有呼者，乃通事與擔夫也。於是北半里上，攢石間，北過脊，始北望兩山排闥，一塢中盤漾，共江絡其東，又一小水緯其西北，皆抵脊下而不可見。其兩山之北，夾而遙接於東北隅者，是爲麗府邱塘關所踞，漾共水所從出也。乃北下山一里餘，而及其麓，有寺懸麓間，寺門北向，其下卽入水之穴也，不及入寺，急問水，先見一穴，乃西來小流所入，其東又有平土丈餘，隔之，東來之漾，共江，屢經穴而屢分墜，至是亦遂窮，然則所謂一百八穴者，俱在東也。余因越水北，東向，溯流

鶴川橋

越鶴崖

見其從崖下過一穴輒旋穴下灌如墜壑口其聲嗚嗚每穴遠者丈餘近者咫尺而已既而復上寺前乃北下渡西來小流有小石梁跨之北一里有郛當平岡間是曰甸尾郛擔者之家在焉入而飯於桃花下既乃西北行三里餘而入南來大道即河底橋北上躡嶺者是循西山又北五里爲長康鋪坊有河流自西南峽來巨石橋跨之有碑在橋南稱爲鶴川橋蓋鶴川者一川之通名而此橋獨擅之亦以其冠一川也橋北有岐溯流西南爲大理府大道故於此設鋪焉過橋不半里爲長康關盧舍夾道是日街子市者交集自甸尾至此郛落散布廬舍甚整桃花流水環錯其間其西卽爲朝巖寺峯正東與石寶山對於是路轉東北又八里餘而入鶴慶南門城不甚高門內文廟宏整土人言其廟甲於滇中亦詭江木公以千金助成由其東北行半里稍東爲郡治由其西又北行半里出一鼓樓卽新城之北門也其北爲舊城守禦所在焉又北半里而出舊城北門稍西曲而北一里復東曲而北四里爲演武場在路東從其西又北五里過一郛又五里爲大板橋橋下水頗大而濬乃自西而東下濬其江者時所行路當甸塢之中東山下江流沿之西山下郛廬倚之自此橋之北蹙路石皆齒齒如編仰管之半穢趾難措又北六里爲小板橋橋小於前而流亦次之然其勢似急又北七里爲甸頭郛之新屯居落頗盛稍轉而東有王貢士家遂入而托宿王貢士今爲四川訓導其孫爲余寓其西北山半有背元澗甚妙下有出水龍潭又北有黑龍潭若沿西山行即可盡觀是日欲抵馮密宿以日暮遂止此云

二十五日味爽飯而行北二里爲馮密郛郛廬亦盛甸頭之郛止此矣蓋西北有高岡一支垂而東南下直逼東山文筆峯下江流亦曲而東高岡分支處其腋中有黑龍潭之水亦自西大山出南流而抵馮密

乃沿高岡之南而東注漾共江。鶴慶麗江以此爲界。云馮密之西有佛宇高擁崖畔。卽青元洞也。余望之欲入而通事苦請俟回日。且云明日逢六。主出視事。過此又靜攝。不卽出。余乃隨之行。卽北上岡四里。有路橫斜而成叉字交。是爲三岔黃泥岡。其西南腋中松連箐墜。卽黑龍所托也。於是西北之山皆荒石濯濯。而東北之山漸有一二小邨倚其下。其岡脊則一望皆茅云。又北一里爲哨房。四五家當岡而踞。已爲麗江所轄矣。又北行岡上八里而下。其東北塢盤水曲田疇環焉。下一里有數家倚西山。路當其前。是爲七和南邨。又北二里有房如官舍而整。是爲七和之查稅所。商貨出入者俱稅於此。七和者麗江之地名。有九和十和諸稱。其北又有大宅新構者。乃木公次子所居也。由其前北向行。又盤一支嶺而北。七里乃漸轉西北。始望見邱塘關在北山上。而漾共之水已嵌深壑中。不得見矣。於是路北有石山橫起。其崖累累。雖不高。與大山夾而成峽。遂從峽間西北上一里。逾其東度之脊。又西北二里餘。乃北下枯壑橫陟之。半里復北上岡。西北行岡上半里。又北半里。度一小橋。半里乃北上山。其山當西大支自西東來。至此又橫壘一峯。其正支轉而南下。其餘支東下而橫亘。直逼東山扼麗江南北山之流。破東山之峽而出爲漾共江。此山真麗之鎖鑰也。麗江設關於嶺脊。以嚴出入。又置塔於東垂。以鎮水口。山下有大道稍曲而東。由塔側上小道。則躡崖直北登。余從其小者。皆峻石累垂。鋒稜峭削。空懸屈曲。一上者二里。始與東來大道合。則山之脊矣。有室三楹。東南向而踞之中。闢爲門。前列二獅。守者數家。居其內。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遠方來者必止。闕者入白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諸州守從天朝選至。皆駐省中。無有入此門者。卽詔命至亦俱出迎於此。無得竟達。巡方使與查盤之委俱不及焉。余以其使奉迎。故得直入。入關隨

抵麗江

西山北行二里，下一坑，度坑底復登坡而北一里，稍東北下山，又東北橫度坡間者二里，始轉而北二里，過木家院東，又北二里，度一小橋，則土岡一支西南自大山之脊分岡環而東北，直抵東山之麓，以扼漾共江上流，由岡南陟其上，是爲東圓里，北行嶺頭，西南瞻大脊，東南瞰溪流，皆在數里之外，六里乃下隴北平疇，大開夾塢，縱橫岡下，卽有一水，西自文筆峯環塢南而至，有石梁跨其上，曰三生橋，過橋有坊二，在其北，旁有守者一、二家，於是西北行平疇間矣。北瞻雪山，在重塢之外，雪幕其頂，雲氣鬱勃，未睹品塢，西瞻烏龍，在大壑之南，尖峭獨拔，爲大脊之宗，郡中取以爲文筆者也。路北一塢，窈窕東北入，是爲東塢，中有水南下，萬字橋水西北來會之，與三生橋下水同出邱塘東者也。其五里有柳徑，抱盤立田間，爲土人折柳送行之所，路北卽萬字橋水，瀦流而東，水北卽象眠山，至此南盡，又西二里，歷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廬駢集，縈坡帶谷，是爲麗江郡所托矣。於是半里度石梁而北，又西半里，稅駕於通事者之家，其家姓氏蓋麗江土著，官姓爲木，民姓爲和，更無別姓者，其子卽迎余之人，其父乃曾奉差入郡，今以居積番貨爲業，坐余樓上，獻酪爲醴，余不能沾唇也。時纔過午，通事卽往復命，余處其家待之，東橋之西，共一里，爲西橋，卽萬字橋也，俗又謂之玉河橋，象鼻水從橋南下，合中海之水，而東泄於東橋，蓋象鼻之水，土人名爲玉河云，河之西有小山兀立，與象眠南盡處夾溪中峙，其後卽關爲北塢，小山當塢，若中門之標，前臨橫壑，象鼻之水夾其東，中海之流經其西，後倚雪山，前拱文筆，而是山中處獨小，郡署踞其南，東向臨玉河，麗江諸宅多東向，以受水氣也。後暮山頂而上，所謂黃峯也，俗又稱爲天生寨，木氏居此二千載，宮室之麗，擬於王者，蓋大兵臨，則俯首受絁，師返，則夜郎自雄，故世代無大兵，爨且產鑛，獨盛，宜其富冠諸土。

郡云。

二十六日晨。飯於小樓。通事父言。木公聞余至。甚喜。即命以明晨往解脫林。候見。諭諸從者。備七日糧。以從。蓋將爲七日款也。

二十七日。微雨。坐通事小樓。追錄前記。其地杏花始殘。桃猶初放。蓋愈北而寒也。

二十八日。通事言。木公命駕。下午向解脫林。解脫林在北塢四山之半。蓋雪山南下之支。木那諸剎之冠也。

二十九日晨起。具飯甚早。通事備馬。候往解脫林。始過西橋。由郡署前北上。挾黃峯東麓而北。中北塢而行。五里東瞻象眠山。始與玉河上流別。又五里。過一枯澗石橋。西瞻中海。柳岸瀼波。有大聚落。臨其上。是爲十和院。其後卽十和山。自雪山南下之脈也。又北十里。有大道。北去者。爲白沙院路。西北度橋者。爲解脫林路。橋下澗頗深。而無滴瀝。旣度橋。循西山而行。五里。爲崖脚院。其處居廬交集。屋角俱插小雙旗。乃把事之家也。院北半里。有澗自西山峽中下。有木梁跨其上。度橋。西北陟嶺。爲忠甸大道。由橋南溯溪。西上嶺者。卽解脫林道。乃由橋南向西向躡嶺。嶺甚峻。二里稍夷。折入南峽。半里。則寺倚西山上。其門東向。前分一支。爲案。卽解脫林也。寺南岡上有別墅一區。近附寺後。木公憩止其間。通事引余至其門。有大把事二人來揖。俱姓和。一主文。管入都上疏。曾見陳芝堞者。一主武。其體幹甚長。壯而面黑。眞猛士也。介余入。木公出二門。迎入其內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其中極重禮也。敘談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廳事門。令通事引入解脫林。寓藏經閣之右廂。寺僧之住持者。爲滇人。頗能體主。

人意款客焉。

卷七下

滇遊日記七

己卯二月初一日。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鑊十兩來餽。下午設宴解脫林東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諸生許姓者陪宴。仍侑以盃緞。銀盃二兩。絲綉紗一疋。大餽八十品。羅列甚遙。不能辨其孰爲異味也。抵暮乃散。

初二日。入其所棲林南淨室。相迎設座如前。既別。仍還解脫林。昨陪宴許君來。以白鑊易所侑絲綉紗去。下午。又命大把事來。求作所輯雲邁淡墨序。

初三日。余以敍稿送進。復令大把事來謝。所饋酒果。有白葡萄龍眼荔枝諸貴品。酥餅油線細若髮絲。中纏松子肉爲片。甚鬆脆。髮糖白糖爲絲。細過於髮。千條萬縷。合揉爲一。以細麵拌之。合而不膩。諸奇點。

初四日。有雞足僧以省中錄就雲邁淡墨。繳納木公。木公卽令大把事傳示。求爲較改。其所書洪武體。雖甚整。而訛字極多。旣舛落無序。而重疊顛倒者亦甚。余略爲標正。且言是書宜分門編類。庶無錯出之病。晚乃以其書繳入。

初五日。復令大把事來致謝。言明日有祭丁之舉。不得留此盤桓。特令大把事一人聽候。求再停數日。煩將淡墨分門標類。如余前所言。余從之。以書入謝。且求往忠甸觀所鑄三丈六銅像。旣午。木公去。以書篋

余言忠甸皆古宗路，多盜不可行。蓋大把事從中沮之，恐覬其境也。是日傳致油酥麵餅甚巨而多，一日不能盡一枚也。

解脫林

初六日，余留解脫林校書。木公雖去，猶時遣人餽酒果，有生雞大如鵝，通體皆油色黃而體圓，蓋肥之極也。余愛之，命願僕鹹爲臘雞。解脫林倚白沙塢西界之山，其山乃雪山之南，十和後山之北，連擁與東界翠屏象眠諸山，夾白沙爲黃峯後塢者也。寺當山半，東向，以翠屏爲案，乃麗江之首刹，卽玉龍寺之在雪山者不及也。寺門廡階級皆極整，而中殿不宏，佛像亦不高巨，然崇飾莊嚴，壁宇清潔，皆他處所無。正殿之後，層臺高拱，上建法雲閣，八角層臺，極其宏麗，內置萬歷時所賜藏經焉。閣前有兩廡，余寓南廡中，兩廡之外，南有圓殿，以茅爲頂，而中寶磚盤，佛像乃白石刻成者，甚古而精緻，中止一像，而無旁列，甚得清淨之意。其前卽齋堂香積也，北亦有圓閣一座，而上啓層窗，閣前有樓三楹，雕窗文榻俱飾以金碧，乃木公燕憩之處，扃而不開，其前卽設宴之所也。其淨室在寺右上坡，門亦東向，有堂三重，皆不甚宏敞，四面環垣，僅及肩，然喬松連嶺，頗饒烟霞之氣，隔由此而上，有拱壽臺獅子崖，以迫於校讎，俱不及登。初六初七日，連校類分標，分其門爲八，以大把事候久，余心不安，乃連宵篝燈，丙夜始寢。是晚既畢，仍作書付大把事，言校覈已完，聞有古岡之勝，不識導使一遊否。古岡者，一名狼獾，在郡東北十餘日程，其山有數洞中透，內貯四池，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異常，自生光彩，池上有三峯，中峙獨巖，雪瑩白，此間雪山所不及也。木公屢欲一至其地，諸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數年乃得至，圖其形以歸。今在解脫林後軒之壁，北與法雲閣相對，余按圖知之，且詢之主僧純一，言其處真修者甚多，各任一洞，能絕粒休糧，其爲

首者有神異，手能握石成粉，足能頓坡成窪，年甚少而前知，木公未至時，皆先與諸士入言，有貴人至，土人愈信而敬之，故余神往而思一至也。

初八日，昧爽，大祀事齋冊書馳去，余遲遲起，飯而天雨霏霏，純一饋以古磁盃，薄銅鼎，併芽茶爲烹瀹之具，備馬別而下山，稍北遂折而東下，甚峻，二里至其麓，路北有澗，自雪山東南下，隨之，東半里有木橋，渡澗西北逾山爲忠甸道，余從橋南東行，半里轉而東，是爲崖脚院，倚山東向其處，居廬連絡，中多板屋茅房，有瓦室者，皆頭目之居，屋角俱標小旗，二面風吹，翩翩搖漾於天，桃素李之間，宿雨含紅，朝烟帶綠，獨騎穿林，風雨淒然，反成其勝，院東南有窪地，在邨廬間，中澗無水，尙有亭臺堤柳之形，乃舊之海子，環爲園亭者，今成廢壑矣，又南二里，有枯澗，嵌地甚深，乃雪山東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東行，塢脊無涓滴下，流澗中僅石梁跨其上，度梁之東，卽南隨引水行，四里，望十和邨，落在西，甚盛，其南爲中海，望之東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白沙道也，南四里有枯澗，東西橫塢中，小石梁南跨之，又東五里，東瞻象眠山已近，通事向許導觀象鼻水，至是乃東南行，田間二里，抵山下，水從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爲大溪，折而南去，二里，析爲二道，一沿象眠而南，一由塢中倒峽，過小石橋，又析爲二，夾路東西行，五里至黃峯山北，所引之水，一道分流，山後而去，一道東隨黃峯而南，始知黃峯之脈，自象鼻水北坡垂塢中南下，至此結爲小峯，當塢之口，東界象眠山，亦至此南盡，西界山自中海西南環遶而北，接十和後山，南復橫開，東西大塢，南龍大脊，自西而東，列案於前，其上烏龍峯，獨聳文筆於西南，木家院南峯，迺峙雄關於巽位，衆大之中，以小者爲主，所以黃峯爲木氏開千代之緒也，從黃峯左腋，南上西轉，又一里，出其南。

則府治東向臨溪而峙。象鼻之水環其前。黃峯擁其後。聞其內樓閣極盛。多僭制。故不於此見客云。先是未及黃峯三里。有把事持書。挈一人荷酒獻。昨衙雨而至。以余尙未離解脫也。與之同過府治前。度玉河橋。又東半里。仍稅駕於通事小樓。讀木公書。乃求乞黃石齋敘文。併索余書。將令人往省邀吳方生者。先是木公與余面論天下人物。余謂至人惟一石齋。其字畫爲館閣第一。文章爲國朝第一。人品爲海宇第一。其學問直接周孔。爲古今第一。然其人不見其繼。卽有之。豈羅致所及。然遠則萬里莫儔。而近則三生自遇。有吳方生者。余同鄉人。今以戍僑寓省中。其人天子不能殺。死生不能動。有文有武。學行俱備。此亦不可失者。木公慮不能要致。余許以書爲介。故有是請。然尙未知余至府治也。使者以復東返。前繳冊。大事事至。以木公命致謝。且言古岡亦艱於行。萬萬毋以不賞。蹈不測。蓋亦其托辭也。然聞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利。傷頭目數人。至今未復。猘羅古宗。皆其北境相接。中途多恐。外鐵橋亦爲焚斷。是日雨陣時作。從樓北眺雪山。隱現不定。南窺川甸。桃柳繽紛。爲之引滿。是方極畏出豆。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牽染。死者相繼。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窮谷。不令人知。都鄙間一有染豆者。卽徙之九和。絕其往來道路。爲斷。其禁甚嚴。九和者。乃其南鄙。在文筆峯南山大脊之外。與劍川接壤之地。以避而免於出者居半。然五六十歲。猶惴惴奔避。木公長子之襲郡職者。與第三子俱未出。以舊歲戊寅。尙各避山中。越歲未歸。惟第二第四名宿。新入泮。鶴慶者俱出重。公令第四者啓來候。求肄文木家院焉。初九日。大把事復捧禮儀來致謝。酬校書之役也。綴皮褥一。黃金四兩。再以書求修雞山志。并懇明日爲

其四子稜文木家院。然後出關。院有山茶甚巨。以此當折柳也。余許之。是日仍未霽。復憩通事樓。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禮。自元旦至元宵後二十日。數聚方止。每一處祭後。大把事設燕燕木公。每輪一番。其家好事者。費千餘金。以有金壺八寶之獻也。其地田畝。三年種禾一番。本年種禾。次年即種豆菜之類。第三年則停而不種。又次年乃復種禾。其地土人皆爲陝虢國初漢人之戍此者。今皆從其俗矣。蓋國初亦爲軍民府。而今則不復知有軍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麥。自漢至國初。太祖乃易爲木民姓。和無他姓者。其北即爲古宗。古宗之北。即爲吐蕃。其習俗各異云。古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雲。絕無雷聲。其人南來者至麗郡。乃聞雷。以爲異。麗郡北。忠甸之路。有北巖。高闊皆三丈。崖石白色。而東向。當初日東升。人穿彩服至其下。則滿崖浮彩。騰躍煥然奪目。而紅色尤爲鮮麗。若鏡之流光。霞之幻影。日高則不復然矣。此亦一異事也。

初十日晨。後。大把事復來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騎。而大把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東向半里。街轉南北。北去乃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托南去。乃大道半里。過東橋。於是循溪南岸。東南行三里。有柳兩三株。在路右。廕間。是爲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塢。東北關甚遙。蓋雪山之支。東垂南下者兩重。初爲翠屏象眠。與解脫十和一夾而成白沙塢。再爲吳烈東山。與翠屏象眠。再夾而成此塢。其北入與白沙等。其北度脊處。即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東者。東山之外。則江流南轉矣。脊南即此塢。中有溪自東山出。澗田疇更廣。由此塢東北逾脊渡江。即香羅之道也。塢中溪。東南與玉河會於三生橋之東。又有水西南自文筆山。沿南山而東。轉隨東圓岡之下。經三生橋。而東與二水會。於是三水合而成漾。共江之源焉。東員岡者爲

麗郡東南第一重鎮。蓋南大脊自西來，穹爲木家院後高峯大脊。從此南趨鶴慶。其東下者爲邱塘關。其東北下者環轉而爲此岡。直逼東山之麓。東三水爲一。沿東山南下而出邱塘東峽。自七和馮密而達鶴慶。岡首迴環向郡。南山之溪經其下。鞏橋度之。曰三生橋。橋北有二坊。兩三家爲守者。自柳塘至此。又五里矣。其北皆良疇。而南則登坡焉。一里。升坡之巔。平行其上。右俯其坡內抱。下關平塢。直北接郡治。既其坡。斜削東下。與東山夾溪南流。坡間每有卮廬。就窪傍坎。桃花柳色。罨映高下。三里。稍下。就窪有水。成痕自西而東。下於溪。又南逾一坡。度板橋而南。則木家院在是矣。先是途中屢有飛騎南行。蓋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屢令人來示其款接之禮也。途中與通事者輒啣啣語。余不之省。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門。其門南向。甚敞。前有巨石獅。四面牆垣之外。俱巨木參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門。兩重廳。事亦敞。從其右。又入內廳。乃拜座進茶。卽揖入西側門。搭松棚於西廡之前。下藉以松毛。迤西重禮也。大把事設二草。坐定。卽獻紙筆。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進諸生。雖事筆硯而此中無名師。未窺中原文脈。求爲賜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爲終身佩服。余領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并爲其子斧正。書後寫一題。曰雅頌各得其所。余與四君卽就座拈毫。二把事退候階下。下午。文各就余閱其作。頗清亮。二把事復以主命求細爲批閱。余將爲舉筆。二把事曰。旣久矣。請少遲之。後有茶花爲南中之冠。請往一觀。而就席。蓋其主命也。余乃從之。由其右轉過一廳。左有巨樓。樓前茶樹盤蔭數畝。高與樓齊。其本徑尺者三四株。叢起。四旁萎蕤。下覆甚密。不能中窺。其花尙未全舒。止數十朵。高綴叢葉中。雖大而不能近觀。且花少葉盛。未見燦爛之妙。若待月終。便成火樹霞林。惜此間地寒。花較遲也。把事言此樹植與老把事年

去臘展江河鶴家

相似。屈指六十餘。余初疑爲數百年物。而豈知氣機發旺。其妙如此。已還松棚。則設席已就。四君獻款。復有紅氈麗鎖之惠。二把事亦設席坐塔下。每獻酒。則趨而上焉。四君年二十餘。修皙清俊。不似邊陲之產。而語言清辨可聽。威儀動盪。悉不失其節。爲余言北崖紅映之異時。余欲由九和趨劍川。四君言此道雖險而實近。但此時徒諸出豆者在此。死穢之氣相聞。而路亦絕行人。不若從鶴慶便。餽味中有柔猪。釐牛舌俱爲余言之。縷縷可聽。柔猪乃五六觔小猪。以米飯喂成者。其骨俱柔脆。全溫炙之。乃切片以食。羆牛舌似猪舌而大。甘脆有異味。惜余時已醉飽。不能多嘗也。因爲余言。其地多釐牛。尾大而有角。亦能負重。北地山中人無田可耕。惟納釐牛銀爲稅。蓋鶴慶以北多釐牛。順寧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異獸。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騰越。其西漸狹。中皆人民而異獸各不一。產騰越之西。則有紅毛野人。是亦人中之釐象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領余文去。以四君文畀余。曰。燈下乞細爲削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領之。四君送余出大門。亦馳還郡治。仍以騎令通事送余。東南二里宿郝垸家。余挑燈評文。就臥其西廡。十一日昧爽。通事取所評文。送木家院。就院中取飯。至已近午矣。覓負擔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二里。抵南山下。循山東南一里下。越一坑底。仍東南上二里。出邱塘關。關內數家居之。有把事迎余。獻茶。其關橫屋三楹。南向踞嶺上。第南下。頗削。而關門則無甚險隘也。其嶺自西大脊分支東突。與東山對夾。漾其江於下。關門東脊臨江之嘴。豎塔於上。爲麗東南第二重鎖鑰。隔江之東山。至是亦雄奮而起。若與西大峯共爲犄角者。關人指其東麓。卽金沙江南下。轉而東南。趨浪滄順州之間者。此地有路。半日逾此嶺。又一日半而東南抵浪滄衛。出關。辭通事以騎返。余遂同擔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其道皆純石。嵯峨踐踈。攀

峯而下。二里，乃抵其麓。遂西南陟橋。橋西有坡，南向隨之。半里，復下坡。西有塢，南開而中無水。又半里，橫陟之。由東坡上半里，依西大山之麓，轉而東南行一里餘，路左復起石山，與西山對夾，路行其中。二里，逾脊南下。脊右有石崖下嵌，而東半石峯尤爲巖巖。南一里，東峯始降，復隨西坡盤而西南。二里，其支復東突，再南逾之。下半里，還顧東突峯南，有崖嵌空成門，返步探之，雖有兩門，而洞俱不深。又循西山而南一里餘，三四家倚西山下。於是復見漾共江出峽而下，盤其麓。峽中始環壘爲田，邨之前已引水爲渠，循山而南，抵七和矣。隨渠盤西山東突之嘴，又三里而抵七和七和者麗郡之外郭也。聚落倚西山頗盛，其下塢中水田夾江，木公之次子居此。其宅亦東向，由其前又南半里，爲稅局，收稅者居之。又南漸下一里，復過一邨，乃西南上坡。一里，陟坡頂，其上甚平，由其上平行而南。二里有數家居坡脊，是爲七和哨，則麗江南盡之鄙也。故設哨焉。哨南又半里，有路自東南橫過西北者，爲三岔黃泥岡。蓋是坡自西大山下垂，由此巨而東南，橫路隨其脊斜去。脊西遂下陷成峽，黑龍潭當其下焉。大道由峽東直南，鶴慶麗江之界隨此坡脊而分。故脊西下陷處，自西盤而南至馮密，其下已屬鶴慶。脊東盤巨處，南下馮密東，其內猶屬麗江。此東西兩界大山內之橫界也。於是西瞰峽內，松箐遙連，路依東脊南向漸下。六里而至馮密，日纔過午，覓宿店，漫投一樓上，乃陳生某家也。向曾於悉檀相晤者，擔人卸擔去，余炊飯其家，欲往青元洞。陳生止余曰：「明日登程，可即從此往。今日晚可一探東山之麓乎。」遂同東陟塢，塢蓋此塢，卽自黑龍潭南下至此。東向而出者，塢北則黃泥岡之坡，直垂而逼東山之麓。江亦東遜若逗而出於門者，故塢東之界，直以此門而分。由塢東行一里，卽與漾共江遇。溯之東北半里有木橋橫江上，從橋東度，木凡四接，循東岸溯

青元洞

之而北半里登東隴其上復盤隴成畦開田甚廣又北一里直對黃泥之嘴東界尖峯最聳是爲筆架峯正西與彌密後堆穀峯相對焉陳生父塚正在其隴之上時將議遷故來相度余勸其勿遷惟來脈處引水開渠橫截其後若引從墓右環流於前是卽旋轉之法陳生是之仍從木橋度江共三里還寓陳生取酒獻酌余囑其覓遠行擔夫陳言明日可得不必囑也

十二日陳爲余覓夫皆下種翻田不便遠去已領銀復來辭旣飯展轉久之得一人曰趙貴遂行余以純一所餽甌二鼎一酬陳生之費酒從其居之西涉一澗旣截塢而西北一里餘登西坡已逼堆穀峯下坡上引水爲渠南注架木而度卽南循東下之脊而上半里得平岡由岡上西行半里直逼西山下有廟臨岡而峙廟南東下腋底有廟祀龍王南臨一池甚廣而澄澈乃香米龍潭也廟南西上層崖有洞東向開門其上迴崖突兀卽青元洞也二廟俱不入西臨山直上半里抵崖下則洞門有垂石中懸門闕爲二左大而右小有僧倚中垂之石結廬其外又環石於左門之下以爲外門由環石竇間入登左門其門大開西向直入置佛座當其中佛座前稍左其頂上透引天光一縷下墜高蓋數十丈也其右則外懸之壁當其前中旁達而南卽豁爲右門門稍東南向下懸石壁可眺而不可行也蓋佛座之前懸石外屏旣覺迴環而旁達兩門上通一竅更爲明徹此其前勝也佛座以後有巨碑中立刻詩於上由此而內便須秉炬乃令擔人秉炬前見內洞亦分兩門則右大而左小先循左壁攀左隙上躋旣登一崖其上夾而成隙被隙入轉而南向有穴下墜甚深先投炬燭其底以爲窅也乃撐隙支空而下三丈至其底稍南見有光透以爲通別竇矣再前諦視光自東入始悟卽右門所入之大竇也復轉而西入內有小門漸下乃伏而

窮之數丈，愈隘不能進，乃倒退而出，循右崖之壁，從其西南，復得一門，初亦小，其內稍開，數丈後，亦愈隘而漸伏，亦不能進，復倒退而出，卽前之有光遙透處也，向明東踏，左右審顧，石雖蜿蜒，而崖無別竅，遂至大碑後，錄其詩，并出前洞，以梯懸垂石內後崖，亦錄其詩，僧淪茶就，引滿而出，下洞前，則有桃當門，猶未全放也，是洞前後分級，礙窳前之卷映透，漏後之層疊，崎嶇斯二美，而外有迴崖上，據碧浸下，涵亦勝絕之地，既下至平岡，余欲北探黑龍潭，擔者言黑龍潭路當從黃泥岡西下，不然亦須從馮窳後溯流入，此山之麓，無通道可行，蓋此中有二龍潭，北峽爲黑龍潭，此下爲香米龍潭，皆有洞自西山出，前匯爲潭，其勝如一軌，不煩兩探，余然之，遂南向趨香米，其潭大數十畝，淵然澄碧，蓋卽平岡之脊，東南南環，與西山挾潭於中，止西南通一峽，容水去，路從潭西循西山而南，山崖忽迸，水從中溢於潭，乃橫石度崖口，崖前巨石支門，水分滲巨石之隙，橫石亦分度之，其石高下不一，東瞰澄波，西懸倒壁，洞流漱其下，崖樹絡其上，幽趣縈人，不暇他顧，已乃披隙入洞，洞中巨石斜竄，分流衍派，曲折交旋，一洞而水石錯落，上如懸幕，下若分蓮，踏其瓣中，方疑片隔，仰其頂上，又覺元同，入數丈後，壁猶有餘光，而水自下穴出，無容捫入矣，出洞依西山南行二里，有數家倚山而居，由其前又南一里，轉而西行一里，又逼西山之麓，復南行二里，則西山中斷，兩崖對夾如門，上下逼湊，其中亦有路，緣之上，蓋此崖乃麗江南盡之界，川內平曠，鶴慶獨下透而北，兩界高山，麗江俱前踞而南，以兩山之後，猶麼些之俗耳，自此而南，東西界後，亦俱深巖，屬鶴慶土官高千戶矣，又南二里，一溪自西山山下出，余溯而窮之，稍轉北半里，其水分兩穴，東向出，皆溢自石下，無大竅也，乃溢出水上，由水之西循山南行半里，有洞連裂三門，倚崖東向，洞深丈餘，高亦如之。

三門各峙中不相通。而石色殷紅。前則桃花點綴。頗有霞痕錦幅之意。但其洞不中透。爲可惜耳。崖右其支峯自上東向環臂而下。腋中衝砂墜礫。北轉而傾於崖前。腋底亦有一洞。南登環臂之脊。始迴眺見之。似亦不深。乃舍之。南逾臂脊。東南下半里有邨。廬十數家。倚西山之嘴。是爲四莊。其南腋中有龍潭一圍。大百餘畝。直逼西山。石崖插潭而下。路盤崖上。凌其南。又一里。循潭東岸南邊之泄水之堰。在其東南。懸坑下墜。卽東出而注於小板橋者也。其西北腋崖迴轉。石脚倒插。復東起一崖。突潭中如拇指。結檻其上。不知中祀何神。其下卽潭水所自出也。亦不知水穴之大小。然其境水石濛濛。峯崖倒突。而水尤晶瑩。晃漾。更勝香米之景。惜已從潭東一里。抵泄水之堰。不便從西崖逾險而上矣。由其南循西山又二里。有石山一支。自西山東向突川中。其西南轉腋處。有古廟當其間。前多巨石磷峒。如芙蓉簇萼。其色青殷。而質廉利。不似北來之石。色赭而質腐也。入卽無人。就廡而飯。旣乃循東突之峯。東行半里。轉而南盤。其嘴。其嘴東臨平川。後聳石峯。嘴下石骨稜稜。如側刃列鏗。水流一線。穿於其間。汨汨南行。心異之。仰眺其後。聳石峯。萬萼雲叢。千葩歷結。以爲必有靈境。擔者曰。近構一寺。曰鶴鳴。不識有人栖否。余乃令擔僕前行。獨返而躡其上。披緞蹈躡半里。陟峯頭而菴在焉。其門東北向。中有堂三楹。供西方大士。左有樓祀文昌。俱不大。而飾瑩未完。有一道者栖其間。蓋二年前居人見山頭有鳴鶴之異。而道者適至。募建此菴。故鄉人感而名之。道者留余遲一宿。余以擔僕已前。力辭之。不待其炊茶而別。其菴之南。邨廬倚西山下者甚盛。三里餘。又有危峯自西山東突。與鶴鳴之峯。南北如雙臂前舒。但鶴鳴嶺而繚繞。此峯聳拔而拱立。爲異耳。是峯名石寨。前有邨名石寨。邨有一龍泉。自峯下出。匯水爲潭。小於四莊。東乃環堤爲堰。水從

抵鶴慶

堰東注壑去。卽東出於大板橋者也。半里越崑之南。復循西山南行。其地漸莽。無田墜。邨廬之北。無田畝。想無水源故也。八里始有溪東注。路東轉而南渡之。於是東望爲演武場北邨。西望爲西龍潭大邨。蓋此水卽西龍潭所分注者也。西龍潭亦當西山東突之腋。匯水頗大。東北流者爲此水。中爲城北大路口水。東南引者爲城中之水。其利爲一郡之冠云。又南二里出大路。正當大路所向之處。其東有竹叢邨。卽來時所遯道也。從大路南四里餘。而抵鶴慶北關。托宿於關外。乃入北門。是爲舊城南半里。轉而西爲禦前守禦所在焉。摩尼菴復吾師之子張生家。北向而居。入叩之。往摩尼未返也。又轉南。再入城門。是爲新城。始知鶴慶城二重。南新北舊。南拓而北束。入新城。卽從府治東南向行半里。東轉郡學前。南向有大街。市舍頗盛。已乃仍出兩北門。入寓而餐。始熟。遂墜而臥。鶴慶西倚大山。爲南龍老脊。東向大山。爲石寶高峯。石寶山高。奪獨鸞頂。爲偏多歌者遊場。此山自麗江東南向。下南盡於金沙江。中夾平川。自七和南下。但七和之南。又有三岔黃泥岡。自西而橫逼東山。故其川以馮密南新屯爲甸頭。直下而南。共五十里。有象眠山。西自西大脊東。屬於石寶山。石寶山西與劍川同名。一統志稱爲翠頂山。從志爲象眠山。與麗江同名。一統志稱爲龍珠山。亦當從志爲是。漾其江貫於中川。南抵象眠。分注衆竅。合於山腹。南泄爲一派。合楓木之水。東南入金沙江。兩旁東有五泉。出石寶之下。西有黑龍西龍諸潭。出西山下。故川中田禾豐美。甲於諸郡。馮密之麥。亦甲諸郡。稱爲瑞麥。其粒長倍於常麥。

十三日早飯。平明抵北門。從門外循舊城而西。一里轉而南。半里其南則新城復拓而西出。隨之又西。半里又循城南轉半里。過西門。乃折而西向行。度一橋。西三里乃躡坡。二里逾坡西稍下。其坡自西山東下。

至此伏而再起。其南北俱有峯。舒臂前抱。土人稱爲旗鼓山。而坡上塚壘。蓋卽郡城之來脈也。土人言昔土官高氏之塚。當此岡。國初謂其有王氣。以大師挖斷。其後脈卽今之伏處也。不知起伏乃龍脈之妙。果挖之。適成其勝耳。宜郡城之日盛也。由伏處卽上躡坡行一里。至坡脊。南北俱墜坑成峽。又一里。南度西峽之上。從南坡躡峻。西登二里。稍平。再緣南坡折而上一里。復隨峽西入一里。抵西嶺。下轉而北。向躡峽中。其峽乃墜水枯澗。巨石磊磊。而壘磴因之。中無滴瀝。東西兩崖。壁夾駢湊。石骨稜稜。密翳叢蔽。路緣其中。白日爲冷。二里餘。有巨石突澗道中。若鶴首之浮空。又若蹲獅之當戶。由其右崖橫陟其上。遂循左崖上。其峻束愈甚。二里始平。西行峽中。一里稍上。北崖峭壁聳起。如奮翅劈霄。而南崖亦巖削相逼。中湊如門。平行其中。仰天一線。余以爲此南度之大脊也。透其西。峯環壑轉。分爲二岐。一由脊門西下。循北山而西北。一由脊門直出。循南山而西南。莫定所適。得牧者遙呼而問之。知西北乃樵道也。遂從其西南行。半里有峯中懸壑。中兩三茅舍。當其上。亦哨守者之居也。從其南平行峽中。西望尖峯聳立。高出衆頂。余疑路將出其西北。及西二里。稍下。窪中半里。抵尖峯東麓。其處窪而無水。西北西南之峽。似俱中墜。始悟脊門西來平壑。至此皆中窪。而非外泄之峽矣。從窪西南上。遂披尖峯東南峽而登。密樹蒙茸。高峯倒影。二里。循峯西轉。遂逾其東度之脊。西半里。盤尖峯之南。西北半里。又逾其南度之脊。此脊高於東度者。然大脊所經。又似從東度者南轉。而脊門猶非其度處也。逾脊。遂北向而下一里。已出尖峯之西。至此蓋三面挾尖峯而行矣。乃西向隨峽下墜一里。峽始開。一里轉而西南。乃循南山之坡。曲折西下。三里。抵盤壑中。其處東北西三面皆崇峯。西北東南二面皆墜峽。惟西南一脊如堵垣。平陟其上。共二里。逾前岡。有廢

舍踞岡頭。是爲汝南哨。其東南南塢中。有邨倚東山。乃土官所居。土人又名爲真蟻播箕。由哨南下。行塢中。一里餘。遂南入峽。東西皆土峯逼夾。其下頗峻。二里出峽。乃飯。復見東南有墜壑。乃盤西峯之南。復西陟其塢。一里餘。復陟其西峯。而南盤之途。西向循坡下。北峯南墜。路從深樹疊石間下。甚峻。四里。轉峽度脊。其下稍平。西南半里有茅棚賣漿岡頭。乃沾以潤枯腸。又西南半里下。至壑底。有水自南峽來。竟壑中。北透峽去。是爲清水江。始知壑西之山。反自大脊南度而北。其水猶濫。臨細流。不足名溪。而乃以江名耶。其中。下流北出。當西轉南下。而合於劍川之上流。然則劍川之源。不第始於七和也。清水江東岸。有數家居壑中。上有公館。爲中道。涉水西。從西坡南向上。迤邐循西山而南。三里餘。乃折而西南上。甚峻。一里。又折而西。半里。西逾嶺脊。卽南從東大脊。西度北轉者。當北盡於清水江西透之處者也。越脊西下。峽中。二里。峽始豁而下。愈峻。又一里餘。始就夷行。圍整間。又一里餘。乃循南峯之西。而南盤之一里。出其口。始見其西羣峯下伏。有峽。下嵌甚深。南去稍闊。而東南峽中。似有水光掩映者。則劍川湖也。西南層峯高峙。雪色彌望者。則老君山也。南盤二里。又見所盤之崖。其西石峯倒湧。突兀嵯峨。駢錯趾下。其下深壑中。始見居廬循倚。似有樓閣。瞻依之狀。不辨其爲公館爲廟宇也。從其南向。依東崖下。二里。西度峽脊。已出居廬之南。遂循西峯南下。一里。則東峽已南向。直趨劍湖矣。於是南望湖光杳渺。當東山之麓。湖北帶壑。連青環畦。甚富。意州治已在其間。而隨峽無路。路反從峯頭透。西去一里。稍下。又轉西峯。而盤其南。又一里。於是南面豁然。其前無障。俯見南湖北塢。而州治倚西山。當其交接處。去此尙遙。路盤坡。西行一里餘。乃從坡西。峽中南下。又一里。抵山麓。乃循崖西轉。半里。則邨居倚山臨塢。環堵甚盛。是爲山墜塘。間距州尚十

里而擔者倦於行遂止。

十四日味爽飯於山塍塘。平明乃行。自是俱西南向平疇中行矣。二里餘有一小山。南突平川路。從其北西轉而挾之。復西南行。平疇中雨霏霏至。二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平流淺沙。湯湯南注湖中。然湖自下山。麓已不可見矣。隨溪南行。又半里。大石梁西跨之。其溪流蓋北自甸頭來。按志州西北七十里。山頂有山頂泉。廣可半畝。爲劍川之源。此山不知何名。今麗江南界七和後大脊。實此川發源之所。則此山即在大脊之南可知。更有東山。清水江之流亦合併之。其盤曲至此亦不下七十里。則清水江亦其源可知。從橋北望。乃知水依西山南下。其東則山塍塘北之山盤夾之。山塍塘之東山南墜而爲川。又東則東山乃南下而屏其東。與西界金華山爲對。是山塍塘者。實川之北盡處。其東南關而爲川以瀦湖。其西北夾而爲峽。以出水者也。過橋風雨大至。隨溪南行半里。避於坊下。久之稍止。乃西南復行塍間。一里餘有一小流。西來乃溯之。西一里抵劍川州。州治無城。入其東街。抵州前。乃北行。稅行李於北街楊貢士家。乃買魚於市。見街北有祠。入謁之。乃祀死節段公者。段名高。遂州人。萬曆末。以進士爲重慶巴縣令。闔家死。奢會之難。故奉詔立祠。今其長子蔭錦衣在郡。祠中有一生授蒙童。植盆中花頗盛。山茶小僅尺許。而花大如碗。出祠東還寓。以魚畀顯僕。令守行囊。而余同主人之子。令擔者挈飯一包。爲金華之游。出西郊。天色大霽。先眺川中形勢。蓋東界卽大脊。南下分爲湖東之山者。是爲東山西界。則金華山最高。北與崖場諸山。南與羅尤後嶺。頤頤西峙。是爲西山。其金華之脈實西南從老君山來。老君山者在州西南六十里。楊都之北。其山最高。爲麗江四州之界。出嶺極盛。倍于他山者。土人言昔亦劍川屬。二十年前。壬午千戶某姓者。受

麗江賾以其山獨昇麗江麗江以其爲衆山之脈禁鐵不採然余按一統志金華山脈自西番羅均山來蓋若君卽羅均之訛然謂之西番者則統志之訛也其山猶在蘭州之東西番在蘭州西瀾滄江外其山卽非劍川爲亦麗江蘭州界內胡以有西番之稱然卽此亦可知此山原不屬劍川土人賾界之膏不足信也其北則山賾後嶺自東山北轉西亘而掉其尾其南則印鶴山自東山南下西顧而迴其領中圍平川東西闊十里南北長三十里而湖匯其半湖源自西北來向西南破峽去而湖獨衍於東南此川中之概也其地在鶴慶之西而稍偏於南在麗江之南而稍偏於東在蘭州之東而稍偏於北在浪穹之北而稍偏於西此四境之準也州脈自金華北嶺東環而下由州治西行一里餘及其麓有二寺並列而東向俱不宏敞寺後有亭有軒在層崖盤磴之上水泉飛洒竹影桃花罨映有致爲鄉紳楊君之館由其北躡崖西上有關帝廟亦東向而其處漸高東俯一川旬色湖光及東山最高處雪痕層疊甚爲明媚由廟後循大路又西上半里北循坡而下爲桃花塢南分岐而上爲萬松菴而直西大道則西逾嶺而抵莽嶽嶺者也乃隨楊君導遂從北坡下數百步而桃花千樹深紅淺暈倏入錦繡叢中穿其中復西上大道橫過其南其上卽萬松菴其下爲段氏墓皆東向段墓中懸塢中萬松高踞嶺上并桃花塢其初皆爲土官家山臺爲段氏所葬而桃花萬松猶其家者萬松昔爲菴閤今亦營爲馬鬣門扇莫由入遂仍從關廟側約一里下山山之北有峽甚深自後山環夾而出澗流嵌其下是爲崖塢兩崖駢立其口甚逼自外遙望不知山之中斷也余欲溯其流入以急於金華遂循山南行一里餘有岡如塔牆自西山而東巨州南乃引水之岡也逾岡又南一里餘有道宮倚西山下亦東向其內左偏有何氏書館何鄉紳之子讀書其中宮

中焚修者，非黃冠，乃罌曇也。引余游館中，觀茶花，呼何公子出晤，而何不在。留余少憩，余急於登山，乃出從宮右折而西上坡。一里有神廟，當石坡上，爲土主之宮。其廟東向而前，有閣，閣後兩古柏夾立，虬藤夭矯，連絡上下。流泉突石，錯落左右，亦幽闐名區也。與何公子遇，欲拉余返館，且曰：「家大人亦祈一見，蓋其父好延異人。」故其子欲邀余相晤，余約以下山來叩。後詢何以進士起家，乃名可及者，憶其以魏黨削奪後，乃不往。遂從廟右西上，於是崇攀仰陟，遵垂坡以登。三里，轉突崖之上，其崖突兀坡右，下臨深峽，峽自其上石門下墜甚深。從此上眺，雙崖駢門，高倚峯頭，其內環立巖翠，彷彿有雲旌羽裳出沒，益鼓勇直上路，曲折懸陡。又一里，而登門之左崖，其上有小石塔，循崖西入，兩崖中關，上插雲霄而下，甚平，有佛宇三楹，當其中。左右恰支兩崖，而峽從其前下墜，路由左崖入，由右崖棧石壁而盤，其前以登玉皇閣佛宇之後，有池一方，引小水從後峽滴入，池上有飛巖嵌右崖間，一僧藉巖而栖，當兩崖夾立之底，停午不見日色，惟有空翠冷雲，綉繆牖戶而已。由崖底坡峻而登，內塢有三清閣，由崖右歷棧而躡前崖，有玉虛亭，咫尺有幽曠之異，余乃先其曠者，遂躡棧盤右崖之前，棧高懸數丈，上下皆絕壁，端聳雲外，脚插峽底，棧架空而橫倚之，東度前崖，乃盤南崖西轉北上，而凌其端，即峽門右崖之絕頂也。東向高懸，三面峭削，凌空無倚，前俯平川，烟波邴樹，歷歷如畫，幅倒鋪，後眺內峽，環碧中迴，如蓉城葦闕，互相掩映，窈窕莫測，峯頭止容一閣，奉玉宸於上，余憑攬久之，四顧無路，將由前道下棧，忽有一僧至，曰：「此間有小徑，可入內峽，不必下行。」余隨之，從閣左危崖之端，挨空翻側，踐崖紋一線，盤之西入，下瞰即飛棧之上也。半里，而抵內峽之中，峽中危峯內簇，瓣分蒂縈，中空如蓮房，有圓峯獨穹於後，當峽中峙，兩旁俱有峯攢合，界爲兩峽，合

於中峯前。旁峯外綴連岡。自後脊臂抱而前。合成崖門對距。止成線峽。外圍中簇。此亦洞天之絕勝矣。岡上小峯。共有五頂。土人謂上接五行。有金木水火土之辨。此亦過求之論。卽不藉五行。亦豈輸三島哉。中峯前結閣奉三清。前有古柏一株。頗巨。當兩峽中合之上。余欲上躡中峯。見閣後路甚仄。陟左峽而上。有路前踏峽門左崖之頂。乃陟峽而北躡之。東出西轉。有塔峙坡間。路至此絕。余猶攀巉踐削。久之不得路。而楊氏之子與擔夫俱在下遙呼。乃返從內峽三清閣前下墜峽底。共一里而至峽門內方池上。就巖穴僧栖。敲火沸泉。以所攜飯投而共啖之。乃與僧同出峽門。循左崖東行。僧指右峽壁間突崖之下。石裂而成峽。下臨絕壑。中嵌隴崖。其內直逼山後。莽歇峽中。從來皆虎豹盤踞。無敢入者。余欲南向懸崖下。僧曰。旣無路而有虎。君何苦必欲以身試也。且外阻危崖。內無火炬。卽不遇虎。亦不能入。楊氏子謂急下山。猶可覓羅尤溫泉。此不測區。必不能從也。乃隨之東北下山。一里。路分兩岐。一循山北下。爲入州便道。一直東隨坡下。卽來時道。僧乃別從北去。余仍東下。一里。路左有一巨石。當坡東向而峙。下瞰土主廟。後石高三丈。東面平削。鑄三天王像於上。中像更大。上齊石頂。下踏崖脚。手托一塔。左右二像少殺之。土人言土司出兵。必宰豬羊夜祭之。祭後牲俱烏有。曠必有功。是爲天王石。又下一里。至土主廟南。乃逾澗南上坡。循西山之東。逾坡度塢。南向而行。邨之倚坡臨川者。雖舍屈曲。竹樹扶疎。綴以夭桃素李。光景甚異。三里餘。而得一巨邨。則金華之峯。至是南盡。又下爲盤嶺。迴巨南去。蘭州之道。由是而西躡之。從楊邨而達焉。由邨南東盤東突之嘴。共里餘。南轉而得羅尤邑。亦百家之聚也。其處有溫泉。在邨窪中。出。每冬月則沸流如注。人爭浴之。而春至則涸。成汗池焉。水止而不流。亦不熱矣。有二池。一在路旁。一在環塔之內。今

觀之與行潦無異。土人言其水與蘭州溫泉。彼此互出。溢於此則彼涸。溢於彼則此涸。大意東出者在秋冬。西出者在春夏。其中間隔重巒絕筭相距八十里。而往來有時。更代不爽。此又一異矣。邨中有流泉自西峽出。人爭引以灌。與溫泉不相涉。其上有石龍寺。以晚不及探。遂由大道北返。四里北。越一橋。橋北有居廬。爲水寨邨。從邨北折而西。望金華山石門之峽。高懸雙闕。如天門。魚峙。又二里北。抵州治。入南街。又里餘而返寓。

十五日。余欲啓行。聞楊君喬梓言。莽歇嶺爲一州勝處。乃復爲一日停。命擔者裹飯從游。先從崖場入崖場者。在金華北峯之下。有澗破重壁而東出。剖層峯爲二。其內皆雲。春水確極幽寂。之致。莽歇正道當從南崖上。余意披峽而西。由峽底覓道上。更可兼盡。遂溯澗流入。始緣澗北。不得入。仍渡澗南。西入南崖之上。卽昨桃花迷塢處。而此當其下嶽。矯首兩崖逼霄。但謂澗底流泉別有天地。不復知峯頭春色。更占人間也。曲折三里。祇容一溪宛轉。亂春互答。旣而峯迴峽轉。前嶺西巨。夾澗北來。中壑稍開。環崖愈嶮。路亦轉北。而回眺西南嶺頭。當是莽歇所在。不應北入。適有樵者至。執而問之。曰。此澗西北。從後山來。莽歇之道。當從西巨之嶺。南向躡其脊。可得正道。余從之。遂緣西巨嶺西南躡之。雖無路徑。方位已不出吾目中。一里餘。遂南躡其北突之脊。東來之路。亦逾此轉南矣。遂從之。此峯自金華山北。向橫突。從此下墜。前盡於崖場峽口。後盡於所逾之脊。其西又有山一支。亦自南北向橫突。金華山之後。而爲北下之峽。蓋二山俱從西南老君山來。分支並馳。中夾成筭。石崖盤錯。卽所謂莽歇嶺也。於是循金華山之西南向二里。又漸下者半里。而抵筭中。其筭南來。東崖卽金華北嶺之後。西崖是爲莽歇。皆純石危巨。駢峽相對。而路當其

下先有一崖北向橫障箐中下嵌成屋懸覆二丈餘而東北一石下垂如象鼻柱地路南向無隙從象鼻卷中傍東崖上透遂歷覆崖之上望東西兩崖俱有石度壁覆雲而西崖尤爲突兀上露兩亭因西向躡危登之其亭皆東向倚崖綴壁浮嵌欹仄而南列者較大位佛像於中左壁有泉自石罅出下涵小池而不溢北亭就嵌崖通路撫虛而過得片石冒亭其上三面懸削其路遂絕此反北凌箐口高出象鼻覆崖之上矣憑眺久之聞木魚聲甚亮而崖迴石障不知其處復東下箐底溯細流北入則西崖轉峭削骨巖崩嶮壓其勢彌異半里矯首上眺或下嵌上突或中剝旁裂或層堆或直劈各極齶騰有書其上爲天作高山者其字甚大而懸穹亦甚高或云以篋籬藤索從峯頂倒挂而書者西崖有白衣大士東崖有胡僧達摩皆摩空粘壁而成似非人跡所到也更南半里有玉皇閣當箐中由此攀西崖捩石磴有僧嵌一閣於崖隙其閣亦東向其崖上下陡絕中嵌橫紋而開倚之接橫紋而北又覆一亭中供巨佛倚壁而立以崖逼不容青蓮座也其北橫紋迷絕矣前聞鯨聲遙遞卽此閣僧其師爲南都人茹淡關幽栖此有年昨以禪誦赴厓場而守廬者乃其徒也留余待之余愛其幽險爲憩閣中作記者半日僧爲具滄下午而師不至余問僧此處有路通金華山否僧言金華尚在東南隔大脊一重箐中無路上東向直躡東崖乃南趨逾頂而東下之蓋東崖至是匪石而上但峭削之極直列如屏其上爲難余時已神往卽仍下玉皇閣遂東向攀嶺上時有游人在玉皇閣者交呼此處險極難階余不願愈上愈峻二里有路緣峯腰自南而北擔者欲從北去余強之南半里此路乃東通後嶺非東南逾頂者乃復東向躡峻擔者屢後呼之不至余不復待竭蹶上躡一里餘而東逾其脊從脊上俯視見州治在川東北矣乃卽從脊南趨半里又東南

躡峻上一里始凌金華山頂。於是北眺麗江，西眺蘭州，東眺鶴慶，南眺大理。雖嵌重峯之下，不能辨其城郭人民，而西之老君，北之大脊，東之大脊，分支處南之印鶴，橫環處雪浪雲派，無不歷歷獻形。正如天際真人下辨九州，俱如一黍也。復從頂脊南行，脊上已有路，直前一里，漸西轉向老君。余知乃楊莊道，乃轉而北，瞰東向之路，得一線垂管，下遂從之。下里餘路，窮管密，傾崖倒坎，歛仄蒙翳，下嶽莫測，乃攀枝橫跌，跌一重，復更一枝，幸枝稠管密，不知倒空之險。如是一里，如蹈碧海，茫無涯際，既而審視，忽見一塔下湧，雖隔懸重管，而方隅在目，知去石門不在弱水外矣。益用攀墜之法，又一里有線徑，伏管間，隨之亟行，半里，得中窪之峽，又半里，出三清閣之後，卽昨來審視而難從者。於是下峽門，過昨所飯處，皆闕無一人，乃前趨過昨所望虎穴之上。此直康衢，非險道矣。乃從北道循西山北向下五里而返寓，則擔夫猶未歸也。十六日，平明炊飯而行，遵南街出七里至羅尤邑，余以爲將濱湖而行，而大道俱西南循坡，竟不見波光，渚影途中，屢陟岡，越澗，皆自西向東，而岡澗俱不巨，皆有郁廬。八里一聚落頗盛，從其南又一里，大路將東轉而趨海門橋，有歧西南入，乃石寶山道也。從此始與大道別，南瞻印鶴山尖，聳而當湖之南，爲一川之南屏，其脈自湖東南下伏，而西度復聳，故榆城大道過海門橋，遶湖南而東，由其東伏處南逾而出，觀香山湖流所注，由海門橋遶山北而西，由其西盡處南搗而下沙溪，石寶山又在印鶴西南，東隔此溪南下，又西隔駝強江北流，故其路始從此溪北峽入，又從駝強江東峽渡，然後及石寶之麓焉。由歧路循西坡南下，一里度一峽，從峽南上轉而西行，二里餘，已遙望石寶山尖，穹西大峯之南矣。於是復西南下一里，涉澗，乃南向升層岡，峽中曲折三里，始南逾其脊，南下二里，有水自西南峽來，至此折而東去，是爲駝

強江有大石梁南跨之橋南環陸連阡南陟之半里有邨廬倚南坡下頗盛是爲駝強邨從邨南復隨脊南上一里餘登嶺脊從脊上西望老君山雪色嶙嶙在重峯夾澗之西始知石寶之脈猶從金華南下而盡於駝強北轉之處若老君之脈則南從橫嶺而盡於黑會瀾滄之交矣平行脊上一里餘稍南下度峽峭半里東望海門橋之溪已破峽嵌底而南有路隨箐直下而就之此沙溪道也有岐南上盤西峯之南此石寶道乃南上盤峯一里餘凌峯之南遂西轉而飯從嶺頭西向行二里稍下而逾脊西隨之南轉西向一里又西南逾其北突之崖始平望石寶之尖與西峯竝峙而白塔高懸其間南一里遂墜壑直下一里抵崖麓則駝強江自南而北奔流石峽中而兩崖東西夾峙巉石飛鸞古木盤盤懸藤密箐蒙蔽山谷祇覺綠雲上幕而仰不見天日玉龍下馳而旁不露津涯蓋西卽石寶之麓東乃北邁之峯駢夾止容一水而下嶽上逼極幽異之勢循東崖南行三里夾壁稍開有石梁西度立梁上四眺尙不見寺托何處梁南兩崖湖水而上已無纖徑而橋東有路南逾東峯則沙溪之道也度橋西半里西壁稍開中墜一坑甚峻有巨閣當其口已傾圮不蔽風雨而坑中亦無入路惟仰見其上盤崖層疊雲迴幢擁如芙蓉十二樓令人目眩心駭路循坑右盤崖磴曲折上一里餘而入石寶寺山門門殿三四層俱東向荒落不整僧道亦寥寥然石階殿址固自雄也余停行李於後殿之右一老僧栖其後初不延納余不願卽從殿北盤左腋窮北巖二重復下從殿南盤右腋窮北巖一重再下則老僧已炊黃梁相待時已下午復從右腋上玉皇閣窮塔頂旣暮始下蓋後殿正嵌崖脚其層巨之崖重重上盤而路各從兩旁腋開分道橫披而入其前旣懸削不能直上而上亦中斷不能交通故殿後第一層分嵌三竅北竅二重路從北腋轉南竅一重

路從南腋轉，俱迴臨殿上，而中間不通。其上又環爲第二層，殿後仰瞻不見也。路又從玉皇閣北轉，卽凭臨第一層之上，從突崖北陟，躡北支西上三里餘，凌俊峯之頂，頂頗平，西半里有白塔，當坪間，又中窺爲土塘者二而無水，窪之南皆石坡外突，平度如塘堰，而石面有紋如龍鱗，有小窪嵌其上，皆淺而有水，其頂卽西並大峯，其峯橫列上聳，西擁如屏，欲躡其上，路絕日暮而止。僧言其上有天成石像，并不竭石池，余所親，頗不一，亦少就雕刻，不辨孰爲天成也。

十七日，由石寶飯而下山二里，度橋東上，卽轉東南二里，東逾其脊，乃轉而南行，漸下，轉而西南，三里，又轉而東，一里，循山南轉。其地馬嶺，盛開十餘小桑，簇成一叢，腰紅奪目，與山茶同時。二里，過一南度之脊，里餘，越嶺而南，始望見沙溪之塢，關於東麓，所陟之峯，與東界大山相持而南，中夾大塢，而劍川湖之流，合駭強江出峽，貫於川中，所謂沙溪也。其塢東西闊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所出米穀甚盛，劍川州皆來取足焉。從嶺南行又二里，峯頭石忽湧起，如獅如象，高者成崖，卑者爲級，穿門蹈躡，覺其有異，而不知其卽鐘山也。去而後知之，欲再返觀，已無及矣。又一里，遂東南下三里，及其麓，從田塍間東南行二里，得一大邨，曰沙腿，遇一僧，卽石寶山之主僧也。欲留余還觀鐘山，且言從此西四十里，過蘆食坪，卽通楊邨。蘭州由蘭州出五鹽井，經從雲龍州，抵永昌甚便。余將從之，以浪穹何巢阿未晤，且欲一觀大理，更開此地東去，卽觀音山，爲鶴慶大理通道，若舍此而西，卽多未了之願，乃別僧東南行，塍間三里，至四屯邨，處甚盛，沙溪之水流其東，有木梁東西駕其上，甚長，度橋，又東南望峽，坡而趨二里，由峽躡坡東向上者五里，得一坡頂，踞而飯，又東一里餘，見路右有峽，西陞如劃，塹其南有崖，北向一洞，亦北向關門，艱於陞，峽

惟隔崖眺望不及攀也。又東里餘，抵東脊之下，有澗自北來，小水流其中，南注西墜，峽間大路涉澗而東，逾脊已乃知其爲三營道。如欲趨觀音山，當溯澗而北入塢，余乃復返澗西，北向溯之，入行夾中，徑甚微，兩旁石樹漸合，二里出來，乃東北躡坡而上，坡間萬松森列，馬纏花映日，燒林而不聞人聲。五里轉而東，又上五里，始躡其脊，脊南北俱峯，中反窪而成窠，穿窠一里，始東北向而下，望見東界遙山巒列，上干雲漢，而其下支撐隴盤，猶不見下關之塢也。墜峽而下二里，又見東麓海子一圍，水光如黛，浮映山谷，然其徑蕪塞第望之，東下又二里，始有路自北頂而下，隨之東北降，又五里餘，始及山麓，麓之東平壑內環，小山下繞，自西大山北麓分支，迴環東抱，又轉而西夾於南麓，四週如城中關，如規，北半衍爲平疇，南半瀦爲海子，海子之水，反西南逼大山之麓，破峽墜去，其中蓋另一天也。營壑之中，有居廬駢集，是爲羅木哨，其北岡峯如負屨，獨擁於後，而前有廬室倚其陽，是爲李氏之居，李名某，以進士任吏部郎，地靈人傑，信有徵哉。東行陸疇間二里，過羅木哨，又東一里餘，有大道自西北向東南，交過之，又東半里，抵東岡下，循之而北，半里，乃東向逾岡而上，又半里，乃下及其東麓，數家瀕東溪而居，其溪自三岔路澗峽發源，經觀音山過此而西南，透出洞鼻，合浪穹海子及鳳羽，閱江而同入普陀，陁南經中所下洱海者也。其時將暮，擔者欲止，問邨人不得，乃誤從邨南度小橋，由溪東大道北行二里，得觀音鋪，邨已日暮矣，遂宿。

十八日，昧爽促飯而擔夫逃矣。久之，店人厚索余資，爲送浪穹，遂南行二里，過一石橋，循東山之麓，而南七里，至牛街子，循山南去，爲三營大道，由岐西南，過熱水塘，行塢中，爲浪穹間道，蓋此地已爲浪穹鶴慶犬牙錯壤矣。於是西南從支坡下一里，過熱水塘，有居廬遠之，余南行陸間，其塢擴然大開，西南八里有

小溪自東而西注。越溪又南。東眺三營。居廬甚盛。倚東山之麓。其峯更崇。西望溪流。逼西山之麓。其曉更沃。過此中橫之溪。已全爲浪穹境矣。三營亦浪穹境內。余始從雞山聞其名。以爲山陰也。而何以當山之西南。至是而知沐西平再定佛光寨。以其地險要。特立三營。以控扼之。土人呼營爲陰。遂不免與會稽之縣。縣同一稱。謂莫辨矣。又南十里。則大溪自西而東向曲。由其西有木橋南北跨之。橋左右俱有廊廡。南度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復自東而西向曲。又度橋而行溪之東三里。於是其溪西逼西山南突之嘴。路東南陟隴而行。四里。則大溪又自西而東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圯。陟之頗危。梁之南居廬亦盛。有關帝廟。東南向。是爲大屯。屯之西一山。北自西大山分支南突。其東南又有一山。南自東大山分支北突。若持衡之針。東西交對。而中不接。大溪之水北搗。出洞鼻之東垂。又曲而南環東橫山之西麓。若梭之穿其隙者。兩山既分。懸塢中塢亦若界而爲二。於是又西南行。陸間三里。轉而西三里。過一小石梁。其西則平湖浩然。北接海子。南映山光。而西浮雉堞。有堤界其中。直西而達於城。乃遠堤西行。極似明聖蘇堤。雖無六橋花柳。而四山環翠。中阜弄珠。又西子之所不能及也。湖中魚舸泛泛。葦草新蒨。點瓊飛翠。有不盡蒼茫。無邊瀲灩之意。湖名此碧。有以也。西二里。湖中有阜。中懸百家居。其上南有一突石。高六尺。大三丈。其形如龜。北有一迴岡。高四尺。長十餘丈。東突而昂。其首則蛇石也。龜與蛇交盤於一阜之間。四旁沸泉騰溢者九穴。而龜之口向東南。蛇之口向東北。皆張吻吐沸。交流環溢於重湖之內。龜之上建元武閣。以九穴環其下。今名九派臺。余循龜之南。見其脰中沸水。其上層覆出。爲人聲。缺其水熱。不可以濯。有僧見余遠至。遂留飯。且及夫僕焉。其北蛇岡之下。亦新建一菴。余以入城急。不暇遍歷。由臺西復行堤間。一里。

海源

度一平橋。又二里入浪穹東門。一里抵西山之下。乃南轉入護明寺。憩行李於方丈。寺東向。其殿已久。敝僧方修飾之。寺之南爲文昌閣。又南爲文廟。皆東向。而溫泉卽洋溢於其北。旣憩行李。時甫過午。入叩何公巢阿。一見卽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仍命其長君送。至寺宿焉。何名鳴鳳。以經魁。初授四川郫縣令。陞浙江鹽運判官。嘗與眉公道余素履。欲使見不得。其與陳水叔詩有死愧王萊芝。生愧徐霞客之句。余心愧之。亦不能忘。後公轉六安州知州。余卽西游出門。至滇。曾得仕籍。而六安已易人。而殆。訊東來者。又知六安已爲流寇所破。心益忡忡。至晉寧。會教諭趙君爲陸涼人。初自杭州轉任。至晉寧。聞之。知其爲杭州故交也。言來時從隔江問訊。知公已丁艱先歸。後晤雞足大覺寺一僧。乃君之戚。始知果歸。以憂懸任。卽城破。攝家亦未久也。

十九日。何君復具滄於家。攜行李入文廟西廡。乃其姻劉君匏石讀書處也。上午。何君具舟東園外。拉余同諸郎四人登舟。舟小僅容四人。兩舟受八人。遂泛湖而北。舟不用楫。以竹篙刺水而已。渡湖東北三里。湖心見漁舍兩三家。有斷埭垂楊環之。何君將就其處。結樓綴亭。縮納湖山之勝。命余豫題。聯額。余唯唯。眺覽久之。仍泛舟西北二里。遂由湖而入海子。南湖北海。形如葫蘆。而中束如葫蘆之頸焉。湖大而淺。海小而深。湖名此碧。海名洱源。東爲出洞鼻。西爲團頭。北爲龍王廟。三面山環成窩。而海子中溢。南出而爲湖。海子中央。底深數丈。水色澄瑩。有琉璃光。穴從水底噴起。如貫珠聯壁。結爲柱。上躡水面者尺許。從旁遙觀水中之影。千花萬蕊。噴成珠樹。粒粒分明。絲絲不亂。所謂靈海耀珠也。山海經謂洱源出罷谷山。卽此。楊太史有泛湖窮洱源遺碑。沒山間。何君近購得之。將爲立亭以志其勝焉。從海子西南涯登陸。

西行田間。入一菴。卽護明寺之下院也。何君之感。已具滄菴中。爲之醉飽。下午。仍下舟。泛湖西南二里。再入小港。何君爲姻家拉去。兩幼郎留侍。令兩長君同會。還晚。漁而宿文廟西廡。

二十日。何君未歸。兩長君清晨候飯。乃攜盒抱琴。竟堤而東。再爲九烝臺之游。擬浴於池。而浴池無覆室。是日以銜子浴者雜沓。乃已。遂由新菴。擲蛇口溫泉。憩弄久之。仍至九烝臺。撫琴命酌。何長君不特文章擯藻。而絲竹俱精。就龜口泉淪。雞卵爲淪。味勝於湯煮者。已而寺僧更出盒佐觴。下午乃返。西風甚急。何長君抱琴向風而行。以風韻絃。其聲冷冷。山水之調。更出自然也。

二十一日。何君歸。飯余於前樓。以其集示余。中有爲余咏者。余亦作二詩以酬之。

二十二日。何君特設宴。宴余。余以小疾欲暫臥。懇辭不獲。強起赴酌。何君出所藏山谷真蹟。楊升菴手卷示余。

二十三日。何長君聯騎同爲佛光寨之游。佛光寨者。浪穹東山之最高險處。東山北自觀音山南下。一穹而爲三營。後山再穹而爲佛光寨。三穹而爲靈應山。其勢皆崇。雄如屏。連障天半。遙望雖支隴。其中實多崩崖疊壁。不易攀躋。故佛光寨夙稱天險。名勝志謂爲孟獲首寨。然載於鄧川。而不載於浪穹。誤矣。國初旣平滇。西有普顏篤者。復據此以叛。久征不下。數年而後克之。今以其地建靈光寺。從寺後而上。有一女關。最險。言一女當關。莫之能越也。顏篤據寨。以諸女子分守峯頭。遙望山下。無所不見。從關而上。卽通後山之道。北出七坪。南下北牙者也。余聞其勝。故與長君先及之。仍從九烝臺。共十里。過太屯石梁。其梁已折。而重建橫木橋以度。途從東北行五里。轉而東。從徑路又三里。直抵東山下。乃沿山東北上。又二里而

及靈光寺。寺門東向。下臨遙川。其前坡雖峻。而石不多。惟寺前一石高突如屋。前樓後殿。兩廡爲炊臥之所。乃何君之伯某。府別駕所建。今且就圯矣。余至。先有三客在。皆呂姓。一少而麻衣者。爲呂揮使子。其二長者。卽其叔也。具漁相餉。爲余言。一女關之勝。欲卽登之。諸君謂日晚不及。迨下午。諸呂別去。何長君亦往三營戚家。余獨留寺中。爲明晨逼歷之計。諸呂留蔬果于僧。令供余。且導余遊。

二十四日晨起。索飯。卽同寺僧。從寺後躋危坡而上。二里餘有歧。北盤入峽者。向寨址道也。歷級直上。而南越峯頭者。向一女關道也。余從其上者。一里餘。凌坡之脊。隨之南轉。俯瞰脊東。盤夾中有遺址。圍牆卽普顏篤之舊寨也。反在其下矣。南一里。峯頭始有石壘。纒從其下。東轉南突。危崖北臨。寨底線徑橫腰。下

缺

二十五日至月終俱缺

徐霞客遊記

卷八上

滇遊日記八

己卯三月初一日。何長公以騎至文廟前。再饋滄爲包。乃出南門。一里。過演武場。大道東南去。乃由岐西南循西山行。四里。西山南盡。有水自西峽出。卽鳳羽之流也。其水頗大。南卽天馬山橫夾之。與西山南盡處。相峙若門。水出其中。東注苾碧湖南。坡墜間。抵練城。而南入普陀。路循西山南盡處。溯水而入。五里。北崖忽石峰壁立。聳首西顧。其內塢稍開。有邨當聳首下塢中。是名山關。聳首之上。有神宇。踞石巔。望之突兀。甚蓋卽縣後山。自三台分支南下。此其西南盡處也。其內大脊稍西。曲南與天馬夾成。東西塢循溪北崖間。又三里餘。西抵大脊之下。於是折而南。一里。渡澗。東循東山南行。一里。爲閬江門。有守哨者在路旁。又南二里。有小山當峽。而踞扼水之吭。鳳羽之水南來。鐵甲場之澗西出。合而搗東崖。下路乃緣崖襲其上。二里。出扼吭之南。邨居當坡東。若縮其口者。由是邨南山塢大開。西爲鳳羽。東爲啟始。後山夾成。南北大塢。其勢甚開。三流貫其中。南自上。颺北抵於此。約二十里。皆良田。接墜縮谷成。邨。峽通幽入。靈臯夾水居。古之朱陳。邨桃花源。蓂萼已盡。而猶留此一奧。亦大奇事也。循東山而南。爲新生邑。共五里。折而西。度塢中。截塢五里。抵西山鳳羽之下。是爲舍上盤。古之鳳羽縣也。今有巡司一流。一土尹。姓名忠。號戀亭。爲呂揮使夢簾之婿。呂夢熊先馳使導。爲居停。而尹以捕緝往後山。其內人出飯待客。甚豐。薄暮。

尹返更具酌設鼓吹焉。是夜大雨。迨曉而雪滿西山。

初二日晨。浚後尹具數騎邀余遊西山。蓋西山卽鳳羽之東垂也。條岡數十支。俱東向蜿蜒而下。北爲土主坪。南爲白玉寨。是日飯於白玉寨北支帝釋寺中。其支連疊三寺。而俱無僧居。言亦以避寇去也。從土主廟更西上十五里卽關坪。爲鳳羽絕頂。其南白玉廟後。其山更高望之。雪光體體而不及登。鳳羽一名烏甲山。每歲九月。爲千萬爲羣。來集坪間。皆此地所無者。土人舉火。爲輒毀之。

清源洞

初三日尹備騎命四人導遊清源洞。晨浚後卽行。循西山南行五里。過一邨。有山橫巨塢南。大塢至。是南盡而分爲二峽。西峽路由馬子哨通漾濞。有一水出其中。東峽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有二水出其中。其山蓋南自馬子哨分支北突者。由其北麓二里。東降而涉塢。過上駟邨。渡三澗。三里東抵一邨。復上坡。循東山南行一里餘。渡東澗之西。乃南躡坡岡。則東之蠟坪廠山。其廠出嶺山之東。卽鄧川州與西之橫巨山。又夾成小塢。南行里餘。乃折而東。逾一岡。共一里。東向下。忽見一水自壑底出。卽東澗之上。流出自洞下者也。亟下壑底。睹其水自南穴出。涌而北流成溪。其上崖間一穴。大僅二三尺。亦北向上。書清源洞三字。爲鄧川縉紳楊南金筆。水不從上洞出。由洞口下降而入。亦不見水。或曰。行數里後。乃聞水聲。其入處逼仄深墜。恰如茶陵之後洞。導者二人。一負松明一篋。一人然松明爲炬。以入。南入數丈。路分爲二。下穿者爲穴。上躋者爲樓。樓之上復分二穴。穿右穴而進。其下甚削。陷峽頗深。卽下穿所入之峽也。以壁削路阻不得達。乃返穿左穴而進。其內曲折駢夾。高不及丈。闊亦如之。而中多直豎之柱。或連枝割壘。或中盤旁叢。分合間錯。披隙透窟。頗覺靈異。但石質甚瑩白。而爲松炬所薰。皆黑若煙煤。着手卽膩。不可脫。蓋其

洞既不高曠。煙霧莫散。而土人又慣用松明。便於僂僂。而益增其煤膩。蓋先是有識者謂余曰。是洞須歲首卽遊爲妙。過二月。輒爲煙所黑。余問其故。曰。洞內經年人莫之入。煙之舊染者。旣漸退。而白乳之新生者。亦漸垂而長。故一當新歲。人競遊之。光景甚異。從此至二月。遊者已多。新生之乳。旣被採折。再染之垢。愈益薰蒸。但能點染衣服。無復領其光華矣。余不以其言爲然。至是而知洞以低故。其乳易採。遂折取無餘。其煙易染。遂薰蒸有積。其言誠不誣也。透柱隙南入。漸有水貯柱底盤中。其盤皆石底迴環。大如盆盎。頗似粵西洞中仙田之類。但不能如其多也。約進半里。又墜穴西下。其深四五尺。復夾而南北。下平上湊。高與闔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餘丈。亦窅縮不能進。乃復出。升墜穴之上。尋其南隙。更披隘以入。入數丈。洞漸低。乳柱漸逼。俯膝透隙。匍匐愈難。復返而出。由樓下坑內。批隙東轉。又入數十丈。其內高闔與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勝。旣窮。乃西從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稍覺崆峒。卽入時由樓上俯瞰處。既下穴出。漸見天光。乃升崖出口。滿身皆染滯蒙垢矣。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踞石而洗。水從亂穴中汨汨出。遂成大溪。北去。清冷澈骨。所留二人。炊黃粱於洞外者亦熟。以所攜酒脯。箕踞啖洞前。仰見天光如洗。四山如城。甚樞幽輿。飯後仍逾西峒稍南。遵花甸路。遂橫涉中溪。西上橫。巨山之東坂。沿山陟隴。五里下。出上駟邨之西。仍循西山北行。一里過一邨。遂由小徑。遶西山隴半。搜剔幽奧。上下岡坂十餘里。抵暮。還宿於尹宅。

初四日。尹備數騎。循西山而北。三里。盤西山東出之嘴。又北半里。忽見山麓有數樹撐空。出馬足下。其下水聲淙淙。出樹間。則泉穴自山底東透隙而出也。又北半里。有坑自北山陷墜成峽。涉之。稍東。又盤一嘴。

又三里而至波大邑。倚西山而聚廬。亦此間大聚落也。由邨北墜坑而下橫涉一澗。又北上逾岡。三里而下是爲鐵甲塲。有溪自西山東注。邨廬夾之前。閼江門南當峽扼水。小山又東巖爲此中水口。南北環山兩支。復交於前。又若別成一洞天者。過溪上北山。此山自西山橫拖而來。爲鐵甲塲龍砂。實鳳羽第三重砂也。東東溪流最爲緊固。其西南之麓卽鐵甲東北之麓卽閼江門。鳳羽一川全以此爲鎖鑰焉。騎登其上。還飯於鐵甲塲居民家。置二樽於架上。下爨以火。插藤於中而遞吸之。塵添而味不減。其邨氓慣走繩旬。皆多彝貨。以孩兒茶點水饗客。茶色若胭脂而無味。下午仍從波大邑盤泉穴山嘴復西上探其腋中。小圓山。風雨大至。沾濡而返。

初五日晨起欲別。尹君以是日清明。留宴於瑩山。卽土主廟北新塋也。坐廟前觀祭掃者紛紛。奢者攜一豬。就塋間火炕之而祭。貧者攜一雞。就塋間弔殺之。亦烹以祭。迴憶先塋。已三達春露。不覺慨然。亟返而臥。

初六日。余欲別。而尹君謂前邀其岳呂夢熊。期今日至。必再暫停。適邨有諸生許姓者。邀登鳳羽南高嶺。隨之。下午返。而呂君果至。相見甚懽。

初七日。尹君仍備騎。同夢熊再爲清源洞之遊。先從白米邨。截川而東。五里。遵東山南行。山麓有騎龍景帝廟。廟北有泉一穴。自崖下湧出。崖石嵌磊。巨木盤剝。清泉漱其下。古藤絡其上。境甚清幽。土人之耕者。見數騎至。以爲追捕者。俱釋耜而趨山走險。呼之趨益急。又南五里而抵清源洞。不復深入。攬洞前形勢。仍西渡中溪。逼觀西山形勝而返。下午。余苦案別。呂君代爲尹留甚篤。是日宴張氏兩公子。客去。猶與呂

君洗盞更酌陳樂爲胡舞曰緊急鼓。

初八日同夢熊早飯後別尹君三十五里抵浪穹南門夢熊別去期中句晤榆城余入文廟命願儀借炊於護明寺而後往候何六安何公待余不至已先一日趨榆城矣余乃促何長君定夫爲明日行計何長君留酌書館復汲湯泉爲浴而臥。

初九日早飯於何處比行陰雲四合大有雨意何長君次君仍以盒餞於南郊南行三里則鳳羽溪自西而東注架木橋度之又南里餘抵天馬山麓乃循而東行風雨漸至東里餘有小阜踞峽口之北曰練城置浮屠於上爲縣學之案此縣普陀啞水口既極逼東而又天生此一阜中懸以鎖鑰之砦碧湖洱源海及觀音山之水出於阜東鳳羽山之水出於阜西俱合於阜南是爲三江口由其西望之而行又二里將南入峽先有木橋跨其上流度橋而東應山鋪之路自東北逾橫山來會遂南入峽口是峽東山卽靈應山西下之支西山卽天馬山東盡之處兩山逼湊急流搗其中爲浪穹諸水所由出路從橋東卽隨流南入峽口有數家當峽而居是爲巡檢司時風雨交橫少避於跨橋樓上樓圯不能蔽寒甚南望峽中風陣如舞北眺凌雲諸峯出沒閃爍坐久之雨不止乃強擔夫行初從東崖南向行普陀啞中一里峽轉而西曲路亦西隨之一里復轉而南一里有一家倚東崖而居按郡志有龍馬洞在峽中疑卽其處而雨甚不及問又南江流搗啞中愈驟啞中石筍突而激湍或爲橫檻以扼之或爲夾門以束之或爲齟齬或爲劍戟或爲犀象或爲鸞鳥百態以極其搏截之勢而水終不爲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過之或挾而濺之百狀以盡其超越之觀時沸流傾足下大雨注頭上兩崖夾身一線透腋轉覺神王二里顧西崖之底有

小穴當危崖下，東向與波流吞吐，心以爲異。過而問熱水洞何在，始知卽此穴也。先是土人言：普陀崆中有熱水洞，門甚隘而中頗寬，其水自洞底涌出如沸湯，人入洞門爲熱氣所蒸，無不決汗，有疾者輒愈。九蒸壅止可養卵，而此可糜肉，余時寒甚，然穴在崆底甚深，且已過不及下也。又南一里，峽乃盡，前散爲塢，水乃出，而路乃下坡。半里抵塢，是爲下山口，蓋崆東之山，卽靈應南垂，至是南盡，餘脈逕而東，乃南衍爲西山灣之脊，崆西之山，南自鄧川西，逆流而上，中間爲南北大塢，而彌直佺江貫其中焉。峽口之南有郵營塢，是爲鄧川州境，於是江兩岸垂楊夾堤，路從東岸行，六里餘而抵中所，時衣已濕透，風雨不止，乃覓逆旅，沸湯爲飯，入叩劉陶石名一金，爰以郵營爲涿州守，卒於任，前宿其來，風莊者劉君出酒慰寒，遂宿其前樓，出楊太史二十四氣歌相示，書法帶趙吳興，而有媚逸之致。

初十日，雨止而餘寒猶在，四山雪色照人，造飯而擔夫逸去，劉君乃令人覓小舟於江岸之西，覆鐘山下，另覓夫肩行李，從陸行，言西山下有湖可遊，欲與余同泛也。蓋中所當彌直佺江出峽之始，其地平沃，居屯甚盛，築堤導江爲中流，所東山下有水自焦石洞下，沿東山經龍王廟前，匯爲東湖，流爲閩地江，是爲東流，所西山之下有水自鐘山石穴中東出爲綠玉池，南流爲羅蒔江，是爲西流，所故其地亦有三江之名，然練城之三江合流，此所之三江分流，雖同南行注洱海而未嘗相入也。余與劉君先西過大石梁，乃跨彌直佺江上者，西行陸中一里，有橋跨小溪，上卽羅蒔江也。橋之北，水塘激澗，青蒲蒙茸，橋之南，溪流如線，蛇行兩畦間，因踞橋待舟，北望梅花郵綠玉池在里外，而隔浦路濕，舟至便行，竟不及北探也。此地名中所，東山之東，羅川之上，亦有中所，乃卽此地之分屯也。余昔自雞山西下，所托宿處大約此地，正

東與雞鳴寺。西與鳳羽舍。上盤相對。但各間一山脊耳。橋西諸山皆土。而峭削殊甚。時多崩圯。鑑山峙橋西北。溪始峙橋正西。蓋鐘山突而東。溪始環而西。溪始之上。有水一圍。匯絕頂間。東南墜峽而下。高挈衆流之祖。故以溪始名。下舟隨溪。遵其東麓。南行兩旁。膝低於溪。壑岸行水於中。其流雖小而急。此處小舟如葉。止受三人。其中彌直。住江似可通大舟。而流急莫從。二里。則兩岸漸平。而走沙中。壅舟膠不前。劉君與余乃登岸行隴。舟人乃凌波曳舟。五里。乃復下舟。少曲而西。半里。遂南挺而下。湖湖中菱蒲汎汎。多有連蕪爲畦。植柳爲岸。而結廬於中者。汀港相間。曲折成趣。深處則曠然展鏡。夾處則窅然罨畫。俯俯有江南風景。而外有四山環翠。覺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湖中渚田甚沃。種蒜大如拳。而味異。鶯粟花連疇。接隴於黛柳。鏡波之間。景趣殊勝。三里。湖盡。西南瞻鄧州。治當山腋曲間。居廬不甚盛。而無城。其右有崩峽。倒衝之。昔年遷於德源城。以艱於水。復還故處。大路在湖之東。彌直住江西岸。若由陸路行。不復知此。中有湖。併湖中有此景也。又南行港間。一里餘。有路自東橫。亘於西山。卽達州治之通道也。堤之下。連架三橋以洩水。舟由堤北東行。一里。穿橋而南。又半里。有小橋曰三條橋。卽北從中所來之大道也。水穿橋東。路度橋南。俱南向行。初約願僕以行李待此。而不在。劉君臨岐踟躕。時已過午。腹餒。余揮手別劉君。令速返。余遵大道南行。始見路東有小山。橫亘塢中。若當門之檻。截塢而出者。是爲德源城。蓋古跡也。按壽晉六詔。未一南詔。延五詔。長爲星回會。鄧賡詔之妻。勸夫莫往。曰。此許也。必有變。以鐵環約夫臂而行。後五詔俱焚死。遺屍莫辨。獨鄧賡以誓約詔之。遲後有欲強妻之。復以計給之。得自盡。不爲所污。故後人以德源。誌之。山橫塢中。不甚高。而東西兩端。各不屬於大山。山之西。與臥牛相夾。則羅蒔江與鄧川驛路從

之山之東與西山灣山相夾。則彌直。仗閔地二江從之。南三里。從其西峽。傍臥牛山。東突之。嚙行。臥牛山者。鄧川東下南砂之臂也。一大峯一小峯。相屬而下。大者名臥牛。小者名象山。土人以象小而牛大。今俱呼爲象山。云。溪峽之間。有數十家。當道是爲鄧川驛。過驛一里。上盤西山之嚙。始追及僕。擔遂南望洱海。直上關而北。而德源橫亘之南。尙有平隴。南接海濱。德源山之東。大山南下之脊。至是亦低伏。東轉而直。接海東大山。蓋萬里之脈。至洱海之北。而始低渡。云。由嘴南仍依西山南下。二里。下度一峽口。其峽自西山出。橫涉之。而南上坡間。又二里。有坊當道。遂坡南行。始與洱海近。共五里。西山之坡。東向而突海中。是爲龍王廟。南崖之下。有油魚洞。西山腋中有十里香奇樹。皆爲此中奇勝。而南瞻沙坪。去坡一里。而遙急。令僕擔先覓寓。具滄。余并探此。而後中食。乃從大路東半里。下至海崖。其廟東臨大海。有漁戶數家。居廟中。廟前一坑。下墜。架石度其上。如橋。從石南墜坑下丈餘。其坑南北橫二丈。東西闊八尺。其下再嵌而下。則水貫峽底。小魚千萬頭。雜沓於內。漁人見余至。取飯一掌。撒則羣叢而嘖之。蓋其下亦有細穴。潛通洱海。但無大魚。不過如指者耳。油魚洞在廟崖曲之間。水石交薄。崖內遜而抱水。東向如缺。崖下插水中。巉峭透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魚出。其中大亦如指。而周身俱油。爲此中第一味。過十月。復烏有矣。崖之後。石瓮片如芙蓉裂瓣。從其隙下窺之。多有水漱其底。蓋其下皆潛通也。稍西。上有中壘之宕。當路左。其東崖漱根。亦有水外通。與海波同爲消長焉。從其側交大路。而西逾坡。不得路。望所謂三家邨者。尙隔一箬。踞西峽間。乃西半里。越坡而下。又西半里。涉箬而上。乃沿西山南向而趨。一里。漸得路。轉入西腋。半里。抵三家邨。問老嫗。指奇樹在邨後。田間又半里。至其下。其樹高臨深岸。而南榦半空。巖然挺立。大不及省城。

土主廟奇樹之半，而葉亦差小，其花黃白色，大如蓮，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開，增一瓣，與省會之說同，但開時香聞遠甚，土人謂之十里香，則省中所未聞也。榆城有風花雪月四大景，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雲海，海月，上關以此花著，按志，榆城異產有木蓮花，而不注何地，然他處亦不聞，豈即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終，乃謝時已無餘瓣，不能聞香，見色，惟撫其本辨其葉而已，乃從邨南下坡，共東南二里而至沙坪，聚落夾衢，入邸舍，晚澹已熟，而劉君所倩擔夫已去，乃別倩爲早行計。

點蒼山遊記

十一日早炊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而南一里餘，西山之支又橫突而東，是爲龍首關，蓋點蒼山北界之第一峯也。鳳羽南行，度花甸哨南嶺，而東北轉者，爲龍王廟後諸山，迤邐從鄧川之臥牛溪始，而北盡於天馬，南峙者爲點蒼，而東垂北顧，實始於此，所以謂之龍首。一統志列點蒼十九峯，次第自南而北，則是反以龍尾爲首也。當山垂海錯之處，羣城管道，爲榆城北門鎖鑰，俗謂之上關，以據洱海上流也。入城北門，半里出南門，乃依點蒼東麓南行，高眺西峯，多墜坑而下，蓋後如列屏，前如連袂，所謂十九峯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墜爲坑者也。南二里，過第二峽之南，有邨當大道之右，曰波羅邨，其西山麓有蜩蝶泉之異，余聞之已久，至是得土人西指，乃令僕擔先趨三塔寺，投何巢阿所棲僧舍，而余獨從邨南向西向望山麓，而馳半里有流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有樹大合抱，倚崖而聳，立下有泉，東向漱根，竅而出，漚漚可鑿，稍束，其下又有一小樹，仍有一小泉，亦漱根而出，二泉匯爲方丈之沼，即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即發花如蛺蝶，鬚翅栩栩然，與生蝶無異，又有真蝶千萬，連鬚鉤足，自樹顛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遊人俱從此月，羣而觀之，過五月乃已，余在粵西三里城，陸參戎卽爲余言其異。

至此又以時早未花。詢土人。或言蛺蝶卽其花所變。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類而來。未知孰是。然龍首南北相距不出數里。有此二奇葩。一恨於已落。一恨於未蕊。皆不過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折其枝。圖其葉。而後行。已望見山北第二峽。其口對逼如門。相去不遠。乃北上躡之。始無路。二里近峽南。乃得東來之道。緣之西向上躡。其坡甚峻。略有樵者。問何往。余以尋山對。一人曰。此路從峽南直上。乃樵道。無他奇。南峽中有古佛洞。甚異。但懸崖絕壁。恐不能行。無引者。亦不能識。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旣萬里而來。不爲險阻。余何難前導。余乃解長衣。併所折蛺蝶枝。負之行。共西上者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上者三里。復西向懸躡。又二里。竟凌南峽之上。乃第三峽也。於是緣峽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絕壁。積雪皚皚。當石崖間。旭日映之光。豔奪目下。瞰南峯與崖。又駢峙成峽。其內鑿壑深杳。其外東臨大道。有居廬當其平豁。口甚盛。以此崖南下。俱削石。故必由北坡上。而南轉西入也。又西上二里。崖石愈巖。葉對崖亦穹環駢遠。蓋前猶下崖相對。而至此。則上峯俱迴合矣。又上一里。盤崖漸北。一石橫度足下。而上崖飛鸞刺空。下崖倒影無底。導者言。上崖腋間有洞。曰大水。下崖腋間有洞。曰古佛。而四諦皆無路。導者曰。此度石昔從上崖墜下。橫壓下洞之上。路爲之塞。遂由度石之西。攀枝直墜。其下果有門南向。而上不能見也。門若裂罅。高而不闢。中分三層。下層墜若磐井。俯窺杳黑。而不見其底。昔曾置級以下。溝燈而入。甚深。今級廢。燈無。不能下矣。中層分瓣排棹。內深三丈。石潤而潔。洞狹而朗。如披帷踐樹。坐其內。隨峽引眺。正遙對海光。而洞門之上。有下垂之石。儼如龍首。倒懸寶絡中。挂上層在中。洞右崖之後。盤空上透。望頗窳窳。而中洞兩崖中削。內無從上。其前門夾處。兩崖中澗。左崖前削。石痕如猴。少剋其端。首大如卵。可踐。猴首飛度右崖。以入上洞。但右

崖欹側與左崖雖中懸二尺餘。手無他援。而猴首之足。亦僅點半趾。躍陟甚難。昔亦有橫板之度。而今無從覓。余宛轉久之。不得度而下。導者言數年前。有一僧棲此崖間。多置佛。故以古佛名。自僧去。佛移。其疊級架梯。亦久廢無存。今遂不覺閉塞。余謂不閉塞不奇也。乃復上度石。從其門。捫崖直上。崖亦迸隙成門。門亦南向。高而不闊。與下洞同。但無其層疊之異。峽左石片下垂。擊之作鐘鼓聲。北向入三丈。峽窮而蹶之上。有窪當後壁之半。聳外石片。中刻如壘。曰以手摸之。內圓而底平。乃天成貯泉之器也。其上有白痕。自洞項下垂。其中如玉龍倒影。乃滴水之痕。曰側有白礎一。乃昔人置以飲水者。觀玩既久。乃復下度石。導者乃取樵後。去。余乃仍循崖東下。三里。當南崖之口。路將轉北。見其側亦有小岐。東向草石間。可免北行之迂。乃隨之下。其下甚峻。路屢斷屢續。東下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下三里。乃及麓。渡東出之澗。澗南有巨石高穹。牧者多踞其上。見余自北崖下。爭覘眺之。不知爲何許人也。又南一里半。及周城。卽後。乃東出半里。入夾路之衢。則龍首關來大道也。時腹已餒。問去榆城道尚六十里。亟竭蹶而趨。遙望洱海東灣。蒼山西列。十九峯。雖比肩連袂。而大勢又中分兩重。北重自龍首而南至洪圭。其支東拖而出。又從洪圭後再起爲南重。自無爲而南至龍尾關。其支乃盡洪圭之後。卽有峽西北通花甸。洪圭之前。其支東出者。爲某邨。又東錯而直瞰洱海中。爲鵝鼻嘴。卽羅刹石也。不特山從此疊兩重。而海亦界爲兩重焉。十三里。過某邨之西。西瞻有路登山。爲花甸道。東瞻某邨。居廬甚富。又南逾東拖之岡。四里。過二鋪。又十五里。而過頭鋪。又十三里。而至三塔寺。入大空山房。卽何巢阿同其幼子相望於門。僧覺宗出酒沃飢。而後飯。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蹠橋而坐。松陰塔影。隱現於雪痕月色之間。令人神思愴然。

十二日。覺宗具騎挈浚。候何君同爲清碧溪遊。出寺卽南向行。三里。過小紙房。又南過大紙房。其東卽郡城之西門。其西山下卽演武塲。又南一里半。過石馬泉。泉一方在坡。洶間水從此溢出。馮元成謂其清冽不減慧山。甃爲方池。其上有廢址。皆其遺也。志云。泉中落日。照見有石馬。故名。又南半里。爲一塔寺。前有諸葛祠并書院。又南過中和玉局二峯。六里。渡一溪。頗大。又南有峯。東環而下。又二里。盤峯岡之南。乃西向。覓小徑入峽。峽中西望。重峯卷映。最高一峯。當其後。有雪痕一派。獨高垂如疋。縲界青山。有溪從峽中東注。卽清碧之下流也。從溪北躡岡西上。二里。有馬鬣。在左岡之上。爲阮尚賓之墓。從其後。西二里。躡峻凌崖。其崖高穹溪上。與對崖巒突如門。上聳下削。溪破其中。出從此以內。溪嵌於下。崖夾於上。俱逼仄深窄。路緣崖端。挨北峯西入。一里餘。馬不可行。乃令從者守馬溪側。願僕亦止焉。余與巢阿父子同兩僧。溯溪入。屢涉其南北。一里有巨石蹲澗旁。兩崖巉石俱堆削如夾。西眺內門。雙聳中劈。僅如一線。後峯垂雪。正當其中。掩映層疊。如挂幅中。垂幽異殊甚。覺宗輒解篋酌酒。凡三勸。酬復西半里。其水搗峽瀉石。間石色光膩。文理燦然。頗饒煙雲之致。於是盤崖而上。一里餘。北峯稍開。得高穹之坪。又西半里。自坪西下。復與澗遇。循澗西向半里。直逼夾門下。則水從門中突崖下墜。其高丈餘。而下爲澄潭。潭廣二丈餘。波光瑩映。不覺其深。而突崖之槽。爲水所汨。高雖丈餘。膩滑不可着足。時余狎之。不覺見二僧已逾上崖。而何父子欲從澗北上。余獨在潭上。覓路不得。遂臨峯槽。與水爭道。爲石滑足。與水俱下。傾注潭中。水及其項。亟躍而出。踞石紵衣。攀北崖。登其上。下瞰余失足之槽。雖高丈餘。其上槽道曲折如削。膩滑尤甚。卽上其初層。其中升降更無可階也。再踰西崖。下覩其內有潭。方廣各二丈餘。其色純綠。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

射其中。金碧交蕩。光怪得未曾有。潭三面石壁環窩。南北二面。石門之壁。其高參天。後面卽峽底之石。高亦二三丈。而脚嵌額突。下與兩旁聯爲一石。若剖半盞。並無纖隙。透水潭中。而突額之上。如簷覆潭者。亦無滴瀝。拋崖下墜。而水自潭中輒束面而溢。轟倒槽道。如龍破峽。余從崖端俯而見之。亟攀崖下墜。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覺一毫一孔。無不瑩徹。亟解溼衣。曝石上。就流濯足。就日曝背。冷堪滌煩。暖若挾纈。何君父子亦百計援險。至相叫奇絕。久之。崖日西映。衣亦漸乾。乃披衣復登崖端。從其上。復西逼峽門。卽潭左環崖之上。其北有覆崖。度空。可當亭榭之憩。前有地如掌。平甃若臺。可下瞰澄潭。而險逼不能全見。旣前。余欲從其內。再窮門內二潭。以登懸雪之峯。何君輩不能從。亦不能阻。但云。余輩當出待於休馬處。余遂轉北崖中垂處。西向直上一里。得東來之道。自高穹之坪來。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餘。逾峽門北頂。復平行而西半里。其內兩崖石壁。復高駢夾起。門內上流之澗。仍下嵌深底。路旁北崖。削壁無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條緣崖。架空。度爲棧道者四五丈。是名陽橋。亦曰仙橋。橋之下。正門內之第二潭。所匯爲石所虧蔽。不及見。度橋北。有壘石貼壁。間稍北。壘石復北斷。乃趁其級。南墜澗底。底有小水。蛇行塊石間。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潭者。時第二潭已過。而不知。祇望澗中西去。兩崖又駢對如門。門下又兩巨石夾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後。覆屋之下。又水滲其中。亦澄碧淵淳。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後塞壁之上。水從上潤垂下。其聲潺潺不絕。而前從塊石間東注。二潭矣。余急於西上。遂從澗中歷塊石而上。澗中於是無纖流。然塊石經衝滌之餘。不特無污染。而更光膩。小者踐之。巨者攀之。更巨者則轉夾而梯之。上矚兩崖危巖。直夾彌極雄厲。漸上二里。礪石高穹。滑不能上。乃從北崖轉陟。箬中崖根。有小路爲窰箬所翳。

披之而行。又二里，聞人聲在絕壁下。乃樵者拾枯於此，捆縛將返。見余，言前已無路，不復可逾。余不信，更從叢篁中披陟而西上。其處竹形漸大，亦漸密，路斷無痕。余莽披之，去巾解服，攀竹爲紐，復逾里餘。其下壑底之澗，又環轉而北，與垂雪後峯，又界爲兩重，無從竟升。開清碧澗，有路可逾。後嶺通漾潭，豈尙當從澗中騰塊耶？時已下午，腹餒甚，乃亟下，則負芻之樵猶匍匐中，途從舊道五里，過第一潭，隨水而前。觀第二潭，其潭當夾門逼束之內，左崖卽陽橋高，橫於上。乃從潭左攀磴隙，上陽橋，逾東嶺而下。四里，至高穹之坪，望西澗之潭，已無人跡。亟東下，沿溪出三里，至休馬處。何君輩已去，獨留顧僕守飯於此。遂啜之，東出三里半，過阮墓。從墓石下渡澗，由澗南東向上嶺，路當南逾高嶺，乃爲感通問道。余東逾其餘支三里，下至東麓之半，牧者指感通道須西南逾高脊，乃得復折而西南上躋望崖，而登竟無路可循也。三里登嶺頭，乃循嶺南西行三里，乃稍下，度一峽，轉而南，松檜翳依，淨宇高下，是爲岩山，而感通寺在其中焉。蓋三塔感通各有僧廬三十六房，而三塔列於兩旁，總以寺前山門爲出入。感通隨崖逐林，各爲一院，無山門總攝，而正殿所在，與諸房等。正殿之方丈有大雲堂，衆俱以大雲堂呼之而已。時何君輩不知止於何所，方逐房探問，中一房曰斑山，乃楊升菴寫韻樓故址。初聞何君欲止此，過其門，方建醮設法於前，知必不在，乃不問而去。後有人追至，留還其房，余告以欲覓同行者，其人曰：余知其所止，必款齋而後行。余視其貌，似曾半面，而忘從何處。諦審之，知爲王廣虞，乃衛侯之子，爲大理庠生，向曾於大覺寺會於遍周師處者也。今以其祖母忌辰，隨其父來，修薦於此。見余過，故父子相諗，而挽留余飯焉。飯間，何君亦令僧來招，既飯而暮，遂同招者過大雲堂前，北上，得何君所止靜室，復與之席地而飲。夜月不如前日之皎。

十三日與何君同赴齋別房。因遍探諸院。時山鶻花盛開。各院無不燦然。中庭院外。喬松修竹。間以茶樹。樹皆高三四丈。絕與桂相似。時方採摘。無不架梯升樹者。茶味頗佳。炒而復曝。不免黝黑。已入正殿。山門亦宏敞。殿前有石亭中立。我太祖高皇帝賜僧無極歸雲南詩十八章。前後有御跋。此僧自雲南入朝。以白馬茶樹獻。高皇帝臨軒見之。而馬嘶花開。遂蒙厚眷。後從大江還故土。帝親灑天葩。以江行所過。各賦一詩送之。又令諸翰林大臣皆作詩送歸。今宸翰已不存。而詩碑猶當時所鐫者。李中谿大理郡志。以奎章不可與文獻同輯。竟不之錄。然其文獻門中。亦有御製文。何獨詩而不可同輯耶。殿東向。大雲堂在其北。僧爲淪茗設齋。已乃由寺後西向登嶺。覓波羅巖寺。後有登山大道二。一直上西北。由清碧溪南峯上。十五里而至小佛光寨。疑與昨清碧溪中所望雪痕中懸處相近。卽後山所謂筆架山之東峯矣。一分岐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澗之峽。北行六里而至波羅巖。波羅巖者。昔有趙波羅棲此。朝夕禮佛。印二足跡於方石上。故後人卽以波羅名。波羅者。乃此方有家道人之稱。其石今移大殿中爲拜臺。時余與何君喬梓騎而行。離寺卽無樹。其山童然。一里由岐向西南登。四里逾嶺而西。其嶺亦南與對山夾澗爲門者。澗底水細。不及清碧。而內峽稍開。亦循北山西入。又一里。北山有石橫壘成巖。南臨深壑。壑之西南大山前。抱如屏。插天而尖。峯齒齒列其上。遙數之。亦得十九。又蒼山之具體而徵者。巖之西有僧構室三楹。庭前疊石明淨。引水一龕貯巖石下。亦饒幽人之致。僧淪茗炙麵爲餌。以啖客。久之乃別。從舊路六里。過大雲堂。時覺宗相待於斑山。乃復入而觀。寫韻樓。樓已非故物。今山門有一樓。差可以存跡。開升菴。遺墨尙有二扁。寺僧恐損剝。藏而不揭也。僧復具齋。強吞一盃而別。其前有龍女樹。樹從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

抵大理府

四丈葉長二寸半。闊半之。而緣潤有光。花白。小於玉蘭。亦木蓮之類。而異其名。時花亦已謝。止存數朵。在樹杪。而高不可折。余僅折其空枝。以行。於是東下坡五里。東出大道。有二小塔。峙而夾道。所出大道。卽龍尾關。達郡城者也。其南有小邨曰上陸。去郡尚十里。乃遵道北行。過七里五里二橋。而入大理郡城南門。經大街而北。過鼓樓。遇呂夢熊使者。知夢熊不來。而乃郎已至。以暮不及往。乃出北門。過弔橋。而北折。而西北二里。入大空山房而宿。

三塔寺

十四日。觀石於寺南石工家。何君與余。各以百錢市一小方。何君所取者。有峯巒點綴之妙。余取其黑白明辨而已。因與何君遍遊寺殿。是寺在第十峯之下。唐開元中建。名崇聖。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層。故名爲三塔。塔四旁皆高松參天。其西由山門而入。有鐘樓。與三塔對。勢極雄壯。而四壁已頽。簷瓦半脫。已岌岌矣。樓中有鐘極大。徑可丈餘。而厚及尺。爲蒙氏時鑄。其聲聞可八十里。樓後爲正殿。殿後羅列諸碑。而中谿所勒黃華老人書四碑。俱在焉。其後爲雨珠觀音殿。乃立像鑄銅而成者。高三丈。鑄時分三節爲範。肩以下先鑄就。而銅已完。忽天雨。銅如珠。衆共掬而鎔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迴廊。諸像亦甚整。而廊傾不能蔽焉。自後歷級上。爲淨土菴。卽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後有巨石二方。嵌中。樞間各方七尺。厚寸許。北一方爲遠山。關水之勢。其波流濺折。極變化之妙。有半舟度尾。煙汀間。南一方爲高峯疊障之觀。其氳氳淺深。各臻神化。此二石與清真寺碑。跌枯梅。爲蒼石之最古者。清真寺在南門內。二門有碑屏一座。其北陔有梅一株。倒斃。垂跌。開石色黯澹。而枝痕飛白。雖無花。而有筆意。新石之妙。莫如張順寧所寄大空山樓間諸石。中有極其神妙。更逾於舊者。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從此丹青

一家皆爲俗筆，而畫苑可廢矣。張石大徑二尺，綿五十塊，塊皆奇，俱絕妙，着色山水，危峯斷壑，飛瀑斷雲，壁映水居，坐遠近筆筆異，雲皆能活，水如有聲，不特五色燦然而已，其後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紅茶，而瓣簇如之花，尙未盡也。淨土菴之北，又有一菴，其殿內外庭除，俱以蒼石鋪地，方塊大如方磚，此亦舊製也。而清真寺則新製以爲欄壁之用焉。其菴前爲玉皇閣道院，而路由前殿東，鞏門入紺宮三重，後乃爲閣，而竟無一黃冠居守，中空戶圯，令人悵然。

十五日，是日爲街子之始。蓋榆城有觀音街子之聚，設於城西演武場中，其來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無不至，滇中諸彝物亦無不至，聞數年來，道路多阻，亦減大半矣。晨浚後，何君以騎同余從寺左，登其祖塋，過寺東石戶，郛止餘環堵數十圍，而人戶俱流徙已盡，以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寺南北俱有石工數十家，今惟南戶尙存取石之處，由無爲寺而上，乃點蒼之第八峯也。壁去上層，乃得佳者。又西上二里半，乃登其塋，脈自峯頂連珠下墜，前以三塔爲案，頗有結聚環護之勝。還二里，至寺後，轉而南，過李中谿墓，乃下馬拜之。中谿無存，年七十餘，自營此穴旁寺，以爲皈依，而孰知佛宇之亦爲滄桑耶。由西石戶，郛入寺飯，同巢阿趨街子，且欲入城訪呂郎，而中途雨霰大作，街子人俱奔還，余輩亦隨之還寺。

十六日，巢阿同乃郎往街子，余由西門入，叩呂夢熊乃郎，訊其寓，得於關帝廟前，蓋西城內之南隅也。時已同劉陶石往街相馬矣。余乃仍由西門西向一里半，入演武場，俱結綳爲市，環錯紛紜，其北爲馬場，千騎交集，數人騎而馳於中，更隊以覘高下焉。時男女雜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場市，巢阿買文已返，劉呂物

色無從過覺宗爲飲於市且覓麵爲飯觀場中諸物多藥多氈布及銅器木具而已無足觀者書乃吾鄉所刻邨塾中物及時文數種無舊書也既暮返寺中

十七日集阿別而歸約余自金騰東返仍同盡點蒼之勝目下恐漸熱先爲西行可也送至寺前余卽南入城遇劉陶石及沙坪徐孝廉知呂卽已先往馬場遂與同出已遇呂知買馬未就既而辭呂觀永昌買入寶石琥珀及翠生石諸物亦無佳者仍覓麪爲飯飯後覓願僕不得乃返寺而願僕已先在矣

十八日由東門入城走巾買竹箱修舊篋再過呂寓叩劉呂二君呂命其僕爲覓擔夫余乃返

十九日早過呂寓二君留余飯同劉君往叩王廣虞父子蓋王亦劉戚也家西南城隅內其前卽清真寺寺門東向南門內大街寺乃教門沙氏所建卽所謂回回堂也殿前檻壁窗櫺之下俱以蒼石代板如列畫滿堂俱新製而獨不得所謂古梅之石還寺所定夫來索金加添余不許有寺內僧欲行余索其定錢仍措不卽還令願僕往追抵暮返曰彼已願行矣

二十日晨起候夫不至余乃以重物寄覺宗令願僕與寺僧先行余仍入清真寺觀石碑上梅痕乃枯槎而無花白紋黑質尙未能如張順寧所寄者之奇也出南門遂與僧僕同行遵西山而南過五里七里二橋又三里過感通寺前入道其南有三四家夾道曰上睦又南則西山巖峨之勢少降東海彎環之形漸合十里過陽和鋪又十里則南山自東橫巨而西海南盡於其麓穿西峽而去西峽者卽橫巨之山至此愈峻北卽蒼山至此南盡中穿一峽西去甚逼而峽口稍曠乃就所穿之溪城其兩崖而跨石梁於中以通往來所謂下關也又名龍尾關關之南則大道東自趙州西向漾濞焉旣度橋出關南遂從溪南西

向行三里。南北兩山俱逼湊。水搗其中如線。遙睇其內。崇峯北遠蒼山之背。壁立彎環。掩映殊異。破峽而入。又二里。南峯俱成石壁。倒壓溪上。北峯一支如渴兕。下赴兩崖相黏。中止通一線。剖石倒崖。始行峽中。繼穿石下。峽相距不盈四尺。石梁橫架其西。長丈五尺。而狹僅尺餘。正如天台之石梁。南崖亦峻。不能通路。出南岸上。俯而瞰之。毛骨俱悚。又西里餘。折而北。其溪下嵌甚微。又北風雨大至。北三里餘。數家倚西山下。是爲潭子鋪。其地爲趙州屬。北五里。轉而西。又北十五里有溪。自西峽來入。是爲核桃箐。渡箐溪。又北五里有三四家倚西山下。是爲茅草房。溪兩旁至此始容廝崖之勝。然猶桎梏之綴於箐底也。是日。檣道自漾澤下省。趙州大理蒙化諸迎者。蹀躞雨中。其地去四十里。橋尙五里。計時纔下午。恐橋邊旅肆。爲諸迎者所據。遂問舍而托焉。亦以避雨也。

二十一日雞再鳴。促主者炊起而候飯。天明乃行。雲氣猶勃勃也。北向仍行溪西。三里餘。有亭橋跨溪上。亭已半圯。水泐橋下甚急。是爲四十里橋。橋東有數家倚東崖下。皆居停之店。此地反爲蒙化屬。蓋橋西爲趙州。其山之西爲蒙化。橋東亦爲蒙化。其山之東爲太和。犬牙之錯如此。至是始行溪東。傍點蒼後麓。行七里餘。有數十家倚東山而廬。夾路成巷。是爲合江鋪。至是始望西北峽。山橫裂。有山中披爲隙。其南者。余所從來峽也。其北來者。下江嘴所來漾澗峽也。其西南下而去者。二水合流而下順寧之峽也。峽形雖遙分。而溪流之會合。尙深嵌西北峽中。此鋪所見。猶止南來一溪而已。出鋪北。東山餘支垂而西突。路北遙之。遂併南來溪。亦不可見。蓋餘支西盡之下。卽兩江會合處。而路不由之也。西北行。破嶺者。四里。結有二小流。自東北兩峽出。旣而盤曲西下。一澗自東北峽來者。差大有亭橋跨之。亭已半圯。是爲亭水橋。

蓋蒼山西下之水。此爲最大。亦西南合於南北二水交會處。然則合江之稱。實三流不止。漾水瀟水而已也。從橋西復西北逾一小嶺共一里。始與漾水遇。其水自漾潏來。經此卽南與天生橋之水合。破西南山峽去。經順寧泮山而下。瀾滄江路溯其東岸行。其東山亦蒼山之北支也。其西山乃羅均南下之脈。至此而迤邐西南。盡於順寧之泮山。北行五里有邨居夾而成巷爲金牛屯。出屯北有小溪自東山出。架石梁其上。側有石碑。拭而讀之。乃羅近溪所題石門橋詩也。題言石門近在橋左。因矯首東望。忽雲氣迭坼。露出青芙蓉兩片。插天拔地。駢立對峙。其內崇巒疊映。雲影出沒。令人神躍。亟呼願僕與負僧而二人已前遙追之。二里乃及。方欲強其還。而一僧旁伺問之。卽石門旁藥師寺僧也。言門上有玉皇閣。又有二洞。明敞可居。欣然願爲居。停主乃東向從小路導余五里。抵山下。過一邨。卽藥師寺也。遂停杖其中。其僧名性嚴。坐余小閣上。摘蠶豆爲餉。時猶上午。余欲登山。性嚴言玉皇閣踞峯而上。十里餘。且有二洞之勝。須明晨爲竟日遊。今無及也。蓋性嚴山中事未完。旣送余返寺。遂復去。且以匙鑰置余側。余時慕石門奇勝。淡飯卽局其閣。東南望石門而趨。皆荒巖斷崖。竟不擇道也。二里見大溪自石門出。溪北無路入。乃下就溪中。溪中多巨石。多奔流。亦無路入。惟望石門近在咫尺。上下逼湊。駢削萬仞。相距不逾二丈。其頂兩端如一。其根止容一水。蓋本一山外屏。直從其脊。一刀中剖而成者。故旣難爲陸陟。復無從溯溪。徘徊久之。乃渡溪南。反隨路西出。久之得一徑。東向復從以入。將及門下。復渡溪。北溪中縛木架巨石以渡。知此道乃不乏行人。甚喜過望。益東逼門下。叢篁覆道。道分爲二。一東踰坡磴。一南下溪口。乃先降而就溪。則溪水正從門中躍出。有巨石當門。扼流分爲二道。襲之而下。北則漫石騰空。作珠簾狀。而勢甚雄。南則嵌槽倒

隙爲懸雷形而勢甚束皆高二丈餘兩旁石皆逼削無能上也乃復上就東歧躡磴已又分爲二一北上躡坡一南凌溪石乃先就溪凌石其石大若萬斛之舟高泛溪中其根四面俱滿波濤激瀾獨西北一徑懸磴而上下瞰卽珠簾所從躡出之處上眺則石門兩崖劈雲削翠高駢逼湊真奇觀也但門以內則石崩水湧路絕不通乃復上就北歧躡磴始猶藤蓐蒙茸旣乃石崖聳突半里路窮循崖南轉飛崖倒影上逼雙闕下臨絕壑卽石門之根也雖猿攀鳥竊不能度而入矣久之從舊路返藥師寺窺日之力可併至玉皇閣姑憩而草記留爲明日遊

二十二日晨起候飯性嚴束火負鑪摘豆裹米令僮僕分攜乃從寺後東向登山二里轉而南向循山腰上二里復隨峽轉東一里從峽盡處南轉逾嶺一里路分二歧一東上者爲花椒菴石洞道一南上者一里而逾石門之上此石門之北崖也所登處已在門之內對瞰南崖崩削之狀門底轟沸之形種種神旺獨所踞崖端危險不能返觀猶覺未能兩盡也東眺門以內峽仍逼束水自東南嵌底而來其正東有山一支巍然中懸恰對峽門而玉皇閣卽踞其上尙不能遙望得之蓋其內木石茸密非如外峰可以一覽盡耳於是緣岡脊東上一里南與峽別折而東北上半里崗間有頽垣遺構爲玉峯寺廢止玉峯者萬曆初僧石光所建藥師乃其下院而性嚴卽其後嗣也其後又有一廢址曰極樂菴從其後復轉向東南上半里再與東峽遇乃緣支峽東向行古木益深半里支峽東盡乃南渡其上復北轉共二里而得玉皇閣閣南向石門而遙東臨峽壁而逼初創於朱史二道人有僧三賢擴而大之今前樓之四壁俱頽後閣之西角將仆蓋岌岌矣閣東有臺下臨絕壑其下有洞爲二道靜修處時二僧及僕俱然火覓泉將爲炊余

不及覓洞。先從閣援石獨上。蓋遙望峽後大山上聳三峯者。衆皆指爲筆架峯。謂卽東南清碧溪後主峯。余前由四潭而上。曾探其陽。茲更欲一窮其陰。以盡石門澗水之源。竟不暇招同行者。而同行僧僕亦不能從。余遂賈勇直前。二里。山石旣窮。而土峯峻甚。乃攀樹三里。山樹亦盡。漸陟其頂。層巒而上。登一頂。復起一頂。頂皆燒茅流土。無復棘翳。惟頂巔間。時叢木一區。棘翳隨之。余從嶺脊燒痕處行。虎跡齒齒印沙土間。連上數頂。始造其極。則猶然外峯也。始知蒼山前後。共峯兩重。東峙者爲正峯。而形如筆架者最高。西環者南從筆架北從三塔後正峯分支。西夾臂合而前。湊爲石門。但其中俱崩崖墜派。不復開洋。俱下盤夾箐。水嵌其底。木蓋其上。余從峯頭東瞰筆架山之下。有水懸搗澗底。其聲沸騰。其形天矯。而上下俱爲叢木遙覆。不能得其全。此卽石門之源矣。又從外嶺北行。見其北又分支。西下卽漾濞驛北之嶺。西盡於漾濞橋者也。時日色正午。開霽特甚。北瞻則鳳羽之西。有橫山一抹。自西北斜巨而來者。向從沙溪南望斜巨。其西南爲橋後水口者也。劍川之路。溯之北入。南眺則潭子鋪西之山。南截漾濞二水之口。爲合江鋪者。大理之路。隨之北來。西覽則橫嶺鋪之脊。排闥西界。北接斜巨之嶺。南隨合江。西下永昌之路。逾之西向。惟東面內峯巖巖。榆城卽在東麓。而間隔莫逾。一以峯高崖陡。攀躋旣難。一以山畫兩重。中箐深陷。降陟不易。聞此山北嶺中有大堡白雲寺。可躋內峯絕頂。又南逾筆架。乃東下清碧溪。大堡之路。當卽從分支西下之嶺。循度脊而上。無此中壑之箐。沐西平征大理。出點蒼後。立旗幟以亂之。卽由此道上也。憑眺久之。乃循舊跡下三里。忽誤而墜西北支路。絕崖歛。無從懸墜。且空山杳隔。莫辨眞形。竟不知玉皇閣所倚之支。在南在北也。疑尙瀕南澗箐中。而澗中多岐。且峻崖絕坂。橫度更難。有棘則蒙翳。無棘則流

圮。方徘徊間。雨復乘之。忽聞南簪中有呼噪聲。知玉皇閣在其下。余亦漫呼之。已遙相應。而尙隔一簪。樹叢不可見。路絕不可行。盤筲之上。腋二里。始得石崖。於是攀墮墜空。始無流墜之恐。而雨傾如注。又一里。而出玉皇閣之右。炊飯已寒。重沸湯而食之。閣左少下懸崖之間。有洞南向。下臨深澗。乃兩巨石合掌而成者。洞高一丈。下闊丈五。而上合尖。其深入約及數丈。而底甚平。其石質粗糲。洞形亦無曲折之致。取其通明而已。洞前石崖。上下危削。古木倒盤。煙攬翠。俯擲轟流。令人有杳然別天之想。時雨已復霽。由舊路轉北而下三里。至玉峯寺舊址。由岐下北。墜轉峽度塢。一里餘。而得花椒菴石洞。洞亦巨石所覆。其下半疊石盤。半度空中。空處浮出二三丈。上下亦離丈餘。而平皆如砥。惟北黏下盤之上。而東西南三面俱虛簷如浮舫。今以碎石隨其簷而窒之。祇留門西向。而置佛於中。其前架樓三楹。而反無壁。若以窒洞者窒樓。則洞與樓兩全其勝矣。其北又一巨石隆起。下有泉出其隙間。若爲之供者。此地境幽塢繞。水石錯落。亦棲真之地。庵中器用皆備。而寂無居人。戶亦設而不關。余愧行脚不能留此。爲悵然而去。乃西向平下一里。卽石門北頂北來之道。向所由上者。又北六里。而返藥師。途中遇一老人。負桶數枚。下山卽石洞所棲之人。每日登山。撞桶晚負下山。嚮以爲澆。亦不能夜宿洞間也。

二十三日晨起爲性嚴作玉皇閣募緣疏。因出紙請書。余書而後朝食。山雨忽作。因停屐待之。近午雨少。殺余換草履。性嚴披氈送之。出藥師殿門。卽北行二里。涉一枯澗。其澗自東北山麓出。下嵌甚深。蒼山之後至此。又西北一里矣。旣渡西北上西紆之坡。一里。逾其上。始見其西開一東西塢。漾澗之水。從其中東注之。西向平下。共二里。山南有數十家。當大路。是爲漾澗驛。別送僧。西行溪北田塍中。三里餘。北界山環。

而稍南。扼水直逼南山下。是爲磯頭。亦有數十家。當磯之腋。路南向盤之。遂臨磯嘴。而西半里。雨止。路轉北。復開南北塢。於是倚東山。西麓北行三里餘。抵漾濞街。居廬夾街。臨水甚盛。有鐵鎖橋。在街北上流一里。而木架長橋。卽當街西跨下流。皆度漾濞之水。而木橋小路較近。按志。劍川水爲漾。洱海水爲潯。二水合流故名。今此橋去合江鋪北三十里。驛去其北亦十五里。止當漾水與潯水無涉。何以兼而名之耶。豈潯水非洱海。卽點蒼後出之別流耶。然余按水出麗江府南者。皆謂之漾。如漾共發源於十和之中海。經七和。下鶴慶。合東西諸泉而入穴。故曰漾共。此水發源於九和。經劍川別而南流。故曰漾別。則別乃分別之別。非口鼻之鼻也。然一統志。又稱爲漾備。此又與勝備同名。亦非潯字之一徵矣。余乃就木橋東買蔬米。卽由此度。不及北向鐵橋度。其中始覺湯湯。倍於洱水。西向又有一峽。自西來。是爲永平道。望大塢北去。亦數里。而分爲二。而永昌大道。則從此而西。始行塢中。二里漸上。又二里有數家。夾道大坊。跨之曰繡嶺。連雲言登嶺之始也。是爲白木鋪。由是循南坡西向上。二里由坡間轉向南。一里餘。復轉向西。於是迴眺東之點蒼。東北之鳳羽。反愈近。然所臨之峽。則在南。更西躡坡。迤邐而上。又四里有寺。東向。當坡嘴中懸。是爲捨茶寺。就而飯。由其後。又西上。路稍平。其南臨東出之澗。猶故也。又二里有郵當嶺。脊是爲橫嶺。鋪之西。遂西躡爽坑中。又上三里。而透嶺。嶺之脊。其巉夾隘如門。透其西。卽有坑北墜。又有坑西流。路隨西流者。下二里。路轉向南。峽而水乃由北峽去。始知猶北流而東入漾。潯上流者。又南二里。其峽中平。而水忽分南北。始知其脈由此峽中。自西而東度。其上所逾夾隘。乃旣南而北突之峰。非南來之脊也。蓋此脊西北。自羅均山分支。東南至此。降度峽底。乃東突崇峰。由其北而東下者。爲橫嶺。而東盡於白木

鋪由其南逶迤南去者。東挾碧溪江。西挾勝備水。而盡於兩水交會處。是其脈亦不甚長也。從峽中南行。半里轉西。有小水自東南墜峽來。始成流西去。又一里隨流南轉。始循水東崖下。既渡其西。復涉其東。四里餘。有水自東峽出。西與南下之澗合。其流始大。而峽愈逼。東崖直瞰水。而西路乃渡。而循西崖下。南出隘。已昏黑。稍上坡。共二里。有一二家倚西坡上。投宿不得。又南兩崖愈湊。三里及之。復渡溪東。則數家倚東崖下。是爲太平鋪。乃宿其敵樓。按志。是水爲九渡河。沿山逶迤。上跨九橋者。是其下流。與雙橋河合於黃連堡。東南入勝備江。

二十四日。雞鳴具飯。昧爽即行。越澗。傍西山而南。其峽仍逼。五里。遵西山之崖漸上。五里。盤其南突之嘴。遂挾北峰西行。路轉於上。溪轉於下。又西十里。有郵倚北山坡。峽間廬舍最盛。是爲打牛坪。相傳諸葛丞相過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者也。又遵北坡。隨峽流西下。十里。有山橫截其西。乃稍降而逼。其下忽見有溪自北而南。漱橫截山之東麓。太平鋪九渡河自東注之。有數家當其交會之峽。是爲勝備。此北來之水。卽勝備江也。盤郵坡溯江而北。半里。乃涉亭橋。渡江西崖。江流差大於洱水。而不及漾濞。其源發於羅武山下。流達於蒙化。入溪碧江。由其西轉而隨流南下。循西山之麓。行崖峭甚。半里。又隔江與勝備對。又南一里餘。有小峽自西來。截之漸南。上盤其東突之坡。共七里。又上而盤其南突之嘴。水從其下。西轉南折。而被峽去。路從其上。挾北坡西下。蓋其西有峽。自西瞰下墜而來。又有山從峽南挾之。俱東當突嘴之下。與勝備合。而破其南峽突嘴之路。不能超峽而度。其南挾之東垂。故西折一里餘。而下循其西。又東折一里。而上盤其東垂。東垂卽勝備所破峽之西崖也。半里。轉其南。又有一小水自東垂南。西峽來入。

乃捨其南去大流而溯其西來小流循東垂南崖西向入之一里餘有郁蹊小流之北坡夾路成聚是爲黃連堡始知此小流卽雙橋河也飯於其處山雨驟至稍待復行漸轉西北行岡上二里其下峽直自北來乃下渡峽中小橋而西此橋卽雙橋之一也其河源尙在北塢中從橋西卽躡西坡而上二里稍平西向塢倚南峰復上坡二里西逾岡脊是爲觀音山脊南北俱有寺南峯當脊而起其巔頗聳有關置其上以遠不及登拂脊間碑讀之言昔武侯過此方覺道聞犬吠聲而左右報觀音現故俗又呼爲娘娘叫狗山卽郡志所謂寶藏山也從脊西遙望其南壑雜沓而下高山無與爲匹者當遙通阿祿司新牛街之境也其西壑亦雜沓而來其外遠山自北巨脊南去北支分而東向逶迤與此山屬南抱爲壑頗寬豁而坡陀層伏不成平塢西山巨脊之半有寺中懸縹渺雲嵐間卽所謂萬松仙景也於是從嶺頭盤旋西北二里轉過西下之峽由其北乃陟西來之脊其脊南北俱有峽路從其中共二里西向稍下樹木深翳再下再過脊又八里有數十家倚北坡夾道而廬是爲白土鋪又西入峽七里漸上漸逼西山山脊東垂南北墜壑甚深松巒愈密上下虧蔽有峭房在坡間曰松坡民哨而無居人此處松株獨茂瀾山蔽谷更無他木聞其地茯苓甚多鮮食如山藥坡名以松宜也其脊蓋自西嶺分支東度觀音山者第不知南北之水何下耳於是西上躡磴甚峻數十盤而登其五里有寺踞東懸之脊東向憑臨於松雲翠濤之間是爲萬松仙景寺後有關曰松枕朱按君泰楨所題登之東眺甚豁蒼山雪色與松壑濤聲遠近交映也由其後再曲折上躡二里餘登嶺頭又一里餘西過一脊以爲絕頂矣頂脊南北分墜之峽似猶東出者又西上一里躡南突之巔榜曰日升天頂又西一里穿峽而入有數家散處峽窪間俱以木皮爲屋木枝爲壁是

抵永平縣

爲天頂鋪。先是土人俱稱爲天井。余以爲在深壑中而不意反在萬山絕頂也。問所謂井者亦竟無有。嶺頭之廬以非常站所歇強之後可。既止風雨交作寒氣逼人且無從市米得麵爲巴而啖之臥。二十五日味爽。啖所存巴。平明卽行。霧蔽山頂茫無可見。西向稍下一里。山峯簇立成窪。窪中有小路。北去有小水南流。大道隨之。南行峽中一里。折而隨峽西下。峽南已墜。壑盤空。窈然西出矣。西下三里餘。有哨房當坡而西向。亦虛而無人。其北又有一峽自東下。與南峽會於坡前。路盤坡而北。渡坡北澗。卽隨北澗西下。共四里餘。過梅花哨。於是南北兩界山漸開。循北山又西。四里。度西垂之脊。始全見其南北兩崖下墜之坑。盤壑西出。而西有巨壑焉。沿支西下。又八里。抵西盤。有寺當路北。渡峽中小水。從其西轉西北。行田塍中。二里。有一塘積水。東坡下挾其西而北。又三里。抵永平縣之東街。其處東西兩界山相距八里。北卽其迴環之兜。南爲其夾門之峽。相距一十五里。而銀龍江界其中。其水發源上甸里阿荒山。一名太平河。每歲孟冬近曉。有白氣橫江。恍若銀龍。故名。下流經打坪諸寨。入闊滄江。當縣治東。有橋跨其上。其處卽爲市而無城。其北有城堞。略具。乃守禦所。而縣不在其中也。銀龍橋之西。又有橋名普濟。橋下小水。東南入銀龍江。大道由縣治西。沿西山而南。至石洞。鄕西南入山。余欲從石洞浴溫泉。當不沿西山而由中塢。蓋溫泉當塢而出也。乃從銀龍橋市蔬米。卽從橋東小路。隨江而渡。其下流由稅司前。西行過一小澗。卽隨之。南行塢中。與大道之在西坡者相望而南也。八里。則溫泉當平疇之中。前門後關。西廂爲官房。東廂則浴池在焉。池二方。各爲一舍。南男北女。門有賣漿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買豌豆。煮豆炊飯。余先酌而入浴。其湯不熱而溫。不停而流。不深而淺。可臥浴也。舍乃一叅戎所構而成者。然求所

謂石洞則無有矣。既浴飯而出眺。由其西向入峽。不二里。卽花橋大道。由其南向逾嶺爲爐塘道。余時聞有清淨寶臺山在爐塘之西。西由花橋抵沙木河大道入。其路迂。南由爐塘間道行。其路捷。余乃卽從塢中南向行。二里餘。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峽來。東注而入銀龍江峽口。卽花橋之水也。度橋而南。半里有寺倚南山而北。曰清真寺。回回所造。由其前東轉。半里爲後屯。有小塢自南來。又東截塢。半里。逾橋上坡。東南躋一里餘。轉而東。陟其嶺。一里。從嶺上誤折而南。二里。逾山南下。路絕。二里。由坑西轉。又二里。復轉而北。仍出後屯小塢。乃復上東坡。二里。仍過嶺上。誤處。乃竟嶺峽而東。半里。有峽直東者。爲銅礦廠道。東南逾岡。崗者。爲門檻爐塘道。乃折而從東南。稍上。逾岡半里。東向隨峽而下者。二里。及峽底。則深峽自北而南。銀龍江橋壑而隨之。路隨其西岸。南行。露崖間。幽深窈窕。水木陰闕。一奇境也。雷雨大作。行雨中。十里而雨止。有小溪自西峽來。架木橋渡之。依南山東轉。二里。轉而南。一里。有數家踞西山之半。東向臨江。是爲門檻邨。下跨江之橋。爲門檻橋。言江流至此。破峽搗空。若門闕之當其前也。宿於邨家。買米甚艱。祇得半升。以存米爲粥。留所買者爲明日飯。

二十六日雞再鳴。具飯。平明。隨江西岸行。四里餘。南至岔路。有溪自西峽來。東與銀龍江合。數十家下。涘溪口。乃下涉其溪。緣南山之北。於是江東折於下。路東折於上。東向上者。一里餘。盤北突之坡而東。於是江南折於下。路亦南折於上。南折處。又有峽自東來入。正與東折之江對。或以爲永平之界。今僅止此。其南折之峽。已屬順寧矣。循江西嶺南向。漸下。四里。稍折西南。下綠江岸。已復南折。二里餘。出峽。峽乃稍開。始見田塍。有兩三家倚西坡。是爲稻塢。山行至是。始有稻畦。故以爲名。其江之東南坡間。亦有居廬。其下

亦環畦塍。亦稻塲之屬。江流其間直南去。與澗滄江合。路由西坡。卽西南緣坡上。一里。至嶺頭。正隔江與東坡之廬對。於是緣峽西入。遂與江別。其峽自西脊東下。循北崖平坡入之。四里。降度峽南。循南崖懸躋而上。乃西南盤折二里餘。逾北突之岡。循南坡而西。二里有坑。北下橫陟之。又西二里。乃凌其東南度脊。此脊之東。水下稻塲南。峽中西南水下爐塘。而南從脊上。卽西望崇山高穹。上聳圓頂者。爲寶臺山。其北崖複突而平墜者。爲登山間道。其南垂紆繞而拖峽者。爲爐塘所依。余初擬從間道行。至是屢詢樵牧。皆言間道稍捷而多岐。中無行人。莫可詢問。不若從爐塘道。稍迂而路闊。以炭駝相接。不乏行人也。其岐卽從脊間分脊西近峽南下。其中居廬甚殷。是爲舊爐塘。由其北度峽上。卽間道也。由其東隨峽南下。爐塘道也。余乃南下坡一里。至峽底。半里。度小橋。隨澗西岸南行。其澗甚狹。中止通水道。一縷兩旁時環畦如柘椽。四里。稍上陟西崖而下。半里。始有一旁峽。自西北來南涉之。又沿西崖漸上。五里。盤西崖而逾其南嘴。乃見西峽甚深。峽底爐煙板屋。擾擾於內。東南嵌於峽口者。下廠。西北綴於峽峭者。上廠也。緣峽口之外。南向隨流下者。往順寧之大道也。余從嶺上西轉。見左崖有竅。卑口暨喉。其墜深黑。卽挖礦之舊穴也。從其上西行二里。越下廠。抵上廠。而坑又中間之。分兩歧來。一自東北。一自西北。而爐舍踞其中。所出皆紅銅。客商來販者。四集肆多。賣漿市肉者。余以將登寶臺。仍齋食於肆。由西峽溯流入一里。居廬乃盡。隨峽北轉。峽甚深仄。而止通一水。得無他迷。然山雨傾注。如納大甕。不免淋漓。三里。漸上。又二里。上愈峻。見路有挑大根如三斗盎者。以杖貫其中。執而問之。曰。芭蕉根也。以餉豬。峻上二里。果見芭蕉。崖有掘而偃者。卽挖根處也。其處樹管深窅。山高階僻。幸有炭駝俱從此赴廠。爲指迷。又上二里。乃登其脊。有

路自東北徑脊而來者，乃隨脊向西南去。從之行脊上二里，乃西南下。見路左有峽西北出，路遂分爲兩岐。所望寶臺圓頂，似在西南隔峽，乃誤。下從峽西南一里餘，渡峽中支澗，緣之西北轉一里，盤北突之嘴，復西南入峽中，溯澗二里，路漸溼。見澗北有燒山者，遙呼而問之，始知爲誤。然不知山在何所，路當何從。惟聞隨水一語，卽奉爲指南。復東北還盤嘴處，澗乃北轉，遂緣坡北向下二里，有一岐自東南來合，卽前分岐西北之正道也。蓋寶臺正在西南所誤之峽，其南卽度脊之自東西突者，此寶臺東隅之來脈也。而其路未開，皆深崖峭壑，爲燒炭之窟，以供爐塘所用。峽中之流，從其西北向流，遶北崖而西出，至西北隅，始與竹瀝岩南來之路合，故登山之道，必自西北向東南，而其東不能竟達也。循東崖又北一里，復隨澗西轉，循北崖西行二里，始望見前峽稍開，有郁翠倚南山之坡，乃西下一里，度澗橋，緣其南崖西上，又一里餘，而抵其邨，是爲阿粘寨，乃寶臺門戶也。由寨後南向登山三里，至慧光寺，其寺西向前臨一峽，隔峽又有山環之而北，而終不見寶臺。蓋寶臺之頂，高穹於此寺東南，而其正寺又在臺頂之南，尙當從西南峽中盤入也。寶臺大寺爲立禪師所建，三年前立師東遊，請藏久，離此山，余至省，卽聞此山之盛，比自元謀至姚安途中，乃聞其燼於火，又聞其再建再燬，余以爲被災久矣，至是始知其災於臘月也。計其時，余已過姚安矣，不知何以傳聞之在先也。自大寺災後，名流多棲托慧光，余至日，猶下午，僧固留，遂止寺中。二十七日，飯於慧光寺，卽南上五里，登其西度之峭，此峭乃寶臺之西支，下而度此者，其峭西餘支，卽北轉而環於慧光之前，逾勸南，見南山前，與峭東橫巨之頂，排闥兩重，復成東西深峽，南山之高，與北頂竝，皆自東而西，夾重峽於中，而不見底，距瀾滄於外，而南爲之壑。蓋南山自爐塘西南轉而西向，溯瀾

滄北岸而西行。爲寶臺南郭。於是西距瀾滄之水。東包沙木河之流。渡江坡頂而北。盡於沙木河入瀾滄處。此南山外郭之形也。寶臺自爐塘西南亦轉而西向。大脊中懸。南面與南山對夾而爲寶臺。西面與西度北轉之支對夾而爲慧光。此寶臺中踞之勢也。其內水兩重。皆西轉而北出。其外大水逆兜。獨南流而東。遶此諸流包絡之分也。至是始得其真面目。其山如環鉤。其水如交臂。山脈自羅均爲鉤之根。把博南丁當關爲鉤幹之中。正外與鉤端相對。而江坡頂卽鉤端將盡處。寶臺山乃鉤曲之轉折處也。瀾滄江來自雲龍州爲右臂。東南抱而循山之外麓。抵山東垂盡處而後去。沙木河源從南山東峽爲左臂。西北抱而循山之內塢。抵山西垂盡處而後出。兩水一內一外。一去一來。一順一逆。環於山麓而山之南支。又中界之。自北自南。自東自西。復自南而北。爲寶臺之護。此又山水交濼之概也。從嶼南於是東轉。下臨南峽。上倚北崖。東向行山脊之南。兩降雨上三里。東至萬佛堂。此卽大寺之前院也。踞寶臺南突之端。其門西向。而堂陞俱南。關前臨深峽之南。則南山如屏。高穹如面牆。其上多木蓮花。樹極高大。花開如蓮。有黃白。藍紫諸色。瓣凡二十片。每二月則未葉而花。三月則花落而葉生矣。絕頂有湧石塔。高二丈。云自地涌出。乃石笋也。其南嶼間。又有一陝西老僧。結茅二十年。其地當南山與阻。曾無至者。自萬佛堂望之。平眺可達。而下陟深峽。上躋層崖。竟日而後能往返焉。由萬佛堂後北上。不半里。卽大寺故址。寺剝於崇禎初元。其先亦叢蔽之區。立禪師尋山見之。爲焚兩指。募開叢林。規模宏敞。正殿亦南向。八角層臺高十餘丈。址盤數畝。其脈自東北圓穹之頂。層跌而下。狀若連珠。而殿緊倚之。第其前橫深峽。既不開洋。而殿址已崇。西支下伏。右乏護砂。水復從泄澗地。雖幽閤而實鮮關鎖。此其所未盡善者。或謂病在前山崇逼。余謂不

然山外大江雖來繞而無此障之則曠山內深峽雖近環而無此夾之則泄雖前壓如面牆而宇內大剝如少林之面少室靈巖之面岱宗皆突兀當前而開拓彌遠此吾所謂病不在前之太逼而在右之少疎也初余自慧光寺來其僧翠峯謂余曰僧少待一同衣當即追隨後塵比至萬佛堂翠峯果同一僧至乃川僧一葦自京師參訪至此能講演宗旨聞此有了凡師亦川僧淹貫內典自立師行後住靜東峽爲此山名宿故同翠峯來訪之時了凡因殿燬募因太史約菴先鑄銅佛於舊基以爲興復之倡暫從靜室中移棲萬佛前樓余遂與一葦同謁之了凡卽曳杖前引至大寺基觀所模佛胎遂從基左循北崖復東向行盤磴陟坡路極幽峭兩過小靜室兩升降南下小峽深木古柯藤交竹叢五里而得了凡靜室室南向與大殿基東西竝列第此處東入已深其前南山竝夾如故而右砂層疊不比大殿基之西曠矣其脈自直北圓穹之頂中垂而下至室前稍峭前復小起圓阜下臨深峽之北而室則正臨其峭處橫結三楹幽敞兩備此寶臺奧境也一葦與了凡以同鄉故欲住靜山中了凡與之爲禪語余旁參之覺凡公禪學宏貫而心境未融葦公參悟精勤而宗旨未徹然山窮水盡中亦不易得也了凡命其徒具齋始進麵餅繼設蔬飯飯後雨大至半晌方止下午乃行仍過寺基共十五里還宿慧光寺

二十八日平明飯而行三里北下至阿姑寨由其西下又二里越東來澗緣北山之南崖西北上一里餘盤其西垂而北其下即阿姑北西二澗合而北流之峽也二里越西突之坡仍循東坡西北行六里墜懸坡而下一里及澗仍隨澗東岸北行望見峽北有山橫亘於前路直望之而趨五里有一二家倚東山下其前始傍水爲田又北二里直抵北山下有峽自東而西中有一水沿北山而西注此卽舊墟塘西來之

道。阿姑寨之潤南來。此與之合。是爲三汶溪。舊爐塘指答者。謂間道捷而難詢。正指此也。於是其峽轉爲東西。夾水合而西去。路北涉之。循北崖西行三里。西降而出峽口。其西乃開南北大峽。蓋南自寶臺南峽來。從南山北轉。而界瀾滄於外者。爲此塢西山。從西嶠北轉。而挾慧光寺於內者。爲此塢東山。東山爲三汶溪。西出而界斷。寶臺中廡。止至其北。又舊爐塘北脊之支。分派西突。與西山對峽。而北峽中塢大開。駝陀雜沓。底不甚平。南峽與三汶溪水合流北去。是爲沙木河。上流峽中田塍。高下盤錯。居廬東西對峙。是名竹瀝砦。路挾東山北轉。行東邨之上。而北三里塢中水直嚙東山之麓。路緣崖躡其上。又北二里。逾馬鞍嶺。此嶺乃東山西突之嘴。水曲而西環其麓。路直而北逾其嶠。此竹瀝砦之門戶也。北下二里。始爲平川。水與路俱去險就夷。北行溪東三里。有邨倚東山下。曰狗銜子。倚西山曰阿夷邨。東山乃博南大脊西盤。西山乃寶臺南山北轉者也。其山平展而北。又四里。而沙木河驛之西坡。自丁當關西突於川之北。與西界山湊。川中水自沙潭亦逼西山之麓。而北路乃涉水緣西崖之上行。又三里。北下及溪。有橋跨溪。東來者是爲沙木河驛大道。其橋有亭上覆。曰鳳鳴橋。余南來路經橋西不逾橋也。飯於橋西。隨西山大路。北行三里。盤西山北突之嘴。於是北塢稍開。田塍交布。其下溪流貫直北去。透北峽入瀾滄。路盤嘴西行。又一里。爲灣子邨。數家倚南山北麓。當北突之腋。故曰灣子。由其西循峽南入一里。峽窮。復遵峽西之山。曲折西向上躋三里。陟嶺脊。此即寶臺南山北轉至此者。踞嶺東望。東界即博南山。所從南環而至者。北望峽口中伏。即沙木河北注瀾滄。而此支所北盡於此者。其外有崇峯另起。橫峙於五十里外者。曰瓦窰山。爲永平北與雲龍州分界。昔王鑿踞而爲亂處。按騰永圖說。崇禎戊辰。王鑿據險爲叛。燒斷瀾滄橋。又

按馬元康曾領兵追擒王彝何某巢穴於曹洞。馬亦言先是王何據叛來襲攻永昌。幸從瀾滄燒橋而來，故得爲備。按曹洞在雲龍州西界，瓦箐山在雲龍州南界，曹洞當永昌北鄙，王何二賊，不直南下，而東由瀾滄橋固欲截其東援大路，亦以與瓦箐相近也。蓋瓦箐曹洞皆二賊之窟矣。西望則重崖層峽，其下逼簇，不知瀾滄之流已嵌其底也。由脊而南，有菴橫跨峭中，題曰普濟菴，有僧施茶於此，是卽所謂江坡頂也。出其南，西瞰峽底，濁流一綫，遶東南而去，下嵌甚深，隔流危崖峯嶺，上截雲嵐，而下囓江流者，卽羅眠山也。瀾滄江自吐蕃嵯和哥甸南流，經麗江蘭州之西，大理雲龍州之東，至此山下，又東南經順寧雲州之東南，下威遠車里，爲搗龍江，入交趾至海。一統志謂趙州白厓險禮社江，至楚雄定遠縣，合瀾滄入元江，府爲元江。余按瀾滄至定遠縣西所合者，乃蒙化漾濞陽江二水，非禮社也。禮社至定遠縣東所合者，乃楚雄馬龍祿豐二水，非瀾滄也。然則瀾滄禮社，雖同經定遠，已有東西之分。同下至景東，東西鄙分流，愈遠，李中谿著大理志，定瀾滄爲黑水，另具圖說於順寧以下，卽不能詳。今按鐵鎖橋東有碑，亦鄉紳所著，止云自順寧車里入南海，其未嘗東入元江可知也。由嶺南行一里，卽曲折下，其勢甚陡，迴望鐵橋，嵌北崖下，甚近，而或迎之，或背之，爲之字下者三里，而及江岸，卽挨東崖下，溯江北行又一里，而至鐵鎖橋之東，先臨流設關，鞏石爲門，內倚東崖，建武侯祠及稅局，橋之西，鞏關亦如之，內倚西崖，建樓臺并祀創橋者，鞏關俱在橋南，其北皆崖石，礧削無路，可援，蓋東西兩界山，在橋北者皆夾石，倒壓江面，在橋南者皆削土，駢立江旁，故取道俱南，就土崖作之字上下，而橋則架於其北，土石相接處，其橋關於北盤江上，鐵鎖橋而長，則殺之橋下流皆渾濁，但北盤有奔沸之形，澎湃之勢似淺，此則渾然逝澗然，其深莫測。

不可以其狹束而與北盤共擬也。北盤橫經之練，俱在板下。此則下既有承，上復高綳，兩崖中架兩端之楹間，至橋中又斜墜而下，綳之交絡如機之織，綜之提焉。此橋始於武侯南征，故首祀之。然其時猶架木以渡，而後有用竹索，用鐵柱維舟者，柱猶尙存，或以爲胡敬德，或以爲國初鎮撫華岳而胡未之至，華爲是。然蘭津之歌，漢明帝時已著聞，而不始於武侯也。萬歷丙午，順寧土酋猛廷瑞叛，阻兵燒燬崇禎戊辰，雲龍叛賊王盤又燒燬四十年間，二次被燬，今已已復建委千戶一員守衛，固知迤西咽喉千百載不能改也。余時過橋急，不及入叩橋東武侯祠，猶登橋西臺間之閣，以西崖尤峻，爲羅賦之麓也。於是出靈關，循羅賦之崖南向，隨江而上。按志羅賦山高千餘丈，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名羅賦，嘗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此人，立祠巖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名曰催行石。按石本崖上野獸拋踏而下，昔有人於將曉時過此，見霧影中石自江飛上甚多，此又一異也。五里至平坡鋪，數十家夾羅賦東麓而居。下臨瀾滄，其處所上猶平，故以平坡名。從此則踞峻矣。時日色尙可行，而負僧苦於前，遂止。按永昌重時魚其魚似鱈魚狀，而甚屈出此江，亦出此時，謂之時者，惟三月盡四月初一時耳。然是時江漲後，已不能得。

二十九日雞再鳴具淦，平明行，即曲折南上，二里餘轉而西，其山復土盡而石，於是滄江東南從大峽去，路隨小峽西向入，西一里，石崖矗夾，有水自夾中墜，先從左崖棧木橫空度，即北向，壘磴夾縫間，或西或北，曲折上躋甚峻，兩崖夾石如劈，中垂一窗，水搗石而下，磴倚壁而上。人若破壁捫天，水若爭道躡巖，兩不相遜者，夾中古木參霄，虬枝懸磴，水聲石色，冷人心骨，不復知有攀陟之苦，亦不知爲驅馳之道也。上二里有菴，夾道有道者居之，卽所謂山遠關也。由其後又西上，路分爲二，一渡水循兩崖，一直上循北崖。

共一里餘而合。遂凌石峽上。余以爲山脊矣。其內猶然平峽。水淙淙由峽中來。至是墜峽石東下。其外甚峻。其內甚平。登其峻處。回望東山之上。露出層峯。直東而近者。乃狗銜子沙木河驛。後諸脊。所謂博南丁當也。東南而遠者。寶臺園穹之頂也。內平處。亦有兩三家。當峽而居。循之西入塢底成畦。路隨澗北。二里涉澗而南。盤南峯之腋而西。一里透峽西出。則其內平窪一圍下墜。如城四山迴合於其上。底圓整如鏡。得良疇數千畝。卮廬錯落。雞犬桑麻。俱有靈氣。不意危崖絕磴之上。芙蓉帶裏。又現此世界也。是爲水寨。先是聞其名。余以爲將越山而下。至是而知平窪中環山頂之水。交注窪中。惟山達關一線。墜空爲水口。武陵桃源。王官盤谷。皆所不及矣。此當爲入滇第一勝。以在路旁。人反不覺也。循窪東稍南。上有廬夾道。是爲水寨鋪。按志有阿章寨。豈卽此耶。又南隨峽坡東行。二里。逾一東坡之脊。脊兩旁有兩三家。脊南水猶東南下。瀾滄仍非大脊也。過脊南東南二面山。皆下伏。於是東望寶臺。知瀾滄挾其南去。南瞻瀾滄西岸。羣峯雜沓。以下峽。

自此至四月初九。共缺十日。當是在永昌府。晤閃人望。名仲麟。乙丑廬吉士。與徐石城同年。爲霞客家。并其弟知愿。名仲侗。丙子解元。時。

卷八下

瀛遊日記九

移永昌即保山

己卯四月初十日。閃知愿早令徐使來問夫。而昨所定者。竟不至。徐復趨南關。覓一夫來。余飯已久矣。乃

以衣四件。書四本。并襪包等寄陶道。遂同至夫寓。候其飯。上午乃行。徐使始去。出南門。門外有小水。自西而東。吊橋跨其上。卽太保山南峽所出者。南行五里。有巨石梁跨深溪上。其下水斷而不流。想卽沙河之水也。又南半里。坡間樹色依然。頗似余櫻櫻珠。而不見火齊映樹。一、二家結綳樹下。油碧與五六肩。乃婦人之游於林間者。不能近辨其爲何樹也。又南半里。有堤如城垣。自西山環遶來。登其上。則堤內堰水成塘。西登山麓。東築堰高丈餘。隨東堰西南行。二里。堰盡。山從堰西南環而下。有數家當曲中。南轉行其前。又二里有數十家。倚西山下山。復環其南。是爲臥獅窩。蓋其西大山將南盡。支乃東轉。其北先有近支。東向。屢下如太保。九隆皆是也。又南爲臥獅。在西南峽中。山形再跌而下。其上峯石崖盤突。儼然一狻猊之首。其下峯頗長。則臥形也。余先望見大路在南坡之上。初不知小路之西折。而當獅崖盤突間。但遙見其崖突兀。與前峯湊峽甚促。心異之。候土人而問。初一人曰。此石花洞也。再問一人曰。此芭蕉洞也。小路正從其下過。石花卽其後來之名耳。蓋大路上南坡。而小路西折。而由此。余時欲從小路上。而僕擔俱在後。坐待久之。俟其至。從卽南過小橋。有碑稱臥佛橋。過橋卽西折。從小路上坡。一里餘。從坡峽間渡小水。卽仰見芭蕉洞在突崖之下。蓋突崖乃獅首。而洞則當其臥臍之間。涉澗。又西上而探洞。洞門東向。高穹二丈。正與筆架山遙對。洞內丈餘。卽西北折而下。其洞下雖峻。而路頗夷。下三丈漸暗。聞乘炬入。深里餘。姑俟歸途。攜炬以窮也。出洞循崖西上。一里。過突崖下峽。透脊而西。半里。度一窪。脊以內。乃中窪之峽。水東掇突崖脊。下搗其崖麓。無穴以洩。水沫淤濁。然前所渡芭蕉洞前小水。卽其透崖瀝峽而出者。從水上循嶺南轉。一里。逾南坡之脊。始見脊南亦下墜成大窪。而中無水。南坡大道。從右窪中西南上。而余所從

小道則循西大山南行嶺間。五里連逾二坡脊。共二里。則西界大山南向墜爲低脊。此其東轉之最長者也。南坡涉窪之路。至此而合。乃共轉西向。循低脊而進。脊北亦中窪。縮水焉。西一里。降而下坡。半里而得窪底。鋪五六家在坑峽間。其峽雖縱橫而實中窪。中無滴水。隨窪西下一里。直抵大山下。復南行窪峽中。二里。又得東墜之脊。脊南塢稍開。於是小圓峯離立矣。然其水猶東行一里。又南上坡。盤坡南離立圓峯。取道峯隙而南一里。轉峯腋。始東南上盤而西南。其里餘。則南北兩支俱自北大山之西分。支東遠。中夾成峽甚深。路逾北支。從其上西向入峽。其南支則木叢其上。管墜其下。雖甚深而不聞水聲焉。西行二里。乃西下箐中。又一里有數家當箐底。是爲冷水箐。乃飯於鬻腐者家。於是西南隨箐上一里。過一脊。其脊乃從西而東。度之脈也。脊南始見羣山俱伏。有遠山橫其西南。路又逾岡西上一里。登其南突之崖。是爲油革關舊址。乃舊之設關而權稅處。今已無之。其西卽墜崖西下。甚峻。下二里。漸平。又二里。西峽漸開。有僧新結樓倚北山下。施茶曰孔雀寺。由寺西循山嘴南轉。共一里。逾嘴而西。乃西北盤其餘支。三里而得一亭。橋橋跨兩峽間。下有小澗。自北而南。已中澗無橋。橋西逾坡西北下。路旁多黃果。卽覆盆子也。色黃酸甘。可以解渴。其西塢大開。塢西大山一橫於西。一橫於南。而蒲縹之邨。當西大山下。其山南自南橫大山。又東自油革關南下之支。橫度爲低脊。而復起者。其中水反自南而北。抵羅岷。而西入潞江焉。共西下二里。乃得引水之腔。其中俱已插秧。遍綠。又西北行二里。餘過蒲縹之東邨。邨之西有亭橋跨北注之溪。曰吳氏輿梁。又西半里。宿於蒲縹之西邨。其地米價頗賤。二十文可飽三四人。蒲縹東西邨俱夾道成街。而西邨更長有驛在焉。

十一日，雞鳴起具飯，味爽。從郕西卽北向循西大山行，隨溪而北，漸高而陟崖，共八里，爲石子哨，有數家倚西山之東北隅。又北二里，乃盤山西轉，有峽自西而東，合於枯飄北注之峽，溯之，依南山之北，西入二里下陟，南來峽口，峽中所種俱紅花成畦，已可採矣。西一里，陟西來峽口，其上不多，水亦無幾，有十餘家當峽而居，是爲落馬廠。度峽北，復依北山之南，西入一里，平上逾脊，其脊自南而北，度起爲峽北之山，而北盡於羣岷者也。逾脊西行，峽中甚平，路南漸有澗形，依南崖西下，路行其北三里，數家倚北山而居，有公館在焉，是爲大坂鋪。從其西下陟一里，有亭橋跨澗，於是涉澗南，依南山之北，西下二里，有數家當南，峽是爲灣子橋，有賣漿者，連續而覓之，卽余地之酒釀也。山至是環聳，雜沓一澗自東來者，卽大坂之水。一澗自南峽來者，鑿峽倒崖，勢甚逼仄，北下與東來之澗合而北去，小木橋橫架其上，度橋卽依西山之東北行，東山至是，亦有水從北峽西下，三水合而北向，破峽去，東西兩崖，夾成一線，俱摩雲夾日，溪嵌於下，蒙箐拂石，路緣於上，巖壁撫崖，排石齒而北，三里，轉向西下，石勢愈峻，愈合，又西二里，峽曲而南，澗亦隨峽而曲，路亦隨澗而曲，半里，復西盤北轉，路皆鑿崖，棧木半里，復西向，緣崖行一里，有碑倚南山之崖，題曰：此古盤蛇谷，乃諸葛武侯燒藤甲兵處，然後信此險之真冠滇南也。水寨高出衆險之上，此峽深壑衆壑之下，滇南二絕於此，乃見碑南漸下，峽亦漸開，又西二里，乃北轉下坡，復轉而西一里，有木橋橫澗而北，乃度循北崖西行一里，逾南突之脊，於是西谷大開，水盤南壑，路循北山，又西平下三里，北山西斷，路乃隨坡南轉，西望坡西有峽自北而南，俱崇山夾立，知潞江當在其下，而不能見，南行二里餘，則江流已從西北嵌脚下，逼東山南，峽之山轉而南去矣。乃南向下坡一里，有兩三家倚江岸而栖，其前有公館。

焉。乃就淪水以飯。時渡舟在江南岸。待久之。乃至。登舟後。舟子還崖岸而飯。久之不至。下午始放渡而南。江流頗闊。似倍於瀾滄。然瀾滄淵深不測。而此當肆流之衝。雖急而深不及之。則二江正在伯仲間也。其江從北峽來。按一統志云。其源出雅妥。不知雅妥是何地名。據土人言。出狗頭岡。言水漲時。每有狗頭浮下也。注南峽去。或言東與瀾滄合。或言從中直下交南。故蒙氏封爲四瀆之一。以余度之。亦以爲獨流不合者是。土人言瘴癘甚毒。必飲酒乃渡。夏秋不可行。余正當孟夏。亦但飯而不酒。坐舟中擱流甚久。亦烏觀所云瘴母哉。渡南崖。暴雨急來。見崖西有樹甚巨。而鬱葱如盤。急趨其下。樹甚異。本高二丈。大十圍。有方石塔。竇其間。高與幹等。幹跨而絡之。西北則幹密而石不露。東南臨江。則幹疎而石出。幹與石已連絡爲一。不可解矣。亦窮崖一奇也。已大風揚厲。雨散復西向平行。上坡。望西北穹峯峻極。西南駢崖東突。其南崖有居廬當峯而踞。卽磨盤石也。望之西行十里。逼西山。雨陣復來。已虹見。東山盤蛇谷上。雨遂止。從來言暴雨多瘴。亦未見有異也。稍折而南。二里有邨。常山下曰八灣。數家皆茅舍。一行人言此地熱不可。栖當上山。乃涼。從邨西隨山南轉。一里過一峽口。循峽西入。南涉而逾一崖。約一里。遂從南崖西上。其上甚峻。曲折盤崖八里。而上凌峯頭。則所謂磨盤石也。百家倚峯頭而居。東臨絕壑。下嵌甚深。而其壑東南爲大田。禾芄芄焉。其夜倚峯而栖。月色當空。此卽高黎貢山之東峯。憶諸葛武侯王威寧驢之前後開疆。方威遠政之獨戰身死。往事如看鏡。浮生獨倚巖。慨然者久之。

邊路江釋

十二日。雞再鳴飯。味爽出門。其處雖當峻峯之上。而居廬甚盛。有公館在邨北。潞江驛在其上。山下東南成大川。已插秧盈綠。潞江沿東山東南去。安撫司依西南川塢而居。遂由磨盤石西南上。仍峻甚。二里。逾

其南峽之上。其峽下嵌甚深。自西而東向。出安撫司下。峽底無餘隙。惟聞水聲潺潺。在深管中。峽深山亦甚峻。藤木蒙蔽。猿猴盡號不絕。峽北則路緣崖上。隨峽西進。上去山頂。不一二里。緣峽平行。西四里有石洞。南臨路崖。深闊丈餘。土人鑿石置山神碑於中。又四里。稍折而北上。崖旋西。西登臨峽之坡。北峽之上。至是始南垂一坡。而南峽之下。則有峽自南山夾底而出。與東出之峽會成丁字。而北向垂坡焉。又西二里。或陟山脊。或緣峯南。又三里。有數家當東行分脊間。是爲蒲溝哨。蓋山脊至是分支東行。又突起稍高。其北又墜峽北下。其南即安撫司後峽之上流也。由此西望一尖峯。當西復起。其西北高脊排穹始爲南渡大脊。所謂高黎貢山。土人譌爲高良。工山蒙氏僭封爲西岳者也。其山又稱爲崑崙崗。以其高大而言。然正崑崙南下正支。則方言亦非無謂也。由蒲溝哨西下一里。抵所望尖峯。即躡級數轉而上。兩旁削崖夾起。中墜成路。路由夾崖中曲折上升。兩岸高木蟠空。根糾垂崖外。其上竹樹茸密。覆陰排曠。從其上行。不復知在萬山之頂。但如唐人所咏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情與境合也。一里餘。登其脊。平行脊上。又二里餘。有數家倚北脊。是爲分水關。邨西有水沿北坡南下。此爲潞江。安撫司後峽發源處矣。南轉西逾嶺脊。輒砌壑門。跨度脊上。其關甚古。頂已中頽。此即關之分水者。關東水下潞江。關西水下龍川江。於是西下峽。稍轉而南。即西上穿峽逾脊。共五里。度南橫之脊。有邨廬。是爲新安哨。由哨南復西轉。或過山脊。或蹈嶺夾。屢上屢下。十里。爲太平哨。於是屢下屢平。始無上陟之脊。五里。爲小歇廠。五里。爲竹筴鋪。自過分水關。雨暉時至。至竹筴鋪始晴。數家夾路成衢。有賣鹿肉者。余買而炙肺。於是直下三里。爲茶菴。又西下五里。及山麓。坡間始盤塍爲田。其下即龍川江。自北而南。水不及潞江三分之一。而奔墜甚沸。西崖削

壁插江東則平坡環墜行墜間半里抵龍川江東岸湖北行又半里有鐵鎖橋架江上其製兩頭懸練中穿板如織法一如瀾滄之鐵鎖橋而狹止得其半由橋西即躡級南上半里爲龍關數十家當坡而居有稅司以推負販者又西向上四里餘而宿於橄欖坡其坡自西山之脊東向層突百家當坡而居夾路成街踞山之半其處米價甚賤每二十文宿一宵飯兩淦又有夾包龍川江發源於羣山北峽峨昌蠻七藏甸經此東爲高黎貢西爲赤土山下流至緬甸太公城合大盈江

十三日平明而飯由坡西登嶺西北上八里稍北逾北峽西上二里從嶺上平行望西北有層峯排簇嶺上初以爲將由其南垂行一里忽從嶺頭轉北三里乃西南下峽中一里有四五家當峽而居竹籬茅舍頗覺清幽是爲赤土鋪其邨當西面排簇層峯之麓東與橄欖坡夾而爲崎邨西有亭橋架小澗上其水自南峽來搗北峽去橋名建安按志大盈江之水一出自東北赤土山而此鋪名赤土水猶似東北下龍川者豈其西排簇層峯爲赤土山而此猶其東麓之水以其在麓卽以名鋪耶由橋西卽南向上坡二里西南登脊卽自排簇層峯東南分支下者又轉而西一里餘有菴施茶當脊北向而踞是爲甘露寺又西一里坡間水北向墜崖路越之西向下峽峽中有水自北而南又與坡上水分南北流以余意度之猶俱東下龍川者半里乃從峽底溯水北入其峽東西兩崖俱從排簇層峯分支南下者西崖卽其本支東崖乃分支東南由甘露寺脊而下者也第峽水南出東轉不知其北合於建安橋抑直東而下龍川否也北行峽底一里餘水分二道來皆細甚遂從坡西躡峻上一里北穿嶺夾半里透脊其脊自東北度西南脊以北卽墜峽西下路從峽端北轉而西有數家倚北山之上是爲亂箭哨至是始出排簇層峯嶺脊之西按

志。赤土山在州城東三十里。水至是始分。則前之赤土鋪猶東岸之麓。非分流之正脊可知也。飯於嶺南。西向行稍下。其二里有塢自南而北。細流注其中。按志大盈江有三源。一出赤土山當卽此矣。從此而西。出馬邑河。遶州城北而西合。巉從羅生二水同爲大盈之源者也。又北上坡二里餘。有一二家當坡之南。環塔圍南峽之峭甚。遂雜植果樹於中。是爲板廠。由其西二里。又西下半里。有十餘家當峽。而居是爲芹菜塘。其前小水東北與大盈之源合。郵廬不多。而皆有杜鵑燦爛。血艷奪目。若以爲家。植者豈深山野人。有此異趣。若以爲山土所宜。何他岡別隴。杳然無遺也。由郵西復西上坡一里餘。轉峽而平行頂上。三里餘。乃出西嶺之端。下望其塢甚深。而中平如砥。良疇遠邨。交映其間。其塢大而圓。乃四面小山環圍而成者。不比他川之沿溪成峽而已。西向峻下者五里。循峽東北折。又折而西三里。乃循東山北行。其下稍平。又二里有邨當東山之麓。是爲坡脚邨。有賣漿者。出酒甚旨。以醋芹爲菜。與同行崔姓者。連斃二靈。乃行於是。西行平疇中一里。有小水自南而北。卽志所云羅生山之水。亦大盈三源之一。分流陞中者也。又西北二里餘。有村曰雷打田。其東亦有小溪。自南而北。則羅生山之正流也。與前過小流。共爲大盈之一源云。是溪之東田窪間。土皆黑墳。土人芟其上層。曝乾供爨。蓋煤堅而深入土下。此柔而浮出土上。而色則同也。由邨北又西三里。有廬舍當坡陞間。曰土鍋邨。邨皆燒土爲鍋者。於是其西廬舍聯絡。一里爲東街。又半里。西交大街。則十字爲衢者也。勝越州城之南門。卽當大街之北。城南居市甚盛。城中所無。而此城又迤西所無。乃稅駕於大街東。貽府官舍。時適過午也。時貽府委官王仰泉者。已返省。院王導導書。楮與店中。

十四日早雨。命顧僕覓潘秀才家。授吳方生書。上午雨止。潘來顧。下午。余往顧而潘出。乃返作記寓中。薄暮。同行崔君挾余酌於市。以竹實爲供。竹實大如松子。肉圓如藍肉。土人烹熟以羹。投壺暢飲。月上而返。冰輪皎然。

十五日晨往晤潘。潘勸無出關。上午潘饋酒饋。下午店中老人亦來勸余無行。先是余以阮玉灣書昇楊主人託其覓同行者。主人唯唯。至暮以潘酒招之共酌。兄弟俱勸余毋卽行。謂炎瘴正毒。奈何以不貴輕擲也。屈指八月王君將復來。且入內同之入關最便。余姑諾之。是夜月甚皎。而邸舍不便。憑眺竟鬱鬱。十六日晨起。候主人飯。欲爲尖山之行。其山在州城西北百里。先是主人言其靈異。德惠余行。故謀先及之。乃以竹箱衫氈寄楊主家。挈輕囊與顧僕行。從南門外循城西行。半里過新橋。巨石梁也。橋下水自北合三流。襟城西而南。過此南流去。卽所謂大盈江矣。余旣過橋。四望山勢迴環。先按方而定之。當城之正東而頂平者爲球琿山。亂箭哨之來道。逾其南脊。當城之正西而尖聳者爲擂鼓山。南爲龍光臺。爲緬管道。爲水口西夾。直北者爲上干峩山。亂箭哨之脈從之。東度南起。去城北二十里。直南者爲來鳳山。州治之脈從之。北度又西突保祿閣。爲水口東夾。城西南爲水口東。峽極緊。墜空而下。爲跌水崖。城東南東北俱有迴塢。乃來鳳山自北環度之脈。而東北獨伏。有高山穹其外。卽龍川江東高黎貢山。北來之脈也。城西北一峯獨聳。高出衆峯。爲龍從山。乃北來分脈之統會。從此直南爲筆峯。爲寶峯。爲播鼓。而盡於龍光臺。從此西度南轉。爲猛蚌。從此東度。爲上干。低伏而東度南起。爲赤土山。亂箭嶺。南下西轉。爲羅生山。支分直北者。爲球琿。峙州東而北。盡馬邑。支分由西而南者。爲來鳳。峙州南而西。夾水口。北與龍光對。

此州四面之山也。其水一東南出羅生山。北流經雷打田。至城東北。一東出亂箭哨。北流。西出馬邑村。西南至城東北。一出龍蹕山。瀋爲海子。流爲高河南。至城東北。三水合爲一。是爲大盈江。由城西而南。過二橋墜峽下。搗其深十丈。闊三丈餘。下爲深潭。破峽西南去。經和尚屯。又名大車江。此州四面之水也。其北二日抵界頭。與上江對。其南一日抵南甸。與隴川緬甸對。其西一日半至古勇。與茶山對。其東一日半至分水關。與永昌對。八關自其西北斜抵東南。西四關屬蠻哈守備。自西北而東南。一日神護。二曰萬勿。三曰巨石。四曰銅壁。東四關屬龍把守備。自西南而東南。一日鐵壁。二曰虎踞。三曰天馬。四曰漢隴。八關之外。自神護而出。爲四路。通迤西。出琥珀碧玉。自天馬而出。爲南路。通迤密。有寶井。自漢隴而出。爲東南路。通水邦。出邦洋布。自鐵壁而出。亦爲南路。通蠻莫。爲緬甸阿瓦正道。貫蠻莫。蠻密。俱中國地。自萬歷二十二年。金騰威道立此八關。於是關外諸蠻。俱爲阿瓦所有矣。由州南抵南甸。分路西向千崖。至蠻哈。諸關南向龍川。至龍把。諸關。由州西抵緬。分路西出。神護通迤西。西北逾嶺。至古勇。大概三宜。猶屬關內。而六慰所屬。俱置關外矣。遂分華彝之界。此其四鄙之望也。大盈江過河上屯。合緬甸之水。南入南甸。爲小梁河。經南牙山。又稱爲南牙江。西南入千崖。雲籠山下。名雲籠江。沿至千崖。北爲安樂河。折而西。一百五十里。爲檳榔江。至北蘇蠻界。注金沙江。入於緬。一曰合於太公城。此城乃緬甸界。按緬甸金沙江。不注源流。志但稱其闊五里。然言孟養之界者。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北至千崖。則其江在千崖南。緬甸北。孟養東矣。又按芒市長官司西南有青石山。志言金沙江源出之。而流入大盈江。又言大車江。自騰衝流經青石山下。豈大盈經青石之北。金沙經青石之南耶。其言源出者。當亦流經而非發軔。若發軔豈能

卽此大耶。又按芒市西有麓川江。源出峨昌蠻地。流過緬地。合大盈江。南甸東南一百七十里。有孟乃河。源出龍川江。而龍川江在騰越東。實出峨昌蠻地。南流至緬太公城。合大盈江。是麓川江與龍川江同出。峨昌同流。南甸南千崖。西入緬地。同合大盈。然二地實無二水。豈麓川卽龍川。龍川卽金沙。一江而三名耶。蓋麓川又名隴川。龍與隴實相近。必卽其一無疑。蓋峨昌蠻之水流至騰越東。爲龍川江。至芒市西。爲麓川江。以與麓川爲界也。其在司境。實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爲金沙江。遂指爲金沙之源。而非源於山下可知。又至于崖西南。緬甸之北。大盈江自北來。合。同而南流。其勢始闊。於是獨名金沙江。而至于太公城。孟養之界。實當其南流之西。故指以爲界。非孟養之東。又有一金沙南流。千崖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石山西流。亦非大盈江。既含金沙而入緬。龍川江又入緬而合大盈。大盈所入之金沙。卽龍川下流。龍川所合之大盈。卽其名金沙者也。分而岐之名愈紊。會而貫之脈自見矣。此其二水所經也。於是益知高黎貢之脈。南下芒市木邦而盡於海。潞江之獨下海西可知矣。按志又有大車湖在州南甚廣。中有山如瓊浪中一點青。今惟城北上干峨龍崕山下有二海子。城南並無瀦水。豈洪流盡揚塵耶。過新橋西行半里。有岐。西北行者爲烏沙尖山道。南下者爲跌水河道。余聞其勝甚。乃先南趨出竹塢中一里。涉一東流小澗。南上坡。折而東。約半里。有大石梁架大盈江上。其橋東西跨新橋下流。從橋西稍南上坡。不半里。其水從左峽中透空平墜而下。崖深十餘丈。三面環壁。水分三派飛騰中闊丈五。左駢崖齊涌者闊四尺。右嵌崖分趨者闊尺五。蓋中如簾。左如布。右如柱。勢極雄壯。與安莊白水河齊觀。但此崖更近而逼。從西崖邊南崖平對而立。飛沫倒捲。屑玉騰珠。遙洒人衣。面白日閭。真如雨花雪片。土人所稱久雨不晴者。以此。但

兩字當易早爲是用兩字則疊牀架屋矣其水下墜成潭。崑流峽底甚深。因下踏之有屋兩重。在夾壑中。乃王氏水春也。復上西崖。其南一峯高聳。憑空揖瀑。是爲龍光臺。上建關帝殿。迴盼久之。復下西崖。其崖甚狹。東卽瀑流墜空。西亦夾坑環屋。俯視屋下坑底。有流泉疊確。亦水春也。而當環坡間。其西卽南下紆箒大道。不知水所從出。細瞰之水從脚下透穴出。南分爲二。一隨大道南注。一復入巨石下。入夾坑之屋。爲春迴眺崖。北有峽一線。深下五六丈。駢峙北來。闊僅一尺。而高不啻三丈餘。水從其底透入前崖之腹。而出其南。計崖穴之上。高亦三丈餘。南至出水之穴。上連三四丈。不識其下透之穴。與上駢之峽。從何而成。天巧人工。兩疑不能至此矣。從崖上躡西峯。一里有寺。踞峯之東。門東向。爲毘盧寺。由其西二里。直抵播鼓尖峯。下見有路。直躡峯西上。而路有二。生指寶峯大道。尙在北。乃橫涉田間。半里。得大道。隨而西上。坡二里。西抵播鼓之北。當西北從岐上。而余誤從西南。一里。躡峻一里。漸轉南陟。復向播鼓行。又一里。心知其誤。遂西逾嶺脊。則望見寶峯殿閣。在西北嶺半。與此脊齊等。而隔管兩重。其下甚深。皆從西南嶺脊。墜下。計隨坡東下。就大道復上。與躡坡西上。從峯脊轉下。其路相比。不若上之得以兼陟其頂也。遂西南上。甚峻。一里。直出播鼓尖之西。有路自尖南向來。合同之西北度脊。脊北路分爲二。一西北沿峯去。一東北攀嶺行。一里。再逾嶺陟脊。其脊兩旁皆東西下。乃飯於春過北路。復分爲二。如前。然東北者。猶非寶峯路。尙隔一箒也。乃復西北上頂。一里。躡其最高處。東俯州城東塢。西俯峨隴南塢。皆近夾此脊下。而峨隴之西。又有高峯一重。自北而南。夾峨隴之塢。南出緬菁。而與大盈之江。合而南去焉。頂東南深樹密翳。乃從西北下。甚峻。半里。就夷。隨東箒北行。嶺脊。又半里。路交十字。一從南直北者。俱行其脊。一從東箒中上。

橫過西北者，出山腰，知寶峯之寺在箐鬢矣。乃折而東下，木葉覆叢條間，甚峻而滑，非攀枝足無粘步。下一里，轉殿角之右，則三清殿也。前有虛亭三楹，東攬一川之勝，而其下亭閣，綴懸崖間，隔箐迴坡，咫尺縹渺。殿西廡爲二黃冠所栖，余置行囊，令願僕守其處。乃由亭前東下，道分爲二：一從右，下危坡；一從左，轉深箐。余先隨箐下半里，右顧崖間，一亭飛綴八角，重檣高倚懸崖之上，乃參府吳君名靈臣蜀人，新建以祀純陽者。由亭左，再下緣箐半里，南轉，仰見亭下之石，一削千仞，如蓮一瓣，高穹向空，其南又豎一瓣，駢附之，皆純石無縫紋，惟交附處中垂一線，闊僅尺餘，鑿級其中，仰之直若天梯，倒挂也。北瓣之上，大書奠高山大川五字，亦吳參府筆。其下新構一軒，跨路，貌靈官於中，南瓣側有尖特聳，夾級爲門，其下玉皇閣倚之，環騰多土山，獨是崖純石，危穹夾箐之間，覺耳目頓異。玉皇閣南，亦懸箐無路，靈官軒北，又鑿崖爲梯，嵌夾石間，北下數丈，有石坊當其前，大書曰太極懸崖。從此北度東下之箐，再上北坡，共里餘，則寶峯寺當峯而踞，高與玉皇閣等，而玉皇閣東向，此寺南向。寺東龍砂最微，固不若玉皇閣當環箐中央，得一山之正也。寺頗寥落，有尼居之。此昔之摩伽陀修道處，他處皆釋盛於道，而此獨反之。已復下箐中，躡太極崖，過北瓣下，從一線之級上，其級峻甚，幾不能留趾，幸兩崖逼束，手撐之以登。一上者八十級，當純陽亭之南，峽始曲折爲梯，又三十餘級，而抵虛亭間。余擬眺月於此，以擴未舒之觀，因拭桌作記，令願奴汲水，太極下箐東，以爨二黃冠止之，以飯飯余，仍坐虛亭，忽狂飈布雲，迨暮而月色全翳，卻道謂虛亭風急，邀余臥其榻。

十七日，余起見日麗山幽，擬暫停憩其間，以囊中存米作粥，令願奴入州寓，取貴州所買藍紗，將灑以供

杖頭。而此地離州僅八里。顧奴去不返。抵下午。餒甚。胡道飯余。既而顧奴至。紗仍不攜來也。
十八日。錄記於虛亭。先夜有虎從山下。嚙參戎馬。參戎命軍士搜山。覓虎。四峯瞭視者。吶聲相應。兩管搜覓者。上下不一。竟不得虎。巔塘關南。越大山。西南。遠古勇關。北分支東突者。爲尖山。東南突者。爲馬鞍山。又分支南下者。爲寶峯。又南爲打鼓尖。又南盡於龍光臺。其馬鞍山。正支東度者。一起爲筆峯。又起爲龍從。於是南環爲赤土。爲亂箭。哨過脊。又南爲半個山。而西北環來鳳。而結州治。此所謂迴龍顧祖也。從古勇關。北分支南下者。爲鬼甸。西山。又南爲鵝籠。西山。又南抵於緬箐。正支西南下者。爲古勇。西關。而南接於神護焉。八關之外。其北又有此古勇。巔塘二關。乃古關也。巔塘之外。爲茶山。長官司。舊屬中國。今屬阿瓦。巔塘。東屯。河。幸。廠。北。爲。姊。妹。山。出。斑。竹。其。外。卽。野。人。寶。峯。山。東。向。屏。立。其。前。下。分。爲。二。箐。中。垂。石。崖。高。穹。兩。旁。倒。插。箐。底。北。箐。之。上。環。岡。一。支。前。遶。如。塔。牆。石。崖。中。裂。鑿。級。懸。其。間。名。獼。猴。梯。梯。南。玉。皇。閣。倚。其。下。梯。北。純。陽。閣。踞。其。上。舊。有。額。名。爲。太。極。懸。崖。而。吳。參。戎。又。大。書。鐫。其。上。曰。奠。高。山。大。川。純。陽。閣。之。上。則。開。軒。三。楹。左。右。當。懸。箐。之。中。而。下。臨。絕。壑。向。東。北。近。則。環。岡。前。伏。平。川。遶。其。下。遠。則。東。山。之。外。高。黎。貢。北。尖。峯。特。出。衆。山。之。頂。正。對。其。中。此。舉。土。人。又。名。爲。小。雪。山。遶。峯。橫。亘。天。半。而。其。上。特。聳。一。尖。如。拱。圭。蓋。在。分。水。關。之。北。二。十。里。關。間。無。路。能。上。亦。不。能。見。至。此。乃。東。見。之。焉。鞍。山。寶。藏。之。徑。徑。空。昔。在。戎。行。時。嘗。從。赤。土。鋪。北。度。龍。川。至。其。下。爲。高。筒。槽。有。居。人。畧。姓。者。導。之。登。其。頂。其。高。蓋。四。十。里。云。目。界。甚。爽。其。後。爲。三。清。殿。則。邵。道。所。栖。也。三。清。殿。去。西。頂。不。遙。余。前。從。之。下。蓋。是。山。之。最。高。者。爲。三。清。殿。東。北。向。當。石。壁。而。居。一。山。之。中。者。爲。玉。皇。閣。東。向。居。北。箐。之。北。倚。環。岡。腋。間。者。爲。寶。峯。寺。南。向。玉。皇。閣。當。石。壁。下。兩。箐。夾。之。

得地脈之正。而純陽閣孤懸崖間。從蓮花尖上現神奇。是奇正相生之妙也。蓋騰陽多土山。而此山又以土山獨裹石崖於中。如穎躍於囊。且兩箐中怪樹奇株。鬱葱蒙密。竹之大者如吾地之貓竹。中者如吾地之筋竹。小者如吾地之淡竹。無所不有。又非迤東西所有也。延甲按舊有額至大川廿五字。宜從楊本節。去已見十六日。

二十一日。飯後別邵道。下純陽閣。東經太極崖。其處若橫北箐而上。半里而達寶峯寺。余以南箐懸峭。昨所未經。乃從大路循玉皇閣下懸崖。曲折下半里。又度北箐之下峽。從環岡大道復半里。北上寶峯寺。閣道於尼。尼引出殿左峯頭。指山下核桃園。直北爲尖山道。西北登嶺爲打鷹山道。開打鷹山有北直僧新開。其地頗異。乃先趨打鷹。於是東北下坡一里。抵坡北。又北一里餘。有數家倚西山麓。是爲核桃園。其西北有駒頗低。乃寶峯之從北度脊者。有大道西向之。有小溪東注。逾之。直北一里餘。乃西北登坡。四里。逾坡脊而西。是名長坡。又西半里。乃轉而北。挾西峯而循其北。仍西行脊上。其脊北下。卽酒店嶺之東度。爲筆峯龍從者。南下。卽野豬坡之南出。爲鵝籠。細箐者。蓋俱從分支之脊行也。西五里。嶺間路交十字。乃西北橫陟之。嘗從北躡坡。誤從西行嶺之南。二里。遇樵者。知爲鬼甸道。打鷹開寺處。已在直北雙峯下。然此時已不見雙峯。亦不見路影。乃躡棘披磔。直上者三里。霧氣襲峯。或合或開。又上二里。乃得亂坪。小峯環合之中。多迴整竹叢。雜布。見有撐架數柱於北峯下者。從壑中趨之。仍無路。柱左有窳一窟。僧寶藏見余。迎入其中。始知卽開山之人也。因與余遍觀形勢。飯後霧稍開。余欲行。寶藏固留止一宵。余乃從其後。山中垂處上。其山乃中起之泡也。其後復下。大山自後迴環之上。起兩峯。而中駒遙望之。狀如馬鞍。故又

名馬鞍山。據土人言其上多鷹。舊志名爲集鷹山。而土音又譌爲打鷹云。其山脈北自冠子坪南盤。從頂上分二岐。一時西南一時東北。二峯之支如抱臂前環。西南下者當壑右而伏過中。復起小阜而爲中案。南墜而下。復起一峯爲前案。東北下者當壑左而伏結爲東窪。兩峯拗處正其環窩處。前躡一峯當窩中。其脈復自東北峯降而中度。宛如一珠之托盤中。其前後起兩小阜如二乳之列於胸。其脈即自中躡之峯。從左度右。又從右前度而復起一阜於中。與雙乳又成鼎足。前列爲中峯。近案即南與中案並峙。稍度而東。又起一阜。即北與東窪之鑰對夾。故兩乳之前左右俱有窪。中峯之後左右亦有峽。中局其脈若甚平。而一起一伏。隱然可尋。其兩峯之高者左右皆環而止。唯中之伏而起者一線前度。其東爲筆峯。龍從南爲寶峯。龍光者皆是脈也。土人言三十年前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無隙。中有龍潭。四深莫能測。足聲至則湧波而起。人莫敢近。後有牧羊者一雷而震斃羊五六百。及牧者數人。連日夜火。大樹深篁燦無子遺。而潭亦成陸。今山下有出水之穴。俱從山根分運云。山頂之石色赭赤而質輕浮。狀如蜂房。爲浮沫結成者。雖大至合抱。而兩指可攬。然其質仍堅。真規灰之餘也。寶藏架廬在中峯之下。前臨兩乳。日後有擴而大者。後可累峯而上。前可跨乳爲鑼鼓之樓云。今諸窪雖中拗而不受滴水。東窪之上。依石爲窩。有瀦水一方。豈龍去而滄桑倏異。獨留此一勺以爲開山之供者耶。寶藏本北直人。自雞足寶臺來。見尖山雖中懸而無重裹。與其徒徑空。覓山至此。遂龍坐篷處者二年。今州人皆爲感動。爭負木蓮竹。先爲結此一楹。而尚未大就云。徑空四川人。向從戎爲選鋒。復重慶。援遼。援黔。所向有功。後爲騰越參府。旌牌薙髮於甘露寺。從師覓山師。獨坐空山。徑空募化山下。爲然一指。開創此山。俱異人也是。晚宿龍中有

一行脚僧亦留爲僧難地者。乃余鄉張涇橋人。齋莊誠無念名。遂明見之。如見故人焉。二十二日晨起。宿霧淨盡。寶藏先以點餉。余與余周歷峯前。憑臨而南爲南甸。其外有橫山前列。則龍川後之界也。近嵌麓西爲鬼甸。其外有重峯西擁。則古勇前南下之支也。下伏而東度爲筆峯。其外有高嶺東穹。則高黎貢後聳之脈也。惟北向則本山後屏焉。然昨已登嶺北眺。知東北之豁處爲龍川所合。西北之叢處爲尖山所懸。而直北明光六廠之外。皆野人之樞矣。久之乃飯。而別寶藏命其徒徑空前導。從東北行。皆未開之徑也。始逾東環之臂。即東北下。雖無徑而頗坦。三里餘。有路循嶺北西去。往鬼甸道。蓋是山前後皆向鬼甸道也。於是交之。仍東下。甚峻。一里。又有路自東南來。西北逾嶺去。此卽州中趨冠子坪道。蓋冠子坪從北南度。穹起打應之頂。自北望之。不見雙峯如鞍。祇覺層起如冠。逾脊西下。是爲坪。卽所托。有龍潭西湧。乃鬼甸上流。經鵝籠而南下者也。余交其路。仍東北下行。莽棘中。一里餘。北向下。傍西小峽。漸有微徑。徑右峽中。亦有叢竹深藤。東轉。再逾一峽。一里。乃北行環岡上。岡之西。大山始有峽。中盤岡之東。始隨坡東下。共二里。抵坡麓。則響水溝之峽在其東矣。有溪自西峽出。北涉之。隨西山北行。西山至是稍開。有路西入之。交其路而北。一里餘。稍下。又有小水從西塢出。是爲王家壩。以此水爲界。南俱沐府莊。又北半里。遂與南來大路合。又北一里有卽在西山下。至是中塢始開。其塢南從酒店脊來。北至此。東西乃闊。溪沿東麓北下。卽倚西山東向。而路出其中。又北里許。有岐東北往界頭。余循西山西北下。渡一小峽。半里西轉。其南谷爲灣腰村。蓋王家壩之後山也。其北塢爲左所屯。乃龍從北又起一峯。其餘支西。北而環者。塢中始有田疇。下關響水溝之流。亦西北貫之。而路從南山西向行。一里餘。有小水北流。又西

一里餘。有結茅賣漿在南山下。於是巨松錯立。高影深陰。午日俱碧。又西二里爲馬站。其北坡下。頗有隔林之廬。而當路左者。止一家。州來者皆飯焉。其西始田塍環坡。從田中西北行一里餘。抵北山下。稍西復北一里。逾其澗。有墟場爲馬站衙房。其北山坡雜沓。石齒高下。東岡與西山。遂夾溪北注。共三里。有山橫於前。乃西隨之。半里北透其澗。其北則山開而下。盤環壑。溪從西山透峽南來。遠壑北去。固知透澗之山。乃自南而西轉。澗西一峯。卽西盡於溪者也。盤壑而西北一里餘。遂循溪東岸行。其西岡松楸稠密。有大寺基在焉。乃飯於溪旁。又北半里爲邱坡。有兩三家倚西山。其西則羣山中迸爲峽。有岐西入之。爲古勇道。其東則谷口橫拓。南北之水。俱由之出焉。於是北行田塍間。二里。屢逾其分流之水。又北一里餘。爲順江邨。古之順江州治也。西山至是。中斷復起。其特簪頗厲。是爲三清山。邨多環石爲垣。連竹成陰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峽來。東向而注。是爲順江。有木梁跨其上。順江邨之東。山塢東闢。過橋復北上。坡行竹徑中。半里北下。過乾海子。一里餘。北上坡。有虛茅在坡北。是爲順江街子。復西北行坡坂間。其坂西倚三清山。東臨夾壑。壑之東。則江東山南下而橫止焉。從此三清西巨江東東屏。又成南北之塢。行坂間。三里。北向稍下。忽聞水聲。則路東有溪。反自南而北。至是乃東轉去。想順江之分流而至者。蓋江東山之西。已有兩江自北而來。此流何以反北耶。流既東。路遂北盤。東垂之坡。二里。是爲雞茨坪。逾坪北下。一里餘。復得平曠。有賣漿者當路。右於是東北行田塍間。一里餘。有江自西北注東南。長木橋橫跨之。是爲西江。其東又有一江。自東北注東南。沿東山與西江並南行塢中。是爲東江。旣度西江橋。遂北行江夾中。一里而至固棟。宿於新街。固棟一名谷棟。聚落當大塢中。東西二江夾之。其北則雅烏山南垂。橫巨兩山間。至此

而止。其南則兩江交合於三里外，合流東南去，至曲尺，入龍川江。東則江東山，北自石洞東，南向而下，西則三清山北，又起一峯，南與三清雁行而峙，其中有峽如門，而小甸之路從之。是峯即雲峯尖山，東下北轉之脈，雲峯正在其西，爲彼所掩，故固棟止西見此山，而不見雲峯也。其地直東與瓦甸對，直西與雲峯對，直北與熱水塘對，直南與馬站對，有新舊二街，南爲新，北爲舊。

二十三日，命主人取園筍爲晨供，味與吾鄉同。八九月間，有香筍，蒸乾瓶貯，味有香氣。北一里，過舊街，買飛松一榔於劉姓者家。飛松者，一名狐實，亦作梧實，正如梧桐子而大倍之，色味亦如梧桐，而殼薄易剝，生密樹中，一見輒伐，樹乃可得。遲則樹即存，而子俱飛去，成空株矣。故曰飛松，惟巔塘關外野人境有之。野人時以茶蠟、黑魚、飛松四種入關，易鹽布，其人無衣與裳，惟以布一幅束其陰，上體以被一方幃，而裘之不復知有衿袖之屬也。此野人，卽茶山之彝，昔亦內屬，今非王化所及矣。然謂之紅毛，則不然也。又北二里餘，橫岡後巨，望之若東西交屬於兩界，崇山不復知其內有兩江之嵌於兩旁也。此岡卽雅烏山，南垂盡處，東西二江皆從其兩腋南出，疑卽挨河，而土人譌爲雅烏耳。陟岡而北，又二里，岡左漸突而成峯，岡右漸嵌而爲坑，路漸逾坑，傍峯而上，於是坑兩旁皆峯，復漸成峽，循峽西峯行二里，陟其北巔，遂挾西峯之北而西向下二里，路右有大栗樹一株，頗巨而火空其中，路左則西江自西盤曲東來，破峽而東南去，於是出固棟西山之西北矣。始下見盤壑西開，江盤壑底，而尖山兀然立其西南矣。又西下一里，隨江北岸西行二里，始有郁盧倚岡頭，是爲烏索，其江反北向折而來，路乃南下岡就之。半里，則長木橋橫架江上，反自西而東度之，橋東復有竹有廬，從其側轉而西南，則固棟西山與尖峯後大山圍環其南而

江曲其北者也。又西半里有邨連竹甚盛。半里從其邨南西轉。復行岡坂者二里。岡頭巨松錯落。居廬倚之。半里西向下。涉一坑。又西南一里餘。連過兩邨。又西向下。涉一坑。始及山麓。遂西向上。半里有小水注坡。坡間就而滌體。時日色亭午。解衣澆濯久之。乃西南循小徑上一里。轉而西。始與東來路合。時雷雨大至。行草徑間一里。稍西下。涉一峽底。於是巨木參霄。綠藤蒙塢。遂極幽峭之勢。盤峽嘴而西一里。又涉一峽底。二峽皆在深木中。有小水淙淙。自北而南下。注西來之溪。合而東行北出者也。涉峽之西崖。有巨石突立崖右。路由巨石之東。北向上。曲折躡樹蔭中。高屋滴翠。深木篩金。始知雨霽日來。陰晴弄影。不礙凌空之屐也。上三里。遂陟岡脊。脊兩崖皆墜深涵碧。聞水聲潺潺在其底。而不辨其底也。脊狹不及七尺。而當其中。復有鋪木以度者。蓋脊兩旁皆削中。復有穹下陷。故以木填之。行脊上一里。北復稍下。又涉一南墜之峽。半里乃西北上。其上甚峻。一里餘而飯稍夷。轉西南盤而北。半里復曲折上。峻愈甚。一里又稍夷。循峯崖而轉其腰。始望見尖峯在隔箒隴樹間。而不知所循者亦一尖峯也。北半里抵其峯西腋。稍西下。度一脊。遂西上。上皆懸崖削磴。迴顧前所盤脊東峯。亦一峯復聳。山頭尖削。亦堪與尖山伯仲。但尖山純石中懸。而彼乃土峯。前出耳。兩峯之北。復與西大山夾成深壑。支條盤突。箒樹蒙蔽。如翠濤沉霧。深深在下。而莫窮端倪。惟聞猿聲千百。唱和其間。而人莫至也。峯頭就豎石鑿級爲梯。似太華之蒼龍脊。兩旁皆危崖。而石脊中垂。闊僅尺許。若龍之垂尾以度。而級隨之。仰望但見層累不盡。而亦不能竟其端倪也。梯凡三轉。一里而至其頂。頂東西長五丈。南北闊半之中。蓋玉皇閣。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後三楹。奉三教聖人。頂平者如是。而止其向皆東。臨前峯之尖。南北夾閣爲側樓。半懸空中。北祠真武。下臨北峽。而兩頭懸。

榻以待客。南祠山神。下墮南峽。而中殿爲齋堂。皆川僧法界所營構。蓋其上向雖有道。而未開闢。莫可極托。法界成之不及五年。今復欲開山麓爲下殿。故往州未返。余愛其幽峻。遂止東側樓。守寺二僧。一下山負米。一供樵炊而已。

二十四日晨起。天色上霽。四山咸露其翠微。而山下甸中。則平白氤氳。如鋪絮。又如瀟波。無分遠近。皆若浮翠無根。嵌銀逆疊。不知其下復有坡淵卍厓之異也。至如山外之山。甸外之甸。稍遠輒爲嵐翠掩映。無能拈出。獨此時層層襯白。一片內。一片外。搜根剔奧。雖掩其下。而愈疏其上。乃呼山僧。與之指質遠近諸山。一一表出。因與懸南崖而下。有崖前臨絕壑。後倚峭壁。中刊橫罅。下平上覆。恰如匡牀。雖小而可憇。可臥。是名仙牀。俯層峭之下。巉覆累累。無可攀循。僧指其下有仙洞。須從梯級下。至第二層轉崖下墜。乃可得之。遂導而行。其洞乃大石疊綴所成。亂崖顛磴。欲墜未墜。迸處爲罅。覆處爲洞。穿處爲門。門不一竅。洞不一層。中欠寬平。外支幽險。若疊級架板。亦可幽栖處也。洞門東向。腋中者爲大入。而南穿一峽。排空而下。南出峽門。其門南臨絕壑。上夾重崖。有二木。絨倒懸其前。仰睇之。其上垂藤。自崖端懸空。下丈餘。卽結爲癭。如瓠。匏之綴於蔓者。癭之端。綴芳茅細枝。上迎雨露。茸茁夭矯。花葉不一狀。亦有結細子員綴枝間者。卽山僧亦不能名之。但曰寄生。或曰木膽而已。一絲下垂。結體空中。馭風吸露。形似膽懸。命隨空寄。其取意亦不誣也。余心識其異。欲取之。而高懸數丈。前卽崩崖直墜。計無可得。但其前有高樹。自崖隙上聳。若得梯橫度樹間。緣柯而上。以長竹爲爻。可鈎藤而截取之。余乃識而行。復隨導僧。由梯級北下。懸空之臺。乃石脊一枝。下瞰北壑。三面盤空。矯若龍首。條岡迴壑。紆鬱其下。與仙洞各綴梯級之旁。若左右垂珥。

洞倚南崖。以幽峭見奇。臺踞北壑。以憑臨爲勝。此峯前兩概也。由峯後西南越脊而下。更多幽境。近法界新開小路。下十里至小甸。乃固棟西向入峽。經此而趨古勇之道。其坡有熱水塘。亦法界新開者。由此東可出固棟。西可窮古勇。而余時有北探滇灘阿幸之興。遂不及兼收云。是午返寺。同願僕取斧縛竿負梯。而往。遂以前法升木取。讓而崖高。峽墜木杪難於著力。久而後得之。一瘳圓若葫蘆。倒垂上。大下小。中環的頸。一瘳環若巨瑛。兩端圓湊。而中空。皆藤懸於上。而枝發於下。如瑛者輕而鬆。如葫蘆者堅而重。余不能兼收。後行時置輕負堅者而走。

二十五日。余留二詩於山。負木膽於肩。從東大道下梯級。一里餘。東度過嶺。遂東南循前峯之腰。又半里。東度脊項。於是俱深木夾。道曲折峻下者二里。涉一南盤峽。復東北上。半里凌脊。乃東行脊間。左右皆夾壑。甚深而重木翳之。又半里。度脊間鋪木。又東南半里。復盤壑。東北下。二里。至前巨石之左。遂涉南下之溪。半里。復東逾一岡。又半里。再涉一南下之溪。東向稍上。遂出管東北行。一里。至下院分岐之路。仍從向來之小路。一里餘。至前溶流之所。又半里。越塢而得一邨。入閭熱水塘道。仍東北三里。過烏窠橋。從橋西逾岡而北。一里。與大道合。隨之西北。循東山之麓行。六里。有岡自東山直對西峯而下。驅江流激西峯之麓。而路亦因之。與江遇。已復逾岡。北下北塢。稍開有小水交流。西注。蒸氣雜沓而起。卽熱水塘也。半里抵塘上。有池而無屋。雨霏霏撲人。乃令願僕守行囊於塘側。北半里上坡。觀其街子。已散而無他物。望南岡有邨廬在。岡脊間。衙子人指其上。有川人李翁家可歇。復南半里迴覓之。有閩人洪姓者。向會寓余鄉。爲導入同寓。余乃出就塘畔招願僕入。出攜淪啖之。問阿幸路。須仍從此出。此中東至明光。雖止隔一山險。

峻不可行也。見日色尙早而雨止，乃留熱水，待出時浴，并木膽寄李翁家菜園中，遂仍西北行。五里，北上坡爲左所蓋，其分屯處也。其處居廬甚盛，行者俱勸余宿。此謂前皆燹彝家，不可栖。且多茶山，彝出入不可晚行。余不顧，又北二里，逾一坡，又三里，過後所屯漸折而從西北。三里直逼西大山東北，垂復與江遇。迴顧尖山與前峯並峙，中峽如馬鞍，而左所之南復有峯一支，自西山突出，橫亘其北。故路必東北從鳥索橋抵熱水塘，又西北至此也。此地正當尖山之北，其北則西大山漸伏，中遜而西爲滇灘，過脈處，東大山直亘而南，分墜西壑，下突小山，橫界於北，爲松山坡。坡之北，卽阿幸北進之峽，其西北高峯浮出於橫坡之上，則阿幸滇灘之間，又中界之一峯，所謂土瓜山也。行江東岸一里，復折而東北一里，抵東山腋，下山峯叢立處，有兩三家倚東坡而栖，是爲松山。從其前又北一里，上北山西巨之坡，一里躡坡脊，其脊正西，與嶺塘相對，有塢西盤，而江水自北橫界脊下。脊若塔牆，溯水北上，從脊間行二里，乃西北下。半里有石屏，西向立峯頭，是爲土主碑，乃神之所托也。從石西隨坡下，涉江西上，乃滇灘關道，已茅塞不通。惟茶山野人間從此出入，負茶臘紅藤，飛松黑魚，與松山固棟諸土人交易鹽布。中國亦間有出者，以多爲所掠，不甚往也。其關昔有守者，以不能安居，多遁去不處。今關廢而田蕪，寂爲狐兔之穴矣。其隘亦紆坦，不甚崇險。去此三里，已望而知之。遂北下坡，一道從塢間溯江東岸北行，爲度橋捷徑。一道沿東坡北上，爲托宿之所。乃下半里，渡東來小澗，復上東坡，北隨之行。二里有四五家倚東山而居，卽托宿之所也。其主人王姓者，夫婦俱伐木山中，未歸。余將西度橋，望西山下投栖，聞其地江岸西廬，乃土舍所托，皆不納客。納客者惟東岸王店，方躊躇間，一鋤於田者，乃王之隣，謂其婦亦入山未歸，不識可徐待之否。余乃還待。

於其門。久之婦歸。爲汲水而炊。此地名土瓜山。西乃滇灘東北高峯南下之支。東乃雅烏直北崇巨之嶺。中夾成塢。江流貫其間。南則土主碑之橫岡。自東而西突。北則土瓜山之東嶺。自西而東突。中界此塢。南別松山坡。北別阿幸廠。而自成函蓋於中。蓋滇灘土巡檢昔爲某姓。已絕。今爲土居之雄者曰龍氏。與此隔江相向。雖未授職。而儼然以土舍自居矣。

二十六日。凌晨起飯。西下行田間。半里。抵江岸。溯江北行。有木橋跨江而西。度之。復溯江西岸北行。一里。北上坡半里。折而東。盤其東突之嘴。半里。復轉而北。從坡上行。西循峯腰。東瞰江流。塢底至此。遂東而爲。峽隔峽。瞻東山之崖崩石。凌空巖巖上。擁峽中之水。北自阿幸廠北姊妹山發源。南下南趨烏索而爲。固棟西江者也。東西兩界山。自姊妹山分支。西下穹爲滇灘東北峯。而下爲土瓜山。東下穹爲阿幸東山。而南接雅烏東山之東。北爲明光。南爲南香甸。第此山峻隔。路仄難逾。故行者避之。北行西坡五里。稍下。有小澗自西而東。涉之。北上。於是屢陟東突之坡。再渡東流之澗。八里。西坪稍開。然北瞻姊妹。反茫不可見。又北二里。盤西山之嘴。始復見姊妹山北倚。而前壑之下。爐烟氤氳。廠廬在焉。遂五里。而至廠。廠皆茅舍。有大爐小爐。其礦爲紫色巨塊。如辰砂之狀。有一某姓者。方將開爐。見余而留飯於窟中。言其北姊妹山後。卽爲野人出沒之地。荒漠無人。居而此中。時爲野人所擾。每凌晨逾箐至。雖不滿四五十人。而藥箭甚毒。中之無不斃者。其妻與子俱沒於此。現葬山前。姊妹山出斑竹。北去此三十里。可望而盡。不必登。明光逾峻而過。東去此四十里。然徑仄無行者。恐箐深蔓翳。亦不可行。乃遂出。仍二十里下土瓜山。又一里。過江橋而東。乃沿江。南隨塢中捷徑二里。抵西南坡下。江漱坡而南。路稍東。逾東峽來小澗。其澗西注於江。

卽前涉土主碑坡北之流。江之西亦有小澗自滇灘南來。東注於江。其處乃正流之會也。復東南上坡半里。至石屏土主碑下。與前來之道合。又南越岡而下。過松山及諸所。二十里而入熱水塘。李老家時猶下午。逼觀熱水所洩。其出甚異。蓋塢中有小水自東峽中注而西者。冷泉也。小水之左右泉孔隨地而出。其大如管。噴竅而上。作鼓沸狀。滔滔有聲。躍起水面者二三寸。其熱如沸。有數孔突出一處者。有從石罅中斜噴者。其熱尤甚。土人就其下流作一圓池而露浴之。余畏其熱不能下體。僅蹠池中石上拂拭之而已。外卽冷泉交流。若藥入侵之。卽可浴。此冷泉南坡之熱水也。其北倚東坡之下。復有數處。或出於砂孔。或出於石罅。其前亦作圓池。而熱亦如之。兩池相望。而溢孔不啻百也。

二十七日晨起。飯而行。仍取木膽肩負之。由岡東南下峽。一里餘。復有烟氣鬱勃。則熱水復溢塢中。與冷水交流而西出峽。其塢皆東大山之環壑也。由其南復上坡。里餘。有坑自東山橫截而西。若塹界之者。其下亦水流淙淙。隨坑東向上一里。從坑墜處南渡其上。蓋其東未渡處亦盤壑成坪。有邨倚東峯下。路當其西南半里。有歧一南行坡上。一東向邨間。余意向東者。乃邨中路。遂循東峯南行。前望尖山甚近。三里稍下。見一塢橫前。其西下卽烏寨之旁邨。其南逾卽雅烏之西坳矣。乃悟此爲岡棟道。亟轉而東。莽行坡坂間。一里得南來大路。乃知此爲岡棟向南香甸道。從之漸東北上。一里稍平。東向半里。復上坡。平上者一里。行峯頭稍轉而南。半里卽南雅烏之脊也。從其上可南眺龍從山。而北來之嶺。從其北下墜爲坳。復起。此坡東墜塢脊平行半里。乃東北下抵坳。東則有路西自坳中來者。乃熱水塘正道。當從墜坑東邨之岐上。今誤迂而南也。於是又東下一里餘。其下盤而爲坪。當北山之東。山界頗開。中無阡塍。但豐草芄芄。

東北一峯東突巖巖前標。卽石房洞山也。其後乃西北而屬於西山。西山則自北而南。如屏之列。卽自熱水塘之東而南度雅烏者也。於是循西山又北下半里。見有兩三家倚南坡而廬。下頗有小流。東向而墜。而路出其西北。莫可問爲何所。已而遇一人。執而詢之。其人曰。雅烏山邨也。亟馳去。後乃知此爲畏途。行者俱不敢停趾。而余貿貿焉自適也。又北一里。再逾一束突之坡。一里。登其坳中。始覺東江之形。自其南破雅烏東峽而去。而猶不見江也。北向東轉而下一里。有峽自西北來。卽巖巖後西北之山。與西界夾而成者。中有小水。隨峽東出。有小木橋度其上。過而東。遂循北山之麓。始見南壑中東江盤曲。向西南而破峽。蓋此地北山東突而巖巖。南山自石洞廠南盤旋西轉。高聳爲江東山。北嶺與北對夾。截江西下。中拓爲塢。曲折其間。路從其北東行。一里有岐。東南下塢中。截流渡舟。乃東趨石洞之道。有路東北挾巖巖之峯而轉。乃北趨南香甸道。於是東北一里餘。轉巖巖峯東。遙眺其塢大開。自北而南。東西分兩界。夾之。西山多東突之尖。東山有巨屏之勢。塢北豁然遙達。塢東則江東北嶂。巖巖當夾。惟東南一峽。竊窺而入。爲楊橋石洞之徑。西南一塢。宛轉而注。爲東江穿峽之所。先是余望此巖巖之峯。已覺其奇。及環其麓。仰見其盤巨之崖。層巒疊上。旣東轉北。向忽見層崖之上。有洞東向。欲一登而不見其徑。欲捨之。又不能竟去。遂令顧僕停行李。守木膽於路側。余竟仰攀而上。其上甚削。半里之後。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攀草根。而登已。而草根亦不能受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堅。踐之輒墮。攀之亦墮。間得一少粘者。綳足挂指。如平帖於壁。不容移一遂。欲上旣無援。欲下亦無地。生平所歷危境。無逾於此。蓋峭壁有之。無此蘇土。流土有之。無此蘇石。久之。先試得其兩手兩足四處不摧之石。然後懸空移一手。隨懸空移一足。一手足牢。然後懸空

又移一手足。幸石不墜。又手足無力欲自墜。久之。幸攀而上。又橫帖而南過。其半里。乃抵其北崖。稍循而下。墜始南轉。入洞。洞門穹然。如半月上覆。上多倒垂之乳。中不甚深。五丈之內。後壁環擁。下裂小門。批隙而入。丈餘即止。無他奇也。出洞。仍循北崖西上。難於橫帖之陟。即隨映上躋。冀有路北迂而下。久之不得。半里。逾坡之西。復仰其上。崖高穹。有洞當其下。洞門南向。蓋謁蹶從之。半里入洞。洞前有巨石當門。門分爲二。先從其西者入。門以內。輒隨巨石之後。東轉。其中夾成曲房。透其東。其中又旋爲後室。然亦丈餘而止。不深入也。旋從其東者出。還眺巨石之上。與洞頂之覆者。尚餘丈餘。門之東。又環一石對之。其石中懸如臺。若置梯躡之所。攬更奇也。出洞。循崖而北。半里。其下亦俱懸崖無路。然皆草根懸綴。遂坐而下。墜以雙足向前。兩手反而後。揣草根。略逗其投空之勢。順之一里下。乃及其麓。與顧僕見。若更生也。日將過午。食攜飯於路隅。即循西山北行三里。而西山中遂又一里。有邨倚西山塢中。又半里。遶邨之前。而北遂與江遇。蓋江之西曲處也。其邨西山後抱。東江前揖。而南北兩尖峯。左右夾峙。如旗鼓。配合甚稱。有小溪從後山流出。傍邨就水。皆環塍爲田。是名喇哈寨。亦山居之勝處也。溯江而北。半里。度小溪。東注之橋。復北上。坡二里。東北循北尖峯之東麓。一里餘。仰見尖峯之半。有洞東向高穹。其門甚峻。上及峯頂。如簷覆飛空。乳垂於外。檻橫於內。而其下甚削。似無陟境。蓋其路從北坡橫。也。余時亦以負荷未釋。遂先趨。覆飛北一里餘。渡一西來之澗。有邨廬接叢於江之西岸。而礮爐滿布之。是爲南香甸。乃投寓於李老家。時甫過午也。先是余止存青蚨三十文。攜之袖中。計不能爲界頭返城之用。然猶可糶米爲一日供。迨石房洞。扒山。手足無主。竟不知拋墮何所。至是手無一文。乃以褶襪裙三事。懸於寓外。冀售其一。以爲行資。久之。

南香甸

一人以二百餘文買紬裙去。余欣然沽酒市肉。令顧僕烹於寓。余亟索飯。乘晚探尖峯之洞。乃從邨西溯西來之溪。半里涉其南。從焚彝廬後南踰坡。迤邐南上一里。遂造洞下。洞內架廬三層。皆五楹。額其上曰雲巖寺。始從其下層折而北。升中層折而南。升上層。其中神像雜出。然其前甚廠。乳石自洞簷下垂於外。長條短纒。繽紛飄颻。或中透而空明。或交垂而反捲。其狀甚異。復極其北。頂更穹盤而起。乃因其勢。上架一臺。而臺之上。又有龕。西迸復因其勢。上架一閣。又從臺北。循崖置坡。盤空而升。洞頂氤氳之狀。洞前飄洒之形。收覽殆盡。臺之北。復一小龕。南向更因其勢。而架梯通之前。列以小坊。題曰水月中。供白衣大士。余從來嫌洞中置閣。每掩洞勝。惟此點綴得宜。不惟無礙。而更覺靈通。不意殊方反得此神構也。時洞中道人。尙在廠未歸。雲磴不封。乳房無屬。憑憩久之。恨不攜囊托宿其內也。洞之南復有一門。駢啓其上。亦有乳垂。而其內高廣俱不及三之一。石色赭黃。如新鑿者。攀其上。級復透小穴。西入二丈。後曲而南。其中漸黑。而有水中貯。上有滴瀝聲。而下無旁泄竇。亦神瀆也。洞中所酌。惟此。其中穴更深迥。但爲水隔。而黑不復涉而窮之。乃下。仍從北巖下循舊路。二里返寓。遂啜酒而臥。不覺陶然。

南香甸。余疑爲蘭香之譌。蓋其甸在北。不應以南稱也。山自明光分派來。西即阿幸東南下之山。東乃斜環而南。至甸東。乃西突而南下。夾江流於中。其流亦發於明光。北即姊妹山。東行之脈也。是爲固棟。東江之源。此中有明光六廠之名。而明光在甸北三十里。實無廠也。惟燒炭運甌。以供此廠之鼓煉。此廠在甸中。而出礦之穴。在東峯最高處。過雅烏北嶺。卽望而見之。皆探挖之廠。而非鼓煉之廠也。東峯之東北。有石洞。廠與西北之阿幸。東南之灰窰。共爲六廠。云諸廠中。惟此廠居廬最盛。然阿幸之礦。紫塊如丹砂。此

中諸厥之礦，皆黃散如沙泥，似不若阿幸者之重也。二十八日晨起，霧甚，平明飯而爲界頭之行。其地在南香甸東南，隔大山大江各一重，由南香東北，大廠逾山，則高壑重疊，路小而近，由南香東南陽橋，礦逾東嶺，則深峽平夷，路大而遙，時因霾黑，小路莫行，遂從土人趨陽橋道，且可并攬所云石洞也。從邨東度江橋，其橋東西橫架於東江之上，覆亭數楹，由橋東，卽隨江東岸循東山南向行，東山者卽固棟江東山之脈，北自明光來，至大廠稍曲而東南，至是復西突而南下，屏立南香甸之東，其上有礦穴當峯之頂，茅舍緣之，自雅烏北嶺遙望，以爲南香甸也。至而後知爲朝陽出礦之洞，然今爲霧障，卽咫尺東山，一無所睹，而此洞直以意想定之而已。南行八里，則有峽自東山出，遂東轉而蹈之，其峽北卽東山至此南盡，南卽東嶺之轉西，西蟲於南香甸，南爲江東山北嶺者也。開峽頗深，有泉西出而注於東江，卽昨所從巖窠山前分岐渡江而東入之峽也。峽徑雖深，而兩崖逼仄，循北山東行二里，望見峽內亂峯參差，扼流躍穎，亟趨之一里，至其下，忽見北崖中迸夾，峙如門，路乃不溯潤東上，竟北轉入門，蓋門左之崖，石脚直插潤底，路難外濼，故入而內繞耳。由門以內，仍東躡左崖之後，一里，遂逾亂峯之上，蓋石峯三四，逐隊分行，與流相壓，獨存其骨耳。循北峯攬潤南亂峯，又東一里，路復北轉，蹈北峯之隙，北下半里，則峯北又開一峽，自北而南，與東來之峽會於北峯東突之下，同穿亂峯之隙，而西所謂北峯者，從大廠分支西南下，卽南香甸東突之峯，余今所行路，循其南垂向東者也。其東南垂亦至是而盡，是山之西北有礦，西臨南香甸者，曰朝陽洞，是山之東南有礦，東臨是峽者，曰陽橋，陽橋之礦亦多，挑運就煎煉於南香，則知南香乃衆礦所聚也。隨峽北望，其內山迴鑿，開有廠亦爐烟勃

勃是爲石洞。厥所云石洞者，大廓之脈，至是分環西下者。自南香東界而南至陽橋，下從峽中，又東度一峯，突爲虎砂而包其內。東下者亦南走而東環之，至東嶺而西轉，穹爲江東山北境，繞爲龍砂而包其外。其水自石洞東南出，合東嶺北下之水，西注於亂峯，與陽橋度峽水合流，西注東江。是石洞者，衆山層裹中之一壑也。從陽橋峽北望而見之，峽中度脈而東，雖無中界之脊，而水則兩分焉。余時欲從峽趨石洞，慮界頭前路難辨，不若隨同行者去。遂捨石洞，從東峽溯流入三里，則路東有峯前屏，北界陽橋東度之峯，至是東盡石洞之水，隨東屏之山南出而西轉，則陽橋南峽之上流也。路抵東屏前山下，亦分岐爲二，東北溯石洞水逾嶺者，爲橋頭路。東南溯東嶺北下之水逾嶺者，爲界頭路。然則西下峽中之水，以石洞者爲首，以東嶺者爲次也。於是東南上坡二里餘，陟嶺，是卽所謂陽橋東嶺矣。逾嶺卽南下一里，復陟峽而上，從嶺上南行二里，就其東南坡而下二里，越東流之壑，復稍上二里，越其南坡，再下有歧，下東大峽，爲同行者誤而南一里餘，始知其誤。乃莽陟坡而東北一里，遇西來道，偕之東陟。一里餘，則龍川東江之源，滔滔南逝，繫藤爲橋於上，以渡橋闊十四五丈，以藤三四枝高絡於兩崖，從樹杪中懸而反下，編竹於藤上，略可置足。兩旁亦橫竹爲欄以夾之。蓋凡橋壑而中高，此橋反挂而中垂，一舉足輒搖蕩不已，必手揣旁枝，然後可移，止可度人，不可度馬也。從橋東邊陞上，始有邨廬夾路二里，復東上坡，由坡脊東行，其坡甚平，自東界雪山橫垂而西下者，行其上三里，直抵東山下，是爲界頭邨。其邨倚東山而北夾盧成街，而不見市集，詢之，知以旱故。今日移街於西北江坡之間，北與橋頭合街矣。蓋此地早卽移街，乃習俗也。乃令顧僕買米而炊，余又西北下抵街子，視其擾擾而已，不睹有奇貨也。旣乃還飯於界頭，其地已

在龍川江之東。當高黎貢雪山西麓。山勢正當穹隆處。蓋高黎貢俗名崑崙崗。故又稱爲高崑山。其發脈自崑崙嶺南下。至姊妹山西南行者。濱灘關南高山。東南行者繞小田大塘。東至馬面關。乃穹然南聳橫架天半。爲雪山爲山心。爲分水關。又南而抵芒市。始降而稍散。其南北之高穹者。幾五百里云。由芒市達木邦。下爲平坡。直達緬甸。而盡於海。則信爲崑崙正南之支也。由界頭卽從雪山西麓南行。屢逾西突之坡。十五里。遙望羅古城。倚東山坡間。有寺臨之。此城乃土蠻所築之遺址。其寺頗大。若路從此逾雪山。過上苴。又南二里。過磨石河。又南二里。越一山。又逾一西突之峽。又南二里。過一小木橋。又南一里。越一坡。乃循坡東轉。二里。抵東南峽口。有山自東大山南環而峙於門。大路逾坡而南上。小徑就峽而西南。乃就峽口出。則前所過藤橋江。亦自塢北來。遂循其東岸而南。三里。始有邨倚江岸。乃傍邨南行。又一里。宿瓦甸。瀕江東岸。亦南北大塢也。邨陸連絡。東向大山。卽雪山。漸南與山心近矣。

二十九日。飯而平明。隨江東岸行。二里餘。兩岸石峯交合。水流峽間。人踰崖上。江爲崖所束。奔流若線。而中甚淵深。峽中多沸水之石。激流盪波。而漁者夾流置罾於石影間。攪瑤曳翠。無間得魚與否。固自勝也。半里。越崖南下。江亦出峽。有石浮波面。儼然一壺。躍隨水出也。又南二里。過上莊。有山西突。中夾塢成田。邨倚突峯之東。江曲突峯之西。而路循塢中。逾脊而西南。又一里餘。復與江遇。而兩崖復成峽。石之突峽迎流。與罾之夾流曳翠。亦復如前也。一里。江曲而西路從江之南。亦曲而西。截向北之塢。於是北望隔江南下之山。至是中分。其東支已盡橫突而東。卽西峽之繞而下者。其西支猶橫突西南。卽固棟兩江所合。而南盤者。兩支之中。北遙成塢。而灰窰廠臨其上焉。是廠亦六廠之一。所出礦重於他處。昔封之而今復。

開則不及他處矣。西一里，復上一北突小岡，有竹環坡，結廬其中者，是爲苦竹岡。越而南下，共一里，又越塢南上，遂從坡上南行。二里，江隨西峯之嘴，曲而東南，始艤舟而渡其西岸，隨西山南行。一里，坡尾東掉，路亦隨而東南逾之一里，有一二家倚坡北向而居，由其東更南上一里，遂逾其東下之脊，南行脊間。二里，復稍下，有小峽自西而東，其峽甚逼，中有小水，搗坑東出，乃下半里，稍西轉，迎流行峽中，有數家倚峽北，是爲曲石而峽之西，其內反闢而成塢，亦有邨廬倚之，則峽水之所從來也。於是南截峽流，又上坡，行坡間。二里，有邨當路左，亦曲石之邨廬也。又南三里，乃隨坡西轉，始見坡南塢大開，水東貫之，則固棟南江合而與順江響水溝諸流一併東出者也。循此坡稍北，卽與界頭瓦甸之江合，是爲龍川江之上流，蓋交會於曲除者也。固棟之江東山，自石洞南度脊，亦中盡於曲除者也。余先自固棟歷其西，又從陽橋東嶺逾其北，又從瓦甸瞻其東，又從灰鑿曲石轉其南，蓋江流夾其三方，而余行周其四隅矣。西行一里，又南向峻下者一里，及塢底有橋跨江，亦鐵鎖交絡而覆亭於上者，是爲曲石橋。按一統志，龍川江上有藤橋二，其一在回石，接江之上下，無回石之名，其卽曲石之誤耶。豈其橋昔乃藤懸，而後易鐵鎖耶？於是從江南岸上坡，西向由峽上，二里餘，復南向陟嶺，二里餘，登嶺頭，有三四家當嶺而居，是爲酒店，以賣漿得名也。飯而行，循嶺東南向，二里下，稍西轉，復南行坡上，又二里，稍下，陟一塢而上，又南二里，過陳揮使莊，又南隨峽中行，二里有隴環前峽折而自西來，有歧直南躡其隴，余乃隨衆從峽中西行。半里，漸西上，又半里，折而南上，又半里，南登隴脊，始逾東度之脈，於是南望前壑大開，直南與羅生山相對，其中成塢甚遙，州城隱隱在三十里外，東之球琿，亦可全見，惟西之寶峯，又西北之集鷹，皆爲龍從南下之支所掩，不

得而見焉。余先賈勇獨上，踞草而坐。久之，後行者至，謂其地前有盜，自東山峽中來，截路而劫，促余竝躡南下，東望層峽重巒，似有尋幽之徑，而行者惟恐不去之速也。下二里，望見澄波匯山麓，余以爲卽上干巖清海子矣。又峻下二里，有卽廬當海子北岸，竹徑扶疎，層巒環其後，澄潭映其前，路轉其東北隅，有小水自峽間下注，有賣漿之廬當其下，入而少憩，以所負木膽浸注峽泉間，且問此海子卽上干巖澄鏡池否，其人漫應之，但謂海中有魚，有泛舟而捕者，以時插秧，止以供漁，不遑出賣，然余憶志言：下海子魚可捕，上海子魚不可捕，豈其言今不驗耶？循海東峻麓行二里，及海子南濱，遇耕者再問之，始知此乃下海子。上海子所云澄鏡池者，尙在卽東北重山之上，由此而上五里，乃及之，余不能從，南二里，越一澗，有卽連竹甚深，是爲中干峩卽，由卽南又南下三里，其卽竹廬交映更遙，是爲下干峩卽，至是東坡之下，關爲深塢，而溪流南貫，由是從卽南稍西，卽轉南向，隨坡上行一里，漸南下，俯瞰塢中溪流，已有刺小舟而浮者，旣而南行二里，有一二家倚坡灣而居，與下干巖南北遙對，從此東向，隨坡上半里，乃躡坡之東嘴，從其上南轉，則東嘴之下，其崖甚峻，又數十家倚其麓而居，竹樹蒙茸，俯瞰若不可得而窺也。南半里，稍西復轉而南，半里，崖下居廬旣盡，忽見一大溪東向而橫於前，乃透崖而出，石穴者，崖峻無路，下墜，沿崖端南行半里，稍下，見有徑下沿坡麓，乃令願僕守木膽於路隅，余策杖墜麓，循崖北轉，又半里，投叢木中，則其下石穴交流，土人以石堤堰水北注，堤之上，迴流成潭，□□尺堤之下，噴壑成溪，闊幾盈四五丈，泉之溢處，俱從樹根石眼糾繆中出，陰森沁骨，掬而飲之，腑臟透徹，悔不攜木膽來一投而浸之也。旣乃仍南沿崖麓半里，至願奴候處，取木膽負而行，又南二里，下坡有數家，當坡之東，指余東向逾梁，其梁東

還騰越

西跨千巖下流之溪。志所謂馬場河也。逾梁東。即東南遶田廛間。三里抵東山下。又有溪自東而西。有梁南北跨之。是爲迎鳳橋。以其西有飛鳳山也。橋下水。即東南出於赤土坡者。北流至羅武塘。出馬邑。西向經此。而與馬場河合。過橋。遂直趨而南。二里。再南逾一梁。梁下水如綫。將絕。則黃坡泉之向北而西轉者。又南一里。又南逾一梁。其水亦將絕。則飲馬河之向北而西轉者。又南一里。入騰越北門。行城中二里。出南門。城中而市肆不若南關外之喧填也。抵寓。已下午矣。下缺。

卷九上

滇遊日記十

己卯五月初一日。平明起。店主人言。自往尖山後。參府吳公。屢令把總來候。且命店中。一至即入報。余不知其因。令姑緩之。且遊於市。而主人不聽。已而吳君令把總持名帖來。言欲躬叩。旅肆不便。乞即枉顧爲幸。余領之。因出觀街子。此處五日一大街。在南門外大街來。鳳山麓是日因旱。斷屠祈雨。移街子於城中。早即移街。踴躍皆然。遂往晤潘捷余。捷余宴買寶舍人。留余同事。余辭之。入城謁參府。一見輒把臂入林。款禮頗至。是日其子將返故鄉。內簡拾行囊。余辭之出。吳四川松潘人。爲余談大江自彼處分水嶺發源。分逸省城而復合。且言昔魯貴州都閩。與陳學憲平人。士奇同事。知黃石齋之異。下午。還寓。集騰山寶藏徒。徑空來顧。抵暮別去。

初二日。余止寓中。雲峰山即尖山。老師法界來顧。州庠彥李虎。變昆玉來顧。李居綺羅。

初三日參府來候寔。已又觀音寺。天衣師令其徒來候。余以參府有前期辭之。上午赴參府。招所陳多臘味。以斷屠故也。臘味中始食竹筴。下午別之出。醉後過萬壽寺。拜法界。不在出西門。半里過凌雲橋。又西半里。由玉泉池南堰。上西山之麓。則觀音寺在焉。寺東向臨玉泉池。寺南有古刹並列。即玉泉寺矣。天衣師拜經觀音寺。三年不出一見。喜甚。留余宿。余辭以他日。啜其豆漿粥而返。已昏黑矣。

初四日參府令門役以州志至。方展卷。而李君來候。時微雨。遂與之聯騎。由來鳳山。東麓循之南。六里抵綺羅。入叩李君家。綺羅志作矣。羅其邨頗盛。西倚來鳳山。南瞰水尾山。當兩山夾湊間。蓋羅漢冲之水。流經大洞長洞二小阜間。北曲而注於平塢。乃分爲二流。北爲飲馬河。而抵城東南。爲綺羅水。而還南山下。又西逼來鳳山。東南麓。乃南搗兩山夾間。是邨館其谷口。竹樹扶疎。田壑紆錯。亦一幽境云。是夜宿李君家。余初望騰越中塢。東爲球埠矣。比西爲寶峰。崑盧南爲來鳳。羅生北爲干峨。飛鳳西北則龍從。最聳。而龍潭清海之水。溢焉。東南則羅漢冲最深。而羅生黃坡。東北則赤土山最遠。而羅武馬邑之源始焉。大盈江。惟西南破龍光臺來鳳。西麓而去。則是州之脈。蓋西北由集鷹山分脈。南下者爲寶峰。崑盧。而盡於龍光臺。東曲者。一時爲筆峰。再聳爲龍從。遂東下而度千峨之嶺。又東南而紆爲永安。亂箭之哨。其曲而西也。余初疑南自羅生水尾。而北轉爲來鳳。至是始知羅漢冲水。又南下。於羅直冲。則來鳳之脈。不南自羅生水尾。而實東自黃坡矣。比二坡也。但二坡之西。皆平塢。而南抵羅生。脈從田塢。中西度。邨人陳懿典進士。文星閣記云。嘉靖壬子。城外過壘城隍。至正南。迤東。露地文許。有絡石。工役斷破之。其石泉。泉如香骨。穿地而來。乃秀峯之元龍正脈也。其說可與余相印證。土人不知。乃分濬羅漢冲水一枝。北流爲

飲馬河而抵於城東。是此脈一傷於分流。再鑿於疏隍。兩受其病矣。土人之爲之解者曰。脈由龍光臺。潛度於跌水河之下。不知跌水河雖石骨下巨。乃大水所趨。一壑之流交注焉。飲馬河本無一水兩分之理。乃人工所爲。欲以此掩彼。不可得也。

初五日晨餐後。卽從李君循南山之麓東向行。先半里過水應寺。又東二里。兩逾南山北下之支。有寺在南峽中。北向時。卽天應寺也。其後卽羅生主峰。仰之甚峻。志稱其條岡分布不誣也。又東半里。上一北下之支。隨之北下。共一里。岡東盡處。竹樹深密。綠蔭襲人。披映心目。其前復起一圓阜。立平疇中。是爲團山。與此岡斷而復續。岡東郁廬連絡。余從竹中下一老人。迎入其廬。具臘肉火酒獻。蓋是日端午。而老人與李君有故。遂入而哺之。旣午。復東向循南山行。半里。其北復起一長阜。如半月橫於前。是爲長洞山。又東二里。遂入山峽。有溪中貫而出。是爲羅漢沖溪。南北皆有郁夾峙峽口。由南郁溯溪而東。又二里。越溪之北。有大路倚北山下。乃東逾嶺趨猛者。從其北塢中覓溫泉。其泉不熱而溫。流不急而平。一大石突畦間。水滙其旁。淺不成浴。東山下有大洞。溫泉爲八景之一。卽在其北嶺峽中。與此隔一支嶺。逾而北。頗近。而李君急於還家。卽導余從大路西出。二里。過溪南郁。出峽口。隨溪西行。一里。過一橋。從溪南又西。一里。過長洞北麓。北望大洞之阜。夾溪而峙。余欲趨之。浴其溫泉。李君謂泉在東峽中。其入尙遠。遂強余還。又西一里。過團山北麓。又西三里。而還李君家。

初六日晨飯。令願僕攜臥具。爲楊廣哨之遊。先是李君爲余言。此地東南由羅漢沖入。二百里。有瀟呂山。東南由羅生四十里。有馬鹿塘。皆有峰巒可觀。余乃先其近者。計可從硫黃塘半個山而轉也。東三里。從

水應天應二寺之間。南向上山。愈上愈峻。七里登絕頂。北瞰。卽應天寺懸其坑麓。由州塢而北。惟龍窰山與之對峙焉。西瞰。則旁峽分趨。勢若贅旒。皆下墜於綺羅南向之峽。有龍井出其下焉。惟東眺則本峰顛。頗自掩。而南眺則濃霧瀰淪。若以山脊爲界。咫尺不可見。於是南從嶺上盤峽。俱行氤氳中。茫若蹈海。半里南下。下二里餘。山半復環一壑。其脊自東南圍抱而西。中藏圓塢。有小水西去。其內霧影稍開。而雨色漸逼。雖近睹其田塍。而不免遠揮其沾溼矣。復上南坡。踞坡脊而南。五里一歧。隨脊而西南。一歧墜坡而東。向余漫從脊上直南。已而路漸東下。而窮二里有邨。倚東坡下。披霧就訊之。乃清水屯也。按志城南三十里。爲清水朗。此其地矣。然馬鹿塘之徑。當從北岐分向而東。此已逾而過南屯。人指余從坡北東下。當得大路。從之。半里東北。涉一坑甚深。霧影中窺其東南。旋墜下盤。當時不知其所出。何向。後乃知其南界高峰。反西自竹家屯而東突。爲陳播箕哨也。復東北上坡。半里見有路。東向下。輒隨之行。不意馬鹿塘正道。尙在其北。霧漫不辨。踉蹌東下一里餘。有峽自北而南。溪流貫之。有田塍嵌其底。而絕無人居。塍中插禾已遍。亦無一人。抵塍而路絕。塍狹如線。以杖拄畦中。東行抵溪。而溪兩岸蒙翳。不可渡。復還依西坡南向。一里得小徑。渡溪東上。一里路伏草間。復若斷若續。然其上甚峻。三里東向登嶺頭。復從嶺上東南再陟。一嶺半里。始見嶺北有峒。自北南度。中伏再起。其東則崩崖下墜。其勢甚拓。其墜甚峭。若中剖其脊。并左右兩幃而平墜焉。峒北有路。自崩崖北嶺東行。南亦有微路。自崩崖南嶺東上。而峒中獨無北交之路。余遂循崖南路上。東一里。路爲崩崖所墜。復岐而南。再陟南嶺。半里復東行。嶺脊二里。始有南來之路。循之東北。瞰崩崖下陷。東向成坑。箐木深翳。又東半里。再陟嶺。嶺乃南去。微徑始東北下。坡曲折連下三里。

余以爲將及北坑之底。隨之出。卽馬鹿塘矣。孰知一坡中環。路岐而東西繞之。未幾遂絕。皆深茅叢棘。坑嵌其下甚深。余始從其南。不得道。轉而東。復不得道。往返躑躅。茅深棘翳。遍索不前。久之。復從南坡下得微徑下。一里餘而東。抵坑底。則坑中有水潺潺。自崩崖東南流。坑兩旁俱峭崖密巖。全無路影。而坑底甚平。水流亂礫間。時有平沙濼之。遂隨之行。或東或南。仰眺甚逼。而終絕路影。三里稍開。俯見濼沙之上。虎跡甚明。纍纍如初印。隨之。又東南一里餘。有小溪自西南來。注有路影。南緣之。始舍坑而南。陟坡一里。越其上。余意將逾坡東下。而路反從坡脊南行。余心知其誤。然其路漸大。時亦漸暮。以爲從大道。卽不得馬鹿塘。庶可得棲宿之所。乃躡脊西馳二里。見西峰頂有峰特倚如覆鐘。大道從此分岐。一自東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峯頂而趨。一從西南盤壑而行。未審所從。姑解所攜飯。啖之。余計上下二徑。其去人必遠。不若從盤壑者中行。於是又東南三里。遂墜坡而下。漸聞人聲。下里餘。得茅二龕。在峽間。投之隘。鄙不堪宿。望南坡上有數龕。乃下陟深坑。攀峻而上。共一里而入。其龕則架竹爲巢。下畜牛豕。而上托巖臥。儼然與粵西無異。屈指自南丹去此。至今已閱十五月。乃復遇之。西陲其中數千里。所不見也。自登崩崖之脊。卽望見高黎貢南巨之支屏。列於東。下有深峽。而莫見龍川。意愜其下也。又西南二十餘里。至所宿之坡。下瞰南峽甚深。卽與高黎貢遙夾者。意龍江從此去。西塢甚豁。遠見重山外。巨壑中盤。意卽南甸所托也。時霧黑莫辨。方隅而邨人不通。漢語不能分晰。微奧。卽徵其地名。據云爲鳳田總府莊。南至羅卜恩莊。一日餘。東北至馬鹿塘。在二十里外。然無確據也。夜以所攜米煮粥。啜之而臥。

初七日。陰雨。飯後。余姑止不行。已而邨人言天且大霽。余乃謀所行。念馬鹿塘在東北。硫磺塘在西北。北

山之脊。昨已逾而來。西山之脊。尚未之陟。不若舍馬鹿而逾西脊。以趨硫磺塘。且其地抵州之徑。以硫磺塘爲正道。遂從之。土人指余從邨後西北向大山行。余誤由直北一里餘。下涉一澗。溯之北上。坡一里餘。又下涉澗。其處一澗自西峽崩崖來。一澗自北峽崇山來。涉其西來者。又北上坡半里。路復分歧。一向北峽。一向西峽。皆盤其上。坡余從其北峽者。二里。路漸溼。已北下。則其澗亦自西來。橫壑於前。雖小而頗深。藤箐蒙塞。雨霧淋漓。遂不能入。乃復出至歧口。轉向西峽。一里。路亦漸溼。其南崩崖下。峽卽下流之所。從出而莫能逾焉。復出從歧口。南涉其澗。從澗南。又得一岐。西上。其路甚微。一里。北逾一坡。又北一里。卽崩崖西對之坡也。其上皆墾崖。而仍非通道。躡之行一里。上西頂。頂高雲黑。莫知所從。計返下山。乃轉南行。莽棘中。溼茅壅箐。躡躅東南向。二里。漸有徑。下眺鳳田所宿處。相距止二三里。間更南半里。得大道。西去。遂從之。西循北山行。一里。得耕者在坡下。問之。始知其上有小寨。名擲圖。卽從楊廣哨入州正道矣。乃亟西北上躡坡。一里有二茅當峽。坪間是爲擲圖寨。由寨後更躡峻。而北半里。登岡。西望盤壑。下開水田。漠漠。有溪流貫其中。壑西復有崇山。外峙。其南又起一崇山。橫接而南。交接之中。似有水中貫而去。又北上。一里半。遂凌大脊。北下迴峽。中半里。一邨。廬倚南坡。是爲楊廣哨。從此西北下峽底。一里餘。有小溪自東北墜西南。其嵌甚深。乃從昨所度崩崖南嶺分墜而成者。涉之西北上。復一里餘。而躡其脊。余以爲卽從此緣脊上北大峰矣。而孰意猶中界之支也。半里。越脊。又卽北下峽底。一里餘。有大溪自北南墜。皆從石崖中破壁而去。此卽清水。朝東溪也。水嵌峽底。甚逼。橫獨木渡其上。余寧木下涉水。卽西北上坡。始循崖石。繼躡隔脊。一里餘。轉而東北上。一里。躡峯頭。由峯頭西盤半里。復隨峽北行。其峽頗平行。其中一里餘。

當其東西分峽處。有邨廬倚其中。是爲陳播箕哨。從哨北卽西北下。二里循南山而西。一里有邨廬當坡。是爲竹家寨。由寨東向北行。寨後復起一峯。有峽橫其中。路分爲二。循北峯直去。爲騰越南甸大道。穿北峰南峽而西。爲硫磺塘道。余乃舍大道。從橫峽面行。半里忽墜峽西下。其峽甚逼。而下甚峻。峻級屢坎。與水爭隘。一里餘。望見西峽自北而南。一溪貫其中。卽矣羅邨之水。挾水尾山西峽而南者。溪西之山。峻帆南踞。是爲半個山。按一統志。有羅直冲。硫磺塘在焉。疑卽此山。然州志又兩書之。豈羅直冲卽溪東所下之山耶。又西下半里。直抵溪上有二塘。在東崖之下。乃溫水之小者。其北崖之下。有數家居焉。是爲硫磺塘。邨有橋架溪上。余訊大塘之出。硫磺處。土人指在南峽中。乃從橋南下流。涉溪而西。隨西山南行。時風雨大至。田塍滑隘。余躑躅南行。半里得徑。又南一里。則西山南迸。有峽東注大溪。遙望峽中。蒸騰之氣。東西數處。鬱然勃發。如濃煙捲霧。東瀨大溪。西貫山峽。先趨其近。溪煙勢獨大者。則一池大四五畝。中窪如釜。水貯於中。止及其半。其色渾白。從下沸騰。作滾湧之狀。而勢更厲。沸泡大如彈丸。百枚齊躍而有聲。其中高且尺餘。亦異觀也。時雨勢亦甚大。持傘觀其上。不敢以身試也。其東大溪從南下。環山南而西。合於大盈。西峽小溪從熱池南。東注大溪。小溪流水中。亦有氣勃勃。而池中之水。則止而不流。與溪無與也。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間煙勢更大。見石坡平突。東北開一穴。如仰口。而張其上。齶其中。下縮如喉。水與氣從中噴出。如有爐囊鼓風。煽焰於下水。一沸躍一停伏。作呼吸狀。躍出之勢。風水交迫。噴若發機。聲如吼虎。其高數尺。墜澗下流。猶熱若探湯。或躍時。風從中捲。水輒旁射。攬人於數尺外。飛沫猶撲人面也。余欲俯窺喉中。爲水所射。不得近。其齶齶之上。則硫磺環染之。其東數步。鑿池引水上。覆一小茅。中置桶。養確。想

有礦之地。卽有硝也。又北上坡百步。坡間煙勢復大。環崖之下。平沙一圍。中有孔數百。沸水叢躍。亦如數十人鼓煽於下者。似有人力引水。環沙四圍。其水雖小而熱。四旁之沙亦熱。久立不能停足也。其上煙湧處雖多。而勢皆不及此三者。有人將沙圍堆如覆釜。亦引小水四週之。雖有小氣。而沙不熱。以傘柄戳入深一二尺。其中沙有礦色。而亦無熱氣。從戮孔出。此皆人之釀礦者。時雨勢不止。見其上有路直逾西嶺。知此爲半個山道。遂凌雨躡崖。其崖皆堆雲駢瓣。哈呀嵌空。或下陷上連。或旁通側裂。人從其上。行熱氣從下出。皆迸削之餘骨。崩墜之剝膚也。所云半個之稱。豈以此耶。躡崖半里。從其南循嶺西上。一里。漸隨峽南轉。則其峽自南嶺頭墜。中有水懸而爲瀑。作兩疊。墜北下。卽峽水之上流也。又上半里。遂西逾瀑布之上。復從峽西更西南上。一里。漸轉而西。半里。見大道盤西崖。墜處出南峽去。小徑則西上峰頂。漸轉北行。蓋此卽半個山之頂。至此南下爲峽。入城之路。當在其東北。不應西去。遂捨大道。從小道。西上半里。隨峰東向北行。二里餘。乃西北下。得竹塢。卽時雨勢甚大。避雨廬中。就火沸湯。滌飯而食之。其處卽半個山。卽也。昔置鎮彝關於路次。此爲屯哨。今關廢而存。云由其東下坡。隨峽東行里餘。與南來大道合。隨西山北轉而行。於是水尾西溪。卽從此峽南下。疏磧塘矣。北行二里餘。復陟東突之坡。行坡中。五里稍下。又一里。而綺羅峒在東坡下矣。時已薄暮。遂捨入州大道。東里餘。宿李虎變家。虎變以騎候於馬鹿道中。不遇。甫返。袁竹廳相待。

初八日大雨不成行。坐李君家。作田畧州勘政四議。以李君命也。
初九日大雨復不成行。坐李君家錄騰志。

初十日雨不止。既午稍霽。遂同李君聯騎。由邨西半里。橫陟半個山。南甸大路。經南草場。半里。西上嶺坡。乃來鳳南度半個山之脊也。來鳳至是。南降而下伏。脊間中窪爲平塘。而不受水窪之西。爲金銀堆。卽南度之脊窪北半里。有坪倚來鳳。而南瞰半個山。乃昔王尙書驥駐營之處。志稱爲尙書營。陟坪北半里。有路橫沿來鳳峰南。西越金銀堆。出芭蕉關。芭蕉關西通河上。屯額箭之道。州西跌水河路。不若此之平。昔兵部郎中魏永吉。從王公南征。有狹轉芭蕉關。難於檄檄坡之句。從此復轉騎。循來鳳東峰而北。八里。乃遺官店。迨晚復雨。

十一日雨不止。坐官店。上午李君來。下午雨少止。濼甚。蹙泥往潘生家。不遇。以書促其爲余買物。亦不答。潘生一桂。雖青矜。而走緬甸家。多額貨。時倪按君命承差來覓碧玉。謂苦之。故屢屢避客。

十二日雨。坐店中。李生以期政四謠。私投署州田二府。不答。

十三日雨。時止時作。而泥濘尤甚。李生來。同往蘇元玉寓觀玉。蘇。滇省人。本青衿。棄文就戎。爲吳參府幕客。先是一見。顧余亦目其有異。非風塵中人也。蘇有碧玉。皆爲贊。但色太沉。余擇四枝。摺寓中。後爲李生強選之。

十四至十八日。連雨不止。坐寓中。不能移一步。潘捷余以倪院承差。蘇姓者。索碧玉寶石。窮甚。屢促不過。余寓亦不敢以一物示人。蓋恐爲承差所持也。幸吳參府以程儀惠余。更索其入關併三官六慰諸圖。余一一抄錄之。數日無暇刻。遂不知在寓中。并在雨中也。潘生送翠生石二塊。蘇元玉答華茶竹方環。

十九日晨雨少止。覓擔夫。以連日雨濼。貴甚。既而雨復作。上午乃止而行。店人欲措余羅一端。不遂。與之。

開而後行。由東街始濤甚。已而漸燥。二里居廬始盡。下坡行陸中。半里。連越二小橋。水皆自東南來。卽羅漢沖所出分流之水也。又二里餘。爲雷打田。有數家。東向。從其前轉。而東行。里餘。又過一小亭橋。其流亦自東南向西北者。乃黃坡泉所溢也。又東里餘。抵東坡。下。停擔於酒家。問大洞溫泉。道土人指在東南山。中。此去尙有數里。時天色已霽。令擔夫與願行。待於其家。余卽循東山而南。二里。過土主廟。廟倚山西。向前。二柏巨甚。又南。二里。路岐爲二。一南循山麓。爲黃坡道。一東南上坡。爲趨溫泉道。乃從上坡者。南一里。登坡嘴。西瞰山麓。有泉西向溢於下。卽黃坡之發源處也。於是東轉。有路頗大。橫越之。就其東南小徑。一里。漸上坡。折而東北。脫溫泉之峽。當在其南。中亦有峽。南下第茅塞無徑。遂隨道西北上。一里。其道漸高。心知有誤。有負芻者二人至。問之。曰。此入山樵道。可通芹菜塘者。溫泉在南。尙隔一峰。遂與之俱返。一里。下至茅塞之峽。指余南去。余從之。橫蹈峽中。旣漸得小徑。半里。忽有峽。從足下下墜而西。其上石崖駢突如門。從其東。又南。半里。逾坡而下。其峽始大。有水淙淙流其中。田塍交濼之。卽大洞邨之後峽也。有大道從峽中東上。又南。下半里。從之。東。半里。上一坡。大道東北上。亦芹菜塘道。乃從坡東南下半里。及溪。又東。溯溪半里。則溪流奔沸。盤石中。右一崖突而臨之。崖下則就石爲池。而溫泉滙焉。其池與溪同峽。而水不關溪流也。崖石疊覆如壘。其下湊環三面。成一小孔。可容一人坐浴。其後倒覆之石。兩片下垂。而中割如所謂試劍石。水從片中淙淙下注。此溫泉之源也。池孔之中。水俱不甚熱。正可着體。其上更得一覆亭之。遂免風雨之慮矣。時池上有十餘人共浴。余恐其旁有石洞。姑逼覓之。不得。乃還浴池中。又三里。隨山之西。嘴抵黃坡。轉北一里。過麓間溢水之上。又北三里。乃入來時分岐處。又西北四里。至矣。比坡之

麓促挑夫行以晚辭遂止。

二十日晨起飯而登坡。雨色復來。平上二里。峻上八里。抵嶺頭。又平行嶺上四里。又稍下一里。過芹菜塘。復東上坡。半里而下。半里過木廠。又下二里。過北下之峽。又東上三里。至坡脊。平行脊間。一里至永安哨。五六家當坡間而已。又東南半里。逾嶺脊而下一里有水自北而南路從之。半里乃東涉坡。平行脊上。三里至甘露寺。飯從寺東下。三里至赤土鋪橋。其下水自南而北。即大盈江水也。一統志謂大盈之源。出自赤土。其言不謬。橋東復上半里有四五家當坡。陶爲赤土鋪。鋪東又上半里。遂從嶺脊東南行。一里有岐。南去爲猛柳道。余仍東南三里乃東下。又十里而止於橄欖坡。時纔午。雨時下時止。遂止不前。

二十一日平明起飯。自橄欖坡東下五里。抵龍川江西岸。過巡檢司。即下渡橋。西岸峻若堵牆。乃循岸北向壘級。始達橋。橋東有閣。登之可眺江流天矯之勢。又南向隨東岸行。半里。東向平上者一里餘。始曲折。峻上五里。過茶房僧舍。無一人。又峻上三里。過竹筩鋪。又上七里餘。飯於小歇場。又上五里。過太平鋪。又平行入塢。二里餘。有水自北澗來。涉之。遂東上。其上愈峻。雨旁皆竹石深翳。而風雨西來。一天俱漫。於是行雨浪中。三里。逾一最高之嶺。乃屢上屢下。屢脊屢峻。皆從密箐中行。七里抵新安哨。兩三家夾嶺頭。皆以劈藤竹爲業。時衣溼透寒甚。就其家燒薪烘之。又二里餘。抵分水關。有五六家當關之東。余乃就火炙衣。費燒酒飲四五杯乃行。天色大霧。路磴俱燥。乃知關名分水。實分陰晴也。於是東向下者八里。始就東行之脊。又二里。過蒲滿哨。又平行嶺上。東十五里。宿於磨盤石之盧姓者家。有小房五六處。頗潔。

二十二日平明行其下甚峻。曲折下者六里。及嶺北之澗。是嶺自蒲滿哨分支東突。左右俱有深峽夾流。

來時從南峽上行。至此墜北峽之口。過涉北澗。又越北嶺東突之嘴。共一里餘。而過八灣。八灣亦有數家居坡上。人謂其地暑瘴爲甚。無敢置足者。於是東向行平坡間。十二里抵江。則怒流奔騰。勢倍於來時矣。乃坐巨樹下待舟。觀洪流洶湧。競渡者之紛紜。不啻從壁上觀也。俟久之。乃渡而東。上坡三里。抵北山之麓。循坡東行。五里。逾南下之嘴。得一橋跨澗。是爲箐口。於是渡澗入峽。循澗南崖東向上。二里。過一碑。卽來時所見盤蛇谷碑也。又東三里。過一西來枯澗。又二里。南折而北。乃逾其北突之嘴而東。遂東南漸上。其峽遂曲折掩蔽。始不能西見高黎貢峯矣。又南六里。抵楊柳灣而飯。乃逾南來之峽。溯東來之流。二里有橋跨澗西度之。從澗西溯箐上。又一里。爲打板箐。有數十家當澗西。又東北四里。過平度之脊。其脊度峽中。乃自北而南。卽從冷水箐西度蒲縹。又北過此。夾蒲縹之水。北出而入潞江者也。是日熱甚。得一蔭。輒止而延颺。數息樹邊。不復問行之遠近矣。過脊東下。一里。止於落馬廠。時纔下午。以熱甚。擔夫不前也。二十三日。平明。從落馬廠東行三里。逾東突之山嘴而南。又一里餘。有一菴倚西山之上。又南四里。過石子嘴。始南下。二里餘。望溫泉在東山下。乃從歧東南下。二里餘。轉而北。涉北流一澗。又半里。東從石山之嘴。得溫泉焉。其水溫而不熱。渾而不澄。然無氣焰。可浴。其山自東山橫突而西。爲蒲縹下流之案也。浴久之。從澗東溯流。二里餘。抵蒲縹之東。椰蒲人纏人。乃永昌九疊中二種飯。以擔夫不肯前。逗留久之。乃東二里。上坡五里。迤邐上峯頭。又平行嶺夾。一里。稍東下。有亭橋跨峽間。時風雨大至。而擔夫尙後。坐亭橋待久之。過午始行。又東南上坡。逾坡一重。轉而北。又逾坡一重。共六里。過孔雀寺。又東上坡五里。直躡東峯南突之頂。此頂自北而南。從此平墜度爲峽。一岡西迤。乃復起爲崖。度爲蒲縹後山。北去而夾蒲縹之

澗南去而盡於攀枝花者也。又東一里稍上，復盤一南突之嘴。於是漸轉而北。二里有公館踞岡頭，乃北下一里而止於冷水管時。方下午，以擔不能前途，見邸榻旁有臥而呻吟者，乃適往前途，爲劫盜所傷，還臥於此。被劫之處，去此纔六里，乃日纔過午，而盜即縱橫可畏也。

二十四日雨復遂且，但不甚大。平明飯而行，隨東行之筭，上其北坡三里，循嘴北轉。二里漸下一里，下至廟，卽昨被劫之商遇難處也。其北叢山夾立，穿其峽行三里，再過一東突之坡，其水始北下。隨之北，二里下至廟窪中，乃東轉而上一里，過廟子鋪，覓火把爲芭蕉洞遊計。又東半里，過岡頭窪地，遂轉北下三里，餘越一坡脊，過窪中匯水之崖，崖石上插而水畜崖底，四面俱峻，水無從出而甚渾。由其南再越脊而下，一里餘，至芭蕉洞，乃候火於洞門，擔夫摘洞口黑果來啖，此真覆盆子也。其色紅熟則黑而可食，比前去時，街子所鬻黃果，形同而色異，其熟亦異，其功用當亦不同也。黃者非覆盆，覆盆補腎，白爲黑，則爲此果無疑。火至，燃炬入洞，始向北，卽轉東下四丈餘，至向所入昏黑處，卽轉北向。其下已平，兩崖愈狹而愈高，六七丈，更寬崇，一柱中懸，大如覆鐘，擊之聲鏗鏗，然其處蓋不特此石有聲，卽洞底頓足，輒成應響，蓋其下亦空也。又入五六丈，兩崖石色有垂溜成白者，以火燭之以手摩之，石不潤而燥，紋甚細而晶，土人言二月間，石發潤而紋愈皎，謂之開花，洞名石花，以此石花名頗佳，而志稱爲芭蕉，不如方言之妙也。更北路盡，由西腋透隙入，復小如門，五丈有圍石三疊，如鐘蓋下垂，又如大芝菌而三級擊之者，從其下復轉而北，其中復穹然宏聳，又五六丈，西北路盡，洞分兩岐，一南上環爲曲室，三丈而止，一北入降爲墜道，七丈而止，是洞曲折而旁竇不多，宛轉而底平不汗，故遊者不畏深入，使中有通明之處，則更令人恍

遠過不

然矣。出至向所入昏黑北轉處。今已通明。見直東又一岐。入有柱中間之。以餘炬入探其中。亦穹然六七丈而止。出從洞門外。以餘炬入探西崖間小竅。其竇北向懸壁間。其門甚隘。而中亦狹而深。穢氣撲人。乃舍之。出洞。下百餘步。抵坑峽。下觀水洞。水洞者。卽此洞之下層也。雖懸數丈。實當一所。前中入有聲。已知其下之皆空矣。洞前亦東向。稍入。亦曲而自北來。與上洞同一格。但水溢其中。不能進也。由此東折而北。共里餘。抵臥獅窩。飯於卮婦家。北三里。過一卮。卽東上堤。是爲大海子。隨海子南堤東行。二里下堤。又東一里。爲沙河橋。其橋五鞏。名衆安橋。越橋東。卽從岐西北循山行。二里。過胡家墳。爲正統間揮使胡琛墓。墓有穹碑。爲王學士英所撰。又一碑。乃其子者。則王翰撰時之文。與吾家梧蔭之壠。文翰規制頗相似。其類無亦相似也。其一時崇尚窮微薄海。萬里同風。至荆棘銅駝。又曠代無異。可慨也。其墓欲迎水作東北向。遂失下手砂。且偏側不依九隆正脈。故胡氏世賞雖僅延。而當時專城之盛。遂易永昌。故郡也。胡氏時。道改爲司。獨專其地。今復爲郡。設流官。胡氏遂微。土人言胡氏墓法。宜出帝王爲朝中所知。因掘斷其脈。余按巖脈。乃諸葛南征時所爲。土人誤耳。更循山而北。一里。上一東盤之嘴。於是循岡盤壠。磬石引槽。分九隆池之水。南環坡畔。以潤東塢之畦。路隨槽提而北。是堤墜慶二年築。置孔四十一。以通水。編號以次。而及。名爲雙塘。費八百餘金。遇有峽東出處。則磬石架空渡水。人與水俱行橋上。而橋下之峽。反瀆也。自是竹樹扶疏。菓塢聯絡。又三里。抵龍泉門。乃城之西南隅也。城外山環寺出。右澄塘。滙其下。是爲九隆池。由東堤行。見山城圍繞間。一泓清涵。空人心目。池北有亭。關臨波。迎嵐掬翠。澗激生輝。有坐堤垂釣者。得細魚如指。亦有就蔭賣漿者。惜有擔夫同行。急於脫駕。遂同入城。半里。北抵法明寺。仍憩會真樓。而

崔君亦至。崔江四人，寓此爲染鋪。前去時從磨盤石同行，抵騰依依後復同歸，以擔夫行遲，至蒲縵先返。余遲一日至，故復來此看余，遂與同入市，換錢界夫，市魚烹於酒家，與崔共酌，暮返樓，夜大雨。

二十五日，曉霧，崔君來候余，與之同入市買琥珀綠蟲，又有願生者，崔之友也，導往碾玉者家，欲碾翠生石印池，盆子不遇，期明晨至。

二十六日，崔願同碾玉者來，以翠生石界之，二印池，一盆子，碾價一兩五錢，蓋工作之費，逾於買價矣。以石重不便於行，故強就之。此石乃潘生所送者，先一石白多而間有翠點，而翠色鮮麗，過於常石，人皆以翠少棄之，間用搗搗上，司取索皆不之用，余反喜其翠以白質而顯，故取之，播謂此石無用，又取一純翠者，送余以爲妙品，余反見其黯然無光也。今命工以白質者爲二池，以純翠者爲盆子，時囊中已無銀，以麗江銀盃一隻，重二兩餘，界願生易書刀三十柄，餘付花工碾石，是午，工攜酒餚酌於北樓，抵晚乃散。

二十七日，坐會真樓作記。

二十八日，花工以解石來示。

二十九日，坐會真樓上午，往叩閃知願，將取前所留翰札碑帖，閃辭以明日還過潘蓮華家，將入晤，遇羅足安仁師，麗江公差日把延至，求因序文，與邱生、邱新添人，眇一目，以箕仙行術，前會於騰，先過此，同行萬里，知己得之意，外喜甚，遂同過余寓，坐久之，余亦隨訪其寓，下午乃返。

三十日，晨餐後，往拜潘，即造閃，知願猶不出，人傳先生以腹瀉，延入西亭相晤，余以安仁遠來，其素行不凡，且齋有麗江雲，適全集來，至，并求收覽，閃公領之，余乃出，往安仁寓，促其以集往，而余遂出龍泉門，觀

九龍泉。龍泉門城之西南門也。在太保山之南麓。門外卽有澗自西山北夾而出。新城循之而上。澗之南有山一支與太保並垂而易羅池當其東盡處。週迴幾百畝。東築堤。滙之水從其西南隅。汎池上。溢有亭跨其上。東流入大池。大池北亦有亭。池之中則鄧參將子龍所建亭也。以小舟渡遊焉。池之南分水循山腰南去。東泄爲水竇。以下潤川田凡四十餘竇。五里近胡墳而止焉。由池西上山。北岡有塔。南岡則寺倚之。寺後有閣甚鉅。閣前南隙地有花一樹甚紅。卽飛松之桐花也。色與刺桐相似。花狀如凌霄而小甚。然花而不實。土人謂之雄樹。旣而入城。卽登城北。躡其城側倚而上一里餘。過西向一門。塞而不開。乃轉而北。又里餘。則山東突之坪也。其西寶蓋山。穹立甚高。東下而度一脊。其南北甚狹。度而東。鋪爲平頂。卽太保之頂也。舊爲寨子城。胡淵拓而包此頂於內。西抵度脊處而止。亦設門焉。塞而不開。所謂永定永安二門也。舊武侯祠在諸葛營。今移於此頂。余入而登其樓。姜按君有詩碑焉。坪之前有亭。踞其東。由此墜而下。甚峻。半里卽下臨玉皇閣後。由其西轉閣前而入會真飯焉。

六月初一日。會真樓。

初二日出東門。溪之自龍泉門灌城而東者。亦透城而出。度弔橋。遂隨之東。行田塍中。十里至河中。卽有石橋。北來之水。遂分而爲二。一由橋而東南注。一遶邨而西南曲。越橋東一里餘。則其中窪而沮洳。又里餘。越岡而東一里。抵東山之麓。由岐東北。二里過大官廟。上山曲折甚峻。二里餘。至哀牢寺。寺倚層巖。下西南向。其上崖勢層疊而起。卽哀牢山也。飯於寺。由寺後沿崖上一里。轉北行頂崖。西半里轉東行頂崖。北一里轉南行頂崖。東頂崖者。石屏高插峯頭。南北起兩角而中平。玉泉二孔。在平脊上。孔如二大窟。

並列中隔寸許。水皆滿而不溢。其深尺餘。所謂金井也。今有樹碑其上者。大書爲玉泉。按玉泉在山下。大官廟前。亦兩孔。而中出比目魚。此金井則在山頂。有上下之別。而碑者。顯溷之何也。又一碑樹北頂。惡衰牢之名。易爲安樂焉。益無徵矣。南一里至頂。南一里東南下。又一里西南下。其處石崖層疊。蓋西北與哀牢寺平對。俱沿崖而倚者也。又南下里餘。爲西來大道。有茅菴三間。倚路旁。是爲茶菴。由此東向循峽而入。五里過一坳。坳中有廟。西向東一里。度中窪之岩。復東過坳。又從嶺上二里餘。盤北突之嘴。其北峽之底。頗見田形。於是東南下二里。越一峽而東。一里東上岡。又里餘。逾坳東南行。見其東有南北峽。中乾無水。峽東其山亦南北巨。有一二家倚之。是爲清水溝。溝中水不成流。以從峽底東度脈者。隨峽南行一里。復度而東上岡。始望見南壑中窪。其南有峯危聳。中立卽筆架山之北峯也。前從水寨西南盤嶺時。所望正南有峯雙突如馬鞍者。卽此峯也。其峯在郡城東南三十餘里。卽清水西山南下之脈。至此而盡。結爲此山。南北橫亘。西自郡城望之。四頂分尖。北自此臨之。嵇見北垂一峯如天柱。從岡上東盤北峯。三里降而下窪。始存小水。自北峽下一里。涉之。又東循北山一里餘。過一脊。又西稍降。一里。始見東山漸豁。山岡向東南下。中路因之。又一岐。東北分趨瓦渡。又一岐。西南下坑。坑中始聞水聲。有三四家倚西山崖下。是爲沈家莊。其下有田塍。當坑底焉。已暮。欲投之宿。遂西南下一里餘。及坑底。渡小水。西南半里。投宿郇家。暮雨適來。

初三日。雨潺潺不止。飯而登途。稍霽。復南下坑底。半里渡坑澗。復東南上坡。一里餘。得北來大路。隨之。南行岡脊三里。其岡在垂塢中。遂隨之。下一里。南行塢中。其中有小水唧唧。乃穿壑西南。逼近筆架東北之

麓合北來沈莊水同東而遠於閃太史墓前者也。路又南一里，逾一小岡，一里稍下，遂沿塢東行。其塢始豁而東，向去水從其西南，頰筆架山之北岡亦隨之東折。一里餘，逾一小岡而下，即閃墓之虎砂也。北望有塋當中坡之嘴，乃涉壑而登之。即閃太史夫人馬氏之塚。太翁所擇而窆者，已十餘年矣。其脈西北自昨所度沈家莊東岐之脊東南下，又峙爲一巨山下墜，自西而東者爲虎砂，卽來道所再逾者。自東而南者爲龍砂，卽莊居外倚者。而穴懸其中，東南向外堂，卽向東之塢。水流橫其前，而內堂卽涉壑而登者。第少促而峻瀉，當橫築一堤，拒兩砂間，而中畜池水，方成全局。虎砂上有松一圓，獨聳，余意亦當去之。其莊卽在龍砂之東坡上，又隔一小塢，亦有細流唧唧，南注外堂東下之水。從墓又東半里，逾小水，抵莊。莊房當邨廬之西，其門南向，前三楹，卽停太翁之柩者。鑪之未啓，後爲廬居。西三楹，蓋可憩，時守者他出，止幼童在，余待久之，欲令其啓鑪，入叩太翁靈几，不得，遂從邨東問所謂落水坑者。其言或遠或近，不可方物。有指在東北隅者，趨之，逾岡脊而北，二里餘，得一中窪之潭，有水崱其底，四面皆高，週遭六百畝，而水無從出，從窪上循其北而東，上坡又里餘，而得羅羅寨，數十家分踞山頭，其嶺亦從北而巨南，東南接天生橋者，爲閃莊東障之山。余時不知其爲天生橋，但求落水坑而不得，惟望閃莊正東，其山屏起下陷，如有深穴，意此中必有奇勝。然已隨土人之指而逾其北矣。遍叩寨中，羅羅終無解語者，遂從東嶺西南下，仍抵窪潭之東，得南趨之道，乃隨之循東嶺而南，二里，見有峽，東自屏山下陷處出，峽中無水，而水聲甚沸，乃下，見有水西自壑底，反東向騰躍，而不見下流所出，心奇之而不能解，乃先溯旱峽，遶北嶺東入，二里抵下陷處，見石崖駢列，中夾平底半里，峽分兩岐，一北向入者，峽壁雙駢而底甚平，中無滴水，如挾壑而

入而竟無路影。一南向入者，東壁甚雄，峽底稍隆起，而水與路影亦俱絕。路則直東躡嶺而上，余意在窮崖，不在陟岵，乃先趨北向，峽中底平若嵌，若鴻溝之界，而中俱茅塞，一里未有窮極，復轉再趨南向，峽中披茅而入，半里東崖突聳，路輒緣西崖上，俯瞰峽中，其南忽平墜而下，深崟數丈，東崖特聳之下，有洞呀然，西向而闢於坑底，路亦從西崖陡下坑中，途伏莽而入洞，洞門高數丈，闔止丈餘，水痕尚溼，乃自外入洞中者，時雨甫過，坑源不長，已涸而無流，入洞二丈，中忽闔然下墜，其深不測，余乃以石塊擲之，久而磔然，若數十丈不止，然有聲如止洞底，有聲如投水中，固知其下有水，而又不盡水也。出洞南眺，其坑亦南夾，不知窮極，然或高或窪，底亦無有平準，乃從舊路北出半里，復隨大路行峽底半里，復隨北嶺小徑二里，西抵間水聲處，其坡在閃臺正東二里，逾橫峽而南，有寨數家，乃西通山窠，南通落水寨總道，大路自山窠走天生橋，出枯柯順寧，即從此寨沿南嶺而入者，余時尙不知所入嶺，即天生橋也。惟亟西下絕壑，視西來騰躍之水，一里抵壑之懸絕處，則水忽透石穴下墜，其石皆磊落倚伏，故水從西來，搗空披隙而投之，當亦東合天生橋之下者也。其水即沈家莊西北嶺，洶諸水環閃墓，閃莊之前，又東盤岡嘴，始北曲而東入於此，此所謂小落水坑也。即土人所謂近者，余求之而不得，不意過而遇之，時已過午，遂南越一岡，又西下一里，仍南渡其水曲，復西逾坡一里，再至閃莊，余令願奴淪水餐飯，既畢，而其守者一人歸，覓匙鑰不得，乃開其外門而拜於庭，始詢所爲，天生橋落水洞之道，乃知落水有二洞，小者近，即先所遇者，爲本塢之水，大者遠，在東南十里之外，乃山窠南道所經，爲合郡近城諸流，又知天生橋非橋也，即大落水洞透穴潛行，而路乃逾山陟之，其山即在正東二里外，余隨其指，先正東尋天生橋二里，至橫峽南嶺。

之寨。將由南嶺大路東入。再執途人間之。始知卽前平底峽中東上之坡。是爲天生橋。逾之卽爲枯柯者。余乃不復入。將南趨落水寨。一土人老而解事。知余志在山水。曰是將求落水洞。非求落水寨者。此洞非余不能指。若至落水寨而後迴。則迂折多矣。遂引余從其寨之後。東逾嶺。莽蒼無路。姑隨之行。二里。越嶺東下。卽見一溪。西南自落水寨後。破石門東出。盤曲北來。至此嶺東麓。卽搗入峽。峽東卽屏山下陷之南峯。與所逾之嶺。夾成南北峽。水從南入。峽懸溜數丈。滙爲潭。東崖忽迸而爲門。高十餘丈。闊僅數尺。西向峙潭上。水從潭中東搗而入之。其勢甚沸。余從西崖對瞰。其入若飲之入喉。汨汨而進。而不知其中之蝕。嗣作何狀也。余從西崖。又緣崖石而北。見峽中水雖東入。而峽猶北通。當卽旱峽南。或高或窪。南出之峽。由此亦可北趨峽底。西向旱壑洞。固知兩洞南北各峙。而同一峽中。第北無水入。而南吸大川耳。其中常無不通。故前投石有水聲。而上以橋名也。從西崖俯瞰久之。仍轉南出。土老翁欲止余宿。余謂日尙高。遂別之。遵南路可以達郡。惟此處猶不得路。蓋沿大溪而南。抵西山峽門。卽落水寨。西越坡。溯小溪而西上。嶺盤筆架山之南。卽郡中通枯柯大道。余乃西從之。沿坡涉塢。八里。抵西坡下。有擺攤寨數家。遂西上坡。層疊而上。八里。其山北盤爲壑。而南臨下嵌之澗。有四五家倚北峽而居。上復成田焉。又西盤西峯南嘴而上。三里。其上甚峻。又平行峯頭。二里。余以爲此筆架南峯矣。而孰知猶東出之支也。其西復下墜爲坑。與筆架尚隔一塢。乃下涉坑。一里。越坑西上。始爲筆架南垂。有數十家卽倚南崖而居。是爲山窠。當從投宿。而路從樹底行。不辨居址。攀樹叢而上。一里。遂出邨居之後。意西路可折而轉。旣抵其西。復無還峽。竟遵大路西北馳。二里餘。下涉一澗。復西北上坡。二里餘。越坡復下而涉澗。共三里。又上逾一坡。乃西向

平下二里出峽門已暮從昏黑中峻下二里西南渡一溪橋又西北從岐逾坡竟失路躑躅二里得一寨於坡間是爲小寨叩居人停行李於其側與牛圈隣出囊中少米爲粥以餐而臥

初四日其家插秧忙甚竟不爲余炊余起問知之卽空腹行以爲去城當不及三十里也及西行復逾坡兩重共八里有廬倚山西向而居始下見郡南川子又隨坡西向平行五里越一西下小峽復上一西突之岡始逼近西川下瞰川中之水從坡西南環坡足東南抱流而入峽坡之南有堰障之此卽清水關沙河諸水合流而東南至此將入峽東向而出落水寒者也於是東北一里餘下至坡麓循嘴北轉半里始舍山而西北行平陸間二里西及大溪有巨木橋橫其上西渡之西北行川間屢過川中村落十六里而及城之東南隅度小橋由城南西向行一里而入南門始入市食饅麵而飽焉下午返會真樓

初五初六兩日憩會真樓

初七日閃知愿來願謝余往叩靈几禮也知愿餽餅二色

初八日知愿又餽豬羊肉并酒米甚腆

初九日閃太史招遊馬園園在龍泉門外期余晨往余先從法明寺南過新建太翁祠祠尙未落成倚山東向與法明同其南卽方忠愍公祠名政征麓川死於江上者亦東向正室三楹俱守者棲止於其中兩廡祀同難者俱傾倒惟像露坐焉出祠遂南出龍泉由池東堤上抵池南卽折而西入峽半里園臨峽西坡上與龍泉寺相並園之北卽峽底也西自九隆山後環峽而來有小水從峽底東出僅如線不絕而園中則陂池層匯其北一池地更高水從其底泛珠上溢其池淺而水獨澄映有光從此遂潺湲瀉外池外

池中滿菱荷。東岸舊有菜根亭。乃馬玉麓所建者。併園中諸榭俱頽圯。太史公新得而經始之。建一亭於外池南岸。北向臨流。隔池則龍泉寺之殿閣參差。岡上浮屠。倒浸波心。其地較九龍池愈高。而敞池畧映。泉源沸漾。爲更奇也。蓋後峽環夾甚深。其水本大。及至峽口。此園當之。峽中之水。遂不由溪而沁入地中。故溪流如線。而從地旁溢如此。池與九龍池。其滔滔不舍者。卽後峽溪中之流也。余至。太史已招其弟知愿相待。先同觀後池溢泉。遂飯於池南新亭。開宴亭中。竟日權飲。洗盞更酌。抵暮乃散。是日始聞黃石翁去年七月召對大廷。與皇上面折廷諍。後遂削江西郡幕。項水心以受書帕。亦降幕。劉同升陳之遴亦以上疏降幕。翰苑中正人一空。東省之破傳言。以正月初二。其省中諸寮無不更易者。雖未見的報。而顏同蘭之被難可知矣。

初十日。馬元中劉北有相繼來拜。皆不遇。余往玉工家故也。返樓知之。隨拜馬元中。并拜俞禹錫。二君襟連也。皆閃太翁之婿。前於知愿席相會而未及拜。且禹錫原籍蘇州。其祖諱彥。中辛丑進士。中時猶李時彥。後復俞姓。名彥。移居金陵大功坊後。其祖父年俱壯。閃太翁寓金陵時。欲移家南來。遂以季女字俞前年太翁沒。俞來就婚。擬明春偕返。云時禹錫不在。遂返會真。閃太史以召對報來示。

十一日。禹錫招宴。候馬元中。并其內叔閃孩。識孩心等同飲。約同遊臥佛寺。

十二日。禹錫饋兼金。下午。元中移酌會真樓。拉禹錫同至雷風大作。旣暮乃別。

十三日。禹錫以他事不及往臥佛寺。余遂獨行。東循太保山麓。半里出仁壽門。仁壽西北倚太保山北麓。城隨山西疊而上。與龍泉同。出城卽有深澗。從西山懸坑而下。卽太保山頂。城後度脊所分之水也。逾橋循

西山直北半里有岐東北行平川中爲紙房邨間道其循山直北者乃逾嶺而西向青蒿壩通乾海子者余乃由間道二里北過紙房邨又東一里餘出大道始爲拱北門直向臥佛寺者又北一里越一東出小澗其北有廟踞岡頭乃離城五里之舍也大道中川而行尙在板橋孔道之西又北五里再過一廟在路之西其西又有巨廟倚西山邨落倚之所謂紅廟邨也又北八里有一澗自西山東出逾之而北是爲郎義邨邨廬聯絡夾道甚長直北二里邨始盡緣邨西轉有水自北堰中來卽龍王塘之下流也溯流沿坡西北行三里有一卷門東向列路旁其北卽深澗緣坡下乃由卷門西入緣南坡俯北澗西入半里間壑北水聲甚沸其中深木叢箐虧蔽上下而路乃緣壑北轉不半里穿門北上則龍王祠巍然東向列其前與左皆盤壑蒙茸泉聲沸響乃由殿左搜箐而下不百步而泓泉由穴中溢東向墜坑其北坑中又有水瀉樹根而出亦墜壑同去其下懸墜甚深而藤蘿密密蔓余披蔓涉壑求之抵下峽則隔於上凌上峽則隔於下蓋叢枝懸空密蔓疊幙咫尺不能窺惟沸聲震耳而已已乃逾其上從棘蔓中攀西北崖而上按統志謂龍王巖斷崖中劈兀立萬仞余望雙巖上倚山頂謂此有路可達宛轉上下終不可得乃返殿前而飯仍出卷門遂北下渡澗橋見橋北有岐緣澗西入而山頂雙巖正峙其西余遂從之始緣澗北半里遂登坡西上直上者三里抵雙巖之下路乃凌北巖之東逾峴而西北去余瞰支峯東北垂意臥佛當在其西北峰下遂西北逾支峯下坑盤峽遶北坡東行二里見有路自北坡東來復西北盤峴上疑以爲此卽臥佛路當從山下行不登山也欲東下土人言東下皆坑崖莫可行須仍轉而南隨路乃下從之轉南又二里隨前東來之路下坡二里從坡麓得一邨邨之前卽沿麓北行之大道沿之北又五里稍西向入谷

則臥佛寺環西谷中而谷前大路則西北上坡矣。蓋西山一支至是東垂而出北峽爲清水關南抱爲臥佛巖但清水深入而臥佛前環耳入谷卽有池一圍當寺前其大不及九隆池而迴合更緊池東有一亭縮谷口由池北沿池入池盡其西有官房三楹臨其上北楹之下泉汨汨從砌石間溢入池中池甚清淺官房之西歷砌上卽寺門也亦東向臨之其內高臺倚巖門爲三卷亦東向卷中不楹而磚亦橫鞏如橋卷外爲簷以瓦覆石連屬於洞門之上整洞與鞏連爲一室鞏高而洞低鞏不掩洞則此中之奇也其洞高丈餘而深入者二丈橫闊三丈其上覆之石甚平西盡處北有門下嵌而入南有臺高四尺其上剝而入臺如胡床橫列而剝有石像曲肱臥臺上長三丈頭北而足南蓋此洞橫闊止三丈北一丈嵌爲內洞之門南二丈猶不足以容之自膝以下則南穴洞壁而容其足其像乃昔自天成者自鎮守內官鞏其前軒又加斧琢而貼之金今則宛然塑像失其真矣內洞門由西北隅透壁入門凹而下其內漸高以甃炬未入時鞏殿有醬酒三四生挾妓呼僧團飲其中余姑出殿從北廡廡樓下覓睡處且買米而炊焉北廡之西亦有洞高深俱丈五尺亦卷其門而南向於正洞之北隅其中則像山神以爲護法者是夜臥寺中月頗明奈洞中有騶子寺中無好僧懺懺而臥

十四日早飯於僧舍覓火炬入內洞初由洞門西向直入其中高四五丈闊二丈深數丈稍分岐輒窮無甚奇也仍出從門內南向覓旁竇而上入二丈亦窮而出笑此洞之易窮有童子語於門外曰曾入上洞乎余今蚤暗中入幾墜危竇若穿洞而上須從南不可從北也余異其言乃益覓炬再入從南向旁竇得一小穴反東向上其穴員如甌既上其穴豎而起亦員如井從井中攀南崖則高而滑不可上乃出取板

槎爲梯以升。旣上。其口如井欄。上有隙橫於井口之西。復盤隙而北。再透出一口。則有峽東西橫峙。北向出峽。則淵然下墜。其深不可觀。卽前內洞直入之底也。無級可梯。故從其東透層穴而上耳。南向下峽丈餘。有洞仍西向入。其下甚平。其上高三四丈。闊約丈五。西入亦五六丈。稍分爲岐而止。如北洞之直入者焉。此洞之奇。在南穿額穴。層上井口。而復得直入之洞。蓋一洞而分內外兩重。又分上下二重。又分南北二重。始覺其奇甚也。旣出。仍從池左至谷口。大路余時欲東訪金雞溫泉。當截大川東南向板橋。姑隨大路北瞰之。半里。稍西北上坡。見其路愈西上。乃折而東。隨旁岐下坡。蓋西北上者爲清水關道。乃通北衙者。川中直北五里。爲章板邨。爲雲龍州道。川東臨關坡而上。爲天井鋪道。從此遙望。皆相對也。下坡一里。其麓有一邨。從此由田塍隨小溪東南行二里。始遇清水關大溪。自北而南流川中。隨之南行半里。渡橫木平橋。由溪東岸又東半里過一屯。遂從田塍中小徑南行半里。稍折而西。復南就一小水。隨之東下。遂無路。莽蒼行草畦間。東南一里半。始得北來小路。隨之南。又得西來大路。循之。共東南一里。又有溪自北而南。其大與清水溪相似。有大木橋架其上。度橋東。遂南行。二水俱西曲而合。受龍王塔之水。東折於板橋之南焉。路南行塍中。又二里半。而出板橋街之中。由街稍南過一小橋。卽沿小溪東上。半里。越溪上梗。東南二里半。漸逼東山。過一邨。稍南又東半里。有小溪自東北流西南。涉之。從溪東岸。又東南二里。直逼東山下。復有邨橋之。從邨南東向入。有水春澗岡上。岡之南。卽有澗自水鼓山北峽來。遶岡南西去。有亭橋跨其上。此大道也。小徑卽由北脊入峽。盤岡東下。遂溯溪岸東行一里。有小木橋平跨上流。乃南度之。又東上坡一里。而至金雞邨。其邨居廬連夾甚盛。當木鼓山之東南麓。邨東有泉二池。出石穴中。一溫一

寒。居人引溫者。匯於街中爲池。上覆以屋。又有正屋三楹。障池之南。庭中紫薇二大樹。甚豔。前有門。若公館。然乃市酒餐飯於市。而後浴於池。池四旁石甃。水止而不甚流。亦不甚熱。不甚清。尚在永平溫泉之下。而有館有門。則同也。從邨後東南循峽上嶺數里。自金雞邨逾嶺東下。通大寨瓦渡之路也。從邨後直東上木鼓西南峯二十里。有新建寶頂寺。余不及登。遂從邨西南下三里。北折度亭橋。北隨溪西南行。陸中五里。西值大溪。溪之東有邨傍之。乃稍溯之北。渡大木橋而西行。陸中又四里而至見龍里。其南有報功祠。甚巨。西向。而祠樓則南面。入其中。祠空而樓亦空。樓上止文昌一座。當其中。寺僧云。昔有王靖遠諸公神位。覓之不見也。由此又十里。入拱北門。又二里而返會真。令人往訊安仁。已西往騰越矣。

十五日 憩會真樓

十六日 往晤因知愿。還拜劉北有。留飯。卽同往太保山麓書館。館中花木叢深。頗覺幽閒。坐久之。雨過。適因知愿送。南園錄。并永昌志至。卽留館中。北有留余。遷寓其內。余屢辭之。至是見其幽雅。卽許之。約以明晨雨止。劉以鑰匙付余。以劉將赴秋闈。不暇再至也。余乃別還會真。

十七日 因知愿再候。并候其兄太史。及其族叔孩。識同寔。深夜乃別。

十八日 遷館於山麓西南打索街。卽劉北有書館也。其館外有賃居者。以日用器進。亦劉命也。余獨坐館中。爲抄南園漫錄。旣而馬元中又覓續錄。余因先抄續錄。乘雨折庭中花上花。插木毬。腰孔間。輒活。蕊亦吐花。花上花者。葉與枝似香地木。檣而花正紅。似罌中扶桑。但扶桑六七朵。並撥爲一花。此花則一朵。四瓣。從心中又抽出。疊其上。殷紅而耐久。自春至秋。猶開。雖插地輒活。如榴然。然植庭左。則活。右則槁。亦

甚奇也。又以杜鵑、魚子蘭、蘭如其珠圓而無莖莖短葉具有光抽穗細黃子叢其上如魚子不開而落。蘭韻同。小山茶分植其孔無不活者。既午俞禹錫雨中來看且攜餐貫酒贈余詩有下喬之句謂會真樓高爽可盡收一川陰晴也。余答以幽棲解嘲五律。謂便於抄書也。

十九日抄書麓館。因知願以竹紙湖筆餽以此地無紙筆俱不堪書也。

二十日抄書麓館。

二十一日孩識來顯。

二十二日抄書麓館。

二十三日晨大雨稍霽還拜孩識并謝劉北有下午赴孩識之招因俞俱同宴深夜乃別。

二十四日絕糧知劉北有將赴省關欲設酌招余余乃作書謂百杯之招不若一斗之粟可以飽數日也。

二十五日新添邱術士挾一劉姓者至。耶自謂諸生而以請仙行招遊九龍池遂泛池中亭子候劉攜酌不至。余返寓抄書北鄰花紅正熟枝壓牆南紅豔可愛摘而食之以當井李。此間花紅若子甚繁生青熟

紅不似余鄉之熟靛黃也。余鄉無紅色者花紅之名俱從此地也。下午北有以牛肉斗米餽劉因馬俱敬門不食猪而食牛。劉以素餚四品餽。

二十六至二十九日俱抄書麓館俱有雨時止時作無一日晴也。

徐霞客遊記

卷九下

滇遊日記十一

已卯七月初一至初三日抄書麓館亦無竟日之晴先是俞禹錫有僕還鄉請爲余帶家報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認爲無定河邊物若書至家中知身猶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書辭之至是晚間不眠仍作一書擬明日寄之

初四日送所寄家書至俞館而俞往南城吳氏園余將返其童子導余同往過南關而西一里從南城北入其園有池有橋有亭在池中主人年甚少昆仲二人一見卽留酌亭中薄暮與禹錫同別始知二主人卽吳麟徵之子新從四川父任歸者麟徵以鄉薦初作教昆陵陞南郡故與俞遇今任四川建昌道矣

初五日又絕糧余作書寄潘蓮華復省中吳方生潘父子以初八日赴公車且與潘索糧不及待往拜吳氏昆仲不遇卽乘齋出龍泉門爲乾海子之遊由九隆池左循北坡西向上一里出寺後南瞰峽中馬家園卽前日閃太史宴余其中者昔爲馬業今售閃氏矣從此益西向上一里瞰其北峽乃太保新城所環其上者乃知其西卽寶蓋山之頂今循其南岡而上也又迤邐上者三里始隨南峽盤坡入二里路北之樹木森鬱而上路南之樹木又森鬱而下各有莊舍於其中其北者爲薛莊其南者爲馬莊其樹皆梨柿諸果余夙聞馬元中有兄居此元中囑余往遊且云家兄已相候久矣至是問主人已歸城莊虛無人時

日甫上午，遂從其後趨乾海子道。其處峯稍南曲，其下峽中有深澗，自西北環夾東出，水聲驟沸，即馬家園館九隆南塢之上流也。此處騰湧澗中，外至塢口，遂伏流不見。南溢而下，汎者爲馬園內池，北溢而下，汎者爲九隆泉池，皆此水之伏而再出者也。於是循澗北崖盤坡而上，一里，北折入峽，二里，稍下，就澗行。其處東西崖石夾峙，水騰躍其中，路隨之而上，蓋已披寶蓋山之西麓矣。或涉水西，或涉水東，或涉水中，而上，北五里，漸西，其溪分兩道來，由其中躡嶺西北上，始望見由此而北，分峽東下者爲寶蓋之脊，又東下而爲太保，由此而南，分峽東下者爲九隆南山之脊，又東下爲九隆岡，此其中垂之短支，躡之迤邐上，五里，始西越其脊，下瞰脊西，有峽下，遠甚深，水流其中，沸甚，此卽沙河之上流也。其西又有山一重，橫夾之，乃爲南下牛角關之脊，而此脊猶東向之旁支也。循北崖西行三里餘，始西南墜，墜下，下又三里餘，始抵溪之東岸，兩崖夾溪之石，甚突兀，溪流逗石底而下，層疊騰湧，而蒙箐籠罩之，如玉龍踴躍於青絲步障中，志所謂溜鐘鐘灘，豈卽此耶？路緣東崖下，北溯溪，有小洞倚崖，西瞰溪流，入坐其間，水乳滴瀝，如貫珠下，出復北溯溪三里，有木橋跨而西，度其西，上嶺，遂與沙河上流別，三里，登南度之脊，其脊中低，南北皆高，南卽牛角關之脈，北高處爲虎坡，乃從西北度脈而來者。路逆溯之，循北嶺東坡而上，又二里，從嶺北西向穿嶺，是爲虎坡，此坡由北冲東，蒲蠻塞嶺度脊西南下，遠爲北冲南峯，南向透迤，東墜沙河之源，西環乾海之塢，南過此嶺稍伏而南，鋒牛角關，又伏而度脈分支西北，掉尾者爲蒲縹西嶺，正支東峙，松子山，遠石甸東而南，盡於姚關者也。過嶺西，卽有坑西墜，路循北坡西北行，五里，西下行，峽中，溯流躡澗，三里，再逾嶺，又三里，出嶺西，始見西南下壑，稍開，有西峽自北而南，與南峽合而西去，有茅數叢，嵌峽底，曰

鑼鼓寨。皆羅羅之居。於是盤東坡北向。而轉溯西峽之上行。蓋西峽有山。自北坳分支南亘。環於東界之西路。由其中直披北坳而入。三里涉北來小水。遂西盤其坳脊。二里出坳西。其西南盤壑復下開。而路乃北向。踞嶺曲折西北。盤之而升。三里餘登嶺頭。蓋此嶺從虎坡北。乾海子東。分支西突。又西度爲大寨西峯。南北橫亘於大寨瑪瑙山之間。此其東下之嶺也。其北爲崇脊。其南爲層壑。遙望數十家。倚西亘橫峯下。卽大寨也。於是西南盤層壑之上。二里越岡西下。又二里西南下至塢間。涉北來小峽。又西上半里。是爲大寨所居。皆茅。但不架欄。亦羅羅之種。俗皆勤苦。墾山五鼓。輒起昏暮。乃歸。所墾皆礮耨之地。僅種燕麥。蒿麥而已。無稻田也。余初買米裝貯。爲入山之具。而願僕竟不之攜。至是寨中俱不稻食。糞大麥爲飯。強嚙之而臥。

初六日。天色陰沉。飯麥。由大寨後西涉一小峽。卽西上坡。半里。循西山北向而升。二里。坡東之峽。駢束如門。門以內水猶南流。而坡峽俱平。遂行峽中。又北一里。有岐逾西山之脊。是爲瑪瑙坡道。余時欲窮乾海子。從峽中直北行。徑漸曠。水漸縮。一里。峽中纍纍爲環珠小阜。卽度脈而爲南亘西山。此其平脊也。半里過北。卽有坑北下。由坑東循大山西北行。又一里。而見西壑下嵌。中圓如圍城。而底甚平。卽乾海子矣。路從東山西向。環海子之北一里。乃趁峽下東山。卽虎坡大脊之脈。有岐東向。逾脊爲新開青江壩道。入郡爲近。南下半里。抵海子之北。卽有泉一圓。在北麓間。水淙淙由此成流出。其東西麓間。俱有茅倚坡。臨海而居。而西坡爲盛。又半里。循麓而入西麓之茅。其麓俱橫重木於前。出入皆逾之。其人皆不解漢語。見人輒去。廬側小溪之成流者。南流海子中。海子大可千畝。中皆蕪草青青。下乃草土浮結而成者。亦有溪流。

貫其間。第不可耕藝。以其土不貯水。行者以足蹙之。數丈內俱動。牛馬之就水草者。秣可在涯涘間。當其中央。駐久輒陷不能起。故居廬亦俱灑其四圍。秣墾坡布麥。而竟無就水爲稻畦者。其東南有峽。乃兩山環湊而成。水從此洩。路亦從此達。瑪瑙山。然不能徑海中央。而渡必由西南沿坡灣而去。於是倚西崖南行一里餘。有澄池一圓。在西崖下蕪海中。其大徑丈餘。而圓如鏡。澄瑩甚深。亦謂之龍潭。在平蕪中而獨不爲蕪翳。又何也。又南一里。過西南隅茅舍。其廬亦多有路西北逾山。云通後山去。不知何所。其南轉脅間。有水從石崖下出。流爲小溪。東注。余初狎之。欲從蕪間涉此水。近水而蕪土交陷。四旁搖動。遂復迂陟。西灣盤石崖之上。乃倚南山東向行一里餘。有岐自東峽上。南逾山脊。爲新開道。由此而出。爛泥壩者。余乃隨坡而下。東峽半里。則峽中橫木爲橋。其下水淙淙。北自海子菰蒲中流出。破峽南墜。峽甚逼仄。故一木航之。此水口之最爲濛濛者。其水南下。卽爲瑪瑙山。後夾中瀑布矣。度橫木東。復上坡半里。陟其東岡。由脊上東南行。還顧海子之窩。峽其西北出。峽之水墜其西南。其下東南塢中。平墜甚深。中夾爲箐。叢木重翳。而巖崖倒峽之聲不絕。其前則東西兩界山。又伸臂交符。關峽南去。海子峽橋之水。屢懸崖瀉。箐中南下。西轉而出。羅明壩焉。於是循東山。瞰西峽。東南行一里餘。轉而南下一里。有路逾東嶺來。卽大寨西來者。隨之西南下坡半里。忽一廬踞坡西向而居。其廬雖茅蓋。而簷高懸。爽植木環之。不似大寨海子諸茅舍。姑入而問其地。則瑪瑙山也。一主人衣冠而出。揖而肅客。則馬元康也。余夙知有瑪瑙山。以爲杖履所經。亦可一寓目。而不知爲馬氏之居。馬元中曾爲余言其兄之待余。余以爲卽九隆後之馬家莊。而不知有瑪瑙山之舍。瑪瑙山一統志言。瑪瑙出衷字支關。余以爲在東山後。乃知出東山後者。爲土瑪瑙。惟

出此山者，由石穴中鑿石得之。其山皆馬氏之業。元康一見，卽諦視曰：卽徐先生耶？問何以知之。曰：吾弟言之，余望之久矣。蓋元中應試省中，先以書囑元康者，乃瑪瑙山而非九隆後之馬家莊也。元康卽爲投轄，割雞爲黍，見其二子，深山杳靄之中，疑無人跡，而有此知己，如遇仙矣。下午，從廬西下坡，峽中一里，轉北下，臨峽流上，多危崖，藤樹倒覆，鑿崖進石，則瑪瑙嵌其中焉。其色有白有紅，皆不甚大，僅如拳，此其蔓也。隨之深入，間得結瓜之處，大如升，圓如毬，中懸爲宕，而不粘於石，宕中有水養之，其精瑩堅緻，異於常臺。此瑪瑙之上品，不可猝遇，其常積而市於人者，皆鑿臺所得也。其拳大而堅者，價每劬二錢，更碎而次者，每劬一錢而已。是山從海子峽口橋東南環而下，此其西掉而北向處，卽大寨西山之西坡也。峽口下流，懸級爲三瀑布，皆在深簷迴崖間，雖相距咫尺，但聞其聲，而樹石擁蔽，不能見其形，况可至其處耶？坐瑪瑙崖洞間，有覆若堂，皇有深若曲房，其上皆垂幹虬枝，倒交橫絡，但有氤氳之氣，已無斧鑿之痕，不知其出自人工者。元康命鑿崖工人，停槌，向垂簷覓樹蛾一筐，乃菌之生於木上者，其色黃白，較木耳則有聲，有枝較雞蕈則非土而木，以是爲異物而已。且謂余曰：簷中三瀑，以最北者爲勝，爲崖崩路絕，俱不得行，當令僕人停鑿，芟道，異日乃可梯崖下，敵也。因復上坡，至其廬前，乃指點四山，審其形勢，元康淪茗命醴，備極山家清供，視隔宵麥飯，糲口不謂之仙不可也。

初七日，雨，與元康爲橋中之樂，棋子出雲南，以永昌者爲上，而久未見敵手。元康爲此中巨擘，能以雙先讓余，遂對壘者竟日。

初八日，晨飯欲別，而雨復至，主人復投轄佈枰，下午雨霽，同其次君從廬右瞰溪，懸樹下一里，得古洞，乃

舊鑿瑪瑙而深入者，高四五尺，闊三尺，以巨木爲橋，圈支架於下，若橋梁之鞏，間尺餘，輒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壓者，上透爲明洞，余不入而下，仍懸樹一里，墜澗底，其奔湧之勢甚急，而掛瀑處俱在其上下，峽中各不得達，仍攀枝上所攀之枝，皆結異形怪果，苔衣霧鬚，蒙茸於上，仍二里，遵廬舍，元康更命其僕，執爨前驅，令次君督率之，從向來路上二里，抵峽口，橋東岡，墜崖斬箐，鑿級而下，一里餘，懸空及底，則峽中之水，倒側下墜，兩崖緊束之，其勢甚壯，黔中白水之傾瀉，無此之深，騰陽澗水之懸注，無此之巨，勢既高遠，峽復逼仄，盪激怒狂，非復常性，散爲碎沫，倒噴滿壑，雖在數十丈之上，猶霏霏珠捲，霰集滇中之瀑，當以此爲第一，惜懸之九天，蔽之九淵，千百年莫之一睹，余非元康之力，雖過此，無從寓目也。返元康廬，挑燈夜酌，復爲余言此中幽勝，其前峽下五里，有峽底橋，過之，隨峽南出，有水簾洞，溯峽北入，卽三瀑之下層，而水簾尤奇，但路闕難覓，明晨須同往探之，此近勝也。渡上江而西，有石城，插天倚雪山之東，人跡莫到，中夜聞鼓樂聲，土人謂之鬼城，此遠勝也。上江之東，瑪瑙之北，山環谷迷，中有懸崖，峯巒倒拔，石洞哈呀，是曰松坡，爲其家莊，其叔王麓，構閣青蓮，在石之阿，其人云亡，而季叔太麓，今繼棲遲，一日當聯騎而往，此中道之勝也。余聞之，旣喜此中之多奇，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而余之得聞此奇也。地主山靈，一時濟美，中夜喜而不寐。

初九日，余遲起，欲爲上江之遊，元康有二騎，一往前山未歸，欲俟明日同行，余謂遊不必騎，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勝於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慮其騎也。元康固留余曰：俟返塗過此，當再爲一日停，乃飯而下山。元康命其幼子爲水簾洞導，於是西下者五里，及峽底，始與峽口橋下，下流遇，蓋

歷三瀑而北迂四窠崖之下。曲而至此。乃平流也。有橋跨其上。度橋西北盤右嶺之嘴。爲爛泥壩道。從橋左登左坡之半。其上平衍。有水一塘。匯岡頭數十家。倚南山而居。是爲新安哨。與右嶺盤坡之道。隔峽相對也。水簾洞在橋西南峽底。倚右嶺之麓。幽閣深阻。絕無人行。初隨流覓之。傍右嶺西南行。荒棘中。三里不可得。其水漸且出峽。當前峭尖山之隕矣。乃復轉迴環。逼索得之。絕壁下。其去峽底橋。不一里也。但無路影。深阻莫辨耳。其崖南向。前臨溪流。削壁層累而上。高數丈。其上洞門崕呀。重覆疊綴。雖不甚深。而中皆旁通側透。若飛甍複閣。簷牖相仍。有水散流於外。垂簷而下。自崖下望之。若溜之分懸。自洞中觀之。若簾之外幕。水簾之名。最爲宛肖。洞石皆樞柱。綢繆纒。幡垂麗。雖淺而得玲瓏之致。但旁無側路可上。必由垂簷疊覆之級。冒溜衝波。以施扳躋。頗爲不便。若從其側架梯連棧。穿腋入洞。以睇簾之外。垂。祗中觀其飛灑。而不外受其淋漓。勝更十倍也。崖間有懸幹虬枝。爲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結膚爲石。蓋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卽片葉絲柯。皆隨形逐影。如雪之凝。如冰之裹。小大成象。中邊不欹。此又凝雪裹冰。不能若是之勻。且肖者。余於左腋洞外。得一垂柯。其大拱把。其長丈餘。其中樹幹已腐。而石膚之結於外者。厚可五分。中空如巨竹之筒。而無節。擊之聲甚清越。余不能全曳。斷其三尺。攜之下。并取枝葉之綢繆凝結者。藏其中。蓋葉薄枝細。易於損傷。而筒厚。可借以相護。攜之甚便也。水簾之西。又有一旱巖。其深亦止丈餘。而穹覆危崖之下。結體垂象。紛若贅旒。細若刻絲。攢冰鏤玉。千尊並頭。萬蕊簇穎。有大僅如掌。而筍糾糾。纒不下千百者。眞刻楮雕棘之所不能及。余心異之。欲擊取而無由。適馬郎攜斧至。借而擊之。以衣下承。得數枝。取其不損者二枝。并石樹之筒。託馬郎攜歸瑪瑙山。俟余還取之。遂仍出橋右。與馬郎別。乃循右坡西

上里餘。隔溪瞰新安哨而行。大雨忽來。少憩樹下。又西里餘。盤石坡之嘴。轉而北行。蓋右坡自四窠崖頭。頗西來。至此下墜。而崖石遂出。有若芙蓉。簇尊空中。有若繡屏。疊錦崖畔。不一其態。北盤三里。又隨灣西轉。一里餘。又北盤其嘴。於是向北下峽中。蓋四窠橫巨之峯。至此西墜爲壑。其餘支又北轉而突於外。路下而披其隙也。二里餘。塢底有峽。自東北來。遂同盤爲窪。而西北出路。乃挾西坡之麓。隨之西轉。其中沮洳。踔陷深潭。豈爛泥壩之名。以此耶。西北出隘一里。循東坡平行。西瞰墜壑。下環中有卮廬一所。是爲爛泥壩。卮路從其後。分爲二岐。一西向下塢。循卮而西北者。爲上江道。一北向盤坡。轉而東北登嶺者。爲松坡道。余取道松坡。又直北一里。挾東坡北嘴。盤之東行半里。遂東北披峽。而上踞峻半里。其上峽。遂平。溯之東入一里。峽西轉半里。越西峽。而西北上。其坡高穹。陡削一里餘。盤其東突之崖。又里餘。逾其北。巨之脊。由脊東北向隨坡。一里。路又分岐。爲二。一直北隨脊平行者。橫松枝阻絕。以斷人行。一轉東入腋者。余姑隨之。一里。其坡東垂。爲脊稍降。而東屬崇峯。此峯高展衆山之上。自北而南。東截天半。若屏之獨插而起者。其上松羅叢密。異於他山。豈卽松坡之主峯耶。脊間路復兩分。一逾脊北去。一隨脊東抵崇峯。乃傍之南下。二里。徑漸小而翳。余初隨南下者。半里。見壑下盤。透崇峯南垂而東。不知其壑從何出。知非松坡道。乃仍還至脊北。向行。東截崇峯西塢。二里。塢北墜峽。西下。路從崇峯之西北崖行。盤其灣。越突坡。三里餘。西北下峽中。其下甚峻。而路荒徑窄。疑非通道。下二里。有三四人倚北坡而樵。呼訊之。始知去松坡不遠。乃西轉而就峽。平行里餘。出峽口。其西。壑稍開。崇岡散爲環阜。遂有參差離立之勢。又西下里餘。有卮廬。當中窩而居。卮中巨廬。楊氏在北。馬氏在南。乃南趨之一翁。方巾藜杖。出迎。爲馬太麓。元康長郎先已。

經此爲言及翁訝元康不同來。余爲道前意。翁方滄者。而山雨大至。俟其霽。下午乃東躡坡上青蓮閣。閣不大。在石崖之下。玉麓先生所棲真處。太麓於是日初招一僧止其中。余甫至。太麓卽搗酒授餐。遂不及覽崖間諸勝。太麓年高有道氣。二子長讀書郡城。元真次隨侍山中。元爽爲余言其處多巖洞。亦有可深入者。二三處但路未開。嘗披荆入之。地當山之翠微。深崖墜壑。尙在其下。不覺其爲幽閤。亂峯小岫。初環於上。不覺其爲孤高。蓋崇山西北之支。分爲雙臂。中環此窩。南夾爲門。水從中出。而高黎貢山又外障之。真棲遯勝地。買山而隱。無過於此。惟峽中無田。米從麓上。尙數里也。松坡雖太麓所居。而馬元中之莊亦在焉。

初十日晨起。霧色可挹。遂由關東竹塢。遶石崖之左。登其上。其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擎空。四面壁立。而南突爲巖。其下嵌入崖頂。平展如臺。岡脊從北來環其後。斷而復起。其斷處亦環爲峽。遶崖左右。而流泉灑之。種竹峽中。嵐翠掩映。道從之登。昔玉麓構殿三楹在頂。塑佛未竟。止有空梁落燕泥也。已復下青蓮閣。從閣側南透崖下。其巖忽翻雲覆幘。亭亭上覆。而下臨復窅然無地。轉其西巖亦如之。第引水環流其前。而斷北通之隘。致下巖與上臺分爲兩截。余謂不若通北隘。斷東路。使青蓮閣中道。由前巖之下。從西北轉達於後峽。仍自後峽上崖臺。庶漸入佳境。不分兩岐也。旣而太麓翁策杖攜晨餐。至餐畢。余以天色漸霽。急於爲石城遊。太麓留探松坡石洞。余以歸途期之。太麓曰。今日抵江邊已晚。不必渡。可覓土官早龍江家投宿。彼自爲登山指南。不然其地皆莽塞。無可通語者。余識之。遂行。乃西南下。至其廬側。遂渡塢中南出之水。其西一里。上循西北向行。一里。轉而披其西峽。半里。逾脊西下一里。下至壑中。其處忽

盤窩夾谷。自東北而透西南之門。路循其南坡西行。一里。涉峽中。小水。同透門出。乃西南隨坡下。三里。復盤坡西轉。望見南塢中。開下始有田。有路從東南來合。卽爛泥壩北來道也。坡西南麓。有數家倚坡南向。是爲某某。仍下坡一里。從郵左度小橋。是坡左右俱有小水。從北峽來。而郵懸其中。又西北開一峽。其水較大。亦東來合之。會同南去。當亦與松坡水同出。羅明者。由是望其西北而趨。一里。逾坡入之。又渡一東北來小水。卽循北坡溯澗西北行。二里。西下。渡塢中澗。復西北上澗西之山。又隨其支峽入。二里。再上。盤西突之坡。坡西有壑中盤。由壑之北崖。半里。環陟其西脊。約三里。由脊西南下。半里。平行枯峽中。一里有枯峽。自北來合。橫陟之。循北嶺之坡西行。一里。其處峽分四岐。余來者自東。又一峽自北。又一峽自南。雖皆中枯。皆水所從來者。又一峽向西。則諸流所由下注之口。路當從西峽北坡上行。余見北來峽底有路入。遂溯之。二里。其中復環爲一壑。聞水聲淙淙。數家倚西坡而居。是爲打郎。入詢居人。始知上江路在外峽之西。壑東北亦有路逾嶺。此亦道府之道。獨西北乃山之環脊。無通途也。乃隨西山之半南向出。二里。盤西山之南嘴而西。其前有路自峽底來合。則東來正道也。於是倚北崖西行。西峽之上。峽南盤壑。屢開。而水仍西注。峽北西垂。漸下石骨。迸出行。二里。時上午暑甚。余擇蔭臥石半响。乃西北下坡。半里有澗。自東來。其水淙淙成流。越之。仍倚北坡西北行。二里。飯於坡間。又西北二里。越岡西下。其間坑塹。旁午。陂陀間錯。木樹森羅。二里。路岐爲兩。一西南。一西北。余未知所從。從西北者。已而後一人至。曰西南爲猛獐。滌江徑道。此西北道。乃曲而從猛獐者。余欲轉。其人曰。旣來一里。不必轉。卽從猛獐往可也。乃西北隨峽稍下。二里餘。有聚落倚南坡。臨北壑。是爲猛獐。此乃打郎西山南下西轉掉尾而北。環爲此壑。其壑北向顯。

豁。遙望有巨山在北。橫亘西下。此北冲後山。夾溪西行。而盡於猛獪溪。北王尙書寨嶺者也。壑中水當北。下北冲西溪。其人指余從猛獪邨後西南逾嶺行一里。陟嶺頭逾而南下。遂失路。下一里。其路自西來合。遂稍東下。度一小橋。乃轉西南越坡二里。則坡南大澗。自東而西向注。有路亦自澗北西來。其路則沿坡而上。余所由路。則墜崖而下。於是合而西向。半里。沿溪半線路行。其崖峭石凌空。下臨絕壑。其下奔流破峽。倒影無地。而路緣其間。嵌壁而行。西南半里。稍下。離崖足。迴眺北崖上。插猶如層城巖障也。又西二里餘。從崖足盤西南突嘴。半里。始見上江南塢。其峽大開。中嵌爲平疇。稱見峽底而不見江流。有溪自西山東南橫界平疇中。直抵東山之麓。而余所循之溪。亦西南注之。峽口波光四圍蕩漾。其處不審。卽峽溪所匯。抑上江之曲。余又疑東南橫界之流。卽爲上江。然其勢甚小。不足以當之。方疑而未定。逾突嘴而西。又半里。轉而北。隨北峽下一里。從北峽西轉。始見上江北塢。雖平疇較小於南塢。而北來江流。盤折其中。東峽又有溪西向入之。其南流雖大。而江流循東山之麓。爲東山蘚蔽。惟當峽口。僅露一斑。不若此之全體俱現也。又西向者一里。有十餘家倚南山北向而居。其前卽東峽所出溪。西南環之。間上江渡何在。耶。人指在其西北。問早土官何在。在其西南二里。乃北渡其溪。溪水頗大。而其上無橋。僅橫一木。平於水面。兩接而渡之。而木爲水激。撼搖不定。而水時湧躍其上。雖跣足而涉。而足下不能自主。危甚。於是上西坡。南向隨流行。陸間一里。稍折而西南。又一里。入早氏之廬。已暮。始在其外室。甚陋。旣乃延入中堂。主人始出揖。猶以紅布纏首者。訊余所從來。余以馬氏對。曰。元康與我厚。何不以一柬相示。余出元康詩示之。其人乃去。纏首易巾服。而出再揖。遂具晚餐。而臥其中堂。此地爲猛獪。乃上江東岸之中。其脈由北冲西溪北。

界之山。西突爲王尙書營者。下墜塲中爲平曠。南衍至此。上江之流西漲之。北冲西溪東夾之。而當其交會之中。溪南卽所下之嶺。自猛淋南夾溪南下。時爲下流之龍砂。而王尙書營嶺卽其本支。而又爲上流之虎砂也。上江之東。尙稱爲寨。二十八寨皆土酋官舍。江以西。是爲十五喧喧者。取喧喧之義。謂寨之所集也。惟此地有此稱。其人皆彝。關居窟處。與粵西聲地相似。而早龍江乃居中而轄之者。

十一日晨起。早龍江具飯。且言江外土人。質野不馴。見人輒避。君欲遊石城。其山在西北崇峽之上。路由蠻邊入。蠻邊亦余所轄。當奉一檄。令其火頭。供應除道。撥寨夫引至其處。不然。一時無棲托之所也。余謝之。龍江復引余出廬前曠處。指點而言曰。東北一峯特聳。西臨江左者。爲王尙書駐營之峯。西北重峽之下。一岡東突。江右者。是爲蠻邊。昔麓川叛。曾思任踞爲巢。其後重崖上。是爲石城。思曾恃以爲險。與王尙書夾江相拒者也。此地昔爲戰場。爲賊窟。今藉天子威靈。民安地靜。物產豐盈。盛於他所。他處方苦旱。而此地之雨不絕。他處甫插蒔。而此中之新穀已登。他處多盜賊。而此中夜不閉戶。敢謂窮邊非樂土乎。第無高人至止。而今得之。豈非山川之幸。余謝不敢當。時新穀新花。一時並出。而晚稻香風。盈川被隴。真邊境之休風。而或指以爲瘴。亦此地之常耳。旣飯。龍江欲侍行。余固辭之。期返途再晤。乃以其檄往。出門卽溯江東岸北行。二里。時渡舟在西岸。余坐東涯樹下待之。半晌東來。乃受之。溯流稍北。又受駝騎。此自北冲西來者。渡舟爲龍江之弟。龍川所管。抵駝騎。各界之錢。而罄身之渡。無畀錢者。時龍川居江岸西。與蠻邊之路隔一東下小溪。渡夫謂余自蠻邊回。必向溪南一晤龍川。余許之。乃從小溪北岸登涯。卽西北行。於是涉上江之西矣。此十五喧之中也。循西山北。二日爲崩。憂南。二日爲八灣。崩。憂北。爲紅毛野人。八灣。

南爲潯江安撫司昔時造橋西逾山心出壺瓶口至騰陽道尙在其南下流二十里其天生石崖可就爲橋址者又在其下青衆議就崖建橋孫鄆尊已同馬元中輩親至而相度之後徐別駕及騰越督憲衛官以私意建橋於石崖北沙嘴之冲旋爲水擺去橋竟不成此江王靖遠與思任夾江對壘相持不得渡王多命縛筏一夕縛手於鼓縛炬於筏放之敵江南下思曾見之以爲筏且由下流渡競從西岸趨下流而王師從上流濟矣蓋克之今東岸之羅明乃其縛松明寨羅鼓乃其造鼓寨也西北三里有溪自西峽出北渡之半里有聚落倚坡東向羅列是爲蠻邊按志十五喧無蠻邊之名趙卽所謂中岡也閩太史亦有莊在焉覓火頭不見其妻持檝覓一僧讀之延余坐竹欄上而具餐焉其僧卽石城下層中臺寺僧結菴中臺之上各喧土人俱信服之今爲取木延匠將開建大寺此僧甫下山與各喧火頭議開建之事言菴中無人勸余姑停此候其明日歸方可由菴覓石城也余從之坐欄上作紀下午浴於澗復登欄觀火頭家烹小豚祭先令一人從外望一人從內呼問可來曰來了如是者數十次以布曳路間度入甕而酌之飯之勸亦如生人薄暮其子以酒肉來獻乃火酒也酌於欄上風雨忽來雖欄無所蔽而川中蘊熱卽就欄而臥不暇移就其室也火頭者一喧之主也卽中土保長里長之類

十二日火頭具飯延一舊土官同餐其人九十七歲矣以年高後改於早龍江者喧中人皆言其人質直而不害人爲土官最久曾不作一風波有饋之者千錢之外輒不受當道屢物色之終莫得其過跡喧人感念之共宰一牛賣爲贍老之資既飯以一人引余往中臺寺余欲其人竟引探石城不必由中臺其人言喧中人俱不識石城路惟中臺僧能識之且路必由中臺往無他道也余不信復還逼徵之喧中其言

合。遂與同向中臺。由邨北溯溪西向入二里。過上疊邊。漸入峽。又西一里餘。涉一水溝。遂臨南澗。倚北坡而行。又里餘。則北坡稍開。有岐北去。又西逾坡。過一水塘。北下峽中。其二里有溪。自北峽來。架木爲橋。西度之。橋之南。又有溪。自南峽西來。與橋水合。迸而出於疊邊。南大溪者。旣度橋西。即北向上坡。其坡峻甚。且溼甚。陷淖不能舉足。因其中林木深闕。牛畜蹂踐。遂成淖土。攀陟甚難。二里。就小徑行叢木中。三里。復與大路合。峻與溼愈甚。又北十一里。折而西南。上峽中一里。南逾其岡。則中臺東下之脊也。始見有茅菴。當西崖之下。其崖巖然。壁立於後。上參霄漢。其上蓋即石城云。乃入菴。菴東向。乃覆茅爲之。者其前積木甚巨。一匠工斲之爲殿材。昨所晤老僧。號滬游四川人。已先至。即爲余具飯。余告以欲登石城。僧曰。必俟明日。今已無及矣。此路惟僧能導之。即喧中人。亦不能知也。余始信喧人之言不謬。遂停其茅中。此寺雖稱中臺。實登山第一坪也。石城之頂。橫峙於後者。爲第二層。其後又環一峽。又盪而上。即雪山大脊之東突。是爲第三重。自第一坪而上。皆危嶂深木。蒙翳懸阻。曾無人跡。惟此老僧。昔嘗同一徒持斧乘炬。探歷四五日。於上二層各斫木數十株。相基下址。欲結茅於上。以去人境太遠。乃還棲下層。今喧人歸。依漸有展拓矣。

十三日。僧滬海具飯。卽執爨前驅。余與顧僕。亦曳杖從之。從坪岡右腋。仆樹上度而入。其樹長二十餘丈。大合抱。橫架崖壁下。其兩旁皆叢箬糾藤。不可着足。其下坎壈。蒙蔽無路。可通不得不假道於樹也。過樹沿西崖石脚。南向披叢棘。頭不戴天。足不踐地。如蛇遊伏莽。狹過斷枝。惟隨老僧。僧攀亦攀。僧掛亦掛。僧匍匐亦匍匐。二里。過崇崖之下。又南越一岡。又東南下。涉一箐。共里餘。乃南上坡。踐積茅而橫陟之。其茅

倒者厚尺餘。暨者高丈餘。亦仰不辨天。俯不辨地。又里餘。出南岡之上。此岡下臨南峽。東向垂支而下。有微徑自南峽之底。西向循岡而上。於是始得路。隨之上躡。其中甚峻。蓋石城屏立。此其東南之跌。南峽又環其外。惟一線懸崖峽之間。遂從攀躋。西向上者五里。乃折而北。上一里。西北陟坎。何之石半里。抵石城南垂之足。乃知此山非環轉之城。其山則從其後。雪山之脊。東度南折。中兜一峽。南嵌而下。至此南垂之足。乃峽中之門也。其崖則從南折之脊。橫列一屏。特聳而上。至此南垂之足。則承跌之座也。峽則圍三。缺一屏。則界一。爲二。皆不可謂之城。然峽之杳渺。障於內屏之突兀。臨於外。此南垂屏峽之交。正如黃河華嶽。接扼潼關。不可不謂險之極也。從南垂足。盤其東麓而北。爲崖前壁。正臨臺菴之上。壁間有洞。亦東向。嵌高深間。登之縹緲雲端。憑臨瓊閣。所少者石髓無停穴耳。盤其西麓而北。爲崖後壁。正環墜峽之東。削壘上。壓淵塹。下蟠萬木。森空藤蕨。交擁幽峭之甚。循崖北行。一里。路分爲二。一東北上。爲巖崖頂者。一西北爲盤峽。叻者。乃先從峽。半里。涉其底。底亦甚平。森木皆浮空結翠。絲日不容下墜。山上多扶留。縹所謂罨子也。此處尤巨。而長有長六丈者。又有一樹。徑尺。細芽如毛。密綴皮外。無毫隙。當其中有木龍焉。乃一巨樹也。其下體形扁。縱三尺。橫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卽半摧半茂。摧者在西北。止存下節。茂者在東南。聳幹而起。其幹正圓。圍如下體之半。而高不啻十餘丈。其所存下節。並附之。其圓亦如聳幹。得下體之半。而其中皆空。外膚之圍抱而附於聳幹者。其厚止寸餘。中環腹如桶。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餘。蓋下將及於地。而上低於外膚之邊者。一寸有五。其水不甚清。想卽樹之瀝也。中有蝌蚪。躍跳杓水而乾之。則不見。然底無旁穴。不旋踵而水仍滿。亦不見所自來。及滿至膚邊。下寸五。輒止不溢。若有所限之者。

此又何耶。其樹一名溪母樹。又名水冬瓜。言其多水也。土人言有心氣痛者。至此飲之輒愈。老僧前以砍木相基。至亦卽此水爲餐而食。樹之北有平岡自西而東。屬於石崖之峯。卽度岡之北有窪匯水。爲馬鹿潭。言馬鹿所棲飲者窪之北。則兩崖對束如門。潭水所從泄也。循岡西上半里。西大山之麓。有坡一方。巨木交枕。雲日披空。卽老僧昔來所砍而欲卜之爲基者。寄宿之茅。尚在其側。由此西上。可登上臺。而路愈蔽。乃返由前歧。東北躡崖半里。而凌其上。南瞰下臺之龕。如井底。寸人豆馬。蠕蠕下動。此臺遂成一畫幅。其頂正如堵牆。南北雖遙。而闊皆丈餘。上下雖懸。而址皆直立。由其上東瞰。上江如一線。而東界極北之曹澗。極南之牛角關。可一眺而盡。惟西界之南北。爲本支所掩。不能盡崩。憂八灣之境也。西眺雪山大脊。可以平揖。而間第深峽中嵌。不能竟陟耳。乃以老僧飯。踞崖脊而餐之。仍由舊徑。下趨中臺。卷未至而雨。爲密樹所翳。不覺也。旣至而大雨。僧復具飯。下午雨止。遂別僧下山。宿於蠻邊火頭家。以燒魚供火酒而臥。

十四日。從蠻邊飯而行。仍從舊路。東南一里。宜東下。誤循大路。倚西山南行。二里。望渡處。已在東北。乃轉一里。得東下之路。遂涉坑。從田墜東行。一里。至早龍川家。卽龍江之弟。分居於此。以主此渡者。時渡舟尚在江東岸。龍川迎坐以待之。其妻女卽織維於旁。出火酒糴生肉以供。余但飲酒而已。不能啖生也。雨忽作。忽止。上午舟乃西過。又候舟人飯。當午乃發。雨大作。同渡者言。猛賴東溪水暴漲。橫木沉水底。不能着足。徒涉之水。且及胸。過之甚難。余初以路資空乏。擬仍宿早龍江家。一日而至松坡。二日而至瑪瑙山。皆可無煩杖頭。卽取所寄水簾石樹歸。今聞此知溪旣難涉。且由溪北岸。溯流而入。由北冲逾嶺。旣免徒涉。

之險更得分流之脊。於道里雖稍遠。况今日尙可達歪瓦。則兩日卽抵郡。其行反速也。遂從渡口東向截塢。望峽入。先由塢東行田塍間。一里路爲草擁。草爲雨偃。幾無從覓。幸一同渡者見余從此。亦來同行。令之前驅。半里遂及峽口。循峽北突峯南麓。東向入溪。沸於下。甚洶湧。五里峽自北來。有邨在東山下。曰猛岡。路挾西山北轉上坡。五里遂東盤東峯之南椒。又東十里。有峽自東南來。想卽猛淋所從來之小徑也。於是折而北上山。二里聞犬聲。又里餘山環谷合。中得一坪。四五家倚之。南向而居。曰歪瓦。遂止而宿。十五日。平明飯而行。雨中南陟東坡一里。稍北下。三里餘不得路。乃西向攀茅躡坡。二里登嶺。乃得南來之路。又稍北。循崖曲復東向行。八里有峽自東來。而大溪則自北峽來。受其迴曲處。藤木罨蔽。惟見水勢騰躍於下。路仍北轉。溯之。遂從深箐中行。又二里稍下。漸與溪逼。又北五里。峽復轉東。路乃東溯之。屢降而與溪會。一路皆從溪右深箐仄崖間。東北溯流行十五里。有一溪自北峽出。而下有田緣之。漸出箐矣。又東五里。其下田遂連畦夾溪。又東五里。又有水自西北峽來。溪源遂歧爲兩。有橋度其北來者。仍溯其東來者。其下田愈闢。路始無箐木之翳。又東五里。北界之山中環爲坪。而土官居之。亦早姓。爲龍江之姪。南界之峽。平拓爲田。而邨落遷之。此卽所謂北冲也。又東五里。山箐復合。是爲箐口。時纔下午。而前無宿店。遂止。是夕爲中元。去歲在石屏。其俗猶知祭先。而此則寂然矣。

十六日。由箐口東。稍下入峽。二里有澗自東北來。越之。其大溪則自峽中東來。猶在路之南。路從兩澗中支。東上。已復北倚中支。南臨大溪。且上且平。七里稍下。又一里下。及溪。瀨溪溯水而行。又里餘。有木橋跨溪。遂度其南岸。倚南崖東向行。又里餘。復度橋。行溪北岸。由是兩崖夾澗。澗之上。屢有橋。左右跨。或度橋。

南。或度橋北。俱瀦澗倚坡。且上且折。又速度六橋。共七里。水分兩派來。一東南。一東北。俱成懸流。橋不復能施。遂從中坡躡峻。盤垂磴而上。曲折八里。岡脊稍平。有廬三楹。橫於岡上。曰茶菴。土人又呼爲蒲蠻寨。而實無寨也。有一道流淪。茗於中。余知前路無居廬。乃出飯就之而啖。又北上。始臨北坑。後臨南坑。始披峽涉水。後躡磴盤脊十里。乃東登嶺。既至嶺頭。雨勢滂沱。隨流南下。若騎玉龍。而攪滄海者。南下三里。雨忽中止。雲霧遙滌。又二里。遂隨西峽下。墜峽穿箐。路既蒙茸。雨復連綿。又五里。從箐底踏波隨流出。又南五里。稍東。逾一東障。西突之坡。從其南。墜坡直下者三里。復隨峽倚東障之支。南向行。其西中壑稍開。流漸成溪。二里。雨益大。沾體塗足。足滑不能定。上險涉流。隨起隨仆。如是者三四里。頭目既傷。四肢受病。一時無可如何。雨少止。又東南五里。塢稍東。曲乃截塢而度一橋。橋下水雖洶湧。渾濁。其勢猶未大。僅橫木而度。至是從溪西隨西山行。溪逼東障山去。復逾坡墜箐。向東南下五里。又東南盤一坡。下涉一箐。又五里。轉坡南。腋間得臥佛寺。已暮。急入其廚。索火炙衣。炊湯啖所存糲飯。深夜而臥其北樓。

十七日晨起絕糧。計此地去郡不過三十餘里。與前東自小寨歸相似。遂空腹行。仍再上巖殿。再下池軒。一憑眺之。東南里許。過一小室。始有二家。當路是爲稅司。又南八里。過龍王塘。峽皆倚西山行。又東南五里。過郎義邨。邨西有路。逾嶺爲清江壩。打郎道。又南二十里。至郡城北通華門外。卽隨城北潤西上。二里入仁壽門。由新城街一里餘。過法明寺前。西抵劉館。余初擬至乾海子。一宿卽還。至是又十三日矣。館前老嫗以潘蓮華所留折儀。并會真陶道所饋點畀。余且謂。因知愿使人以書儀數次來候。蓋知愿往先筮。恐余東返卽留使相待也。下午安仁來。俞禹錫同因來抵暮乃別。

十八日。余臥未起。馬元真同其從兄來候。余訝其蚤。曰。卽在北鄰。而久不知。昨暮禹錫言。始知之。且知與老父約。而不從松坡返。能不使老父盼望耶。余始知爲太麓乃郎。太麓雖言其長子讀書城中。而不知卽與劉館並也。禹錫邀飯。出其岳閃太翁降乩語相示。錄之。暮乃返。閃知愿使以知愿書儀。并所留束札來。且爲余作書與楊雲州。

十九日。閃太史手書候。既午乃赴之。留款西書舍小亭間。出董太史一卷一册相示。書畫皆佳。又出大理蒼石屏。置座間。另覓鮮雞。羹淪湯以佐飯。深夜乃歸館。知安仁所候閃序已得。安仁將反命麗江矣。

二十日。作書并翠生杯。托安仁師齋送麗江木公。

二十一日。命願僕往瑪瑙山取石樹。且以失約謝馬元康。

二十二日。禹錫同閃口口來寓。坐竟日。貰酒移館爲聯句之飲。

二十三日。早。馬元真邀飯。以願奴往瑪瑙山。禹錫知余無人具饜。故令元真邀余也。先是自清水關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饑。連日體甚不安。欲以汗發之。方赴市取藥。而禹錫知余僕未歸。再來邀余。乃置藥而赴之。遂痛飲。入夜。元真輩先去。余竟臥。禹錫齋。禹錫攜襪被連榻。且以新綿被覆余。被褥俱麗甚。余以醉後。覺蒸蒸有汗意。引被蒙面。汗出如雨。明日遂霍然。信乎挾纈之勝於藥石也。

二十四日。還寓深夜。而願奴返。以馬元康見余不返。親往松坡詢踪跡。故留待三日而後歸也。

二十五日。閃太史以所作長歌贈。更餽以燼。其歌甚暢。而字畫遒勁。有法。真可與石齋贈余七言歌。並鐫爲合璧。已而俞禹錫又使人來邀移寓。余乃令願僕以石樹往。跡之。相與抵掌爲異。已而往謝太史之賜。

太史亦爲索觀。遂從禹錫處送往觀之。

二十六日禹錫晨至寓。邀余移住其齋。余感其意。從之。比至而知願歸。卽同往晤。且與之別。知此後以服闋事。與太史俱有哭泣之哀。不復見客也。比出門。太史復令人詢靜聞名號寺名。蓋爲靜聞作銘已完。將欲書以畀余也。更謂余石樹甚奇。恐致遠不便。欲留之齋頭。以挹清風。余謂此石得天祿。石渠之供甚幸。但余石交不固。何知願曰。此正所謂石交也。遂置石而別。余仍還劉館。作紀。竟日晚還宿於俞旣臥。太史以靜聞銘來賜。謂明日五鼓祭。先不敢與外事也。

二十七日。余再還劉館。移所未盡移者。并以銀五錢畀禹錫。買雞葷六觔。溼甚。禹錫爲再蒸之。縫袋以貯焉。乃爲余定往順寧夫。

二十八日。夫至欲行。禹錫固留。乃坐禹錫齋頭。閱還魂記。竟日而盡。晚酌遂醉。夜大雨。

二十九日晨。雨時作時止。待飯待夫久之。乃別禹錫。適馬元真閃口口亦來送。遂出南門。從大道南。二里至夾路。郟居之街。遂分路由東岐。當平塢中。南行。西與沙河之道相望。五里過神濟橋。其南居廬連亘。是爲諸葛營。諸葛之祠在焉。東向。頗小。又南爲東岳廟。頗巨。亦東向。又南五里爲大樹墩。亦多居廬。郟之北有小溪。東南流。郟之南有小溪。東北流。合於郟之東。而東去。此兩流卽臥獅窩之水也。又南三里。有水自西沿南坡而東。此乃蚰子鋪東注之水。小石橋跨其上。越橋南上坡。路分爲三。一西南向大山之麓。一東南爲石甸姚關之道。一直東爲養邑道。於是直東行坡上。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此亦自西南而來。至此北注而入於東溪。同東向落水坑者。其源當出於冷水箐。於是下越一木橋。復東上坡。坡北有郟倚之。其

地爲三條溝。由坡東東南下而復上。三里越一岡。有兩三家當岡頭。是爲胡家坡。越岡而東。三里又下。有水自南而北。南塢稍開。下盤爲田。有數家倚南岡。是爲阿。今過阿。今復東上。三里。其南塢水。遂分東西下。又東五里。乃飯。又三里稍下。爲養邑。南有塢盤。而爲田。北正對筆架山之南。垂有數家當塢。日纔下午。而前無止處。遂宿。

三十日。平明起而飯。出店東南行。稍下。渡南來小溪。卽上坡東逾南轉。卽養邑東環之支也。有公館當坡。西瞰壑中。田廬歷歷。東逾坡而下。又涉一小塢。而東上坡。遂行岡頭。共五里。路分二岐。一東南者爲西邑道。一西北者爲山河壩道。先是問道。多言由西邑。逾芭蕉嶺。達亦登。有熱水從石盤中溢出。其處有大道通順寧。余欲從之。而養邑店主言。往西邑路近。而山溪無橋。今雨後無橋。水漲難渡。當折而北。由山河壩渡其下流。仍由枯柯而達。亦登爲便。至是見同行者。俱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壩。余亦從之。遂西北兩涉小塢。二里餘。升坡而東。遂循永昌溪南崖行。溪嵌崖底。止見北崖削壁下嵌。而猶不見水。又東二里稍下。見水嵌崖底如一線。遂東見其門。對東如削。門外環嶙盤錯。溪流曲折。其中有邨倚北崖之東。卽落水寨也。其南崖之夾溪爲川者。東突如踞獅。水從其北出。路從其南下。半里。遂由獅腋下。降路甚逼仄。半里。抵獅麓。又東半里。一溪自南塢來。有壩堰其上。流有橋跨其下。流度橋。東行田塍間。潭甚。一里。登塢。東岡南行。一里。見塢西有瀑掛西崖。歷兩層而下。注塢中。南來之溪。路隔對之。東向入峽。雨大至。二里。逾嶺頭。有路西南來合。山頭坑窪旁錯。亂水交流。又東三里。再度坑壑。盤而東北行。其下有坑。破石搜崖。亦突而北注。隨之一里餘。乃東下。越其流。又東北上。半里。見東塢。又有小水自東而西向。與南來之溪合於北崖下北。

崖純石聳起。其上樹木葱鬱。而下則有穴。伏而暗墜。二水之所從入也。又東向上嶺。半里。逾其脊。行嶺頭。半里。始見東壑。有田下盤。其東復有山夾之。路從嶺上轉而南行。一里餘而下。下半里。其塢自南而北。水亦經之。度橋溯流而南。二里。南塢稍開。是爲五馬。其西南壑中。居廬頗多。東坡上亦有四五家居。路左。坡南有一坑。自東峽出。有小水。從其中注西南壑。下坑。涉其水之南。湖之東。上里餘。隨峽南轉。而坑中水遂窮。有脊自東而西。度脊南。復墜坑而下。從脊東行。轉坑東之崖。其下亦嵌而成壑。壑中亦有人家。隱於深崖重箐之間。但聞雞鳴。春響而已。東坑既盡。從其上涉塢升岡。見岡南一峯。特聳而卓立。白霧偃籠。其半。乃東來脊上石峯之層起者。由其北穿峽而東。共二里。而抵峽中之脊。有巨石當脊而中踞。其高及丈大。亦如之。其上有孔。大及尺。深亦如之。中貯水。及其半。不涸不盈。正與哀牢金井之孔相似。踞大石而飯。土人卽名此嶺爲大石頭。從石東下塢中。道分爲二。一由東向逾岡者。爲大道。稍迂而達大獵彝。一由東南下峽者。爲捷道。稍近而抵小獵彝。此皆枯柯屬寨也。乃由峽中下。於是石崖南突。箐叢交縈。北崿爲峽南。聳爲崖。二里。行南岡之上。又二里。盤岡嘴而南。其東峽中。平墜南邊。蓋由此嘴東墜。其下皆削崖。故路又分爲二。一由崖下循崖根南轉。一由崖上躡崖端南曲。乃從崖端南逾石隙而下一里。仍隨南坡東轉。還瞰所逾之崖。壁立下嵌。其下盤爲深塢。崖根有泉。淙淙出穴間。小路之下盤者。因之。遙望北崖山岡。排闥東出。大道之東。陟者因之。余平行南岡。又東一里。下盤之小路。逾岡來合。又東一里餘。南岡復東突。路下其北。嵌間。復盤峽東上。半里。登東岡之南坡。始東見枯柯之川。與東山相交。而未見其西底。又西南見嶺頭一峯。兀突插雲霧中。如大士之披絡而坐者。閃爍出沒。亭亭獨上。乃南來脊上之峯。不知其爲何名也。

又東一里。復轉岡之北坡。東下一里。有四五家倚岡而居。是爲小獵彝。余欲下坡。問亦登道。土人行人。皆言下坡至江橋。不可止宿。亦無居停之家。循江而南至亦登。且五六十里。時已不及。而途無可宿。必止於是。時纔過午。遂偕止而止。幸主人楊姓者。知江流之源委。道路之曲折。詢之無不實。且知溢盤溫泉。不在亦登。而在雞飛。乃止而作紀。抵暮而臥。

永昌志略附

漢永昌郡。元爲大理金齒等處宣撫司。總管置司治於永昌。後改爲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洪武十五年。平雲南。前永昌萬戶阿鳳。率其衆詣指揮王貞降附。仍置永昌府。立金齒衛。十六年六月。麓川叛屠其城。二十三年。省府改金齒衛爲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從指揮使胡調請也。於是遂名金齒。不名永昌。而實非金齒之地。如瀾滄江在永昌。而瀾滄衛在北勝。各不相蒙。蓋國初立衛。經理皆出武臣。故多名實悖戾耳。景泰中。設鎮守。弘治二年。設金騰道。嘉靖元年。巡撫何孟春。郴州籍。江陰人。巡按御史陳察。常熟人。疏革鎮守。設永昌府。立保山縣。改金齒指揮使司爲永昌衛府。領州一。騰越縣二。保山永平。仍統潞江安撫司。鳳溪施甸二長官司。保山緬戶十里。又城北民曰喧。共十五城。南民曰寨。共二十八。洪武三十三年。改騰衝守禦千戶所。隸金齒司。正統十四年。陞爲騰衝軍民指揮使司。與金齒並。嘉靖二年。復置州。隸永昌府。改指揮使司爲騰衝衛。州名騰越。在府城南三百六十里。以地多藤。元名藤州。永平。卽東漢之博南縣。以山名。洪武初。隸永昌府。三十二年。改府爲金齒指揮使司。屬指揮使司管轄。嘉靖二年。復府。仍屬府。在府東一百七十里。潞江安撫司。在城西南一百三十里。元柔遠路。國初柔遠府。永樂九年。立安撫司。鳳

溪長官司。在城東二十五里。施甸長官司。在城南一百里。唐銀生府北境。元爲石甸。後訛爲施甸。

近騰諸彝說略附

騰越密邇諸彝。實滇西藩屏。而滇境大勢。北近吐蕃。南皆彝緬。郡邑所置。介於其間。不過以聲教羈縻而已。正統以來。經略南彝者。設宣慰司六。禦彝府二。宣撫司三。州四。安撫司一。長官司二。如孟養阻負於西。最爲荒僻。而緬甸八百老勅。地勢瀕海。木邦車里猛密。又在其內。業非羈縻所可制馭。而近聽約束者。惟南甸千崖隴川而已。數十年頻遭緬患。如刁落參以南甸近彝。奪刁落寧之官。尙構緬內訌。爲兵備胡公心忠所殲。岳鳳父子。以隴川舍目。謀主多思順之地。造逆犯順。爲參將劉縉所擒。邊境賴以安。其後阿瓦日強。蠶食日多。幸撫彝同知漆文昌。知州余懋學。請大司馬陳公用賓。檄暹羅以弱緬。而騰獲稍康。迨思正就戮。瓦酋猖獗。命思華據迤西。思禮據木邦。思綿據蠻莫。而內地漸爲逆緬所竊。至若多庵。席麓。川之舊附。緬而叛天朝。參將胡顯忠平之。多安民藉安酋瓦酋之援。負固以拒天兵。兵備黃公文炳。參將董獻策取之。騰之獲存者幸也。目今瓦酋獯悍。稱雄諸彝。悉聽號召。倘經略失馭。其造亂者。尤有甚於昔也。爲騰計者。慎之外。芒市雖屬府。近于猛穩。爲木邦轄。藏賊劫掠。騰境不安。所恃簡廷臣防禦之。而反懼其害。自後當重其責。以弭變。庶於騰少安云。

卷十上

滇遊日記十二

己卯八月初一日。余自小獵彝東下山。獵彝者。卽石甸北松子山北曲之脈。其脊度大石頭。而北接天生橋。其東垂之嶺。與枯柯山東西相夾。永昌之水出洞而南流。其中開塢。南北長四十里。此其西界之嶺頭也。有大小二獵彝。大獵彝在北嶺。小獵彝在南嶺。相去五里。皆枯柯之屬。自大石頭分嶺爲界。東爲順寧。西爲永昌。至此已入順寧界八里矣。然余憶永昌舊志。枯柯阿思郎。皆二十八寨之屬。今詢土人。業雖永昌之產。而地實隸順寧。豈順寧設流後界之耶。又憶一統志。永昌志二者。皆謂永昌之水。東入峽口。出枯柯而東下瀾滄。余按姚關圖說。已疑之。至是詢之土人。攬其形勢。而後知此水入峽口山。透天生橋。卽東出阿思郎。遂南經枯柯橋。漸西南。共四十里。而下哈思峒。卽南流上灣甸。合姚關水。又南流下灣甸。會猛多羅。而潞江之水。北折而迎之。合流南去。此說余遍訪而得之。獵彝主人楊姓者。與目之所睹。姚關圖所云。皆合。乃知統志與郡志之所誤不淺也。其流既西南合潞江。則枯柯一川。皆首尾環向永昌。其地北至都魯峒南窩。南至哈思峒。皆屬永昌。是其界不當以大石頭嶺分。當以枯柯嶺分也。由嶺頭東南直下者三里。始望見江水。曲折南流。川中又下三里。乃抵江上。有鐵鎖橋橫架江上。其製一如龍江曲尺。而較之狹其半。其上覆屋五六椽。而水甚急。土人言橋下舊有黑龍毒甚。見者無不斃。又長江邊。惡瘴行者不敢跨足。云其南哈思。凹更惡。勢更甚於潞江。豈其峽逼而深。陸故耶。其水自阿思郎東向。出石崖洞。而西南入哈思峒峽中者。卽永昌峽口山入洞之下流也。按阿思郎在獵彝北二十里。其北有南窩都魯峒。則此塢極北之迴環處也。逾嶺而北。其下卽爲滄江東向之曲。乃知羅眠之山。西南下者。盡於筆架。直南下者。盡於峽口山。東南挾滄江而東。爲都魯南窩北脊山。從其東復分支焉。一支瀕江而東。一支直南而下。

卽枯柯之東嶺也。爲此中分水之脊。迤邐由灣甸都康。而南界瀾滄潞江之中。爲孟定孟良諸彝。而直抵交趾者也。其瀕江東去之支。一包而南爲右甸。再包而南爲順寧大猴。卽今之雲州焉。是塢南北二峽。北都魯爾哈思相距四五十里。甚狹而深。瀕江兩岸俱田。惟獍彝獯居之。漢人反不敢居。謂一入其地卽發擺。寒戰頭寒也。故雖有膏腴而讓之彝人焉。渡橋沿江西岸。西南至哈思。其四十里而至亦登。沿江東岸東南逾岡入峽六十里而至鷄飛。余初聞有熱水溢於石盤中。盤復嵌於臺上。皆天成者。又一冷水流而環之。其出亦異。始以爲在亦登。問道亦登。又以爲在鷄飛。問道鷄飛。又以爲瘴不可行。又以爲茅塞無路。又以爲其地去邠遠。絕無居人。晚須露宿。余輾然曰。山川真脈。余已得之一盤。可無問也。遂從東大路。上坡向枯柯右甸道。始稍北。遂東上一里。而平行西下之岡。三里有墟。茅三四在岡頭。是爲枯柯新街。又東一里。有一樹立岡頭。大合抱。其本挺植。其枝盤繞。有膠淋漓於本上。是爲紫梗樹。其膠卽紫梗也。初出小孔中。亦桃膠之類。而蟲蟻附集於外。故多穢雜。云岡左右俱有坑夾之。北坑卽從岡盤窟下。南坑則自東峽而出。於是南轉東盤北坑。又半里轉東。半里抵東峰下。乃拾級上躋。三里始登南突之嶺。始望見南峽兩山壁夾。自東而西。從此西出。則盤壑而西。注於江橋之南。同赴哈思之甸者。乃知其山之度脊。尙在嶺之東上。不可亟問也。此坡之上。卽爲團霸營。蓋土官之雄一方者。卽枯柯之夜郎矣。於是循南峽而東。踰又一里。再登嶺頭。有一家隱路南。其後竹樹夾路。從樹中東行一里。稍轉而北。盤一南突之岫。又東上盤坡而東。有大樹踞路旁。下臨西出之澗。其樹南北大丈餘。東西六七尺。中爲火焚。盡成空窟。僅膚皮四立。厚二尺餘。東西全在。而南北俱缺。如二門。中高丈餘。如一亭子。可坐可憩。而其上枝葉旁覆。猶青青

也是所謂枯柯者里之所從得名。豈以此耶。由此又東二里折而北。上一坡盤其南下之峒。峒北有居廬。東西夾峙。而西廬茅簷竹徑。倚雲臨壑。尤有幽思。其東有神宇。踞坡間。聞鯨音鼓。賽出絕頂。間甚異之。有一家踞路南。籬門竹徑。清楚可愛。入問之曰。此枯柯小街也。距所上坡又三里矣。於是又東沿北坡平上。其南即西出深澗。北乃崇山竹樹蒙蔽。而村廬踞其端。東向連絡不絕。南望峽南之嶺。與北峰相持。西下而齋地早穀。懸遍山頭。與雲影嵐光浮沉出沒。亦甚異也。北山之上雖高。而近爲坡掩。但循崖而行。不辨其崇墜。而南山則自東西墜。而盡於江橋之南。其東崇巒穹窿。高擁獨雄。時風霾蒙翳。出沒無定。此南山東上最高之峰。自北嶺東度。再突而起者也。沿之東行。南瞰深壑。北倚叢巒。又東二里有岐。一南下塢中。爲懸壑之道。一北上叢嶺。爲廬坡之居。而路由中東行。南瞰下峒。有水出穴間。又東二里下瞰南壑。有水一方倚北坡之上。路即由之北向而上。以有峽尙環而東也。北上里餘。又轉而東。盤北峒而東。上坡屢上不止。又七里而至中火鋪。其坡南突最高。中臨南峽之上。峽脊由其東南環而西下。於坡之對崖。南面復聳一峰。高籠雲霧間。卽前所望東南穹窿之頂也。自枯柯江橋東。沿峽坡迤邐而上。約三十里矣。踞坡頭西瞰江橋峽中。其水曲折西南下。松子山北環之嶺。東北而突爲獵彝之嶺。峽南穹窿之峰。又南巨分支。西繞橫截於江橋塢之南。西至哈思峒。峒之南復有小支。自獵彝西南灣中東突而出。與橫截塢南之山。淩西南駢峙如門。門內之灣。卽爲哈思峒。門外又有重峰西障。此卽松子山南下之脊。環石甸於西者也。自此坡遙望之。午霧忽開。西南五十里。歷歷可睹。坡之東有瓦室三楹。踞岡東南。兩旁翼以茅屋。卽所謂中火鋪。有守者。賣腐於中。遂就炊湯而飯。及出戶。則濃霧自西馳而東。其南峽近嶺。俱不復睹。東下半里。

渡一脊，瞰其南北二峽環墜如甕，而叢木深翳，不見其底。當猶西下而分注江橋南北者也。其脊甚狹，度而東，復上坡，山雨條至，從雨中涉之，得雨而霧反霽。一里餘，盤崖逾嶂，或循北峯，或循南峯，雨度過脊始東上。沿北坡而東，一里餘，又涉一南突最高之嶺，有峭房一齋踞其上，是爲瓦房峭，於是南臨南峽，與峽南穹窿之頂平揖而對，瞰矣。至是雨晴，峰出，復見峽南穹頂直南巨而去，其分支西下者，卽橫截塢南之岡，西與吟思嶂相湊成門者也。穹頂東環之脈，尙從東度，但其脊稍下，反不若西頂之高，皆由此北坡最高之嶺東下曲而度脈者，始辨都魯嶂東所分南下之脊。至此中突，其分而西者，爲中火鋪枯柯寨之嶺，其曲而東降者，度脊南轉西向而突，爲穹窿之頂，此分水之正脈也。由瓦房峭東下半里，復東度脊，始見北峽墜坑，爲東北而下右甸之上流，是北水之所分也。而南水猶西下南峽，又東度兩脊，穿雨夾嶺，一里復盤南嶺之陰而上，其處深水叢篁，夾坡籠嶂，多盤北坑之上，又一里，南轉而凌其西下之嶂，始逾南峽上流，從其東涉岡東上，始逾南渡之脊，此分水正脈，所由度而西轉者也。又東一里，有草齋踞北岡，是爲草房峭，從其東又東北下一里，稍轉而東南，半里有脊，又南度而東轉，此右甸南環之嶺，所由盤礫者也。於是東向而下，二里餘，下度一曲，有小水北下成小溪，小橋橫涉之，又東逾一岡，共下四里，始南峽成溪，遂望見右甸城在東塢中，有岐從東北坡去，而大道循南峽東向平下，二里，南峽中始有村廬，夾塢，眷杵之聲相應。又南三里，遂出坡口，乃更下一里，而及坡麓路，由田塍中東南行，望見右甸之城，中懸南坡之下，甸中平疇一圍，聚落頗盛，四面山環不甚高，都魯嶂東分之脈，北橫一支，直巨東去，又南分一支，南環右甸之東，草房峭南度之脈，東環右甸之南，從甸南界東北轉，與甸東界南環之支湊甸中之水，東向而

抵石門即

破其湊峽。下錫鉛去。旬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猶高。而旬乃員平。非狹嵌。故無熱蘊之瘴。居者無江橋毒瘴之畏。而城廬相托焉。由陸中行。共四里入其北門。暮宿街心之葛店。葛江西人。右旬在永昌東一百五十里。在順寧西一百三十里。其東北隣莽水之境。正與蘆塘廠對。其西南隣雞飛之境。正與姚關對。其正南與灣甸對。正北與博南山對。正西與潞江安撫司對。正東與三臺山對。數年前土人不靖。曾殺二衛官之。置其地者。今設城以順寧督捕同知駐守焉。城不大而頗高。亦邊疆之雄也。

初二日晨起。霧色陰翳。方覓飯而夫逃。再覓夫代行。久之不得。雨復狎至。遂鬱鬱作記寓中者竟日。

初三日雨復霏霏。又不得夫。坐邸樓鬱鬱作記。竟日。其店主葛姓者。乃市僧之尤。口云爲覓夫而竟不一覓視人之悶以爲快也。

初四日早霧而晴。願僕及主人覓夫。俱不足恃。乃自行市中。是日爲本旬街子。仍從北門內。南轉岡脊。是爲督捕同知公署。署門東向。其南卽往南門街。而東則曲向東門街。皆爲市之地也。余往來稠人中。得二人。一擔往順寧。一駝往錫鉛。皆期日中至。葛萬余。乃返。迨午。往錫鉛。駝騎先至。遂倩之。而往順寧者。亦至。已無及矣。乃飯以駝騎行。出東門。循南坡。東向半里。涉東來之塢。渡小溪。東山岡漸折。而東南行四里。遂臨東塢。東塢者。右甸東南落水之塢尾也。城北大甸圓。而東南開。此塢南北西三面之水。皆合而趨之路。臨其西坡。於是南轉。二里餘。又涉二東北注之坑。復依南麓。東行二里餘。上北突之嘴。則甸東之山。亦自北南環。與嘴湊峽。於是相對若門。而旬水由其中東注焉。此旬中第一重東鎮之鋪。亦爲右甸東第一重東環南下之分支。雖不峻。而蜿蜒山頂。地位實崇也。逾嘴東稍下。湊峽之外。復開小塢。而東水由其底。路

由其南坡之半，又東二里餘，有數家倚坡，北向塢而廬。過此東南，下有水自南峽出，涉之上，其東坡遂循坡之南峽東南上，水流其岡北，路由其岡南，於是始不與水見。又東南循岡三里，盤一北下之峭，而上岡頭是爲玉壁嶺，其嶺自南北突，東西俱下，分爲坑，有兩三家駐峰頭，時日尙高，以前路無可止，遂歇。初五日，平明起，飯而行，宿霧未收，下其東坑，涉之，復東南上一里，又循東來之峽而行，夾岡之南，東向四里，度其北過之脊，仍循峽東下行，夾岡之南二里餘，又稍下，涉北出之水，又循東來之峽，而行夾岡之南，東向二里，復度其北過之脊，於是從脊北東行之支，東向行其上，半里有兩三家夾道，是爲水塘，峭由此東南行，山夾間五里，始墜坡而下，其右又墜一峽，東下，其左路再隨崖東下者二里，西臨右峽之上，而路左忽墜一坑，盤穿而下者二丈，有水沉其底，長二丈，闊八尺，而狹處僅二尺，若琵琶然，淵然下，礙左倚危壁，右界片棧，而外卽深峽之下，盤者不知此水之何以獨止也。由其南，又半里而躡，下墜者半里，左崖之端遂盡，而右峽來環其前，還望左崖盡處，叢石盤崖，儼如花簇，而右崖西界大山，亦懸屏削於重樹間，幽異之甚。由峽底，又東南行一里，其峽外東如門，披門南出，稍轉東而下，坡半里有水自東曲而西，大木橫架其上，南度之，是爲大橋，橋下水卽右甸下流，東行南轉，至是西折過橋，又盤西崖南去，已成湯湯之流，橋南沿流之峽，皆隨之爲田，而三四家倚橋南東坡上，有中火之館，此右甸第二重東嶺之鑰，亦爲右甸東第二重東環南下之分支，與東南行大脊右甸相對成峽，夾溪南去者也。由橋南，卽躡東南坡而上，水由峽直南去，路躡坡東南升，一上者二里，渡嶺頭，西望夾溪之山，稍南有破峽，從西來者，卽水塘，峭西下之水也。其南夾水一支，亦至是東盡，而有架盤其上焉。其又南一支，嶙峋獨盤，上出層巒，是爲杜偉山。

此乃右甸南東來之正脊。自草房哨度脈至此。更崇隆而起。轉而直南去。而東夾此溪。其脊乃東南下老龍。自雲州南下。分瀾滄潞江之脊。而直下交南者也。所望處。尚在寨盤頂之東北。從此更天矯南向。夾溪漸上。又二里。而隔溪與寨盤之頂對。又二里。降坡南下。穿峽而東。見其東又墜。爲小坑。路下而涉之一里。又南。遶東坡西環之。又一里。有數家倚東坡而居。其東又有一溪。自東北來。環所廬之坡。而注西峽。西峽水自北南下。與此水夾流而合於坡南。此坡居廬頗盛。是爲小橋。正西與杜偉山對。遙望杜偉山自西北來。至此南轉。其挾臂而抱於西南者。皆灣甸州之境。水亦皆西南流。其北峽與寨盤之頂夾而東出者。皆順寧之境。水皆東南流。則此山眞一方之望。而爲順寧灣甸之東西界者也。飯於邨家。大雨復至。久而後行。由坡東下。渡北來之溪。小石梁跨之。所謂小者。以別於大溪之橋也。復東南上。隔溪對杜偉山而南。下瞰西峽之底。二流相合。盤壑南去。此山爲右甸東第三重東環南下之分支。爲錫鉛之脈者也。南五里。或穿嶺而左。見嶺東近峽墜坑。其遠峯又環峙而東。又或分而南。穿嶺而右。見嶺西近峽。西溪盤底。杜偉駢夾。如是二里。乃墜其南坡。或盤壑西轉。或躡峽東折。或上或下。又五里。有兩三家當峽而廬。是爲兔威哨。於是再上其東坡。則東西壑皆可並睹矣。西壑直逼西麓而長。以杜偉西屏也。東壑遙盤東谷。其下叢沓。而猶不見底。其東北有橫浮一抹者。此挾江瀾滄。而東南之嶺也。其正東有分支南抱者。此中垂而爲順寧之脈也。從嶺漸下。或左或右。嶺脊漸狹。四里。始望見東塢有溪。亦盤折其底。與西峽似。而西界外山。自杜偉頂南。其勢漸伏。又紆而南。則東轉而環其前。東界外山。則直巨南向。與東轉前環之嶺。湊問東西。峽水則合於錫鉛之前。而東南當接峙之峽。而去問順寧之道。則逾東界之嶺而行。有道逾前山南環之。

嶺者爲猛峭道。從獵昔猛打渡江而至興隆廠者也。於是從岡脊轉東行。其脊甚狹。又二里。西峽之溪直逼南麓下。而東峽溪亦近夾。途如塔牆上行。又東二里。又東南下者二里。坡盡而錫鉛之聚落倚之。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三重之盡處也。其前東西二溪交會。有溫泉當其交會之北。溪水淺而以木環其四周。無金鷄永平之房覆。亦無騰越左所之石盤。然當兩流交合之間。而獨有此。亦一奇也。是日下午至駝騎稅駕逆旅。先覓得一夫。索價甚貴。強從之。乃南步公館。卽錫鉛驛也。按舊志作習驛。土人謂出錫與鐵。作錫騎。返飯於肆。亟南由公館側。浴於溫泉。暮返而臥。

初六日晨起而飯。其夫至。付錢整擔而行。以一飯包加其上。輒棄之去。遂不得行。余乃散步東溪。有大木橫其上爲橋。卽順寧道也。仍西上公館。從其西南下西溪。是爲猛峭道。有茅茨叢北岡上。是爲錫鉛街。子開得一夫。其索價亦貴甚。且明日行。遂返邸作記。

初七日。前棄擔去者復來。乃飯而同之。行從公館東向下。涉東溪獨木橋。遂東上坡。半里。平行坡上。或穿嶺而南。或穿嶺而北。南北皆深坑。而路中穿之。東去二里餘。沿南崖北轉。半里。穿西突之嶺。半里。復東遙嶺而南。半里。又出南崖上。於是見南壑大開。壑中支條崩疊。木樹草籠皆出其下。而錫鉛南山。其南又壘一支。紆而東南下。以開此壑。所陟山。東自東大山分支。西突此岡。爲錫鉛東鎖鑰。直西南逼湊南山。水下其中。甚束。至此而始出東壑也。瞰南倚北。又二里。見岡北亦嵌爲東西塢。聞水聲淙淙。余以爲卽西下錫鉛東溪者。而孰知從倚北之嶺。已分脊。此塢且東南下矣。於是反倚坡北下。共半里。而涉一橋度塢中水。是爲孟祜之西溪。其水南出前塢。與錫鉛之水。合於孟祜之南。所謂孟祜河者也。澗之東。居盧壘出。有坡

自北來懸其中一里東向躡其上當坡而居者甚盛又東轉再盤一坡其一里又有居廬當坡皆所謂孟祐邨矣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四重之盡處也於是又見一溪自東塢出環塢而前與西溪交盤南壑中南壑平開而南抵南山下錫鉛之水沿其北麓又破峽東南去東南開峽甚遙而溪流曲折其間直達雲州舊城焉由耶東卽循峽北入東塢一里東下度峽中橋其橋東西跨溪上上覆以亭橋內大水自東北透峽出橋外小水自東南透峽出過橋東向綠西垂之嶺上其上甚峻曲折梯危折而左則臨左峽折而右則臨右峽水蔭藤蘿連樞牽翠高下虧蔽左右疊換屢屢不已五里漸平則或沿左坡或沿右坡或陟中脊脊甚狹而左右下瞰者亦與前無異也又三里則從坡右稍下約一里陟脊峽而東又緣坡左上一里臨南坡之上於是迴望孟祐錫鉛諸山層環疊繞山外復見山焉余初疑錫鉛西嶺頗伏何以猛峒之道不西由其峽而南陟其岑又疑灣甸之界既東以猛峒而猛峒以北杜偉山以南其西又作何狀至是而遙見西嶺又有崇峯一重臂抱於西蓋枯柯東嶺老脊之南度者一由瓦房峭東度脊西南下其巨反高夾永昌之流而南下哈思峽之南其脈猶未盡故亦登溫板雞飛在此脊之西者猶順寧屬而其南卽東與杜偉山自草房峭度脊者如椅之交環其臂其中皆叢沓之山直下東南而開峽底於猛峒西峽之伏處其西正開峽之始南降三十里而後及猛峒焉猛峒宮庶以其屬灣甸境也此正西遙望之所及者而正南則前夾之頂至是平等而猶不能瞰其外正北則本支自障之正東卽其過脈分支之處第見南峽之猶自東北環來也又東上五里餘坡脊途中夾爲槽路由槽中行里餘透槽東出脊乃北轉其下右壑盤沓如初而左峽又墜南下之坑故路隨脊北轉焉又一里脊東有峯中突稍上有中火之館西向

倚峯而峙。顏曰金馬雄關。前有兩家。卽所謂塘報也。鋪司鋪兵之類。賣腐以供旅人之飯云。旣飯。由館左。又東半里。轉而北透一畝。其西峯卽中火之館所倚者。此其後過脈處。與東峰夾成畝。由其中北透半里。卽東轉挾過脈東峯之北東向下半里。又臨北壑之上。旋入夾槽中。兩崖如剖。中嵌僅通三尺。而底甚平。槽上叢木交蔽。半里有倒而橫跨其上者。連兩株。皆如從橋下行。又一里。其跨者巨而低。必偃伏而過焉。嶺南闕處。猶時時見西墜之峽。最後又見槽北之峽。猶西墜也。共二里。稍東上。逾脊南轉。有架木爲門。踞嶺東者。爲白沙鋪哨。此南度之脊也。乃右甸東分支南下之第五重。其脈獨長。挾西分四支。而抱於內。又南度而東南行。與右甸南杜偉山之脊。西夾孟祜河而出於雲州舊城西。又與第六重沿瀾滄南岸之脊。東夾順寧河而出於雲州舊城東。從此南度。紆而西南折。而東南下。東突爲順寧郡城。又東南而盡於雲州舊城焉。由哨門南向稍下。輒聞水聲潺潺。從西南迸峽下。卽東北墜坑去。而路從其南東向。下猶有夾槽墜其中。二里餘出槽。東行岡脊上。於是見北壑之北。則瀾滄南岸之山。紆迴東抱。而南爲老脊東之第六支。屏巨於順寧河之東。今謂之東山。卽志所稱某山也。其脊南至雲州西南突者。盡於新城西。東北由茅家哨過脈而南者。盡於雲州舊城所合二水東下。而入瀾滄處。南壑之南。卽此白沙脊南度東轉。爲老脊東之第五支。屏巨於順寧城之西。今謂之西山。卽志所稱某山也。兩山夾塢東南去。而順寧郡城踞其中。西山下。西北盤東山之畝。爲三臺山。渡江大道。東南鳩盡之際。則雲州在焉。此一川大概也。而川中畝側。不若永昌勝越之平展。云從岡平行二里。又稍下一里。前有一峯中道而突。穿其畝而上。約一里有二。一家倚坡東。是爲望城關。從東南壑中。逾見郡城故也。從此又迤邐下坡。十里抵坡下。東出大路。兩度

小橋上一坡約二里入郡城新城之北門南過郡治前稍轉東街則市肆在焉又南逾一坡出南門半里而入龍泉寺寺門亦東向其地名爲舊城而實無城也時寺中開講甫完僧俗擾擾余入適當其齋遂飽餐之而停擔於內

初八日晨起從殿後靜室往叩講師當其止靜未晤而出余時欲趨雲州雲州有路可達蒙化念從此而往則雇夫尙艱不若仍返順寧可省兩日負戴乃以行李寄住持師達周以輕囊同僕行達師留候飯上午乃出寺前東隨小溪下川中一里渡亭橋循東界山麓南行三里稍上一西突之坡村廬夾道有普光寺傍東山西向又東南半里下涉一小澗仍南上坡居廬不絕已而其山東夾而入又有小水自東壑來渡之又東南逾一坡共五里則大溪之水自西而東折有亭橋名歸化跨之其水湯湯大矣由橋南里餘漸西南上東突之坡上一里村廬夾道倚西山東向有長窰高倚西坡東下而西上是爲瓦窰窰由其南再越東突之脊一里餘東南下東出之峽一里又東南上循西界山麓南行再下再上五里有一二家倚東突之坡坡間有小池一方是爲鴨子塘又東南五里岡頭有邨倚西岡東向是爲象莊此未改流時土酋猛廷瑞畜象之所也由其南稍折而下一里渡一澗其澗懸岡東下其西山環峽復東南上二里逾其東突之岡盤之而西南下二里抵西峒下折而循南岡東上盤嘴而南六里有坊倚路左其上有邨曰安樂邨又東南四里稍下有邨倚西坡東向是爲鹿塘自歸化橋渡溪右循西界山行其南支峰東突溪流盤峽中至鹿塘其下壑稍盤而開田塍益盛邨廬之踞東西兩山者甚繁而西坡之鹿塘尤爲最云時日纔下午前無宿店遂止鄧樓作紀

初九日平明飯而行仍循西界山南行八里西界山忽橫突而東大溪乃東北折入峽有小溪自西南山腋來合乃捨大溪溯小溪南半里東度小溪石橋又南半里有邨三四家倚南山東岫由南山躡西岫而上一里南逾東突之脊有茅屋三楹踞脊間是爲把邊關有兩三家傍之居卽西山之東突者而溪流則繞其東峽而南焉由關南下峽中半里透峽仍循西山行復東見溪流自其東破峽南出又下一里溪流西南來路東南臨其上兩盤西灣之峽又稍上共一里有邨踞路右岡上又南一里稍下再盤西灣南逾小石東行之脊遂東南行坡陡間一里餘又稍上東突之坡東南盤其嘴一里餘路分兩岐一東南下峽者爲渡溪往新城道一西南循嶺者爲翁溪往舊城道蓋新城道由溪東峽中行舊城道由溪西崖半行也時峽中溪橋已爲水漲衝去須由翁溪涉溪而渡而水急難涉不若由舊城東北度橋迂道至新城雖遠路十里而免徒涉之艱焉時聞揚州尊已入籬去因知願書亦不必投正可從舊城兼收之乃由溪西南南循山行復入坡陡一里東南上東突之坡又南二里有邨倚西山嶺上是爲翁溪邨邨之南西界山又環而東突東界山亦折而東向去中開東西塢大溪東盤塢底平時夾之翁溪之村正東向而下臨塢中有路下涉塢中者卽渡溪往新城道也由邨南循南山東轉者卽舊城道也乃循山東行一里復東南緣坡上北瞰塢中溪南逼坡足瀦而東流路躡坡上甚峻二里東登嶺頭乃轉南行塢亦隨之南向破峽出路南行西坡一里大溪紆東南去路乃南下坡二里有數家分廬塢中是爲順德堡堡南有山自西界橫度而東突大溪紆之路南由其度脊處穿岫而過半里抵岫南輒分峽下又一里有峽自南來蓋西大山由岫西直南去南抵舊城之後其東餘支又北轉如掉尾而中夾爲塢其來頗深有邨廬倚西坡上二

峽合於前。遂東向成流。鑿峽下。路亦挾北坡東下。隨之半里。度峽中小橋。其南則掉尾之支。又橫度東突。路復南向其度脊處。穿岫而上一里餘。逾嶺南。下有邨在南塢。大溪自馬鞍山西。盤西界東突之嘴。循東山南行塢東。路循西麓南行塢西。二里。西界山之南。復一支橫障而東。又有數家倚南山。廬間曲路隨山東轉。溪亦隨塢東折。一里餘。盤其東突之嘴。大溪亦直搗其下。路與水俱抱之。而南。南壑頗開。廬厓交錯。黍禾茂盛。半秀半熟。間有刈者。壑中諸廬。函宗地名最大。倚西山而居。壑中一里餘。及之。由其前東南行。歷間一里餘。南從大溪西岸行。二里餘。東西兩界餘支交環於前。而西支迴突爲尤甚。旣東向環而至。中復起一小尖。若當門之標。水由其東裂。塹出路由其西逾岫上。是爲順寧雲州分界。越脊南下。則其南壑又大開。坡流雜沓於其間。而遠山旁午。或斜巖於南。則西大脊自錫鉛南盤繞而東者。或天矯於東。則東界分支。沿瀾滄西岸。度茅家哨而南。盡於順江小水者。此其外繞之崇峰也。而近山則塢北西山之脈。至此南盡於西。爲舊城東山之脈。至此南盡於東。爲新城塢西。則西大脊之中。一峰從灣中東突。直臨舊城之西。塢南則西大脊東轉之支。又從南大脊之北。先夾一支爲近案。塢東則東界沿江之支。又從東西轉。直抱於新城之前。爲龍砂。此其內逼之迴巒也。然猶近不見壑中諸水。而祇見舊城廬落。卽在南岡一里及之。亦數百家之聚也。飯於舊城。乃東向下坡。半里有大道沿坡西南去者。與隆廠道也。東北去者。新城道也。於是東北行田塍間。半里有新牆一圍。中建觀音閣甚整。而功未就。然規模雄麗。亦此中所未觀也。其處當壑之中。兩水交會處。目界四達。於是始見孟祐河。卽繞其東。順寧河卽出其北。遂共會於東北。焉於是西向遙望。有特出而臨於西者。卽大脊灣中東突之峰。其北開一隙。自西北來者。孟祐河所從出。

孤雲州

也。其南紆一隙，向西南峽者，與隘廐所從逾也。有中界而垂於東者，卽沿江渡茅家哨西環之支。其北開一隙，直上而夾茅家哨者，新城所托之塢也。其南迸一隙，東疊而注於順江小水者，諸流所匯之口也。小憩閣中，日色正午，涼風悠然，僧淪茗爲供，已出圍牆北，則順寧之水正出當門之壑，循北崖東轉，架亭橋其上，名曰砥柱。其水出橋東，繞觀音閣後，則孟祐河自西南來，合之東去，入水口峽者也。度橋卽東北上，坡是坡卽順寧東山之支，自瀾滄西岸迤邐而來，其東南直下者，過茅家哨，此其西南分支者。至此將盡，結爲馬鞍山，東下之脈爲新城，而此其東南盡處也。登坡里餘，下瞰二流，既合，盤曲壑底，如玉龍曲折，其北又有一坡東下，卽新舊兩城中界之砂，夾水而逼於南山者，稍下而上里餘，又越其脊，始望見新城在北，峽之口倚西山東下之脈，又三里稍下，越一小橋，又半里抵城之東南角，循城北行，又半里入雲州東門，州中寥寥，州署東向，祇一街當其前，南北相達而已。至時日纔過午，遂止州治南逆旅。雲州卽古之大候州也，昔爲土知州奉姓，萬歷間奉赦以從逆誅，遂并順寧設流官，卽以此州屬之。州治前額標欽命雲州四字，想經御定而名之也。今順寧猛廷瑞後已絕，而奉氏之後猶有奉祀子孫，歲給八十五金之餼焉。雲州疆界北至順寧界，止欽里，東北至滄江，渡八十里爲蒙化界，西南逾猛打江，二百三十里爲耿馬界，東至順江，小水一百五十里爲景東界，東南至夾裏滄江，渡二百里亦景東界。余初意雲州晤楊州尊，卽東南窮瀾滄下流，以一統志言瀾滄從景東西南下車里，而於元江府臨安河下之江，又注謂出自禮社江，由白崖城合瀾滄而南，余原疑瀾滄不與禮社合，與禮社合者，乃馬龍江及源自祿豐者，但無明證，瀾滄之直南而不東者，故欲由此窮之。前過舊城，遇一跛者，其言獨歷歷有據，曰潞江在此地西三

百餘里。爲雲州西界。南由馱馬而去。爲渣里江。不東曲而合瀾滄也。瀾滄江在此地東百五十里。爲雲州東界。南由威遠州而去。爲撾龍江。不東曲而合元江也。於是始知撾龍之名。始知東合之說爲妄。又詢之新城居人。雖土著不能悉聞。有江右四川向走外地者。其言與之合。乃釋然無疑。遂無復南窮之意。而此來雖不遇楊亦不虛度也。

初十日平明起飯。出南門。度一小坑橋。卽西南循西山坡而行。二里餘。漸折而沿其南坑之崖西向上。二里餘。南盤崖嘴。此嘴東北起爲峯頂分兩丫。卽所謂馬鞍山也。東南下爲條岡。直扼舊城溪。而東逼東山。界兩城之間。爲舊城龍砂。新城虎砂者也。此乃順寧東山之脈。由三溝水西嶺過脊南下而盡於此者。由此循峰西向北上。又二里始平行峯西一里。出馬鞍峰後。爲馬鞍嶺。有寺倚峰北。前有室三楹。當嶺頭。爲茶房。從嶺脊西向峻下。二里始平。又半里及山麓。有澗自東北小峽來。西注順寧河。此已爲順寧屬矣。蓋雲州北界。新城以馬鞍山。舊城以函宗南小尖。束水之幽。其相距甚近也。渡澗北上坡。盤北山西麓。行四里。東西崖突夾。順寧溪搗其中。出路逾其東崖而入。又北一里。其坡西懸塢中。是爲花地。其坡正與翁溪。鄰東西遙對。中墜爲平塢。則田廛與溪流交絡焉。乃西北下坡。半里及塢。又有澗自東北小峽來。西注順寧溪。路從溪北西向行塢中。三里餘。將逼翁溪。鄰之麓。大溪自北峽出。漱西麓而界之。當從此涉溪上。翁溪。鄰出來時道。見溪東有路隨北峽入。遂從之。又里餘。路漸荒。又里餘。墜崖而下。及於溪。卽斷橋處也。新城之道。實出於此。不由翁溪。從東崖墜流間。架橋爲水汭。乃取道翁溪。以溪流平塢間。可揭而涉也。臨溪波湧不得渡。乃復南還。三里。西渡翁溪。然溪闊而流漲。雖當平處。勢猶懸激。抵其中流。波及

小腹。足不能定。每一移趾。輒幾隨波盪去。半晌乃及西岸。復由田塍間上坡。一里。西抵邨下大路。乃轉而北。卽來時道也。循西山蹠坡而下三里。有岐自峽中來合。卽斷橋舊境矣。於是隨大路又六里。過把邊關。淪湯而飯。下嶼東北一里餘。渡小橋。又一里。復與大溪遇。溯其西崖北十里而至鹿塘。時纔過午。以暑氣逼人。遂停舊主人樓作記。

十一日。由鹿塘三十里。過歸化橋。從溪東循東山麓行。五里。入普光寺。余疑以爲卽東山寺也。入而始知東山寺尙在北。乃復隨大路三里。抵南關坡下亭橋。卽從橋東小徑東北上坡。又二里。而東山寺倚東山。西向。正臨新城也。入寺拾級而上。正殿前以樓爲門。而後有層閣。閣之上層奉玉帝。登之。則西山之支絡。郡堞之迴盤。可平揖而盡也。下閣入其左廡。有一僧曾於龍泉一晤者。見余留同飯。旣飯而共坐前門樓。乃知其僧爲阿祿司西北山中僧也。以聽講至龍泉。而東山僧邀之飯者爲余言。自少曾遍歷搗龍木邦阿瓦之地。其言與舊城跋者新城客商所言。歷歷皆合。下午乃出寺。一里度東門亭橋。入順寧東門。覓夫未得。山雨如注。乃出南關一里。再宿龍泉寺。

回過順寧寺

十二日。飯於龍泉。命願僕入城覓夫。而於殿後靜室訪講師。旣見。始知其卽一葦也。爲余淪茗炙餅。出鷄羹。松子相餉。坐間。以黃慎軒翰卷相示。蓋其行脚中所物色而得者。下午不得夫。乃遷寓入新城徐樓。與蒙化妙樂師同候駝騎。

十三日。與妙樂同寓。候騎不至。薄暮乃來。遂與妙樂各定一騎。帶行囊。期明日行。駝騎者俱從白鹽井馳。馳而至。可竟達。雖足甚。便時。余欲從蒙化往天姥岩。恐不能待。止僱至蒙化城止。

十四日晨起而飯。駝騎以候取鹽價。午始發出北門。東北下涉溪約二里。過接官亭。有稅課司在焉。其岐而西者。卽永昌道也。時駝騎猶未至。余先至。坐覽一郡形勢。而并詢其開郡始末。順寧者。舊名慶甸。本蒲蠻之地。其直北爲永平。西北爲永昌。東北爲蒙化。西南爲鎮康。東南爲大候。此其四履之外接者。土官猛姓。卽孟獲之後。萬歷四十年。土官猛廷瑞專恣。潛蓄異謀。開府陳用賓討而誅之。大候州土官奉赦與之濟逆。遂并雉獮之。改爲雲州。各設流官。而以雲州爲順寧屬。今迤西流官所澄之境。以騰越爲極。西雲州爲極南焉。龍泉寺基。卽猛廷瑞所居之園也。從西山垂隴東下。寺前有塘一方。隕深而澈。建水月閣於其中。其後面塘爲前殿。前殿之右庭中。皆爲透水之穴。雖小而所出不一。又西三丈有井一圓。頗小而淺。水從中溢。東注塘中。淙淙有聲。則龍泉之源矣。前殿後爲大殿。余之所憇者。其東廡也。皆開郡後所建。舊城卽龍泉寺一帶。有居廬而無雉堞。新城在其北。中隔一東下之澗。其脈亦從西山垂隴東下。謂之鳳山。府署倚之而東向。余入其堂。欲觀所圖府境。四止無有也。順寧郡城所托之峽。逼不開洋。乃兩山中一塢耳。本塢不若右甸之圓拓。旁塢亦不若孟祜邛之交錯。其塢西北自甸頭村。東南至函宗。百里東西闊處不及四里。順寧郡之境。北寬而南狹。由郡城南。則灣甸大候兩州。東西夾之。尖若犁頭。由郡城而北。西去繞灣甸之北。而爲錫鉛。爲右甸。爲枯柯。而界逾永昌之水。東去入蒙化之隙。而爲三臺。爲阿祿。爲牛街。而界逾漾備之流。其直北。則逾瀾滄。上打麥隴。抵舊爐塘北嶺。始與永平分界。俱在二百里外。若扇之展者焉。自以雲州隸之。而後西南東南。各抵東西二江。不爲蹙矣。瀾滄江從順寧西北境穿其腹而東。至苦思路之東。又穿其腹而南。至三臺山之南。乃南出爲其東界。既與公郎分蒙化。又南過雲州。

東。又與順江分景東郡之經流也。郡境所食所燃皆核桃油。其核桃殼厚而肉嵌一錢可數枚。捶碎蒸之。箍稿爲油。勝芝麻菜子者多矣。駝騎至。卽東下坡。渡北來溪身。以鐵索架橋。亭於其上。其製做濶滄橋者。以孔道所因也。度橋東。卽北上坡。循東山之麓。北向而登。是時駝騎一羣。以遲發疾趨。余買勇隨之上。不甚峻。而屢過夾坑之脊。三里從脊上西望。望城關。祇隔一峽也。又北上。兩過旁墜之脊。三里忽隨西坡下。轉一幽。復一里。越一西突之岡。由其北下。環山爲塢。有坪西向而拓。豐不被墜。卽西突之岡所抱而成者。一里涉坪而北。又下。連越二小溪。皆從東南腋中來。下西峽者。其處支流縱橫。蹊徑旁午。而人居隱不可見。從此復北上。五里有兩三家倚岡頭。是爲二十里哨。登岡東北平行。其脊一里。復轉東向。循岡北崖下。又里餘。則有溪自東峽來。余初以爲旣登岡。歷諸脊。當卽直上逾東大山。而不意又有此溪中間之也。旣下。乃溯流東入峽。半里。其水分兩峽。出一西南自岡脊後。一北自大嶺過脊處。乃依南麓。涉其岡後之流。溯北澗之左。復北向上。蓋卽兩水中垂之坡也。於是從叢木深翳中上。二里。逾一岡。復循南崖之上。行一里餘。又穿幽而西。臨西崖之上。兩崖俱下。盤深箐中。翳叢木。而西箐卽順寧北塢。大溪源所出矣。又穿夾槽而上。半里。循西箐北崖上。西北平行。一里。轉入北幽。平透幽北。一里。其脊南之箐。猶西墜也。半里。復入夾壁之槽。平行槽中。半里。亦有上跨之樹。又北一里。稍高。有石脊橫槽底。卽度脈也。此脊自羅岷山東天井鋪南度。迤邐隨江西岸。至此爲順寧東山。雲州北山。而南盡於順江小水之口。若羅岷大脊。則自南窩東北折而南。自草房哨而去矣。已出夾槽。東北墜坑而下。一里。卽有水自東南腋飛墜。下西北坑者。路下循之。與白沙哨之東下者。同一胚胎。又東北涉脊。度脊再上。共三里。有四五家踞岡頭。是爲三溝水哨。

蓋岡之左右下墜之水，分爲三溝，而皆北注瀾滄矣。又東北下七里，盤一岡嘴，又下三里，有一二家當路，右是爲塘報營，又下三里，過一邨，已昏黑，又下二里，而宿於高簡槽店，主老人梅姓，頗能慰客，特煎太華茶飲予。

十五日，平明，東北下坡，坡兩旁，皆夾深崖，而坡中懸之，所謂高簡諸邨廬，又中踞其上，二里，轉坡北，下峽中，一里，復轉東北，循坡而下，四里，始望見瀾滄江流，下嵌峽底，自西而東，其隔峽三臺山，猶爲夙霧所籠，咫尺難辨，於是曲折北下者三里，有一二家，瀕江而居，是爲渡口，瀾滄至此，又自西東注，其形之闊，止半於潞江，而水勢正濁而急，甫聞擊汰聲，舟適南來，遂受之北渡，時駝騎在後，不能待也，登北岸，卽曲折上二里餘，躋坡頭，轉而東行，坡脊，南瞰江流，在足底，北眺三臺山，屏迴嶺北，以爲由此卽層累而升也，又聞擊汰聲，則渡舟始橫江南去，而南岸之駝騎，猶望之不見，乃平行一里，折而北，向逾脊半里，乃循東崖，瞰西塢，北向行二里，始望見三臺邨館，在北山之半，懸空屏峙，以爲賈勇可至，又一里，路盤東曲，反漸而就降，又二里，遂下至壑底，壑中澗分二道，來一自西北，一自東北，合於三臺之麓，而三臺則中懸之，其水由西塢而南入瀾滄，乃就小橋度，東北來澗約一里，卽從夾中上躋中懸之坡，曲折上者甚峻，六里，始有數十家，倚坡坪而居，是爲三臺山，有公館焉，又東北，瞰東塢，循西崖而上，十二里，臨南巨之脊，其脊之東西，塢猶南下者，又躡蹬三里，有坊其岡頭，爲七碗亭者，岡之東，下臨深壑，廬三間，綴其上，乃昔之茶菴，而今虛無人矣，又上里餘，盤突峯之東，其峰中突，而脊則從北下而度，始曲而東起，故突峰雖爲絕頂，其東下之塢，猶南出云，乃踞峰頭而飯，其時四山雲霧已開，惟峰頭猶霏霏，氤氳氣，由峰北隨北行之脊，下墜

一里餘。乃度脊東突。是爲過脈。是山北從老君山南行。經萬松嶺。天井鋪。度脊南來。其東之橫嶺。西之博南二脊。皆逸斷於中。惟此支則過此而南。盡於泮山。從其北。臨西壑行。再下再上。三里餘。有哨房當路。亦虛無棲者。又東北隨嶺脊下。六里。循東塢。盤西嶺。又下二里。乃北度峽。中小石橋。其來從西峽來。出橋而合於南峽。北從阿祿司東注於新牛街。入漾灑者也。石橋之南。其路東西兩歧。東歧卽余所從來。道西歧乃四川僧新開。欲上達於過脊者。度橋卽循北坡。臨南壑。東北上三里。躡岡頭。有百家倚岡而居。是爲阿祿司。其地則西谿北轉。南山東環。有岡中突而垂。其北司踞其突處。其西面遙山崇列。自北南紆。卽萬松天井南下之脊。挾瀾滄江而南者。其北面亂山雜沓。中有一峰特出。詢之土人。卽猛補者後山。其側有寺。而大路之所從者。余識之。再淪湯而飯。以待曉騎。下午乃至。以前無水草。遂止而宿。是夜爲中秋。余先從順寧買胡餅一員。懷之爲看月具。而月爲雲掩。竟臥。

十六日。昧爽。飯而北行。隨坡平下十里。而下更峻。五里。至坡底。東西二塢水來合而北去。乃度東塢小橋。沿東麓北行。塢中隨水三里。又一溪自東峽來。渡其亭橋。又北一里。渡一大溪亭橋。是爲猛豸橋。水由橋東破峽北出。路從橋北逾岡而上。其岡東縮溪口。有數家踞其上。從其北下。復隨溪行。西岸曲折盤塢。十二里。有百家之聚。踞岡頭。東臨溪口。是爲新牛街。俱漢人居。而地不開洋。有公館在焉。今以舊街巡司移此。由其北西北下二里。有小江自西而東。卽漾灑之下流也。自合江鋪入蒙化境。曲折南下。又合勝備江。九渡雙橋之水。至此而東。抵猛補者。地名乃南折而環泮山。入瀾滄焉。江水不及瀾滄三之一。而潭濁同之。以雨後故也。方舟渡之。登北岸。卽隨江東南行。半里。隨江東北轉。遂循突坡而上。二里。登南突之坡。下

敵隔江司與阿祿司溪出江之口對。江流受之。遂東入峽。路從北山之半。亦盤崖而從之。半里有一家獨居岡頭。南臨江坡而居。頗整。又東三里。有創崖高臨路北。峭壁間有洞南向。其色斑駁。卽阿祿所望北面特出之峰。此其西南隅之下層也。又東四里有兩三家倚岡而居。是爲馬王箐。江流其前。峽中後倚特出崇峰。東望遙壑中開。東北峭中有箐盤峽而下。西與江流合而南去。其東南兩峰對峙。夾束如門。而江流由此南出焉。乃淪湯而飯於邨家。由邨東北上。三里餘。當特出崇峰之南。其下江流峽中。至此亦直南去。又東北二里。盤其東南之垂支。有兩三家踞岡上。是爲猛補者。亦峭寨之名也。於是逼特出崇峯東南麓矣。其東下盤壑中迴。卽東北杪松峭南箐之所下者。其正南江流直去。恰當兩門之中。又從門隙遙見外層之山。浮青遠映。此乃瀾滄江畔公郎之境矣。又東北盤崖麓而上。二里而下。半里忽澗北一崖中懸。南向特立如獨秀之狀。有僧隱菴。結飛閣三重。倚之大路過其下。時駝馬已前去。余謂此奇境不可失。乃循迴蹊披石關而陟之。閣乃新構者。下層之後。有片峯中聳。與後崖夾立。中分一線。而中層即覆之。峯尖透出中層之上。上層又疊中層而起。其後皆就崖爲壁。而綴之以鐵鎖橫繫崖孔。其前飛臺疊牖。延吐煙雲。實爲勝地。恨不留被襍於此。倚崖而臥。明月也。隱菴爲淪茗留榻。余恐駝騎前不及追。匆匆辭之。出此岩在特出崇峯東南峽中。登其閣。正南對雙突之門。門外又見一遠峯中懸。員巨直上如天柱。其地當與瀾滄相近。而不知爲何所隱。菴稱爲鉢孟山。亦漫以此岩相對名之耳。又謂在江外。亦不辨其在碧溪江名外。抑在瀾滄外也。由其東又上坡。二里登東岡。又東北迢遙而上。八里而至杪松峭。是峭乃東來之脊。西度而起。爲特出崇峯。南盡於碧溪江東北岸。是爲順寧東北盡處。與蒙化分界者也。以嶺有杪松樹最

大故名。時駝騎方飯於此，遂及之。又隨脊東上四里轉而北，登嶺頭是爲舊牛街，是日街子猶未散，已行八十里矣。此東來度脊之最高處，北望直抵漾濞，其東之點蒼直插天半，南望則瓦屋突門之峯，又從東分支百繞環壑於前，西望則特出崇峯，近登西南江外橫嶺諸峯，遙環西北，亦一爽心快目之境矣。於是北向隨嶺下二里，盤崖轉東，循脊北東行八里，至舊巡司，又東北下二里，盤南壑之上，有路分岐，逾脊北下，想北通漾濞者，正路又東隨脊二里餘，逾東嶺北下，於是其峽北向墜，卽隨峽東坡東北行五里，至瓦葫蘆，有數十家倚坡，懸居環壑中，坡東有小水，一自西腋，一自南腋，交於壩壑而北去，則此瓦葫蘆者，亦山叢水溢之源也。是夜宿邸樓，月甚明，恨無賞酒之侶，悵悵而臥。甲按：鶴木溢註云：碧溪江卽漾濞江，當存考。

十七日，昧爽飯而行，卽東下坡，一里，渡西來小水，循北山而東，半里，南來小水與之合，同破峽北去，路亦隨之，挾山北轉，一里有亭橋跨其溪，曰廣濟，渡而東，循東麓北行二里餘，有峽自西山來，合，又北五里，北整稍開，水走西北，峽去，又有一水自東峽來，合其勢相埒，卽溯之入東行里餘，有小橋架其上，北度之，復循北坡東上，半里，溯溪北轉，二里餘，轉而東，一里餘，有數十家倚北山而居，是爲鼠街子，峽至是東西長，巨溪流峽底，路湖北崖，北崖屢有小水掛峽而下，路東盤之，屢上屢下，十里，逾坡東降，東峽稍開，盤北崖之紆，蓋北崖至是稍遜，而南障之屏，削尤甚也。東三里，其溪一自北來，一自南墜，而東面則橫山障之路，乃折而湖北來之溪，二里稍下一里餘，涉溪東岸，復溯溪北行，半里，溪仍兩派，一西南來，一東來，乃折而從東來者上，半里有數家倚坡間，是爲猪矢河哨。猪矢乃土音，此處爲諸河之始，恐是諸始河也。其處山

抵蒙化

迴峽湊中。迂垂坡。一岐直北逾嶺者。爲漾備道。一岐逾坡東北去者。爲爐塘道。惟東向隨峽上者。爲蒙化大道。乃東上三里。稍隨一北曲之灣。灣中有小水。南墜其側。岐徑緣之而北。此非漾備。卽下關捷徑。借駝騎不能從也。又東隨大道上。或峻或平。皆瞰南壑行。五里。乃逾嶺脊脊稍中。乃東北自定西嶺分支。西度爲甸頭山。又分兩支。一支北轉。挾洱水北出蒼山後。一支南下。巨爲蒙化西夾之山。而此其脊也。脊東卽見大塢。自北而南。其東界山。與此脊排闥相對。而北之甸頭山。則中聯而伏。其外浮青高擁者。點蒼山也。南之甸尾。陽江中貫。曲折下墜。而與定邊接界焉。蒙化郡城。已東伏平川之中。而不卽東下也。從嶺脊平行而南。半里。其脊之盤礴西去者。杉松猛補者之支。所由分。旁午東出者。郡城大路隨之下。始由峽中墜者。二里。既隨北坡下者。三里。又從坡脊降者。五里。於是路南之峽。墜而愈開。路北之峽。斷而復起。其峯自西脊下垂。至是屢伏屢聳。若貫珠而下。其四五峯下。至東麓。而陽江之水。自城西西曲而朝之。亦一奇也。路從其南連盤二峯。則南塢大開。有數家倚南山下。而峽中皆環塍爲田。又東一里。乃轉北。穿一東突峯後而透其嶺。此峯卽連珠下第五峯。盡於東麓者。其上諸峯。皆隨下而循其南。至此峯。獨中穿而逾其北。此處似有神皐蘊結。而土人不識。間有旁綴而廬者。皆不得其正也。挾突峯之北而下。半里。至麓。又東半里。則陽江自東來。抵山而南轉去。路溯江北岸東行。半里有三鞏石橋。南架江上。逾橋南。復東一里。入蒙化西門。一里餘。竟城而抵東門。內轉半里。過等覺寺。稅駕於寺北之冷泉菴。卽妙樂師栖靜處。中有井。甚甘冽。爲蒙城第一泉。故以名菴。蒙化城甚整。乃古城也。而高與洱海相似。城中居處亦甚盛。而北門外。則關闕皆聚焉。聞城中有甲科三四家。是反勝大理也。北門外有賓館者。三四家。祖皆中土人。其製醜

似吾鄉眉公餅，但不雜各味耳，卽吾中亦不及。蒙化土知府左姓，世代循良，不似景東桀驁，其居在西山北塢三十里，蒙化有流官，同知一人，居城中，反有專城之重，不似他土府之外受會制，亦不似他流官之有郡伯上壓也。蒙化衛亦居城中，爲衛官者，亦勝他衛，蓋不似景東之權在土酋，亦不似永昌之人各爲政也。蒙化疆宇較蹙，其中止一川，水俱西南下瀾滄者，以定西嶺南脊之界其東也。定西嶺從大脊分支，又爲一東西之界，其西則蒙化順寧永昌，其東則元江臨安，激江新化及楚雄脊南之州縣水皆從是嶺而分，南龍大脊雖長，此亦南條第一支也。至脊西之大理劍川蘭州脊東之尋甸曲靖，雖在其北，爲大脊所分，而定西實承大脊而當其下流，謂非其區域所判不可也。蒙化有四寺，曰天姥、竹掃、降龍、伏虎，而天姥之名最著，在西北山塢間三十五里，余不及遍窮，欲首及之。

十八日，從冷泉菴晨起，令願僕同妙樂覓駝驕，期以明日行。余亟飯，出北門，策騎爲天姥遊，蓋以騎去，始能往返也。北二里，由演武場後西北下約一里，渡一溝，西北當中川行，五里，過荷池，又北一里，過一溝，又西北三里，則大溪自東曲而西流，北涉之，四里，盤西山東突之嘴，其嘴東突，而大溪上流，亦西來，逼之路盤崖而北，是爲蒙化天姥適中處，又北二里，過西山之灣，又北二里，再盤一東突之嘴，又過西灣三里，其東突之嘴更長，逾其勦而北，有岐西向入峽，其峽灣環西入，內爲土司左氏之世居，天姥道由嶺北截西峽之口直度北去，約三里，又盤其東突之嘴，於是居廬連絡，始望見天姥寺在北塢之半迴腋間，其山皆自西大山條分東下之迴岡也，又三里，有一圓阜當盤灣之中，如珠在盤，而路鑿其前，又北三里，循坡西北上，一里，而及山門，是爲天姥崖，而實無崖也，其寺東向，殿宇在北，僧房在南，山門內有古坊，曰雲隱寺。

按一統志驪吁圖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龍伽獨自哀牢將其子細奴邏居其上。築驪吁圍城。自立爲奇王。號蒙舍詔。今上有浮屠及雲隱寺。始知天姥崖卽雲隱寺。而其山實名驪吁圖也。其浮屠在寺北。迴岡上。殿宇皆極整麗。蓋土司家所爲。今不免寥落矣。時日已下午。亟飯而歸。渡大溪。抵荷池。已昏黑矣。入城。妙樂正篝燈相待。乃飯而臥。

十九日。妙樂以乳線贈余。余以俞禹錫詩扇。更作詩贈之。駝騎至。卽飯而別。妙樂送出北門。乃二里。過演武場東。又北循東麓。一里有岐。分爲二。一直北隨大塢者。爲大理下關道。一東向入峽。逾山者。爲迷渡洱海道。乃從迷渡者。東向上。五里。涉西下之澗。於是上躋坡。二里。得坪。有數家在坪北。曰阿兒郎。更躋坡。直上。五里。登坡頭。平行岡脊而南度之。此脊由南峯北度而下者。其東與大山夾爲坑。北下西轉而入大川。其西則平墜川南。從其上俯瞰蒙城。如一甌脫也。又北倚坡。再東上。三里有三四家。當脊而居。是爲沙灘。脊上有新建小巷。頗潔。又躡脊。東上。二里。盤崖北轉。忽北峽。駢峙。路穿其中。卽北來東度而南轉之脊也。是爲龍慶關。透峽。卽隨峽東墜。石骨嶙峋。半里。稍平。是脊北自定西嶺南下。東挾白崖。迷渡之水。爲禮社江。南由定邊縣東而下。元江西界蒙化甸頭之水。爲陽江。南由定邊縣西而下。瀾滄。乃景東威遠鎮。沉諸郡州之脈。所由度者也。東向下者。四里餘。有數家居峽中。是爲石佛哨。乃飯。又三里。有三四家。在北坡。曰桃園哨。於是曲折行峽中。隨水而出。或東或北。不二里。輒與峽俱轉。而皆在水左。如是十里。再北轉。始望見峽口。東達川中。峽中小室累累。各就水次。其瓦俱白。乃磨室也。以水運機。磨麥爲麵。甚潔白。乃知迷渡川中。饒稻更饒麥也。又二里。度橋。由溪石出峽口。隨山南轉。半里。乃東向截川而行。其川甚平。拓北有

崇山屏立。卽白崖站也。西北有攢峯橫亘。而南卽定西嶺南度之脊也。兩高之間。有峒在西北。卽爲定西嶺。逾嶺而西。爲下關道。從峒北轉。爲趙州道。余不得假道於彼。而僅一涉禮社上流。攬迷渡風景。皆駉騎累之也。東行平堤三里。有圍牆當路。左羅川。中方整而甚遙。中無巨室。乃景東衛貯糧之所。曰新城。半里。其牆東盡。復行堤上三里。有碑亭在路右。乃大理倖王君署事景東。而衛人立於此者。又東半里。有溪自北而南。架木橋於上。水與溪形俱不大。此卽禮社之源。自白崖定西嶺來。南注定邊。下元江。合馬龍。爲臨安河。下蓮花灘者也。時川中方苦旱。故水若衣帶。從此望之。川形如犁尖。北拓而南斂。東西兩界山。亦北高而南伏。蓋定邊景東大道。皆由此而南云。又東半里。入迷渡之西門。其牆不及新城之整。而居廬甚盛。是爲舊城。有巡司居之。其地乃趙州洱海雲南縣蒙化分界。而景東之屯亦在焉。買米於城出北門。隨牆東轉一里。有支峯自東南繞而北。有小浮屠在其上。盤其嘴入東塢。中又一里。其中又成一小壑。曰海子。有倚山北向而居者。遂投之宿。

二十日。平明飯而行。又東一里。入峽。其中又成一小壑。二里。隨壑北轉。漸上坡。再上再平。三里。逾嶺頭。避岡北行。又三里。有邨在西坡腋間。爲酒藥村。又北循坡行。其坡皆自東而西。向下者條岡縷縷。有小水界之。皆西出迷渡者。再下再上。約十里。有賣漿者。廬岡頭。曰飯店。有邨在東山下。曰飯店村。又北逾一岡。二里。坡西於是有山。與東坡夾而成峽。其小流南下。而西注迷渡。路乃從峽中溯之。北二里餘。轉而東北。上二里餘。陟而逾其嶺。此烏龍壩南來大脊。至此東度南轉。而時爲水日者也。脊頗平坦。南雖屢升降。坡間而上。實不多。北下則平如兜。不知其爲南龍大脊。余自二月十三。從鶴慶度大脊。而西盤旋西南者半載。

洱海街

餘乃復度此脊北返計離鄉三載陟大脊而東西度之不啻如織矣脊北平下半里卽清華洞倚西山東向再入之其內黃潦盈溢及於洞口余去年臘月十九日當雨後洞底雖濶而水不外盈可以深入茲方苦旱而水當洞門卽外臺亦不能及其內門俱垂垂浸水中止北穿一隙其上亦透重光不如內頂之崇深也稍轉而北其上竄卽黑暗面窮其下門俱爲水沒無從入中洞也此洞昔以無炬不能深入然猶踐濶數十丈披其中透頂之扁茲以灑望門而止不知他日歸途經此得窮其蘊藏否也出洞北行半里逾嶺卽西向白崖大道仍捨之而北二里有池一方在西坡下其西南崖石磷峒亦龍潭也又北一里過一郵聚郵北路右有牆一圍爲楊士縣之宅又北一里卽洱海衛城西南隅從西城外行半里過西門余昔所投宿處也又隨城而北半里轉東半里抵北門外乃覓店而飯先是余從途中見牧童手持一雞羸甚巨而鮮潔時雞羸已過時蓋最後者獨出而大也余市之至是淪湯爲飯甚適洱海往雞山道在九鼎梁王二山間余昔所經者騎夫以家在蕎甸故強余迂此蓋洱海衛所環之塢甚大西倚大脊崇岡東面東山對列東南匯爲青龍海子破峽而透小雲南驛爲水口其南卽清華洞前所逾南嶺其北卽梁山車山下之支平伏而橫接東山者自洱海北望以爲水從此洩而不知反爲上流余亦欲經此驗之於是北行田廛間西瞻九鼎道登緣坡在隔澗之外數里也六里抵梁山東支之南有寺在其西腋南向臨川曰般若寺路乃東向逾岡一里餘有郵廬倚西山而居曰品甸由其東一里餘再北上坡乃一堤也堤西北山迴壑抱東南積水爲海於時久旱半已涸矣從堤而東半里一廟倚堤而北懸海中爲龍王祠又東半里轉北堤始盡復逾東突之坡一里復見西腋尙蟠海子支流平行嶺脊又北三里則東峽下墜遙接東

是西瞰大川，正與賓居海東之山，隔川遙對，而川之南北，尙爲近山所掩，不能全觀。然峯北蓄甸之水，已透峽西出，盤折而北矣。乃西北下山一里餘，騎夫指北峯夾岡間，爲鐵城舊址，昔土酋之據，以爲險者，蓋梁王山北盡之支，北則蓄甸水界爲深，暨南則從峯頂又墜一坑，環之，此岡懸其中，西向特立，亦如佛光寨，特險一女關之意也。非鄒中丞驅薙，芟除諸巢，安得此寧宇乎？又下里餘，渡墜坑之水，乃循東山北行，又三里，抵蓄甸水所出口，其水分衍漫流，而北隨之，或行水中，或趨磧上，或涉水左，或涉水右，茫無正路，四里，乃上東麓，始有路北向，循麓行六里，望路西有鞏橋，當川之中，則大理由賓居來大道，有聚落在橋西，是爲周官營，從其東直北三里，一小坊在岡上，過之，始見賓川城，又北一里，過南鞏橋，入其南門，行城中，北過州治前，約一里，出北門，飯市肉以食，北一里，過小岡坊西北下坡，一里，抵川中澗，其北有鞏橋五洞，頗整，以澗水僅一衣帶，故不由橋而越澗，又西北二里餘，遂抵西山東突之嘴，盤之北，又二里，有路自西南逾嶺，勸來合，卽余昔從梁山來者，其北有邨廬，倚西峯下，是爲紅帽邨，余昔來飯處也。從邨後隨西山北行，四里，西山開小峽，於是路分爲二，遂西向入峽，一里，涉小澗，北上一里，登岡頭，過一坊，復西北行二里，西逾岡脊，望見南山，自西屏列而東，是排沙北界之山，西自海東，東抵賓居，南與大脊烏龍壩山並夾者，土人稱爲北山，而觀音箐在其北塢，其西北瀕洱海，爲魯擺山，則三澗門所來之脊，又東挾上下倉之水，而北出拈花寺南橋下者也。從岡頭又西北行三里，稍下有水自西南來，有亭橋北跨之，是爲乾果橋，北有數家倚岡，余昔之所宿，而今亦宿之，乾果北有一尖峯，東向而突，亭亭凌上，蓋西南自魯擺海東之脊分支東北上，爲上下倉觀音箐分界下，爲煉洞乾果二溪，下垂，亦雞山東第一水口山也。

二十二日平明飯而行西北三里餘涉一小溪又上里許抵尖峯下循其東崖而北一里隨崖西轉遂出峯北於是北塢自西而東卽雞山之水自煉洞而東下牛井街合資川而北者也路隨南崖西向下二里有邨在路旁上有坊曰金牛溢井土人指溪北邨旁有石穴爲金牛溢處而街則在其外又西盤峽陟坡二里下渡一小水復西北上再下再上五里登一岡頭皆自南而北突者又二里稍下過廣甸流芳坊又北一里於是邨廬相望卽煉洞境矣南倚坡北瞰塢又二里過公館街又北一里過中谿莊李中谿公以年耆煉洞米食之易化故置莊以供養雞山中谿公有三遺跡東爲此莊西桃花簷下有中谿書院大頂之側瞻佛龕有中谿讀書處又北上岡一里茅舍累累布岡頭是爲煉洞街子又北半里過煉法龍潭坊又北里餘稍下過一橋有數家倚西山塢中前有水一塘其上有井一小亭覆之卽龍潭也不知煉法者爲誰矣邨北有巨樹一株根曲而出土上高五六尺中空鞏而復倒入地中其下可通人行於是又西北二里逾一坡又西北一里餘過茶菴又西北下涉一坑一里涉坑復上乃循北山之環腋而西上一里餘瞰其南壑中環如規而底甚平又西上一里遂分兩岐北向逾嶺爲雞山道乃北上行嶺頭二里復西折而下下二里餘有峽自西南來其底水破峽東北出卽下倉海子水所由注牛井者有亭橋跨之是雞山東第二水口山也渡橋西復北上坡折而南盤西峽而北一里餘循峽西北上又里餘有哨當嶺頭從此平行直南乃下倉道逾嶺北下一里則拈花寺東向倚西山居環壑中乃入而飯旣飯雨至爲少憩遂從寺左轉而西上一里餘逾一北突之嶺有坊曰佛臺仰止始全見雞山面目頂聳西北尾掉東南高懸天際令人神旺逾脊西下卽轉而北一里下涉北墜之峽又半里西逾一北突之岡嶼南岐有坊倚坡此白

石崖東麓坊也。余昔來未及見。故從其西麓之坊。折而東上。過嶼。復西向。循大路趨里餘。過白石崖西坊。又西里餘。有岐稍下。則雞山前峽之溪。東向而入牛井街。合寶川溪。北向桑園而下。金沙矣。溪有小亭橋。跨其上。過橋北。騎夫東轉北上。而向沙址。余西向溯溪。欲尋所謂河子孔者。時水漲。漪流奔湧。以爲不復可物色。遇一媪問之。指在西南崖下。而沿溪路絕。水派橫流。荆棘交翳。或涉流。或踐莽。西二里。忽見一亭橋跨溪上。其大倍於下流沙址者。有路自北來。越橋南。即循南山東向。出白石崖前。乃登山官道。始知沙址小橋乃捷徑。而此橋即洗心橋也。河子孔即在橋南石崖下。其石橫臥二三丈。水由其下北向溢出。穴橫長如其石。而高不及三尺。水之從中溢者甚濇。而溪中之自橋西來者。渾濁如漿。蓋橋以西。水從二派來。一北來者。瀑布峽中。與悉檀龍潭二水所合。一西來者。桃花箐東下之流。二派共會。橋西出橋東。又會此孔中。清派此雞山南澗之上流也。孔上有神祠。其南崖之上。更有靜室。於是隨北來大路上。靈山一會坊。二里至坊下。即沙址西來路所合者。其西南隔澗。有寺踞坡麓。爲接待寺。此古刹也。在西第一支東盡之麓。雞山諸剎山路未闢。先有此寺。自後來者居上。而此剎頽矣。時余不知騎僕前後徘徊一里。漸隨溪東岸而上。其東峯下。臨即東第三支迴環之嶺。新構塔基於其上。中與大士閣中第二支相對成峽。而路由其下者也。又北一里。盤坡稍上。過報恩寺。寺爲東第三支山麓之首剎。亦如接待之在西支之首。惟中澗上度橋。循大士閣東麓。北向上半里。有岐西南盤嶺者。大士閣大道也。直北臨東溪西崖而入者。悉檀龍潭道也。問駝騎已先向龍潭。余隨之一里。又東度橋。從澗東躡峻上。其上趾相疊。然巨松夾隴。翠蔭飛

羅過雞足山悉檀寺

流不復知有登陟之艱也。又二里轉龍潭上。半里而入悉檀寺。時四長老俱不在。惟純白出迎。乃稅駕北樓。回憶歲初去此。已半載餘矣。

卷十下

滇遊日記十三

己卯八月二十三日。雨浹日。憩悉檀。

二十四日。復雨。憩悉檀。

二十五日。雨仍浹日。下午宏辨師自羅川中所諸莊回。得吳方生三月二十四日書。乃屬江令人持余書

往遊而寄來者。宏辨設盒夜談。

二十六日。日中雨霽。晚復連綿。

二十七日。霽。乃散步藏經閣。觀丁香花。其花嬌豔。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間。滇中甚多。而雞山為盛。折插

御風毬。時毬下小截。為駝夫肩負。而損與上截接處稍解。余姑垂之。牆陰以遂其性。御風之意思。其懸崖

飄颻而名之也。

二十八日。霽甚。下午體極自摩尼山回。與摩尼長老復吾俱至。素餐極整。設盒夜談。

二十九日。為宏辨師誕日。設麵甚潔。白平午浴於大池。余先以久涉瘴地。頭面四肢俱發癢塊。累累叢膚

理間。左耳左足。時時有蠕動狀。半月前。以為蟲也。案之無有。至是知為風。而苦於無藥。茲湯池水深。俱煎

以藥草乃久浸而薰蒸之汗出如雨此治風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瘳機矣下午良一蘭宗來體師更以所錄山中諸刹碑文相示且謀爲余作揭轉報麗江諸碑乃麗江公先命之錄者

九月初一日在悉檀上午與蘭宗良一觀菊南樓下午別去

初二日在悉檀作記北樓是日體極使人報麗江府

初三日初四日作記北樓

初五日雨浹日買土參洗而烘之

初六日初七日浹日夜雨不休是日體極邀坐南樓設茶餅飯出朱按君泰真謝撫臺有仁所書詩卷并木山大力本無野愚所存詩跋程二遊名選省人初遊金陵永昌王會圖誣其騙銀錢中丞達之獄而盡其家雲南守許學道康憐其才私釋之避入山中今居片角在摩尼東三十里詩畫圖章章他山陳渾之恆之詩翰相玩半日

初八日雨霽作記北樓體極以本無隨筆詩稿示

初九日霽甚晨飯余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并了蒼山洱海未了之興體極來留曰已着使特往麗江若去而麗江使人來是誑之也余以卽來辭體極曰寧俟其信至而後去余從之遂同和光師窮大覺來龍從寺西一里渡蘭那寺東南下水過迎祥石鐘西坐龍華其南臨中谿卽萬壽寺也俱不入西北約二里入大覺訪遍周遍周閒居片角莊月終乃歸遂出過鎮水關於是從橋西上共一里至寂光東麓仍東過澗從澗東躡大覺後大脊北向上里餘登其中岡東望卽蘭那寺峽西望卽水月庵後上煙霞室峽也

又上里餘。再登一岡。其岡西臨盤峽。西北有瀑布懸崖而下。其上靜虛臨之。卽旃檀林也。東突一岡。橫抱爲蘭陀。後脊岡後分峽。東下卽獅子林前墜之壑也。於是岐分嶺頭。其東南來者。乃蘭那寺西上之道。東北去者。爲獅林道。西北盤崖而上者。爲旃檀嶺也。其西南來者。卽余從大覺來道也。始辨是脊。從其上望臺。連聳三小峯。南下脊兩旁西墜者。南下爲瀑布。而出鎖水閣橋。東墜者。南下合獅林諸水。而出蘭那寺。東是東下之源。卽中支與東支分界之始。不可不辨也。余時欲東至獅林。而忽見瀑布垂緜。乃昔登雞山所未曾見。姑先西北上。於是愈上愈峻。路愈狹。曲折作之字。而北者二里。乃西盤望臺南嘴。此脊下度爲大覺正脊。而東折其尾。爲龍華西竺石鐘迎祥諸寺。又東橫於大龍潭南。爲悉檀前案。而盡於其下。此脊當雞山之中。其脈正而雄。望臺初瀉處。連貫三珠。故其下當結大覺。爲一山首刹。其垂端之石鐘。亦爲開山第一古跡焉。然有欲以此山作一支者。如是。則塔基卽不得爲前三距之一。而以此支代之。但此支實短而中縮。西之大士閣。東之塔院。實交峙於前。與西支之傳衣寺嶺鼎足前列。故論支當以寂光前引之岡爲中。塔基上擁之脊爲東。而此脈之中縮者。不與。論刹當以大覺中懸爲首。而西之寂光。乃其輔翼。東之悉檀。另主東盟。而此寺之環拱者。獨尊。故支爲中條。附庸而寺爲中條冠冕。此寺爲中條重。而中條不能重寺也。嘴之西有亂礫垂峽。由此北盤峽上。路出旃檀嶺之上。爲羅漢壁道。由此度峽西下。爲旃檀中靜室道。而瀑布則層懸其下。反不能見焉。乃再度峽西崖隨之。南下一里。轉東。岐得一新闢小室。間瀑布何在。其僧朴而好事。曰。此間有三瀑。東者最上。而小西峽者。中懸而長。下墜者。水大而短。惟中懸爲第一勝。此時最可觀。而春冬則無有此。所以昔時不開也。老僧牽衣。留待滄茗。余急於觀瀑。僧乃前爲導。西

下峻級半里。越級澗之西。有小水垂崖前墜爲壑。而路由其上南盤而下。又半里。卽見壑東危崖盤聳。其上一瀑垂空。倒峽飛噴。迢遙下及壑底。高百餘丈。搖風曳石。浮動煙雲。雖其勢小於玉龍閣前峽口。瀑而峽口內嵌於兩崖之脇。觀者不能對峽直眺。而旁觀側瞰。不能覓其全體。此瀑高飛於穹崖之首。觀者隔峽平揖。而自頽及趾。靡有所遺。故其跌宕之勢。飄搖之形。宛轉若有餘。騰躍者不及爲粉碎於空虛。爲貫珠於掌上。舞霓裳而骨節皆靈。掩鮫綃而丰神獨迥。不由此幾失山中第一勝矣。由對峽再盤西。入野和靜室。門內有室三楹。甚爽。兩旁夾室亦幽潔。其門東南向。以九重崖爲龍。卽以本支旃檀嶺爲虎。其前近山皆伏。而遠者又以寶川東山并梁王山爲龍虎。中央益開展。無前直抵小雲南東水盤諸嶺焉。蓋雞山諸刹及靜室。俱南向。以東西二支爲龍虎。而西支之南有香木坪山。最高而前聳。亦爲虎翼。故藉之爲勝者。此視之爲崇者亦此。獨此室之向。不與衆同。而此山亦伏而不見。他處不能也。野和爲克新之徒。尙居寂光。以其徒知空居此。年少而文。爲詩雖未工。而志甚切。以其師叔見曉寄詩相示。并己稿請正。且具鑿焉。見曉名韻徵。一號蒼雪。去山二十年。在余鄉中學。爲文措持所推許。詩論俱清雅。問克新向所居精舍。尙在西一里。而克新亦在寂光。乃不西。復從瀑布上。東盤望臺之南。二里餘。從其東脇。見一靜室。其僧爲一宗。已獅林西境矣。室之東有水噴小峽中。南下涉之。又東卽體極靜室。其上爲標月靜室。其峽中所噴小水。卽下爲蘭那東澗者。此其源頭也。其上去大脊已不甚遙。而崖間無道。由望臺可上。至是已越中支之頂。而御東支矣。由此而東半里。入白雲靜室。是爲念佛堂。白雲不在。觀其靈泉。不出於峽。而出於脊。不出崖外。而出崖中。不出於穴孔。而出於穴頂。其懸也。似有所從來。而不見其墜也。曾不假漑輸。而不

竭。何前不遽出。而必待結廬之後。何後不中止。而獨擅諸源之先。謂之非功德水可乎。較之萬佛閣巖下之瀦穴。霄壤異矣。又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是爲大靜室。淡談半晌。西南下一里。飯於影空靜室。與別已半載。一見把臂。乃飯而去。從其西峽下半里。至蘭宗靜室。蓋獅林中脊。自念佛堂中垂而下。中爲影空下。爲蘭宗兩靜室。而中突一巖間之一踞巖端。一倚巖脚。兩崖俱墜。峽環之。巖峙東西。峽中南擁如屏。東屏之上。有水。上墜。洒空而下。罩於巖壁之外。是爲水簾。西屏之側。有色。旁映。傅粉成金。煥乎層崖之上。是爲翠壁。水簾之下。樹皆偃側。有斜。鸞如翅。有橫。臥如虬。更有側體而橫生者。衆支皆圓。而此獨扁。衆材皆奮。而此獨橫。亦一奇也。蘭宗遙從竹間望余。至卽把臂留宿。時沈莘野已東遊。乃翁偶不在廬。余欲候晤。遂從之。和光欲下山。因命願奴與俱。恐山廬無餘。被憐其寒也。奴請匙鑰。余并箱篋者與之。以一時解縛不便也。奴去。蘭宗卽曳杖導余。再觀水簾。翠壁側樹。諸勝既暮。乃還其廬。是日爲重陽。晴爽旣甚。而夜月當中。峯之上。碧落如水。恍然羣玉山頭也。

初十日晨起。問沈翁。猶未歸。蘭宗具飯。更作餅食。余取紙爲獅林四奇詩畀之。水簾翠壁。側樹盤泉。見願僕不至。余疑而問之。蘭宗曰。彼知君卽下。何以復上。而余心猶怏怏不釋。待沈翁不至。卽辭蘭宗下。纔下。見一僧倉皇至。蘭宗尙隨行。訊其來何。以故。曰。悉檀長老命來候相公者。余知僕遁矣。再訊之。曰。長老見尊使負包囊。往大理。詢和光。疑其未奉相公命。故使余來告。余固知其逃也。非往大理也。遂別蘭宗。同僧亟下五里。過蘭那寺。前幻住菴。東又下三里。過東西兩澗。會處抵悉檀。已午。啓篋而視。所有盡去。體極宏辨。欲爲余急發二寺僧往追。余止之。謂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亦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那三載。

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於萬里之外，何其忍也。

十一日，余心忡忡，體極恐，余憂悴，命其姪并純白陪余散行藏經樓諸處，有圓通菴僧妙行者，閑藏樓前，淪茗設果，純白以象黃數珠見示，象黃者牛黃狗寶之類，生象肚上，天如白果，最大者如桃，漲肚四旁，取得之，乘其軟以水浸之，製爲數珠，色黃白如舍利，堅剛亦如之，舉物莫能碎之矣，出自小西天，彼處亦甚重之，惟以製佛珠不他用也，又云象之極大而肥者乃有之，百千中不能得一，其象亦象中之王也，坐樓前池上，徵迦葉事，取藏經中與雞山相涉者，摘一二段錄之，始知經言迦葉守衣入定，有四石山來合，卽其事也，亦未嘗有雞足名，又知迦葉亦有二，惟迦葉波名爲摩訶迦葉，摩訶大也，餘皆小迦葉耳，是晚鶴慶史仲口自省來，史乃公子，嘗試下第歸，登山自遣。

十二日，妙行來約余往遊華嚴，謂華嚴有老僧野池，乃月輪之徒，不可不一晤，向以坐關叢中，以未接顏色爲悵，昔余以歲首過華嚴，其徒俱出，無從物色，余時時悼月公無後，至是而始知有人，飯飯而行，和光亦從，西一里，逾東中界溪，卽爲迎祥寺，於是涉中支界矣，又一里餘，南逾鎖水閣，下流登坡，於是涉中支脊矣，西北溯脊一里，過息陰軒，又循瀑布上流，西北行里餘，渡北來之溪，於是去中支，涉西支界矣，又北里餘，西涉一峽溪，再上一西來小支之嘴，登之西北行一里，又西度亭橋，橋下水爲華嚴前界水，上下俱有橋，而此其下流之渡，橋內峽中有池一圓，近流水而不涸，亦龍潭類也，由溪南向西北行，於是涉西支脊矣，半里，乃入華嚴寺，寺東向，踞西支大脊之北，創自月潭，以其爲南京人，又稱爲南京菴，至月輪而光大之，爲雞山首刹，慈聖太后賜藏貯之，後燬於火，野池復建，規模雖存，而法藏不可復矣，野池年七十餘。

歷侍山中諸名宿。今老而不忘先德。以少未參學。掩關靜閱。孜孜不倦。亦可取也。開余有修葺雞山志之意。以所錄清涼通傳假余。其意亦善。下午將別。史君問余在。亦追隨至。余恐歸途已晚。遂別之。從別路先返。以史有輿騎也。出寺西北。由上流度橋。四里。連東北逾三澗。而至其東界之支。卽聖峯燃燈之支。垂也。又一里。東下。至其盡處。有寺中懸。是爲天竺寺。其北澗自仰高亭峽中下。其南澗又從西支東谷屢墜而下者。夾聖峯之支。東盡於此。王十岳遊紀以聖峯爲中支。誤矣。由其垂度北峽小橋。於是又涉中支之西界。循北麓而東。半里。兩過南下小水。乃首傳寺前。左右流也。其南峽中。始闢爲畦。有廬中央。是爲大覺菜圃。從其左北轉。半里。逾支脊。連橫過法華千佛靈源三菴。是皆中脊下垂處。半里。北逾鎮水閣下流。卽大覺寺矣。仍東隨大路。一里。過西竺寺前。上圍通菴。觀燈籠花樹。其樹葉細如豆瓣。根大如匏。瓠花開大如山茱萸。中紅而尖。蒂俱綠。似燈垂垂。余從永昌劉館見其樹。未見其花也。此菴爲妙行舊居。留淪茗乃去。一里。由迎祥寺北渡澗。仍去中界而入東支界。湖水而北。過龍泉菴。五華菴。五華今名小龍潭。乃悉檀大龍潭之上流。大龍潭已涸。爲深壑。乃小龍潭。猶匯爲下流。余屢欲探之。至是強二僧索之。五華後坡。見水流淙淙。分注悉檀右。而坡道上躋。不見其處。二僧以日暮勸返。比還。寺門且閉矣。是夜。與史君對談。復吾齋頭。史君留心淵岳。談大脊自其郡西金鳳峭嶺。南過海東。自五龍壩。水目寺。水盤鋪。過易門。昆陽之南。而包省會者。甚悉。且言九鼎山。前梁王山西腋之溪。乃直南而下。白崖迷渡者。其溪名山溪。後人分鑿其峽。引之洱海。則此溪又一水兩分矣。果爾。則清華洞之脈。又自梁王東轉南下。而今鑿斷之者。余初謂其脊自九鼎西墜。若果有南下白崖之溪。則前之所擬。不大誤哉。目前之脈。經杖履之下。如此。故知講求不

可乏人也。史君謂生平好搜訪山脈，每被人嘲，不敢語人。邂逅遇余，其心大快。然余亦搜訪此脊，幾四十年。至此而後盡，又至此而後遇一同心者，亦奇矣。夜月甚明，碧宇如洗，心骨俱徹。

十三日，史君爲悉檀書巨扁，蓋此君夙以臨池擅名者，而詩亦不俗。復相與劇談，既午，與人催就道。史君余同遊九重崖，橫獅林旂檀而西，宿羅漢壁。明日同一登絕頂，作別余從之。遂由悉檀東上坡，半里過天池，靜室六里而過河南，止足師靜室。更北上里餘，直躡危崖下，是爲德充靜室。德充爲復吾高足，復吾與史君有鄉曲之好，故令其徒引遊此室。而自從西路上羅漢壁，具飯於西來寺，以爲下榻地。此室當九重崖之中，爲九重崖最高處，室乃新構而潔，其後危巖之半，有洞中懸，可緣木而上。余昔聞之，不意追隨，首及於此。余仰眺叢木森霄，其上似有洞門，彷彿時史君方停憩不前，余卽躡險以登，初雖無徑，既得引水之木，隨之西行半里，又仰眺洞當在上，復躡險以登，初亦無徑。半里，既抵巖下，見一木倚崖直立，少斫級痕，以受趾，遂採木升崖。凡數懸其級，始及木端，而石級亦如之，皆危甚，足之力半寄於手，手之力亦半無所寄。所謂憑虛御風，而實憑無所憑，御無所御也。洞門正南向，上下皆削壁，中嵌一門，高丈五，闊與深亦如之，而旁無餘隙，中有水自頂飛洒，貯之可供一人餐，憩之亦僅受一人榻，第無餘隙，恐不免風雨之逼。然臨之無前，近則香木坪之嶺已伏於下，遠則五龍壩之障正橫於南，排沙觀音諸山層層中錯，各獻其底裏而無餘蘊焉。久之，聞室中呼聲，乃下，又隨引水木而東，過一棧，觀水所出處，乃一巨石下，甫出卽列木引之西注。此最上層之水也，其下一二丈，又出一水，則復吾之徒引入靜室，其下又出一水，則一納軒引之，連出三級，皆一峽，雖穴異而脈必潛通，其旁分而支引者，舉巖中皆藉之矣。既下室中啜茶果，

復繼以餅餌。乃隨下層引水之木。西一里。入一柵軒。延眺久之。又茶而行。西一里。過向所從登頂之坡。橫而西路漸隘。或盤坡嘴。或過峽。皆亂磔垂沓。而中無滴水。故其地不能結廬。遂成莽徑。二里餘。峽中有一巨木。橫偃若橋。又西二里。乃踐坡轉嘴而上。過野愚靜室。又半里。上至白雲靜室。白雲固留。以日暮而去。白雲隨過。體極靜室。而別。西半里。過一宗靜室。傍水。又躡坡半里。逾望臺南突之脊。於是暝色已來。月光漸耀。里餘。雨過望臺西。水。又一里。南盤旂檀嶺。乃西過羅漢壁。東垂。皆乘月而行也。又稍盤嘴而上。半里。是爲慧心靜室。此幻空碧雲寺前南突之坡也。余昔與慧心別於會燈寺。訪之不值。今已半載。餘。乃乘月叩扉。出茗酌於月下。甚適。此地去復吾先期下榻處。尚三里。而由此西下度箐。暗不可行。慧心乃曳杖爲指迷。半里。度而上。又半里。登坡。與碧雲大路合。見月復如前。慧心乃別去。又西一里。過一靜室。乃盤嘴北向躡坡。則復吾使人遍呼山頭矣。又一里。入西來寺。寺僧明空他出。其弟三空。余向所就餐者。聞之。自其靜廬來迎。復吾知吾輩喜粥。爲炊粥以供。久不得此。且當行陟之後。吸之明月之中。不啻仙掌金莖矣。

十四日。三空先具小食。饅後繼以黃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柔軟更勝於糯粉者。乳酪。椒油。薑油。梅醋。雜沓而陳。不豐而有風致。蓋史君乃厥兄明空有約而來。以下缺。

季夢良曰。王忠紱先生云。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後。俱無小紀。余按公奉木麗江之命。在雞山修志。逾三月而始就。則自九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修志之日也。公另有雞山志摘目二小冊。即附載此後。而麗江紀事一段。及法王緣起一段。併附見焉。

雞山志目附

一卷

眞形統彙此山之綱領也

山名 山脈 山形 山界 開闢 鼎盛

二卷

名勝分標勝概本乎天故隨其發脈自頂而下分也

峰 巖 洞 臺 石 嶺 梯 谷 峽 管 坪 林 泉 瀑 潭 澗 温泉

三卷

化宇隨支功業本乎人故因其登陞自卑而上升也

中條刹舍

四卷

化宇隨支

東條刹舍 西條刹舍

五卷

化宇隨支

絕頂羅城 山外刹舍 附坊亭橋聚

餘霞客遊記 六 滙遊日記十三

六卷

神跡原始

傳法正宗傳 附法顯事跡 附小沈事跡

古德垂芬

名宿傳 高隱傳

七卷

宰官護法

名宦傳 鄉賢傳 附檀越信施

勝事紀餘

靈異十則 景致十則 物產 臨蒞 朝參 市集 塔墓十則

八卷

藝苑集成

集詩 集文

徐子曰志圖經者有山川之一款志山川者又有圖經之全例不相假也茲映首真形次名勝次化宇漸由天而人次古德次護法則純乎人矣勝事天之餘藝苑人之餘故又次焉此編次之大意也

雞山志略一附

靈異十則

放光 老僧香 金雞泉 收蛇穴 石門復開 土主報鐘 經聲應耳 然身雷雨 猿猴執炊

靈泉表異

景致十則

山之有景。卽山之巒洞所標也。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傳之而景別。故天下有四大景。圖志有八景十景。豈天下之景。數反詘於郡邑乎。四乃拔其尤。十乃足其數也。若雞山則異於是。分言之。卽一頂而已。萃天下之四觀。合言之。雖十景猶拘郡邑之成數也。

絕頂四觀東日。西海。北雪。南雲。

觀之有四。分於張直指。而實開關以來。卽羅而致之。四之中。海內得其一。已爲奇絕。而况乎全備者耶。此不特首雞山。實首海內矣。

詩五首末錄見補編

華首重門

龍華浩劫。轉恨此門不關。不知使其中堂與潛通。縱別有天地。不過一窈窕之區耳。何如雙闕高懸。一丸中塞。使仰之彌高。望之不盡乎。故方廣石梁。以爲五百應真之地。而亦旁無餘竇。其意正與華首同也。

詩一首末錄見補編

太子玄關

瓊臺中懸已凌灑爽。玄關上透更轉虛靈。壁棧排雲出沒於烟霞之上。所稱羣玉峯頭。瑤池月下。彷彿在此。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羅漢絕壁

每愛袁石公補填積雪成新徑。展拓閒雲架小廬之句。行羅漢壁。宛然詩中之畫也。至其崩雲疊翠。人皆面壁。石可點頭。自是一幅西來景。不煩丹青落筆。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獅林靈泉

山下出泉。有停有流。皆不爲異。乃泉不出於麓。而出於巒。巒不出於巒。而出於脊。脊不出於外瀉。而出於中垂。中垂不出於旁溢。而出於頂灌。此惟獅林念佛堂見之。欲不謂之靈不得也。

詩二首未錄見補編

放光瑞影

川澤之氣。發爲光饒。海之蜃樓。谷之光相。皆自下而上。放光四面深環。危崖上擁。靈氣攸聚。瑞影斯彰。其與四大比隆。宜也。然四大亦惟峨眉五臺。其光最異。若九華普陀。亦止佛燈。未着光相。故放光之瑞影。真四之中二之上者矣。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浮屠絕勝

三距東環百刹中時。扁龍華於雙闕。懸象魏於九重。玉臺遍地只欠當門一棧。金掌中天忽成華藏千祥。既合此尖永證勝果。

詩二首未錄見補編

瀑布騰空

匡廬之瀑不及鴈宕。獨得列名四景。以人所共瞻也。雞山玉龍瀑布亦不若猴子峒峽中崖石掩映。然玉龍獨掛山前。漾盪衆壑。領挈諸勝。與匡廬同。不得分大小觀也。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傳衣古松

雞山之松以五鬣見奇。參霄蔽隴。碧蔭百里。鬚眉盡綠。然挺直而不虬。巨潤而不古。而古者常種也。龍鱗鶴鬣。橫倒垂纓。給千萬。獨峙於傳衣之前。不意衆美之外。又獨出此一老。

詩一首未錄見補編

古洞別天

雞山巖有重門。洞無奧室。獨於山後另開神境。蓋山脈至此將盡。更出一番胚胎。令人不可測識。人所共瞻者。則扁之使不可幾。人所不到者。則通之示有所入。何山靈之幻乃爾。

詩二首末錄見補編

雞山志略二附

諸寺原始俱以年次爲先後。

接待寺嘉靖間天心和尙號華首門。逢禮初祖迦葉爲師。落髮乃創此寺於山麓。又建聖峯寺於山半。其後有寶山禪師得授衣鉢。現在講師和雅住聖峯寺。

聖降寺寶山禪師建。後嗣和雅。

龍華寺隆慶間元慶和尙開山。後嗣孫雪亭重建。前題石鼓名區。開題水月。石鼓以左峯絕頂高聳。有聲如鼓也。

石鐘寺以樓下掘出石形如鐘。故云石鐘。又云以建寺時側崖有石。風吹如鐘聲。皆無的據。

放光寺嘉靖間古德無窮禪師河南人創建。設法檀越李中谿先生。無窮後嗣有歸寶禪師。建藏經閣。開成神宗賜藏。

寂光寺嘉靖間古德定堂禪師創建。檀越李中溪。蘇大雲。趙雪屏三先生。俱翰林。又居士楊碧泉。皈依禪師。損費建造。後嗣用周禪師。大興宏敞。又建大覺寺。請無心禪師住持。後嗣野愚大師現住。靜見曉。現住南直中峯。克心現住持。

大覺寺萬歷間無心禪師奉密旨齋華嚴寺藏經至此。用周請住此寺。後嗣遐周現在。
幻住菴嘉靖間寂安禪師創建。德行具碑記。後嗣定光。今名福寧。現在住持妙宗。天香壽九旬。

華嚴寺嘉靖間南京古德月堂瓶建聖母賜殿回祿後有法孫野池重建參隨張寶軒護法。

那蘭陀寺萬歷間古德所菴禪師創建師尋甸人護法檀越黔國武靖公參隨張寶軒後嗣高僧本無講師子宗念休現在克徵在滇省圓通寺禪師大力現在靜主爾宗幹鑿常住良一。

悉檀寺萬歷間古德本無建護法檀越臨府生白木公後嗣法濟宏辨安仁體極。

補處菴嘉靖間古德廣西如正禪師創建後嗣本真所菴禪師傳記念誠住持。

西竺寺萬歷間古德欽光禪師創建。

會燈寺嘉靖間闍然老師先結靜室今法嗣剛耀瓶建叢林迦葉毀法脊。

大士閣萬歷間直指沈建立請古德拙愚禪師住持師乃五華龍泉二寺法眷之主後嗣虛宇現在大士閣中住持。

傳衣寺古圓信菴古德大機禪師創建中谿李先生護法後嗣映光禪師宏建回祿後映光後嗣法界重建卽今覺悟住持旁建八角菴圓通菴慈聖菴雷雲寺靜雲菴淨土菴開化菴九蓮寺報恩寺白石菴。

萬松菴萬歷間古德中泉禪師創建後嗣離微禪師重修現在。

古迦葉殿

羅漢壁靜室廣西禪師 印宗禪師 幻空禪師。

獅子林靜室爾宗禪師 大力禪師。

大靜室野愚禪師。

旃檀嶺靜至克心禪師。

九重崖靜室本無禪師。大定禪師。開羅禪師。

各剎碑記

止止菴記賓州知州黃開慶自仲詔。萬歷三十二年。

又止止菴記荊州知府前翰林庶吉士監察御史郡人李元陽記。嘉靖三十八年。

傳衣寺記長蘆運使郡人阮尙賓記。萬歷甲辰。

鼎建大士閣三摩禪寺記知賓州慶自仲詔。萬歷丙午。

重建放光寺銅碑李元陽記。

仰高亭記柱史周茂相記。萬歷三十五年。

寂光寺傳衣法嗣紀略雲洱舉人孫啓祚撰。崇禎九年。

西竺寺碑記進士陶珪撰。萬歷戊午。

寂光寺用周禪師道行碑記御史昆明傅宗龍撰。萬歷己未。

麗江紀略附

麗江名山枯岡瑩果俱與獼羅相近。東北界胡股必烈俱麗江北界番名。甲戌歲先有必烈部下管鷹犬部落得罪必烈番主遁居界上剽竊爲害。其北胡股販商與西北大寶法王之道皆爲其所中阻。乙亥秋

麗江出兵往討之。彼先以卑辭驕其師。又託言遠遁。麗人信之。遂乘懈返襲。麗師大敗。麗自先世雄視南服。所往必克。而忽爲所創。國人大憤。而未能報也。

法王緣起附

吐蕃國有法王人王。人王主兵革。初有四。今併一。法王主佛教。亦有二人。王以土地養法王。而不知有中。國法王代人王化人民。而遵奉朝廷。其教大法王與二法王更相爲師弟。大法王將沒。卽先語二法王以託生之地。二法王如其言往求之。必得所生。卽抱奉歸養爲大法王。而傳之道。其抱歸時。雖年甚幼。而前生所遺事。如探環穴中。歷歷不爽。二法王沒。亦先語於大法王。而往覓。與抱歸傳教亦如之。其托生之家。各不甚遙絕。若祇借爲萌芽。而果則不易也。大與二亦祇互爲淵源。而位則不更也。庚戌年。二法王曾至麗江。遂至雞足。大寶法王於嘉靖間朝京師。參五臺。麗江北至必烈界。幾兩月程。又兩月。西北至大寶法王。

江源考續附。諸本作溯江紀源

江河爲南北二經流。以其特達於海也。而余邑正當大江入海之衝。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勢。至此而大且盡也。生長其地者。望洋擊楫。知其大不知其遠。溯流窮源。知其遠者。亦以爲發源。岷山而已。余初考紀籍。見大河自積石入中國。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後有都實之佩金虎符。其言不一。皆云在崑崙之北。計其地去岷山西北萬餘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長也。豈河之大。更倍於江乎。迨踰淮涉汴。而後賸河流如帶。其闊不及江三之一。豈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於河乎。迨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而後

知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南直隸。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西北自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南直、西南自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江。計其吐納。江既倍於河。其大固宜也。按其發源。河自崑崙。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其遠亦同也。發於北者曰星宿海。佛經謂之徒多河。北流經積石。始東折入寧夏。爲河套。又南曲爲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發於南者曰犁牛石。佛經謂之疏伽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敘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余按岷江經成都至敘。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江雲南烏蒙至敘。共二千餘里。捨遠而宗近。豈其源獨與河異乎。非也。河源屢經尋討。故始得其遠。江源從無問津。故僅宗其近。其實岷之入江。與渭之入河。皆中國之支流。而岷江爲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峒間。水陸俱莫能溯。在敘州者。祇知其水出于馬湖烏蒙。而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在雲南麗江者。知其爲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敘爲江源。雲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轉。卽此江。乃佛經所謂強伽河也。一南流下海。卽王濬遠征麗川。緬人恃以爲險者。乃佛經所謂倍度河也。雲南諸志俱不載其出入之異。互相疑澗。尙不悉其是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由辨其爲源與否也。旣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而不知禹之導。乃其爲害於中國之始。非其濫觴發脈之始也。導河自積石。而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於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爲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爲河源也。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經黎雅。與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長於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當以金沙爲首。不第此也。宋儒謂中國三大龍。而南龍之脈。亦自岷山瀕大江南岸而下。東渡城陵湖口。而抵金陵。此亦不審大渡金沙之界斷其中也。不第此也。并不審城陵

礪湖口縣爲洞庭鄱陽二巨浸入江之口。洞庭之西源自沅。發於貴州之谷芒關。南源自湘。發於粵西之釜山。龍廟鄱陽之南源自贛。發於粵東之泃頭平遠。東源自信豐。發於閩之漁梁山。浙之仙霞南嶺。是南龍盤曲去江之南且三千里。而謂南龍源江乎。不第此也。不審龍脈。所以不辨江源。今詳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俱另有說。惟南龍磅礴半宇內。而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經石門麗江。東金沙西瀾滄。二水夾之。環滇池之南。由普定度貴坐都黎南界。以趨五嶺。龍遠江亦遠。脈長源亦長。此江之所以大於河也。不第此也。南龍自五嶺東趨閩之漁梁。南散爲閩省之鼓山東分爲浙之台蕩。正脈北轉爲小箬嶺。閩新界。度草坪驛。江新界。時爲浙嶺。嶺新界。黃山。徽寧界。而東抵叢山關。縉溪。建平界。東分爲天目武陵。正脈北度東壩。而峙爲句曲。於是迴龍西結金陵。餘脈東趨余邑。是余邑不特爲大江盡處。亦南龍盡處也。龍與江同發於崑崙。同盡於余邑。屹爲江海鎖鑰。以奠金陵。擁護留都千載不拔之基。以此。豈若大河下流。昔曲而北趨碣石。今徙而南奪淮泗。漫無鎖鑰耶。然則江之大於河者。不第其源之其遠。亦以其龍之交會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於河。不與河相提而論。不知其源之遠。談經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陳體靜曰。此考原本已失。茲從本邑馮志中錄出。非全文也。前人謂其書數萬言。今所存者。僅千有餘言而已。考內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下注云。俱另有說。其說必甚長。乃一概刪去。殊爲可惜。

外編

徐霞客生壙誌銘

吳國華

江上徐霞客余襟亞也。生有奇癖。一舉輿而徧華藏。不可說不可說之世界。其橫足所指。橫手所出。躡實憑虛。西方懷其好音矣。胡復東也。其東也。蓋以傷足。尋息壤云。霞客之言曰。向之天游。此身乃山川之身也。可了藏舟委蛻之緣。今之天則。此身仍父母之身也。可完體受全歸之義。乃自營壙於瓊溪之左。若將終焉。伯子妃入都。搆書與余。索生壙志。余惟霞客之家世。自南渡來。梧隴。至我國朝。旌義門。直史館。舉制科。官典客。鴻文懿行。表著江南。人能言之矣。霞客之生平。磊落英奇。目空萬卷。少應試不得志。即肆志元覽。盡發先世藏書。并瀉未見書。縑緗充棟。叩如探囊。稱博雅君子。人能言之矣。霞客之孝行。徙跣救父於盜厄。盡心大事。築堂治圃。以娛壽母。晴山堂有記。秋圃晨機。有圖有詠。人能言之矣。霞客之行義。恤孤矜寡。拯溺救飢。普祖墓碑亭。復君山張侯廟。諸如赴知己。急難不以生死患難易心。人能言之矣。獨其遊人能言之。而人不能言之。蓋人所能言者。非據見聞所及。則按之圖經。參之志籍。霞客嘗謂山川面目。多爲圖經志籍所蒙。故窮九州內外。探奇測幽。至廢寢食。窮下上。高而爲鳥。險而爲猿。下而爲魚。不憚以身命殉。最奇者。晚年流沙一行。登崑崙天柱。參西番法寶。往來鷄足山中。單裝徒步。行十餘萬里。因得探江河發源。尋三大龍脈。此又臺禽所未經。桑鄴所未疏。直抉鴻濛。來未鑿之竅。非有勝情勝具。能之乎。然霞客之遊。非僅有勝情勝具也。實有至性。先以母在堂。定方而往。如期而還。如遊東白元三岳。齋戒爲母祈年。至九鯉湖求步。爲母卜算。每得仙芝異果。必獻爲母壽。母以八十餘大歸。始放志戴遠遊冠。而過名山。福

地必涕泣博額。爲父母求冥福。卽今日從海外歸父母之邦。猶曰以身還父母也。可以遠遊目之耶。霞客名宏祖。字振之。西遊歸。在崇禎庚辰之六月。而請余擴志。在歸之十月。時其年五十有五。余習其素履。因志其大都。并係以銘。

銘曰。御風萬里。上下川岑。歸途遙指。仍在梧陰。析骨析肉。不忘本心。蓬廬天地。旦暮古今。達者之言。大半欺人。如處甕壁。仰攬呻吟。司空營壑。漫托還襟。何似南州道氣。可飲兼葭不遠。白石空林。茫茫嶽瀆。同此高深。我豫題銘。附爾知音。

徐霞客墓志銘

陳函輝木叔

墓志者志墓中人事也。霞客先生，余石友，而其爲人也雅善遊。一生所涉歷，手攀星岳，足躡瓊荒，而今則遊道山矣。遊帝所矣，又飄飄乎乘雲氣而遊八極之表矣。所謂鳳凰已翔千仞之上，猶與言人間棲止乎。雖然，志墓，古禮也。向先生作汗漫遊，同志者恆恐夸父逐日車，未必能返首丘而視城郭。今且奉身歸全，寄形先壙，是先生道骨仙才，仍以正教後世，則其生平孝友大節，俠烈古心，與文章品尚之表表在人，應與遊乘並傳海宇，皆不可不爲彰明以告之來者。願先生平生至交若眉公、明卿、西溪諸君子，皆先書玉樓。黃石齋師近繫非所，而先生之兄仲昭，因以志與銘下，而命函輝執筆摛詞。此又鸞鳩賦希有鳥事矣。然輝與先生交最久，義不敢以不敏辭。謹按狀：先生名宏祖，字振之，霞客其別字也。石齋師爲更號霞逸，而薄海內外，以眉公所號之霞客行。其先代蓋南州高士之後，宋開封尹鋼者，扈蹕南渡，諸子姓散居荆溪雲間、琴川，迨十一承事，始卜居澄江之梧塍里。子孫俱誓不仕元，入國朝，本中以人材徵使蜀，景南出粟助邊賑饑，咸膺國命之榮，載在鉅公之乘。景南生一菴公，願以六書拜中翰，與弟解元、荆州守泰，並以才名耀仕籍。一菴生梓庭，公元獻。梓庭生西塢，公經。父子魁南榜，西塢生雲岐，公治。官鴻臚，簿雲岐生柴石公，衍芳，贈光祿丞。此歷傳皆有家集垂世。而柴石生豫菴，公有勉，則卽霞客之尊甫公矣。豫菴配王孺人，懷霞客彌月，以異夢誕生。生而修幹端眉，雙顛峰起，綠睛炯炯，十二時不瞑。見者已目爲餐霞中人。童時出就師塾，矢口卽成誦，擗管卽成章。而膝下孺慕依依，其天性也。又特好奇書，侈博覽，古今史籍及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沖舉高蹈之蹟，每私覆經書下潛玩，神栩栩動，特恐違兩尊人意，僂就鉛槧，應

括帖藻芹之業。雅非其所好。嘗讀陶水監傳。輒笑曰。爲是松風可聽耳。若睹青天而攀白日。夫何遠之有。及觀嚴夫子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又撫掌曰。丈夫當朝碧海而暮蒼梧。乃以一隅自限耶。人或怪其誕。夷然不屑。益搜古人逸事。與丹臺石室之藏。靡不旁覽。遇酒人詞客。與親故過從。觴詠流連。動輒達旦。而又朝夕溫溫。小物克謹。所言皆準。忠孝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裘馬少年之習。秉心恥之。與童子鴻不因人熱。殆相彷彿。緣逾醜。豫菴遇盜。阨於別墅。跣足奔棊。扶持湯藥者。逾年。至於大故。哀毀骨立。里人以穉孝稱。畢力喪葬。後外侮疊來。視之如白衣蒼狗。愈復厭棄塵俗。欲問奇於名山大川。自以有母在堂。戀戀菽水溫清。不敢請母王夫人勉之曰。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卽語稱遊必有方。不過稽遠近。計歲月。往返如期。豈令兒以藩中雉。輦下駒。坐困爲。遂爲製遠遊冠。以壯其行色。而霞客蹇衞芒鞋。探幽凌險。以四大付之。八寰自此遂無停轍矣。記在壬申秋。以三遊台岩。偕仲昭。過余小寒山中。燒燈夜話。粗敘其半。生遊履之概。自言萬曆丁未。始汎舟太湖。登眺東西洞庭兩山。訪靈威丈人遺蹟。自此歷齊魯燕冀間。上秦岱。拜孔林。謁孟廟。三遷故里。嶧山弔枯桐。皆在己酉。而余南渡大士落迦山。還過此中。陟華頂。萬八千丈之巔。東看大小龍湫。以及石門僂都。是在癸丑。惟甲乙之間。私念家在吳中。安得近舍。四郡秣陵。爲六朝佳麗地。高皇帝所定鼎也。二十四橋明月。三十六曲濁河。豈可交臂失之。迨丙辰之履。益復遠。春初卽爲黃山白岳遊。夏入武彝九曲。秋還五泄蘭亭。一觀禹陵。窆石繫纜。西子湖。又將匝月。丁巳家居。亦入善權張公諸洞。登九華。而望五老。則戊午也。抵魚龍洞。試浙江潮。至江郎山。九鯉湖。而返。則庚申也。以辛酉壬戌兩歲。歷覽嵩華元三岳。俛窺瀛渤。下溯瀟湘。齊州九點煙。尙隱隱如指掌間。憶所遇異人。如匡廬之

慧燈禪師終南之探藥野人太華之休糧道者了無風塵色相。至今猶在目中。也。予聽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因問先生之遊倦乎。曰未也。吾於皇輿所及。且未悉其涯涘。粵西滇南。尙有待焉。卽峨眉一行。以奢僉發難。草草至秦隴而回。非我志也。自此當一問闐風。崑崙崑崙諸遐方矣。仲昭因爲余言。吾弟性至孝。每遊輒攜琪花瑤草碧藕雪桃歸爲阿母壽。又爲言各方風土之異。靈怪窟宅之渺。崖壑梯磴之所見。聞有令人舌橋汗駭者。母意反大愜。霞客以母春秋高。願謹受不遠遊之戒。而母則曰。向固與若言。吾尙善飯。今以身先之。令霞客侍遊荆溪句曲。趾每先霞客。咸笑謂勝具真有種也。天啓甲子。母壽八十。眉公先生爲壽序。張蒼石作秋圃晨機圖。李本寧宗伯引之。時三老皆在七十之上。名公題詠。幾遍海內。霞客悉以壽之。貞珉今所傳。晴山堂帖是也。是年霞客復出門。正遊華下青柯坪。忽心動。亟解草履馳歸。而母已示疾。乙丑。自春徂秋。視湯藥牀褥間。衣未嘗解帶。母不食。霞客亦不食。母爲強食之。迨以上壽終。霞客日夜作孺子啼。乞言於董宗伯。陳司成諸公。匍匐跟跲。哀感行路。其病劇時。籲天願以身代。與遍索名參爲餌。篤孝種種。不可枚舉。幾貽讓於滅性矣。至服闋。慨然曰。昔人以母在此。身未可許人也。今不可許之山水乎。遂再拜辭。兩尊人墓下。不計程。亦不計年。旅泊巖棲。遊行無礙。其言遊與人異。持數尺鐵。作磴道。無險不拔。能箱露下宿。能忍數日飢。能逢食卽飽。能與山魃野魅夜話。能襍被單。夾耐寒暑。尤異者。天輿雙筴。不假輿騎。或叢菁懸崖。計程將百里。夜就破壁枯樹下。卽然脂拾穗記之。偶逢一人。與言某州某地勝。掉臂便往。過數月。又尋其人。指點彼中。未見諸秘狀。予席上問霞客。君曾一造鴈山絕頂否。霞客聽而色動。次日天未曉。攜雙不借。叩予臥榻外。曰。予且再往。歸當語卿。過十日而霞客來。言吾已取問道捫蘿上。上龍湫。

三十里有岩焉。鴈所家也。再攀磴往。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雪外兩僧團。飄尙在。又復二十里許而立其巔。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夜繞予宿。予三宿而始下山。其果敢直前如此。仲昭笑曰。此咫尺地。何難記。入燕。陳明卿與言。崆峒廣成子所居。其上可窺塞外。霞客裹三日糗。竟行。返卽告明卿。以所未有不數日。虜已抵薊門矣。白江上走閩。訪石齋於墓次。又爲費手束抵粵。登羅浮。攜山中梅樹歸。次年追石齋。及於雲陽道上。猶憶余在西陵。霞客從曹娥江獨走四明。五日赤足提朱蘭來。誇我以山心石窗之勝。吾弟之信心獨往。無所顧忌。而復不輕爲然諾。皆此類也。詳諸先生敍贊中。霞客不喜識緯術數家言。遊踪旣遍天下。於星辰經絡。地氣輿迴。咸得其分合淵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卽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紀載來。俱囿於中國一方。未測浩衍。遂欲爲崑崙海外之遊。因述向子平語曰。譬如吾已死。幸無以家累相牽矣。丙子九月。寄一行書別予江外。唯言問津西域。不知何時復返東土。如有奇肱之便。當以異境作報章也。俟仲昭自閩回。執手一別。卽大笑出門。一僧一僕偕焉。僧號靜聞。焚修破寺中。聞其言而悅之者。不知十篇之難及也。發軔兩浙。九江三楚。多屬奮遊。至湘江。遇盜行笈一空。靜聞被創斃。霞客僅以身免。僉謂再生不如息趾。霞客謂吾荷一鉢來。何處不可埋吾骨耶。從鄉人相識者。貸數金。負靜聞遺幣。泛洞庭。躋衡岳。窮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之靈奧。念前者賊遊。旣未賜遂。從蜀道登帽。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瓦屋。隴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犛牛。徼外。由金沙而南。汎瀾滄。由瀾滄而北。尋盤江。大約多在西南諸彝境。而貴筑滇南之觀。亦幾盡木麗江。聞而出迎。禮甚恭。且先於所往。羅番執篋。蒙會負弩。不減列子饋漿。霞客都脫屣去之。不以口腹累也。沐黔國亦隆以

客禮聞其攜奇樹虬根請觀之欲以鎔金易霞客笑曰卽非趙璧吾自適吾意耳豈假十五城乎黔園益高之憩點蒼雞足禮佛衣遂靜聞骨於迦葉道場閃太史中畏爲塔銘由雞足而西出石門關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登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復策杖西番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火聚如迷盧阿壽諸名由旬不能悉據西域志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幟颶風無得免者卽玄奘法師受諸魔折亦備載本傳霞客如飛鳥行空豈非有大因緣在耶霞客西遊時已幻泡此身旣在佛土亦竟有委蛻意偶簡遺籍見有楊黼先生者隱居五華潛心理學一日思飯依法王行道飢渴見一人曰法王已雨衣某色女衣着男履者是也言訖不見遍覓卒無所遇因歸家其母聞刺啄聲急拖父履而出衣色復合遂叩母作佛禮仍以孔孟教化其里人霞客喟然曰三教終不外五倫耶吾先輩在澄江今其歸矣霞客於峨眉山前一札寄予其出外番分界地又有書貽某宗伯併託致予書中皆言所歷涉山川諸瑰狀併言江非始自岷山河亦不由天上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自崑崙之南中國入河水爲省凡五入江水爲省凡十一其吐納江蓋倍於河矣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唯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咸發自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爰著成湖江紀源一篇余友李端木名令曾江陰令與余爲刻入江靖二志中以訂彙經鄙註之謬霞客遊軌旣畢遠至滇南一日忽病足不良於行留修雞足山志三月而志成志凡八卷目錄詳遊記中麗江太守爲飭輿從送歸轉側笥輿者百五十日至楚江困甚黃岡侯大令爲具舟楫六日而達京口遂得生還是庚辰夏間事也旣歸不能肅客唯置

怪石於榻前。摩挲相對。不問家事。但語其伯子。峴曰。吾遊遍靈境。頗有所遇。已知生寄死歸。亦思乘化而遊。當更無所罣礙耳。願以不得一見諸故交爲恨。遂遣伯子。視石齋師於園扉。伯子歸述近狀。據牀長嘆曰。修短數也。此缺陷界中。復何問迷陽却曲。其彌留數日。前猶命峴。顧余馬渚。手作書。謂寒山無忘竈下。其篤於交情。湛然不亂。復如此。先生仙遊之三日。仲昭寄一札。報予曰。霞客竟作俗遊矣。臨終以詩乘託寒山。願吾子有以不朽之。予謂霞客不以遊重。而千古遊人。從此當以霞客重。其神仙狡獪。如東方體譽芝田。歸牽阿母衣。其至孝誠格。如曾參感嚙指而心痛。其萬里獨行。如巢父掉頭不肯住。其好奇耽癖。如李謫仙訪元丹。夢遊天姥。杜拾遺經木皮嶺。諸山佳者。居要其急。高義赴約。如卓契順帶惠州書。郭仲仁負坦安骨。而其介性所鍾。又往往在昔賢袷契之外。仲昭又言其遊有二奇。性酷好奇書。客中見未見書。卽囊無遺錢。亦解衣市之。自背負而歸。今充棟盈箱。幾比四庫。半得之遊地者。性又好奇人。遇冠蓋必避。遇都市必趨。有相向慕者。卽草履叩扉。袖中出半刺投之一揖。登堂便相傾倒。若贈言則受。投脫卽辭。次日不告行矣。以余聞之。江上諸友人所稱述。霞客非但重其遊也。生平事父母孝。見志傳及圖贊中事。兄如父。怡怡白首。庶弟受產鼎分。不以厚薄爲治命。追念所先。誠敬更篤。與仲昭勸遺文。梓遺集。復拭遺像裝潢之時。致禮先代墓碑。在風雨中。皆登而亭焉。辦祭田。倡族人享祀。曰。母教也。處三黨。見義必先。卹遺孤。撫弱女。遇歲稔。每出粟以濟。鬻桑。修膏津梁。與復古蹟。偶從君山。見祭張侯宗。璉於瓦礫間。因掘得楊文貞碑。卽爲鳩材。建宇。重勒碑石。郡邑大夫。咸嘉其義。江陰志。張侯廟在君山之西麓。宣德七年建。嗣本府同知張宗德。其功德詳少師楊士奇廟碑記。後圯。廢。宏治十一年。知縣黃偉。改天妃宮爲之。春秋致祭。

久之復廢。天啓四年，邑人徐宏祖，損貲重造。乞宗伯董其昌書。周文誼公所書。得少師碑刻于石。大學士周延儒爲之記。諸若琴瑟，再調無異情。子姓衣冠，分列無異視。三子次第成立，出異乳，無異育。與從旅舍分金，還金諸奇節，皆霞客饒爲之。不暇縷，數矣。霞客工詩，工古文詞，更長於遊記。文湛持黃石齋兩師，津津贊美，而霞客自怡筍簞，雅不欲以示人。今散佚遺稿，皆載六合內外事。豈長卿封禪書乎？有仲昭爲之校訂，此吾輩他日責也。霞客生於萬曆丙戌，卒於崇禎辛巳，年五十有六。以壬午春三月初九日，卜葬校馬灣之新阡。小寒山陳子爲之銘，銘曰：

遊龍飛鴻，追日御風。窮寰外躡域中，歸息於化人之宮。馬灣有鬣，德心是崇。先生天遊，而人曰佳壚。嗟乎，非吳下阿蒙。

書牘

寄徐霞客書

文震孟 濬持

隔歲多病。至秋尤劇。已絕北行之意。而都門知己。有相會者。謂功令方嚴。無五年高臥之使。臣乃扶病出山。臘月入京。又復大病。至今懷懼。殊悔此行之為小。草也行年耳。順婚嫁都畢。即不能如仁兄五岳之遊。深山茅屋。怡神養性。儘可自老。何事馬背黃塵。逐逐不休。且半載之間。孟長病。明卿亡。彌使人心悚而神傷。無論富貴利達之想。不啻涕唾。即功名事業之念。亦直如泡幻矣。今歲杖屨遊行何地。從前涉歷。已大可觀。今且彙成紀述。以導後遊。以傳千秋。使百世而下。知人間世固有地行仙人。不亦韻乎。如向所稱廬山頂上異人。言之猶足清我神骨。每當熱惱時。一思此景。何啻百服清涼散也。下缺

獄中答霞客書

黃道周 石齋

霞客兄翺翔以來。俛視吾輩。真鷄鶩之在庖俎矣。丙子歲。弟亦堅擬不出山。既而以兵薄都城。衆志悠悠。蛙螳癡心。欲搏空中廚。旋收急流之步。而事數乖馳。語出得咎。網羅四張。雲雷疊積。雖復縱壑三年。而加增一日。是蘇門高士。所掩口而不談。漢陰丈人所班荆而欲泣也。杖下餘生。不堪語道。感念墓草。惟有銷魂。子春下堂之悲。麟士倒籬之涕。與言發慟。今雖漸能轉側。而起立頽然。欲共搆紫藤。陟峻嶺。登華嵩。豈可得乎。賢郎遠來。甚可念。中緜翁重惠寒裘。浴以道意。既不忍辭。何以謝之。兄幸瑤攝。吾尙能來。未為別說。重貺轉上。道周頓首

遣奠霞客寓長君書

壬午四月

黃道周

庚辰初冬，拜尊公授衣之惠，知耿耿相念，如將遠別，神明相告，夢寐與通，過此十餘日，則束身北寺，雖致寒溫不可復得，乃知逸客靈爽洞見幽玄，雖不肯以天自信，未若尊公之契闊通神也。縉紳傾蓋白頭者多矣，要於嚼然物表，死生不易，割肝相示者，獨有尊公。憶壬申歲，買舟空山，望履華陽，相從敝寓，鷗峯之上，每以子瞻陳季常彼此相喻，今果驗矣。僕之受禍，毒於子瞻，而尊公中折，痛於季常，聖人已歿，郢匠斲斤，卽令台宕華賊，起於左右，僕杖履甚健，亦豈樂自獨從之乎？已矣。僕俸肉已消，五岳之期，據損其半，從此無意煙霞之外，唯足下勉讀書，時訪問令伯氏千秋之業，舟中草草作二詩，皆重還不成語，又恐以絮炙爲足下累，聊遣役効其驢鳴，非微自薦不足慮也。四月八日道周頓首。

囑徐仲昭刻遊記書

錢謙益

侯伯陽來知先生有長歌見贈，頃從祉生得之，隋珠和璧，錯落扇頭，至於片言相許，千古爲期，被斷緇以青黃，鮮混沌之眉目，俾得傳之其人，藉以不朽，則雖有百朋之錫，連城之割，豈足以逾此哉。萬卷灰劫，一身旅泊，一意拋棄世事，飯心空門，世間聲名文句，都如塵沙劫事，不復料理，唯念霞客先生遊覽諸記，此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當令泯滅不傳，仁兄當急爲編次，謀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間亦不可無此書也。聞其文字質直，不事雕飾，又多載米鹽瑣屑，如甲乙帳簿，此所以爲世間真文字，萬萬不可改換竄易，失卻本來面目也。知先生自有卓識，并與子玉昆仲具眼者商之，老眼多花，尙思見此奇寶，作點眼空青也。信筆附謝，何時更得一握手，快所欲言，徒有搔首耳。至後一日某頓首。

囑毛子晉刻遊記書

錢謙益

徐霞客千古奇人。遊記乃千古奇書。惜其殘缺。僅存數本。仲老攜來。思欲傳之不朽。幸爲鑒定流通。使此等奇人奇書。不沒於後世。則汲古之功偉矣。詩集序可付藁來。另寫登梓。未刻經目。并雲棲經直乞借一看。

諸本異同考略

陳 泓 謹 識

季會明本此爲最初錄本未見。

季諱夢良，會明其字也。霞客遊記自季氏始編次成書。蓋先生以庚辰六月終還家。墓志云：黃岡令爲具舟楫達江口，是庚辰夏間事。傳云：霞客歸以庚辰六月而馮志江源考小引則云：霞客以庚辰秋歸，故云當在六月終也。時已抱病至仲冬而病劇。傳云：霞客道長子，聞開視石齋於獄三月而返。逆石齋繫獄狀，悉措歎不食。石齋遣健書云：庚辰初冬，拜尊公授衣之惠，期知長君當以仲冬返。遂卒於明年正月。知未暇脫稿也。然季氏編次時，其書已有缺失。戊寅十一月十一日以後，共統十九日日記已卯九月十五日後，俱無記。而初入滇省諸遊記則全，迨乙酉之變，此書乃遭兵燹。後季氏再爲收拾，竟缺一册。意錄本之無遊太華、顏洞及盤江考者，卽季本也。

史夏隆本不傳

季會明云：滇遊記首册未失時，宜與曹駿甫曾借去鈔錄。今當往求之。後三十年，先生薨，子李介立先生，訪得駿甫本於宜興史氏，則又經史氏塗改另錄矣。介翁重請得其底本，從日影中照出曹氏原文，與季本互校成書，而史本乃不傳，但存其序一篇而已。

李介立本此爲諸本之祖

自季氏編定後，傳觀者不知寶惜。鈔寫者互有刪潤，文殘簡錯，句亂字譌。而滇遊首册又全失去。介翁積年苦心，訪得曹本於宜興史氏，乃其書又僅四册，已非全文。故缺者仍不可完。僅於故竄塗抹中得

遊太華顏洞及盤江考數記。以錄入季本。兼爲訂正譌誤而已。嗣後諸人所指爲原本者。皆係季本。其稱改本者。不知又係何人所改。疑齋先生乃認爲史本。誤矣。今記中所注下缺。皆係介翁筆。

奚又溥本卷首無總目

此視季本。雖稍有刪改。然較諸他本。差勝。故備存其目於左。

第一本

徐霞客傳附囑仲昭刻遊記書。

奚又溥序

遊名山記

遊天台山日記

遊雁宕山日記

遊白岳日記

遊黃山後記

遊廬山日記

遊嵩山日記

遊太和山日記

遊恆山日記

遊天台山後記

遊雁宕山後記

遊黃山日記

遊武夷山日記

遊九鯉湖日記

遊太華山日記

遊五臺山日記

閩遊日記

關後遊日記

第二本

西南遊日記一自崇禎九年九月初九日至十年正月初十日。
西南遊日記二自十年正月十一日至閏四月初七日。

第三本

西南遊日記三自閏四月初八日至六月十一日。
西南遊日記四自六月十二日至七月二十日。
西南遊日記五自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二十一日。

第四本

西南遊日記六自九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南遊日記七自十二月二十五日至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西南遊日記八自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七日。
遊黔日記一自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十九日。有提綱。
遊黔日記二自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

第五本卷首有季會明曹宸采小記。

遊滇日記二自八月初七日至二十九日。有提綱。

遊滇日記三自九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第六本

遊滇日記四自十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滇日記五自十一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第七本

遊滇日記六自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有提綱。

遊滇日記七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四日。

第八本

遊滇日記八自三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滇日記九自四月初十日至二十九日。

第九本

遊滇日記十自五月初一日至三十日。有提綱。

遊滇日記十一自六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滇日記十二自七月初一日至三十日。附永昌志。附近騰諸彝說略。

第十本

遊滇日記十三自八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

遊滇日記十四自九月初一日至十四日。有季會明小記。

雞山志目

雞山紀略

雞山各剝碑記

麗江紀略

法王緣起

遊顏洞原注云。以下兩則。係滇遊日記一事。因原本統首冊。故附錄於此。

遊太華山附瀛中花木小記。

溯江紀源原注云。刻本邑馮志培邑陳志中。有小引。

盤江考

隨筆二則

靖江楊天賜本

共分十二本。第一本即從名山遊記起。無總目。無傳序。第二本首載史序。第四本日記八下。即載盤江考。遊顏洞遊太華山三篇。第十二本載霞客詩。賦得孤雲獨往還五首。有黃石齋跋。題小香山嶽花堂詩五首有序。遊桃花洞一首有序。婁子柔慈母篇。黃石齋詩。七言古一首。有小記。及陳明卿文湛持跋。輓詩二首。錄一首。黃石齋書。獄中答書。壬午四月遣奠霞客書。文湛持書。錢傳。陳木叔墓志。

銘末附楊天賜跋。

此本黔遊記以上視諸本最爲缺略。而黔遊記以下視諸本稍爲完善。有足補奚本所未備者。疑亦從李本錄出而意爲去取者也。

梧棲徐氏本

卷首亦無總目。其本數篇目俱同奚本。但分提綱之四爲八。每本俱有遊名山記四字。首載發傳。次楊擬齋前序。次楊擬齋後序。序見首冊。

此本不知何人所定。疑亦從李本錄出。而以己意爲刪潤者。黔遊記以上視楊天賜本。雖爲完善。黔遊記以下則視諸本殊多缺略。

邑中夏氏本

前後編次俱同奚本。第後又增入詩文一冊。中有吳靜開禪侶詩六首。有引。附邑志仙釋傳內靜開事略。黃石齋七言古詩一首。多項仲昭鄭堇陽二跋。石齋分圖十六韻。有小記。石齋七言絕句十首。有小記。石齋五言古詩四首。有小記。唐大來古今體詩共三十首。皆楊天賜本所無者。

奚氏又一本

卽從奚氏原本錄出。後復以諸刪本點竄於上。真可謂逐臭者矣。末卷所載詩文。除與楊夏二本相同外。又有周挹齋重建君山張侯廟記。張元春秋圃晨機圖記。李本寧秋圃晨機圖引。後宅張氏本。又有夏繼芳秋圃晨機圖賦。王季重徐氏三可傳。徐氏家傳。吳國華徐霞客生壙志銘。

辨證

徐鎮

天台 筋竹。諸本或作筋竹非。案嶺表錄。南海岸邊沙中出沙筋。一名越王竹。北戶錄。嚴州產越王竹。入用爲酒甕。地志。衢州有筋竹山。又案天台圖經。筋竹出台州五縣。皆有玉篇。筋俗筋字。竹譜。筋竹。竹之多筋者。夫嚴與衢在台之西。公遊台山。自寧海奉化來。在台之東。去嚴衢八百餘里。則台州之爲筋竹無疑。或作金亦非。

鴈蕩 八畧。卽慈巖松巖慢巖東巖朱巖沙巖之類。案浙省全圖。自定海迤邐西南至樂清。凡以巖名者

十餘處。而字書不載巖字音義。諸本或因浙東海界有竹巖東巖竟譌作巖非。

白岳 丙辰。諸本作丙寅非。

鯉湖 石所山。諸本作石竹非。案志。石竹山在福清縣。其上亦有九仙閣。化龍窩。諸勝。石所山在仙遊縣。

宋林光朝劉夙嘗登是山。曰。天下佳山水。未有鯉湖。石所山者也。據此則與鯉湖並稱。其爲石所無

疑。

鴈宕後 中裂一壘。或譌作壘非。案壘。集韻。轉角切。音學。堅土也。後石壘如門。從此壘。集韻。許慎切。音

裂也。罅也。揚子方言。破而未離之謂罅。書洪範疏。灼龜爲兆。其罅圻。

閩後 七月十七日啟行。下諸本刪去二十一日。至如履平地二十二字非。

江右十月十七日記。陸行五十餘里。下諸本刪去至草坪爲常山玉山兩縣界又五十餘里十六字。

十一月初十記。又五十餘里。始抵建寧云。建寧。或作建昌非。

十一月十五日記 從姑。諸本作麻姑。非。案麻姑山在建昌南城縣西南。從姑山在縣東南。因次於麻姑。故名。不得以上有麻姑云云。竟混作一山也。

楚正月二十二日記 凡住寺者三日。下諸本或脫去初行山間。至蓋實景也。等字。

粵西七月六日記 下擬支屏。榿音件。閉門橫木也。諸本作槿。非。

六月廿五日記 菜甕橋一作蔡甕。

八月十二日記 劈竹鋪一作劈刀。

十一月十五日記 有岩在路北下。諸本或刪去循之將往水岩句。非。

十一月十七日記 黃君復以銀燭贈予。銀燭。範銀如燭者。一作銀錫。

十一月十八日記 桐槽。一作桐槽。

十二月廿二日記 方石中橫下。諸本無。諺號為棺材石句。

黔二四月廿七日記 小註烏鳴關在安南衛七字。疑後人濫增。當刪。

大華 猗蘭閣。一作漪瀾。

滇二八月十八日記 蛇場河。一作蛇床。

八月廿四日記 尤而效之句。下一作欲索多錢。且先索而後授餐。及出餐。又惡云云。

八月廿五日記 勃窣。諸本作勃卒。非。按司馬相如子虛賦。嬰璠勃窣。上金堤。注。勃窣。匍匐行也。

八月廿八日記 八蟻者。香。一作鄉。

九月初七日記。與君來時相後先也。句下。一作余於是始凜然悚。遽忻然幸。深感前止宿者之厚情。而不當以私衷億度之也。

九月十七日記。駐朝陽者數日。句下。一有而總持又非常住。久擾殊爲不安。雨竟日復一日三句。

九月廿三日記。梅桐郁梅疑當作海。

九月廿五日記。由其西向西南下。第二四字。一作東。

九月廿九日記。西南涉溪。其溪似西南流者。兩溪字。諸本作塢非。

滇四 十月十二日記。何六安巢阿何曾爲六安州。故云。諸本或作陸涼非。

十月十三日記。由天女城盤金沙山。山。或作江非。

十月廿四日記。亦池濱聚落之大者。下一有而田則不能成整焉八字。

十月廿六日記。譜明。一作普明。

十一月六日記。小注。勺漏。一作勾漏。

十一月六日記。者坊關坳音勤土壁也。諸本或作地。或作北。俱非。

十二月五日記。江驛。按輿志。作姜驛。

十二月七日記。沸流懸度於上。一作沸流倒懸懸度於上。

又。有寺當邨之中。一作有慈雲寺當邨之中。

十二月廿八日記。香木坪。一作木香坪。

滇六正月十九日記 爲鬱攸所焚攸諸本作茶非按神荼鬱壘乃守禦神名未聞其司火政也

二月八日記 每十二年逢寅諸本並作十年逢寅疑非

滇八三月廿五日記 又八里抵西麓下一有路北二字以路北有寺作一句而以當路北三字連下句

讀

三月廿七日記 皆西轉而北出一作皆北轉而西出

三月廿八日記 羅岷山岷一作岷

又 噤和哥甸哥一作歌

四月初十日記 脊北亦中窪瀦水焉下一無西一里三字

四月廿九日記 闊幾盈四五丈丈一作里一作尺

又 馬場河一作馬腸河

滇十五月初二日記 雲峯山峯一作嵐

五月廿四日記 王翰撰時之文一作王翰時撰而以之文二字作之墳連下句讀

六月初十日記 俞來就婚下一有去歲冬底乘龍六字

六月廿五日記 余返寓抄書下諸本作下午劉以素肴四品餽劉北有以斗米牛肉餽且北鄰花

紅云云者非蓋既有素肴米肉不應更摘花紅當非李也

滇十二八月十九日記 俯瞰蒙城如甌脫也甌脫諸本或作甌粵非

按史記匈奴傳中有塞土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韋昭注界上屯守處爲甌脫。索隱引服虔注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據此乃見比擬之切。若作甌粵大謬。

八月廿三日記

余去年臘月十八他本或作廿一日非

外編墓志

自雞足西出石門關石門諸本並作玉門非

按玉門關在西北雞山在西南而岷崙適在玉門關之西南在雞足山之西北相去各數千里公自雞山出關至岷崙不須迂道玉關也。况公江源考云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以窮江源。又云江發源於犁牛石南流經石門關而入麗江據此則爲石門信矣。

已上辨譌五十餘條第取向來傳寫各本摘出附辨以見楊文定公暨陳君體靜定本之善。至兩本中互異處亦並載入以備考正如某字一作某字之類。卽係兩本中互異處也。若時下胥鈔任意刪節甚有一手錄本而前後互異者均不置辨識者鑒之。

孩浦徐 鎮篤峪識

遊記補編

詩

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有序

予兄雷門結廬種梅於小香山山以吳妃採香名也千年跡冷荒邱一旦香生羣玉不特花香境香夢亦香可謂不負此山矣堂顏爲坡仙筆坡仙愛梅花以名堂予兄借坡筆以酬梅可謂不負此花矣堂後削石爲壁剉石爲池面石爲軒中供繡大士旁設榻几以憩客月隱崖端則暗香浮動風生波面則泛玉參差其近景之妙也堂前凭空攬翠岫樹江雲羅列獻奇帆影檣前墟烟鏡裏陰晴之態互殊晨夕之觀覓別其遠景之妙也可謂不負此堂矣予來時倏雨倏晴予兄課僕移竹前村乘月種之中夜寒甚各擁褥浮白而觀觴政勦聲互相磊落孤山詠裏羅浮夢中未見此豪致也可謂不負此遊矣予與兄同有山癖予之汗漫無所取裁兄以一邱一壑過之且築壑於側與山繙生死盟必如予兄而後爲不負此癖也行吟之餘忘其蕪鄙敬列如左以當山中蛙鼓云

得壺字

佳跡空山漫記吳幽人逸興寄髻蘇種來香霧三千界削就雲根第一株水月遙分大士供陰晴遞換小山圓片時脫盡塵凡夢鶴骨森寒對玉壺

得橫字

徐霞客遊記 六 補編

幻出烟蘿傍玉京。須知片石是三生。春隨香草千年豔。人與梅花一樣清。混沌鑿開雲上下。崆峒坐倚月縱橫。峯頭且莫騎黃鶴。留逼（此逼字如曲中唱逼之逼）江城鐵笛聲。

和兄韻

結廬當遙岑。愛此山境寂。展開明月光。幻作流霞壁。壁上疊梅花。壁下飛香雪。冷然小有天。絢矣衆香國。香留一作游。妃子名。花灑名賢筆。名以還山靈。筆以表山骨。幽人物外緣。今古妙臆合。造化已在手。香色俱陳迹。相對兩忘言。寒光連太乙。

醉中漫歌

吳妃當日將香採。此地遺名遂千載。香魂芳草幾悠悠。泡玉連珠爲誰在。天留名壤待名人。吾家季兄能采真。九龍萬笏掉頭過。愛此荒寂之鱗响。冰雪長盟物外契。烟霞幻出人間世。一斧劈開混沌天。千株忽現崆峒樹。遶屋梅花香更（更字從芳草二字生來）清。當窗竹影雲俱輕。梅香宜月竹宜雨。一時雅致誰與并。我來恰值陰晴會。曉色空濛夜明媚。雨中移竹月中栽。客與梅花同一醉。（夢）不知孰主孰爲客。不知是梅還是月。此時香色已俱空。三島十洲竟誰別。自憐從來汗漫偏。將無失卻壺中天。何如向此媚幽獨。長抱月明朝紫烟。

月中種竹歌

香山仙子孤山癡。愛種梅花向明月。花香月色兩空濛。更借琅玕點幽碧。帶雨遙分前浦雲。當窗漫鑿峯頭石。移來細細記南枝。種去蕭蕭映香雪。移時雨候種時晴。透嶺披巒月重白。初照揮鋤若有神。再照清

標次第出一株新栽鸞鳳翻兩株對舞蛟龍立三株四株幾十株影搖星斗天文拆一鋤一盃月倒吸一
株一醉風生腋當年何數竹林賢此日稟成君子宅羅浮夢一作香杏翠凝裳湘水魂清一作清玉爲骨
尙憶騎鶴陸峴遊翻恨中無此香色撒卻手中九節筇和雲好共此間植他年酒醒一作醉竹成林分向
瑤池配丹闕

遊槿花澗序

澗去梅花堂一里堂以幽澗以壯各擅一奇亦相爲勝一如洞門仙子環窈窕之雲一如天際真人
標峨嵋之雪予兄旣種梅以關山復買松以存澗予兩遊俱從月下石得之白松得之清於泉之觀
未也庚午崇禎三年春季乘雨躡屨九天風雨三峽波濤觀斯盡矣并記之

睡足山中雨起探雲裏泉重崖一作百萬風掩映復道水潺湲澗是桃花舊波搖松影鮮層層聲鳴石矯
矯勢垂天吼虎深藏峽狂龍倒掛川怒疑連壁墜宛似趁風旋玉迸絲絲立珠傾箇箇圓石文喧舊鼓松
韻押疎絃叱咤驚虞美嬌啼響杜鵑江光借飛影海勢助雄濺轉覺一山靜遙分衆壑妍我來當雨後波
去落衣邊始信前來與無如此際綠銀河謫飄渺華表鶴躡躡灑雪魂俱白披濤骨欲仙誰施開峽斧更
賴買山錢巧樹皆垂臂危岩並倚肩石牽綯作幙松滴翠爲鈿隔塢飛雲屐凌空駕鐵船不愁山欲暮共
與水爭先何必尋三峽還須受一塵

賦得孤雲獨往還五首

秋空淨無極兀兀片雲孤不與風同駛遙令雨自蘇卷舒如有約尺寸（翁字出）豈隨膚我欲神相倚從

之逕轉無。

爲靈并爲電，感慨彌天總是雲。跌入孤雲，誰能繪霄漢。了不作氤氳，捧日開朝霽。飛霞散夕曛，此中無一繫何處着紛紛。

出岫何幽獨，悠然颺碧空。正予不往，不還時，寫出情態，遙分秋水影。忽度夕陽風，妙接長天不留蹟。冷月若爲容，歸宿應何在。崆峒第一峯。

彩霞竟何往，蒼狗自徜徉。出沒千峯迥，夷猶一壑長。鴛飛難作伴，龍躍爾獨字。豈相忘，不待仍收轉。爲霖日方令天漢章。

卷舒有妙理，誰云倦始還。垂天寧幻態，觸石豈無關。神遠羣俱淡，情空跡自閒。始知能體物，造化掌中刪。
壬申崇禎五年秋，同徐振之泛舟洞庭，還宿楞伽山，卽席分韻，共賦孤雲，獨往還，而振之詩先成，喜其詞意高妙，備極諸長，因錄於上方。知予作之不逮也。七月望日，弟黃道周拜識。

哭靜聞禪侶六首有引

靜上人與予矢志名山，來朝雞足，萬里至此。一病不痊，寄榻南寧崇善寺，分袂未幾，遂成永訣。死生之痛，情見乎詞。

曉共雲關暮共龕，梵音燈影對偏安。禪銷白骨空餘夢，瘦比黃花不耐寒。西望有山生死共，東瞻無侶去來難。故鄉祇道登高少，魂斷天涯只獨看。

崎嶇千水復千山，戒染清流忍垢顏。上人戒律精嚴，涕吐不入水，在舟遭此危疾，寧以身累受衆詬罵，登

不污清流也。魚腹臥舟寧衆誦，龍華寄榻轉孤潛。可憐瀕死人先別，未必浮生我獨還。合淚痛君仍自痛，存亡分影不分關。

客裏仍離病裏人，別時還憶昔時身。死生忽地分今日，聚散經年共此晨。發足已拚隨壑轉，到頭空說過河頻。半生瓢飲千山屐，闕送枯骸瘴海濱。

同向西雨浪泊間，忍看仙侶墮飛鳶。不毛尙與名山隔，蕞革難隨故國旋。黃菊淚分千里道，白茅魂斷五花烟。別君已許攜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鵑。

鶴影萍蹤總莫憑，浮生誰爲證三生。護經白刃身俱贅，守律清流唾不輕。一簣難將餘骨補，半途空託寸心盟。別時已恐無時見，幾度臨行未肯行。江中殺劫上人獨留刃下，冒死守經，經免焚燬。

一番魔障一番愁，夢寐名山亦是貪。井不及泉無論九，河難復渡尙呼三。疲津此子心惟佛，移谷愚公骨作男。幻聚幻離俱幻相，好將生死夢同參。

附靜聞事略

馮志仙釋傳，靜聞迎福寺僧蓮舟法嗣也。禪誦垂二十年，刺血寫成法華經，願供之雞足山。丙子崇禎九年，同護客西遊，抵湘江，遇盜槩墮灘水，肇經於頂，獨不失遺。後竟以病創死，震客爲函骨與經，問關五千餘里，供雞足之悉檀寺，并瘞骨焉。太史閃仲儼爲塔銘。

雞山十景十七首

絕頂四觀東日西海南雲北雪

徐霞客遊記 六 補編

芙蓉萬仞削中天，搏撓乾坤面面懸。勢壓東溟日半夜，天連北極雪千年。晴光西洱搖金鏡，瑤色南雲列
樹本作引，綵繪本作綺，鐘奇觀盡收今古勝，帝庭呼吸獨爲偏。

日觀

天門遙與海門通，夜半車輪透影紅。不信下方猶夢寐，反疑忘打五更鐘。

雪觀

北辰咫尺玉龍眠，粉碎虛空雪萬年。華表不驚遼海鶴，崆峒只對藐姑仙。

海觀

萬壑同歸一壑漚，銀河遙點九天秋。滄桑下界何須問，直已乘槎到斗牛。

雲觀

白雲本是山中楊，本作無心物。南極祥光五色偏，蒼地兜羅成世界。一身卻在玉毫巔。

華首重門

巍崖高聳白雲端，翠壁蒼屏路幾盤。重闕春藏天地老，雙扉晝扃日星寒。金欄浩劫還依定，錦砌當空孰
爲攢，何必拈花問迦葉。岩岩直作破顏看。

太子玄關

菡萏亭亭影倒靡，凌空忽透枕中符。崆峒無跡潛翻鳥，閬苑有天常在壺。影入循環雙竅迥，座通呼吸一
身孤從茲脫盡人間滓。兩腋風生骨欲蘇。

羅漢絕壁

列景標霞景色酣，莫將枯寂覩雲嵐。面來絕壁雲常定，放出重巒石共參。枝借翠微栖各一，水供香積獻分三。藏頭換骨形何幻，崖靄層層露法曇。

獅林靈泉

千襪明珠孰爲探，靈源絕頂落靈龕。湛搖松影雪千尺，冷浸梅花月一潭。碧玉眼中丹潏液，青蓮舌上露成甘。滿林不乏人天供，洒作天花潤法曇。靜裏泉流石忽穿，峯頭明月鬪娟娟。竅通骨節涼生髓，源自頭顱玉作涎。祇道醍醐天上落，直將沆瀣掌中懸。青衣丹鳳尋常事，誰解靈源此更偏。

放光瑞影

靈區迴合轉祥輪，五色氤氳法界新。透卻塵關空卽色，翻成寶相影皆真。屢樓非海誰噓氣，玉鏡中天獨攝身。轉覺一山凡草木，含一作金。暉灑影遍精神。

浮屠縮勝

阿育當年願力雄，高山深處露神工。諸天環向尖皆合，一柱孤撐樅正中。勝壓鰲峯仙鎖鑰，光搖鸞嶺玉芙蓉。峯頭王母如相過，長劍啞矚此又逢。誰將手影布神通，仙掌凌空結構重。震且名山膺九錫，巽門文筆插雙峯。翠微四壁開生面，金粟三天現法容。漫向慈恩誇作賦，滇南此日壯登封。

瀑布騰空

三支東向誰爲鑰，正練中懸萬壑前。鼎足共瞻雞在後，澗頭忽見馬爭先。珠璣錯落九天影，冰雪翻成雙壁喧。我欲倒騎玉龍背，峯巔楊本作頭，羣鶴共翻翩。

傳衣古松

碧樹千尋雲影重，凌風老幹獨蒙茸。直將秦帝登封物，常作僧伽護法龍。鱗甲半天楊本作空，猿臂舞幢幡千隊，鳳毛縫浚冰飽雪千年煉，還共拈花一笑俱。

古洞別天

鸞鶴空山路渺茫，重巒絕處逗雲房。何人天外能來往，有洞花間獨闕藏。瑤草瓊枝開自落，金莖玉乳滴還長。神龍百尺潭時護，不許桃花出夜郎。洞天原不在人寰，三派東邊更躋楊本作仰攀，直到萬峯窮極處，忽懸雙闕竊冥間。碧桃開落門常在，玄鶴縱橫路不關，東向蓬萊三萬里，片雲時去又時還。

題贈

詩

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

天下駿馬騎不得，風髻雪尾走白日。天下畸人癖愛山，負鐙瀉汗裹白石。江陰徐君杖屨楊本作杜履雄，

滄浦黃道周石齋

自表五岳之霞客。爲肩鶴體雙腫青。汗漫相期屢不失。事親至孝猶遠遊。欲乞琅玕解夜織。萬里看余暮下樓。擔囊脫屣驚鳥啼。入門吹燈但嘆息。五年服闋猶麻鞋。貴人驛騎不肯受。掉頭畢願還扶藜。自言早歲適鴈宕。絕藤級絕窮下上。天台石梁平如堯。青霞括蒼局于掌。中年復走西鐘山。焦飯十日支霜盤。道逢採藥授雲餐。帝子欲爲歌路難。巨盧老僧亦下拜。雞足道人分沆瀣。磨頭豆豉（同豉）石泉茶。夜中日出曠滄海。聽君言下何蕭然。引人披嶺捫青天。所探幽奇旣如此。豈有人嶽當君憐。東魯仲尼去千載。西羌大禹死何在。書生抱膝空伊唔。卽化喬松安足賴。去年先輩繆西溪。起草授楊天下疑。精魂已上託烏兔。未有人識其端倪。何況操蛇窟穴底。千山爲貌隱千水。乃欲搜剔窮真靈。不畏巉巖不避死。世間兩物惟鼎劍。燒海剗山寫涼飈。少年學道須及時。簪紱累人孤書詩。當時諸公嘆。喉鶴悔不從君爨。蹲鴟卽令關門散百一。醫巫吹角愁銅狄。蒼崖黃窪不可尋。令威灑血迷墳迹。君猶跋涉從東來。兩鬢不突生飛灰。城郭比人更柔脆。田春史義安在哉。男兒不仙必良將。驅龍凌波破蕩濛。挽河洗甲天下清。安能對鏡坐相向。終身潦倒爲時人。牽船引纜傷路塵。彎弓聞虎行逡巡。寂寂寥寥過冬春。何不還家酬所親。聽君霏語當采真。跣足北窗箕踞濱。而必棲棲櫻此身。

徐霞客攜小舟追予至丹陽。感念昔日萬里造膝。今復依然得陳宿諾。爲之道故。不覺成篇。崇禎三年二月旣望。漳海石人黃道周急就之章。

霞客遊之奇。無如盤山一遊。予歸自宣錦。憩白海。奇永平山水甚。駐釣臺。俯危石。一過崆峒訪道之處。有盤山焉。竟數日不能去。所見古松百株。半掛藤蘿。半星斗。疑野僧。疑詩鬼。歸示霞客。霞客踵及燕山。

劍及雲中無何而窮至嗟乎將吏如君半肩行李無疑無長佈名王不足繫也霞客着屐破旃裘石齋落筆驚風雨故宜兩絕予題卷並在丹陽道中長洲陳仁錫識

霞客生平無他事無他嗜日皇皇遊行天下名山自五岳之外若匡廬羅浮峨嵋嶽嶺足跡殆遍真古今第一奇人也常徒步萬里訪石齋於墓次石齋北上又衝寒追及於雲陽道中沽酒對飲且飲且題詩詩成而酒未盡文不加點沉鬱激壯遂成絕調蓋以奇人遇奇人當奇境而成奇文固宜也霞客出以相示因題其端而識之時予方以請告杜戶讀唳鶴蹲鷗之語令人雲臥之念彌堅矣辛未夏五既望竺塢山樵文震孟題於清瑤嶼

此黃石齋先生贈江上徐霞客之作也先生學行清古弁冕吾署而挺身救華亭錢鶴錫前文淵閣大學士於舉朝結舌之日尤人所難先生於世殊落落而雅善霞客霞客遊遍天下所交多一時賢豪長者而尤心許先生走萬里而謁之窮山夫自世俗觀之則幾於嗜痂之癖矣霞客知余之樂觀先生之言也出示此詩余因有感焉水心項煜識

石齋過毘陵爲余言霞客之奇徒步三千里訪之墓下當事者假一郵符卻弗納時聞余在羅浮則又徒步訪余於羅浮往來海上真有草契順之風言甫畢石齋去而霞客來聞石齋之過也追及之丹陽得所爲詩而歸余適病瘵嗽榻上一舉手而已亦欲少有結撰以酬千里羅浮之雅痰病殊劇聲氣不屬竟不能成初石齋謂余曰方墓下時有筆墨之戒至今耿耿不知此連何日能償故丹陽一見即償之其云石人急就章蓋已數年之約矣遜園叟鄭鄴書

和徐振之先生孤雲獨往還原韻五首

黃道周

此首自敘

野水笑人曠。秋深知客孤。江風催雨老。漁火報燈蘇。奇句家計分浮梗。乾坤動剝膚。柴桑行可覓。能得隱隣無。

此首敘泛舟及還宿事

笠澤無停棹。杖頭不繫雲。帆隨風意致。山與夢氤氳。古洞扃幽戶。殘崖倒暮曛。每逢巢鳥盡。羅月想繽紛。

此首合題即孤雲以寫霞客

不忍闕幽獨。因思別壑空。閒過長隊峽。戲織打頭風。絕壁三分篆。堅匏五石容。心知無一可。更上最高峯。

此首傷時

虛逃無所往。白醉此徜徉。古蹟有代謝。時人空短長。同心宜送遠。得句偶難忘。昨夜乘霞月。又涵霜露章。

此首訂別而老臣憂國之念復於行間畢露

何處不仙嶠。長遊已大還。猿魚新換徑。虎豹久迷關。天縱幾人逸。生扶半世閒。楞伽言語外。別寄與誰刪。

燈下依韻和徐振之孤雲獨往還之作並書請正不能如振之之體物備妙也弟道周再識

孤雲獨往還。石齋原舉以似霞客。此詩則石齋分韻詩既成。而又和霞客韻。蓋即以爲贈言也。惜石齋

原韻不可得見。而霞客詩乃竟以石齋手書而幸存。噫亦異矣。按石齋贈霞客詩帖。今可見者凡四。或

稱霞客。或稱振之。振之者霞客字也。陳泓記。

分圖十六韻有引

黃道周

徐霞客自毘陵來，訪予山中，不一日，輒搜奇南下，覓藍輦追之，百里乃及，相將於大峯巖次，兼訪劉完公，孝廉不值，阻雨分圖，各得十六韻。

須字

鹿豕追羣天下無，四千里不停斯須，剡舟直望青天上。(此言霞客之來)山靈莫笑老人愚。

懷字

豈無山鬼不開懷，雲樹仍將鴻爪埋。(言其來而即去)不信呂稽當日駕。(起追字意)曾分鐵杖與芒鞋。

君字

墓下松新未老雲，林疎山淺合慚君，悔不結巢黃海上，銀雞皓犬試慙慙。

林字

投杖成龍去莫尋，啣書青鳥尙遺音。(當至語)此生便使無雙足，猶擬扶藍過道林。

雄字

薜蘿山長亦稱雄，未畏道人屢似風。(此因追及喜甚而返作自誇之辭)放却鳥身一百里，依然鶴伴未

開籠。

能字

緩步先蹄我亦能，曲鉞頑石各何曾，萬事讓人騰躍去，讓誰先接手中藤。

流字

憶別華陽三洞頭。(追敘王中丞事)小舟夜去不勝愁。家園未透包山洞。况領銀河何處流。

窮字

井欄語鮪意未窮。錯引駛馳東海翁。里巷危樁空老大。(收轉前首愁字)不知人慣藉雲中。

滋字

湧霧埋霾風雨滋。炎蒸正值火雲時。清秋過此能多少。(此首謝其來訪意)誤聽蟬聲鬧採芝。

來字

威靈未遑鬼能猜。(此敘訪劉阻雨事)不合衝炎冒雨來。(青坪之思謁大巖之訪友真堪並傳千古)遂

使此峯成突兀。後人輕指青坪哀。

看字憶大巖山講堂未就

玉室金堂何處看。愁分許邁自臨安。洞霄講舍荒初業。空囑流雲寄掃壇。

蘇字

九疑兩室語模糊。一一從君領畫圖。黃犢少年行不到。白頭風雪幾時蘇。

嵐字

上格真人不署銜。間分真氣爲開嵐。抄丹擲劍兒曹事。無數石頭不放參。

搜字劉完公已出洞溪

餘霞客遊記 六 補編

積艾焚山今已勾。枕中寶字各停搜。名賢不吃明光草。海上新詩舊本作書。寄碧鷗。

齊字嘗再至此山爲風雪所阻。

少年曾此輟攀躋。凍雪權松十丈梯。每道名山藏拙穩。老來相迫已如泥。

薇字山下是三十年前館所。

山南山北舊開幃。書罷柿蕉已十圍。餉灸燒猪今已矣。首陽人自進餐薇。

七言絕句十首有引

黃道周

前在雁宕見陳木叔送振之詩有云。尋山如訪友。遠遊如致身。甚愛之。今振之重自薄中歸。遂用此爲韻得十絕請正。并以爲別。

尋

吐餌江魚掉尾深。驚麟何處更追尋。餅師酒保時交語。錯對孤鴻天上音。

山

有翻應知自化山。翻空毛毳尙開關。飛魚上下青煙路。不與啼猿訴往還。

如

焚車屠馬爾何事。弄鳳嬉龍我不如。寄語蘭臺舊藏史。安期初不讀奇書。

訪

餅龜白日自相訪。江海居然不可方。刷就落毛希有背。載誰萬里共翱翔。

友

羌魯西東何處友。椰鬚象鼻一虛舟。僂華盡作婢兒事。絕倒崑崙老上頭。

遠

紅汗灑人白髮遠。燈花炙客旅思繁。五湖硯底星星暈。縮地工夫不是丹。

遊

老來最敬鄭公業。近事休談馬少遊。閑卻一身成野鶴。依然項背似沙鷗。

如

斐几籐床亦自如。涼身驚托火輪車。平看岸谷成魚齒。莫向方壺坐釣魚。

致

遠道白雲安可致。能來黃竹幸相期。遲收不死東方草。誤典商顏無盡芝。

身

絕跡依然不離地。出世何曾得避人。還君六尺盧敖杖。攜我章亥五步身。

五言古風四首有跋

一

魯叟既以頽。王跡安可作。風雅失經緯。黼黻掃本作冕委冠籜。能人滯習尙。鉞冕本作裘隨俗目。不論理所在。買楮爲鬼祝。一夫食千耳。久痼無百藥。誰能洗衆胃。慨然秉吾卓。孔禰有高氣。所惜爲崖略。李杜

黃道周

足真性時亦見落魄。餘子官亦長。韓蘇附道籥。聘者自爲雄。制者自爲格。噉者自爲醇。飲者自爲粕。大小既已揚。本作以見。誰復司其錄。野子噉一言。要未違古宿。削采就龍象。弛力爲虎縛。此道關聖賢。豈必泥高爵。時平無傑論。筦笑各當哭。上材愧繁露。中賦慚白鶴。徒以麟鸞心。混茲犬豹羈。由基一失毅。猿狖遂反搏。不畏明鏡蝕。所畏白日曜。庸俗無足談。賢者何不擴。搯腕數姬孔。掩眦放鼠雀。豈楊本作罷。有萬無當。受有千不惡。悠悠宙合間。何物等龍螭。倘逢巽一作英談。心者一爲語。曠昨。

二

斯道莽顛際。約非目所見。作者已如林。要未審正變。治亂繫風教。文藻何足炫。幽秦重沉奧。周召尙和倩。微道貴綜至。正節得博練。羊干爲青雉。二東表奇撰。一作發談。辭鬱高堂生。千言記作絕。射燕賈山無高。談一字發一竹。楊本作并。遂遂諸兒曹。尙未理駭選。盆壺開鼈咳。遂欲掩雷電。心孔既以細。危坐詫井面。皇皇朱玉微。白晝生刀剪。疎楊本作衛。人訾周詰。下土醜皮弁。庸飽享千金。圭璧寧不賤。蚤藉爲他山。惜晚集微霰。璞琢不可還。龐衣托純緣。君子薄浮雲。未忍棄文獻。蠅翠登高臺。何所貴。鸞扇始寧倪。同學華陽周。特薦所識毋。乃阿聞道已不戰。引臂扶日繩。開心寫月串。餘眸付蟪蛄。諒不覩征禪。千春洵迂途。吾道寄一線。再磨淮西碑。重駁轍軼卷。所媿諸華人。蒿松復同傳。

三

白頭無令名。蒼生安敢計。膠目謝邸報。掩耳閑時戾。直道歸細民。高招安得勢。側柄倚嚴堂。清論無所麗。驥鼠自珍角。世事何芥蒂。寂寞還書生。胼胝問稟羿。四方日怙亂。瘼狗莫以獮。蜂蟻傍霄輝。衣雪何所稅。

平臺有高蓋，西塢有金鑿。司坊有俊鷹，豐豆有肥駟。野人安所知，木客還薜荔。朝理北山琴，暮息東皋肆。行躡青谿屐，坐鼓少海柅。就水八十步，築壘可百砌。此意已云足，豈復知文藝。仁畦少螟蟻，道廩足粗糲。滿世珠玉屑，信美不納背。况彼筆硯間，毫末安所鑿。石戶分民一作良疇，義農序家世。勃然自比屋，北渚倘連袂。所少高駝楊本作騶人，一爲試點綴。春水生鸚鵡，夏田長雞甌。狎身久益清，楊本作羈頂踵亦羊裔。頽願諸兄弟，能無中所滯。念彼作炭夫，正容爲歛涕。

四

夏日焚百草，蘭茝休相求。大海涵巨魚，波瀾排青坵。明聰識時彥，談笑分宵憂。葛侯初柄蜀，井溷皆調搜。李相在安邑，亭館勒訂籌。所值一作佚，旣區區。未遑敷遠猷，搏空繞一作火燒。中廚騎危斷，八駟含睇觀。申韓蹶語辭，伊周此論一。以馳玄風遂不酬，念昔古聖賢。舟楫常安流，中疢未有徵。外疾易爲瘳，吉甫懷仲山。召伯襄申侯，哲匠一已矣。袁賈難爲謀，元凱十六人。不及韓與歐音極意形容時論之顛倒也。李范憮孫曹，其方倍諸劉。賈聖喜獨能，誰爲輪與輶。犀象一失力，猛獸溺其頭。溟海適孤帆，鉞車重于鉤。（翰）賈生雖已蹕，馬遷諒不浮。自明。懲勸火宅間。苦心至語。負餅與吹溷同績不同心。一縷分一簞。朋論不可回，倫輩生戈矛。遠近同舍人，相對如弓鯨。何當釀薰風，注以百斛舟。湛置名海中，次第醉羣鷗。右四章百韻千字，值徐振之行，潦草成篇，聊存遠證，幸爲藏拙，并以覆瓿，不作燈紙也。癸酉崇禎六年，長秋丹霞僑次弟黃道周書。

輓徐霞客二首，失一首。

黃道周

天剪鳳翎到塞鴻。遠遊負錡爾終窮。昨傳獨往來脂習。一旦臥遊失次宗。知我未凋猶強飯。采石人讀之亦淚下。聞君臨委遂推篷。十洲五岳齊揮淚。展齒無因共數峯。

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

滇南唐 秦大來

噫歎款泛泛乎蓬蓬然。霞客之遊窮地復窮天。疊空秣米藐焉者。漫云策卽（卽字疑）可指非山川。山川遊我何足修。我遊山川有如此。六合爲巨未離內。安知九萬之外。不有許多茫茫九萬里。泛泛乎蓬蓬然。隻身不掛一文錢。渴飲海水饑雲烟。誰爲幅分誰爲邊。若何名勝不在籬落與門前。區區嶽瀆皆媿殺吞八九。遊八九小跨能週猶軋軋。一遊直究洪濼先。浪作霞飛山盡拔。泛泛乎蓬蓬然。亦不佛亦不仙。半若癡頑半若顛。攪擾天地年復年。桑田死矣滄海枯。乾天先我老我開天。

留先生小坐

唐 秦

我會歷遍幾間關。落得烏藤杖不閑。從此未須勞淡想。留君一坐卽名山。

先生以詩見貽賦贈

唐 秦

朝履霜岑暮雪湖。陽春寡和影猶孤。知君足下無知己。除卻青山只有吾。

與先生月下寫懷

唐 秦

日與故鄉遠。客心不可爭。幸存一片月。到處盡光明。

問先生粵中山水作

唐 秦

雲如綺繡石崢嶸。都在蒼梧一水涯。多少奇峯收拾盡。囊中猶有白丹砂。

汗漫歌

唐 泰

君不見騎龍弄鳳者，朝遊八極暮九野。狐兔燕雀不敢謀，飛無上兮走無下。體客身無翅與鱗，行行不過支兩踝。前行泛泛若虛舟，奈何落落如飄瓦。險哉遮莫千萬山，畢竟不敵遊仙骨。一把又不見有時星芒，足下生有時海底頭。上瀉窮無窮兮未足多，極無極兮取猶寡。東南地盡無秋冬，西北安知有春夏。影高遺子胸臆大治，尤寥廓。尤揮灑，願學翁騎龍弄鳳天地間。除是真仙慣尸解，除是真仙慣尸解。

送先生遊滇外山川

唐 泰

山惟天際好，亭然起千古。幾遊人不用生雙翅，偏能縱一身。裹糧煮白石，照路點青燐。此去無同調，愛之至，故慮之深，相逢莫問津。

與先生夜酌

唐 泰

君爲探奇得此閒，我雖無酒破愁顏。閉門不管鄉鄰鬪，時天下大亂，夜話翻來來一作成，只有山。

天遊曲

唐 泰

苦遊不住鐵鞋穿，踏到崑崙又向前。已自頓超海外海，猶疑天外豈無天。不須招鶴駕長空，雲起離雲水又窮。若問脚跟如許闊，河山影在月明中。皇圖去遠界全迷，黑水窮源可在西。分野怪來多錯落，得無弔古問元書。天地隨予獨往還，枯藤到處儘消閒。無端笑殺興公懶，不以全身賣與山。對爾青山面欲開，案頭殘墨盡成苔。不須更借王維手，自有烟雲供養來。

直去何愁路不通。懶從域內問東西。輿圖履盡尙嫌少。堪笑他人泣路窮。
掉頭寸寸是天涯。撥破重雲去路賒。萬里底揚本作砥。平無礙阻作川似掌。更遵禹貢入流沙。

賦得笑他區區五嶽圖

唐 泰

我翁之遊胡爲乎。薄遊直欲空閭扶。而今來訪滇南趣。足下安肯疎一隅。鷓鴣見妬蠻夷駭。鬼神擁護虎狼驅。滇兮滇兮外何極。外何極兮中何孤。君不見一條杖在能隨吾。笑他區區五嶽圖。笑他區區五嶽圖。

贈先生

唐 泰

自是閒人原不閒。何方辛苦非間關。生平只負雲山夢。一步能空天下山。形影無借狎老魅。語言疊轉通諸蠻。丈夫出門乃其事。兒女湫湫當破顏。

送先生遊雞山

唐 泰

有個插天峯。常待公策杖。舉足宜最高。不許雲在上。

自述呈先生

唐 泰

四十未云老。行藏猶可嘲。如何空有屐。相對也如匏。

贈先生

唐 泰

鴻鶴翔雲中。孤飛揚本作翥。縱高舉。浮雲皓一作浩。橫絕。嚴霜脆。柔羽。衣裳自清潔。素志未惰蠹。弓矢豈無意。網一作罟。羅奚礙作足。阻咫尺。寡儔匹。作匹儔。萬里亦踽踽。

答先生崇禎戊寅冬十月

唐 泰

如今出處已分明。隔下那堪置此生。一杖自憑君手授。天邊有路是前程。

賦贈徐霞客

唐泰

行子逐駛旭。早起工壯遊。所遊非坦途。曩曩淹遐陬。東北鮮其匹。西南乃所求。正值窮冬候。白日不久留。促晷烏足恃。壯顏徒繁憂。雖爲躑躅行。大塊若相讎。山川既選杏。人事亦詢瓊。瘡矣無罷足。痛矣有平頭。既窮黑水源。猶溯金沙流。厥後遵會達。成功界雍州。隨刊指掌間。懋哉頌禹猷。茫茫千餘載。遷變何可由。惟爾清不續。西被無沉浮。臯圖蘇以寧。疆土恢懷柔。所志既已樹。願言返故邱。故邱有美政。良會恰相酬。恩愛生無乖。別離釀綢繆。不爾漫如此。飄蕩焉能休。天地自靡極。一日空悠悠。

懷徐霞客先生

唐泰

窮源及交趾。邊盡更無邊。雖欲寄家書。只有日本船。

曷先生五絕五首

唐泰

何必欲飄零。風波未可停。要知天下事。無一不如萍。
一杖還如舊。蠻烟日已非。江山與風月。欲勸主人歸。
麗江無捷徑。安能達雅州。願君尋舊路。收拾洞庭秋。
遊夢固已奇。目空天一涯。衆山將掉臂。君欲更何之。
中外干戈滿。窮荒何所探。我非情更怯。欲爾望江南。

柬先生

唐泰

舉足無剝山。知公應有得。只許一人知。何須天下識。

別先生崇禎戊寅冬十月

唐泰

少別猶難別。那堪又轉蓬。滇池雖向北。我夢只隨東。

賦

秋圃晨機賦 井序

邑同夏樹芳茂鄉

徐母王太君。秋圃晨機圖。梁谿陳伯符。寫照吳中張靈石布景。一時諸名公。若李本寧。鄒彥吉。董元宰。陳仲醇。一一品題其上。仲子宏祖。挾册自梧。陸來。乞余爲賦。余喜而爲文。以贈之。宏祖雅好遊海內。佳山水。二十年來。足跡幾徧天下。蓋亦當世一奇男子也。因紀母氏之徽音。遂逕及厥子云。

維坤元之表粹。毓女德之清芬。演仙胄於瑤池。度靈紀於西崑。婺星散彩。誕我江濱。旣淑且嫻。亦和而貞。適東海之名閨。配南州之喆人。柔惠式嫻於采芻。其莊克茲於薦蘋。乃相夫君。和鳴叶唱。采三秀兮階前。護微蘭兮天上。爰庇滂瀼。聿修七嘏。佐良人以甲周。胡蓂砧之頓喪。夫也淪亡。子則奈何。左右劬勤。拮据捋荼。春園不涉。秋圃治蔬。春花落兮春草枯。秋色麗兮秋光多。豆花棚下。插架編蒲。栽諸語。植隣姑。樹躡鷗。烹落蘇。碧雲臺榭。其樂遺婆。若乃秋露溥溥。涼颼颼颼。野外時聞乎擣素。金井忽飄乎梧葉。繕此女工。禦寒尤切。調織婦之弄梭。試田家之踏躑。晨雞乍鳴。曉鐘初歇。札札兮杼韻之動。微風。軋軋兮機聲之落。殘月。絡緯驚催乎洞房。候蟲趣響乎丹穴。一緯一經。若抽若曳。皎潔兮若天半之飛霜。皚白兮若傾筐之積雪。繁茲布品。精靈不齊。此則木綿縞素。爲資公孫之被。衛侯之衣。德曜之裙。少君之襦。匪橙華之纖麗。

匪火流之神奇。匪香荃之貢於西域。匪朝霞之出於屠夷。蓋白疊黃筒。初非農圃之所尙。而緯車課績。實太君之所爲朝夕而勤劬。若曰吾以師唐風之蟋蟀。而訪魏國之沮洳。若夫子抱奇骨。遠游弈言。告北堂。以俟母敕。母曰俞哉。恣爾超忽。向平之五嶽非迂。嚴君子之州斯得。或乘款段。或棹扁舟。吳越名山。凡席可收。爾其擔簦以謁俊儒。躡屣而師好仇。借一雙之蠟屐。睥元覽於中州。於是母無煩乎嚙指。兒可壯乎軒輅。控金焦。登石頭。經鳩蕩。涉龍湫。入三天子都。訪黃白名阪。攬泰華之高峯。歷嵩山之阻。陟洞天。武夷之疊障。瘴人世縹緲之仙游。擲庾嶺之梅花。咀雪片於羅浮。履雲夢。則吞八九。烟雲之變態。上匡廬。則激三千。瀑布之飛流。不借一旅。不挈朋儔。歛絕巘之駭。怪洞壑之閭幽。山鬼夜嘯。人跡罕投。虎豹闢兮熊羆哮。衆僚慄兮獨夷猶。劃然長嘯。宛起隱憂。誓刻期而將母。戒行邁之悠悠。路悠悠兮長駕。報春暉兮靡暇。拂長劍以歸來。母含笑乎機下。抱孫枝以哺飴。庶消搖乎景蔗。桂迎秋而始花。菊傲霜而未謝。敬守慈幃。毋行咫跨。是母是子。洩洩油油。芙蓉江上。八十春秋。曰殺羔羊。嘉賓講眷。吹鶉笙以酌大斗。擊鼗鼓而醉吳鉤。所謂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而永康維休者乎。

記

秋圃晨機圖記

崑山張大復元春

秋圃晨機圖。余友人江上徐振之奉母圖也。母性恭儉。好率婢子鳴機杼。又廣藝秋藤。架棚而引之。令綠陰滿堂。課振之之元子卯君讀。每晨光達於壁。杼聲與書聲相答響。母意大得。振之益復欣然。多營高廠地。索絢延緣。以歡母志。母心憐振之負絕特之才。不能俯仰自樊於時。其於天地之窮際。則何不至焉。乃

稍稍具棖，令振之周覽。名山大川，有以自廣。曰：凡聖人所爲戒遠遊者，其子母之識力，不相信也。吾無汝慮，蓋往乎。振之則請受約，無不及約而返。如是者，率以爲常。幾二十年而振之之雙屐，遂徧天下。其往也，或春芽始萌，勾甲方拆，其返也，藤花如雪，秋實纍纍，如珠纒寶絡，飄颺連緜，紗雞札札，綠雲間，母命叩君，停啣，問所來往。振之爲言，天地之廣大，流峙之奇險，土風之奧，蓄以至仙靈之所窟宅，綠崖梯磴之所見聞，令人瞿目縮舌，駭汗母色，意大愜，羨蒲烹茗，爲振之賀，或戲語振之，子汗漫九州，良苦。吾故曰：居此碧雲庵中，看長命縷垂垂而下，知望白雲返也。乃又得所未聞，若此，其可無憾而鬚眉矣。振之謹受教。嗟乎！人生不幸，失怙，子母相命，亦所時有。胡爲振之其遇焉如此哉！或謂振之子，卽自信無憂老母，而虎狼狻狷之爪牙，瘴霧蠻烟之薰灼，其又使誰信之，而必期日往及期返耶。振之曰：吾聞之君子，儉其德以遊世，故風雨弗能侵，而異類弗能害也。蓋曰者，聞於母氏云：當母之始，登於家尊也，滌茗椀進之太翁，太翁擲二果弗御，母受核而藏之。至於今，故母年八十，而神明不衰，其德儉也。秋圃晨機之樂，夫有所受之矣。張子曰：吾竊有窺於振之，而知其母異人也。漢司馬遷，李固，唐韓愈，近世李于麟，薛仲貽之輩，其遊亦何所不極，然皆載其自主之骨肉，可以直之無前，舉之無止，而振之歡母如不及，乃萬里征行，了無內顧，使其稍有天幸之念，必不幾矣。自有宇宙，實惟三母曰：進母者，鬢髮到薦，以成子之令名者也。曰：尹母者，訓子善養，不屑厚祿殊寵，以獨成其是者也。曰：孟母者，不憚屢遷，以就其子之賢聖者也。母旣絕成名之訓，而又不顯稱道德，自遂其不屑之高，徒令振之履遍五嶽，無負七尺男子，而母處碧雲長命之間，儵然自遠，豈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乎。君子儉德，不可榮以祿，殆欲與吾友徐振之矣。圖凡二本，一張君靈石作。

一不敝名氏。彷彿周昉貌人物。兼得情性者云。

傳

徐氏三可傳

山陰王思仁季章

江陰徐公有勉。別號豫庵。年十九。兄弟割產。取其室之徧。而以其正者遜伯氏。儉口損腹。積贏餘稍潤。輒表章所居。好木石爲園。以自隱。或諷之仕。掉頭不答也。晚年避盜墮河。而甃行必藉杖。每臨影自笑。吾與葛跛有緣。且可沃一盞扶掖。其善於自暗如此。梁溪秦中丞侯給諫。聞其風而悅之。造見乃深匿叢竹中。俄而扁舟入太湖。遜矣。兒子宏祖每侍之。輒謂是兒眉庭霞起。讀書好客。可以竟吾志。不願而富貴也。有如此之父。而稱可者。厥配王孺人。事豫菴如散于闔吐月玉也。萱之下。緯車軋然。其織布也。與縑訟價。縑反輸其輕妙。婢喘綠陰雲簇。每秋至。蠶纈如散于闔吐月玉也。萱之下。緯車軋然。其織布也。與縑訟價。縑反輸其輕妙。豫菴生三子。胸中有嫡孽之眇。齋人盡爲鋤之。見巫覡如見鬼。仇見餓人如見兒。女子之嗜切者。必飽之。乃快。間嘗出兩丸示諸婦云。老人視竄時。曾投龍眼茗中。以獻翁。翁不噉也。以爲田舍家無此菓。不貴難得。乃素風耳。宏祖嘗欲爲母新舍。孺人曰。汝又那吾身何往。汝祖父碑像。膚立剝蝕甚可虞。何不撤此新之。宏祖有五岳之志。母爲束裝戒之曰。第遊名勝歸。袖圖一一示我。遊未竟。我不噉指去。亡嘗卯孫在可。伴也。有如此之母。而稱可者。宏祖頎而黯。揖羞宦口。羞阿堵。山水可以博命。文章可以鬻身。其遊山水也。章亥之所未經。鄴道元之所未註。禹糧稷駿之所未歷。盧遨昌寓之所未逢。而宏祖一櫂。乃饒爲之。間者過余。詰之以龍湫。而宏祖且襲鴈湖。至八十里。詰之以匡山三疊。而宏祖且至大月之山。坐踞黑石。

英者萬丈。詰之以通天箭括。而宏祖又往來飛下。叔卿之博臺者數四。蓋叩之若鐘。談之若鼓。應聲輒對。鋒出而莫能窮也。宏祖又謂予所憶者。渾源之北嶽。桂林之千筍。未曾置足焉。此其言不妄。夫遊亦何必如討瓜子一粒必盡也。宏祖出遊。不飲酒。不食肉。既得名勝歸。值母病疽。以孝感得愈。享年八十餘。予始宏祖時。適薦苴。宏祖淚下。至不能勝杖。望其人。身體髮膚。笑談舉止。皆冷雲。顯氣。濯靈。充秀者。絕無纖塵。辱及大人遺體。以傷二老。僭隱之心。多少顯親揚名。鬚眉拔盡。以至槐死。有如此之子。而稱可者。王思任曰。子邂逅徐仲子。一接談。而神與陸吾俱邈矣。及觀其所挾冊。元宰眉公兩先生。極心力以章之。至孫聞斯文。菹持素。兀傑不苟。狗亦樂以筆札。惜人是孝子之所得者深矣。

附錄丁文江所撰徐霞客年譜

目次

家世譜系

萬曆十四年至三十五年(出游以前)

萬曆三十七年至泰昌元年

天啓元年至七年

崇禎元年至八年(以上爲游西南以前)

崇禎九年(游浙江江西)

崇禎十年(游湖南廣西)

崇禎十一年(游貴州雲南)

崇禎十二年(游滇西)

崇禎十三年至十四年(自雲南歸後)

徐霞客先生年譜

先生名宏祖，字振之，霞客其別號也。一世祖名錮，河南新鄭人，任開封府尹，隨宋高宗遷杭，四世祖名守誠，宋慶元間爲吳縣尉，遂居蘇州，其子千十一於元初遷居江陰之梧塍里，遂爲江陰世族。

先生之五代祖名元獻，乃武進張亨父弟子，成化庚子經魁，其弟元壽築有萬卷樓，藏書甚富，元獻之子經，卽先生高祖，弘治十一年經魁，與唐寅同榜，明史唐寅傳，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詔下獄，經亦廢錮，於正德丁卯沒於京師，遺著有賁感集，其友文徵明爲之序，比之於王參元云，柳子厚謂參元讀古人書，能文章，善小學，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貴顯者，以其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而不敢道其善者也，夫參元之事，不過使之不得第而已，而衡父（經字）乃坐以事敗，至廢錮終身，抑鬱以死，嗚呼，豈不重可悲哉！積貨之嫌，足以厄其名位而已，至於文字之傳，固不得而斬也，賁感集今不傳，惟徐氏家譜中有經著序三記，一賦，二均菴流暢晴山堂帖中載經與華亭錢福、江陰薛章憲聯句詩，未有錢跋，謂爲奇遇，錢辭均當時詩人，則行賄之有無不可知，而經固文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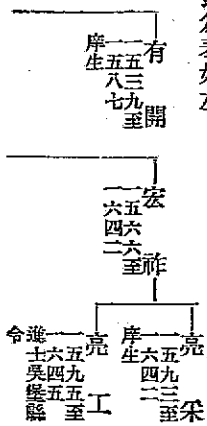
先生曾祖名洽，經之次子，始遷居陽岐，祖名衍芳，洽之長子，分居南陽岐，卽先生之所生長也，洽與衍芳均能詩，衍芳所著紫石遺稿，見澄江詩選及江上詩鈔，故先生自祖父以上，四世均有文名。

先生高祖經以富人名，沒後其夫人楊氏復善持家，徐氏家譜載有楊夫人親書爲子析產文，先生之曾

祖洽分田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七畝。富人之名殆不虛。再傳後家已中落。畫其昌撰徐豫庵暨配王孺人墓誌。賴先生之父有勉母王氏均能以勤儉治生。家產復裕。故先生以布衣而得交當時名士。多藏奇書。出游四方。自給旅費。未嘗有求於人。

先生為王孺人幼子。兄宏祚。長先生二十。父有勉為盜傷死。先生纔十九。故事兄如父。陳函輝所作墓誌。然王孺人特鍾愛先生。析產後隨先生居。先生原配許氏。生長子岷。娶繆文貞。昌期孫女。繼配羅氏。羅濟之女。生子岷。妾金氏。生子岫。女一。適周儀甫。名士。沙張白之叔岳也。妾周氏。孕而被出。生子寄。育於李氏。遂以李為姓。不仕不娶。著有天香閣隨筆。刻於粵種堂叢書中。

先生之長子岷。卒於順治二年七月十五日。蓋即江陰被屠之日也。先生兄子亮工。以進士官吳堡令。致仕家居。同守縣城。城破。閣門五口殉難。從祀忠義祠。李兆洛為之作傳。疑配與之同死。先生游記初稿。亦因亂失散。足見先生家遭禍之烈。而沙張白謂先生遇異人。預知江陰有兵禍。移家於鄉。得免。其誣妄誠可笑也。茲據家譜傳誌。列先生高祖以下名氏為表如左。



萬曆十四年丙戌（一五八六）先生生。

是年先生之父有勳母王孺人均年四十一歲，兄宏祚已二十歲。

族兄應震（雷門）亦生於是年，族兄遵湯（仲昭）先數年生。

先生之友，華亭陳繼儒（眉公）二十九歲，江陰繆昌期（西溪）二十五歲，山陰王思任（季重）

十五歲，長洲文震孟（湛持）十三歲，長洲陳仁錫（明卿）六歲，樟浦黃道周（石齋）兩歲，同時

名士，崑山張大復（元長）已三十三歲，華亭董其昌（思白）三十二歲，候官曹學佺（能始）十

三歲，嘉定李流芳（茂宰）十二歲，常熟錢謙益（牧齋）五歲。

萬曆十七年己丑（一五八九）先生四歲。

友人臨海陳函輝（木叔）生。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一五九三）先生八歲。

兄子亮采生。

陳函輝所作墓誌云：「童時出就師塾，矢口卽成誦，搦管卽成章，而膝下孺慕依依，其天性也。」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一五九五）先生十歲。

兄子亮工生。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一六〇〇）先生年十五歲。

叔有及卒。

陳函輝墓誌云：「特好奇書，喜博覽古今史籍，及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冲舉高蹈之蹟，每私覆經書下潛玩，神栩栩動，特恐違兩尊人意，勉就鉛槧，應括帖、藻、芹之業，雅非其所好……搜古人逸事，與丹臺石室之藏，靡不旁覽，遇酒人詞客，與親故過從，觸詠流連，動輒達旦，而又朝夕溫溫，小物克謹，所言皆準忠孝……裘馬之習，秉心恥之。」

先生游嵩山日記云：「余髫年蓄五岳志，而元岳出五岳上，慕尤切。」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二）先生年十八歲。

父有勉與先生弟宏禔居冶坊橋之別墅，遇盜受傷，先生奔赴侍疾。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一六〇四）先生年十九歲。

父有勉卒。

陳眉公爲有勉作傳云：「自負亢直，齟齬於羣豪，病氣厥病舌。」陳函輝墓誌云：「畢喪後，外侮疊來，視之如白衣蒼狗，愈復厭棄塵俗，欲問奇於名山大川。」蓋先生雖出世族，而其父以布衣起家致富，故爲羣豪所欺也。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先生年二十二歲。

婚於許氏。

父歿時，先生未婚，是年服闋，故初婚當在是年。

許氏爲江陰望族，與先生同時者，有詩人許學衷（伯清），其集中載有雨夜宿徐振之齋中詩一首。

「相思成契闊，相見即綢繆。短榻陪雲臥，高齋聽雨留。砌蛩鳴漸曉，庭樹響先秋。賴爾元同調，清吟足唱酬。」

觀其語氣，許似爲先生前輩。

是年先生始游太湖。

陳函輝墓誌云：「萬曆丁未，始汎舟太湖，登眺東西洞庭兩山，訪靈威丈人遺跡。」

母王孺人爲製遠游冠，以壯其行。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一六〇九）先生年二十四歲。

是年「歷齊魯，燕冀間，上秦岱，拜孔林，謁孟廟，三遷故里，嶧山弔枯桐。」（陳作墓誌）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一六一三）先生年二十八歲。

叔有登卒。

是年先生入浙，從曹娥江獨走寧波，訪族兄仲昭，遂渡海游落迦山，返趨天台雁宕。

今存游記自是年三月晦日始。時先生已在寧海。按陳函輝作墓誌言：「南渡大士落迦山，還過此中。」

（指天台）涉華頂萬八千丈之巔，東以大小龍湫，以及石門仙都是。在癸丑。」又墓誌述壬申年族

兄仲昭言：「猶憶余在西陵，霞客從曹娥江獨走四明，五日赤足提朱蘭來，誇我以山心石窗之勝。」

故知先生由紹興至寧波，渡海游落迦山。

仲昭名遵湯，爲先生遠族兄。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一六一八）中應天副車，好游，能詩，與先生最契。

錢謙益（牧齋）嘗序其詩。今散見於澄江詩選及明詩選中。

先生凡三游台宕。此爲第一次。於三月晦自寧海縣城行宿梁隍山。四月一日宿彌陀庵。二日宿天封寺。三日經華頂石梁宿下方廣寺。四日復經石梁上方廣寺。萬年寺宿國清寺。五日宿明巖。六日經寒巖桃源宿坪頭潭。七日經鳴玉澗。瓊臺。雙闕。從赤城返宿國清寺。八日離國清。十日抵黃巖。驛宿八嶽。十一日過大荆驛宿靈峯寺。十二日經小龍湫至靈巖寺。十三日過連雲峯大龍湫宿雲靜庵。十四日尋峯頂湖不得。宿能仁寺。十五日宿樂清縣沿途惟自國清至明巖會一騎。餘皆步行也。

是行也。與江陰僧蓮舟同行。蓮舟乃靜聞之師。靜聞則後隨先生赴演。沒於南寧者也。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一六一四）先生年二十九歲。是年冬游金陵。

陳函輝墓誌云。「甲乙之間。私念家在吳中。安得近捨四郡。秣稜爲六朝佳麗。高皇帝所定鼎也。二十四橋明月三十六曲濁河。豈可交臂失之。」則金陵之游當在是年之冬。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一六一五）先生年三十歲。

叔有敬卒。

長子紀生。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先生年三十一歲。

先生偕潯陽叔翁游白岳黃山武夷九曲。

潯陽叔翁不知何人。觀游記則潯陽乃其號。叔翁疑即叔岳之稱。先生原配許氏。然則潯陽當姓許。

據游記先生於正月二十六日至休寧。蓋自浙入皖。是日宿白岳榔梅庵。次日大雪。至二月一日始游龍井。二日由白岳下宿高橋。三日抵祥符寺。浴湯泉。四日復遇雪。五日游慈光寺。六日宿獅子林。七日宿松谷庵。八日宿獅子林。九日遇雨。宿悟空上人處。十一日下山。經湯口。芳村。抵東潭。

二月十二日至二十日無日記。蓋在自浙入閩道中。二十一日由崇安縣舟行入九曲溪。登天游峯。還宿舟中。二十二日陸行。覓大王峯不得。上經萬年宮。會真廟。還舟中。二十三日登陸。游換骨巖。幔亭峯。至赤石街。舟行返崇安。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一六一七）先生年三十二歲。

先生家居。

妻許氏卒（據陳眉公壽王孺人序）。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一六一八）先生年三十三歲。

族兄遵湯（仲昭）中應天副車。

先生同族兄雷門、白夫游廬山。旋再游黃山。

族兄雷門名應震。與先生同年生。曾任兵馬司指揮。能詩喜游。後死於順治乙酉之難。游記言：「以八月十八日至九江。易小舟。」先生殆江行也。是日宿東林寺。十九日登石門。至獅子巖。宿天池寺。二十日趨文殊臺。過神龍宮。再經天池寺。金竹坪。登蓮花峯。仰天坪。宿漢陽峯。下慧燈僧處。遇雲南鷄足山。

僧二十一日登漢陽峯。廬山最高處也。是日遍歷五老峯。下宿方廣寺。二十二日過楞伽院。棲賢寺。白鹿洞。宿開先寺。二十三日經馬尾泉。登文殊臺。黃石巖。

八月二十四至九月二日無游記。三日乃在白岳之榔梅庵。遂再游黃山。自九江至黃山。不必經白岳。先生蓋過鄱陽湖。經浮梁。祁門而至白岳也。雷門等似未同行。初四日經湯寺。石門。文殊院。登天都峯。頂下宿文殊院。五日登蓮花峯。宿獅子林。六日由丞相原。九龍潭向太平縣。

是年先生續娶羅氏（羅濟之女）。

家譜僅載元配許氏。生子祀。然陳函輝先生「琴瑟再調無異情」。陳眉公壽王孺人序稱「卯孫三歲背母」。陳仁錫云。先生爲羅濟之快婿。故知先生又嘗婿於羅氏。家譜必有遺漏。至於繼娶之年。家譜傳誌均不詳。惟陳仁錫王孺人墓誌言「繼羅事姑孝」。知必在天啓四年前。而王孺人春秋高。先生又常出游。無久虛中饋。理故假定爲是年。且先生次子峴計應生於次年。尤足徵是年繼娶之可信。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一六一九）先生年三十四歲。

是年先生家居。

次子峴生。

家譜載次子峴生卒失考。又言子峴均均妾金氏生。然據陳函輝墓誌言「三子次第成立。出異乳。無異育」。則均與峴非同母可知。而家譜遺先生繼配羅氏。然則峴固羅氏子也。峴子國相。生於崇禎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先生於崇禎九年丙子（一六三六）爲最後之游。崇禎十三年始歸。故峴

之婚當在先生遠游之前。若峴生於是年，則在崇禎九年爲十七，已屆舊俗婚娶之期。又先生長子卮（生於一六一五）三子駒（生於一六二四）亦均於先生家居年生。蓋自萬曆三十五年以來，先生幾無歲不出游也。

峴之生卒既失考，其子國相卒亦不詳。家譜復不載羅氏，疑順治二年乙酉之難，或均有變故也。

泰昌元年庚申（一六二〇）先生年三十五歲。

是歲先生游福建仙游縣之九鯉湖。

游記言「浙閩之游舊矣，余志在蜀之峨眉，粵之桂林及太華恆岳諸山。若羅浮衡岳次也。至越之五泄，閩之九漈，又次也。然蜀廣關中，母老道遠，未能卒游。衡湘可以假道，不必專游。計其近者，奚若由江郎三石抵九漈。」足見先生之游，計畫均數年前預定。先生與族叔芳若於五月六日離家入浙，湖錢塘而上，二十三日抵江山，踰仙霞嶺入閩。六月七日抵興化府（莆田縣），八日宿九仙祠。九日下穿九漈，其論九漈文辭意俱絕佳。

「蓋自四漈來，山深路絕，幽峭已極。惟聞泉聲鳥語耳。出五漈，山勢漸開，潤石危峭屏列，左則飛鳳峯迴翔對之，亂流遶其下，或爲澄潭，或爲倒峽。若六漈之五星，七漈之飛鳳，八漈之棋盤石，九漈之將軍巖，皆次第得名矣。然一帶雲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豈必刻迹而求乎？蓋水乘峽展，旣得自恣，其旁崩崖頽石，斜插爲巖，橫架爲室，層疊爲樓，屈曲成洞，懸則瀑，環則流，瀦則泉，皆可坐可臥，可倚可濯。蔭竹木而弄雲煙數里之間，目不能移，足不能前者，竟日每歷一處，見有別穴，必穿巖通隙而入，曲達旁

疏不可一境窮也。」「不刻迹而求」是先生之天真。「目不能移，足不能前」是先生之興賞。非真能游者不足以語此也。

十日宿榆溪，十一日抵石所。

是行也，往返凡六十三日。

是年先生母王孺人病瘵幾殆，愈後，先生爲作晴山堂，取「晴轉南山」義也。復與族兄遵湯（仲昭）搜求先世遺墨題贈，得倪瓚（雲林）爲其遠祖徐麒（本中）所繪書屋圖，楊維禎、高啓、宋濂、俞貞木、鄭沂、王達、善、胡廣、解縉、梁時、楊榮，先後所贈詩文。王直爲麒子恣，作敕書樓贊，黃暘、張洪述、楊士奇、金幼孜、曾盤、羅汝敬、高廷禮、林復、沈度、劉素、錢習禮、樓宏、張思安等爲恣所題梅雪軒記序詩文。李東陽爲恣子頤子所撰壽序墓誌，誌爲文徵明書，不知何時遺失。先生百計購求，旋捐田三畝，始復得之。外尚有先生五代祖元獻中經魁時王徽、吳綬所贈賀詩，張亨、父倪岳所作賀序，吳寬所作墓誌，及先生高祖經與錢福、薛章憲聯句詩，統爲之刻石，是爲晴山堂帖之始。

天啓元年辛酉（一六二一）先生年三十六歲。

先生家居。

天啓二年壬戌（一六二二）先生年三十七歲。

先生家居。

陳爾輝墓誌云：「以辛酉壬戌兩歲，歷覽嵩華元三岳。」今觀游記，游三岳皆在次年，是年文震孟、黃

道周、陳仁錫、鄧之玄、謝德溥、文安之、曹學侔、黃景昉、成進士。

天啓三年癸亥（一六二三）先生年三十八歲。

是年先生游嵩山、太華及太和山。

先生於二月一日離家，由徐州開封（游記稱「行汝鄧間」）又云「余入自大梁」）陸行十九日，抵鄭州之黃宗店，經密縣入登封界，宿耿店。二十日經告成鎮，抵岳廟。二十一日由金峯玉女溝登太室絕頂之真武廟，下宿法皇寺。二十二日經嵩陽崇福廢宮，還岳廟，經登封縣西行，宿少林寺。二十三日登南寨，少室之絕頂也。下宿少林寺。二十四日西經初祖庵，宿大屯。二十五日抵伊闕，西入陝。三十日入潼關，宿西岳廟。三月一日上青柯坪，蒼龍嶺，玉女祠，宿迎陽洞。二日上南峯，東家宿十方庵。三日經岳廟，出華陰西門，入泓峪，宿木柸。四日上泓嶺，宿楊氏城。蓋已越秦嶺山脈而南矣。五日出石門，渡洛水源，經景村，宿草樹溝。六日越嶺，宿老君峪口。蓋由小道行，雒南縣之東，武關，藍關中之間道也。七日抵龍駒塞，雇舟下丹江。八日宿小影石灘。九日過龍關。十日下午達灘，於石廟灘捨舟登陸。十一日西南行，宿曹家店。十二日抵均州。十三日經迎恩宮、草店，遇真宮，回龍觀，九渡澗，登紫霄宮，再上榔林祠。至三天門，朝天宮，抵金頂天柱峯。下宿太和宮。十四日游蠟燭峯，瓊臺觀，紫霄殿，求榔梅數枝，相傳元帝插梅寄榔，成此異種。十五日由北天門下，經青羊橋，五龍宮，凌虛巖，至草店。越二十四日抵家。蓋下渡水江行也。

游記又云「華山四面皆石壁，故峯麓無喬枝異幹，直至峯頂，則松柏多合三人圍者，松悉五鬣，實大

如蓮間有未墮者採食之鮮香殊絕太和則四山環抱百里內密樹森羅蔽日參天至近山數十里內則異杉老柏合三人抱者連絡山塢蓋國禁也嵩山之間平麓上至絕頂樵伐無遺獨三將軍樹巍然傑出耳先生之富於觀察如此而近日外國人言森林者妄謂北方舊有森林至近代始遭採伐其固陋誠可笑也

天啓四年甲子（一六二四）先生年三十九歲

是年先生母王孺人年八十先生奉母游荆溪勾曲因閩人王琦海紹介見陳繼儒（眉公）乞壽文於是始識眉公

眉公壽序云「王琦海先生攜一客見訪墨額雪齒長六尺望之如枯道人寢處山澤間儀而實內腴多臙骨」可想見先生豐采

先生又藉蘇州張靈石無錫陳伯符爲王孺人繪秋圃晨機圖京山李維楨（字本寧）著有大泌山房集（作引邑人夏樹芳（字茂卿）著有消陽集冰蓮集）作賦同時名人題詠甚衆如長洲文震孟（字文起號湛持一五七四——一六三六）餘姚姜達元（字仲劬官國子司業忤魏忠賢罷）關中米萬鍾（字石友書畫與董其昌齊名）之七律無錫高攀龍（字存之一五六二——一六二六）東林黨魁也（夷陵文安之（字鐵庵著有易備鐵庵稿）武進沈應奎（字伯和任南京光祿寺卿）晉江何喬遠（字稱孝萬曆進士南京工部侍郎）華亭楊汝成（天啓進士）之七古與邑人張育葵（字午卿有露園詩文稿）之長歌均作於是年詳見晴山堂帖中

三子陶生（妾金氏出）

先生奉母命置祭田，並重修名宦張宗璉廟於君山，乞董其昌爲之書碑，何喬遠作紀序。

天啓五年乙丑（一六二五）先生年四十歲。

九月，先生母王孀人卒。

先生祖父以來，家幾中落，賴王孀人勤儉居積，家始復振。陳眉公壽文載其嘗語子孫云：「吾初嫁時，大翁臨子舍，吾投龍眼於茗碗中，太翁不憚曰：『田峻家何用此爲？』余愧謝，謹裹而藏之。今兩核俱在，可念也。」足見其非常婦人。

先生事母至孝，喪母後，毀幾滅性。山陰王思任（字季重，以善詩能文名）爲先生作徐氏三可傳，言：「予煇宏祖時，適薦豆宏祖淚下，至不能勝。」

武進孫慎行（字聞斯，官禮部尚書）爲書沈應奎所題秋圃晨機圖詩，以刻於晴山堂帖中。孫立朝居鄉均有正聲，卒謚文介。王思任云：「孫聞斯文湛持（震孟號）素亢傑，不苟徇，亦樂以筆札借人，是孝子之所得者深矣。」蓋事實也。孫時以得罪魏忠賢家居。

乞墓誌於董其昌，陳仁錫請周延儒題像，蔣英（嘉善人，字瞻卮）作贊，李流芳（嘉定人，字茂宰，工詩善書）范允臨（吳縣人，字長倩）追題晴山堂卷，均詳晴山堂帖中。

族叔日升及何楷楊汝成成進士。

天啓六年丙寅（一六二六）先生年四十一歲。

是年先生家居。

魏忠賢用事，高攀龍自投水死，繆昌期死獄中。

高與先生往來事蹟，僅有題秋圃晨機圖一詩。繆文貞與先生同邑，先生長子婦，即文貞孫女。陳函輝爲先生作墓誌，亦云：「先生生平至交，若眉公、明卿（陳仁錫字）、西溪（繆昌期字），諸君子皆先書玉樓。」則先生與文貞交誼當不亞於二陳。惟繆著從野堂集，先生家譜及晴山堂帖中，均無可考。張大復（字元長，崑山人，著有梅花草堂集，生一五五四卒一六三〇）爲補作秋圃晨機圖記。

天啓七年丁卯（一六二七）先生年四十二歲。

是年先生家居。

崇禎元年戊辰（一六二八）先生年四十三歲。

是年先生游閩南，至羅浮。

二月二十日先生復出游，三月十一日抵江山縣之青湖，十二日過仙霞嶺，十三日過仙陽嶺，抵蒲城縣。聞興化泉州有海盜警，遂決由延平上永安，十六日抵建寧郡（今建甌縣），十七日至延平（今南平縣）。十八日捨舟登陸，命奴攜行李舟行由沙縣至永安相待，自以輕裝渡沙溪西上，經順昌，赴將樂。於十九日由將樂南游玉溪洞，二十一日仍取道將樂赴永安，二十七日由永安踰大泄馬山各嶺，至寧洋登舟，以盜警待兩日，始於四月一日南下漳平縣。游記云：「寧洋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蒲城至閩安入海八百餘里，寧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餘里，程愈迫，則流愈急，况黎嶺下至延平不

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嶺之高伯仲也。」
黎嶺指建溪發源地馬嶺當即馬山嶺沙溪與寧洋溪之分水嶺也。先生以二嶺距延平之里數與建沙二溪之夷峻相較而知兩嶺之高相等而馬嶺至海近黎嶺至海遠故寧洋溪流急於建溪其卓識多如此。

四月三日過華封捨舟逾嶺四日陸行至漳州（龍溪縣）五日訪其叔官漳州司理者於南靖按徐氏家譜先生族叔名日升字華祝天啓乙丑進士爲漳州府推官先生兩次入閩皆往漳訪之游記至是日爲止然先生是年事跡可考者尙多。

訪黃道周（石齋）於漳浦墓次又爲賣書赴羅浮訪鄭鄮。

陳函輝墓誌言「自江上走閩訪石齋於墓次又爲賣手束抵粵登羅浮攜山中梅樹歸」按明史黃道周傳道周於天啓二年成進士授編修未幾丁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故是年石齋應守制於家又崇禎三年先生追石齋於丹陽石齋贈以七言古鄭鄮（武進人字基陽石齋友文震孟同年崇禎中溫體仁誣以杖母礫於市）跋其後云「石齋過毗陵爲余言霞客之奇徒步三千里訪之墓下當事者假一郵符却勿納時聞余在羅浮則又徒步訪余於羅浮」故知陳誌之非誣。「當事者假一郵符却勿納」足見先生之人品當日之郵符猶今日之免票也。

題秋圃晨機圖者如何楷（字玄子天啓進士因劾溫體仁罷官）張燮（字紹和萬曆舉人有東西洋考）林鈺（字實甫萬曆探花忤魏忠賢去官）均漳州龍溪人黃克纘（字紹夫官刑部尙書）

張瑞圖（字長公，號果亭山人，善畫工書，與董其昌齊名，因附魏忠賢爲人不齒）鄭之玄（天啓壬戌進士）皆泉州晉江人。曾楚卿（字元贊，官翰林學士，以忤魏忠賢削職）莆田人。曹學佺（字能始，官至禮部尙書，明亡殉國，侯官人）。劉若宰（潛山人，崇禎戊辰狀元）皆於是年爲先生題詩。因林銜、劉若宰詩均題戊辰夏，而張燮又有「入漳徵言，因而追志之」之序也。蓋先生由永安漳平赴漳州歸途，則取道興化泉州。

四子寄生

先生子寄，江陰縣志及徐鎮（見游記附錄）所作傳均云：先生妾周氏，不容於嫡，孕而被逐，育於李氏，故自名寄。以介兩姓，而歷兩朝，故字介立，不仕不娶。年七十二卒，著作甚富，然皆不言周氏被逐之始。惟徐氏家譜載徐敬承高士介立先生傳言：「霞客自滇南歸，妾懷孕數月而霞客歿，及生介立，不容於嫡，改嫁李氏。」按先生歿於崇禎十四年春，則介立應生於是年。然觀粵雅堂叢書所刻介立著天香閣隨筆（第一卷第九頁）言：「順治二年乙酉，避兵陳市，因往顧山，觀所傳梁叢書所刻介立著兵戈碎膽，何暇操觚，作不情風雅事耶！已丑過此，登樓眺玩，見崑山顧潛一律頗佳。」則家譜傳必有誤。蓋若介立果生於崇禎十四年，則順治二年介立僅六歲，已丑僅十歲，萬無知吟咏理。先生母王孺人沒於天啓甲子，出妾自必在其後，而是年先生適服闋出游，且仲春離家，夏尙未返，爲時亦甚久。周氏不容於嫡，當卽在此時。果如是，則在順治乙酉介立年十八，己丑年二十二，與天香閣隨筆所載亦正相符也。

江陰縣志載徐恪題崑崙山樵（介立自號）傳辭云：「郡守祖星岳試邑弟子，拔第一，季自成，陷京師，徒步去，留都上平賊十策，不報。」則其事似又非十七八歲人所能爲。然查常州府志明萬曆至清康熙任常州知府姓祖者，僅有祖重光一人，星岳當即其字，而祖於順治七年始蒞任，則徐恪題辭必有誤。走留都上策云云，更不足信。

崇禎二年己巳（一六二九）先生年四十四歲。

先生是年游京師，黃景昉爲題秋圃晨機圖詩，遂游盤山。

京師之游，游記及墓誌均無可考。然黃景昉題詩序云：「徐仲子持賢母傳略見示，爲題仍送南還。」未嘗「己巳秋日東崖黃景昉書於玉堂之署。」則先生是年當曾赴京，黃字太穉，晉江人，天啓進士，歷官詹事，值日講，旋仕至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盤山之游，亦不見游記。然觀陳仁錫跋黃道周丹陽道中贈先生詩言：「霞客游之奇，無如盤山一游。余歸自宣錦，憩山海，奇永平山水甚，駐釣臺，俯危石，一過崆峒訪道之處，有盤山焉，竟數日不能去。所見古松百株，半掛藤蘿，半星斗，疑野僧疑詩鬼，歸示霞客，霞客躡及燕山，劍及雲中，無何而勇至，嗟乎！將吏如君，半肩行李，無疑無畏，名王不足繫也。」按明史陳仁錫傳，仁錫於天啓三年丁內艱，六年起故官，未幾削職。崇禎元年復故官，旋進右中元。「宣錦」者，宣諭於錦州，當正崇禎元年起復時，而上跋作於崇禎三年，故盤山之游，必在是年無疑。

爲族兄雷門題小香山梅花堂詩

詩凡五首。有序而無年月。考先生游梅花澗詩序云：「澗去梅花堂一里……予兄旣種梅以關山復置松以存澗。余兩游俱從……庚午春季乘雨躡屐。」則梅花堂詩或卽作於是年。

崇禎三年庚午（一六三〇）先生年四十五歲。

先生於二月訪鄭鄖於常州。聞黃道周（石齋）過此。操小舟追之。及於丹陽。按明史黃道周傳。道周於崇禎二年服闋起故官。旋進右中允。蓋自漳入京。道出蘇省也。道周贈先生七言古一首。跋云：「徐霞客攜小舟追予至丹陽。感念昔日萬里造膝。今復依然得陳宿諾。爲之道故。不覺成篇。同時陳仁錫在座。爲書跋云：『霞客著屐破旃裘。石齋落筆驚風雨。故宜兩絕。』」詩跋均在暗山堂帖中。此外尙有文震孟、鄭鄖及項煜（字水心，吳縣人，崇禎進士官至詹事，李自成陷京師，謀死節不果，後以從賊爲人殺於寧波）等跋。鄭項跋不知作於何時。文跋則在次年。跋云：「霞客生平無他事。無他嗜。日皇游天下名山。真古今第一奇人也。常徒步萬里。訪石齋墓次。石齋北上。又衝寒追及於雲陽道中。沽酒對飲。且飲且題詩。詩成而酒未盡。文不加點。沈鬱激壯。遂成絕調。蓋以奇人遇奇人。當奇境而成奇文。固宜也……」其推崇如此。

游邑中桃花澗有詩。

七月再游閩。

先生族叔日升官漳州推官。書約先生赴漳。日升父念我復促之行。遂以七月十七日啓程。八月二日過仙霞嶺。迂道游浮蓋山。游記云：「飲於二十八都。其地東南有浮蓋山。誇浙閩。江西三省。衢處信寧。」

四府之境……余每南過小竿，北逾黎嶺，遙瞻丰米，輒爲神往。旣飯，輿不可過，遍詢登山道。一牧人言由丹楓嶺而上爲大道而遠，由二十八都溪橋之左，越嶺經白花巖，上道小而近。余聞白花巖益喜，卽迂道且趨之，况其近也。「輿不可過」「迂道且趨」想見先生游興之濃，亦日當天不願也。是游因阻雨至四日始畢，初九抵延平（今南平縣）復取道沙縣永安，十六日抵寧洋縣，十七日達華封，捨舟登陸，復下觀石灘之最險者。游記中言之甚詳，蓋漳水至此不通舟爲灘所阻也。十八日抵漳州，張大復卒。

崇禎四年辛未（一六三一）先生年四十六歲。

是年先生家居。

五月訪文震孟於清瑤嶼，文爲先生跋黃道周贈詩（見前）。

崇禎五年壬申（一六三二）先生年四十七歲。

先生偕族兄仲昭再游天台雁宕。

三月十四日自寧海行宿岔路口，十五日經天封寺，宿華頂，十六日宿上方廣寺，十七日經龍王堂，大悲寺，宿高明寺，分行李從國清寺赴縣，十八日宿松風閣，二十日抵天台縣，遂赴雁宕。至四月十五日始返，途次無記。十六日游天台以西諸勝，宿坪頭潭，卽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六日先生偕僧蓮舟所宿處也。十七日經寒巖，明巖，返過坪頭潭，宿護國寺，十八日游桃源，取道秀溪，九里坑，萬年寺，宿班竹，記末述天台水流極詳盡。

訪陳函輝於小寒山。

陳字木叔，臨海人。一五八九——一六四六。崇禎七年進士，九年爲靖江令，有惠政。順治三年丙戌五月，清兵入台，自經於雲峯山寺。陳喜交游，能文章，先生墓誌卽出其手。

陳贈先生詩有句云：「尋山如訪友，遠游如致身。」黃石齋盛稱之。

陳誌載：「壬申秋，以三游台宕，偕仲昭過余小寒山中。」按先生於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游台宕，故是年三月爲第二次觀陳誌，似先生秋間會再赴台者。然墓誌又言：「予席上問霞客：『君曾一造雁山絕頂否？』霞客聽色動，次日天未曉，攜雙不借叩予臥榻外曰：『予且再往，歸當語卿。』過十日而霞客來，言：『吾已取間道捫蘿上，上龍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有麋鹿數百羣，夜繞余宿。』」而游記載先生於三月二十日自天台再游雁宕，四月十五日返天台，四月二十八日達黃巖，三游雁宕五月三日上雁湖，四日由大龍湫登絕頂，遇駭鹿數十頭，因知五月之游，卽陳誌所指，而訪陳於小寒山，必在四月十八與二十八之間。陳誌所謂「壬申秋」必「壬申春」之誤。

四月二十八日三游雁宕，經黃巖，大荆驛，宿章家樓，二十九日經靈峯，真濟寺，碧霄洞，還宿靈峯，三十日宿靈巖寺，五月一日由小龍湫宿能仁寺，二日宿凌雲寺，三日上雁湖頂，下宿羅漢寺，四日登絕頂，仍下宿羅漢寺，五日宿靈巖寺，六日游屏霞障，宿靈峯，七日過真濟寺，游南園，宿莊塢，八日游洞仙塢，東趨大荆而歸，是游也。先生藉僧爲導，遍登各峯頂，仲昭往往不能從焉。是年秋七月十五日，與黃道周「泛舟洞庭，還宿楞伽山」，以孤雲獨往返爲韻，各作五律五首，黃爲

書帖並云：「振之詩先成，喜其詞意高妙，備極諸長，因錄於上。方知余作之不逮。」按先生崇禎十年前，似未曾至湖南。是年黃因言事得罪，被斥爲民。此洞庭當指太湖。蓋黃是時正自京南回也。黃年譜云：「出都以來，自春徂秋，亦隨意放浪山水。」黃又有辭洞庭詩有「縹渺亦佳山，爲高無不極」之句。縹渺峯在太湖西洞庭，足見洞庭係指太湖。

崇禎六年癸酉（一六三三）先生年四十八歲。

先生北上，自京赴五台，遂游恆山。

道出南京時，謝德溥（江西東鄉縣人，天啓二年進士，時官南京國子祭酒）爲追題秋圃晨機圖詩：「序云爲徐孺人賦，並贈霞客北游。」詩中復有「祇今更赴恆山約」之句，故知在是年。晴山堂帖黃詩之下，復有方拱乾（字坦庵，桐城人，崇禎戊辰進士，官侍讀，入清官少詹事，以科場事流寧古塔）朱大受（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題詩，疑皆作於是年。

游記言於是年七月二十八日出都，八月四日抵阜平，宿龍泉關，五日抵五台，六日游南台絕頂，宿獅子窠，七日登西台，游維摩閣，萬佛閣，登東台，宿北台，八日由五台赴恆山，游記述僧石堂言：

「北台之下，東台西，中台中，南台北，有塢曰台灣，此諸台環列之概也。其正東稍北，有浮青突銳者，恆山也。近西稍南，有連嵐一抹者，雁門也。直南諸山，南台之外，惟龍泉爲獨雄，直北俯內外二邊，諸山如蒼雷，惟茲山之北，護峭削層疊，嵯峨之勢，獨露一斑。此北台歷覽之概也……」

八月九日經沙河堡，入渾源界，十日經龍峪口，龍山大雲寺，懸空寺，宿北岳下，十一日登山絕頂，游記

言「面東而上土岡淺阜，無攀躋勞，蓋山自龍泉來，凡三重，惟龍泉一重峭削在內，而關以外反土脊平曠，五台一重，雖重峻，而骨石聳拔，俱在東底山一帶出峪之處，其第三重自峽口入山而北，西極龍山之頂，東至恆岳之陽，亦皆巖鋒斂鏗，一臨北面，則峯峯陡削，悉現巖巖本色，一里轉北，山皆煤炭，不深鑿即可得。」以上所言，與地理地質均合，先生之富於觀察，大抵如此。

自北回，三赴漳州。

此次赴漳，游記墓誌均無考，然黃道周贈先生五古四首跋云：「右四章百韻千字，值徐振之行，潦草成篇，聊存遠證……癸酉（崇禎六年）長秋，丹霞僑次弟黃道周書。」又黃與先生分韻十六韻引云：「徐霞客自毗陵來，訪余山中，不日輒搜奇壟下，覓籃輿追之百里，乃及，相將於大峯巖次，兼訪劉完公，孝廉不值，阻雨分韻各得十六韻。」及黃贈先生七言絕句十首引云：「前在雁宕，見陳木叔送振之詩，有云：『尋山如訪友，遠游如致身。』甚愛之，今振之重自漳中歸，遂用此爲韻，得十絕，請政，并以爲別。」先生第一次游漳，黃在墓次，「有筆墨之戒。」（黃跋丹陽贈詩後）第二次游漳，黃在京供職，陳木叔詩作於壬申，故知後兩次詩皆作於是年，益證先生是年之在漳。

兄子亮工中亞魁。

崇禎七年甲戌（一六三四）先生年四十九歲。

是年先生家居。

爲長子杞娶繆昌期孫女。

長子婚年家譜不載。然卍是年已二十歲。而孫建樞生於次年。是年先生適家居。故假定爲在是年。崇禎八年乙亥（一六三五）先生是年五十歲。

是年先生家居。

孫建樞生（卍之子）。

爲次子峴娶於黃氏。

是年峴年十七。其子國相生於崇禎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先生亦於是年自滇回里。意者峴之婚必在先生離家遠游之前。且丙子游云：「余久擬西南游。遷延二載。老至不能待。」所謂兩載卽指甲戌與乙亥。遷延之理由雖未明言。以意度之。兒女婚嫁。殆其最重要者也。

崇禎九年丙子（一六三六）先生年五十一歲。

是年秋。先生「爲萬里遐征計」。於九月十九日與江陰僧靜開放舟赴浙。由浙而江西。湖南。廣西。貴州。雲南。直至崇禎十三年夏庚辰（一六四〇）方歸。在途幾四年。先生最後之游也。時先生兄宏祚。弟宏禔俱存。長子卍。次子峴。均已婚娶。三子駒年十二。孫建樞年三歲。家有遺產。衣食足以自給。百年已過。其年五岳已游。其四文章受知於時人。道德見推於鄉里。常人處此。必將弄孫課子。優游林下。以卒歲矣。乃先生掉頭不顧。偕一僧一僕。奮然西行。經苗獠異族之鄉。極人所不堪之苦。遇盜者再絕糧者。三百折不回。至死無悔。果何以使之然哉。謂先生耽山水耶。近鄉風景之足以賞心娛目者。所在有之。固不必捨近而求遠也。况得不憤失樂不齊苦乎。謂先生慕佛道耶。則游記俱在。初未嘗見先生以

拜佛訪僧爲目的也。蓋嘗考之。陳函輝爲先生作墓誌言：「霞客不喜識緯術數家言。游踪既遍天下。於星辰經絡。地氣繁邇。咸得其分。合淵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卽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紀載來。俱囿於中國一方。未測浩衍。遂欲爲崑崙海外之游。」然則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窮江河之淵源。山脈之經絡也。此種「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於二百八十年前。故凡論先生者。或僅愛其文章。或徒驚其游跡。皆非真能知先生者也。

靜聞乃江陰迎福寺僧。先生舊友。蓮舟之弟子。嘗刺血寫法華經。願供之於鷄足山。故隨先生行。靜聞之外。與先生同行者。有願僕王奴。王於十月五日遁去。僅願僕從。

先生於十月二日抵餘杭。四日游洞山。八日抵蘭溪。遂捨舟陸行。游金華三洞。十一日復由蘭溪登舟。十六日抵常山。登岸入江西境。十七日自玉山放舟廣信。十九日抵弋陽。捨舟南渡。游龜巖。記其附近山勢水道。幾三千字。二十三日陸行抵貴溪。游徐仙巖。二十四日由申命地赴仙巖。龍虎山。二十八日抵金谿。二十九日抵建昌（今南城縣）。旋西游麻姑山。南出從姑。上天柱峯。過新城（今黎川縣）。西南游會仙峯。十一月十一日西抵南豐。西南游軍峯。東北返建昌。十八日自建昌西行。循麻姑山道。趨芙蓉峯。二十日抵宜黃縣。西北游華蓋山。西至樂安縣。西鳥江溪南之茶園。乃復乘舟。經永豐。吉水。於十二月二日抵吉安。十日游中華山東面。渡瀘溪。留夏朗。張氏西園。數日。十九日返吉安。二十五日自吉安登舟。赴永新。二十九日捨舟游梅田。陸行抵永新。三十日令靜聞舟行。待於永新西之路江（一作潞江）。先生自取道禾山。游武功山。絕頂。蓋先生此行。橫斷贛江各支流。遍歷贛南大山。如龜巖。仙巖。

龍虎、天柱、會仙、麻姑、芙蓉、華蓋以及禾山、武功，皆南嶺山脈幹支之高峯，先生迂迴遍歷之，藉以知南嶺之支脈焉。

是年陳仁錫文震孟卒。

文陳與先生交誼已散見於前，游記附錄有文致先生書，中有「行年耳順，婚嫁都畢，卽不能如仁兄五岳之游，深山茅屋，怡情養性，儘可自老，何事馬背黃塵，逐逐不休，且半載之間，孟長病，明卿亡，彌使人心慌而神傷，今歲杖履游行何地，從前涉歷已大可觀，今見彙成紀述，以導後游，以傳千秋，使百世而下，知人間世固有地行仙人，不亦韻乎」等語，按明卿卽陳仁錫，孟長乃姚希孟，文之甥，亦於是年卒，文哭之慟，因而成病，故知是書蓋文之絕筆也。

先生之交游，大半與文陳有關，蓋先生雖出世家，然少年喪父，且爲布衣，又「不屑謁豪貴，博名高」（見陳眉公壽王孺人序文），卽陳眉公亦於天啓甲子後始相識，惟文震孟之祖徵明與先生高曾祖往來，故爲世交，陳與先生之岳羅濟之爲姻戚，故交甚早，亦甚密，先生友人中，如黃道周、鄭鄖、文安之、鄭之玄、謝德溥、黃景昉、均天啓二年進士，殆皆由於文陳二人之介紹，又因黃道周故，而多識閩人，如張燮、林鈺、何楷、劉履丁（卽介紹先生於錢牧齋者），皆漳州（龍溪）人，黃克瓚、張瑞圖、何喬遠、鄭之玄，皆泉州（晉江）人，曾楚卿、莆田人，曹學佺、侯官人，陳函輝亦黃道周之弟子，蓋黃爲閩中大師，極重先生，先生之叔日升，又爲漳州推官，故先生入閩，得遍識當時名士，其餘如楊汝成、何楷，均天啓五年乙丑進士，與日升同榜，劉若宰曾宦於閩，朱大受方拱乾皆劉之同年，周延儒與先生族兄仲

昭幼年同塾（見江陰縣志識餘）繆昌期、夏樹芳、許學夷、張育葵皆先生同邑。高攀龍與繆爲至友。至於李維楨、范允臨、孫慎行、沈應奎、李流器、姜逢元、陳繼儒、張大復、王思任、米萬鍾皆以詩文書畫負盛名，雖以友自居，而實則先生之前輩也。

諸人中，繆昌期、高攀龍均死於魏闖之難。林鈺、黃克瓚、姜逢元、曾楚卿均以此忤魏罷官。陳仁錫、文震孟、孫慎行、何喬遠、立朝居鄉，皆有正聲。鄭鄮爲溫體仁誣害，黃道周、曹學佺、陳函輝、文安之均死於國變。何楷、唐泰（雲南普甯人，先生在滇，絕糧賴其資助）均不肯仕清，故除張瑞圖會附逆闖，項煜、錢謙益、晚節不終外，先生所交游者皆文學忠義之士，觀其友以及其人，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可忽也。

崇禎十年丁丑（一六三七）先生年五十二歲。

是年先生由湖南入廣西於三里城度歲。

先生於正月四日自武功山下赴廬台銅坑，於九日至路江，與靜聞會，舟行抵芳子樹下，十一日復與靜聞別，與顧僕陸行游茶陵東之雲巖山，遂至靈岩，游記云：「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盤亘，堆環成壑，爲玦爲門，爲巖爲洞，往往而是。紅石質粗而色赤，無通漏潤澤觀。」蓋山皆第三紀赤色砂岩所成也。十三日抵茶陵游紫雲山，雲陽山，秦人上洞，麻葉洞，十八日抵攸縣，二十一日舟行抵衡山，登南岳祝融峯，二十九日遇靜聞於衡州，遂游衡州附近諸山，二月十日下午舟南行，十一日泊新塘，遇盜舟焚，顧僕靜聞皆受創，行李盡失，乃附舟返衡州，投金祥甫，謀假資於桂藩，金其書記也。至二十六日金助先生二十金，桂藩復有所贈，而靜聞無所得，乃留靜聞於衡，再求助於桂藩，先生獨攜僕游湘南，三月三日

下舟九日過祁陽十三日抵永州訪柳子厚之西山小邱謂卽茶庵十四日游朝陽芝山兩巖十五日游澹巖十七日抵道州游華巖月巖二十日抵江華經大佛嶺獅子洞遂游蓮花洞斜巖玉瑋飛龍蓋九疑之中峯也游記謂「永州諸洞殿最道州月巖第一九疑斜巖第二江華蓮花洞第三獅巖第四永州朝陽巖第五澹巖第六江華大佛嶺側巖第七九疑玉瑋巖第八道州華巖第九月巖南嶺水洞第十九疑飛龍巖第十一」云。

三月二十八日藉猛爲導游三分石東南下經雷家嶺江山嶺於四月四日達臨武七日至宜章游高雲山十日抵郴州舟行經永興耒陽於十六日回衡州二十日與靜聞同下廣西舟二十七日過祁陽五月二日過湘江八日出湖南境由黃沙灘登陸游全州諸山。

閏四月八日先生令願僕附舟赴桂林自與靜聞登陸游全州與安附近諸山並窮湘源漓源於二十八日至桂林遍歷城外名山巖洞於五月十九日下舟游陽朔由佛力司游龍洞仍舟行於二十八日返桂林六月二日再游七星樓霞五日游清秀巖十日取道柳州陸行至蘇橋登舟經永福至雒容復陸行赴柳州（今柳城縣）因靜聞病數日不出十九日留僕伴靜聞而自游融縣二十五日抵讀學巖遂游赤龍獨勝真仙諸巖謂「真仙爲天下第一」七月七日由融縣舟行返柳州而靜聞未愈願僕復病待至十七日始同下舟赴潯州（今桂平縣）二十日抵郡治二十二日留靜聞願僕於潯先生獨赴鬱林游白石勾漏都嶠三山八月九日由容縣回潯次日下舟赴橫州途游羅叢巖十二日抵貴縣十五日抵橫州時靜聞病轉劇遂由永淳直赴南甯。

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日。游記皆缺。蓋在南甯。靜聞病久不愈。先生乃決意先行。於九月二十二日下舟。由新甯（今扶南縣）赴太平府（今崇善縣）。途爲穿山。犀牛二巖之游。十月四日抵府治。游青蓮山白雲巖。十八日陸行赴太平州。蓋欲由歸順（今靖西縣）富州入雲南也。二十一日取道恩城龍英以赴下雷。自太平至下雷正道在安平西北。一日半可達。而道與安南接壤。慮其竊掠。爲巨木橫塞。故迂道東行。二十三日抵龍英。二十七日抵下雷。二十八日抵胡潤寨。聞歸順有「交彝警」。道不通。且田州土司時與陽順土司爭繼鎮安。歸順求援於高平莫氏。莫氏兵於先生至前十日過胡潤寨。兵無已時。先生決意向武。東返南寧。向武土知州黃君待先生甚厚。留寓十六日。遍游其奇勝。至十一月十八日始別向武。經鎮遠。佶倫。都結。隆安。於十二月十日返至南寧。而靜聞已於九月二十四日病卒。靜聞戒律極嚴。旅行復其患難。先生在太平聞耗。卽「爲之哀悼。終夜不寐」。及返南寧。聞靜聞遺言。託先生埋其骨於鷄足。遂決意西行。游記云。「余在南寧。行道莫決。聞靜聞訣音。必寤骨鷄足山。遂至崇善寺。拜檢骨起。置大竹擔間。北取慶遠府。由黔入滇道。」計先生自是年十二月十九日由南寧行。直至崇禎戊寅十二月二十二日。始達鷄足。在途凡一年零二日。兩次遇竊。幾至絕糧。在黔缺夫。自與願僕分肩行李。然卒攜靜聞之骨。瘞於鷄足。俠義人之不輕然諾如此。先生哭靜聞詩共六首引云。

「靜上人與予矢志名山。來朝鷄足。萬里至此。一病不痊。寄榻南寧崇善寺。分袂未幾。遂成永訣。死生之痛。情見乎詞。」

詩有句云「西望有山生死共，東瞻無侶去來難」，「可憐瀕死人先別，未必浮生我獨還」，「別時已恐無時見，幾度臨行未肯行」，又云「別君已許攜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鵑」。

十二月十九日，由南寧行，二十一日抵賓州（今賓陽縣），二十二日抵三里城，遂於彼度歲。三里城建於萬曆八年，移南丹衛於其地，復設參府以鎮八寨，蓋當時重鎮也。

湘南粵西凡石灰岩所成山水，多潛流浸成巨洞，先生游記言之甚詳，其中佳文甚多，足供研究石洞者之借鏡。然先生之主要目的，仍在研究水道山脈，故自道州而江華、臨武、宜章、柳州，遍歷九疑諸峯，窮瀟湘二水之源也。入廣西即陸行，窮湘漓二水之源也。其他則自興安、桂林而達陽朔，沿桂江自柳州至融縣，復由柳至潯，沿黔江之柳江，自潯至南寧，沿鬱江，自南寧至太平，沿右江，自隆安至南寧，沿左江，而次年由廣西入貴州，復過盤江，廣西水道之支幹，俱爲先生所親歷。他日盤江考之作，蓋肇始於此。

是年游記，缺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日，然已共有八萬字之多，每日平均爲二百餘字，而其實中途疾病休息，及道經城市無可記者，又居其半，故游時每日作文在四百字以上，其中一日過千字者，凡十餘日，則又皆途程較遠，游玩較暢者也。游記詳盡忠實，非同日所記，決不能如此，以五十二歲之人，冒風雨寒暑，步行終日，晚復操管作字千餘，非身歷其境者，不足以語其難也。

先生描寫之能力，凡讀游記者，均能言之，然其觀察之精確，則人多忽之。如游記九月二十六日，由南寧赴新寧云。

「自南寧來，過右江口，岸山始露石，至楊美江，石始奇，過蒲邨，入新寧境，江右始有純石山，抵新寧北郭，江右始有對峙之岫，舟行峯石中，如梭度緯，應接不暇，且江抵新寧，不特石山最勝，而石岸尤奇，蓋江流擊山，山削成壁，流迴沙轉，雲根迸出，或錯立波心，或飛嵌水面，皆洞壑層開，膚痕殼縷，江既善折，岸石與山輔之，恐後，益使江山兩擅其奇。」

「江流擊山，山削成壁，流迴沙轉，雲根迸出。」即近世地質學者所謂河流侵蝕之原理也。

先生之觀察，初不限於地質，如十月二日游記云：「自新寧至此（駭樸）石山皆出，巴豆樹、蘇木二種，樹殊小，巴豆色丹，映每隊聚重巒，孤懸絕壁，丹翠觸望，如楓葉著霜，殷紅點染，可愛。蘇木則山凹平坡，隨處俱生，筴如扁豆子，長倍之，繞幹結瘦點，盤結如垂乳，土人以子種成林，收買不至，輒剝爲薪，又擇其多年細幹者，光削之，乳紋旋結，朶朶作胡桃痕，色尤蒼潤，余昔天台覓萬年藤，一遠僧攜此，云出粵西蠻洞，余疑爲古樹奇根，不知卽蘇木叢條也。」

先生不信神怪，凡遇自然現象，均以自然之事實說明之，觀下列各則，可見一斑。正月十七日游茶陵麻葉洞云：「初覓導，亦俱以炬應，無敢導者，且曰：『此中有神龍奇鬼，非符術不能服。』最後以重資覓一人，將脫衣問予，乃儒非法士，驚出曰：『予以爲大師，故縱膽入，豈能以身殉汝耶？』予乃寄行李前邨，與顧僕各持數炬入，邨民隨至洞口者數十人，皆莫能從，予兩人乃以足先入……返抵透光處，炬裁盡，洞外守視者又增數十人，見余兩人，皆頷禮稱異，且曰：『前久待不出，疑墮異吻。』予各謝之，然此洞但入處多隘，其中美勝，予所見洞，俱莫及，不知土人何畏入乃爾。」

七月二十二日游鬱林白石山云。

「按志山北有漱玉泉。西事洱。百粵風土記俱謂其泉暮聞寺中鐘鼓。輒沸溢起。止則寂然。詫爲異。及抵白石寺。并漱玉名不知。何況聞鐘聲沸。」

又八月十一日游潯州龍洞云。「路窮下黑。乃多燃火炬照耀之。亦有深潭一泓。潯水莫測。其大更逾水洞。已而熄炬消燄。南望隔潭深處。杳杳光浮水面。導者神以爲怪光使然。予謂穴影旁透。導人曰：『昔邨人結筏窮之。至其處。輒不得穴。安所得倒影？』予曰：『此地深伏。雖去洞頂甚遙。然由門南出。計去水洞不遠。或水洞之光。由水中深映。浮筏者俱從上瞻。不及悟光從水出耳。』」

先生旅行之困苦。非乘肩輿游名山者所能夢見。三月二十八日游三分石云。「嶺峻削不容足。細徑伏深箐中。俯首穿箐上。卽兩手挽之以移足。時箐猶風霧淋漓。首不得舒。又不能平行其下。惟爲乘空。縞練資。如是八里。晚色漸合。遂除箐。依松得掌大地。山高無水。有火不成炊。命導獐砍大木。積焚圍箐。圍火爲度宵計。既暝。吼風大作。飛火星舞空中。火焰流徙。倏忽奔數丈。初謂奇觀。旣而兩次風盪。傘不能蔽。幸火威猛烈。足以敵之。五鼓雨盛。火亦奪魄矣。」

最危險莫如七月六日尋融縣之龍洞。歸途涉水。「有小溪西來注之。上有堰可涉。循溪而東。從左越坳下。坳皆憑石層嵌。藤刺冒之不覺。陷身沒頂。手足失勢。傾蕩洪濤中。汨汨終無出理。久之竟出坳背。俯攀棘。滾崖出洞。左蔬畦。得達洞。……若更生焉。」又九月二十七日游新寧之犀牛洞。「先是麒麟邨人謂抵山下。燒痕處。卽登巖道。余謂在是矣。……出沒莽棘中。索終不得路。仍西南五里。……望隔

隴有燒痕一圍，亟趨之……乃愈上愈遠……一徑北躋二里路，返逾頂北下，躋不可行，仍逾高頂返下至燒痕間，見石隙復有一道，始與麒麟邨人所指合，凡三誤三返而後得之。」

「三誤三返而後得之。」是何等勇氣。

是年游記中往往爲有統系之記錄，如桂林、向武及三里城諸山，均綜概多日所見，依其方向次第而列舉之。其文較游記爲易讀，蓋游記如測量者之野外日記，此則研究後之報告也。記中如辨三分石之水，不下兩粵，臨武水洞之不能下窺，隆安縣之在右江南岸，崑崙關之不在賓州，均更正圖志之誤。惟先生謂南盤江爲右江上流，北盤江發源於楊林海子，均與事實不合（詳見下年盤江考）。

崇禎十一年戊寅（一六三八）先生年五十三歲。

是年先生由黔入滇，窮南盤江源流於雞足度歲。

三里城陸參戎待先生甚厚，遂留三里五十日。於二月十三日去三里，過都泥江（卽紅水江盤江之下流）十七日抵慶遠（今宜山縣）遍游附郭諸山，留慶遠凡二十三日，候騎不得，遂步行。取道河池，於二十日達南丹，復候夫數日，始北行入黔，時獨山屬之豐寧上下二土司構兵爲仇，盜賊塞途，先生幾不免焉。二十九日抵獨山，四月一日抵都勻，經麻哈平越，龍里，凡九日始達貴陽（按今道自都勻至貴陽，不經麻哈平越）。十五日赴廣順屬之白雲山，爲僧自然留數日，於十八日取道平壩以赴普安（今盤縣）被竊於狗場，喪資斧殆盡，雇夫不得，與願僕共肩行李而行，自白雲山赴普安，本不經平壩，因廣順安順之間有苗患，故繞道北行也。二十日過普定（今安順縣）達安莊（今鎮寧縣）。

途逾關索嶺，渡盤江鐵索橋。於二十七日抵安南，二十八日宿板橋鋪。（疑卽今普安縣。）二十九日經鸚哥軟橋兩哨，以至普安州（今盤縣）。餘資復爲逆旅主人所竊，先生不顧，復南游丹霞山，返城僱騎夫，又爲主人所窘。至五月九日，僅乃成行，遂赴亦資孔窮，所謂北盤之源。自五月十日至八月六日，凡八十七日，游記均缺。季夢良（會明）云：「乙酉七月（順治二年）余家人季揚之避難於舅氏徐虞卿處，願余於館見霞客游記，攜游滇一冊去，不兩日虞卿爲盜所殺，火其廬，記付祖龍……今全集惟宜興曹駿甫有之，初駿甫亦好游，慕霞客之高，聞其死，詣弔，兼求遺書，校錄，子依以原稿付去，逾一年而還，今其全集必存，訪而得之，甚易也。」按季於先生沒後爲編次游記成書者，然其後三十年，先生子介立訪得曹本於宜興史氏，僅得游太華山記、游顏洞記、盤江考及隨筆二則，故游記仍不全。文江接先生游記，每一冊平均一萬七八千字，茲以所存游記約得六千餘字，殆爲原本三分之一，而其中盤江考一文爲全游記最重要之作，且與顏洞記及滇游二冊合觀，不難知先生此八十餘日之踪跡，茲爲綜核考訂如左。

五月九日先生在亦資孔，八月初七日乃在廣西府盤江考云：「余過貴州亦資孔驛，輒窮之驛西十里，過火燒鋪，又西南五里，抵小洞嶺……後西至交水城，東中平開巨塢，北自霑益，炎方驛南踰此經曲靖郡……有船南通越州（今廢）……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峽中，懸絕不能上下，乃登陸十五里，復下舟南達陸涼。」游顏洞記言：「遂由省中，南過通海縣……又南抵臨安府城南臨瀘江。」又八月十二游記言：「自省至臨安，皆南行，自臨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臨安抵阿迷，皆東北，自阿迷抵

彌勒皆北行。自彌勒抵廣西府皆東北。十月四日自省城赴晉寧入北門云。『昔昔年暗中所行道也。』然則先生實由省城經晉寧通海臨安以赴石屏。由石屏回臨安經阿迷彌勒以達廣西郡城。而先此自亦資孔經霑益曲靖陸涼入省。故九月七日經石堡郛云。『即昔之所過。』八日入霑益投「舊邸」龔起潛家。惟自陸涼入省。應取道宜長。而十月二十九日游記言。『梁山王者按志無其名。余向自楊林西望老脊已問而知之。』楊林爲自霑益經馬龍入省大道。則先生第一次赴省似仍取道霑益馬龍也。

十月二十三日游記云。『唐大來名泰。選貢。以養母繳引。詩畫書俱得董元宰三昧。余在家時。陳眉公卽先寄以書云。『良友徐霞客足跡遍天下。今來訪鷄足。並大來先生。此無求於平原君者。幸善視之。』比至滇。余囊已罄。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來可告語也。忽一日遇張石夫。謂余曰。『此間名士唐大來不可不一晤。』余游高曉時聞其在傳元獻別墅。往覓之。不值。還省。忽有揖余者曰。『君豈徐霞客耶。唐君待先生久矣。』其人卽周恭先也。周與張石夫善。與張先晤。唐君卽以眉公書誦之。周又爲余誦之。始知眉公用情周摯。非世誼所及矣。大來雖貧。能不負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窮而獲濟。出於望外如此。』按以上均追記八月以前初至省事。似前此在省時未作詳記。又觀游顏洞記。補敘自省至臨安道路。似以前亦未有記。先生滇游日記。每一月成一冊。每冊一萬七八千字。據季夢良言。則自五月十日至八月六日凡八十七日。僅得一冊。意者除今存之各記外。僅言自亦資孔經霑益曲靖陸涼入省時事耳。然其重要結果。已另詳盤江跋。及二次游記中。故游記雖有缺。而與不缺等也。

唐大來贈先生詩甚多，均附見於游記。明亡後爲僧，著有楮菴草修園集。

唐大來，周恭先，張石夫之外，周助先生者，尙有晉寧知州唐元鶴（淮安人，名萬齡，由陝西三水令陞任）及同鄉吳方生，吳因事成滇，先生在省，與之同寓，其餘若阮仁吾及其姪玉灣，穆聲，楊勝寰，張調治，黃從月及其姪沂水，禹甸，金公趾，馬上捷，范復蘇，嚴似祖等，皆吳唐之友，因友及友者也。

八月七日，先生在廣西府，因索府志于何別駕，待至十六日始赴師宗縣，十八日抵羅平，阻雨數日，二十二日始去縣城，遂東赴江底，又東赴貴州之黃草壩（今興義縣）經碧洞，黃泥河，入滇之亦佐縣（今廢）復經雞場，馬場，躡東山而達箐口，再游石堡，浴溫泉，由曲靖，霑益西行，經三車（卽三叉）於九月十二日登翠峯山，先後寓朝陽盤龍兩寺者數日，至二十二日始取道新屯，以達尋甸府（今縣）二十六日由羊街果馬抵嵩明州（今縣）迂道甸頭（舊郡甸縣）於十月一日返省。

自亦資孔以來，游之目的，全在探盤江之源，小洞嶺者，火燒鋪，明月所二水之分水嶺也，霑益，曲靖，越州，陸涼，南盤江上游之所經也，石屏之關口，臨安之顏洞，南盤西支瀘江之所發源也，瀘盤二水合流於阿迷東北，至廣西州境，故先生取道彌勒，以達廣西，詢土人不詳江下流之所出，故又由羅平赴江底，黃草壩，遍歷黃泥塊，澤明月所各水，返至霑益，欲窮南盤之源，聞龔起潛言，南盤出於炎方，而尋甸之水，亦由可渡河，下北盤江，遂由尋甸返省，以窮北盤之源，其詳均見盤江攷，茲先錄全文，然後訂正其誤如左。

盤江攷

「南北兩盤江。余於粵西已睹其下流。其發源俱在雲南東境。余過貴州亦資孔驛。輒窮之驛西十里。過火燒鋪。又西南五里。抵小洞嶺。嶺北二十里有黑山。高峻爲衆山冠。此嶺乃其南下脊。嶺東水卽東向。行經火燒鋪。亦資孔。乃西北入黑山東峽。北出合於北盤江。嶺西水自北峽南流。經明月所。西塢東南出。亦佐縣。南下南盤江。小洞一嶺。遂爲南北盤分水脊。一統志謂南北二盤俱發源霑益州東南二百里。北流者爲北盤。南流者爲南盤。皆指此黑山南小嶺。一東出火燒鋪。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後西至交水城東。中平開巨塢。北自霑益州炎方驛。南踰此。經曲靖郡。塢巨南北。不下百里。中皆平曠。三流縱橫其間。匯爲海子。文江按雲南人稱湖爲海子。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東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峽中。懸絕不能上下。乃登陸。十五里。復下舟。南達陸涼州。越州東一水。又自白石崖龍潭來。與交水海子合出石峽。乃滇東第一巨溪也。爲南盤上流云。

余聽足交水。聞曲靖東南有石堡溫泉。勝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來自西北。轉東南去。入交海。橋跨之。爲白石江。涓細僅闊數丈。名獨著。以沐西平首破達里麻於此。遂以入滇也。按達里麻以師十萬來拒。與我師夾江陣。是日大霧。沐分兵從上流潛濟。繞出其後。遂破之。今觀線大山溪。何險足據。且白石上流。爲戈家冲。源短流微。濛帶不過數里。內沐公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出。奇爽攻之。爲不世勳。不知乃與幻堂無異也。度橋南六里。抵曲靖郡。出郡南門。東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漲溢。至是爲東西山所束。南下伏峽。間橋橫架交溪上。曰上橋。橋西開一塢。東向。卽由上橋西折入塢。半里。至溫泉。泉可浴。泡珠時發。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對以六角亭。曰噴玉。東踰坡半里。抵橋頭。郵西

行田疇間，忽一石高懸，四面蒼叢，樓櫓上出，卽石崖堡也。與溫泉北隔一塢，徑平畦里許，抵堡東麓，南向攀級，上凌絕頂，則海子東界山南繞於前，西界山自北來，中突爲此崖，又西峙而南爲水口山，交溪南出，上橋前爲東界山，南繞所扼，輒西南匯爲海子，正當石堡南，其東北白石崖龍潭，與東南亦佐之水，合交溪，下流於越州，乃西南破峽去，而石堡正懸立衆峯中，諸水又匯而灤之，危巖古松，倍見幽勝。北下山，西一里抵石堡村，迴眺石堡西北兩面，嵌空奇峭，步步不能去，由卽南下坡，東半里，逾一石梁，南走梁下者，卽交溪，溪遂折東南去，又東一里半，抵東山麓，東北上山，從石片中行，土傾峽墜，崩嵌紛錯，石骨觥露如裂，從之傾折取道，石多幻質，色正黑如著墨，片片英山絕品，石中上者一里至嶺坳，下見西塢南流之江，下墜嶺南之峽，乃交溪由橋頭南下，橫截此山南麓以東去者也。

余已躬睹南盤源，聞有西源更遠，直西南至石屏州，隨流考之，其水源發自石屏西四十里之關口，流爲寶秀山巨塘，又東南下石屏，匯爲異龍湖，湖有九曲三島，週一百五十里，島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頂有海潮寺，稍東島曰小水城，舟置大水城南隅，有芰荷百畝，皆巨朵錦邊，湖中植蓮，此爲最盛，水又東經臨安郡南，爲瀘江，穿顏洞出，又東至阿迷州，東北入盤江，盤江者卽交水海子，南經越州，陸涼路南，寧州至州東六十里，婆兮甸，合擬仙湖水，又南至播箕街河甸，合曲江，又東至阿迷州，稍東合瀘江，二江合爲南盤江，遂東北流，廣西府東山外。

余時徵諸廣西土人，竟不知江所向，乃北過師宗州，又東北去羅平州十五里，抵一塢，曰興多囉，其塢西傍白蟻，東瞻羅莊，南去甚遙，而羅莊山深峭，東界皆石峯，離立分行，競奮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嶺

怪峯西南始此，而東北盡於道州，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此又其西南之極也。已而至羅平，詢土人盤江曲折，始知江自廣西府流入師宗界，卽出羅平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巴且彝寨，會江底河，寨去羅平東南二百里。江東卽廣南府境，又東北經巴澤、河格、巴吉、興隆、那貢，至霸樓，爲霸樓江（六處地名，俱粵西安隆長官司地，今安隆無土官，俱爲廣南泗城所占）遂入泗城境之八蠟者香，於是爲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者格經泗城之葛閣，歷裏來合而下田州云。

後余至雲南省城，過楊林，見北一海子，特大，古稱嘉利澤，北成大溪，出河口，溪北有山甚峻，曰堯林山，又東北十里，出峽，經果子園，北至尋甸府，合郡城西北水，匯爲南海子，又東與馬龍水合於郡東二十里，七里橋爲阿交合溪，余因究水所出，知其下霑益州可渡河，乃北盤江上流也。

按此則南北二盤，但名稱之同耳，發源非一山之水，北盤自可渡河而東，始南合亦資孔火燒鋪之水，則火燒鋪非北盤之源也。南盤自交水發源，南渡越州，始合明月所之水，則明月所非南盤之源也。乃一統志北盤捨楊林，南盤捨交水，而取東南支分者爲源，則南北源一山之誤，宜訂正者一。又以南盤至八蠟者香，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指以爲北盤，江遂謂南北盤皆出於田州，夫北盤過安南已東南下都泥，由泗城東北界經那地永順，出羅木渡，下遷江，則此東北合南盤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謂兩江合於普安州泗城州之誤，宜訂正者二。至一統志最誤處，又謂南北二盤分流千里，會於合江鎮，蓋惟南寧府西左右江合流處爲合江鎮，是直以太平府左江爲南盤，田州右江反爲北盤矣。今以余所身歷綜校之，南盤自霑益州炎方驛南下，經交水，曲靖南過橋頭，由越州陸涼路南抵阿

遂州境。北合曲江。瀘江。始東轉。漸北合彌勒巴甸江。是爲額羅江。又東北經大柏塢。小柏塢。又北經廣西府東八十里永安渡。又東北過師宗州東七十里黑如渡。又東北過羅平州東南巴旦寨。合江底水。經巴澤。巴吉。合黃草壩水。東南抵弱樓。合者坪水。始下舊安隆。出白隘。爲右江北盤。自楊林海子北出。嵩明州果子園。東北經熱水塘。合馬龍州中和山水。抵尋甸東。北去彝地爲車洪江。下可渡橋。轉東南。經普安州北境。合三板橋諸水。南下安南衛東鐵橋。又東南合平州諸水。入泗城州東北境。又東注那地州永順司。經羅木渡。出遷江來賓。爲都泥江。東入武宣之柳江。是南盤出南寧北盤。出象州。相去不下千里。而南寧合江鎮。乃南盤與交趾麗江合。非北盤與南盤合也。其兩盤江相合處。直至潯州府黔鬱二江會流時始合。但此地南北盤已各隱名爲鬱江黔江矣。則謂南盤北盤。卽爲南寧左右江之誤。宜訂正者三。若夫田州左右源。明屬南盤志書。又謂源自富州。是棄大源而取支水。猶之志南盤者。源明月所志北盤者。源火燒鋪也。彼不辨端末巨細。悍然秉筆。類一坵之貉也夫。

計以上共二千餘字。文章詳盡翔實。乃我國言地理學最重要之文字也。舊志以明月所。火燒鋪二水爲南北盤之源。至先生始知北盤尙有可渡。南盤尙有交水。此先生之發見一。北盤下流。初無人能言其詳。舊志至以鬱江之右江當之。至先生始知其由安南縣下都泥河。出羅木渡。下遷江。此先生之發見二。南盤發源於霑益之炎方。然不卽東南流。反曲折西南八百餘里。成一大半圓。會石屏臨安之瀘江。始由羅江而東。此先生之發見三。先生之誤。(一)在以南盤爲右江之上流。而不知南盤實與北盤合流於南籠縣東之者香渡。同下入都泥。(二)在以尋甸楊林之水爲可渡河之上流。而不知其

實下牛欄入揚子。前者蓋誤于舊志之。以右江爲盤。故以八蠟者香之水爲右江之上流。後者則先生誤信霑益人龔起潛。及一統志之舊說。觀八月二十八日游記言。按盤江自八達（與羅平分界）巴澤。河格。巴吉。與隆。那貢。抵壩。樓。遂下八蠟者香。又有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以爲卽安南衛北盤江。又九月二十三日游記言。屢詢土人。皆謂其（指尋甸之水）流出東川。下馬湖。無有知其自霑益入盤江者。則當日土人之言固不誤。先生不信。而採一統志之舊說。蓋猶有士大夫之積習也。盤江攷中可注意者。尙有二點。廣西貴州及湖南之西南。雲南之東南。山多純質石灰岩。支水多潛流。山皆成圓錐形。先生云。羅莊山森峭。東界皆石峯。離立分行。競奮。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臨。怪。峯。西南始此。而東北盡於道州。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足見先生之特識。且「石峯離立分行競奮」亦形容圓錐山之絕妙好詞也。

曲靖之白石江。爲作者所親歷。「涓細僅闊數丈。」誠如先生所言。足見歷史上戰績之不可信。而先生讀書之細心。

先生於十月一日返省。於四日舟行赴晉寧。別州守唐元鶴與唐大來。賓朋歡聚。凡二十日始去。元鶴「餽棉襖。夾袴。具厚贖焉。」唐大來「亦以青蚨爲贖。」二十五日由海口游石城。次日抵安寧州。二十九日返省城。十一月七日始離昆明西行。阮玉濤。金公趾均有所贖。吳方生爲作書。介紹永昌潘嗣魁（崇禎丙子舉人）及其子潘世澄（丙子解元）騰越潘秀才一桂。復爲求昆明守許君致書永昌守李還素。江西醫士范復蘇致書賓川守楊大賓（號君山。原籍宜興）以先生無資。沿途爲之謀。

贖儀也。是日宿筇竹寺。與方丈體空交甚歡。十日至富民縣。十一日至武定。此後十九日無日記。季夢良聞其從遊之願。僕言至武定留憩於獅子山。遍閱名勝。乃至元謀。登雷應山。見活佛。爲作碑記。窮金沙江。由是出官莊。

十二月一日先生在官莊。由馬街。爐頭。獨木橋。於九日抵大姚。宿妙峯山。十三日抵姚安。遂經普湖。小雲南驛。洱海衛（卽雲南縣。今慶雲縣）。抵賓川不入。經牛井溪上游。過煉洞。於二十二日抵雞足山。之大覺寺。其後來往於大覺。悉檀。碧雲諸寺。度歲於獅子林。沈莘野之靜室。

自省城至雞足。大抵皆坦途。又得諸友資助。故先生無所苦。然自省由臨安達廣西。州縣新爲普名勝所殘破。盜賊塞途。先生自廣西至師宗。自箐口赴石堡。皆幾不免於盜。至於宿舍之陋。飲食之惡。又每日之常事也。游記九月一日宿碧桐云。「余見雨勢不止。憚於往返。乃掃剔片地。拭木板爲几。惟坐。敝茅中。冷則與彝婦同就溼。燂。蓋一茅之中。東半畜馬。西半則主人之榻。榻前就地煨溼薪。以爲爨。爨北卽所置几地也。與其榻相隔止一火。夜則鋪茅以臥。日則傍火隱几。」非親嘗。癡癡風味者。不能真知此中之苦況。

是年黃道周因忤旨下獄。

崇禎十二年己卯（一六三九）先生年五十四歲。

是年先生由雞足赴麗江。謁木知府。返遊大理。永昌。騰越。謀入緬。不果。返永昌。遂赴順寧。雲州。由蒙化返雞足。

正月一日至二十一日。先生在雞足山。遍遊名勝。並登雞足絕頂。於二十二日去山。赴麗江。雞足山諸寺。多視木土府爲護法。悉檀寺僧。又爲先生先容。此行蓋應木公之聘也。木先世爲摩些酋長。明時始改官。土知府。其子弟讀漢書。習帖。然麗江仍爲摩些巢穴。先生偕通事行。藉以通語。遂取道羅武。新廠。迂途遊腰龍洞。經南北街。皆當時銀廠。松檜旬尾。於二十四日達鶴慶州。次日由甸頭。馮密抵麗江。居十三日。爲木公校書課。其四子時文。木龍。黃金。四兩。白銀。十兩。銀杯。綉紗。被褥。約先生爲修雞足山志。然不允先生赴中甸云。「路皆古宗（蠻名）多盜不可行。」先生乃於二月十一日去麗江。由鶴慶抵劍川州。遂遊州西金華山。莽歇嶺。石寶寺。下經羅木哨。牛街。於十八日抵浪穹。訪何鳴鳳。何字巢阿。以經魁官。浙江鹽運判官。能詩。與陳眉公。陳木叔善。久慕先生名。至是留先生小住。十二日。三月一日。先生赴鳳羽遊清源洞。主土尹尹忠家。八日返浪穹。九日由中所。鄧川（今縣）上關。於十一日抵大理之三塔寺。何君自浪穹來會。同先生遊清碧溪。留大理七日。觀觀音街子。蓋西南諸省多擇日爲市。演謂爲街。黔謂爲場。大理之觀音街子。於每年三月十五日舉行。凡四日始散。各省商販之行。迤西者畢集。自蒙氏建國以來。至今日猶未替也。時先生欲赴緬甸。恐遲則夏熱多瘴。故遂寄重物於寺。去大理南行。擬歸途再尋點蒼洱海之勝。然赴漾濞（今縣）道中。猶遊藥師寺。石門。筆架峯。至二十三日始取道太平舖。至永平縣。經爐塘上廠（明時銅廠）遊寶台寺。過瀾滄江。二十九日抵永昌（今保山縣）。自是至四月九日。遊記皆缺。蓋先在永昌訪閃儼（號人望。崇禎乙丑進士。與先生叔日升同年生。一五九七卒。一六四二）及其弟侗（號知愿。崇禎丙子解元）四月十日去永昌。經蒲

標過潞江龍川江於十三日抵騰越（今騰衝縣）訪潘秀一挂謀出關入緬甸以潘力勸不果行乃南觀跌水放大益江之出路西遊尖峯西北遊寶峯寺打鷹山下由順江邨北抵固棟窮龍川支流東西二江之源溯西江而北出滇灘關抵阿幸厰東南臨雅烏山入東江谷北趨南香甸厰阿幸南香甸與石洞灰窰雅烏明光爲明光六廠乃迤西最著名之銀鑛近年美國人與唐繼堯合組之民興公司曾於其地探鑛費資至數十萬者也二十八日由南香甸逾東嶺下由藤橋渡龍川江抵界頭邨邨在高黎貢雪山之西麓由此南下經瓦甸曲石由下海子於二十九日返騰越訪參戎吳君五月四日南赴綺羅村寓李秀才虎變家六日東南遊硫磺塘七日返綺羅村十九日去騰越吳參戎潘秀才及吳之幕賓蘇元玉均有所贈二十四日返至永昌居數日遊東山哀牢寺東南遊天生橋落水洞六月四日返永昌始聞黃石齋削職之信十三日北遊臥佛寺由金雞邨返郡城七月五日西北游乾海子瑪瑙山寓馬元康家遂西北經松坡由猛賴西渡潞江過蠻邊登石城麓川會恩任據以抗王驥地也返由歪瓦箐口回郡城遂於二十八日離永昌東南過枯柯江經右甸錫鉛驛於八月七日達順寧八日取道鹿塘赴雲州以窮瀾滄之出路十一日返順寧十四日去順寧北經阿祿司抄松哨於十七日抵蒙化十八日遊天姥崖十九日東北走迷渡二十日抵洱海衛（今慶雲縣）二十二日北行至雞足山之悉檀寺先生原擬赴大理取所寄行李且了「蒼山洱海未竟之興」爲僧蘭宗來體所留不果行自是至九月十四日皆居雞足其後無遊記可攷蓋在雞足爲木土府修志云麗江之遊雖應木守之聘先生藉是得知金沙江之北源又遍歷鶴慶鄧川大理知洱海周圍之山水

永昌。騰越。順寧。雲州之行。與先生以瀾滄。潞江。龍川。大盈之真相。其重要發見。有可得而言者。

(一)自先生始。始知禮社(卽紅河)瀾滄。潞江爲三江。分道入南海。

一統志言。趙州。白崖。臉禮社江。至楚雄。定邊縣。合瀾滄。入元江。府爲元江。又時人多謂潞江。東與瀾滄合。先生獨疑之。由永昌赴騰越。卽知潞江南行入海。不與瀾滄合流。乃東南赴順寧。雲州。欲窮瀾滄之出路。至雲州。遇跋者云。「潞江在此地。西三百里餘。爲雲州西界。南由耿馬(按潞江不由耿馬。此言微誤)而去。爲渣里江。不東曲而合瀾滄也。瀾滄江在此地。東百五十里。爲雲開東界。南由威遠州而去。爲撻龍江。不東曲而合元江也。」先生以其言「歷歷有據」。又詢「江右四川向走外地者。其言與之合。乃釋然無疑。遂無復南窮之意」。

(二)一統志永昌志。均謂枯柯河。東下瀾滄。先生始辨其非。知其「入峽口山。透天生橋。漸西南共四十里。而下哈思均。卽南流上灣甸。合姚關水。又南流下灣甸。會猛多羅。而潞江之水。北折而迎之。合流南去。」又先生謂新牛街之碧溪江。卽漾漫江之下流。下入瀾滄。亦與事實相符。而楊名時注游記云。「當存考」。亦陋已。

(三)一統志言大盈。龍川。麓川。及緬甸之金沙江。訛誤至不可解。先生始爲訂正其源流。四月十六日。游記云。「大盈江。過河上屯。合緬箐之水。南入南甸。爲小梁河。經南牙山。又稱爲南牙江。西南入干崖。雲龍山下。名雲龍江。沿至干崖北。爲安樂河。折而西一百五十里。爲檳榔江。至北蘇疊界。注金沙江。入於緬。按緬甸金沙江。不註源流。志但稱「其關五里」。然言「孟養之界。者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

北至干崖」則其江在干崖南。緬甸北孟養東矣。又按芒市長官司西南有青石山。志言「金沙江源出之而流入大盈江」又言「大車江自騰衝流經青石下」豈大盈經青石之北。金沙經青石之南耶。其言源出者。當亦流經而非發軔。若發軔豈能即此大耶。又按芒市西有麓川江。源出峨昌蠻地。流過緬地。合大盈江。南甸東南一百七十里。有孟乃河。源出龍川江。而龍川江在騰越東。實出峨昌蠻地。南流至緬太公城。合大盈江。是麓川江與龍川江。同出峨昌。同流南甸。南干崖西。同入緬地。同合大盈。然二地實無二水。豈麓川卽龍川。龍川卽金沙。一江而三名耶。蓋麓川又名隴川。「龍」與「隴」實相近。必卽其一無疑。蓋峨昌蠻之水。流至騰越東。爲龍川江。至芒市西。爲麓川江。以與麓川爲界也。其在司境。實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爲金沙江。遂指爲金沙之源。而源非出於山下可知。又至干崖西南。緬甸之北。大盈江自北來。合而南流。其勢始闊。於是獨名金沙江。而至太公城。孟養之界。實當其南流之西。故指以爲界。非孟養之東。又有一金沙南流。干崖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石山西流。亦非大盈江。既合金沙而入緬。龍川江又入緬。而合大盈。大盈所入之金沙。卽龍川下流。龍川所合之大盈。卽共名金沙者也。分而岐之名。愈紊。會而貫之脈。自見矣。此其二水所經也。於是益知高黎貢之脈。南下芒市木邦。而盡於海。潞江之獨下海。西可知矣。」

按大盈江卽大車江。檳榔江又名太平洋江。緬甸之金沙江。卽 Irrawadi 龍川江卽 Shweli 太公城卽 Mandalay 按今圖考之。先生之言。無一不符。惟金沙江之源流。先生言之不詳。蓋大盈合檳榔江爲太平洋江。再合金沙江下流。至太公城。始與龍川合也。

「分而歧之名愈繁，會而貫之脈自見。」乃地理學者之名言。今之省志言水道皆分誌各縣，紛紜不可讀，即昧於此原理故也。

先生游記言山水之源流，明晰詳盡，作文者之模範也。茲舉其論騰越城南形勢之一節，以例其餘。從南門外，循城西行半里，過新橋，巨石梁也……四望山勢迴環，先按方而定之。當城之正東而頂平者，爲球琤山，亂箭哨之來道，逾其南脊，當城之正西而尖聳者，爲擂鼓山，南爲龍光臺，爲緬甸道，爲水口。西峽，直北者，爲上干城山，亂箭哨之脈，從之東度南起，去城北二十里，直南者，爲來鳳山，州治之脈，從之北度，又西突，保祿閣，爲水口，東峽，城西南爲水口，東峽極緊，墜空而下，爲跌水崖，城東南東北，俱有迴塢，乃來鳳山自北環度之脈，而東北獨伏，有高山穹其外，即龍川江東高黎貢山北來之脈也。城西北一峯獨聳，高出衆峯，爲鷓鴣山，乃北來分脈之統會，從此直南爲筆峯，爲寶峯，爲擂鼓，而盡於龍光臺。從此西度南轉，爲猛蚌，從此東度，爲上干城，低伏而東度南起，爲赤土山，亂箭嶺，南下西轉，爲羅生山，支分直北者，爲球琤，時州東而北，盡馬邑，支分由西而南者，爲來鳳，時州南而西，夾水口，北與龍光對，此州四面之山也。其水一東南出羅生山，北流經雷打田，至城東北，一東出亂箭哨，北流，西出馬邑，邨南至城東北，一出龍從山，匯爲海子，流爲高河，南至城東北，三水合爲一，是爲大盈江，由城西而南，過二橋，墜峽下塢，其深十丈，闊三丈餘，下爲深潭，破峽西南去，經和尚屯（又名大車江），此州四面之水也。

先生觀察之精確，錄不勝錄，如騰越之打鷹山，原爲火山，石皆浮石，山頂有潭，所謂 *Crater* 湖也，先

生游記云：「連日夜火，大樹深管，燎無子遺，而潭亦成陸。今山下有出水之穴，俱從山根分逗。云山頂之石，峽赭赤而質輕浮，狀如蜂房，爲浮沫結成者，雖大至合抱，而兩指可攜，然其實甚堅，真規灰之餘也。」

山水石質之外，先生又嘗注意於植物，如三月十一日在大理時，游記言：「泉上大樹，嘗四月初，即發花如蛺蝶，鬚翅翮然，與生蝶無異，又有真蝶千萬，連髮鉤足，自樹巔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續紛絡繹，五色煥然，游人俱從此月羣而觀之，過五月乃已。余在粵西三里城，陸參戎卽爲余言其異，至此又以時早未花，詢土人，或言蛺蝶卽其花所變，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類而來，未知孰是，乃折其枝圖其葉而後行。」又如四月二十四日游固棟玉皇閣記云：「南出峽門，其門南臨絕壑，上夾重崖，有二木，毳樹懸其前，仰睇之，其上垂藤，自崖端懸空下丈餘，卽結爲瘦如瓠匏之綴於臺者，瘦之端綴旁芽細枝，上迎雨露，其苗夭矯，花葉不一狀，亦有結細子貫綴枝間者，卽山僧亦不能名之，但曰寄生，或曰木膽而已……欲取之而高懸數丈，卽卽崩崖直墜，計無可得，但其前有高樹，自崖隙上登，若得梯橫度樹間，緣柯而上，以長竹爲笈，可鉤藤而截取之……是午返寺，同願僕取斧縛竿，負梯而往，得以前法，升木取瘦，折其枝圖其葉而後行。」是何等興趣。

先生游之方法，與常人不同，觀七月九日游記可以知之：「余晨起，欲爲上江之游，元康（姓馬，先生之居停主人）有二騎，一往前山未歸，欲俟明日同行，余謂游不必騎，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勝於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虞其騎也。」

又四月二十七日游南香甸時，旁搜石房洞游記云：「仰攀而上，其上甚削，半里之後，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攀草根而登，已而草根亦不能受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堅，踐之輒墮，攀之亦墮，間得一少粘者，纏足挂指，如平帖于壁，不容移一步，欲上既無援，欲下亦無地，生平所歷危境，無逾于此。」

旅行之苦，迺與迤東正同，而先生因乏資，一絕糧于南香甸，再絕糧于永昌，四月二十七日游記云：「先是余止存青蚨三十文，攜之袖中，計不能爲界頭返城之用，然猶可糶米爲一日供，迨石房洞扒山，手足無主，竟不知拋墜何所，至是手無一文，乃以褶襪裙三事懸于寓外，冀售其一，以爲行資，久之，一人以二百餘文買網裙去，余欣然沽酒市肉，合顧僕烹子寓，余亟索飯，乘晚探尖峯之勝。」

在騰越資助先生者，爲李生虎，髮潘秀才，捷余在永昌，則爲閔太史兄弟，然先生雖窮困，初未嘗濫交，游劍川金華山，遇何鄉紳之子，游記云：「與何公子遇，欲拉余返館，且曰：『家大人亦祈一見。』蓋其父好延異人，故其子欲邀余相晤，余約以下山來叩。」自註云：「後詢何以進士起家，乃名可及者，億其以魏黨削奪，後乃不往。」

是年先生最苦痛之打擊，莫甚於顧僕之逃。八月九日，先生寓雞足山悉檀寺，與僧和光等游獅子林，僧蘭宗留先生宿，和光欲下山，先生命顧僕與俱，「恐山廬無餘被，憐其寒也。」顧請匙鑰，先生以一時解縛不便，並箱篋者與之，次日纔下山，「見一僧倉皇至，詢其何以來，則悉檀長老命來候相公者，余知僕遁矣，再詢之曰：『長老見尊使者，負包囊往大理，詢和光疑其未奉相公命，故使余來告。』余固知其逃也，非往大理也，抵悉檀，已午，啓篋而視，所有盡去，體極宏辨，欲爲余急發二寺僧往追，余止。」

之謂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亦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于萬里之外，何其忍也。」

「所有盡去」而不追，足見先生之雅量。

按季會明題游記第六册云：「此後共缺十九日，詢其從游之僕云：武定有獅子山，叢林甚盛，留憩數日……夫霞客雖往，而其僕猶在，文之缺者，從而考之，是僕足當霞客之遺獻云。」是顯僕蓋逃回故里耳。

九月十五日以後無日記。按先生奉麗江木公命，修雞山志，故是年當在雞山，游記附有志目，共計八卷。

一、真形統彙，記山名、山脈、山形、山界、開關、鼎盛。

二、名勝分標，記峯、巖、洞、臺、石、嶺、梯、谷、峽、管、坪、林、泉、瀑、潭、澗、溫泉。

三、至五化字，隨支記刹舍及坊亭橋聚。

六、神跡原始，記傳法正宗。

古德垂芬，記名宿高隱。

七、宰官護法，記名宦鄉賢檀越信施。

勝事記錄，記靈異景致物產，臨蒞朝參，市集塔墓。

八、藝苑集成，錄集詩集文。

先生自跋云。「志圖經者有山川之一款。志山川者又有圖經之全例。不相假也。茲首眞形。次名勝。次化宇。漸由天而人。次古德。次護法。則純乎人矣。勝事天之餘。藝苑人之餘。故又次焉。此編次之大意也。觀志目知先生之志。純係創作。與其他山志迥異。所可注意者一系統明晰。二內容詳盡。志目之次第均本于「由天而人」之主義。名勝分標。殆等于地形之分類。其名詞之精審。類別之概括。皆地理學者觀察研究之結果。非尋常文人之所能比擬者也。

陳誌錢傳均云。先生修雞足山志。三月而成。然今存雞足山志。修于康熙二十一年。范承勳序云。「向寺僧索山志……僧曰。『昔曾有志。創于徐宏祖。輯于僧大錯。墨羅兵燹。板爲火毀。舊本散失無存。』」今年春。忽寺僧持舊志殘編至。且請增修。大錯和尙（原名錢邦苕。江南人。明亡爲僧。）原序則僅云。「庚子春（順治十七年）受曹延生託。修雞山志。」絕不及叢客先生事。惟人物篇載先生小傳。末云。「麗江土知府木生白聘修雞山志。掇稿四卷。未幾以病辭歸。」復觀今志共十卷。惟卷一至卷四目錄。與先生原目略同。以是知先生修志至卷四而辭歸。陳誌錢傳所云均未足據也。是年陳繼儒卒。

崇禎十三年庚辰（一六四一）先生年五十五歲。

先生是年之踪跡。無游可考。陳函禪墓誌云。「病足不良于行。留修雞足山志。三月而成。麗江木守爲飭輿從送歸。轉側筇輿者百五十日至楚江。困甚。黃岡侯大令爲具舟楫。六日而達京口。遂得生還。是庚辰夏間是也。」錢牧齋傳云。「足不良行。修雞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待餼糧。具筇輿以歸。」

又云「西游歸以庚辰六月」按修志事在去年則正月至六月先生當在途中所不可知者先生所取何道耳陳誌云「負靜聞遺箬泛洞庭躋衡岳第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之鑿與念前者峨眉旣未暢遂從蜀道登嶺北抵岷山極于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雅黎瓦屋驪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于犁牛徼外由金沙而南汎瀾滄由瀾滄而北尋盤江……由雞足而西出石關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又數千里復策杖西番參大寶法王」錢牧齋作傳大抵據陳誌故辭意悉同今觀游記靜聞卒于游衡岳之後一誤也先生未嘗自湘赴四川二誤也尋盤江在游金沙瀾滄之前三誤也故潘耒（次耕）序先生遊記云「往年錢牧齋奇霞客之爲人特爲作傳略悉其生平然未見所撰游記傳中語頗有失實者余求得其書知出玉門關（按玉門應作石門）上崑崙窮星宿海諸事皆無之足跡至雞足而止」作者於民國十年講演於北京之文友會亦辯其未到川藏時尙未見潘序也

然先生是年以前固未嘗游川藏而是年自藏邊入川則非不可能步自麗江東歸其道有四一經巴塘打箭爐雅州以達重慶一經會理甯遠雅州以達重慶一經昆明貴陽遵義亦達重慶一經貴陽出鎮遠下沅江以達武漢（今東川昭通及宣威威甯道在當時均不通）自麗江至昆明凡一千二百餘里自昆明至遵義鎮遠均約一千五百餘里由麗江經遵義或甯遠重慶以至武漢約需兩月餘經鎮遠沅江時亦相等皆與陳誌所謂「轉側筍輿者百五十日」不合若自麗江取道川藏則至巴塘一千五百里自巴塘經打箭爐至雅州一千八百餘里自雅州經嘉定峨嵋至重慶約一千餘里合計

約爲四千四百里。一百餘日可達武漢。與「一百五十日」之數較近。且陳氏墓誌之外。尚有先生襟亞吳國華（字以文宜與人）之曠誌。作於先生生前。中亦有「晚年流沙一行。登崑崙。天柱。參西番法寶。」等語。陳誌又云。「霞客於峨嵋山前作一札寄予。其出外番分界地。又有書貽某宗伯（指錢牧齋）併託致予。書中皆言所歷涉山川諸瑰狀。併言江非始自岷山河亦不由天上。」其言似不應全無根據。或者先生東歸。實取道雅州嘉定。當日川邊悉爲藏境。流沙峴崙與西番法王諸說。卽由是起歟。先生原擬由滇赴雅州。則固有游記可證。但至昆明時。已稍變其志。崇禎十一年戊寅十一月八日。先生在昆明之筓竹寺。僧體空固留先生。不容西行。游記云。「余曰。師意旣如此。余當從雞山回。爲師停數日。」蓋余初意欲從金沙江往雅州。參峨嵋。滇中人皆謂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歸假道於黔。而出遵義。余不信。及瀕行。與吳方生別。方生執裾黯然曰。「君去矣。余歸何日。後會何日。何不由黔入蜀。再圖一良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已。至是見體空誠切。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又去年二月。先生在麗江。欲赴中甸。觀所鑄三丈六銅像。木土府答以「中甸皆古宗路。多盜不可行。」又麗江紀略云。「胡股必烈。俱麗江北界番名。甲戌歲（崇禎七年）先有必烈部下管鷹尤部落得罪必烈。番王道居界上。剽竊爲害。其北胡股販商。與西北大寶法王之道。皆爲其所中阻。乙亥（崇禎八年）秋。麗江出兵往討之。……麗師大敗。麗先世雄視南服。所往必克。而忽爲所創。國人大憤。而未能報也。」則又似麗江以北。道路不通。總之若陳誌「轉側筓輿者一百五十日。」及峨嵋山前寄書之言可信。則先生當於是年由滇入藏邊。或由金沙江趨甯遠雅州。取道嘉定以歸。而上引游記之言。又適與之。

相反。信陳誌不如信游記。先生殆始終未入藏境。或亦未入川境也。

江源考當卽作於是年。此文與繼江考同爲先生生平最有系統之文。而全文不可復見。今錄江陰縣志之節文如下。

江源考

「江河爲南北二經流。以其特達於海也。而余邑正當大江入海之衝。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勢。至此而大且盡也。生長其地者。望洋擊楫。知其大不知其遠。溯流窮源。知其遠者。亦以爲發源岷山而已。余初考紀籍。見大河自積石入中國。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後有都實之佩金虎符。其言不一。皆不在崑崙之北。計其地去岷山西北萬餘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長也。豈河之大更倍於江乎。迨隴淮涉汴。而後睹河流如帶。其闊不及江三之一。豈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於河乎。迨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而後知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南直隸。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西北自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南直西南自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江。計其吐納。江旣倍於河。其大固宜也。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其遠亦同也。發於北者曰星宿海。佛經謂之徙多河。北流經積石。始東折入甯夏爲河套。又南曲爲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發於南者曰犁牛石。佛經謂之宛伽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敍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余按岷江經成都至敍。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江雲南烏蒙至敍。共二千餘里。捨遠而宗近。豈其源獨與河異乎。非也。河源屢經尋討。故始得其遠。江源從無問津。故僅宗其近。其實岷之入江。與渭之入河。皆

中國之支流。而岷江爲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谿洞間。水陸俱莫能溯。在敘州者。祇知其水出於馬湖烏蒙。而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在雲南麗江者。知其爲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敘爲江源。雲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轉。卽此江。乃佛經所謂瓊伽河也。一南流下海。卽王靖遠征麓川。緬人恃以爲險者。乃佛經所謂信度河也。雲南諸志。俱不載其出入之異。互相疑滯。尙不悉其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辨其爲源與否也。旣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而不知禹之導。乃其爲害於中國之始。非其濫觴發脈之始也。導河自積石。而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於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爲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爲河源也。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經黎雅與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長於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當以金沙爲首。不第此也。宋儒謂中國三大龍。而南龍之脈。亦自岷山。瀕大江南岸而下。東渡城陵湖。口而抵金陵。此亦不審大渡金沙之界斷其中也。不第此也。並不審城陵湖。口縣爲洞庭鄱陽二巨浸入江之口。洞庭之源。自沅。發於貴州之谷芒關。南源自湘。發於粵西之釜山。龍廟鄱陽之南源。自贛。發於粵東之剡頭。平遠。東源自信豐。發於閩之漁梁山。浙之仙霞南嶺。是南龍盤曲去江之南。且三千里。而謂南龍瀕江乎。不第此也。不審龍脈。所以不辨江源。今詳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俱另有說。惟南龍磅礴半宇內。而其脈亦發於岷嶺。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經石門麗江。東金沙。西瀾滄。二水夾之。環瀛池之南。由普定度貴。都黎南界。以趨五嶺。龍遠江亦遠。脈長源亦長。此江之所以大於河也。不第此也。

南龍自五嶺東趨閩之漁梁。南散爲閩省之鼓山。東分爲浙之台宕。正脈北轉爲小筆頭（閩浙界度草坪驛（江浙界）峙爲浙嶺（徽浙界）黃山（徽甯界）而東抵叢山關（績溪建平界）東分爲天目武陵。正脈北度東壩。而峙爲句曲。於是迴龍西結金陵。餘脈東趨余邑。是余邑不特爲大江盡處。亦南龍盡處也。龍與江同發於崑崙。同盡於余邑。屹爲江海鎖鑰。以奠金陵。擁護留都。千載不拔之基。以此。豈若大河下流。昔曲而北。趨碣石。今徙而南。奪淮泗。漫無鎖鑰耶。然則江之大於河者。不第其源之其遠。亦以其龍之交會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於河。不與河相提而論。不知其源之遠。談經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知金沙江爲揚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卽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發見也。惜無繼先生而起者。爲之宣傳。其文遂埋沒於縣志及游記中。直至康熙中。派天主教教士。製全國地圖時。始再發見金沙之出路。而歐人遂謂中國人未嘗知江之真源。數典而忘其祖。亦吾國學者之恥也。

先生言江之發源。不詳盡。僅言其出犁牛石。經石門關。按石門關在麗江西五十里。石鼓里之東。亦非由麗江入藏之大路。江源考亦不言及巴塘。似足爲先生未嘗入藏邊之旁證。

先生言三龍大勢。雖仍沿用堪輿家之名詞。然實則注意於山脈與地勢。初無涉也。惟以各江之分水嶺。定山脈之來去。與近世地學家言。不全符合。此乃十九世紀以前言山脈者之通病。康熙中製中國地圖之天主教教士。亦正犯此弊。不足爲先生病也。

先生之患足疾。見於游記者。僅有二處。去年正月十一日游記云。一飯後覺左足拇指不良。爲皮鞋所

窳也。」然此後登山涉水，初未嘗言及足病。直至八月二十九日，在雞山浴溫泉，始云：「余先以久涉瘴地，頭面四肢俱發疹塊，累累叢膚理間，左耳左足時時有蠕動狀，半月前以爲虱也。索之無有，至是知爲風，而苦於無藥，茲湯池水深，俱煎以藥草，乃久浸而薰蒸之，汗出如雨，此治風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瘳機矣。」然觀陳誌云：「既歸不能肅客。」則知先生疾固未瘳。

遣長子配走京師，視黃道周於獄中，贈以衣裘，並乞生曠誌於吳國華（先生襟亞，字以文，宜興人，榜眼，累官右春坊諭德）。

先生生平最崇拜黃道周，嘗告麗江木守：「至人惟一石齋，其字畫爲館閣第一，文章爲國朝第一，人品爲海內第一，其學問直接周孔爲古今第一。」去年六月八日，在永昌閔太史家，始閱其削職故歸後函，遣子候之，石齋復書有云：「翱翔以來，俛視吾輩，真雞鶩之在庖俎矣。」（見游記附錄）

是年兄子亮工成進士。

崇禎十四年辛巳（一六四一）先生年五十六歲。

正月先生卒於家。

卒之前數日，遣長子配致書陳函禪（木叔）於靖江（陳時爲靖江令），是年三月九日葬於江陰之馬灣，陳爲之作墓誌，明年四月黃石齋遺奠於家，遺書先生長子配云：「縉紳傾蓋白頭者多矣，要於嚼然物表，死生不易，割肝相視者，獨有尊公。」

游記爲先生一生精力所聚，惜今本頗殘缺，茲綜核先生游跡之可考者，與今存游記互列爲表。

年	月	游	跡	游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游太湖。		無游記。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		游泰山。孔陵。孟廟。北入京。		無游記。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由潁。與。寧。波。渡。海。游。蓬。迦。山。遂。游。天。台。雁。宕。		游記自三月晦至四月十五日（天台以前無游記）
萬曆四十二年乙卯。		游南京。		無游記。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		游白岳。黃山。武夷。九曲。		游記自正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一日。又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		游廬山。再游黃山。		游記自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又自九月三日至六日。

崇禎元年。庚申。	游仙遊之九鯉湖。	游記五月二十三日。又六月七日至十一日。
天啟三年。癸亥。	游蓋山。太華及太和山。	游記自二月十九日至三月十五日。
天啟四年。甲子。	游荆溪。勾曲。	無游記。
崇禎元年。戊辰。	游國。南至羅浮。	游記自三月十一日至四月五日(游羅浮無記)。
崇禎二年。己巳。	游北京及盤山。	無游記。
崇禎三年。庚午。	再游國。	游記自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十八日。
崇禎五年。壬申。	再游天台。雁宕。	游記自三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四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又自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八日。

崇禎六年癸酉。	游五台、恆山、三游閩漳。	游記自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一日。閩游無記。
崇禎九年丙子。	游浙江、江西。	游記自十月初二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中缺十月三日與十一月八日）。
崇禎十年丁丑。	游湖南、廣西。	游記缺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日。
崇禎十一年戊寅。	游廣西、貴州、雲南。	游記缺五月十日至八月六日。（即所謂滇游日記第一冊也）。
崇禎十二年乙卯。	游雲南。	又缺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游記缺二月二十五日至月終。 又缺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九日。 又缺九月十五日至歲底。
崇禎十三年丙辰。	自滬東歸。	無游記。

游記之缺，是否係先生當日無記錄，抑係身後遺失，頗有足考者。先生卒後，錢牧齋移書先生族兄仲昭，謂「霞客先生游覽諸記，此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當令泯滅不傳。仁兄當急為編次，謀

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間亦不可無此書也。」陳木叔墓誌亦云：「有仲昭爲之校訂，此吾輩他日責也。」然據季夢良（會明）跋滇游日記一冊云：「乙酉七月，余家人季揚之避難於舅氏徐虞卿處，顧余於館，見霞客游記攜滇游一冊去，不兩日，虞卿爲盜所殺，火其廬，記付祖龍，是書遭其殘缺，亦劫數也。今全集惟宜與曹駿甫有之初，駿甫亦好游，慕霞客之高，聞其死，詣弔，兼求遺書校錄，子依以原稿付去，逾一年而還，今其全集必存訪而得之，甚易也。又詩稿一冊，仲昭付梓，人陳仲隣、仲隣遇難，稿亦散失。」則知原稿存曹氏一年，然後歸季，計其時距順治二年乙酉不遠，難作時季氏編次當尙未竣，事查江陰縣志選舉人物，均無季夢良名，徐虞卿卽先生兄子亮工，先生兄宏祚女適季汝義，「舅氏徐虞卿」是否指季揚之，抑夢良自指，辭意不明。若虞卿爲夢良之甥，則夢良爲先生之外孫行，否則亦先生之姻亞也。陳泓（體靜）諸本異同考略云：「乙酉之變，此書乃遭兵燹，後季氏再爲收拾，竟缺一冊。」又云：「後三十年，先生孽子季介立先生，訪得駿甫本於宜興史氏；乃其書又僅四冊，已非全文，故缺者仍不可完，僅於改竄塗抹中，得於太華顏洞及盤江數記，以錄入季本，兼爲訂正誤而已。」又云：「今記中所註『下缺』皆介翁筆。」觀此滇游一冊，原稿毀於火，曹氏抄本亦不全，今更不可復得，其餘則崇禎十年缺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日，十一年缺十一月十二日至是月底，十二年缺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九日，均在游記三七八各冊之末，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之下半亦殘，蓋原稿均有記，因亂散失，季氏再爲收拾時，遂無從補綴耳。綜計以上，共缺一百四十日，而其事跡則散見游顏洞記、盤江考及季夢良跋於游記實無大損也。

吾輩所最注意者，乃崇禎十三年先生之蹤跡。據季夢良跋引王忠紱言云：「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後俱無小記。」王忠紱江陰縣志無其名，惟萬曆三十八年庚戌進士王良臣，字忠亮，疑即其兄弟輩。又黃道周獄中答先生書有「賢郎遠來，甚可念。中紱翁重惠寒裘。」當即指王殆先生之友，而季之前輩。其言果信，則原稿十二年九月十五以下本無游記，足見先生東歸未經西嶽，否則無無記錄之理也。

其他如萬曆三十五年之游太湖，三十七年之游泰山，四十二年之游落迦山，四十二年之游南京，天啓四年之游荆溪，勾曲，崇禎元年之游羅浮，二年之游京師，盤山，八年之游閩漳，殆當時原無記錄，與殘缺無異。

錢牧齋又有囑毛子晉刻游記書云：「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記乃千古奇書，惜其殘缺僅存數本，仲老（即仲昭）攜來，思傳之不朽，幸為鑒定流通，使此等奇人奇書不沒於後世，則汲古之功偉矣。」此書不知作於何年，然曰「殘缺僅存數本」，知當在乙酉之後，或即季氏初次編定之本。毛氏汲古閣竟未之刻入，季本經季介立訂補，為抄本之祖。抄本以揚名時（疑齋諡文定）為最著，四庫全書所錄，即楊氏所進呈。其後陳泓（體靜）又集季介立、楊名時、奚又溥（靖江）楊天賜、梧棲徐氏、江陰夏氏諸抄本詳為校正。先生族孫徐鑣（筠略）乃據楊陳二本，於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為之付梓。嘉慶十一年冬，徐以其版權歸之邑人葉廷甲（字葆堂，諸生，藏書甚富，著有葆堂詩鈔）葉於嘉慶十三年四月為之再版，增刻補編錄先生遺詩，諸友題贈及晴山堂帖之一部分。其光緒辛巳年瘦影山

房之活字本，三十四年集成圖書公司之鉛印本，均根據葉本，無所增減云。
葉廷甲又云：「聞郡城莊氏家藏抄本，有六十卷，戊辰三月往郡訪之，莊之後人云：『先世信有之，今已散失。』果爾，今之所刻，不過六分之一耳。」然觀上所列統計，先生游記殘缺者共一百四十日，較之現存之一千〇七十餘日，不過百分之十四，葉氏之言，得之傳聞，殆不足信也。

徐霞客游記校勘跋

是編之校，不第據楊陳二本，如改行軍司馬爲行軍總管，用隋書史萬歲傳改正，定余鄉三峯爲余鄉中峯，用吳梅村贈蒼雲詩改定，取他書參互考訂者甚多，書此見校書之難，卽以見讀書之難也。雲槎樵史葉廷甲校訖識。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再版

(92188.1)

本叢書
國學基
徐霞客遊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徐宏祖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G四三二〇平

(3)

